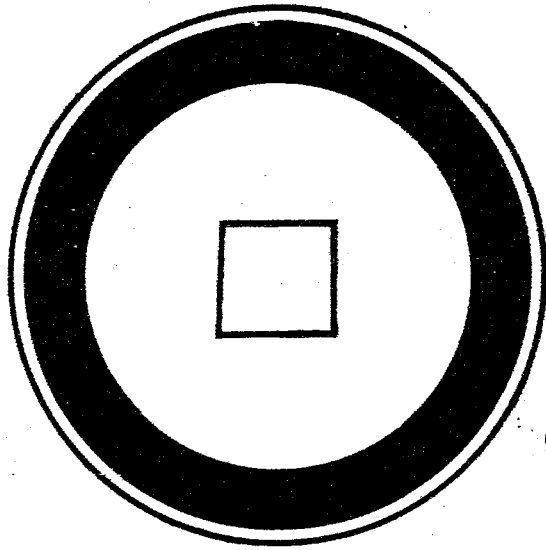


洪楊演義



上海

中華書局印行



3 0528 0247 1

序

太平軍一朝。延祚至十四載。撫臨中國三分有二之天下。有人民。有領土。有統治權。於立國要素。三者俱備。顯然爲有清一代咸同兩朝間之交戰團體。其朝政戰績。種種實錄。均爲有價值之歷史。洵不可無專書以爲之紀載也。然當時官書。限於粉飾阿附之旨。其載筆既多不實。而一二草野紀述。往往傳聞異詞。復不足當稗官之稱。今者清室已遷。去太平之役已六十載。三十年爲一世。並世之人。已將由所見世所聞世而進於傳聞世矣。及今不叙。恐杞宋無徵。終不足以傳信後人焉。天隨先生。當時被困金陵圍城中五六年。得參聞太平朝紀功戰報。掌故策畫者。至詳且審。憫世之太平野史。多類齊東人語。爲撰是編。以正其誤。鄙人受而讀之。覺載筆平允。敘事簡賅。而于清

軍太平軍雙方。始終無一偏之詞。阿私之見。尤其特筆也。爰不辭爲之序。而
亟懇恩使付印云。中華民國九年春吳縣王鼎大錯識

洪楊演義目次

- 第一回 金田村秀全起事 桂平縣賈公速禍
- 第二回 假慈悲中丞縱賊 劫牢獄邑令盡忠
- 第三回 太平軍傳檄震湖南 向忠武奉旨禦大敵
- 第四回 決河水武昌城陷落 落寶婺江夫人歸天
- 第五回 葉芸來計陷安慶府 陸建瀛失機金陵城
- 第六回 洪秀全南京建天國 向欽差困敵結大營
- 第七回 張國樑巧刺鐵公雞 楊秀清兵困吉巡撫
- 第八回 興王業錢東平獻策 愛子民溫太令顯魂
- 第九回 戰漢陽敗走楊秀清 襲岳州智勝胡林翼

洪楊演義目錄

85748
379
:1

A212336



- 第十回 楊秀清擅遣林鳳祥 韋昌輝義誅九千歲
第十一回 天國政府內訌解體 歐美列強中立通商
第十二回 林威王十日平九郡 太平國一朝喪三將
第十三回 張總統計復浦口縣 向大臣兵退丹陽城
第十四回 守長江糧台設水路 破廬州英王用火攻
第十五回 靖港湘潭小負大勝 武昌漢陽既得旋亡
第十六回 塔齊布暑天殞命 羅澤南霧裏受傷
第十七回 石達開兵下江西省 周鳳山力扼樟樹鎮
第十八回 攻撫州李元度失計 戰景德畢金科陣亡
第十九回 丁父憂三詔奪情 復吉安九帥發軔
第二十回 胡林翼再收武漢 張玉良力復杭州

- 第二十一回 和·大臣驕縱失丹常 李忠王偏師下蘇浙
- 第二十二回 墮九江林啓榮盡節 進三河李續賓輕生
- 第二十三回 曾國藩祁門受圍 左宗棠樂平連捷
- 第二十四回 來外侮英法構兵 幸熱河清君走出
- 第二十五回 迷路途石達開被獲 規安慶程學啓投降
- 第二十六回 多隆阿大勝桐城縣 苗沛霖計誘陳玉成
- 第二十七回 扼要害夜守湖口縣 拔難民偷下南陵城
- 第二十八回 重事權節制四省 奪險要克復諸城
- 第二十九回 破敵壘結寨雨花崗 驅降衆克復寧國府
- 第三十回 滬領事報太平確情 何大將破英法中立
- 第三十一回 圍松江太平窺上海 借洋兵李撫破忠王

- 第三十二回 趙景賢竭力守孤城 熊得勝計窮降敵國
- 第三十三回 李世賢敗走衢州 蔣益澧進師東浙
- 第三十四回 忠侍合兵圍大寨 葆荃力戰守營壕
- 第三十五回 曾國葆身故雨花臺 李鴻章兵勝四江口
- 第三十六回 常昭解圍崑崙新奪獲 齊文反覆華爾忠貞
- 第三十七回 戰無錫清軍大勝 失江陰小賊獻城
- 第三十八回 克蘇垣降人齊投首 復無錫敗寇盡成擒
- 第三十九回 程學啓嘉興殞命 陳坤書常郡被擒
- 第四十回 左宗棠夜復杭州城 曾國荃解圍石澗埠
- 第四十一回 服鴆毒洪秀全殉位 拔天京曾國荃成功
- 第四十二回 幼主就擒太平消滅 功臣受賞清室中興



金田教主洪德全



天王洪秀全



清 秀 楊 王 東



貴 朝 蕭 王 南



西 王 馮 雲 山



北 王 韋 昌 輝



開 達 石 王 王 翼



成 秀 李 王 忠



成 玉 陳 王 英



發 仁 洪 王 法



達 仁 洪 王 達



金 大 陳 鷄 公 鐵



良玉張 樑國張 榮向



氏林人夫楨葆沈 徐則林



曾 國 藩



曾 國 荃



榮 宗 左



章 鴻 李



麟 玉 彭



翼 林 胡



駱 秉 章



官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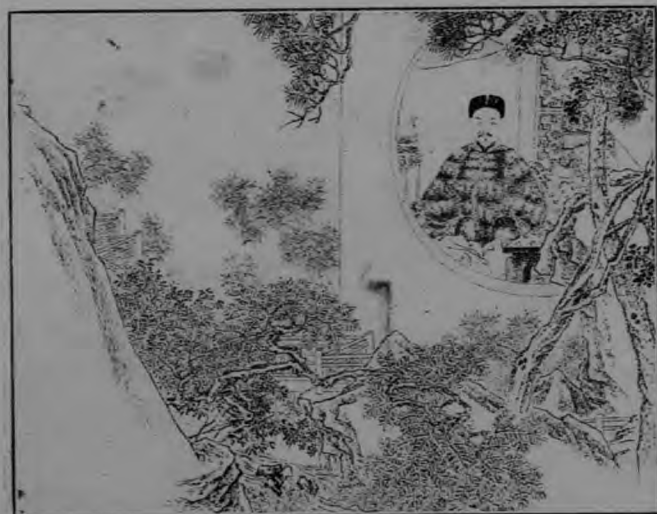
超 鲍



阿 隆 多



楨 葆 沈



南 澤 羅



李 續 賓



黃 翼 升



布 齊 塔



宜 續 李



福 載 楊 保 勝



原 紹 溫 浩 賈



楊 岳 斌



程 學 啓



李 臣 典



蕭 孚 泗

洪楊演義卷一

第一回 金田村秀全起事

桂平縣賈公速禍

却說我中華古國地廣人衆物饒財豐數千年來治亂相繼聖賢輩出自滿清入統以來雖以少數統治多數因歷傳數主都明白因順利導的道理不甚用苛刻手段虐待漢人所以有知識的人雖把個種族觀念常常隱存在心而一般平民百姓却漸水乳交融與滿人相安無事自嘉慶季年起見海禁一開外人趨至廣州通商廣東官吏不暇對付外交把民事漸置腦後相沿成習民苦愈深遂致逐漸搗亂起來道光初年廣州又水火頻仍巡撫黃恩桐廣州知府余溥淳皆不知顧卹民生百姓怨毒致有罷考之變士子且然鼻桀者更不必說了余府罷後繼任的叫做劉溥少年純袴驕傲非凡呵

殿過市時。見有人民不立起者。卽拿下當街笞責。而總督徐廣縉。又經年不辦一事。任其所爲。又鬧出百姓焚燒府署的事情。徐督雖匿不出奏。而不知死活的南海縣令史朴。又強殺數十無罪良民。以媚劉府。百姓積憤愈深。于是人人思亂。盜賊日多。大盜梁十五、大頭羊、大鯉魚等。四出焚掠。鄉民乃設保良攻匪會。以爲抵制。而掘起金田之洪氏。乃應運而起矣。洪名秀全。廣東花縣人氏。與兄仁發、仁達。皆以耕山自給。粗通文字。體質肥重。初無異人之處。有友廣西馮雲山。才識明練。訓蒙度日。在彼常與秀全論說古今。教他誘惑人心。以待機會。有一天秀全忽得奇病。不動不食了七天。方才甦醒。說也奇怪。從此以後。卽便言語奇誕。但說耶穌神異。上帝命他勸救世人。信賴上帝。免禍得福。雲山又代他張揚。他聽得有洪德元者。初以星卜度日。現在廣西傳上帝教。人稱洪先生。廣西人大半信他。因與雲山徒步往投。以受其術。

後來德元病死。秀全遂領其衆。以爲基礎。有的說秀全本來姓鄭。因洪先生名重。所以俟他死了。卽沉溺其屍。冒其姓氏。以便號召。這也不必論他。再說保良攻匪會成立。雲山便勸秀全前去入會。可以聯絡聲氣。領取槍械。是時清廷命林則徐至廣西平亂。不料林公半路病故。致賊匪散而復聚。徐廣縉非但不肯辦匪。又擅殺義士沈米。監斃梁友竹。怒捉潘鏡泉。妄作威福。人人共憤。相繼亡命西走。然亂黨雖多。不過志在搶劫。惟洪秀全潛蓄大志。借保良會結納英雄。託傳教以煽動人心。徒黨愈聚愈多。英牧師郭士笠。令其到廣西傳教。寓於金田村。胡以晃家中。時馮雲山又到廣西。仍教私塾。兼以宗教勸人。有張秀才告其邪言惑衆。官乃捕之入獄。雲山四處行賄。解回花縣原籍。繼又西行。貴縣差役見之。索賄不遂。鄉人又庇馮毆差。差以該鄉謀叛。妄報縣官。縣官卽誘擒洪楊解省。村人惶急。馮乃糾民造反抗兵。清廷得信。

便命周天爵向榮率兵討之。洪命黨人蓄髮易服。不准劫財傷民。軍令嚴整。行兵又有法度。以同拜上帝固黨心。以繼續前明詔遠近。誓師勸衆。專以驅逐滿人爲事。誓文中有奮力協志。比項羽之破斧沉舟。觀變沉機。效光武之中興起義等語。激動天下。附和日衆。三數年間。幾傾滿室。惜乎日久懈生。人多弊起。漸漸的驕奢淫佚。與初志反道而馳。以至功敗垂成。卒歸消滅。真可憐不足惜哉。以上所述。便是洪氏起事的真相。與成敗的始末。欲知詳細。容我再從實說將起來。卻說其時桂平洪德全。是天主教友。若論天主教。總名基督教。創自亞洲西方。盛行歐美兩洲。近百年間。又復自西徂東。傳至亞洲大陸。其宗旨以勸人崇拜獨一無二之上帝爲目的。果能心悅誠服。身體力行。不特可爲孝子忠臣。卽希聖希賢。亦自綽有餘裕。但洪德全等。未必真心信從。受洗之後。到金田村左近一山。名曰藏山。聚集附近人民講道。附會

其辭說道。人若信從。死後可入天堂。若不信從。定入地獄受苦。願入教者。每人須繳金一兩。百姓信以爲真。紛紛來報名繳費。後來傳揚開了。連遠路的百姓。亦被他哄動。不上半年。冊上竟有一千餘名。秀全得了此信。亦來投拜。德全爲師。方以類聚。自然一見如故。水乳交融。德全尤賞識秀全。稱爲大徒弟。一切秘密事情。都和他商議。又有楊秀清。蕭朝貴。馮云山。林鳳祥。鐵玉鋼。陳玉成。李秀成。諸人。都是膂力絕人。精通拳棒。那楊秀清。尤善能料事。秀全與這幾個人。結爲生死之交。是年秋間。洪德全一病嗚呼。秀清等擁立秀全爲掌教。詐稱耶穌之弟。天父第二子。臨凡。蕭朝貴係秀全妹婿。詐稱天父之婿。楊秀清爲第三子。馮雲山爲第四子。其餘以齒爲序。皆稱天將下凡。在外煽惑愚民。暗中置辦軍火刀械。希圖大舉。但進教之人。大半貧苦。錢糧常憂不足。惟馮雲山卻是城中富戶。石達開孝廉的夥計。自從入教之後。東家問

起情由。雲山便將教中道理說得天花亂墜。又將秀全爲人如何義氣說了
一遍。大抵這幾個人都是惡煞凶星。所以邪言易入。不然石達開家私鉅萬
才華又好安分守己。儘足自豪。如何肯輕信夥友的言語。當下達開說道。話
雖如此。但我看入教的人。多是些寒賤小民。少上流社會中人。雲山道。起初
雖是如此。目下卻大不然。卽如東大街胡以冕先生。是念書的。北街上立興
當舖內管賬吳如孝。是體面商人。皆新近寄名入教。若再得東主聚義。正如
錦上添花。大爲教中生色。況且將來教會成立之後。不要說那看不見的身
後之福。就是生前也有無限的好處。我因東主平日相待甚厚。故此苦口相
勸。達開聽了。似信不信的說道。且待我仔細想想。與韋老俊商量商量。再定
行止。雲山又說了許多言語。方纔辭出。達開回到書房。自己躊躇了一會。叫
書童去請韋大爺。那韋大爺名俊。字昌輝。生得身材雄偉。識見精明。兼之家

私富足。現開着許多當舖油車。其住宅與石家只隔半條街。和達開總角相交。十分親密。這日見石家來請。就起身到達開家。走進書房相見。獻上香茶。昌輝先問道。連日不晤。正切懷思。今日見招。未知有何見教。乞示其詳。達開答道。只因有一件小事。小弟心上有些遲疑。敢求老哥爲我一決。昌輝便問何事。達開卽將馮雲山所講的話。述了一遍。又道據他說教書的胡老鬼。立興當中的吳如孝。皆已信從。此刻聚有二千餘人。聲勢不小。臨走時。又與我附耳說了這些話頭。我想若執意拒絕。恐將來身家莫保。若從了呢。又恐鬧出甚麼事來。受其拖累。所以左右爲難。老哥高才。定有兩全之計。還望勿吝教誨。原來這立興當舖。正是章俊所開。吳如孝早將教中秘密的道理。與章俊講過。章俊極其信從。本想糾合達開。只因不便貿然開口。故此尙未提過。今見達開問他。正中其機。卽答道。若論此事。愚兄得知已久。正要與老弟商

酌恰好吾弟問及。依鄙見看來。這洪教主義氣干雲。楊秀清等又皆機謀深遠。勇力過人。一班小弟兄。個個是英雄好漢。他們的秘密宗旨。又極名正言順。一日興旺。一日將來或者做一番大事業。也未可知。我們何不趁早結識。結識。一則舉事起來。身家可以保全。二則若得成功。必定得着爵位。豈非一舉兩得麼。達開不住點頭。即便打定主意。便與昌輝對酌。又談些進教後的事情。直到月上紗窗。昌輝方纔別去。明日清晨。達開即邀雲山來。告訴他。昨日與韋俊商量。現在我們二人都願入教。不知你可能引進麼。雲山聽了。不勝歡喜。說道。洪大哥久慕你們二位大名。只是輕易不便求見。今二位肯來聚義。這是求之不得的事。但不知東主去見呢。還是約他們來。達開沉吟片時。道。須得我們去拜他。方見誠心。雲山道。如此最好。達開進內換了衣服。同雲山出門。先到韋俊屋裏。恰遇韋俊正與吳如孝閒談。彼此見了。說明緣由。

大家歡悅。韋俊也就更衣。同到藏山教堂。只見山坳中一帶房屋。約有十餘間。這日不是禮拜日期。所以大門關着。如孝以冕從旁門進去。洪秀全楊秀清等正在密室議事。看見二人進來。大家招呼入座。如孝道。且慢。我們東家韋石二位。特來拜望大哥。及諸位兄長。現在門外。衆人大喜。卽忙出外迎接。攜手進內。奉坐獻茶。楊秀清開言道。久迎二公。仗義疎財。英名貫耳。只是無緣不獲親近。今日幸會。實慰渴懷。昌輝躬身答道。弟等碌碌庸才。昨聞吳馮二君談及。諸兄扶危援弱。義氣如雲。曷勝欽慕。所以今日不揣冒昧。特來晉謁。還求勿棄庸愚。推情收錄。偷許執鞭隨鐙。榮幸多矣。如孝插言道。諸位毋庸客套。此刻叙過。便是患難相扶的一家弟兄了。洪秀全道。吳賢弟話得不差。俺是粗鹵之人。不會客談。我們仗天父洪福。得了許多弟兄。若能成其大事。便享不盡的富貴哩。衆人同聲道。全賴大哥蔭庇。弟等願聽驅策。講話間。

韋石二人看那洪秀全。生得濃眉巨眼。闊鼻高顴。楊秀清卻生得尖嘴鷹鼻。招風耳。身上皆穿元色綢長襖。頭上帽子外面各繫一條紅巾。兩頭掛下數尺。其餘衆人。頭巾卻是一色。不過有長有短。從楊秀清以下。逐漸遞減。那些來往服侍之人。不過垂下尺許光景。正要動問。忽見馮雲山從裏面出來。手執兩條紅巾。遞給韋石二人道。這是教徒的記號。洪大哥的垂下五尺。楊二哥的垂下四尺。蕭三哥及我們。都垂下三尺。在外不必繫上。以免旁人駭異。聚會之時。必須用的。二人接來繫上。抬頭看那房子上面。雖用瓦蓋。四壁卻是竹編的。並且不滿二十間。便問道。我們聚會的地方。就只此一處麼。秀清道。村中空屋儘有。只因耳目衆多。卻有許多不便處。正談論間。恰值胡以晃走來。這胡以晃。本是個不第的秀才。自幼喜讀兵書。文才也過得去。無奈鄉試幾回。總不中式。現在本村教館度日。洪楊見他廣有謀略。深相結納。教中

一切書籍。皆出以晁手筆。是日假館得早。閒步到藏山堂內。一走進門。就看見韋石二人在座。頭上已繫號巾。因說道。難得二兄不棄。同心聚義。幸何如之。此刻會中人數雖多。但器械錢糧。尙憂不足。得二兄鼎力匡扶。真是大哥的洪福。達開道。既入會中。便同憂樂。嗣後倘置辦器械。儘可到我家來取。衆人同聲稱謝。又說到房子一節。達開道。我看山中的房屋。不但過於狹小。且太覺幽僻。往來周折。以後如常日議事。可到舍間。或韋兄府上。似乎較爲近便。惟禮拜日人多惹疑。只好仍在山裏。諸兄以爲何如。秀全道。如此最好。准來攪擾便了。以晁沉吟道。且慢。我想石兄府上。雖則房屋寬廠。然而奴僕衆多。倘遇機密。重情易致洩漏。我到覓得一個極相宜的地方。就在我家後面小弄內。原係張姓住宅。目下他家到四川做官去了。這房子託我出租。五開間三進。後面靠水。緩急可恃。似乎更爲妥當。衆人同道。妙極。以後我們議

事准到那房子去。只一切刀槍旗幟。照常安放山堂密室。派心腹弟兄看守。商量已定。韋石告辭先走。秀清道。正慮費用不敷。恰得二富翁入會。大事濟矣。這都是馮吳二弟之功。二人謙遜了幾句。又談了一會別事。各自陸續散去。從此以後。入教之人益發多了。因爲韋石兩家是村中首富。又充董事。那些平民。見他們尙且信從。不知這教有怎樣好處。故此一人傳兩。愈聚愈多。連衙門差役。營伍兵丁。都有。胡以晃又造出許多官名。叫會刻字的。刻了數十方印。私下擁立洪秀全爲天王。楊秀清爲東王。正軍師。蕭朝貴爲南王。馮雲山爲西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胡以晃爲天將副軍師。林鳳祥。李秀成。吳如孝等。一班有名頭目。或封主將。或封指揮。將頭上短髮留長。自稱天兵降世。聲勢日盛。漸漸明目張胆起來。其時桂平縣令。姓王。蘇州人氏。有名的王糊塗。那些差役。多半是他們一黨。加以連年亢旱。五穀不登。良善。

百姓都是苦到極處。至道光念九年。王糊塗陞任去了。新任知縣姓賈。單名一個浩字。湖南人。一榜出身。到京大挑。得了知縣。引見後。分發廣西。委了幾回差使。署了一任。苦缺知縣。此時奉上憲牌示。實授桂平縣缺。這賈公却公正清廉。愛民嫉惡。領憑接印之後。行香放告。諸事已畢。卽傳書吏問話。書辦滑利進來請安畢。站在一旁。賈公將地方利弊。細細盤問。滑利依條回答。又問年歲如何。滑利稟稱年歲旱荒。餓莩載路。賈公聽罷。心中惻然。隨吩咐滑利。謹慎辦公。不可舞弊。滑利唯唯退出。賈公心想。我蒙上憲委任。來宰桂平。不料此地天降荒災。百姓顛連困苦。我爲民父母。必當盡心籌畫。以惠黎元。便請幕友遊四方商議。要具稟上臺。請准開倉賑濟。奏免錢漕。四方極力贊成。隨卽稟詳撫台。那時廣西巡撫姓鄭。字夢白。浙江人。兩榜出身。由翰林洊陞通政。特旨簡放廣西巡撫。這位大人。雖任封疆。還不脫書生本色。而且性

喜佞佛。終日持珠誦經。這日接了桂平縣的詳文。敘述難民受苦情形。傷心慘目。鄭大人好生不忍。立即行文到縣。准其開倉發賑。一面恭繕奏章。請旨免徵。賈公接着院札。即派心腹家人監視。按名給穀。不敢假手。吏胥恐有刻扣等情。隔了數日。又由省中遞到部文。准免本年錢糧。鄉民感激萬分。惟有洪秀全等這一班人。心中懷着革命念頭。任你官長施恩。但謀屯糧買馬。相機起事。也是合當有事。一日賈公在書房翻閱前任未結卷宗。見劫案迭出。無一破獲。悶悶不已。正在尋思。忽見門子上來稟道。南鄉德孤村地保報稱。村中劉大戶家。昨晚被盜。劫去金銀。刃傷事主。具有失單呈上。稟請勸驗。賈公見是命盜重情。立刻乘轎下鄉。到了德孤村。賈公喚上地保。略問情由。卽至劉家前後。踏勘一週。又將屍身驗明。當場吩咐皂快。上緊緝拿。勒限務獲。劉老之子。哭求緝兇伸冤。公安慰數語。起身回衙。行至半路。經過藏山脚下。

見有無數男子。結隊成羣。絡繹不絕。賈公在轎中留神觀看。見那些男人。都是年輕力壯。似非安分之徒。一路疑疑惑惑。回到署中。卽往書房。與遊四方商酌案情。並將途間所遇。細說給遊四方聽。並道。據我看來。此輩斷非善良百姓。或者盜案。卽由於此。亦未可知。四方道。東翁所見甚是。此地饑饉連年。民易流爲盜匪。此種秘密社會。妖言惑衆。或者鬧出甚麼大事來。必須查明澈底。將爲首者。枷責解散。餘黨方爲善策。賈公點頭稱是。門子送茶進來。聽得賓主講論此事。且欲查辦。便跪下稟道。啓上老爺得知。方纔路上見的許多人。並非匪類。乃是天主教徒。因爲今日是禮拜。因此同到堂中讚美。賈公道。天主教堂在城內北街。如何到山中去呢。門子便將洪秀全別創宗教。設堂藏山。始末情由。細述一遍。不過將私置軍火。圖謀革命的話。隱而不露。賈公已猜透其意。便問道。你想必也在教中。所以如此明白。門子道。不但小的。

一人衙門裏書辦差役。有好幾個在內。目下極其興旺。差不多有三四千人。相信了。遊四方。失驚道。此事非同小可。賈公不等他說完。連忙躡足道。這也沒有甚麼要緊。他們不過勸人爲善罷了。又問門子道。教中何人爲首。門子又將洪楊蕭馮韋石諸人姓名住址詳細說明。賈公用筆記好。卽對四方道。我看他們這個宗教。倒也不差。但是與城內天主教不知有無異同。須面問洪楊諸人方能明晰。四方會意答道。東翁既有此心。何不差門子去請洪先生等來衙一叙。賈公道。明日尙有公事。且待後日再作道理。說罷。門子告退出去。賈公對四方道。方纔恐有洩漏。故躡先生之足。四方道。我也是一時忘情。隨口說出。但此事重大。當如何辦法呢。賈公道。先生有何高見。四方道。劫案倒是小事。我想他們聚衆至三四千人。必懷不軌的念頭。縣城兵力單薄。倘或乘機起事。如何抵禦。爲今之計。莫如將那幾個爲首的人。誑到衙中。軟

禁在監。東翁連夜上省。面稟撫憲。請令定奪。方較妥善。賈公躊躇道。他們黨羽已成。禁在署中。恐有不測。不若調齊兵役。將他們一併帶上省去。給他個措手不及。四方撫掌道。此計大妙。但本署差役。尙恐靠不住。須向城守營商借兵丁數哨。方覺萬無一失。賓主商議已定。適有差役密報金田村窩藏馮雲山。有謀爲不軌情事。賈公主意。愈決到了後日。卽着門子去請。門子到胡以冕家一問。恰巧都在新屋內議事。便一同去見了。說明來意。秀全大喜道。偷得賈官兒入夥。縣城可不勞而得。有這機會。真天助我成功也。秀清在旁道。且慢。這賈官兒辦事精明。未必就肯輕信。此番來請。莫非不懷好意。總宜斟酌而行。不可造次。蕭朝貴馮雲山同聲道。他到任未幾。如何知得我們底細。當時韋石二兄入夥。亦不過一言兩語。卽刻信從。斷不可失。此際遇。韋昌輝道。二兄之言有理。大凡舉大事者。不可過於胆怯。目下用人之際。豈宜如

此多疑。偷明日果能說得縣官入夥。豈非唾手而得桂平。依我想來。此行決不可少。秀清一時把握不定。便低頭沉思。胡以晃道。我有一兩全之策。明日洪大哥和蕭韋諸兄。儘管進署。我和吳陳徐李等。調齊大眾弟兄。豫備一切。萬一不測。想來知縣的權力。不過監禁而已。我等就劫牢奪城。便了。秀全道。此計甚妙。便吩咐門子先去回復。明日親來謁見。賈公得了回信。隨即去拜城守營。商借二十名親兵。又挑選十名精壯差役。就叫這三十個兵役。都到後堂諭話。賈公先將大義講了一番。又每人賞了五兩銀子。兵役叩謝道。太爺有何差遣。小的們自當竭力。何庸重賞。賈公祇說大憲要提天主教。數人前去問話。我恐他們疑心不肯前去。叫我如何回復。所以只得用權宜之計。將他們押解上省。其實大憲並無別意。只要問明緣故。就放回來。我要緊銷差。所以辛苦你們。兵役們道。這個不難。小人們効力就是了。賈公又囑咐。

今晚不可洩漏將來平安。回來教主決不見怪。你們衆人唯唯退出。賈公又差心腹人到城外端整四號大船。另派家丁將門子軟看。在署俟我。省中回來方可放他出去。一一安排妥貼。方始歸房歇息。正是

設就牢籠擒虎豹。安排鉤餌釣鯨鯢。

要知洪秀全等生死如何。且看下回續說。

第二回 假慈悲中丞縱賊 劫牢獄邑令盡忠

話說縣中安置停當。靜等拿人。到了次日。洪秀全果然帶領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等。來至縣署。便請花廳相見。洪秀全聽見說請。心中喜道。這官兒果是真心。若照楊兄弟的說話。豈不誤了大事。獨楊秀清不見門子出來。心裏有些疑慮。但已到了這裏。只得同衆進去。走過大堂二堂。直到花廳。見賈公尙未出來。剛要坐下。忽見外面走進數十兵役。手執鐵鍊兵刃。一擁

上前。想要回身。兵役已到面前。將鐵鍊套了各人。秀清定睛一看。其中有五六個是教中弟兄。因說道。爾等是自己弟兄。如何拿捉起我們來。兵役未及答言。早見屏後走出賈公。向衆人道。爾等不必驚慌。既到此刻。不得不老實告訴你們。只因省中撫憲要明白教中道理。前日行札到我這裏。吩咐你們去當面問話。我想對你們說。叫你們去。你們必定不信。我又不能回復上憲。沒奈何。用權宜之法。帶你們同到省裏去見撫憲。問明白了。就放回來。你們又不犯法。難道可以無端定罪嗎。況且鄭大人又是慈悲。不過的你們。但請放心。須知賈公這些說話。並不是怕衆人懷恨。因爲押解的兵役。當中有幾個是同教弟兄。恐於途中有變。故將這話穩住他們。到底粗鹵之人。容易哄騙。就有一兵安慰衆人道。列位哥不用焦心。我們并不是變心。只因昨日晚上。太爺已將底裏吩咐明白。說不過請哥們上省問話。所以我們敢大膽。

的。蕭朝貴怒喝道：「放你媽的狗屁！咱們的性命都送在你們手裏，還來講這屁話。若能無事回來，你們仔細着，內中有一兵道。若能無事回來，最好的了。如何反怪我等呢？」楊秀清目視朝貴道：「這話不差。我們又不犯法，不過多一番跋涉罷了。有甚麼要緊呢？」衆人到了此時，明知這些說話是靠不住。然事到其間，卻也無可如何，只好聽天由命。一路押解出城，到得河邊，賈公監視上船，立即解纜開行。恰遇順風，桂平離省城四五百里，行了三天，已抵桂林。其時已近申正，將要上燈時候了。賈公不敢耽延，即着兵役押解進城，自己坐轎同上撫轅。號房問明來由，進內通報。兵役押着人犯，在頭門外伺候。賈公獨自踱進官廳，寂靜無人，隨便坐下。再說那鄭大人公事已畢，正在翻閱經典，想做夜課，忽見號房進來跪下，呈上手本。稟稱桂平縣賈老爺，在轅門稟見。大人看過手本，手捻長鬚，想道：「有何緊急公事？這時候還來稟見呢？」

正。要。拜。佛。又。來。纏。擾。待。要。不。見。又。恐。是。遲。緩。不。得。的。事。只。得。吩。咐。號。房。就。傳。他。到。簽。押。房。會。客。號。房。來。至。官。廳。說。道。大。人。請。賈。老。爺。書。房。相。見。賈。公。起。身。整。冠。隨。着。號。房。灣。灣。曲。曲。到。簽。押。房。門。首。家。人。揭。起。門。帘。趨。步。進。內。打。拱。道。桂。平。縣。知。縣。參。見。大。人。復。半。跪。請。安。大。人。起。身。扶。道。貴。縣。少。禮。請。坐。賈。公。告。罪。坐。下。獻。茶。已。畢。大。人。問。道。前。日。免。徵。的。部。文。諒。已。行。到。貴。縣。此。刻。來。省。有。何。見。教。賈。公。躬。身。答。道。啓。稟。大。人。只。因。卑。縣。金。田。村。藏。山。地。方。有。奸。民。洪。秀。全。楊。秀。清。等。附。會。天。主。教。名。目。妖。言。惑。衆。遠。近。不。逞。之。徒。靡。然。相。從。聚。衆。至。二。三。千。人。兼。有。紳。民。富。戶。入。其。彀。中。廣。斂。錢。財。暗。置。軍。械。行。蹤。詭。秘。必。有。謀。爲。不。軌。之。意。卑。職。訪。問。的。確。設。法。拿。獲。惟。彼。等。黨。羽。已。成。監。禁。縣。獄。慮。生。變。故。所。以。點。齊。兵。役。親。解。憲。轅。求。大。人。鈞。示。遵。辦。大。人。道。依。貴。縣。高。見。此。案。應。當。如。何。辦。法。賈。公。答。道。據。卑。職。愚。見。想。來。此。種。匪。徒。散。佈。各。處。蓄。謀。蠢。動。已。

非一日。若從輕發落。如縱虎歸山。恐致後患。况妖言惑衆。律有明條。可否請令將爲首者。軍法從事。爲從的數名。充發遠地。餘黨悉赦。不問未識鈞意。若何。大人沉吟一會道。這起人犯。既經押解到省。且待本院審問一過。再行定奪。賈公道。既是如此。卑職伺候大人升堂。說罷。打拱退出。不一時。傳點升堂。麒麟門開處。鄭大人陞坐大堂。中軍官高聲喝道。桂平縣知縣進。賈公搶步上階。行三拱禮參見。點過一旁。戈十哈卽到頭門外。將一起人犯帶至階下。朝上跪倒。衆人口呼冤枉。大人點過姓名。問道。你們爲甚麼妖言惑衆。聚黨斂財。可曉得王法利害麼。衆人齊齊叩頭道。小的們素來安分營生。不敢爲非作歹。賈老爺誤聽謠言。冤枉加罪。求青天大人恩典超生。大人道。你們既不爲非。因何創教惑衆。衆人道。這是西洋天主教的支派。不過勸人忠孝節義。改惡爲善。所以聽信的人。巴望多一個好。一個大人點首道。那到不差。賈

公在旁見大人并無澈究之意。就上前稟道。啓上大人。此等匪徒。奸詭百出。若寬縱了。恐怕貽禍無窮。還求盡法懲治。大人道。他們可有血案麼。賈公道。搶劫打架之案。多至數十起。雖沒血案。只是其黨馮雲山等。有人密告他有糾民造反情事。還請大人詳察。大人道。既無血案。如何就能正法。豈不聞佛經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況乎今日寬恕了他們。即使他們果有壞心。亦應感恩。改革。孟子云。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貴縣諒能見到。賈公道。大人好生之德。卑職亦甚願仰體憲慈。無奈縱虎歸山。設或噬起人來。豈不孤負憲臺除暴安良的恩典呢。還請大人三思。洪楊等聽了這一番言語。便知撫臺是婆子性情的人。愈加叩頭碰地。苦苦哀求。大人心中不忍。但撇不過知縣的面子。只得說道。貴縣既如此說。帶回監禁。察看便了。賈公道。賊人黨羽已成。監禁縣獄。卑職擔當不起。大人不悅道。貴縣如此說法。未免太

執拘了。你是有獄官該說擔當不起的話嗎。賈公見大人煩惱只得遵命打
換退下。大人退堂掩門。自入淨室念佛不題。戈十哈將犯人帶出仍舊交原
來兵役看守。賈公上轎帶了一行人等出城上船進艙坐定。兵役便來請示。
賈公一時不得主意。因道。爾等好好看管。且等回縣再說。家丁獻上清茶。賈
公手執茶杯。左思右想。好不爲難。若說監禁縣署。必有刼牢之禍。若薄責釋
放。其反更速。講到我的身家性命呢。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原不足惜。獨是一
城百姓。遭其荼毒。玉石不分。豈不可慘。躊躇了一會。竟無善策。嘆了一口氣。
只好聽天由命。次日清晨。開船向桂平而回。那日頂頭逆風。纜夫拉繹。船行
甚慢。算計非六七日不能到縣。賈公將備細情由寫了一信。打發快腿家丁。
從旱路星夜趕回。託遊四方安置一切。四方見了這信。驚出一身冷汗。暗想
道。此番舉動。倒成打草驚蛇了。這一起人犯回來。監禁呢。必來打刼。釋放呢。

亦必報復。縣中城守標下。祇有數百老弱殘兵。況又有他們同黨在內。請兵又來不及。又無別法可想。東翁託我安排。叫我如何處置。想了多時。拍案道。遇着這種不中用的上司。此事竟難補救的了。東翁素懷忠義。自必與城俱殉。但是他的家眷。何辜。總要設法離開此地方。妙。我想再隔三天。人犯就要到縣。匪黨暴動如何逃得出去。莫若明日派心腹家人送回原籍。庶可保全主意定了。就到內堂請見夫人。夫人陳氏夙嫺閨訓。四德兼全。見僕婦稟稱遊師爺求見。說老爺方在有緊要書信。必須當面陳說。夫人暗想。這遊四方雖係多年賓主。但內眷卻從未會面。今日忽然求見。想來必有機密重情。就叫僕婦請師爺內堂相見。四方進內禮畢入座。夫人先說道。老爺公出一切公事。全仗師爺代勞。舉家不勝感激。今日不知有何要言面示。乞道其詳。四方見室中只有丫環。就輕輕將始末根由。告訴一番。并道。東翁囑轉致夫人。

速卽收拾細軟。帶同令郎令嫗。派妥當家人送回原籍。切囑不可遲緩。故此晚生進來面稟。望夫人立刻照行。陳夫人聽了這話。急得冷汗直淋。便道：「妾身乃女流之輩。從不曾獨自出門。況且老爺盡忠。我等何忍捨之而去。情願一家同殉。四方道。夫人但知其一。未知其二。東翁身任地方。自然義無可避。但是兒女何辜。況且令郎關繫賈門血脈。夫人若拘小節。豈不絕了後嗣。麼事到臨危。只得從權。爲是夫人聽四方以大義責他。方才應允。四方道：「夫人今晚預備行李。明日一早動身。晚生告退了。夫人起身道謝。不禁珠淚雙拋。卽回房收拾一切。次日動身。回籍得免此難。按下不表。再說胡以晃等。差二名心腹弟兄。到衙門前探聽。自己同吳如孝等在新屋候信。不多一會。只見二人氣急敗壞。面目更色。跑進來道：「不好了。洪大哥等被縣官拿住。親自押解出城去了。胡吳等吃驚道：「怎樣講。心腹人道：「我們到了縣前。剛要進去。忽

見許多兵役帶着諸位大哥從裏面出來。賈官兒在後監押。聽說連夜上省去了。以晃道。這賈官兒真有神出鬼沒之計。如何審都不審。就解上省去呢。如孝定了一定神道。還是差役押解。還是有營兵同去。心腹人道。兵役都有大約有三四十名光景。以晃道。可有自己弟兄在內。二人道。我們心中慌亂。要緊回來報信。沒有仔細看清。如孝道。就有在內。也不中用。小弟兄們有甚見識。或者變了心。也未可知。但是大哥們這一去。只怕凶多吉少。以晃道。我們又沒有犯甚大案件。難道定我們死罪不成。如孝搖頭道。這也難以逆料。幸得巡撫鄭老頭兒是個婆子脾氣。或者不致傷命。若照這賈官兒的主意。只怕就難保了。我們須派人上省打聽。倘有機緣可以救得。也未可知。再者。倘或要查究餘黨起來。爾我也好。想自全之計。以晃道。此去須得精細能幹之人。小弟兄們恐不濟事。不若派陳李二人去走一遭。陳玉成李秀成齊稱。

願往原來這李秀成本是讀書人。文才極好，且有機智。初名以文，後來洪秀全定了金陵，賜名秀成。作者始終稱爲秀成，以便醒目。那陳玉成却一字不識。武藝極高，刀槍劍戟，件件皆精。因二眼底下皆有錢大癩痕，故稱爲四眼狗。初名丕成，後改今名。二人都是太平軍中，有名的人物。當下帶了乾糧盤費，連夜起程。及到得桂林，尋到撫臺衙門，用些銀子，問轅門上的人，方曉得撫憲已經問過，發回原縣去了。二人聽了，不敢耽擱，足不停趾，趕到金田村，備細回復。胡吳等聽了大喜道：「只要發回本縣，就不妨了。」到了桂平，還怕沒有法兒，嗎？但不知幾時可到。秀成道：「他們從水路走，這兩天東南風甚緊，船行不過五六十里，大約再隔三天，方可抵岸。」以晃道：「既然如此，可傳齊年輕弟兄，後日在藏山堂內齊集聽候號令。」衆人答應，便分頭知照。到了那日，胡以晃、吳如孝、馮雲山、李秀成、陳玉成、涂振興、吉志元、林鳳祥、羅大綱、曾天養、

鐵玉剛、譚紹洸、陳轉、孫寅三，并有許多次等頭目。一齊到山堂聚會，翻出花名冊來一點，精壯可用者，共有一千八百餘人。無如器械不多，不敷分派。就揀那技藝精熟的分給停當，其餘空手的，以及老弱的，叫他們吶喊助威。吳如孝起立說道：衆弟兄們聽者，今日我們起事，第一要救諸位大哥。至於一切軍規，你們平日都已聽熟，不必再說了。你們須努力上前，不可退縮。楊軍師不在這裏，一切號令調遣，都歸胡軍師掌握。各人小心遵命，如有違令者，軍法從事。衆人齊聲答應，乃請胡以晃正中坐定，以晃開言道：不才今日權代楊軍師發令。衆位弟兄須知軍法森嚴，難狗情面。倘有違犯，莫怪無情。卽抽令箭一枝道：徐兄弟聽令，振興上前打拱。以晃道：你帶領一百兄弟，於明晚三更聽砲響爲號，殺入縣衙內宅，拿捉瘟官一家，不得放走一個。振興口稱得令，接了令箭，退過一邊，又喚吉志元聽令道：你帶人二百，聽了號砲，搶

入縣獄，打開監門，救天王哥哥及衆位王兄，其餘人犯替他敲去鑊鏑，招來入夥。救出之後，就保護着回山，便是你的功勞。奪城之事，你不必管。志元得令退下。又命林鳳祥、李秀成、陳玉成三人率領五百人殺往城守衙門。這城守是武進士出身，聞得有些本領，你等小心在意。三人唯唯退下。又喚羅大綱、曾天養、鐵玉剛、譚紹洗各帶一百五十名精壯，見縣衙火起，卽殺散各門守城軍士，佔據城池，不可放一人出去。再命陳轉孫寅三帶領十名頭目，二百兵丁多帶硝磺引火之物，但聽號砲響，處四門放火。又分三百人守護藏山、金田村兩處。其餘老弱，着令多覓銅鐵響器，敲擊吶喊助威。自己同吳如孝、端整、功勞、簿靜候報捷。一一佈置停當。單等明晚舉事。到了明日傍暮，賈公方才到了進城回署，下了轎，且不進內室，先到書房與四方相見。四方告訴前日接信之後，實在無計可施，恐臨時或有不測，斗胆相勸夫人帶同令

鄖等回湖南去了。賈公稱謝道：「我因心緒紛亂，竟想不及此。蒙先生未雨綢繆，保全敝眷，不勝感佩。但這起人犯，却如何發放呢？」四方道：「只得暫禁內監，徐圖良策。」賈公因傳諭皂快，將人犯收禁，小心巡邏，毋許疏忽。吩咐畢，進內更了衣服，略歇片時，用了晚膳，親自到監門查點。又去四周巡察一週，見靜悄悄，并無一人。方安心回至上房，細數譙樓已打三鼓，剛要解衣安寢，猛聽得遠遠裏連珠砲響，開窗一望，見四處火光冲天，人聲大震，知道不好，忙著人出外打探。自己邁步前往書房，剛到內堂門口，正與游四方撞個滿懷。未及開言，只見探信的人跑進來道：「老爺不好了，強盜殺進衙門來了。快些逃命要緊。」四方道：「差役們何在？」回道：「殺的殺了，逃的逃了，有些投降了賊人，也幫着喊殺。」說畢，向後飛奔而去。賈公長嘆一聲，自知不免，即到署後花園荷池邊，向北叩頭道：「微臣失守地方，死有餘辜，躡身躍下荷池。」四方見喊聲

暫近。無路可走。便跟着賈公一路去了。正是

千古艱難惟一死。祇留忠義在人間。

未知城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太平軍傳檄震湖南 向忠武奉旨禦大敵

再說涂振興殺入縣衙。逢人便砍。直搶到宅門裏面。見幾個丫環僕婦。慌做一堆。只不見賈公一家。便派人分頭尋覓。須臾出來回復道。在後面花園荷池中。尋見二人屍首。一個是賈官兒。一個不知何人。這些家眷婦人。半個也沒有。振興道。這也奇了。莫非預先走脫。想來去必不遠。定在鄰近人家藏躲。少不得搜城起來。終要尋着的。且將金銀衣服。一切細軟東西。收拾好了。再搬運柴草。端整放火。其時洪秀全等在監中。聽得喊聲大起。楊秀清道。只怕是弟兄們來劫牢了。我等須仔細些。正盼望間。但見火把齊明。一夥人打開

監門直擁進來。吉志元當先喝道：「洪大哥們在那裏？」秀全連忙應道：「我在這裏。」吉兄弟快來相救。志元連忙上前鑿斷鐵練，敲落鏢鏑，又將別的囚徒解去刑具，授了器械，一同往外殺出。秀全搶入後堂，欲捉賈公報仇。剛到宅門，恰遇振興出來。後面已是火光大起。朝貴忙問道：「涂兄弟，這瘟官可曾拿住？」振興道：「那瘟官已投荷池自盡。家眷一個也不見。想是知風逃避了。現在將他屍身和這房屋一併放火燒個精光。待找着他的妻女，再慢慢報仇。灌恨便了。」秀全等尙欲助衆人奪城。志元道：「胡大哥吩咐：小弟救出衆位哥們，卽行保護回山奪城之事。已調度妥當。不必我們幫助。」胡吳二位在那裏盼望。秀全等便同志元先帶一百人回藏山，留涂振興帶二百人接應大衆。那陳轉孫寅三等領兵四處放火。但見城中紅光燭地，黑焰漫天。人聲鼎沸，如江騰海嘯。一般那些百姓呼男喚女，覓子尋爺，號哭之聲與喊殺之聲相聞。羅

大綱等四人乘勢將各門守城軍士殺散。奪了城池。早有敗殘兵丁飛報守備衙門。這守備姓鍾名俊。其時已經安睡。猛聽得喊聲震耳。急忙披衣起身。正要出外查問。只見服役的兵丁慌慌張張進來報道。老爺不好了。賊人劫牢造反。知縣衙門已被放火燒燬。并有五六處民房火起。但聞四面喊聲。不知有多少賊黨。請令定奪。鍾俊聽了。吩咐火速備馬。連忙頂盔貫甲。上馬抬鎗。帶了本標兵丁。掌號出衙。鍾俊心想縣衙火起多時。就去救也來不及了。城池要緊。不如上城守禦的好。便吩咐往西門上城。出得衙門。行未數步。忽見前面火把齊明。正遇陳玉成、李秀成、林鳳祥三人。擋住去路。林鳳祥一馬當先。喝道。來的可是鍾守府麼。俺們奉天父命令。保護洪大哥重整江山。今日同心起義。你這桂平縣城已被我們所奪。你若識時務的。快快下馬投降。鍾俊大怒道。你們這班毛賊。劫牢造反。罪惡彌天。到了本府面前。尚敢口出

大言。照傢伙罷。縱馬搖鎗。照林鳳祥劈面刺來。鳳祥舉刀急架。鍾俊使開那桿爛銀鎗。寒光閃爍。渾身如萬朵梨花。千團瑞雪。來來往往。戰了十餘合。並無勝負。李秀成催動衆兵。如潮水般湧來。那些兵丁見主將奮勇在前。只得竭力迎敵。正在相持不下。忽聽見西角上喊聲大起。涂振興從背後抄來。將兵丁團團圍住。這些老弱兵丁。本係勉強支持。忽見四下皆是亂民。早已嚇得魂不附體。齊齊棄甲拋戈。口稱願降。只有鍾守備一匹馬。一枝槍。敵住衆人。兀自力戰。涂振興見鍾俊十分了得。拍馬上前助戰。鍾俊戰數多時。本已有些力乏。回顧手下兵丁。都已潰散。不由的心下一慌。手中鎗略慢得一慢。早被陳玉成一戟刺中肩窩。翻身落馬。手下搶上。割了首級。與振興合兵一處。此時全城皆陷。平日有睚眦之怨者。皆受其害。那些深閨處女。繡閣嬌娘。恐遭污辱。紛紛投繯墮井。直到次日。方始救火安民。洪秀全等在山中。早已

接到捷報。就帶同衆人。將金田村藏山所有器物。一齊搬運進城。山村兩處房屋。一概放火燒燬。看官須知。這便是洪楊的毒計。他如此做法。是絕人安土重歸之念。便可隨着他死力向前了。閒話不題。洪楊領衆到了城門。涂振興李秀成等接着。並馬入城。揀了一所頂大的民房。算爲府第。進去依次坐下。互相慰勞。便見衆人陸續進來報功。胡以晃一一記了。蕭朝貴問起買官兒的家眷。可曾搜獲。回稱合城找遍。不見蹤跡。諒必逃出城外去了。就有知道。的報稱。前一日已經送回湖南。衆人都道便宜了他。咱們將來打破湖南。少不得原要尋着的。以晃又將新得降兵。編成隊伍。錢漕器械。攢造清冊。秀全卽派羅大綱。曾天養。鐵玉剛。譚紹洸等四人。修築城垣。置辦灰瓶矢石。以防省中發兵來攻。秀清道。且慢。現在雖然得了桂平。但縣城不過彈丸之地。偷省中派大兵來勦。那時四面圍困。城中糧草又少。如何守得住呢。我想目

下太平已久。省城必無防堵。况那鄭老頭兒。又是不知兵法的人。聞着桂平失守。信息一定驚惶失措。不如棄了此城。乘我兵銳氣方盛。連夜直趨桂林。若能一鼓而下。豈不勝於困守此處嗎。秀全道。軍師之計甚善。立刻傳令着陳玉成。林鳳祥。羅大綱。曾天養。四個驍將。率領一千名精銳。從山僻小路。遙襲桂林。這裏衆人收拾輜重。陸續向省城進發。再說那鄭撫台。自從得了教徒起事。桂平失守的警報。驚得手足無措。自己懊悔不迭。即請藩臬商議。一面出奏。一面就近派南甯鎮總兵王天祿。帶本部三千人馬。前去勦辦。中軍賣了令箭文書去訖。豈知王天祿尙未發兵。洪軍已經殺到省中。一無防備。陳玉成等殺進。如入無人之境。撫藩臬道府縣文武各官。大半殉難。次日清晨。洪秀全等大隊入城。出榜安民。盤查倉庫。又得了許多錢糧器械。招致了數萬精壯人民。就將撫署作爲天王府。建號曰太平天國。以冕錄了衆人的

功。又與衆人商議道。大凡起義。必須布告天下。聲動大義。方足以召號人心。哥哥以爲然否。秀全道。何消說得。睡醒之事。某自主之。筆墨之才。兄弟當之。可也。但起事伊始。不宜急說滿漢界限。因二百年習染相忘。國民已不知有主奴之辨。不如先斥朝廷之無道。與官府之苛民。較易激人。猛省。兄弟以爲何如。以晃道。此言正合某意。便書那檄文道。奉承天道。弔民伐罪。保良軍大元帥洪。謹以大義布告天下。竊以朝上奸臣。甚於盜賊。衙門酷吏。無異豺狼。皆由人君不德。親佞遠賢。以致小人當道。上下交征。生民塗炭。富貴者穩。惡不究。貧窮者含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髮指。卽以錢漕一事而論。近加數倍。三十年之稅。免而復徵。重財失信。加以官吏如虎之俚。衙役憑官作勢。羅雀掘鼠。挖肉敲脂。民之財盡矣。強盜四起。嗷鴻走鹿。置若罔聞。外敵交攻。割地賠錢。視爲閒事。民之苦極矣。朝廷恆舞酣歌。紛亂世。而作太平之宴。官吏殘

良善善諱塗炭而陳人壽之書。萑苻布滿江湖。荆棘偏於行路。火熱水深。而捐抽不息。天呼地籲。而充耳不聞。我等志士仁人。傷心觸目。用是勸人爲善。立保良會。乃復指爲莠民。誣爲歹類。欲逞殘民之勢。遽操同室之戈。我等以同胞性命所關。黎庶身家所繫。因之鼓勵團防。維持桑梓。刻下奸官敗去。閭里稍安。不得不再募良民。共維大局。凡我百姓兄弟。不必驚惶。商賈農工。各安生業。富貴助餉備糧。多少數目。親自報明。結回債券。以憑日後清償。如有勇力智謀。自宜協力同心。共襄義舉。俟太平之日。各予榮封。現在各府州縣官員。順吾者。生。逆吾者。死。其餘虎狼差役。概行勦滅。以快人心。恐有流賊土匪。藉端滋事。准爾等指名投稟。俾加懲治。倘有愚民助桀爲虐。及破壞教堂。滋擾商務。天兵所到。必予誅夷。凜之慎之。檄到如律。令自從這道檄文一出。不數日間。遠近紛紛應募。共得精壯六千人。秀全便製定旗幟。取炎漢以火。

德王天下的意義。全用紅色。上書保良軍三個大字。就將軍人編爲隊伍。日日訓練。以候征伐。一面派探子偵查清官行事。日在天王府議事。秀全道。目下進兵。何地爲先。賢弟等可曾斟酌定當。李秀成開言道。據小弟看來。中國衝要。大勢首在長江沿江數省。皆係饒富之區。武昌地據上游。尤爲全局樞紐。爲今之計。宜由湖南出洞庭湖。攻取武昌。漢陽二城。既得之後。留重兵鎮之。以爲上游根本。然後沿江東下。略九江。收安慶。直搗金陵。那時正了大號命將北伐。掃平中原。不出十年。一統之基業成矣。諸位以爲然否。秀清道。賢弟高論。天下大勢如在掌中。我亦同有此心。但是此去路過湖南。聞得那邊民風強悍。兵將不弱。巡撫張亮基。頗通謀略。非鄭老頭兒之比。長沙城又壕峻池深。恐倒有些費力。蕭朝貴接口道。慮他作甚。即使城垣堅固些。只要弟兄們努力。沒有打不破的。衆人點頭稱是。其時鄰近桂林的城地都已一

律戒嚴。湖南撫臺張亮基亦已接着警報。這位張大人是北直隸人氏。兩榜出身。深諳謀略。廣曉兵機。幕中有位師爺。姓林名森。福建莆田縣人。是林文忠公的姪孫。雖是文舉出身。却兵書戰略無不通暢。機謀宏遠。料事如神。張公接到桂林失陷消息。便知必來窺伺湖南。卽與林公商議。令飭寶慶、永安、新甯、城步等沿邊府縣。加意防守。再發人往廣西探聽消息。一面調集標下親兵兩營。及守城兵四千名。朝夕訓練。那親兵統帶劉天佑。守城兵統領王珏。分統李輔朝、王開化、張大源、施耀等。得了撫帥號令。每日下校場。認真操演人馬。一日接着探子稟報。賊首親統大隊人馬來犯湖南。勢焰甚盛。新甯、城步等縣已相繼失陷。日下圍攻永安州。勢甚危急。就立派王珏統率一千五百名綠營兵。從間道救援永安。那曉王珏行到半路。正遇着永安敗兵。報稱州城已于昨晚失守。現在賊兵數十萬。遮天蓋地。向長沙殺來。王珏得報。

想手下人馬少。偷賊人大隊擁來。如何抵當。不如回省。請令定奪。便令退回。長沙。張大人聞得永安已陷。卽請林公議道。賊人長驅而來。銳不可當。與之接仗。未必能勝。此地城池堅固。四面有山。不如堅守數日。俟賊志稍懈。再行相機。破敵。林公亦以爲然。卽傳令緊閉各門。兵馬列隊城頭。將灰瓶矢石。金汁噴筒。一齊運至城上。張林二公親自上城。指點守禦之法。又有原任四川提督汪成。鎮筮總兵鄧紹良等。適告假在籍。聽得賊人來犯桑梓。情願上城協力助守。衆人正在向南瞻望。不多一會。只聽得砲聲響亮。山坳中旗號飄揚。洪軍前鋒已到。領隊大將石達開。蕭朝貴。羅大綱三人。你道洪軍爲何來得如此迅速。原來洪楊等議定營規官制。便派達開進取湖南。達開又做了一道檄文。把湖南人心震動。所以勢如破竹。軍前將檄文舉起。上面寫道。前部都督。第二天將復漢將軍石。謹奉大漢千歲洪意。以大義布告天下。蓋聞。

歸仁就義。千古有必順之人心。返本還原。百年無不回之國運。自昔皇漢不
幸。胡虜紛張。本夜郎自大之心。東方入寇。竊天子乃文之號。南面稱尊。陽借
靖亂之名。陰售并吞之計。而乃蠻夷大長。既竊帝號。以自娛。種族相仇。復殺
民生。以示武。揚州十日。飛毒雨而漫天。嘉定三屠。匪腥風於遍地。兩王入粵。
三將封藩。屠萬姓於溝壑之中。屈貳臣於宮闕之下。若宋度欽。歎於南浙。故
秦泥不封於西函。嗚呼。明祚從此亡矣。國民宵不哀乎。遞其守成之世。籌其
永保之方。牢籠漢人。榮以官爵。沁佩之輩。雍乾以還。入仕途而銳氣消。頌恩
澤而仇心泯。罹於萬劫。經又百年。然試問張廣泗。何以見誅。柴大紀。何以被
殺。非我族類。視爲仇讎。稍開嫌隙之端。卽召死亡之禍。若夫獄與文字。以嚴
刑。慘殺儒林。法重捐抽。藉虛銜。網羅商賈。關稅營私。以奉上。漕糧變本。以欺
民。斯爲甚矣。尙忍言哉。洪公奉漢威靈。憫民水火。睹狼梟之滿地。作牛馬於

他人用是崛起。草茅縱橫。粵桂早臥薪。以嘗膽。爰破釜。以沈舟。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自起義金田。樹威桂郡。山岳爲之動搖。風雲爲之丕變。英雄電逝。若晨風之拂北林。士庶星歸。甚涓流之赴東海。固知雨露無私。不生異類。自令天人合應。共拯同胞。今廣西已定。士氣方揚。軍兵則鈇騎千羣。將校則旌旂五色。特奮長驅。分征不順。中臨而長江可斷。北望而幽雲自捲。凡爾官吏。爰及軍民。受天命者爲奇人。當思歸漢。識時務者爲俊傑。胡可違天。所有歸順之良民。卽是軒轅之肖子。如其死命助胡。甘心拒漢。天兵一到。玉石俱焚。本天將號令嚴明。賞罰不苟。若或擾亂商場。破壞法紀。輕置鞭笞之典。重貽斧鉞之誅。各自深思。毋貽後悔。如律令。自此檄文布告之後。遠近震驚。赴軍前投順者。不計其數。此刻到長沙城下。達開指揮攻城。搭起浮橋。佈上雲梯。奮力仰攻。清兵鎗砲齊施。矢石交下。將雲梯打

壞無數。洪軍死傷千餘。城垣分毫不動。羅大綱道：如此硬攻，徒傷士卒，便傳令退兵。離城五里下寨。傍晚時候，洪楊後隊到了。秀清即問攻城如何。朝貴等說了一遍。秀清縐眉道：我早知此城有些費力，且待明日再看機會。天方黎明，洪楊統全隊人馬，逼近城下，排成陣勢。楊秀清胡以晃、李秀成三人，并馬登路，旁土山頂上瞭望。但見城內劍戟森嚴，毫無破綻。以晃道：如此堅城，恐非兵力所能破。秀成手指東南角道：這座低山，何名嚮道的？答道：此山名爲小陽山。山脚直到東門城根。秀成道：吾計成矣。三人回到營中。秀成即傳令挑選五千名掘子軍，從山脚掘到城根，埋好地雷，用竹筒通了藥線。又派五百名兵，駐扎山頂，俾城上妖軍勿疑。按洪軍自起事之後，即稱清兵爲妖兵，不知何所取義。或謂妖字本係奴字，曾左等見而惡之，故代改爲妖字。以遂後人推其說之確否，亦難查考。姑誌於此，以待閱者自詳察之。每日四門

攻打清兵亦用心抵禦。互有損傷。不消三日。地道封築口門。安放引線。只聽得一聲響亮。如天崩地裂。光景濃烟黑霧。與磚石紛飛。旗幟刀鎗。雜手足交下。早將長沙東門城垣轟去五丈有餘。驍將蕭朝貴率領前鋒。直衝倒口而入。守兵忙將金汗灰屏。硝磺火藥。傾盆倒下。一面搬運泥石。搶築缺口。無奈口門甚闊。一時不能填滿。劉天佑王珪等下城巷戰。洪軍愈進愈多。清兵漸漸不支。也是合當不成。原來所埋地雷。却有兩個藥線。是一根通連的。方纔第一雷轟發之時。那第二雷的藥線。尙未燃到。衆人要緊搶功。忘了還有地雷。此刻發作起來。猛聽得又是一聲厲響。血肉紛激。清兵洪軍俱傷無數。陳轉頭上。早已着了一磚。連忙向外退出。清軍趁此機會。趕緊填塞缺口。這一場惡戰。城中折兵千餘。王珪左腿中鎗。鄧紹良身受重傷。洪軍也死傷二千多名。頭目却一個不傷。回至營中。秀全悶悶不悅。顧衆人道。此計不成。這長

沙城看來難得。不如回轉廣西。再謀別路。朝貴道。勝負兵家常事。何足掛懷。據小弟的意思。城中兵將。雖勇。究屬人數不多。我兵數十倍於彼。若努力齊心。未必不能攻破。但今日辛苦了。歇息一天。後日再行出隊。到了第三日黎明。秀清調齊大隊。申明號令。先登者賞。退後者誅。着蕭朝貴攻打南門。涂振興。吉志元。副之。馮雲山。攻打東門。羅大綱。曾天養。副之。林鳳祥。攻打西門。譚紹洸。邵雲。官副之。陳玉成。攻打北門。鐵玉剛。孫寅三。副之。每隊帶領五千精兵。又派吳如孝。帶領砲隊。在山頂上排砲施放。洪楊。韋石等。在後督陣。一聲號砲。鼓角齊鳴。四隊人馬。直向城上擁來。蕭朝貴。尤爲驍勇。一馬當先。衝到浮橋。跳下馬來。一手執了剛刀。一手拿了藤牌。湧身一躍。早已到了城根。守城諸將。便也分頭迎敵。劉天佑。在南門城樓上。見朝貴如生龍活虎。勇不可當。心想。賊將之中。此人最爲驍勇。若能結果了他。頗可折賊人的銳氣。便將

手鎗裝好子藥。觀朝貴胸前火機。扳動彈子。飛來朝貴。正在仰面指揮。忽眼前一股白烟。直奔自己心胸。欲起擒牌。招架已從前胸直穿。後背大叫一聲。仆地而斃。振興志元。搶了屍首。約兵退下。東西北三門。正在此攻彼守。拚命相持。忽聽得朝貴陣亡。南門軍兵已退也。垂頭喪氣而退。清兵隊裏。折了張大源。施耀左臂也。爲砲子打折。秀全收兵回營。見扛回朝貴屍首。大哭道。蕭賢弟未得共享富貴。先已歸天。豈不傷慘。衆皆紛紛淚下。李秀成止淚勸道。死者不能復生。生者不可待死。商議大事要緊。此刻我們根本未定。頓於堅城之下。兵家大忌。清廷若派重兵來此。那時前後受敵。我想咱們本意。原不是定要取這湖南。因想順便攻取。可免後顧之憂。今既攻之。不可不如浮洞庭湖。入湖北。偷能取了武昌。漢陽。則長江大勢已入掌中。即使不得湖南。亦自無關大局。軍師以爲何如。秀清恍然大悟。即令軍士擄了數百號民船立。

刻拔寨退兵。上船向岳州進發。張大人得報。諸將皆欲追殺林公道。城中兵力不厚。守雖有餘。戰尙不足。况賊人詭計極多。倘半途計悔之何及。張大人道。公言固是。但賊人此去。必從岳州窺犯湖北。武昌兵將雖有。常中丞不善調遣。萬一疏虞。則沿江諸省。皆岌岌可危。林公道此事。只有奏請朝廷。命將救援湖北。一面分兵助守岳州。只要保得岳州。賊兵豈能飛越。張公隨派王珏李輔朝帶二千人馬。前往岳州助守。又繕奏章。星夜馳驛賚送。摺弁尙未到京。清廷已得了警報。特派提督向榮爲欽差大臣。內閣學士許乃釗爲參謀。飭令星夜統率大兵。規復失陷地方。追勦竄匪。那向公本是行伍出身。屢建奇功。洵陞提督。真是個文武全才。這日奉了上諭。傳齊麾下將士。提督應占魁、郝彪、總兵陳國瑞、余萬青、江百勝、參將陳志和、張玉良。以及遊擊、都司、千把總等三十餘員。挑選精兵五萬。卽日向桂林進發。兵過南甯鎮。正

遇新放廣西巡撫周天爵。合兵一處。天爵新收降將張國棟。薦在向公帳下。効力。向公見其人材軼衆。武藝超羣。心中十分愛惜。便賞給千總。在帳前聽用。大軍望桂林進發。果然先聲可以奪人。守兵開門納降。兵不血刃。克復省城。善後事宜。自有巡撫辦理。向公統領大軍。跟蹤追勦。探得賊人正攻長沙。便向湖南進發。行至永安州地面。探子報稱長沙業已解圍。賊兵淨洞庭湖東下。岳州甚是危急。向公得報。逕趨岳州。到了城外十里橋。哨馬報稱州城已於昨晚失陷。賊兵得了城。他倒在城外結下營寨。不知何意。原來洪秀全破了岳州。得着許多兵器。這皆是清初從吳三桂處收來。存儲於此的。打探得向榮大兵將到。就與秀清等商議。派胡以晁、吳如孝等分兵十萬。在岳州要道。擋住清兵來路。自己率領大隊直攻武昌去了。故此扎在城外。向大人見賊人攔路。便傳令安營。是夜五更造飯飽餐畢。向公帶同一班將佐親自

出營討戰。那邊出營接仗。兩陣對圓。列成陣勢。向公端坐馬上。見對陣敵兵。黃布包身。紅巾裹首。旗幟飄揚。都是一色的紅旗黃緣。六個敵將雁翅排開。三通鼓罷。向公縱馬陣前。高聲說道。爾等都是大清朝百姓。受食毛踐土之恩。朝廷有何虧負你們。要作反叛逆賊。馮雲山縱馬厲聲道。咱們奉天王命。令驅逐滿奴。重興漢族。你這大膽妖頭。竟敢與天兵相敵。教你死在目前。向公大怒。回顧左右道。那位將軍去建頭功。左翼下千總柏勝。拍馬冲到垓心。舉起三尖兩刃刀。當頭劈下。雲山起丈八蛇矛架開。鬥到十多合。柏勝被雲山刺中心窩。翻身落馬。正待割取首級。早被清兵搶去。惱了參將張玉良。舞動梅花點鋼鎗。放馬出陣。也不答話。分心就刺。雲山連忙招架。不上三合。玉良把雲山拖過馬來。手下親兵上前網縛。衆人上前來救。向公把令旗一指。衆將齊出。混戰一場。各自收兵。玉良解上賊將。向公喝令推出梟首。許參謀

道。此乃賊人渠魁理宜獻俘朝廷。因令囚於後營。派兵看守。不料是夜後營草堆失火。一時人喊馬嘶。營中鼎沸。向公急忙出帳彈壓。衆將督兵救熄。正在忙亂之際。被馮雲山扭斷鑰鎊。乘機逃逸。比及守兵知覺。已經追之不及。只得齊到中軍帳前請罪。張國樑上前道。賊人囚在後營。見我糧草輜重都在那裏。末將料他明晚必來劫營。須得防備。許參謀道。將軍之言。正合我意。只消如此如此。便可擒住來賊了。向公稱善。就命張國樑依計而行。不表。再說胡以晃等。因雲山被捉。十分惶急。正商量搭救之法。忽報馮王爺回來了。衆人不勝歡喜。出帳迎接。便問如何能穀放還。雲山將草堆失火。趁守兵救火之際。乘機脫身說了一遍。吳如孝連聲道。可惜可惜。我們昨晚若去劫營。必可得手。雲山道。我見清軍的糧草輜重。都堆積後營。守兵又不甚多。明晚待我悄悄前去劫營。放起火來。衆兄弟從前殺入。或可拿住向妖頭。如孝道。

向妖頭善於用兵。晚間必有準備。不可造次。雲山道方纔我見清兵都解甲而睡。祇有幾名巡更的。濟得甚事。明日日間仍舊同他開仗。他們必不疑心的。以晃道馮大哥之計。亦甚有理。只要在後接應。就刦不得營。亦不至於敗仗。到了次日。以晃命鐵玉剛叩營討戰。向公着陳邦瑞出迎。殺到二十餘合。鐵玉剛敗回本陣。邦瑞追了一程。也自鳴金收隊。玉剛敗回營中。捱到二更過後。雲山結束停當。和孫寅三帶了三千人馬。喇叭摘鈴。悄悄望清軍營後抄來。離有一里多路。遠遠聽得刁斗之聲。正敲三鼓。瞭望向軍後營燈火。寥寥人聲。寂靜像毫無準備的樣式。心中大喜。一馬當先。剛剛將近營壕。猛聽得呵呀一聲。馮雲山直跌下去。正是

昨宵已脫金鉤去。今日仍投鐵網來。

不知生死如何。且俟下回再說。

第四回 决河水武昌城陷落 落寶婺江夫人歸天

却說馮雲山一馬衝到後濠。踏着陷坑。直跌下去。那些近身親兵。跑得急了。收不住脚。都隨着紛紛跌下。官軍營裏一聲砲響。火把齊明。冲出無數人馬。帶着撓鉤套索。將坑內兵將一齊捉住。孫寅三見前鋒中計。傳令火速退兵。背後應占奎江百勝。率領大隊追來。寅三率衆飛逃。不上半里多路。但聽樹林中鼓角齊鳴。燈球亮子。如同白日。一彪官軍攔住去路。爲首一員大將。勒馬橫槍。正是張國樑。寅三大怒。驟馬挺槍。衝殺過來。國樑迎住。廝殺。國樑槍法精奇。寅三漸漸不敵。賣個破綻。架過長槍。偷空跳出圈子。殺開血路。望北飛逃。國樑因黑夜之間。不去追趕。收了些流落降兵。便掌得勝鼓回營去了。那邊胡以晃等。自馮孫動身之後。卽統領大隊。單等官軍營後火起。便奮力去攻前營。到三更時分。報稱官軍營後火光衝天。喊聲不絕。急忙催兵殺上。

前去救應。到得官軍大寨。但見弔橋不抽。寨門大開。靜蕩蕩無一人。一騎遙望。後面火光喊聲不絕於耳。衆人見此光景。不識虛實。不敢輕進。又不知馮孫二人勝負如何。正在疑慮之間。猛聽得營內連珠砲聲。陳邦瑞從左邊殺來。張玉良從右邊殺來。郝彪從中間殺出。江百勝應占魁又從後背抄來。四路官軍團團圍住。喊殺連天。衆將拚命殺出。折兵大半。陳邦瑞等追殺一程。收兵回營。繳令向公陞坐中軍大帳。衆將紛紛報功。應占魁帶上馮雲山。向公道。昨晚放你逃命。今又自來送死。留你必爲後患。吩咐推出凌遲處死。梟首示衆。須臾獻上首級。號令轅門。探子報進。以晃等痛哭不已。次日張國樑出馬討戰。以晃因折了雲山。不出接仗。一連三日。任從叫罵。只是不理。向公心疑別生詭計。忽猛然想起。自從接戰以來。洪楊二賊。首從未見過。莫非竄往別處去了。參謀許乃劍道也。未可知。只消將降兵一問。便知端的。卽喚過

幾名投誠小兵。細細鞫問。方知洪楊去打武昌。却留胡以冕等在此阻擋大軍。向公縉眉道。武昌兵微將寡。焉能當此悍賊。我兵又被阻住。不能飛越。若繞道去救。又恐曠日持久。鞭長莫及。躊躇一會。只得一面恭摺奏聞。請速簡派重臣。援鄂兜勦。庶可迅奏膚功。一面加派精細探子。飛速打聽湖北軍情。那知就在這幾日中。洪秀全已經得了武昌。如今且說湖北巡撫常中丞。年紀六旬以外。是個懦弱不過的人。這日得了軍報。知道賊兵已在攻打岳州。離省城只有二百餘里。心中慌急。即請了藩臬兩司。和本省提督。來院會議軍情。那知藩台柏中庸。臬台包道周。自從聽了反信。嚇得三日未曾大解。如何還能畫策呢。三大憲坐着好似泥塑。對着木雕。毫無生氣。只有提台余青雲。本是行伍出身。弓馬嫻熟。更兼年力精壯。却是有胆有勇之人。開口說道。此事除戰守二字之外。并無別策。此刻省兵不足五千。戰則不敷。調遣守或。

尙。可。勉。支。大。人。司。命。三。軍。請。速。發。號。施。令。俾。便。遵。行。常。大。人。搖。頭。道。兄。弟。是。個。文。官。戰。陣。之。事。一。些。不。知。總。仗。老。兄。鼎。力。扶。持。不。勝。感。激。二。司。更。是。垂。頭。無。語。余。軍。門。見。此。光。景。卽。起。身。出。轅。歎。道。中。丞。如。此。懦。怯。如。何。保。得。省。城。我。只。得。自。盡。職。分。罷。了。回。到。衙。門。傳。令。標。下。兵。丁。齊。集。校。場。又。將。撫。標。親。兵。一。千。名。咨。調。聽。遣。自。己。乘。馬。到。了。演。武。廳。按。冊。挑。選。那。五。千。兵。勇。之。中。精。壯。可。用。者。不。過。三。千。其。餘。都。是。煙。容。滿。面。曲。背。灣。腰。漫。說。教。他。衝。鋒。打。仗。就。是。擡。一。柄。槍。搦。一。把。刀。怕。都。力。不。勝。住。青。雲。心。中。躊。躇。道。賊。人。乘。銳。席。捲。而。來。若。被。他。逼。近。城。下。形。勢。盡。失。必。難。把。守。我。想。南。門。城。外。惟。洪。山。最。高。賊。人。若。佔。住。山。頂。便。可。俯。瞰。城。中。虛。實。不。若。先。行。扼。守。作。爲。椅。角。庶。乎。較。有。把。握。卽。令。麾。下。游。擊。鳳。鳴。岐。帶。領。八。百。名。精。卒。紮。營。洪。山。多。備。礮。石。滾。木。預。防。攻。擊。自。已。領。兵。上。城。守。陣。南。門。敵。樓。安。放。四。尊。大。砲。將。一。應。灰。瓶。石。子。准。備。停。當。再。

派心腹偏將。繞道到向公大營。催請援兵。隔不二日。忽報岳州失陷。賊兵得了軍器。長驅來犯武昌。離城不過三四里了。青雲聞報。着人飛報巡撫衙門。請中丞立刻上城督守。自己頂盔貫甲。攜了千里鏡。上南城高處瞭望。隱隱見洞庭湖中。帆檣蔽日。舳艫迷江。無數賊船。乘風衝到。那些紅旗黃纛。映着夕陽。覺得異樣鮮明。漸次聞鳴。鳴鼓角之聲。轉瞬之間。船已近岸。原來洪楊親自帶領大兵。直趨武昌。令涂振興吉志元爲前部先鋒。振興知道武昌濱江倚山。地勢險固。急切攻打不下。南郭外有座洪山。離城只有半里多路。我兵先據山頂。便可居高臨下。只消用大砲對准了城內施放。就可使他無躲避之處。所以領着一萬前鋒。且不攻城。舍舟登岸。搖旗吶喊。望着洪山殺來。早見山上有人馬扎住。衝要路口。豎起木柵。振興欺其人少。奮勇上山。鳳鳴岐吩咐軍士。將礮石滾木。如雨點般打下。粵將吳三思。剛要回馬。忽一極大。

滾木飛來。躲閃不及。竟被打下山坡。吉志元額上也打得鮮血淋漓。嚇得撥馬狂奔。振興瞥見志元滿面是血。認做着了重傷。急忙上前救援。那邊余青雲見賊兵攻山。忙令軍士開放大砲。在城上相助。涂吉二人情知不能成功。只得退兵。須臾。洪楊大隊來到。扎下營寨。振興等接着。將攻山情形訴說一遍。又道妖兵在兩處安設砲位。成犄角之勢。我兵攻城。山上發砲相應。我兵攻山城上。亦必發砲。須使他首尾不能相應。方可成功。秀清與衆人乘馬出營。到山脚下。窺探形勢。見此山雖不甚高。但形勢陡峻。不易站立。卽喚嚮道問道。山下汲水之處。共有幾處。在於何方。嚮道答道。山中向有活泉數處。湧出清流。取之不竭。所以並不恃山下汲道。秀清聽了。一時無計可施。同着衆人慢慢的迤東行了幾里。忽遇大湖阻路。便問此是何名。嚮道的道。這湖名爲梁子湖。周圍有二百餘里。再過東去。尚有斧頭沔陽二湖。方廣略小。都與

護城河通連。所以武昌舟楫之利。向來著名的。衆人看那湖水自西過東。流行迅疾。正值秋漲的時候。離岸不過尺把光景。擡頭遙望。但見白茫茫。波浪翻騰。渺無際畔。近岸幾處村莊。炊煙四起。宿鳥歸林。已是掌燈時候。秀清還要順着湖隄走去。一人道。天色昏黑。離營漸遠。不如明日再看罷。衆人剛要回營。忽聽得喊聲大起。後面有數十騎追來。原來余青雲正在城頭巡視。遠遠望到梁子湖邊。有數騎馬在那裏指手劃脚。料是賊人在彼窺探路徑。便吩咐偏將緊守城池。自己點了五十名親兵。繞道出東門。沿着城根趕來。石達開眼快。說道。不好了。追兵來了。衆人拍馬飛逃。青雲領着親兵。吶喊緊追。看看將次趕上。陳玉成道。諸位大哥先走。待我抵擋一陣。便勒馬回頭。大喝道。那個大胆妖頭。敢來追趕。俺四眼狗在此。快來納命。青雲也不答話。驟騎挺槍。直殺過來。五十名親兵一齊上前。團團圍住。刀砍劍剝。棍擊槍挑。好不

利害。玉成舞動方天畫戟。前遮後擋。左勾右掠。無奈寡不敵衆。不能透出重圍。正在危急的時候。忽見前面金鼓喧闐。火光照耀。却是接應兵到。只因李秀成在營中。見天色已晚。洪楊等尙未回來。恐有疏失。就着林鳳祥帶兵前來接應。恰好遇着秀清等逃回。叫他火速去救玉成。鳳祥當先厲聲道。妖兵休得逞強。俺林鳳祥來也。青雲見救兵已到。料不能擒玉成。自己城池要緊。不敢戀戰。便退入城中去了。鳳祥也不追趕。回顧玉成時。已是渾身血污。到得營中。秀清垂淚道。陳賢弟爲救我們。如此受傷。心中何安。忙將金瘡藥敷上。命醫生小心調治。自此以後。一連數日。此攻彼守。互有損傷。秀清見攻打不下。心中煩悶。這日又接着岳州軍報。知道馮雲山被擒身死。以晃等屢次敗北。已退五十里下寨。不覺長嘆道。咱們自起兵以來。一路勢如破竹。不料這武昌如此難破。若曠日持久。萬一以晃支持不住。向妖長驅而來。首尾夾

攻死無葬身之地矣。秀全吩咐擺酒上來，與衆弟兄解悶。正飲之間，只聽得帳篷上淅淅瀝瀝，營前人聲嘈雜，忙問何事。稟稱天降大雨，軍士們搬運曬晾雜物，故此忙碌喧嘩。秀清點頭無語。李秀成擎杯問道：軍師前日探看形勢，聞說東首有三個大湖，未知水勢如何，可與城河通連的麼？秀清道：若說這三個大湖，一面通揚子江，一面通護城河，雖見水流迅疾，但離岸總有一尺開外，恐怕無所用計。指揮葉芸來插言道：目下正當秋汛，倘能連日大雨，湖水必定泛溢，只消將上流出江之處堵住，使湖水無從發洩，一面築起堤壩，望城中灌去，豈不都成魚鱉麼？秀成點首。秀清道：此計雖然可行，但不知天意如何，可能盡如人願否？也是湖北人民，數當遭劫，那雨一連下了三日，好似傾盆到峽一般。梁子湖中登時水高近岸，秀清傳令移營高處，就令葉芸來挑選二萬精壯，趕緊堵塞湖口，一面築起高壩，向城中灌去，又派指揮

林啓容將攻城船隻一切篙槳櫓楫置辦停當。單等水發舉事。再說余青雲苦守了十餘日。見連朝大雨。賊兵不來攻擊。便將城垣毀壞之處。一一修補完固。添置一應守城器械。又慮糧草不敷。請撫憲出示。勸諭城中紳富。傾家助餉。他自從兵興以來。日夜督守。就在敵樓住宿。這日二更時分。只聽得城外巨聲大作。猶如萬馬奔騰。間着喊殺之聲。驚天動地。認做賊人乘夜來攻。就從睡夢中跳起。向着城外一望。只見水勢滔天。直向城頭湧來。雖然城垣攔住。各門緊閉。那水從水門沖進。城中街巷民房。已漲起尺餘。百姓一時大亂。號哭震天。林鳳祥帶着葉芸來。林啓容率領數百號戰船。燈球亮子。如同白日。趁着水勢。奮勇前來攻城。余青雲列隊城頭。齊心迎敵。爭奈官軍不滿三千。更兼連日辛苦。未免困乏。敵兵蓄銳多日。又仗水勢。所以漸漸不支。若論守城之道。攻者自下。仰攻其勢較難。守者從上。俯擊其勢較易。以逸待勞。

故能以少敵衆。此刻水勢洶湧。離開雉堞不過數尺。敵人乘船往來自如。官軍立在城堞。形勢既失。衆寡又大相懸絕。如何能穀支持。只見葉芸來林啓容。手執鋼刀。湧身一躍。早上城頭。連砍數名守兵。衆皆辟易。青雲恰待上前接戰。林鳳祥又乘船殺到。那些敵兵都要爭功。一齊奮勇上城。官軍披靡潰散。青雲見此光景。料不能守。嘆道。我竭力把守。指望救兵到來。可以轉危爲安。如今勢窮力竭。惟有一死以報國恩。正欲自刎。忽然轉一念道。我年富力強。自幼學成武藝。不會與國家出力。就此湮沒而死。殊覺不值。況且失守此城。非我一人之罪。不如投往向公。大營効力贖罪。上可以報君恩。下可以酬素志。豈非較爲得計。想定主意。便同心腹將校。掉小舟出南門而去。看官須知。忠臣有二等。見危授命之死。靡他者。固忠。留有用之身。以圖後効者。亦忠。然却不是一概推諉得的。若自己毫無才能。不過藉口爲偷生之計。則天下

後世必爲清議所誅。至如余青雲後來在向公麾下建立許多奇功。大營潰敗之役。依舊殉難可見。並非怕死之輩。昔管仲不死子糾之難。留其身以相齊桓。卒能尊周攘夷。一匡九合。青雲之功。雖不及管仲。然留身報國之志。却是同的。只可惜所見太小。不明夷夏的大義。雖然當時如曾左諸人。尙且不辯。主奴助滿殺漢。又何須去責備他。一介武夫。呢。閒話慢題。那青雲衝出重圍。心想鳳鳴岐紮營洪山。如今城池已失。孤山如何能守。鳴岐亦有用之材。不如帶他同往投營。將來亦有臂助。須臾已到洪山腳下。此處水勢甚低。可以步行。衆人棄舟登山。那鳳鳴岐見山下大水沖來。西北角上喊聲大震。遙望城中火光冲天。知是城池有失。正在惶急無計。忽見余青雲徒步上山。連忙接着問話。青雲訴說情由。叫他同往投營。鳴岐道。岳州有賊軍阻路。探報尙且不通。你我如何越過。不若尋一僻靜所在。暫時安身。將來相機投効。主

將以爲何如青雲然之。就令八百名軍士拔營下山。在洞庭湖山環之內。隱避。直至向公追下江南。二人同出投効。此是後話。再說林鳳祥等殺散守兵。一齊登城。命人將堤壩決開。水勢漸漸退歸湖內。撫藩各官聞得城破。俱各自盡。惟臬臺包道周。雜在難民當中。逃出城外去了。洪楊率領大隊入城。出榜安民。盤查倉庫已畢。着人到岳州傳令。命胡以晃、吳如孝等速來武昌會兵。共商進取之策。以晃等接到號令。立即拔寨退兵。向公見賊兵驟退。恐有奸計。不敢追襲。少停。探子報稱武昌省城失守。向公嘆道。湖北失陷。長江大勢已去。賊人佔住上游。頗得建瓴之勢。不特九江安慶危若燃眉。卽金陵亦岌岌可殆。便令大軍向湖北追勦。一面奏報軍情。恰值是年乃太比之年。朝廷舉行正科鄉試。京中九卿翰詹考過大考。都望點放主考。江西正主考。放的是禮部侍郎曾大人。這位曾公是復清滅洪的主腦。出現之初。須將其家

世履歷。細細講來。曾公名國藩。字滌生。湖南長沙府湘鄉縣人。家世務農。不顯於世。祖字星崗。父竹亭。諱麟。書以孝聞。母江太夫人。同邑江沛霖之女。弟兄五人。公居長。次國潢。字澄侯。次國華。字溫甫。次國荃。字沅浦。季國葆。又名貞幹。字季洪。江太夫人孕公之時。足月將產。星崗倦而假寐。夢見巨蟒身長數丈。鱗甲森然。不可逼視。頂生二角。盤旋梁際。遂驚寤。已而公生。此等傳聞。雖屬怪誕。不經然。蟒以蛇虺爲糧。而公以殺同種爲事。根性相同。則公或爲蟒之後身。亦未始不可信也。四歲授以孝經。卽能成誦。延聘邑中宿儒劉申甫爲西席。在家課讀。十五歲出應童子試。旋取佾生。嗣後屢試屢躓。困於童場。直至二十三歲。方才入學。次年鄉試。中第二十四名舉人。又隔四年。中式貢士。殿試二甲。點庶吉士。朝考進呈。擬一等第二名。宣宗拔置第一。授翰林院編修。歷任國史館纂修提調等官。文宗顯皇帝嗣位。由翰林侍讀。陞內閣

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未幾補授禮部左侍郎。累轉吏戶各部。讜直敢言。屢蒙嘉獎。是年特簡江西正考官。請訓之後。照例按站行走。行次安徽太湖縣。接到家中訃聞。江太夫人於五月二十五日歸天。公念劬勞鞠育之恩。未報萬一。徒以名利羈身。不克親視含殮。伏地慟絕。侍從人等急忙喚醒。卽刻奏報丁憂。星夜匍匐奔喪。離家尙有一千餘里。日夜趨程。水陸行了十餘日。方抵家進門。見孝幃高掛。停柩中堂。公撫棺大哭。淚盡聲乾。懣極伏地。不能起。家人扶入書房。公水漿不入口者二日。竹亭封翁訓謂人子哀毀不宜滅性。況我尙在爾那。得如此。公懷遵嚴訓。始進饘粥。又與諸弟相見。細詢太夫人病中情形。澄侯等訴說一番。述至臨終遺命。諄囑諸子居家耕讀。事父宜孝。長子出外爲官。事君必忠等訓。弟兄商議。擇定百日開弔出殯。省中文武各員。均來弔唁。安葬已畢。閉靈守制。惟日與諸弟講論經史。又有舊時密友郭嵩。

薰羅澤南劉長佑王鑫等朝夕往來間或討論時事共相歎息時洪軍已下江南長沙戒嚴已久而衡山等處土匪竊發聚衆劫掠擄人勒贖等事日有所聞提督鮑起豹庸懦無能勦辦不力以致匪勢日熾私下勾通洪軍意欲窺伺地方巡撫張亮基派兵進勦無奈賊蹤靡定倏東倏西將領又不十分得力以故迄無成效一日接奉諭旨略謂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於湖南地方情形自必熟悉令其襄辦勦匪事宜必能得力該侍郎公忠素著兼有胆略朕所深知應能不負委任等語張大人奉了聖旨即刻往謁曾公敦請出山辦事曾公道國藩奉諱歸家豈敢與聞軍務雖蒙聖恩委任然以不祥之身爲二軍司命不特心有不忍尤虞金鼓不靈卽當草疏陳情懇請終制張公正要開言相勸恰值郭嵩燾羅澤南同在座中嵩燾道國家時事方艱需才孔亟公兩朝大臣受恩深厚理當爲國分憂况墨經從戎古人先有

爲之者公抱負夙宏今日之行正可上報國恩下酬素志卽以私情而論亦可保衛桑梓竊謂移忠作孝莫大於是設或匪蹤逼近鄉里邱墟尊公在堂未免有震驚之慮卽先人坟墓亦居危道公欲盡孝轉恐陷於不孝幸三思之羅澤南道公若遵旨出山弟願竭盡駘執鞭隨蹕國荃在旁亦竭力贊成公聽嵩燾一番危論真摯懇切利害分明不覺慨然曰諸公以大義責國藩國藩敢不竭愚以報國但恐才力不及貽誤軍機今幸羅山兄慨允助我一臂之力感且不朽鄙意勤辦土匪之法與勤辦粵匪不同蓋土匪都係本地無業流民志在搶掠財物聚則爲匪散卽爲民但能切實舉行團練協力同心互相保衛應可無患不若招募千人編成二營仿明代戚繼光束伍之法逐日操練成軍徐圖後効諸公以爲何如張大人等均皆稱善當下諸人商議何處設局何地操練如何招募如何籌餉直至夜深始散次日卽於湘

鄉城外設立團練局。豎起招兵大旗。選擇有業農民。性情樸實。身體強壯者。充當練勇。不消數日。額已招足。公派王鑫楊名聲鄒壽璋弟國葆等爲分統。羅澤南爲統領。每日操演陣法。一月之後。坐作進退。皆已如法。打靶走陣。卓然可觀。近處土匪紛紛歛迹。復爲良民。惟有衡山匪徒頭目。綽號金錢豹子。鄧玉昆恃着自己勇力絕人。手下有千餘人馬。在衡州一帶肆行騷擾。公遣人招之。玉昆出言無狀。竟將來人逐回。澤南道久聞金錢豹子十分兇惡。爲該處巨慝。彼既不肯受撫。只有勦滅一法。但兵法須攻其無備。今既使人招過。彼不受命。自必加意防守。還須用計擒之。曾公道公肯爲我一言否。澤南應允。留下三百人保護本地。率領王鑫鄒壽璋統着七百名練勇。向衡州進發。早有賊探報知鄧玉昆。玉昆聽得練勇來勦。便問計於軍師賽鬼谷張明。賽鬼谷道。南望峯乃官軍必由之路。該處山徑崎嶇。樹木叢雜。可以埋伏。可

着頭目熊老虎周大發二人帶八百名弟兄分左右埋伏等官兵走過一半突出截殺使他首尾不能相顧大王親自在前邀擊必可大獲全勝金錢豹子大喜一一依計而行只等官兵中計正是

任令鬼谷機謀巧

難出羅山勝算中

要知澤南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葉芸來計陷安慶府

陸建瀛失機金陵城

却說羅澤南統兵行至一處地名錢家堡離衡山有二十里路便傳令按住人馬王鑫進道兵貴神速兼程而進可以出其不意今中途屯紮轉使那廝得以防備現在時剛下午正可直搗賊巢統領爲何按兵不動澤南道非也我料賊人必有探子已知官軍來勦前去南望峯山徑逼仄樹林叢雜定在那裏伏兵截擊我若前進中其計矣王鑫道然則用何法破之澤南道諸公

勿憂。我自有計較。卽令外委鄒國琛帶一百健卒。多帶火箭硫磺。俟至黃昏時候。悄悄爬至山頂。在樹林周圍放火。又派把總褚占春領一百健卒。多運木石等物。將山中左右徑路塞斷。使敵兵不能殺出。二人得令。依計行事去了。卽令軍士埋鍋造飯。飽餐畢。將人馬分爲三隊。王鑫領前鋒。鄒壽璋爲合後。澤南自將中軍。前後策應。只等黃昏時候。樹林火起。爲號。奮力進兵。此時熊老虎周四發。在南望峯左右埋伏。等候官兵。不見來到。到得二更天氣。忽聽得樹頭呼呼風響。抬頭仰望。霎時間。樹林四周一齊火起。紅光照耀。黑霧迷漫。那些賊兵都在林內藏身。被烟薰得口眼難張。熊周二賊慌令軍士向山前徑路抄出。剛至路口。只見許多木石塞住。不能前進。要想開路出去。又恐有官兵截殺。無奈仍向原路退回。此時一帶林木都已燒着。那些枯葉枯枝。正是引火之物。火逞風威。其勢甚烈。更兼山徑狹隘。祇容得一人一騎。賊

兵恐燒斷出路。各欲爭先逃命。自相踐踏。死傷不計其數。羅澤南等在高阜瞭望。見谷中紅光冲天。催動大軍進發。到了南望峯口。火勢尙未盡熄。更無半騎賊兵阻擋。不消片刻。出了山徑。與鄒國琛禱占春合兵一處。倍道前進。這金錢豹子鄧玉昆。和那賽鬼谷張明。領着賊衆。正指望邀擊官兵。忽見前面火光大起。情知伏兵有失。剛要遣人哨探。早見熊老虎等帶着殘兵。飛奔來到。喘吁吁訴說失事情由。賽鬼谷道。此計不成。諒來官兵已過南望峯。將次殺到。不若就在這裏迎敵一陣。且看勝負如何。再作道理。不多時。王鑫前鋒已到。一馬當先。高喝道。叛逆賊徒。快來納命。玉昆縱馬厲聲道。來將何人。識得金錢豹子否。王鑫道。我乃天兵大將。豈識汝無名草寇。玉昆大怒。舉起鑽鐵棍劈頭蓋下。王鑫起刀招架。震得虎口疼痛。原來金錢豹有千斤膂力。所用鐵棍。重百二十斤。王鑫刀法雖好。力量遠不能及。所以不敵。王鑫架過。

一棍見軍器十分鄭重。知非對手。恐有失閃。便回馬飛逃。玉昆逞強趕來。恰遇澤南壽璋都到。上前接應。兩軍混戰。至黎明。方始收兵。官軍離開三里。扎下營寨。王鑫訴說賊首勇猛。不可力敵。澤南道。用兵之道。智計爲先。待恃氣力。乃匹夫之勇耳。何足介意。諸君勿憂。我自有計破之。鄒壽璋道。我軍不滿千人。遠道而來。利在速戰。若曠日持久。主客之道。旣失。勞逸之勢。不同。恐生變故。主將設法破賊。總宜以速爲上。澤南道。君言甚是。容我思之。正議論間。忽報有賊討戰。壽璋願出迎敵。領令出營。兩下通名。那賊將却是周四發。戰了三個回合。被壽璋活擒過來。賊兵大敗。官軍掌得勝鼓回營。將四發解上帳來。四發跪地哀求。澤南計上心來。故意怒喝道。逆黨助惡。罪不容誅。令左右推出斬訖。刀斧手上前。綱縛澤南。却目視王鑫。王鑫會意。上帳稟道。此人並非賊首。想是受愚脅從。求統領赦其死罪。令彼効力贖罪。諒必盡心。澤南

道。既是將軍說情。姑且免死。賞給哨弁。在帳前聽用。四發得命。叩頭謝過。過了次日。澤南喚過褚占春。鄒國琛。及把總李名標。哨長馬玉彪。上帳授計。吩咐如此如此。四人領計下去。又喚王鑫。鄒壽璋。分別授計。二將亦領計去了。是日兩下都不開兵。到午飯的時候。澤南命取酒來。獨自在中軍帳痛飲。連舉十餘巨觥。微有醉意。忽呼口渴。就着周四發。取茶。四發將香茶奉上。澤南呷了一口。大怒道。我酒後口乾。要取溫茶解渴。你將沸湯來獻。致我舌尖喉際。均被泡傷。這樣不中用的東西。留你何用。喝令軍士。綑翻重打三十大棍。打畢。澤南一手執杯。一手指着罵道。你頭暫寄頸上。俟我今夜三更出兵時。宰汝頭。顛祭。便命王鑫帶去管押。王鑫將四發扶至外面。已打得皮開肉綻。鮮血直流。王鑫安慰道。素來主將性情和順。今日飲酒過度。故此暴怒。四發垂淚道。前蒙將軍大恩。救了性命。但恐晚間難免。王鑫道。酒後之言。未必

記憶。只要躲避開了不在眼前。便不妨的略講數語。王鑫自到中軍去了。留下四發在外面。並不派人監視。四發棒瘡疼痛。坐立不安。心裏想道。我在鄧大哥那裏。何等快活。今却無緣無故。受此苦楚。那廝尙在痛飲。晚間必定愈加沉醉。留在此間。畢竟性命難保。趁此無人管着。何不逃遁回去。便忍痛蹙至營外。且喜無人盤詰。一路逃到賊營。守兵認得。放進內營。玉昆見四發回來。喜問如何得釋。四發哭訴情由。將棒傷給衆人看了。衆賊盡皆忿怒。玉昆道。待我捉住那廝時。碎屍萬段。爲賢弟報仇。快往後營將息調治。不用悲傷了。四發謝了。自去養傷。賽鬼谷道。他說三。更用兵。必是今晚要來劫營。我們何不將計就計。只消如此這般。定然殺他片甲不留。玉昆連稱妙計。便令熊老虎。趙金剛。王鐵槍。三個賊目。領兵在營盤左右埋伏。只看號火舉起。殺出圍住。金錢豹親自率領賊兵。乘虛去劫官軍營盤。營中只留些少兵丁。瞭望

舉火。天黑以後，衆賊各自分頭幹事。到三更光景，瞭望賊兵隱隱見一隊官軍望本營直冲而來，離開數十步路，却都停住，將柴草堆積放起火來，擊鼓吶喊，聲震山谷。賊兵亦連忙舉火。熊老虎等見了號火，從兩面殺出，見官兵並未進營，早已回身奔逃。賊兵在後緊追，不上一里，猛聽得號砲響處，褚占春從左邊殺出，馬玉彪從右邊殺出，李名標亦回身接戰。三路夾攻，賊兵大敗。趙金剛等率領殘兵飛逃回營，到得營前，擡頭望去，吃一大驚，只見徧插官軍旗號一枝，人馬擺開爲首一將，正是鄒國琛，大喝道：「鼠賊往那裏走！快些下馬受縛！」王鐵槍等見營盤已失，後有追兵，嚇得魂不附體，也顧不得手下人馬拚命突出重圍。熊老虎早被壽璋一槍刺死。趙王二賊單騎逃生，到一蘆葦叢裏，一聲呼哨，轉出無數官兵，先將撓鉤套索絆倒捉住，却是羅澤南料定賊人敗走必從此處逃去，故差鄒國琛分兵埋伏，恰好等個正着。再

說金錢豹子帶着三百健兒。喇枚摘鈴繞道來。刦官軍大營。到得壕邊。見寨門大開。只有幾個巡更兵丁。四散奔逃。玉昆心中大喜。提着鐵棍。搶入中軍大帳。遙見帳中紅燭高燒。羅澤南正在凭几飲酒。玉昆大喝一聲。直殺進來。澤南驚覺。連忙向帳後飛奔。玉昆飛步追來。忽兩邊絆馬索齊起。脚步溜急。直跌下去。轉過王鑫並許多勇兵。上前捉住。那些賊兵見大王被擒。齊齊棄甲拋戈。口稱願降。王鑫令押過一邊。聽候發落。須臾衆將陸續回營報功。鄒國琛解上趙金剛。王鐵槍。澤南命同金錢豹一併打入囚籠。鄒壽璋得了賊營。將器械糧草裝載回來。繳令周四發死於亂軍之中。只走了賽鬼谷張明。不知去向。命地方官懸賞緝拿。措置方畢。天已大明。就派王鑫領兵到衡山。將賊匪巢穴燒燬。近處百姓聞賊黨悉平。都送羊酒犒勞。澤南安慰一番。即令拔寨回兵。曾公早已得着捷報。澤南進見。稟陳勦辦情由。公慰勞畢。即將

賊首押解到省。張大人立請王命就地正法。此時湖南省一律肅清。惟下游軍事糜爛不堪。安慶金陵相繼失陷。且待在下慢慢寫來。洪軍既得武昌。以漢陽近在咫尺。派石達開帶兵進取。漢陽離武昌只有三十餘里。早知省城失守之信。居民文武遷徙一空。石達開兵到。如入無人之境。得了城池。正要遣人報捷。忽有城外鄉民陳大金。綽號鐵公雞。領着手下。願來投降。便命隨報捷人同往武昌。秀清見大金武藝了得。就封爲指揮之職。息兵三日。率領大隊賊兵沿江東下。議取安慶。葉芸來進言道。安慶城垣雖小。然臨水倚山。險固可守。若用正兵攻取。勢必又須時日。小弟有一計較。如此這般。可以不勞兵刃。秀清大喜。就將大隊人馬屯紮漢口。撥三萬悍賊。令芸來依計而行。是時安徽撫憲吳大人已經接到探報。逆料賊人必來窺伺安慶。便命標下參將施効忠。認真操練人馬。預備守城器具。又恐有奸人混進城中。令各門

守把軍將細心盤詰。但此時賊蹤尙遠。居民照常貿易。一日忽有一隊販書客。商約有百人。帶着數十箱書籍。逕進北門。守兵詰問來蹤。據說要到湖北趕考。因長毛阻路不能前進。故到此地暫住。兼可消售貨物。守兵檢驗了幾箱。都是些時行書籍。便信以爲真。放進城內。就在北大街常平倉前。賃屋開張書肆。豈知這一班人就是葉芸來所派的。內應四個頭目。名喚陳坤書。汪大發。汪有爲。范金洲。帶了一百名精兵。薙髮改裝。將刀槍火藥藏在箱底夾層。故此搜檢不出。又因安慶是熱鬧省垣。本係交通之地。富商大賈往來不絕。居民毫不礙眼。那些賊人每日輪班各處遊玩。探看路途。又遇見了一位英雄。這位英雄姓程名學啓。安徽桐城人。性至孝。奉母居於省城。坤書與他相遇。便邀學啓同至鋪中。衆人見學啓英雄有心結納。自此每日往來。極其親密。衆人並不露出機關。所以學啓只當真是販書客人。一日撫署接得軍

報賊兵已殺到集賢關。離省城不多路了。吳大人得信。卽命緊閉各門。令施効忠督兵守禦。百姓聞知此信。均各收拾細軟東西。想往城外逃生。但見呼兄喚弟。帶女拖男者。不計其數。城中登時大亂。不料到得城門。看見各門緊閉。無路可出。難民號哭之聲。驚天震地。早驚動一位大善士。這善士乃直隸南皮縣人。姓張。名孝慈。性情恬淡。博雅工詩。因吳大人性耽吟詠。公餘之暇。時常和孝慈詩筒往復。此唱彼和。素稱莫逆。善士適從上海回來。路經安慶。留在署中盤桓。此時軍務緊急。吳大人恐累及良友。便欲相送出城。孝慈道。吉。死。之。事。朋。友。共。之。聞。難。而。去。本。非。君。子。所。爲。但。老。母。在。家。恐。負。倚。闥。之。望。只。得。暫。時。相。別。但。願。天。相。吉。人。得。以。轉。危。爲。安。耳。二。人。執。手。灑。淚。而。別。孝。慈。坐。橋。行。至。城。關。見。無。數。難。民。望。着。城。門。啼。哭。哀。慘。之。聲。不。堪。入。耳。不。覺。激。動。惻。隱。之。心。想。道。此。等。皆。是。無。辜。良。民。萬。一。城。池。失。陷。定。然。玉。石。不。分。此。刻。賊。

雖尚遠。我何不懇求中丞網開一面。將他們拔出火坑也完我一番心願。便命轉回撫署。轎夫道。反子將次殺到。若耽閣時候。只怕不及出去。孝慈道。我忘了一件要事。必須回去一行。轎夫只得仍舊擡到署中。吳大人見孝慈回來。驚問何故。孝慈細訴日擊難民情形。求請將城門開放片時。大人道。只恐有奸細混入。奈何。孝慈道。只要派軍校監視。只准出去。不許進來。斷不妨事。的大人尚在沉吟。禁不得孝慈哀求。大人慨然道。吾兄尚且如此。我爲民父母。豈忍坐視不救。卽令開放東南二門。每門派一百親兵監守。弓上絃。刀出鞘。如有混進城者。不論何等樣人。立時拿捉。倘或拒捕。格殺勿論。軍令一下。登時城門大開。百姓得了生路。猶如鳥出樊籠。只恨爹娘少生兩腿。孝慈等難民走盡。隨着出城。計生全者約七八萬人。後來張善士的長子。大魁天下。次子探花及第。皆官至極品。豈非陰德之報。此刻城門復閉。吳大人親自登

城巡閱。遠遠望見烽火連天。喊聲漸近。葉芸來率領悍兵。離城三里安營。只等晚間內應外合。一舉成功。那施効忠見賊兵已逼。檢點守禦器具。見槍子不敷應用。親到軍械所添取。但見一路上靜悄悄。更無人影。家家閉戶。十室九空。經過北大街。忽那書舖照常開着店門。幾個夥計在內。嘻笑。嘩。毫無驚慌之狀。心中太疑。回來稟明大人。大人吃驚道。這個必是奸黨。豈有安分良民。今日尙敢開門之理。便命効忠領兵去捉。不得放走一個。効忠得令。到書店中將賊人一併拿住。點數共二十二。箱中搜出刀槍二十一。件。火藥數包。一齊解至城上。吳大人審問道。你等共有幾人。到此。衆人道。原有五十多個夥友。從湖北販書來售。只因兵信緊急。他們都別處逃生了。我等捨不得丟棄資本。故在此看守。大人道。既是販賣書籍。帶這許多軍火。何用。衆人道。因寇盜充斥。道路難行。藉作防身之計。大人道。在本院面前。休得狡展。

喝令左右搜看身畔。有無夾帶。搜畢。稟稱只有一人。並無夾帶。這二十一人。身邊。都搜出紅綢頭巾一條。還有小旗一方。原來帶小旗的。就是范金洲。毫無夾帶者。却是程學啓。緣程母年邁。不願遠出。所以仍住城中。惟左右隣。居均已遷徙。學啓慮老母寂寞。搬至書店間壁居住。這日在店閒談。恰被一同拿獲。大人冷笑道。此刻還有何說。衆人俯首無詞。學啓大聲呼冤。便將始末緣由。細細陳說。並道。小人在本城居住多年。且有七旬老母在家。豈敢失身爲匪。求大人詳察。大人尙未深信。幸旗牌中軍當中。有好幾個認得學啓。都跪下稟道。此人確係本城百姓。向來安分。末將等情願擔保。大人點首道。既是如此。可將程學啓釋放。那二十一名奸細。速速斬訖報來。須臾獻上首級。號令城頭。大人又慮尙有別項奸徒。派四個中軍。帶了兵丁四處查拿。爭奈陳坤書汪大發汪有爲三人。各帶二十名兵。在東南西三門民間空房藏躲。

一時那裏查得着。范金洲派在北門放火。却因粗心大意。露出破綻。傷了性命。到了黃昏時分。葉芸來傳令。鼓噪呐喊。直前攻城。施効忠慌忙督兵抵禦。賊兵却不近城。只在濠邊鳴金擊鼓。官兵不解其意。驚疑不定。忽見西角上黑煙滾滾。直上雲霄。一霎時間。紅光直冒。大人急忙傳令。此是民間失火。軍心休得慌亂。接連東門南門兩處。火發紫霧迷天。軍將知有內應。都無心守城。四散奔潰。城下賊兵佈滿雲梯。向城上擁來。吳大人見大勢已去。拔出寶劍自刎不殊。施効忠擁至西門。欲背負大人跳下城去。大人道。我受任封疆。城亡與亡。決不死於城外。汝如愛我。勿令辱於賊手。効忠正欲有言。聽喊聲逼近。大人急忙奮力向城堞石上撞去。頭破而絕。効忠負了屍身。躍下城根。擇一僻靜所在。掘土埋葬。四周做了記認。以便將來改葬。自己落荒逃去。後來在勝欽差麾下。建立戰功。此時滿城皆火。陳汪等斬開北門。接應大隊入

城。藩臬府縣。或死或逃。秀清知江督陸建瀛。有個寵妾的兄弟。名張彥良。現在安慶當差。偷能捉住。即可挾制建瀛。以南京相讓。故竭力將彥良搜來。軟禁不提。陳坤書又去糾合學啓入夥。學啓不十分願。奈恐老母受驚。被害只得免強。依從。就投在葉芸來部下。芸來見其武藝超羣。十分愛惜信任。後來程母得病歸天。曾九帥圍攻安慶。學啓投降清軍。此是後話。當下葉芸來吩咐救燼餘火。派汪大發。汪有爲。赴大營報捷。洪楊大喜。就陞葉芸來爲天將。督守安慶。將大隊分爲水陸二路。順流而東。直向金陵進發。一路裹脅難民。號稱百萬。陸則旌旗蔽野。水則帆影迷江。沿江郡縣。如九江。桐城。舒城。皆如破竹。秀清以九江爲重地。命林啓容領兵鎮守。東西梁山。古稱天險。亦已不勞而得。一路勢如破竹。直逼大勝關。扣關下寨。兩江督憲陸建瀛。自從得了軍報。早將家眷資財。寄存松江鄉下一個親戚家中。然後着標下守備。只望

向榮來救。再說洪軍殺到大勝關。秀全道。吾有一計。可以助攻金陵也。便附耳向石達開說稱如此。如此。達開會意。立下一令。盡把僧人驅逐如三天之內。不逃出境外者。當治以死罪。於是僧人紛紛逃走。達開就以本軍一千人。亦扮作僧人逃走。是時僧人無處可逃。皆望金陵而來。清軍原重佛教。那陸建瀛又最好佛的。聽得僧人逃來源源不絕。陸建瀛深恐僧人被害。即令一概接進。因此石達開所扮的軍士。已全數藏在城裏。次日天未大明。忽報石達開全軍到了。陸建瀛急令閉門守禦。一時警報四到。東路林彩新攻來。南路石達開攻來。陸建瀛手足無措。急差人到向榮處求救。城裏人心惶亂。那石軍所扮的和尚。又在城裏呼天叫地。搖動人心。忽然烘的響的一聲。西城崩陷數十丈。却是預挖地道埋藥發炸起來。守城清兵一齊逃竄。都望第二重城奔來。林彩新石達開兩路一併奮力齊攻。已攻進第一重城。那金陵城

池堅固第一第二重城相去十餘里。石達開下令奮力追趕。休叫清兵得完守備。第一重城裏沿途各鋪戶。皆香花供迎大軍。那時署將軍都興阿。見人心已失。陸建瀛又不濟事。只得率旗兵登城守禦。誰想林石兩軍已直趨內城。把城池圍得水泄不通。陸建瀛只在衙裏念佛。日望佛榮救兵不至。誰想向榮恐帶兵進城。其勢愈孤。且使洪軍毫無內顧。故先把此意復知陸建瀛。隨令兵望洪軍大營攻去。不料幾番衝突。都被李世賢阻當。不能得進。向榮無法。乃仰天嘆道。彼智在吾先也。只差人報知陸建瀛。是時金陵城裏家家驚惶。閉門不出。已有十餘日。那日挨到夜分。只見一班和尚披髮。裝執度牒。在南門城裏作驚惶逃竄之狀。都統富明阿用好言勸慰。不提防石達開攻城最急之時。城內和尚忽然拔出短槍。出其不意殺散守城兵士。放開城門。引石軍進來。富明阿大驚。領敗殘兵士策馬而逃。石達開急令躡後追之。若

被他再進。第三重城則更費時日矣。軍士一聲得令奮勇來追。富明阿奔近。第二重城時閉門不及。竟被石軍乘勢猛撲進去。陸建瀛急棄城而遁。衆官吏逃走一空。洪軍遂進了京陵。正是。

今朝先定偏安局。異日再圖一統基。

欲知洪軍進城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洪秀全南京建天國 向欽差困敵結大營

話說石達開乘清都統富明阿退時。隨後攻進金陵城。城裏關閉不及。洪軍已大隊擁進。都統富明阿倉皇奔到督衙。只見陸建瀛還跪在大堂對佛像焚香念佛。富明阿大怒道。作城裏奸細的。乃和尚也。大人還欲助於佛耶。陸建瀛聽罷吃了一驚。急問道。軍情現在怎地。富明阿道。金陵已爲敵有矣。罪在執政。或降或死。惟公自擇。說罷欲走。陸建瀛卽牽衣問道。今尙可逃乎。

子必救我。正說話間，忽聞軍聲漸近。陸建瀛心慌，卽帶了愛妾張氏，隨富明阿逃。出衙門，正遇張彥良逃回，乃與同走。只見無數居民紛紛逃走，有認得陸建瀛的，就指着罵道：「斷送兩江土地者卽此人也。」富明阿道：「公聞之否？」陸建瀛滿面羞慚，隨答道：「某亦知死難者人臣之分也。子能責吾，何不自責？乃相逼何甚耶？」富明阿道：「軍權在誰？卽誰爲罪首？今江南已失，大勢已去盡矣。說罷，慟哭不已。」陸建瀛不能答，只雜在亂軍中，望北門而逃。不多時，陸建瀛奔入向營，向榮掩面大哭，道：「誠不意在此處與相公相見也。」陸建瀛聽了，仍委於軍士，守城不力，向榮道：「三軍之令，繫於元帥，向某雖遭屢敗，實不敢委罪於軍士也。」獨惜金陵城池堅固，守不及兩旬，遂至於此。吾輩復有何面目見人哉？」陸建瀛自知不能委卸，惟有俯首而哭。少時，將軍都興阿都統富明阿提督余萬清、藩司李本仁先後奔至，各訴兵敗之事。向榮道：「目下料不能

恢復城池不如暫退丹陽駐屯。一面飛奏朝廷。請飭湖南河南一齊進戰。使彼首尾不能相顧。則河東或可恢復耳。但金陵城池堅固。實爲十八省之冠。竟使洪軍唾手而得。某罪大矣。就立刻奏報清廷。傳令退入丹陽而去。且說洪軍自進了金陵城後。計獲洋槍二萬餘桿。白銀六十萬。糧食無數。降投軍士三萬有餘。威聲大震。附近州縣皆來悅服。時天國太平三年。卽清咸豐三年。洪天王卽傳檄四處。告以光復大義。並安民心。一面加封官爵。令東王楊秀清。翼王石達開。假節鉞。得專征伐。又徵集賢良。凡不爲滿清所用。有一才一藝者。皆聘爲從事。以鑒於蕭王妃下。鎮江之事。知才女不可輕棄。遂設立女官。以洪宣。姣。蕭三娘爲指揮。使更定制。度因江南連年苦於征役。傳旨發帑賑濟人民。並減免兩年糧稅。國內大悅。各事甫定。忽接武昌駐守守官奏報。知地官丞相胡以晃病故。天王哭道。胡丞相與朕奔馳於患難之中。今中

道先。殂豈不哀哉。卽傳旨賜恤甚厚。遷李世成爲地官丞相。陳玉成李世賢皆爲副丞相。餘外升秩有差。於是修故明宮殿爲王宮。首謁明太祖寢陵而祭之。曰。不肖子孫洪秀全。率領皇漢天國百官。謹祭於吾皇之靈。曰。昔以漢族不幸。皇綱覆墜。亂臣賊子。皆引虎迎狼。以危中國。遂使大地陸沉。中原板蕩。廟堂之地。行省之間。非復吾有。異族因得以盤距。靈秀之胄。雜以猩羶。種族淪亡。二百年矣。秀全自維涼薄。不及早除異類。慰我先靈。今藉吾皇在天之靈。默爲呵護。羣臣用命。百姓歸心。東南各省。次第收復。謹依吾皇遺烈。定鼎金陵。秀全不肖。何敢居功。以體吾皇之心。與天下附託之重。東南旣定。指日北征。驅除異族。還我神州。上慰吾皇在天之靈。下解百姓倒懸之急。秀全等不敢不勉也。敢告祭罷。再布中外。宣明復國之故。時外人有旅居上海者。見洪秀全政治。井井甚爲嘆服。有美國人到南京謁見洪秀全。亦見其政治。

與西國暗合。乃嘆道：此自有中國以來第一人也。遂請秀全遣使入美國。共通和好。秀全道：此事甚合朕意。如貴國官民到此，吾當優禮相待。惟吾國旅居貴國者，務請貴國一視同仁可也。美人聽得此，請爲之大驚。急唯唯應命。秀全便遣其弟洪仁玕爲出使美國大臣。把國書呈遞美總統。那國書內云：大漢天國天王洪秀全敬問大美國民主安好。敵國亡於滿人二百年矣。今我國民奮興謀復宗社，幸得人民響應。東南各省次第戡定，建立太平天國。特派朕弟仁玕出使貴國。此後貴國與敵國永敦和好，共保僑民，互相興商。造世界和平之福。朕有厚望焉。下書天國太平三年，並蓋御印。美民主見了洪秀全的舉動，深合文明政體，不勝驚喜。亦遣使來報聘。自此兩國共通和好。月後宮殿落成，行升御禮。天王勤求政治，每天辰午兩次。君臣共議大事。議事時，諸臣皆有坐位，掃去一人獨尊的習氣。其有請見論事者，一體官

民皆免拜跪。內中左殿名求賢殿。右殿名勤政殿。右殿有聯題云：虎賁三千，直掃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堯舜之天。左殿有聯云：撥妖霧而見青天，重整大明新氣象；掃蠻氛以光祖國，挽回漢室舊江山。規模既定，卽商議各路進兵。卽日大集羣臣會議，忽見探子飛報進府道：啓上王爺不好了。向妖頭帶領大兵，連破了金柱、大勝、二關，已將近雨花崗了。請令定奪。秀清便商議迎敵，立派林鳳祥、率領陳轉、孫寅三，赴雨花臺石壘助守。原來向公在岳州拔寨進兵，丹陽駐了幾日，或勸先復武漢，向公道非也。賊旣踞守，一時斷難速拔。我今在此圍攻，相持不下，又蹈岳州覆轍。洪逆順流而下，東南數省無完土矣。不若直搗金陵，攻其所必救，使城中之賊不暇窺擾別處，則楚皖雖難兼顧。蘇浙有所屏蔽，或可保全。許乃釗道：公言是也。卽傳令進發。到得東西梁山，天國已憑險築壘。那守壘的兵，萬不料官軍若是之速，一時措手不

及棄壘而奔。大軍直逼雨花臺下。離壘三里下寨。向公帶了張國樑、張玉良二將乘馬出營探看地勢。見那花雨崗有二十里遼闊。賊壘約有十餘座。星羅棋布。堅固非常。隱隱到石頭城上。旗旛招展。甲仗鮮明。向公用鞭梢遙指道：金陵乃自古建都之所。你看城垣之高。池濠之深。較之他處。省城何啻倍蓰。且城外許多要隘。如金柱、大勝、燕子磯、印子山等。皆形勝可守。何以賊兵來犯。就失陷了。殊堪歎詫。今賊人各處增築高壘。我兵來攻。轉覺棘手。了國樑道：陸制軍真無用之材。守着如堅此城。竟耐不到半年三月。向公道：話雖如此。然此等大事。似有天意主持。不過我輩臣子。不可以此推諉。總須竭忠報國耳。一帥兩將。談談講講。又到高處望了一週。並轡回營。向公下馬陞帳。便令再退三里安營。玉良道：兵貴作氣。今不戰而退。深恐土氣沮喪。不知元帥何意。向公笑道：兵法豈不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方纔觀察賊壘。既

密且堅。未必猝能攻拔。既不能速克賊壘。總須開數場大仗。凡野戰之道。必須地段遼闊。得了遠勢。方可相機出奇。今我兵倍道而來。我勞彼逸。賊人裹脅各路精壯。我寡彼衆。苟非運奇用計。豈能相敵乎。我所以退後三里者。爲取遠勢故也。玉良及諸將無不拜服。許乃釗道。大軍一動。恐賊乘勢追躡。必須埋伏停當。然後拔營向公道。我料賊人未必來追。然亦不可不防。便命郝彪陳邦瑞。選五千精兵斷後。以防追兵。大軍緩緩而退。林鳳祥等見官軍不來攻壘。忽捲旗退兵。不解其故。陳轉孫寅三欲要追襲鳳祥道。向妖頭詭計極多。無故而退。必有奸謀。若去追之。正中其計。孫寅三道。妖兵遠來疲乏。正可痛殺一陣。使彼知我利害。不敢正眼相覷。天侯緣何這等怯敵。鳳祥道。非我怯敵。只因臨行時。受東王訓戒。謂若遇向妖。不可輕敵。今若半途計。雖悔嫌遲了。陳孫堅執要去鳳祥道。既爾等堅執要去。可分兵爲前後二隊。設

遇埋伏。亦可互相援應。二人答應。各帶一萬精兵。孫寅三在前。陳轉在後。搖旗吶喊。飛速追來。郝彪陳邦瑞見追兵將近。忙把隊伍排開。整備廝殺。寅三當先厲聲道。妖兵往那裏走。俺孫寅三來也。郝彪縱馬向前道。逆賊休得逞強。認得郝總兵麼。寅三挺槍驟馬。直取郝彪。郝彪舞動雙鞭。架住兩邊陣上。鼓聲如雷。但見鞭起處。如雙龍捲水。一道金光。槍起處。似萬點梅花。臨風飛舞。二人抖擻精神。愈戰愈奮。鬥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後面喊聲大震。陳轉後隊已到。見二人相持不下。一馬衝到垓心。前來助戰。陳邦瑞連忙接住。四將分作兩對兒廝殺。八對馬蹄亂轉。四般兵器交加。直殺得塵沙滾滾。日色無光。忽聽得官軍陣上一片鑼聲。却是號令收隊。郝陳二將趁空跳出圈子。撥馬望本陣而回。二將不捨。隨着緊緊逼上。官軍且戰且走。行得不多路程。忽然一聲號砲。應占魁從左邊殺來。張玉良從右邊殺來。太平軍戰了半天。

已然有些困乏。怎禁得兩枝生力軍橫衝直撞而來。郝彪陳邦瑞亦回兵截殺。二將只得拚命抵敵。左衝右突。要尋出路。那張玉良一匹馬一枝槍十分利害。休想殺得出去。回顧手下。剩得數百殘兵。寅三腿際中槍。陳轉肩頭中箭。正在性命呼吸的時候。忽斜刺裏一彪兵殺到。爲首一員大將大呼奮勇。殺入重圍。陳孫定睛一看。却是林鳳祥。心中大喜。跟着鳳祥馬尾。突出重圍。玉良見天色昏黑。自己營盤尙未安定。不去追趕。收隊掌得勝鼓而回。原來向公見不能殺退追兵。便令張應二將從兩翼包抄。一面鳴金誘敵。果然敵人中計。這一場大戰。斬馘八千級。奪獲器械無算。錄功已畢。卽相度地勢。濱江安下大營。那陳孫二將。虧得林鳳祥救應。逃竄而回。羞慚滿面。鳳祥責備道。我原教你休追。你等不聽良言。致敗得如此狼狽。折我天兵銳氣。本應斬首示衆。姑念有勞在先。暫且寬恕。下次如再不遵號令。定按軍法。二人唯唯。

謝罪而退。鳳祥將敗兵精由。作了申文。稟報東王府中。秀清奏明天王。纒派陳玉成。陳大金帶兵到雨花崗。鳳祥接入。是晚設筵款待。席間問起打仗情形。鳳祥等細細陳說。玉成道。久聞向妖用兵如神。手下將官如張嘉祥。張玉良。輩皆屬未可輕視。我來時。東王再三誥諭。囑各壘小心謹守。不得妄動。退縮。倘有失事。立斬不赦云云。尙幸官兵不滿五萬。力量不足。現在鎮江蕪湖等處。均爲我有。待到各處打動。向營必分兵去救。那時兵分力薄。然後可圖。此時總以堅守爲上。陳大金道。堅守不出。是示人以弱。況我卽不出。難保彼兵不來攻壘。我自與妖兵相遇。大小十餘戰。從未逢着敵手。難道向妖手下將官如此利害。我有些不服。總要和他見個高下。玉成道。我的主意。並非到底堅守不出。不過我總不去撩他。他若來時。豈肯甘心相讓。自然與他打仗。你係先鋒之職。理應當先破敵。何消說得。只要小心在意就是了。鳳祥道。這

張嘉祥未變妖的時節。那博白縣關帝廟前。有一對石獅子。約重三百餘觔。沒有人能舉起。張嘉祥雙手擎起。走了一週。安放原處。面不更色。觀者如堵。無不咋舌。東王聞知其勇。意欲重用。不知被何人所讒。忽然中止。故此在南宵鎮變了妖兵。改名國樑。後來與我兵接戰。不知被他傷了多少人馬。西王馮雲山亦爲他所擒。真是一個勁敵。鐵公雞道。咱偏要尋他交手。待拿住這禽娘賊。碎屍萬段。以爲變妖者戒。衆人談論一回。各自歸寢。次日清晨。忽報官兵來下戰書。衆人喚入看了。就在書尾批允。下書人回營繳令。向公傳令各營。五更造飯。黎明出隊。衆官兵磨拳擦掌。都想殺賊立功。到了這日。東方未白。飽餐已畢。排齊隊伍。掌號出營。向公欲親自督陣。吩咐備馬。向公騎的那匹馬。本是千里龍駒。只因喂料之時。誤吞水蛭。故此腹中漲痛。馬夫不知其病。牽來上好鞍轡。向公踏上葵花蹬。剛要跨上馬背。忽那龍駒驚躍起。

來。正。是。

人。生。禍。福。由。天。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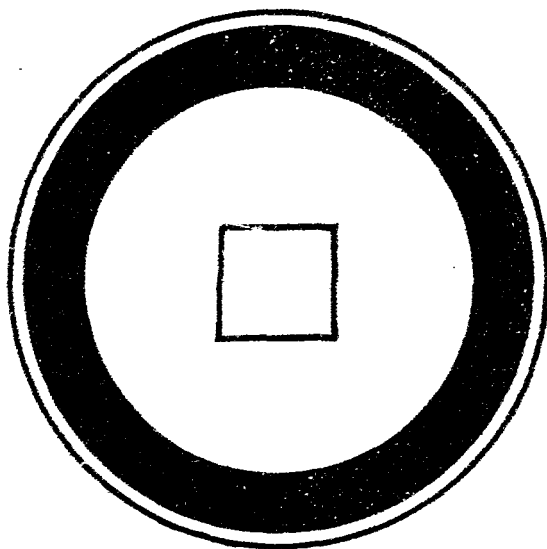
鵲。噪。鴉。鳴。是。偶。然。

要。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洪楊演義卷一



洪楊演義



上海
中華書局印行



3 0528 0243 0

洪楊演義卷二

第七回

張國樑巧刺鐵公雞

楊秀清兵困吉巡撫

却說向公正要飛身上馬。那馬忽然驚躍起來。若非向公騎法嫺熟。幾乎掀下地來。馬夫連忙上前攏住。認是肚帶太寬。就將肚帶收了一把。那馬腹被帶扣緊。愈加疼痛。苦於不會言語。惟有兩耳聳起。跳躍啼嘶。向公道。此馬騎坐多年。素來性極馴良。如何今日忽而崛強起來。江百勝道。莫非今日之戰。於主帥有所不利。莫若大人且慢出陣。待末將們效力就是了。向公道。吉凶禍福。豈畜類所能知。我受國厚恩。雖然馬革裹屍。亦屬分所應得。若不親自出陣。恐怕兵丁不力。吩咐火速換馬。張國樑見向公執意要去。連忙將自己坐下一匹青馬牽到向公面前。道請元帥將就騎坐。向公道。將軍出戰需用。

洪楊演義 第七回

857.48
379
12



212337
#07854

良馬。我不過在前督陣。就是中駟。也不妨事的。正推讓間。忽報賊兵已經出隊。請令定奪。此時馬夫換來一匹白馬。國樑早已攏來。乘上向公只得騎了國樑的青馬。三聲砲響。都到陣前。只見對面太平軍已經擺成陣勢。先鋒鐵公雞陳大金立馬。核心生得面如金紙。一部黃鬚。頭上紅緞紮巾。左右飄揚。身穿黃緞單衫。繡着許多花朵。脚登薄底快靴。手執一柄純鋼厚背大砍刀。腰懸龍泉寶劍。劍鞘上掛着湖綠廻鬚。坐下慣戰黃膘快馬。煞氣騰騰。對了官軍陣上望去。但見向大人立馬中央。諸將雁翅排開。左邊爲首一將。紅頂花翎。手執梅花古定鎗。却是張玉良。右邊爲首一將。身穿泥金素緞箭衣。上罩烏龍對胸馬掛。手執丈八點鋼矛。腰間左懸一張寶雕弓。右插幾枝狼牙箭。坐下一騎銀鬚白馬。此時已陞了副將。一樣的紅頂花翎。大金揚鞭厲聲道。妖兵聽者。老子鐵公雞在此。可選有本領的出來會俺。喝聲未絕。官軍陣

上惱了一將。縱馬而出。却是左翼下都司錢選青。大金道來的妖頭。通下名來。選青道。本將軍乃向欽差部下都司錢選青便是。大金冷笑道。你乃無名下將。非俺老子對手。偷若斷送了。你。倒說俺欺侮小輩。快些去換那甚麼。張國樑來會咱。待咱砍他幾段。頑頑。錢選青大怒道。逆種死在臨頭。尙敢口張大言。把馬一拍。一對短刀直捲過來。大金舞動大砍刀架住。使開了刀法。但見一片銀光盤旋飛舞。連人和馬都分不清楚。眩得選青眼花撩亂。未及五六回合。選青氣力不加。抵敵不住。撥馬向本陣跑回。大軍在後趕來。江百勝飛馬上前接應。又戰了十餘合。依舊敗回。太平軍大振。鼓响如雷。鐵公雞大喝道。來的都是些無名小卒。妖兵陣上都是不中用的東西。就是那個什麼張國樑。想必也是膿包。所以不敢出來。此時相離較近。國樑聽得清楚。怒不可止。把銀鬃白馬加上兩鞭。飛到垓心。喝道。逆賊休要逞強。俺來斬你狗頭。

大金見官軍陣上出來一將。覺得比衆不同。威風凜凜。氣宇軒昂。問道。來的莫非張國樑麼。國樑道。然也。既知本將軍的大名。何不下馬受縛。你莫非是甚麼鐵公雞麼。大金道。然也。咱聞得你有些手段。但今日撞在老子手裏。只怕你難逃狗命。國樑罵道。任你鐵公雞。銅公雞。俺張將軍總要拔你的毛。剝你的皮。蛇矛一起。分心就刺。大金舉大砍刀。急架忙迎。二馬相交。刀矛來往。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刀來矛架。生光焰。矛去刀迎。迸火星。直殺到七十餘合。二人精神倍長。兩邊陣上。俱各喝采不迭。向公捲起袍袖。親自援袍擊鼓。以助軍威。國樑殺得性起。恨不得一槍把賊將刺下馬來。無如大金刀法純熟。毫無罅漏。國樑心想。這賊將武藝甚高。與之力戰。未必能勝。不如用回馬槍挑他。便虛刺一槍。撥回馬頭。拖槍落荒而走。陳大金見國樑敗逃。那裏肯捨。拍馬緊追。國樑留心覷着後面。見賊將離開馬尾。尙有數十步路。便將

韁繩略按。一按原來。這回馬槍法最不易用。必須兩馬相離。不滿二十步。方能命中。若太遠了。傢伙欠長。太近了。又恐來不及。必在恰好的地步。始克成功。國樑把馬一按。原想略遲一步。可待賊將追近。豈知那匹銀鬃馬。未曾經過戰陣。又因走了七八十個回合。足力已乏。忽被國樑用力一按。竟然失了前蹄。若不是用回馬槍的時候。只消用槍注地。便可支持。但此時國樑的精神。目力。都照在追將身上。猛覺身體向前一闖。翻下馬來。那枝丈八點鋼矛。攆去。有一箭多路。大金已經趕到。跳下馬來。雙手按住國樑。國樑此時閉目待死。大金要想生擒。却不加害。用右手把國樑夾住。仍復湧身上馬。望本陣跑回心裏。無限歡喜。想道。他們稱贊張國樑如何。勇力如何。武藝今日竟被我活擒在此。從此俺鐵公雞的大名。那個還敢不服。越想越樂。在馬背上哈哈大笑。此刻國樑頭朝馬尾。足對馬頭。被大金緊緊夾住身子。不能轉動。只

剩左手在外。要想自戕。手中又無寸鐵。嘆道：「不料我張國樑。裹在此賊之手。只是辜負了向帥一番提拔之恩。未曾報效得萬一不覺。洒下幾點英雄淚。來。猛然間一陣狂風。有一件東西。從國樑面上拂過。有幾根絲線。糝入鼻孔。中覺得奇癢。難禁打了幾個噴嚏。睜眼仔細看時。却是一湖綠線。鬚原來就是鐵公雞。腰間所懸的龍泉寶劍。劍鞘上的鬚頭。國樑一見。計上心來。將左手輕輕把住劍柄。正在馬蹄得得塵沙撲面的時候。遠遠戰場上金鼓吶喊之聲。喧譁盈耳。況鐵公雞十分快活。一心只想如何去報功。如何誇耀同輩。如何陞官進爵。忘情之下。萬不料有此一變。忽被國樑奮力將寶劍拔出。趁着風勢。直刺後心。任你陳大金。銅筋鐵骨。那裏禁得一劍從後背直透前胸。大叫一聲。鮮血直冒。右手早已放鬆。國樑躍下平地。那鐵公雞的屍首。尚未落馬。首級已被國樑割在手中。就騎上黃驃馬。持劍急回本陣。見兩面尙未

收兵張玉良和孫寅三二人。正殺得難解難分。國標舉起大金首級。縱馬大
喝。道。賊將賊兵聽者。鐵公雞陳大金的首級。已被我取在手裏。爾等若不速
速投誠。一齊以此爲例。寅三正在酣戰。聽得喝聲。抬頭望見大金首級。心中
一驚。忽玉良一槍。對准咽喉刺來。招架不及。慌忙將頭一低。早把紅緞紮巾
挑斷落地。連長髮都帶去了許多。頭皮出血。急踢開葵花蹬。大敗而逃。兵丁
驚亂。自相踐踏。向公催督全軍。乘勢追擊。殺得死橫遍野。血流成渠。林陳二
將。緊閉壘門。不敢復出。官軍大獲全勝。收隊回營。向公陞帳犒勞了軍士。國
標獻上鐵公雞首級。吩咐號令轅門。問起殺敵情由。國標從頭至尾。述說一
遍。衆將聽了。莫不先驚後喜。向公道。今日之戰。却是僥倖成功。不可爲訓。當
初若不換馬。不至有此險事。倘或不測。豈非是我所害。將軍辛苦極矣。快去
後營養息。國標道。小將受大帥知遇之恩。粉身莫報。方纔被捉。滿拚從此長。

辭不料竟能死裏逃生轉敗爲勝這都是大帥的福蔭小將何功之有衆將皆佩服國樑有功不伐向公道今日之勝足使賊人喪膽但我兵利在速戰倫彼堅守不出勞師糜餉如何是好許乃劍道現今賊氛方盛南之鎮江北之蕪湖皆爲所踞我軍不敷合圍設或賊人四出竄擾又不能不分兵去救實有鞭長莫及之勢總須奏明朝廷再請一枝游擊之兵庶或有濟向公稱善卽連夜修好本章請旨再簡大員督兵兜勦剛發使就道忽報江蘇巡撫吉大人派佐領達壽齎急公文到此向公命領入來人達壽進中軍帳見了元帥伏地痛哭不已向公拆閱來文內開進兵圍勦鎮江不料僞忠王大隊來援衆寡不敵退保金山現在軍兵祇存一千餘名賊兵圍攻甚急請速發兵解救等語達壽又面訴危急情形哭求迅卽派兵向公道將軍請起本帥奉命討逆救焚拯溺是分內之事待商議停妥卽刻起程了達壽拜謝

退出。向公卽集衆議定。令張玉良應占魁。領兵五千。渡江赴援。却說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帶兵攻打鎮江。與太平守將吳如孝鐵玉剛等連次開仗。不能進得寸步。這日吉公督兵攻城。相持一晝夜。仍然不能攻破。倒損傷好些兵丁。只得收兵回營。悶悶不悅。褚參謀正鏞說道。目今賊焰方張。我軍兵不滿萬。頓於堅城之下。若金陵踞賊大股來援。那時腹背受敵。欲退不能。不如乘此軍威未挫之際。全師而歸。賊人決不敢四出蹂躪。且俟招足兵力。徐圖後舉。吉公慨然道。我銜命討賊。恨不滅此朝食。雖使戰死沙場。亦屬臣子分內之事。斷不敢臨難畏縮。以負國恩。正鏞再三勸說。吉公執意不聽。惟日夜催督兵馬。奮力攻打。吳如孝百計守禦。究竟防禦得法。不能攻破。如孝又遣人赴金陵告急。文書到東王府中。東王正因接得林鳳祥申報。知鐵公雞陳大金陣亡。折兵無數。正在躊躇無計。接連又得鎮江圍困之信。不覺有些驚惶。

急集衆人商議軍機。依次坐定。秀清問計於李秀成。秀成道：向妖雖則屢勝。愚料林鳳祥、陳玉成、都係智勇之士。雨花臺營壘堅厚。有險可憑。必不致於失事。鎮江爲江南要隘。進兵適中之地。如孝雖甚精細。但該城四面受敵。殊不易守。萬一有失。則江路中梗。大局瓦裂。爲今之計。宜令林、陳堅守。勿戰。派大兵速救鎮江。吉妖手下兵僅數千。力不能支。必到向營告急。向妖頭不能不救。只要兵力一分。雨花臺之圍亦可解。此一舉兩得之計也。秀清喜道：此事他人不克勝任。必須賢弟一行。秀成頓諾。選了十萬精兵。帶領涂振興、吉志元、陳坤書、汪大發、汪有爲諸人。卽刻出城渡江。向鎮江進發。早有探子報到吉營。大人聞接賊將到。恐城賊突出。首尾夾攻。傳令退兵。至金山脚下築起高壘。掘就深壕。以作拒守之計。秀成見官軍解圍。却不進城。就在城北十里安營。此時鎮江城在西。吉營在南。忠營在北。三面成品字形相拒。吉大

人陞帳發令道。賊兵初來。未知強弱。那位將軍出去見一頭功。閃出佐領達壽道。末將願往。帶兵一千上馬。放砲出營。秀成聞官兵討戰。卽命汪大發出迎。許敗不許勝。我自計。又命陳坤書。汪有爲。各領精兵。分左右翼埋伏。俟官兵追來。突出截殺。三人領令去了。大發馬到戰場。與達壽各通名姓。交起手來。達壽乃吉營一員頭等上將。所用大刀。重八十四斤。軍中稱爲達大刀。每逢出陣。所向無敵。汪大發本不是他對手。幸虧叫他詐敗。不上三五回合。大敗奔逃。官兵追了半里多路。這達壽却是粗中有細的人。見敗兵旌旗不亂。隊伍分明。心疑有計。便勒住馬不追。大發回頭辱罵。達壽不去睬理。鳴金收隊回營。吉公問賊兵強弱如何。達壽回稟道。今日遇賊將名喚汪大發。武藝不見甚高。賊兵除洋槍極多外。並無他技。戰未數合。卽時敗走。末將正欲追殺。因見賊兵並無驚慌之狀。恐有埋伏。不敢貪功。故此收兵。繳令吉大人。

道足見將軍細心。錄了頭功。忽監糧官稟稱軍中祇有四日之糧。各處催趨。都未解來。請令定奪。吉公道。知道了。便縋眉向知府李存厚道。此倒是件難事。目下賊營阻路。糧運不通。縱有解來。如何飛越。倘或軍心慌亂。如之奈何。存厚道。不如差人赴向帥大營求救。俟援兵到日。併力破賊。吉公搖首道。縱使有兵來援。未必就能解圍。況彼處亦正吃緊。兵力一分。猶恐兩俱無益。我想岳武穆以八百人破王善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五百人破金兀朮數十萬於朱仙鎮。今我雖號兵少。究有五千餘名。明日我願決一死戰。以決存亡。存厚默然不語。當晚吉公傳齊各營將領哨弁。將朝廷恩澤。剴切開導。申明賞罰。激勵三軍。各將士感激涕零。誓死報國。五更造飯飽餐畢。天方黎明。衆軍齊隊出濠。三通鼓罷。排成一字長蛇陣式。達壽居中爲蛇身。總兵查永忠將左軍爲蛇首。參將金和將右軍爲蛇尾。吉公存厚中央調度。傳令擊鼓進。

兵。但見敵營一聲砲響。大隊人馬。漫山遍野而來。秀成張了黃蓋。騎着高頭駿馬。往來督陣。見官兵排的長蛇陣。便揮動令旗。分兵三隊。中央一隊。形似圓環。並無端尾。左右二隊。各分前後斜行。猶如鳥翼一般。吉公等視之。皆不識其何名。原來這個形式。名爲螃蟹陣。從古兵書上並不載。此名目却是忠王師心自造。獨得之奇。此外還有百鳥朝王金雞獨立等名目。都是太平名將從舊陣圖中研究變化出來的。現且表過後文。再提。此時喊聲大震。兩軍各依陣法。圍合攏來。達壽接住涂振興。查永忠接住吉志元。金和接住汪有爲。各自捉對兒廝殺。吉大人手執令旗。往來矢石如雨之中。指揮督戰。官兵人人拚命。個個爭先。無不以一當十。相持三個時辰。涂振興偶不經心。被達壽砍中左腿。負痛而逃。汪有爲戰不過金和。亦回馬退避。李存厚在高處執枹擊鼓。見軍勢大振。那鼓聲愈加緊急。太平軍損折甚多。微有退志。忽然官

兵陣後連珠砲響。無數敵兵殺到爲首一將。手執鬼頭刀。却是吳如孝。在城中探知金山開仗。特差鐵玉剛領兵接應。此時官兵的全神都照在前面。不料背後軍殺到。又因力戰多時。有些困乏。怎當得這枝生力軍。橫衝直撞而來。軍心一慌。登時陣脚大亂。吉大人忙傳令分兵齊心迎敵。無如敵勢浩大。四面圍裹將來。鐵玉剛一騎衝入陣內。銳不可當。李秀成又揮兵回身掩殺。官兵勉強戰了片時。查永忠早被洋槍打中。洞胸而死。達壽金和只得保護吉公。且戰且走。引敗殘兵回營。李秀成帶兵直逼營前。用洋槍洋砲打來。官兵登土牆守禦。太平軍運石填壕。將礮以登。存厚知大勢已去。料不能守。急同金和等保着吉公。退到山上。秀成得了營寨。見天氣已晚。不及攻山。便將山脚團圍圍住。吉公到得山頂。一點手下殘兵。僅存一千八百餘名。還有許多身帶重傷的。不覺仰天大慟。道我本欲爲國家掃蕩賊氛。詎意天不從人。

敗北。至此我深負國恩。死有餘罪。爾等各宜速尋生路。勿與同盡。李存厚。勝負兵家常事。不足介懷。今幸有兵二千。各帶乾糧。尙可支得一二日。只是無人肯衝圍而出。到向帥大營告急。若得救兵來應。諒可突出重圍。吉公道。我將亡兵敗。有何面目逃生。只是這些無辜兵丁。甚是可憐。不如爾等乘夜衝出。別尋生路去罷。衆人皆垂淚答道。我等情願保大人死守此山。達壽道。此地離向營一江之隔。不過半日路程。請大人速繕文書。待末將殺出重圍。去求救兵。大約黎明時候。可到向營。極遲至明日傍晚。救兵必到。只要堅守過一日夜。便不妨事了。金和道。既如此。事不宜遲。你去束裝備馬。待我送你出去。存厚立即備齊文書。達壽藏在懷裏。提刀上馬。和存厚執手洒淚而別。達壽在前。金和在後。覷敵兵稍稀之處。二馬衝下山坡。太平偏弁黃庚上前攔阻。達壽大喝一聲。將黃庚連人帶馬。劈爲兩段。賊衆驚潰。達壽趁勢殺出。

與金和分別。縱馬向金陵大路而走。金和重復殺回山上。恰遇吉志元聞報趕來。四面圍住。箭似飛蝗。金和左冲右突。不能得脫。力竭自刎而死。李存厚見金和許久不回。情知有失。惟恐賊人攻山。卽令軍士砍伐竹木。於半山立一竹城。以擋槍子砲彈。又命多尋石子硬木。以爲擊賊之用。整理粗定。眼巴巴盼望救兵。豈知達壽到得江邊。並無船隻可渡。只得沿江找尋。及至雇着一個小小漁舟。已經紅日高升。約有早飯過後。及到向營。已有下午時分。張玉良應占魁不敢耽擱。卽發兵渡江。剛到中流。正遇着金山。逃出敗兵。報稱賊兵於今晨攻山。用火箭燒燬竹城。以致全軍覆沒。巡撫吉大人拔刀自刎。李知府自投山後深澗。小的等緣樹爬山。逃得性命。特來稟報。達壽聽了。放聲大哭。道：此是我誤大人。大人既爲國殉難。我何生爲。奮身躍入波心。玉良急呼兵丁施救。但見白茫茫一片波濤。寒滾滾半江練影。達壽已不知去

向正是。

男兒保種衝鋒鏑。死到沙場是善終。

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說。

第八回 興王業錢東平獻策 愛子民溫大令顯魂

却說達壽投江盡義。屍首不知去向。三日之後。派人打撈起來。葬於江邊。後人因他雖是滿人。爲了種族競爭。報效滿主。滿將而死。慕其忠義。墓上時有題詠。張玉良等只得領兵歸雨花臺大營。回稟向公。向公不勝歎息。參謀許乃釗道。吉營既然失陷。南路無一勁兵。深恐賊人騷擾鄰郡。不如急攻金陵。攻其所必救。使各處之賊不暇遠竄。向帥道。公言固是。但賊壘堅固。異常。猶恐徒勞兵力。我擬得一知營。駕楚之法。將軍兵分爲三隊。輪流攻打。更番休息。庶能久持。乃釗極口稱善。卽派張玉良和參將明安太爲第一起。陳邦瑞

應占魁爲第二起。郝彪江百勝爲第三起。每人帶領四千人馬。按日分班攻壘。太平軍應接不暇。告急到金陵城中。此時天王國基已定。上下一心。惟有東王自恃功高。漸形跋扈。天王便以抵禦西南諸軍爲名。命他帶領重兵鎮守漢陽。去了。朝中軍政皆由軍師鎮國王錢江主持。原來這位軍師表字東平。浙江歸安人氏。負才使氣。跼弛不羈。有俯視一切之概。不合於鄉里。薄游廣東。亦落落寡合。會林文忠禁烟。英艦內犯。江遂集衆舉義。抵抗英兵。大府惡之。坐以法。遣戍新疆。至半途。遇故人胡元煒爲守。遂縱之行。流落江湖。行蹤靡定。嗣聞天王驅滿復漢之兵。已經光復武昌。乃卽問道至鄂。上一興王策於天王。其文曰。伏維天王首事之初。笄髮易服。欲變中國二百年胡虜之制。籌謀遠大。創業非常。知不以武昌爲止足之地也。明矣。今日之舉。有進無退。區區武昌。守亦亡。不守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執若進而猶冀其不亡。不乘。

此時長驅北上。徒苟安目前。懈怠軍心。誠無謂也。清初吳三桂起兵之時。不數月而南六省皆陷。地廣人衆。自謂稱雄。然遣將四出。不出湖南一步。擾攘十餘年。終底滅亡。前車其可鑑也。或謂武昌襟帶長江。控沅梁而引湘鄂。握險自固。然後問道出奇。以一軍出秦川。定長安。擾彼關外。以一軍驅夔慶。取成都。定四川。以爲基業。不知秦隴四塞。地錯邊鄙。人悍物嗇。糧食艱難。且重關疊險。縱我攻必克。必大費兵力。勞而無功。固貽後悔。得不償失。亦棄前功。況削其支爪。究不若動其腹心之爲愈也。以江愚昧。不如舍西而東。金陵建業。皆帝王建都之所。淮泗沭梁。實真人龍起之方。宜先取金陵。以爲基本。次取開封。以爲犄角。終出濟南。以圖進取。握齊魯之運河。可以坐困通倉之食。截南北之郵傳。可以牽制異族勤王之師。然後約我老萬。以攻梁廩。檄我丹山。以攻溫處。所過則秋毫無犯。所至則結納賢良。而民有不完髮。易服簞食。

壺漿以迎者。江未之信也。南京陷。則江東得渡。豐沛陷。則青兗得進。山東定。則燕京戒嚴。糧糴困於內。漢心離於外。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正此時也。今日之事。勢成騎虎。萬一頹惰。轉致蹉跎。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我軍遠離鄉井。志切從龍。聞進則同心。同力。踴躍爭先。聞退則畏首畏尾。存亡莫保。渡河而後。無復作南還之望者。皆欲立功名。復漢祚。誓九死以垂勳。不願一生而伏莽也。誠因時而勵之。羣策羣力。一可當百萬。戰何敢辭。時不可失。席前之箸。江願借而籌之。馬上之策。江願指而先之也。俟南京底定之後。招集流亡。秣厲兵馬。扼要南堵。揮軍北上。左出則趨江北。以進戰。急則可調淮陽之軍。以繼之。右出則掘河海。以拒敵。急則可調開歸之軍。以應之。發一軍以突其西。乘勝入晉。別以一軍。沖其東。相機定。漸兵不止於一路。計必出於萬全。先固江南之根本。徐定新造之人心。修我政治。宏我規模。外和諸戎。內撫

百姓。則西而秦蜀。東而豫粵。可傳檄而定。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也。自漢迄明。天下之變故多矣。分合代興。原無定局。晉亂於胡。宋亡於元。類皆恃彼強橫。賺盟中夏。然種族雖異。好惡相同。亦不數十年奔還舊部。從未有毀滅禮義之冠裳。削棄父母之毛血。儀制甚匪。官人類畜。中土何辜。久遭塗辱。至如是之甚者也。帝王自有真天意。果誰屬。大任奮興。能不勗諸。更有期者。旌旂所指。與民無逆。提劍號召。是漢。卽從。使知今日之舉。並非無名之師。仍知中國之爲華。不肯終變於戎狄。王者發軔。彰明較著。陣堂旂正。不必秘詐。軍行令肅。所至則歸。彼縱有滿州蒙古。殫精竭慮之臣。吉林索倫。精騎善射之將。雖欲不望風投順。我百姓其許之乎。方今天下以利爲治。上下交征。風俗之壞。斯已極矣。亡國爲奴。慘受桎梏。人心之憤。亦已久矣。納賄捐民。覩然民上。縉紳之途。亦已污矣。磅礴鬱積之氣。久而必伸。有王者起。孰不去其舊染之汚。

拭目而觀其新命之鼎哉。佈置條度。此其大略也。欲成基業。願勿他圖。夫草茅崛起。締造艱難。必先有包括之心。寓乎宇宙。而後有旋乾轉坤之力。知民之爲貴。得民則興。知賢之爲寶。求賢則治。如漢高祖之恢宏大度。如明太祖之夙夜精勤。一旦天人應合。順時而動。事機之來。莫可言喻。否則分兵而西。武昌固不能久守。且我之勢力一渙。卽彼之勢力復充。久而久之。大勢一去。不能復振。噬臍之悔。誠非吾屬所忍言者矣。茲透觀大勢力審機宜。謹就管見所及。擬定興王之策。十有二條。伏乞採擇施行。(一)方今中國大勢。燕京如首。江浙如心腹。川陝閩粵如手足。斷其手足。則人尙可活。若取江南而隨。稚其腹心。則垂危矣。故宜先取金陵。使彼南北隔截。然後分道。一由湖北進湖南。一由江淮進山東。會趨北京。以斷其首。待北京既定。何憂川陝不服。(二)我國新造。患在財政不充。而關稅未能遽設。當於已定之初。在商場略

議加抽。而任其保護。於商業每兩徵抽一釐。名曰厘金。取之甚微。商民又得其保護。何樂不從。而我積少成多。卽截鉅款。但宜節制。不宜勒濫。苛民。(三)自滿清道光以來。各國交通。商務大進。商務盛卽爲富國之本。能富卽能強。宜與各國更始。立約通商。互派使臣保護其本國商場。以中國地大物博。如能逐漸推廣。三十年內。可以富甲天下矣。(四)我軍旣以財政爲患。當於國法講求。今我國當未與各國通商。可以限制各國銀元入口。卽所定之地。不准清國銀元通用。如此。商民必以爲不便。然後我可鑄銀。與商民易之。易彼銀而鑄我銀。我可權宜。以五六成銀色鼓鑄。凡銀不論高低。祇求上下流通。一律准用。富戶以我不大清銀。必來交換。卽可由一千萬鑄至二千萬。由是夾佩紙幣。則三千萬可立就矣。(五)百官制度。宜分等級。官位自官位。爵典自爵典。大王旣加封各王。已不能更改。當於官位分開權限。以重軍政。使王

公以下之謀臣勇將。免抑制而能施展。誠以凡事論才不論貴。卽各國親王亦不能盡居高位。掌大權也。(六)將來天下大勢。必趨重海權。今後若中國大定。仍當建都江南。據江河之險。盛備舟師。卽可以呼吸各行省。四面接應。自不至有扞格之虞。(七)我國起事以來。戰爭未已。不暇修理制度。今宜開科取士。增選文才。使各獻所長。因時制宜。以定國制。而待採行。(八)滿清連戰皆敗。將來恐借外人之力。以戕害漢人。爲自保大位之計。前既與各國更始。立約通商。則自當優待旅華外人。以示天下一家。以杜彼奸謀。(九)我軍連戰雖勝。恐亦不免憊疲。今雄兵近二百萬。宜加以訓練。分爲五班。待定江南之後。以兩班北伐。以一班下閩浙。留兩班駐守三江。輪流替換。免疲兵力。以爲久戰之計。(十)中國膏腴土地。荒棄自多。宜墾荒地爲公產。做上古寓兵於農。或爲屯田之法。按時訓練。則兵力固充。卽餉源亦不絕矣。(十一)中

國人數雖多。而女子全然無用。宜增開女學。或設爲女科女官。以示鼓勵。盡去纏足之風。而進以鬚眉之氣。男女一律有用。則國欲不强不得也。(十二)

礦源出於地利。惟中國最盛焉。滿洲除洲滇銅礦之外。未有開採。我宜頒諭國中。一律採掘。以收地利。國課既增。民財日進。然欲興礦務。當倣各國創行鐵路。以便轉運。且爲興商計。利莫大焉。以上管見。祇其大略。餘外相機而定。滿清以殘酷。我以仁慈。滿清專用宗室私人。我以大同平等。力反其弊。興王之道。盡於是矣。願大王留意焉。天王看了大悅。立卽召入重用。從此順江而下。定鼎金陵。帷幄籌畫。大半出於錢江。且又用其計謀。在武昌開科取士。得狀元劉繼盛等。劉狀元在軍師府中。專掌秘書機要。餘外二百餘人。分向四處演說種族大義。所以所定之地。人民無不悅服。且有興國。斬水等處。百姓起義。向應故天王建國之後。卽封軍師爲鎮國王。得與五王並重。以便發號。

施令翼北二王本極欽服軍師西南二幼王更無異言惟東王楊秀清心懷叵測未免忌其掌握兵權與己爲敵北王察知其隱屢向天王密陳故天王命其出鎮漢陽以免衝突而都中兵權皆暫歸錢江之手當下接到林陳告急文書軍師便定下一計命陳桂堂添帶兵丁去守雨花台調轉林鳳祥陳玉成孫寅三三人命林鳳祥帶兵十萬進取江北孫寅三領兵三萬去攻廣信陳玉成李世賢領兵三萬去取六合以爲各路吃緊向榮必分兵去救雨花台之圍可以不戰自解此卽日前李秀成救鎮江之計也如今且接下林孫二人單說陳玉成李世賢得了命令卽便向六合進發六合令溫紹原得了信息一面整備守禦一面行文到向營求救告急文書內稱賊渠陳玉成李世賢率衆來犯縣城兵力單薄不能支持乞速發兵救援等語向公便派郝彪分兵五千去救原來六合在長江西北雖是小小縣城却三面倚山一

面阻水險固異常。難攻易守。這位溫知縣。兩榜出身。到任以來。勤政愛民。明於聽訟。百姓戴之如慈父母。恰當亂離之世。風聲鶴唳。警報時聞。溫公命本縣舉辦保甲團練。命弟志寬專司其事。招募本地壯勇五百人。授給器械。朝夕訓練。以備勦除土匪。保衛城池。那六合有一山。名寶華山。半在城內。半在城外。山中住的。都是湖北客民。當時開墾閒田到此。就在本地入籍爲民。其中有閔樹坤者。自小失了父母。依着堂叔過活。大起來生得銅筋鐵骨。膂力過人。學就一身武藝。箭法尤爲精妙。穿楊貫虱。百發百中。聞得城內招募練勇。就來報名投充。溫志寬當面試過。見其刀槍純熟。就拔充了牌長。此時金陵之兵。因向公大兵壓境。不敢遠出。以故鄰近地方。甚爲安謐。迨後鎮江失陷。吉巡撫大軍賢沒。溫大令就對弟志寬道。金陵城大而堅。賊悍且衆。向帥雖來。豈能遽克。且兵少難期。合圍勢不能禁。其外出滋擾。六合貼近。匪巢賊

若渡江而北我邑首當其衝此後務宜格外小心多派細作過江探聽軍情。倘有賊人窺伺便可先事豫防志寬領命督同千總丁冠臣閱樹坤等修理城堞一應出入軍民嚴加盤詰將舊有鉅砲二尊洗擦潔淨修配炮架置放南門城上因東南西三面皆倚叢山只有南門是條大路所以格外周密。一日下午探子飛報賊兵大隊來犯已經離此不遠溫大令連忙督兵登陣拽起弔橋那六合縣的護城河有二十餘丈開闊若無船隻斷難飛越陳玉成到得河邊看了形勢吩咐砍伐竹木造好幾座浮橋揮衆直前攻城守兵燃放大砲將太平軍打死無算又用火箭紛紛射下把浮橋燒斷陳李見軍勢不利傳令暫退那李世賢的部下有個小頭目名喚闌樹乾就是樹坤的胞兄兄弟失散多年樹乾攻城時見兄弟在城上督兵守禦便寫一紙條縛在箭頭射上約樹坤於晚間二更到僻靜處縋城而下相會晤語樹坤不敢隱

曠。稟明溫公。溫公道。令兄相招。不知爲賊爲我。但賢契的意見如何。樹坤道門生受恩師訓迪。頗知忠義。此頭可斷。此志不可污。豈敢失身爲賊。意欲化家兄使之去。逆效順。故想下城一會。溫公點頭稱善。屆時樹坤縋城而下。見了樹乾。各訴別後事情。樹乾便勸乃弟同去。樹坤道。兄言誤矣。你我都是本朝子民。享受茅土之恩。理應赤心爲國。髮逆目下。雖然極盛。不過百姓劫數未滿耳。安能成其大事。兄何不俯聽弟言。去邪歸正。既全手足之義。又保清白之身。豈不勝於爲匪作賊。受萬世之惡名哉。樹乾道。汝言何其愚也。天下大半已屬天王。不久必成大業。我在李天侯麾下。十分重用。况有家眷在京。豈肯變妖。你守此些小一城。焉能敵得天兵。我因是同胞兄弟。故此苦口相勸。汝若執意不從。後悔嫌遲了。樹坤聽了。不覺淒然道。兄既不聽。弟勸弟亦無可如何。若說要弟從賊。宵死不辱。從此兄行。兄志。弟盡。弟心。各不相涉。

罷了。就哭拜樹乾。幾拜依舊回至城上。樹乾見兄弟不聽己言。也只得任其自由。到了次日。太平軍復來攻城。此時溫志寬已從山後小路。赴向營求救去了。溫大令督同閔樹坤。百計堵禦。只因溫公平日待下有恩。練勇兵丁。無不盡心竭力。百姓搬運磚石。端送飯食。亦俱踴躍從事。以故城下攻擊雖猛。城上守禦亦嚴。四眼狗立馬浮橋。指揮督陣。樹坤猛然瞥見。抽弓搭箭。覷准玉成喉部弓絃嚮處。一道寒光。直奔額下而來。及至玉成。覺得已經躲閃不及。連忙往後一仰。正中額上。射破一個小小窟窿。後雖醫治。收功仍舊有些瘡癩。從此玉成又得了五眼狗的美名。樹乾在城下望見樹坤高叫。兄弟若要性命。快些獻門投降。不可執迷。樹坤見乃兄長髮黃衣。賊形賊狀。心中無限媿恨。只作不聞。自在城上督守。相持兩個時辰。李世賢見攻之不克。心中思得一計。和玉成說明如此。如此。玉成大喜。即時鳴金退兵。造飯飽食。捱

到黃昏將近。仍舊渡河來攻。鳴金擂鼓。佈滿雲梯。那些燈球亮蛋。高高下下。好如萬點明星。中央兩枝大燈。燿火光明。映出繡金陳李二字。人喊馬嘶。十分聲勢。官兵見乘夜來攻。連忙齊心抵敵。直至三更。方纔退去。官兵苦守了一日半夜。人人困憊。見賊兵剛剛退去。料想未必再來。未免偷閒假寐。不料李世賢派百名精幹。分作五隊。各帶火藥一包。四更時分。悄悄從城根爬上。果然官兵毫未知覺。便將火藥四處點着。高聲喊殺。官兵從睡夢中驚醒。見敵樓火已燎原。一百敵兵舉刀亂砍。守軍倦眼模糊。只道賊人已大隊上城。登時大亂。四散奔逃。陳李二人催動全軍。如潮水般湧上城頭。閔樹坤正在敵樓和衣而臥。聽得喊聲。猛然躍起。見敵兵已殺到面前。不及去取兵器。用手格殺十餘人。死於亂軍之中。陳玉成破了六合縣城。記着一箭之恨。欲要屠城。和李世賢殺到縣衙。搶入大堂。見溫大令朝服朝冠。浴血僵立。只道。

是個活的上前仔細一看原來已刎頸而死身子却直立不仆鬚眉怒張英氣勃勃二人有些懼怕吩咐手下拾過一邊豈知上來四個賊兵用盡氣力不能扳動分毫玉成道這也奇了莫非要我們拜你幾拜就都跪下叩頭那屍身依舊僵立不仆玉成道咦是了莫非叫我們不要傷你家眷麼看那屍身時目動鬚飄如要說話的一般依舊僵立不仆衆賊驚疑不定議論紛紛有說要我們棺殮埋葬的有說要我們立祠致祭的又有說是忠魂不散成功僵屍的七張八嘴都是些無識之言看那屍身時覺得神光凜冽靈風肅然似要活轉來似的依舊僵立不仆李世賢跪下祝告道莫非叫我們不要傷害你的百姓麼一語甫畢那六合知縣溫紹原的忠骸蹶然倒地衆賊看時已然口閉目瞑玉成等贊嘆道如此好官天下罕有死後尙且這樣愛民生前德政不問可知若各處父母官個個如此我等安有今日卽命備了上

等棺木盛殮。葬於縣中平山之陽。立傳號令出去。不許殺戮百姓。如有妄殺一人者。卽按軍法。兵丁得了軍令。誰肯以身試法。六合城中。十數萬軍民。都賴溫公威靈所呵護。郝溫二將行至中途。得着縣城失守詳情。知已赴救不及。只得回營。繳令并稟明溫令死難情形。向公專摺奏聞。天子嘉其忠盡。恩旨准建專祠。後來百姓感念大恩。捐集鉅資。就於平山建造溫公祠。四時致祭。每遇旱災水溢。赴祠祈禱。無不有應。正是

顯赫威靈安百姓。堂皇廟貌足千秋。

若問後事如何。且看下回續寫。

第九回 戰漢陽敗走楊秀清 襲岳州智勝胡林翼

却說天王卽令潭紹洸移兵助守武昌。以代胡以晃。又令李開芳領兵二萬。前往漢陽。以助楊秀清。一面令韋昌輝安撫江蘇各省。復拜林鳳翔老將爲

平北大都統調回天京。訓練人馬。揣候北伐。錢江劉狀元兩人。整理內政。並馳令李秀成進兵。秀成接到進兵南征之令。正值用飯。吃一大驚。不覺投箸於地。左右問道。將軍於千軍萬馬之中。未曾驚恐。今聞進兵之令。却如此失意。何也。秀成道。吾攻九江者。不過據此數省通衢。一來隔絕清人消息。二來免被清兵由江西繞吾後也。今金陵既定。只望速召回京。會同北伐。則天下不難定也。今忽然令本軍南下。實出吾意料之外矣。左右聽得。都點頭稱是。秀成忽又轉念道。難道軍師自有妙算。欲自行北伐。故使某力攻南部。以牽清軍耶。想罷。猶疑不決。只得傳令大小三軍。留林啓榮守九江。自拔隊起程。將近南康下寨。時知府李續宜字希庵。乃湖南湘鄉人氏。爲李續賓之弟。同爲羅澤南弟子。向隸胡林翼軍中。因立戰功。奏保獨當一面。適因事赴端州。曾國藩大營。旋以九江告警。乃馳守南康。聞李秀成兵到。卽與提督余萬清

商議。余道秀成一旅之師。何足畏懼。吾當親自取之。李續宜道。秀成梟雄也。彼久駐九江。不進。今忽然至此。不動聲息。已抵城下。進如電。駐如山。此將才不可輕視。不如固守南康要道。然後赴端州報知。曾營合兵。應敵庶乎有濟。不然南康一失。則東至饒州。西至武甯。非復國家所有。彼將下鄱陽湖。屯水師。以臨省會。卽南昌亦危矣。請軍門思之。余萬清笑道。吾軍當屢敗之後。正要收功。若徧師不能抵敵。安望敵彼全軍耶。遂不聽李續宜之諫。自領軍出城而去。續宜無奈。亦領兵隨後出城。李秀成見清兵已出。秀成卽揮書使人馳報。余萬清道。今不用再戰。汝軍已敗。安有孤城出屯之兵法乎。余萬清看罷大怒。以爲李秀成之戲已也。卽傳令進兵。忽流星馬飛報。禍事說稱南康城池已被敵人攻陷去了。原來李秀成未出兵前。先令數十軍士扮作土民偵探小路。預伏一小隊於城後。乘清軍俱出時。乘機用藥發城垣。因此攻入。

南康當下余萬清聽得消息。魂不附體。方欲退時。李秀成督兵擁至。清兵無心戀戰。直望南昌而逃。秀成全不費力。已拔了南康。那余萬清李續宜。既不能奔入南康。秀成亦不追趕。先出安民。告示次第收復汝甯饒州各郡。縣飛報水師。請撥水師入鄱陽湖。准備水陸並進。爲攻南昌省城之計。忽接前途聞報。因漢陽緊急。南康之兵一去。要出繞岳州。以截會胡兩軍之後。秀成聽得。暗忖漢陽兵力不弱。何以如此緊急。且動南康之兵。豈不是前功盡棄。一面令部將伍員文領兵五千人入岳州。以壯漢陽聲勢。自領本軍。爲窺取南昌之計。不在話下。且說楊秀清自從領了漢陽之命。奈心懷叵測。祇恐錢江爲天王所用。自己不能獨行大志。故諸事多梗錢江之議。同僚進諫。每多不從。是以胡以冕在武昌時。因咯血病故。那日東王聽得潭紹洸領守武昌。以爲天王祇顧京陵。不顧漢陽。將陷自己於危地也。憤怒每形於色。因思可以

對敵錢江者。只有李秀成一人。欲羈縻之。乃力保爲地官丞相。秀成亦知其意。並不向楊秀清致謝。因此秀清亦怒秀成。楊秀清是時。只顧經營一身大事。卽於漢陽軍情。不甚留意。當時清國咸豐帝。以先後所用之滿大臣。如饒尙阿琦善等。皆不能得力。立意專用漢臣。日前以江忠源爲安徽巡撫。以胡林翼爲湖北布政。兼署巡撫。又恐漢臣或有異志。因復以官文調任鄂督。名爲助守。實是監督。此時清國各軍。多以光復武昌爲急務。內中曾國藩以湘團出境。先欲截九江要道。暫駐端州。兼援應湘鄂。官文駐軍荊州。胡林翼亦已到岳州地面。秀清到此。始有幾分害怕。只得把爭位之事。暫且按下。要商量應敵。故每日文書。如雪片飛到京陵。日盼救兵不至。是時清兵已四面將抵漢陽。部將汪有爲進道。漢陽守兵有五六萬之衆。可以一戰。何必多懼。所慮者。不能當數面之衆耳。吾欲撥武昌守兵。前來助戰。尊意以爲何如。楊輔

清奮然道。擁五萬之衆。而不能一戰。是示人以弱也。你們固守城池。吾領兵獨當胡林翼之衆。戰如不勝。再退未晚。楊秀清從之。遂使輔清領兵二萬。出南門駐守。專候清兵。且說胡林翼領清兵到漢陽城。外約二十里。扎下大營。一面打聽官文何時進兵。誰想官文部下。皆疲弱無用。雖有四五千之衆。不能濟事。故亦打聽胡林翼舉動。再定行止。時胡林翼知會官文進兵。自却與楊輔清開戰。聽得楊輔清人馬二萬有餘。心上轉吃一驚。暗忖。彼軍乃乘勝之師。清兵原屬屢敗之衆。深恐軍心有怯。因而不敵。卽又知照曾國藩。將救江西之兵折回。遂爲欲攻武昌之勢。以爲聲援。遂拔寨來攻楊輔清。當下輔清知胡軍已到。忙令準備接戰。不提防軍未成列。胡軍已直壓陣前。李孟羣張連蘭先進。楊輔清急令人壓住陣角。一面調撥三軍成列。胡林翼望見楊輔清軍中。烟塵紛起。卽令軍士再進。皆大呼道。汝武昌已破矣。無家可歸。尙

欲何爲。今降者免死。當時天國兵聽得此言。一時慌亂。李孟羣張運蘭乘勢猛攻。彈如雨下。楊軍全無隊伍。各軍士又無心戀戰。楊輔清欲鼓勵三軍。便馳馬當下督戰。冒烟突火。反撲胡林翼軍中。胡軍紛紛退後。部將會國葆大怒。立殺數十人。並呼道。前軍已勝。中軍有退者。俱斬。軍士聽得。皆回頭奮戰。把楊輔清困在垓心。那楊輔清全無懼怯。竟領親兵殺出重圍。望後路而走。部將春魁汪有爲。皆受重傷。及回至大營。已被胡林翼攻破。會國葆張運蘭正追得緊急。胡林翼一枝軍。從斜刺裏又殺入。把楊軍截做兩段。楊輔清不暇兼顧。只望武昌而逃。忽前路一彪人馬。截住去路。乃會國藩部將羅澤南。奉將令把守漢陽武昌往來要路。楊輔清欲奪路而走。羅澤南把人馬一字兒排開。楊輔清不能得脫。兩軍混戰。少時李孟羣亦到。楊輔清正在危急之際。忽李孟羣後軍自亂。人馬紛紛亂竄。原來天國大將伍文貴奉李秀成之

令正領軍由南康趕到。出其不意。殺敗李孟羣。楊輔清乘勢殺出。水師蘇招生吳文彩。接過武昌去了。此時楊秀清已知輔清大敗。奈被吳文鎔牽制。漢陽不能相救。不多時。胡林翼亦到。炮火喧天。喊聲振地。都望漢陽攻來。楊秀清卽奮然率督諸將。死力相持。急飛調武昌守兵來救。秦日綱在武昌得知。卽令馮雲山子馮兆炳領兵六千來救。護漢陽。惟隔於羅澤南駐守之路。不能過要道。楊秀清望救兵不至。挨到第三天。清兵復分三路來攻。看看東南城角將陷。秀清卽令大將李開芳裨將洪容海蕭羽一頭修理。二頭抵禦。誰想鎗聲響處。蕭羽已中彈倒在城上。血肉相薄。胡林翼與曾國葆卽督兵踏肉林而進。洪海軍早退下來。胡軍直入。不能抵當。秀清忙令人將倉庫器械盡行焚燒。然後領軍棄去漢陽。武昌而去。胡林翼遂進了漢陽。可憐一座莊嚴華麗的城池。成了一片焦土。胡林翼令軍士將各處火勢撲滅。立卽出

示。招回居民復業。復一面飛報各處。說稱克復漢陽。是時湖督官文都已進軍城裏。各自商議犒賞三軍。再行進攻武昌。那清廷又因琦善身擁重兵。駐紮汴梁。觀望不進。遂把琦善撤回兵去。另用勝保。繼其後任。更添上吉林清兵五千人。那勝保亦是滿人。爲人雖無甚機謀。却是勇敢慣戰。向在吉林一帶。戡定內亂。也立過多少戰功。故此特調來替琦善之任。當時聽胡林翼復了漢陽。遂大逞雄心。以博功名。有南下武昌之勢。這時清國咸豐帝。又因洪天王以漢人謀復江山。故不敢用漢臣執掌大權。今日曾胡各人。竟能竭力死戰。乃慨然道。如今而後。知漢臣真可用也。遂論功行賞。以胡林翼補授湖南巡撫。部將李續賓陞授按察。李孟羣亦陞授道員。曾國葆又以知府用。各人感恩歡喜。遂立意謀攻武昌。這點消息。飛報李秀成耳朵裏。即欲親攻岳州。以截胡林翼之後路。兼絕清軍糧道。即交割三千人馬。令賴文鴻打着自

已旗號。并令軍中每日更換旗號。以示兵多。又囑道。倘有清兵來攻。宜守不宜戰。公但盡力如十五天之外。失了城池。不干你事。賴文洪領諾。秀成瀕行時。謂諸將道。某之責在江西。今移兵入岳州。實一時權宜之計。因金陵既定。如大舉北伐。則棄武昌亦可。若大兵未能北行。則武昌一失。必致江南震動。故吾必有以保之也。諸將聽了。果然夜行晝伏。銜枚勒口。不數日已抵岳州。時官胡二軍。俱駐漢陽上流。曾國藩時亦遣塔齊布及參謀官李元度回授湖南。且是時兵州地方。自清兵克復漢陽而後。直當太平無事。人民來往自如。那李秀成到時。早打聽的清楚。先把兵馬在山林四處埋伏。等到天明時分。傳令分三路暗襲岳州。清兵如夢初覺。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個個顧頭失尾。不戰自亂。李秀成先分軍一半。在城外四門把守。另分一半入城。大呼降者免死。故清軍不曾走漏一個。急把四門復閉。城上仍舊留下清軍旗幟。守

到夜分。留下部將吉雲龍守岳州城。親領大隊人馬起程。用本軍穿着降軍號衣在前。另以本軍一半夾降軍一半在後。乘夜望漢陽進發。到了漢陽。詭稱岳州已被李秀成襲破。軍士逃奔漢陽。胡林翼聽得。急傳令將爲首者引入。餘外軍士皆留在城外。一面再傳令緊守城門。不提防正籌撥間。東南城垣一帶。轟天震地的一聲。城垣陷了數十丈。胡林翼大驚。卽令分頭堵禦。誰想李秀成人馬已乘着一股銳氣殺入。不能阻當。時漢陽城裏的人心都因天國政治寬大。思念不已。今見秀成軍到。皆吶喊助威。反作內應。胡林翼情知人心有變。無法可施。惟秀成軍馬已到。先將曾國葆及李續賓兩枝人馬攔阻。然後直搶中軍。部將清總兵吳坤修中彈受傷。望後先退。清軍不戰自亂。官文一軍已先倒退出城外。胡軍只得棄城而遁。秀成進到城裏。人民皆呼萬歲。甚至有用香花恭迎者。李秀成一安慰。若見年老的人。反下馬握手。

爲禮。因此人心大服。秀成出榜安民之後。立即飛報楊秀清。並囑力願北防。以免勝保南下。隨又將克復漢陽的情形。奏報洪天王。並告以規漢陽爲保全武昌。以免金陵震動之意。又謝擅離江西之罪。且說官文與胡林翼。自棄了漢陽。官文已退至荊州。胡林翼紮金口。與彭玉麟水師爲犄角。會同商議。胡林翼道。彼乘我不備。從後獵攻。若塔齊布李元度能謹慎將事。扼住東防一帶。秀成未必便能得志也。李孟羣道。事至此矣。已屬難說。今漢陽復失。秀成軍勢正盛。此非可以久居之地。不如請會軍攻南康九江。以牽制秀成。而吾軍再增湘勇。會合勝保。江忠源。先下武昌。秀成雖勇。豈有七頭六臂。以應敵各路耶。胡林翼深以爲然。一面知照曾國藩。督兵進南康九江。并會合各路。議爭武昌去。話分兩頭。且說李秀成既克漢陽。部署既定。隨報告楊秀清道。今雖幸復漢陽。然武昌此後益危矣。因清軍不先得回武昌。實無下手之

地。彼將會合以謀我。不可不慎。秀清聽得。自覺無主。惟心中益怒洪天王。不以武昌爲意。只得把李秀成之議轉達天王去了。秀成自報告東王之後。因想起與賴文鴻有十五日之約。到此已是期限。就移請譚紹洸領本軍駐紮漢陽。自己却要回南康去。正要起程時。忽飛報加緊。傳到洪天王號令。已派陳玉成征伐江西。却令楊秀清回天京。而以秀成坐鎮武昌。兼保安慶。秀成得令。卽渡江來見秀清。秀清道。以將軍駐此。可爲得人矣。便將兵符印信交割。秀成拜領之後。秀清把不得早回京陵。要窺朝中舉動。瀕行時。秀成進道。今日偏安之局。不可長恃。爲我致語天王。早定北伐之計可也。秀清道。誠如足下之言。某此行必有主意。秀成聽了。默默不答。正是

狼子有雄心。便野。英雄無力口難開。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楊秀清擅遣林鳳祥 韋昌輝義誅九千歲

却說秀清一路到了天京。朝見已畢。過了一日。洪天王即日大集諸臣。計議北伐。都一齊到了殿上。楊秀清進道。方今清軍精銳。已敗於南服。北省地面。全屬空虛。不過提一旅之師。征之足矣。錢江卽奏道。東王之言非也。兵以時聚。北方清軍雖然少。但彼何難招募。亦不難改調。今爲北伐計。非傾國之兵不可。若徒以一旅之師。恐一旦有失。誰從援救。必不可爲也。秀清又道。方今南方戰事方殷。湖北地面。常被清軍窺伺。而江西一路。亦被曾國藩牽制。若以大軍北伐。恐根本未固。先已動搖。如何是好。錢江道。以一李秀成。卽足以支持湖北安徽兩省。則江南地面。非清軍所容易搖動也。又何必多慮。洪天王道。北京未定。中原一日不安。非以大兵臨之。未易制敵。錢先生之言是也。楊秀清又爭道。恐京陵有失。如之奈何。以數年兵力得之。一旦有失。何以爲

家願大王參詳爲是。天王不答。未幾林鳳翔進道。臣願以一旅之師沿揚州直進。以臨城池。管取北京城池。雙手奉獻。洪天道。北伐事情重大。非朕親征不可。將軍雖勇。恐衆寡不敵。殊非萬全之策。是時你一言。我一語。互相爭論。只惟石達開低首不語。洪天王問之。達開道。臣力不能獨取北京。故不敢多言。如天王親征時。臣弟隨駕而往。否則非臣所敢知矣。天王點頭稱善。只是紛紛議論。終未能決。錢江回後。暗忖今日所議的事情。好生重大。倘有差失。如何是好。只是天王雖然見得到。奈被楊秀清把持。必不能獨行其志。正在躊躇。忽門下報道。石達開來謁。錢江迎入坐定。達開先說道。先生看林鳳翔之才若何。錢江道。此勇將也。行軍不可少之人。惟其喜功好勝。若以全軍任之。使領軍北伐。恐或悞事。石達開沉吟未答。忽報韋昌輝至。錢江令石達開暫避廂房裏。隨請韋昌輝進來。問道。將軍乘夜至此。必有事故。韋昌輝道。

先生見今天議事情形若何。錢江故道恐天王意尙未決也。昌輝道東王之意欲身操北伐之權。若得燕京。彼將自爲之計。又不敢獨離京陵。故委之林鳳翔。是以私意而悞國家大事也。林鳳翔若領大兵北行。必不能操勝算。先生將何以處之。錢江道待明日再議。然後定奪。昌輝奮然道今日之事。非殺東王不能了也。錢江道事未必濟。彼罪情未露。殺之無名。且其黨羽甚盛。將何以善後。將軍請勿造次。兩人正說間。石達開在廂房裏。忍耐不住。卽跳出廳前笑道。你兩人謀殺東王。吾當出首。昌輝怒道。達開你如何說此。豈亦助他爲虐耶。錢江道。達開戲言耳。將軍休怪。說罷大家仍復坐下。石達開道。此事關重大。先生當速行定奪。錢江道。明日到殿上。如東王必欲以林鳳翔當北伐之任。當以死力爭之。不濟。則惟有以大軍爲林鳳翔後繼耳。某觀林鳳翔爲人。非偏助楊秀清者。但見識不及。甚爲可惜。章昌輝道。旣言如此。先生

可隨軍伐北。策畫機宜。卽用林鳳翔爲前驅。未嘗不可。先生以爲然否。錢江道。林鳳翔資望不足。果不能力爭。吾當親率大兵隨進也。石韋二人稱善。二人談論。直至更深。石韋二人並宿於錢江府中。越早起來。梳洗畢。忽報狀元劉統監督到。錢江忙請入裏面。只見劉狀元面色倉皇道。先生如何不知。東王已令林鳳翔統兵十萬北征去也。錢江聽得大驚。便問天王之見若何。劉狀元道。天王亦大以東王此舉爲不然。但窺其意。似無奈何者。錢江嘆道。悞國者我也。若初進湖南時。聽蕭朝貴馮雲山之言。先除此人。必無今日之事。只今他黨羽旣盛。如何是好。劉狀元道。彼之黨羽多亦無用。但不知李秀成意見如何。錢江道。秀成豪傑。豈助彼哉。不過東王徒以籠絡之耳。今林鳳翔旣已起兵。待其先行。吾等與兵繼進。各人議論一會。惟韋昌輝不發一言。先自辭出。少時劉狀元亦退。錢江密爲石達開道。吾觀韋昌輝色似有所舉動。

足下下當默伺之。毋令成大變也。當下議有眉目。逐日磋商。不料尙未取決。林鳳翔走馬取揚州的捷報早已飛到京陵。天王聽得。正要集諸臣慶賀。忽東王楊秀清上殿。面有德色。天王尙未開言。秀清卽說道。某固知鳳翔雖老。乃能事之人也。故以重任付之。今揚州既定。滿人胆落矣。乘此北上。天下不難定也。天王未答。石達開先說道。勝不必喜。敗不必憂。但求努力謹慎。若得一勝。便沾自足。恐非國家之福也。秀清道。汝輩多恃舊臣。與大王共同患難。往往目無餘子。今觀林鳳翔幹如許大功。宵不羞煞耶。石達開聽了。心中大怒。以在殿上。只得隱忍。東王並不請諸天王。直言令李開芳以大軍出河南。韋昌輝道。征伐乃國家大權。自有主者。未經衆議。又未奉天王之令。誰敢擅動干戈。故河南雖應出征。號令不應出東王之手也。說罷。悻悻而退。天王默默不語。便各退出。及東王楊秀清回到府裏。蕭王妃蕭三娘道。日來見王爺。

心甚焦勞精神恍惚。究有何事。東王道。老將林鳳翔。克揚州軍聲大振。驍
降服者十餘郡。縣指曰。北上我明天。卽遣能將沿徐州入開封。與鳳翔兵合
破北京。如反掌矣。蕭妃道。王癡耶。要問王有甚焦勞。非問王軍務也。東王道。
某所憂勞者在此。除此之外。實無所懼。蕭妃道。然則王遣將調兵。天王知否。
東王道。洪卽楊楊卽洪。固無分別。今能員猛將聚於楊氏。天與人歸。行見天
王之讓位矣。蕭妃聽了。大哭道。如此是滅族禍也。天下豈有大事未定而行
禪讓者乎。今日爲多。得能將請自問。比錢江若何。東王聽了。不答。蕭妃又道。
王爺再自問。比秀成若何。東王道。秀成已爲吾用矣。蕭妃道。此恐未必願王
自愛。母爲人算。東王道。石達開與吾論交於寒微。必不涉我事。餘只一韋俊
耳。蕭妃道。方今軍事得手。休生內變。願王速改前念。否則悞國家事也。東王
聽了。不以爲然。糊塗答應。請王妃休得聲張而已。次日。卽擬調將入河南。又

欲留李開芳爲護衛。遂令丞相吉文元以大軍六萬先自起程。留李開芳隨後遣發。及吉軍起程之後。卽獨自謁見天王。適天王有病。東王直入宮中。向天王說道。現已令吉丞相起兵矣。天王道。此事先曾有報告軍師府否。東王道。此洪楊二家事。何與他人。天王道。非也。兵符在軍師府。不可不告。東王道。昔以爲我得專征伐者。何也。天王不能對。隨又道。然則賢弟之意若何。待事成後。任弟自爲。眼前請勿復爾。楊秀清辭出。甚怪天王不從己志。遂令部下稱自己爲九千歲。因此互相傳述。都稱東王府爲九千歲府。且說韋昌輝在桂平殺妻。救出洪秀全之後。及至岳州。遂娶了副丞相吉文元之妹。爲北王妃。那吉文元是楊秀清的心腹部將。故此北王妃與東王蕭妃常相往來。只吉文元雖爲東王黨羽。東王心懷非望。他一點沒有知道。并不信有此事。看見韋昌輝仇視東王。心裏頗不爲然。獨是東王蕭妃人甚聰明。且有賢

德素知東王所爲。諸將多有不服。去年九月十六。是東王千秋聖誕。大宴同僚。有許多歌頌東王者。韋昌輝聽得。面帶怒容。更當衆罵道。方今天下未定。臣子當各自勉勵。不宜互相阿諛。若如此。恐非國家之福也。蕭妃在內聽得。便知北王大不滿意於東王。遂與北王吉妃來往更密。以探北王舉動。那日北王韋昌輝二更回府。吉妃問北王因甚事如此回遲。北王亦知吉妃常與東王妃來往。故從不以機密相告。當下就糊塗答應。此國家大事。爾婦人何必多問。吉妃愈疑。然吉妃素知北王性傲。此時亦不敢多言。也是合當有事。適東王有書遞到北王府。北王看罷。因信有押名九千歲字樣。北王怒道。誰是九千歲。某却不認得。左右答道。此東王府來書也。昌輝更怒道。東王者。天王之所封。九千歲者。誰人所贈。此豎子。殆欲爲王莽也。奈北王尙在何說。罷。悻悻吉妃聽得。遂託故歸甯。是時吉文元已領兵出征。其妻吉夫人乃郢雲。

官之姪女。其母乃第四十七天將伍文貴之姑。是時適同在府中。吉妃先謁其母。伍氏見吉妃回來。母女之間。自不免談及機密。那伍氏本來識得大體的。見吉妃言語間忽然問道。父母與丈夫孰親。伍氏道。未嫁時以父母爲親。既嫁之後。當以丈夫爲主。吉妃聽得默然。旋即辭出。伍氏見他問得好生奇怪。忽又見他往見吉文元之妻。那吉夫人迎吉妃坐下。吉妃又卒然問道。見妹與夫妻孰親。吉夫人聽得此言。料有些來歷。故意答道。兄妹是同姓的。夫妻是不同姓的。又何勞多說。吉妃道。吾兄非靠東王九千歲爲生活者乎。吉夫人曰。然。吉妃道。若東王不在。吾兄究可自全否。吉夫人曰。恐不能也。吉妃道。然則吾兄危矣。說罷。起辭而出。吉夫人聽到這裏。心內十分疑惑。奈吉丞相出征。無人商酌。正在納悶間。忽報東王蕭妃至。吉夫人忙請進裏面。寒暄後。就把吉妃所說的話。對東王妃細說出來。東王妃道。此何必疑哉。蓋北王

欲殺東王久矣。請夫人早晚探吉妃爲我偵悉。北王舉動吾自有計對之。但不宜洩漏。否則吉妃且不免矣。吉夫人領諾。自此吉夫人每到吉妃處。或一二天往一次。或天天往一次不等。韋昌輝因吉妃與吉夫人平日最少來往。今一旦來往甚密。早動了嫌疑。故吉夫人到時。北王竊聽了多次。也常有談及東北兩王交惡的事。昌輝聽得大驚。暗忖事機不密。險些喪在兩夫人之手。此事若不速行。反爲自禍耳。那一夜。韋昌輝進房。就故意向吉妃搖頭嘆息。吉妃急問何故。昌輝道。東王將殺我矣。吉妃驚道。此事妾不知。既有這點風聲。妾明日卽往東王府託名探候。蕭妃偵探何如。報知王爺便是。昌輝道。夫人孰不愛其丈夫。誰似你這般。愚拙要把丈夫事洩出來。恐東王妃決不肯露出。吉妃不覺哭道。王瘋耶。誰曾把王爺事機洩漏。休枉屈妾也。昌輝怒道。章某是顧國不顧家。重公義。薄私情的人。殺一婆娘。祇如兒戲。爾不聞桂。

平逃獄之事。耶且問吉夫人。連天到我府裏。究因何事。吉妃聽了。料知情事。敗露了。卽作色說道。姑嫂往來。亦人情耳。昌輝沉吟少頃。隨笑說道。日前不往來。近日乃如此密交。究是何意。吉妃又說道。適因母病。妾不便多行。故往來問訊耳。昌輝怒道。前言猶可。今直如此相欺耶。既是爾母有病。自可多使府役往來。何勞吉夫人跋涉。且爾之母。卽吾之岳母。有病。胡不說及也。罷明天。你在這裏待本藩親造吉府。謁見令堂。回來再說。吉妃聽了。渾身發戰。祇是哀求。恕罪。昌輝不答。一宿無話。次早。卽將吉妃閉在一房。並囑守門的府裏人。不准出進。如有來謁的。一概擋駕。先將各門關鎖。再令其弟章昌祚嚴守頭門。昌輝自往吉府。到時。伍太君接進裏面。問以來意。昌輝道。特來問候。伍太君聽罷。不以爲意。章昌輝見伍氏并無病容。料知有詐。坐不多時。卽自辭出。昌輝回府。卽向吉妃道。本藩往謁令堂。令堂病得十分危殆。爾言果不

謬也。吉妃聽罷。面無人色。昌輝仍閉鎖房門。隨復轉出。打聽得東王正進朝去。先令刀斧搶手。埋伏正廳屏後。隨出府門。已是已排時分。東王正自朝回。恰與昌輝相遇。兩王卽握手相見。秀清道。賢弟何來。昌輝道。適纔傳說。將軍林鳳翔在淮南兵敗。已潰走徐州。府兄那裏還聽得否。東王道。某全然不知。且朝中還未有驛報。賢弟的消息。究從那裏得來。昌輝道。說的是江北一人。現在敵府。王兄欲見其人否。東王道。甚願見之。可否請此人到敵府一會。昌輝道。此人必不肯出門。因金陵有仇家。防被偵悉也。東王道。然則何如。昌輝道。不如屈駕到敵府。裏再問細底也。好因北伐之軍。關係甚大。小弟欲上朝見王兄者。正爲此耳。東王聽罷。點頭稱是。隨行有十餘人。都跟着東王同望北王府來。將進門時。東王見守衛甚嚴。心頗疑忌。北王知其意。卽說道。頭門諸壯士。皆是江北來者。東王遂坦然不疑。直至大堂上。東王坐定。卽問江

北來人安在北王道。尙在密室。待某傳他出來。一面着人備酒。又令家人引東王的隨從。到外廂招待。時方盛暑。北王卽請東王便衣。東王就卸去外套。把自衛的短槍。放在桌上。少傾。只見一人自後堂出。北王道。此卽江北來人也。原來那人姓溫名大賢。乃廣東勇士。精於拳棒。與昌輝交最厚。昌輝預使他認江北來人。待他相見時。好近秀清左右。便易下手。這都是預先擺佈的。東王那裏知道。見了溫大賢。卽舉手令坐。北王也就座。一同舉杯飲酒。韋昌輝先向秀清問道。果如老將軍兵敗。王兄動心否。秀清道。大兵北伐。誰不望勝。賢弟此言。究是何意。昌輝卽離坐道。汝欲登大寶。爲操莽事耶。奈何。當昌輝未死。秀清聽了。登時變色。隨曰。我無此心。賢弟何有此言。昌輝道。九千歲是誰封你的。將置天王於何地。耶。今大事未定。遽懷異心。多結黨羽。擅發號令。以危國家。屢阻天王親征。以圖功高篡位。又梗軍師號令。使不得行其志。

汝罪大矣。某與汝分屬兄弟，決不能悞國家大事，而徇私情也。秀清道：汝言及此，意欲何爲？豈天王命汝殺東王耶？昌輝道：吾非奉天王之命，乃奉全國人民之意也。說罷，舉手一揮，屏後壯士大出，東王方欲逃走，被溫大賢右手拿住，左手拔劍向東王當胸一刺，東王大呼救命，隨從人等應聲奔上大堂。東王又呼道：殺秀清者，韋俊也。那隨從人等即欲逕奔昌輝，都被一班壯士攔住。此時槍聲隆隆，昌輝先轉過後屏，溫大賢盡刀刺了一劍，東王當時斃命。是時北王府的壯士與東王的隨護互相鏖戰，溫大賢竟死於亂槍之中。東王的隨護雖有十餘人，奈北王府的壯士人多，不能抵禦，都死在北府台階上。統計北府死者三人，槍傷者五人，殺得屍橫階上，血染堂前。昌輝隨出來審視，見楊秀清已經氣絕了，不覺動起向來結義的交情，爲之傷感，遂嘆道：吾殺東王者，不得已也。遂令人將東王屍首收拾妥當，再將台階上各

屍。暫。移。別。處。正。是。

大義滅親原有法。閱牆召侮豈無虞。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天國政府內訂體解 歐美列強中立通商

話說東王楊秀清到北王府裏。因生平懷了異志。被北王殺了。隨從人等都喪在北王府內。北王一面將各屍首移開。帶齊護身壯士。直出府門。進朝上去。時錢江正與天王商議大計。忽內侍報稱北王請見。天王當即召至內面。問道。賢弟此來。有何大事。昌輝道。臣弟有罪。特來請死。天王大驚道。賢弟何出此言。韋昌輝道。國事未定。朝中竟有謀叛者。大王知之否耶。天王道。朝中無非兄弟。誰敢異心。朕不知也。韋昌輝道。有人自稱九千歲者。多結黨羽。總統軍權。其意安在。天王道。賢弟之意。殆東王楊秀清也。或賢弟別有所聞耶。

昌輝道。此事不特臣弟知之。軍師與翼王皆知之。然臣弟不能徇兄弟私情。已代天王行討矣。天王聽罷。面色一變。就對昌輝說道。秀清舉動。朕那有不知。只以大事未定。不忍同室操戈。聊且優容。今日如此。恐東王黨羽如李秀成。林鳳翔。皆握重兵。駐重鎮。倘激變起來。如何是好。內亂自興。反使敵人得間耳。說罷。歎息不已。轉以目視錢江。錢江還是低頭不語。昌輝又道。古人說得好。小不忍。則亂。大謀若養癰成患。亦非計之得也。臣弟故擅殺之。實一死以謝擅殺大臣之罪。以明國法可也。天王道。賢弟毋多疑朕。非無義人也。但恐東王黨羽一變。無以制之耳。說了復目視錢江。錢江乃言道。東王有可殺之罪。北王無擅殺之權。兩言盡之矣。大王若虞楊黨爲患。則殊不足慮。如李秀成。乃沈機廣識之英雄。非黨於東王者也。卽林鳳翔。李開芳。老成持重。明於大體。亦不用多顧。餘只吉文元。楊輔清耳。今吉文元統兵在外。趁殺東王。

之事。尙未傳播。先令一將統兵往助。名爲助戰。實則監軍以防其變。此事最不可緩。宜速行爲。是天王聽了。卽傳令羅大綱進來。領兵三萬起程。以防吉文元之變。羅大綱領命欲行。錢江又附耳。囑咐羅大綱如此如此。羅大綱一領諾而出。錢江道。東王旣死。彼之黨羽。必挾大王以處治。韋昌輝。大王將何以處之。天王道。吾決不忍以同室自傷。大義。倘不獲已。惟有披髮入山。擇賢而讓。多戮功臣。朕不爲也。錢江道。此係婦人之言耳。爲北王計。不如且避之。待楊黨鎮定。然後還朝。未晚也。昌輝道。某殺東王之日。早存一誓死之心。軍師說東王有應得之罪。北王無擅殺之權。韋某知所以自處矣。說罷欲退。忽見翼王石達開飛奔進朝。聲色皇遽。汗流滿面。到時氣喘開言。問道。殺東王者。大王之命耶。若然。當暴東王罪案。布告天下。勿令民心疑懼也。天王未答言。昌輝答道。此非大王之意。殺東王者。祇韋某也。達開怒道。東王有罪。其

家人何罪而乃盡行殺之耶。韋昌輝道：那有此事。殺東王之後，趨朝聽罪，那有殺他全家之事。兄究從何處聽來。達開道：城中傳遍矣。吾亦知東王罪有應得，但焉有殺及全家者乎。昌輝猶力辨其誣。天王急令人打聽。原來韋昌輝進朝之後，其弟韋昌祚深恐楊黨要謀報復，只道斬草除根，免貽後患，就帶了十餘名壯士，說稱北王有令，一齊擁到東王府裏，不問三七二十一，將秀清全家五十餘人，盡行殺戮。天王派人打聽之後，回報是實。且言城內人心洶洶，恐楊黨乘機煽動，致成大變。天王聽了，長嘆一聲，登時淚下。翼王石達開問北王道：此事何如。某何常說謊。北王請自打點，毋誤國家也。韋昌輝聽了，大叫一聲，暈倒在地。天王令左右挾他回府。石達開亦出。是時楊秀清死後，楊黨又衆，都紛紛傳說，以石達開向與韋昌輝知己，都道翼王與北王同謀。金陵城內，喧做一團。天王憂之，召錢江計議。錢江道：爲今之計，先下諭。

數東王之罪並傳翼王不與北王同謀而歸其罪於昌輝責以擅殺大臣之罪昌輝雖主謀擅殺必有動手之人不如殺其動手者及殺害東王全家之人然後奪北王官爵以安衆心庶乎可矣不然當殺北王以徇衆否則人心激變悔之晚矣天王猶疑不決蓋不欲暴東王之罪亦不欲殺北王也沉吟少頃又向錢江問道更求其次可也錢江道宵有進於此者斷無其次願大王思之時洪仁達在旁原來仁達最惡石達開竟從旁大呼道此事必翼王主謀不殺之不足以謝天下若北王罪不可赦已不待言矣錢江道觀翼王之責昌輝則非同謀可知矣烏可以私意並害功臣仁達道彼責北王殺東王全家非責其殺東王也軍師豈亦以私意護之耶他人能殺東王吾何不可殺翼王吾必不令東王全家含冤地下也是時錢江已知仁達必要殺害石達開不免長嘆天王向洪仁達道翼王精明忠憤吾兄休得亂言仁達道

天王亦作此言乎。雖然吾必爲東王雪冤。說到這裏。又顧謂錢江道。爲某致語。翼北兩王母。輕人無尺寸之柄也。錢江不答。向天王拱手而出。天王亦離座。執錢江手道。國事如此。奈何。先生爲朕謀之時。錢江淚如雨下。直攜手出堂階。纔答道。大王所誤者。全在不忍之心。過甚耳。人心服於大王。使布告東王之罪。以安人心。猶可爲也。今尊兄尙如此說。其他可知矣。不然。恐翼北兩王亦不能安枕也。願大王思之。天王道。請先爲朕安置。翼王朕今聽先生矣。錢江聽了。拜謝而出。回至府後。忽報石達開來見。錢江忙請至裏面坐定。卽以洪仁達之言告知。達開道。如此某亦不能安於京陵矣。說了。又徐徐嘆道。本欲竭忠盡誠。與天王同謀大事。今宵小不能見容。復何望哉。錢江道。足下且安心聽候消息。吾料天王決不任作此謬妄之舉也。達開道。天王仁慈。有餘而決斷不足。某自徑行直道。豈能常防小人之謀害我耶。先生勿多言。吾

志決矣。錢江道足下之志將若何。達開道大丈夫當謀自立豈能屈於人下。以伺小人之顏色乎。吾將大舉入川據天府之地出入漢中幸而事成卽與天王犄角相應有何不可。錢江道如此則大失算矣。足下如入西川少帶兵則不足爲用。若盡起精銳之老萬營則京陵根本弱矣。與其西行不如北伐。願將軍毋違一時之氣而聽某一言也。達開此時甚不以錢江之言爲然。旋卽辭出次日卽聞石達開具奏天王請兵入蜀。這點消息報到錢江那裏。錢江吃了一驚拍案嘆道。大事去矣。誠不料翼王深識大體以一時之憤乃至於此也。急具衣冠馳馬來見達開。達開料錢江到來有阻攔之意。只托故不見。錢江無奈急奔上朝來求見天王。天王問以來意。錢江道。大王其允翼王西征乎。天王愕然道。有之。朕以爲先生早知此事也。錢江道。大王。今天下大勢。北京如首。江浙如心。腹川陝滇粵如四肢。斷其肢爪其人尙存者決

其首則立斃矣。臣欲以翼王統大兵爲林鳳翔後繼。惜東王屢梗此議。致不果行。今東王已故。臣方欲大王再行其志。今若去百戰百勝之老萬營。勇面又去一識略蓋世之翼王。天下胡可爲乎。願大王速止之。切勿自悞大事。天王遂急傳令阻止。達開誰想達開佈成隊伍。將次起程。接了天王號令。卽覆奏謂軍令已定。不可更改。天王知達開意決。再問錢江計將安出。錢江道。可再傳令着翼王到湖北時。入河北渡黃河。與林鳳翔會合。亦一策也。天王從之。遂再傳令。石達開接了之後。亦不回奏。天王只說他必然遵令。惟錢江此時。仍慮達開不從。因見洪仁達如此。他早已恢心矣。錢江沒奈何。急回府裏寫了一封書。卽遣人投到石達開營裏。達開接了一看道。

弟錢江敬候翼王將軍麾下。弟聞足下大舉入川。欲圖不世之業。雄才偉志。感佩何如。然當武昌卽定。弟屢以入川之舉爲不可者。誠以天下大勢。

削其肢爪。誠不如動其心腹也。川省道遠。遼遠欲軍行糧繼。誰足以善其後。且定一川省。不足以制滿人之死命。而徒自分其兵力。此中利害。足下宵不知之。日前會議。方欲以將軍爲北征之繼。今餘唾未乾。足下遽以一時之憤。不念國家大計。弟誠爲足下不取也。自京陵定後。東王歸綰。兵符弟與。足下不能似曩日之得行其志。然鬱鬱宵居。此者亦爲大局計。故留而有待耳。今東王已故。雖人心洶洶。不難談唾。鎮定蓋北王乃血性男子。其殺東王者。非出於私意。當必自處以息人心。則將軍之冤。不難大白於天下。當此之時。弟與將軍不難號令三軍。掃平燕趙矣。天王神武。謙恭忠厚。待人士生。今日大之以報人民之仰望。小之以報朝廷之知遇。大局如此。何忍遽棄得君如此。何忍相違。且以數萬乘勝之師。而入千里崎嶇之境。成敗之數。固不可知。萬一差池。震動大局。將軍若繞道武昌。以入汴梁。

國家之幸也。不然則非弟所敢言矣。方今北王以死自誓，將軍又去國而西。此間誰與爲力者？倘不獲命，弟亦何心於國事？覽茲時局，岌岌若搖，恐諸葛復生亦不能勉支於今日。第以國家不幸而致遭內變，爲大臣者正當努力調停，弟今方寸俱亂，一日三泣，皆爲將軍故將軍之去，留卽弟之去，留區區之意，伏望將軍捐除私憤而顧全大局，非惟弟一人之幸也。惟將軍念之。

石達開得了錢江那封書之後，心上也有些悔意。只是手下將官大半說道：自古未有仇家在朝內把持，而大將能在外立功者。況福王爲天王的親兄，王爺既不能除他，他却謀害王爺，如何防得許多？天王雖然愛將，只是念兄弟情分，是王爺終無如福王也。石達開聽得諸將如此議論，其志已決定幾分。忽然部將黃典、英自武、昌到力、陳川省空虛，宜乘機取之，不可失此機會。

石達開志愈決。遂不從錢江之言。先覆奏天王。自言此次入川。亦爲國家大事。并非離天國而獨行也。並奏請調李秀成回駐南京。及專用錢江。又覆過錢江。具道已意。非因私憤。並言已覆奏天王。以李秀成回紮京陵。又勸錢江竭力任事。遂拔隊起程。望四川而去。按下慢表。且說石達開去後。天王悶悶不樂。錢江又如失去左右手。不覺大叫一聲。口吐鮮血不止。因此遂染一病。天王日日到丞相府問候。錢江整整病了一月有餘。方纔平安。是東王被殺之事。已傳遍遠近。幸虧向榮的大營。因爲孤軍無援。四面受逼。已經敗退。丹陽武昌一帶。又有忠王支持。故對於清軍。一面尙不致受大害。只是東王一黨勢甚洶洶。楊輔清係東王之弟。在鎮江聞此消息。心中大怒。想要舉兵進京。爲東王報仇。幸而部下天將溫十八。深明大體。再四勸導。輔清遂命他往揚州。見林鳳翔。以覘意向。鳳翔亦以內訌爲非。只與楊輔清吉文元等會奏。

天王請治北王擅殺之罪以謝東王以安人心各人皆按兵不動此奏傳到天京天王仍不忍置北王於死倒是北王自知一己之生死關係舉國的安危便先將吉妃逼死自己也卽自刎軍師欲救無法眼見大局無望灰心已極卽便脫身歸隱臨走時奏聞天王請其軍政委諸李秀成速聚精銳繼進北伐政事付狀元劉繼盛總監責其漸圖治理臨了更有北伐之師雖勝亦敗金陵之業雖安亦危等語以警天王天王閱竟驚得手足無措立卽親至軍師府希圖挽留已是來不及了回府以後一面依軍師之言召回李秀成商議北伐一面因鑑於東王專權以致內訌之事破除非功不得封王之約法特封兄洪仁發爲安王洪仁達爲福王弟仁玕爲干王同掌國政於是天國政權全入三王之手劉狀元雖欲效忠而亦無路可進矣安福兩王本皆鷲劣無才隨天王入京之後碌碌無所短長一旦掌握大權一切施行豈能

追楊東王錢軍師劉狀元的後塵一味擅作威福弄權罔利李秀成進京以後因恐天京久困糧食缺乏爲未雨綢繆之計請天王令在廷諸臣凡有現金均須收買米穀運入天京不料安福二王因以爲利設立米帖重重苛稅以致糧食漸缺卒至有食甜露之一日太平天國之運命從此被若輩顛倒斷送矣至於干王仁玕雖則稍明國體曾歷歐美然而招權納賄亦與二王相埒仁玕本天王從堂兄弟初拜上帝信道極篤後於長沙之役與大隊失散跋涉至京天國基礎已定太平天國三年三月上海旅居西人因見天國根基已立且又舉動文明所到之處凡遇外人財產皆一體竭力保護送與西人之書西人亦深服其理論遂皆呼爲東方革命軍有認爲交戰團體與之立約通商恪守中立之意特公舉英將西波林專坐兵艦至金陵察看虛實十九日行抵焦山太平軍見其駛至疑助滿人攻己因卽開炮壞其船

尾西人。升旗。并。不。還。炮。太平軍。有。知。其。例。者。卽。以。小。艇。抵。艦。問。其。來。意。
西。西。波。林。答。曰。各。國。商。人。雲。集。上。海。南。京。既。下。倘。有。事。於。上。海。須。請。注。意。保
護。且。有。謠。言。太。平。將。與。英。人。爲。仇。故。予。特。來。探。問。并。非。不。守。中。立。與。爾。動。干
戈。也。太。平。兵。見。其。言。婉。上。諸。王。請。其。轉。奏。天。王。天。王。立。卽。召。見。待。遇。極。優
且。告。曰。通。商。和。好。理。所。當。然。惟。望。洋。烟。勿。來。我。境。如。各。國。能。恪。守。中。立。則。所
來。商。人。自。必。一。律。歡。迎。保。護。也。賜。宴。之。後。與。之。徧。觀。各。營。示。以。軍。容。且。又。告
曰。我。今。傾。覆。暴。虐。之。政。府。救。苦。難。之。人。民。拜。真。神。尙。自。以。爲。立。國。基。礎。貴
洲。文。明。各。國。皆。與。我。同。一。宗。教。俱。屬。上。帝。子。孫。教。中。兄。弟。以。後。西。人。來。此。我
望。其。將。機。器。實。業。等。事。業。佈。滿。我。國。彼。此。各。享。利。益。也。西。西。波。林。聞。言。大。爲
驚。服。於。二。十。四。日。滿。意。而。歸。天。王。欲。得。一。相。當。報。聘。之。人。因。知。仁。玕。精。通。教
旨。且。又。略。知。西。文。故。卽。命。其。與。西。西。波。林。同。至。上。海。見。各。國。領。事。美。領。事。謂

之曰。敵國正。因解放黑奴。有南北各洲之戰。天王爲人民爭自由。實東方大革命家也。何不遣使敵國一通交好乎。仁玕回告天王。時天王正欲觀各國向背。且謀炮火輸入。故卽遣仁玕使美。至美覲見民主。投遞國書。書曰。太平天國天王謹告美國大民主。前上海貴國領事以貴民主意上書天朝。相約通商和好。實洽朕意。特遣朕弟仁玕遠使貴國。朕聞貴國重民意。事皆平等。以自由爲主。男女交際。無所軒輊。實與我天朝立法相合。朕甚贊同。一切交涉事件。可與仁玕相商。凡貴國人民來天朝者。皆上帝之子。朕必以兄弟相待。以後兩國和好。朕有厚望焉。後仁玕駐美二年而歸。著有使美日記。爲其隨員某名入手筆。後來遺失。在江西或云爲沈葆楨所得。故沈辦洋務稍具條理。皆得此日記之力也。仁玕歸國未久。卽遇東王之變。遂得封爲于玉同掌國柄。悞聽小人之言。日與忠王反對。內外水火。遂致國是日非矣。正是

奸雄擅國原非計。庸劣當權更不侔。

欲知後事如何。少停片刻再談。

第十二回 林威王十日平九郡 太平國一朝喪三將

却說忠王李秀成正在武昌與曾胡相持。忽接到天王召還之旨。細問來人方知朝中出了如許大變。勢不能不即一行。因即把軍務交與譚紹洸。且與錦囊一個。自己即趕緊回京。天王聽得李秀成已到。便請到殿上。見天王面有憂色。不覺流淚道。臣弟在武昌聽得東王之變。本欲趨朝。祇以任重。未敢擅離。今奉詔諭。趨朝聽候差委。洪天王道。自得賢弟鎮守武昌。朕免西顧之慮。惟東北已死。軍師翼王又去。眼見金陵無人任事。故促賢弟回轉。近來北伐之軍。林鳳翔雖迭得勝仗。李開芳却久無消息。朕甚憂之。是以欲與賢弟一決。李秀成道。臣弟行時。曾授計與譚紹洸。必能依計破敵。然此後武昌亦

危矣。至於北伐之師。雖勝孤力。軍不可恃也。宜詔令李開芳羅大綱吉文元。與林鳳翔合軍。再派大員爲四路都督。以臨北京。庶乎有濟。至於江南大局。臣弟當勉力以報國家。傳檄江蘇。另揀良將。撫定浙豫。則天下不難定也。洪天王深然其計。談論間。內宮傳進午膳。天王就留秀成共飯。洪天王道。適賢弟言武昌亦危。究有何法以維持之。秀成道。今日大勢進則圖功。退則坐敗。臣弟守武昌之日。以吳會胡三路清軍挾制。不能長驅入汴梁。此吾之受虧也。武昌四面受敵。譚紹洗必守不住。但武昌得失。無關大局。所重者北伐軍耳。爲今之計。不如盛屯安慶之守。再調大兵出河南。則滿人之氣奪矣。天王猶未答言。忽報武昌捷報到。洪天王投箸而起。李秀成亦起得接捷書。知譚紹洗武昌大捷。天王大喜道。此譚紹洗之力。而賢弟之功。李秀成謙讓一回。回到府中。卽飛書與鳳翔。告以自己回京。察觀大勢。須先平定蘇常。然後

可。繼。率。大。兵。長。驅。北。伐。將。軍。如。能。步。步。留。神。徐。圖。進。取。固。無。不。可。如。能。待。到。我。軍。一。同。前。進。則。更。爲。穩。妥。等。語。且。說。老。將。林。鳳。翔。自。從。領。三。十。六。軍。大。捷。於。揚。州。清。將。琦。善。勝。保。皆。退。保。山。東。林。鳳。翔。便。直。進。淮。南。因。前。者。聽。得。東。王。楊。秀。清。被。殺。因。此。緩。兵。不。進。及。聽。得。北。王。已。死。忠。王。用。事。正。待。進。兵。忽。又。聽。得。忠。王。李。秀。成。有。文。報。到。顧。謂。左。右。道。忠。王。緩。吾。進。兵。果。是。何。意。左。右。道。得。毋。忠。所。見。略。同。也。及。拆。閱。後。乃。大。驚。道。忠。王。緩。吾。進。兵。果。是。何。意。左。右。道。得。毋。忠。王。隨。後。進。兵。故。留。老。將。軍。少。待。乎。林。鳳。翔。道。言。雖。如。是。然。恐。非。忠。王。之。本。意。也。部。將。王。大。業。進。道。弟。與。忠。王。向。在。老。萬。營。同。事。其。人。忠。厚。而。多。智。待。人。以。禮。斷。非。誑。老。將。軍。者。願。老。將。軍。少。待。之。林。鳳。翔。道。吾。以。三。十。六。軍。由。揚。州。到。此。攻。城。破。壘。如。摧。枯。折。朽。勇。如。勝。保。迄。今。窮。蹙。山。東。更。有。何。顧。慮。而。必。待。忠。王。後。繼。乎。副。將。溫。大。賀。道。忠。王。自。用。兵。以。來。算。無。遺。策。不。如。待。之。較。爲。穩。着。

林鳳翔奮然道諸兄弟何便輕吾某將獨進幽燕雙手取北京軍騎迎天王於都下方稱本心說罷便移文李開芳吉文元羅大綱約會於大名府又以進山東恐黃河難渡便移大軍而西將由沐梁北進下令軍中明日五更造飯平明起程先取興化瀕行時溫大賀復叩馬諫阻林鳳翔道忠王待克江蘇然後進兵以江蘇城池堅固恐忠王定蘇州時某已在北京矣且軍令既下不可以兒戲止也諸將遂不復言時清兵日久懈怠忽鳳翔軍掩至猝不及防守令皆棄城而遁遂唾手拔了興化縣傳檄鹽城安東次第降附林鳳翔下令道清官諱言兵敗十不報五某料清軍不易南下令軍士休便解甲宜裹糧先趨安徽上游與李開芳合軍大軍便沿洪澤湖而進直抵盱眙城忽流星馬飛報清提督鮑超會同江忠源攻廬州甚急羅大綱已回兵南下矣林鳳翔道大綱孤軍恐不能當其衆黃文金駐安慶又不易離城廬州有

失安慶。震動我不如先取鳳陽。以奪清軍之氣。則廬州安慶安矣。諸將皆以爲然。立卽令軍士脚枚疾走。倍道逕趨鳳陽府。時清國守將總兵易良幹。參將楊虎臣。知府李文望。聞鳳翔兵至。急飛報勝保。求請救兵。鳳翔離城十里下寨。與諸將計議道。鳳陽被困。必然求救於琦。善勝保彼救兵。若先守彰德。衛輝。以壓吾上流。我將大費籌畫。彼若躡吾之後。吾兵但顧前進。不必慮也。左右皆壯之時。鳳陽城外清兵建築木柵。以爲固守。鳳翔道彼如孩子戲。若把他木柵焚去。軍心胆落矣。立卽分兵爲五道。先遣五百人分頭搶到木柵前。縱火。木柵一時皆着。守兵不戰自亂。城上又恐自擊。不敢發砲。鳳翔督五路大兵。乘火勢而進。直迫城下。清軍大亂。皆棄槍而逃。清總兵易良幹立殺數人。非但不止。反乘機譁變。鳳翔令在城下發炸。起來城垣陷了數十丈。易良幹早葬在火坑之內。温大賀搶進城門。楊虎臣便棄城逃走。清知府李文文。

望。死。於。亂。軍。之。中。鳳。陽。既。定。林。鳳。翔。安。撫。居。民。之。後。便。傳。令。諸。將。道。某。此。行。將。直。抵。燕。京。與。諸。兄。弟。作。太。平。宴。自。應。疾。行。北。趨。但。恐。軍。士。連。戰。疲。乏。且。廬。州。勝。負。未。知。不。得。不。留。兵。以。壯。聲。援。今。特。將。三。十。六。軍。分。爲。兩。班。輪。流。更。替。頭。班。休。兵。兩。天。便。要。起。程。這。令。一。下。諸。將。皆。請。先。行。這。時。清。軍。因。鳳。陽。失。守。恐。林。鳳。翔。大。軍。南。下。鮑。超。已。解。圍。而。去。鳳。翔。聽。得。大。喜。道。鼠。輩。果。不。出。吾。所。料。也。便。留。溫。大。賀。領。兵。撫。定。附。近。各。縣。然。後。繼。進。果。然。數。日。間。鳳。陽。府。屬。各。縣。已。次。第。降。附。統。計。旬。日。之。間。平。定。十。餘。郡。縣。林。鳳。翔。卽。傳。令。領。兵。北。行。行。時。又。下。令。道。吾。當。先。取。彰。德。府。遲。則。勝。保。至。矣。卽。傳。令。以。朱。錫。琨。爲。十。八。軍。前。部。先。鋒。兵。次。南。平。清。縣。令。朱。祖。祥。聽。得。林。鳳。翔。大。軍。已。到。自。知。不。能。抵。敵。便。出。城。迎。降。鳳。翔。留。兵。五。百。仍。令。朱。祖。祥。守。南。平。卽。進。兵。望。永。城。進。發。清。廷。聽。得。天。國。兵。大。舉。北。上。林。鳳。翔。所。向。無。敵。心。甚。憂。慮。便。調。直。隸。總。督。大。學。士。

訥爾經額統四萬五千人馬來拒。早有細作報知鳳翔。鳳翔卽令軍士倍道而行。先取歸德府。以爲駐兵之地。歸德知府王襄治。副都統托明阿。商議堅守城池。以待救兵。誰想訥相大軍方至保定。畏懼林軍。逡巡不進。正造次間。忽報林鳳翔大軍已壓城下。托明阿登城一望。見天國軍兵旌旂蔽野。連營二十餘里。城中居民紛紛亂遁。托明阿急令閉上城門。不准軍民離城。人心大憤。卽與清軍交戰起來。城中大亂。鳳翔乘勢攻城。旂上大書招降二字。人民遂擁至南門開門迎敵。朱錫琨乘勢進去。托明阿雜在亂軍之中。落荒而逃。鳳翔入了府衙。安撫居民纔畢。忽報洪天王有使命至。鳳翔急命引入。則天王以鳳翔每立大功。加封鳳翔爲威王。又封李開芳爲毅王。吉文元爲順王。其餘各將皆有陞賞。鳳翔既得王位。進兵之念益急。顧謂左右道大丈夫得遇明主。委以重權。隆以大位。馬革裹尸。亦分內事。復問來使。忠王在金陵。

作何舉動來使道忠王定江蘇近一月矣現正徵集鎮常各軍大舉北上想以老將軍之勇濟以忠王之能北京不難定也時曾立昌溫大賀在旁聽得忠王北上皆喜形於色鳳翔見此情景遂疑左右以己之能不及忠王且以爲若非忠王卽不能定北京者心中已自不平遂遣來使回南京並囑道煩足下爲某致語天王不消一月准延天王至北京高坐也來使去後便下令進攻廣平府曾立昌溫大賀一齊苦諫鳳翔只是不從謂吾治兵多年經事不少諸君何多慮也便令大軍望廣平府進發軍行時曾立昌復進道以將軍之威何攻不克但臨事而懼計不如出以萬全請分一軍弟當力趨正定以牽制僧格林沁亦可備緩急鳳翔不得已便使曾立昌領軍三千人駐守臨名餘皆望廣平而去按下慢表且說李秀成自克江蘇回金陵本意與林鳳翔會合然後北上忽見一月之間鳳翔十餘次捷報以爲他雖不從我軍

令然由安徽入河南。攻山西。未必便攻北京。後來見他已克潞城。趨臨名關。乃大驚。道鳳翔竟入直隸矣。其志必以得北京爲榮。奈北京爲清人根據之地。勢必以重力把守。鳳翔雖勇若清人堅守。以疲我兵力。則鳳翔坐困。焉有不敗乎。遂趨朝謁見天王。告以鳳翔擅趨直隸。吾甚憂之。天王道然則何如。李秀成道向使林鳳翔暫緩北上。自是萬幸。蓋非全力不足以撼北京也。且兵未有久戰不疲者。今鳳翔橫行五省。大小數十戰。強弩之末。不穿魯縞。況北京乎。吾自江蘇回。必令休兵者。蓋以此耳。某本意由河南北趨。則黃河易渡。然恐不及矣。今惟有由淮地直走山東。或者勝保以有後顧而不盡其兵力。但山東黃河難渡。若被勝保窺破。則彼將全軍長驅北還。以邀林鳳翔之。後而我師無用矣。天王道事已至此。賢弟姑爲之。當下李秀成點軍取五萬人。軍中倍增旂幟。以壯聲勢。分爲二十五軍。每軍二千人。一路旌旗蔽野。戈

戟如林。由揚州望淮郡進發。遠近皆仰忠王之名。莫不簞食迎師。資助軍費。秀成伸明號令。所過秋毫無犯。直抵淮郡。降附已有十餘州縣。勝保聞之。謂左右道。秀成此行無能爲矣。左右問其何故。勝保道。彼欲出師以爲林鳳翔聲援也。若轉入河南。則曠日持久。若直趨山東。彼豈能飛渡黃河。卽全軍北還。亦無憂也。說罷。便令人打聽林鳳翔消息。起兵截之。且說林鳳翔起兵攻廣平府。訥爾經額棄城而遁。鳳翔坦然入城。左右皆賀功。鳳翔卽令攻大名府。時滿守將領軍侍衛內大臣默特貝子德勒克。聽得鳳翔兵至。面面相覷。忽報勝保有文書至。默特拆開一看。却道是大名一府能守則守之。不能則待吾軍至。與僧王三路會合圖之可也。默特知勝保大軍將到。欲分軍一萬屯城外。以爲聲援。鳳翔亦慮默特分軍。內外相援。難於攻擊。先把大名圍定。次日李開芳。吉文元兩軍俱至。乘勢攻城。吉軍先攻下南門。默特與德勒克。

領軍望北而逃。鳳翔既進。大名府傳檄州縣紛紛來附。聲勢大震。李開芳道吾軍驟至。如迅雷不及掩耳。當乘勢逼清軍。無使徐爲之備也。鳳翔以爲然。便與李開芳分兩路而進。定議鳳翔由鉅鹿趨冀州。入河間府。開芳由寺莊趨景州。過新橋。沿磚流鎮而進。會攻天津。時李軍久蓄精銳。又得吉文元先導。清國官弁無不降附。十餘日內。已抵靜海。又與吉軍互相犄角。攻取天津。時林鳳翔已由鉅鹿過了冀州。將抵河間府。各州縣聽林鳳翔名字。小兒不敢。夜啼。清國官吏紛紛投順。鳳翔既進河間。得白銀三十餘萬。糧食無數。軍心大慰。遂分三面攻天津。清國守將棄城而遁。鳳翔遂進了天津府。安民既定。便令吉文元領軍由靜海進。三角池由豐台攻北京。以李開芳由和合而進。林鳳翔自由河西務進。通州以會攻北京。分兵既定。克日起程。是時威豐帝見天國兵已克天津。指日北上。急調僧王堵守京城東南兩路。統共清兵

五六萬人。因此軍聲復震。勝保又領本軍。兼統琦善舊部。共五萬人馬。已渡黃河望北而來。鳳翔聽得。覺如是則前後受困。心上已怯了一半。仍是鎮住軍心。只顧前進。朱錫珉入帳告道。軍心已動。恐不能戰矣。不如回軍大名府。較爲穩便。鳳翔道。我軍銳氣而來。一旦退後。軍心一搖。清兵將紛躡吾後矣。錫珉道。北伐之軍。關係甚重。倘有差失。南方根本亦恐搖動。鳳翔躊躇莫決。誰想勝保已疾趨而來。李開芳知勝保已到。便欲出戰。忽聽得僧王先令默德領萬人下天津。以應勝保。開芳道。坐據天津。是徒守困耳。遂督兵出城外。恰值勝保兵至。開芳大驚。先令前鋒與勝保接戰。因軍心既搖。不免失利。遂望高唐而逃。只有林鳳翔吉文元兩路。與清軍對敵。鳳翔令文元迎勝保。自領軍與僧王會戰。勝保見文元來勢大猛。令軍士暫不出戰。只用鎗轟擊。文元肩上早着一彈。翻身落馬。軍士益亂。勝保乘勢進兵。吉軍被殺者。不知其

數勝保與桂良合軍來截鳳翔時鳳翔聞得桂良南下又被僧王牽住不能要截桂軍早慮吉軍必敗欲退兵時不想勝保與僧格林沁進兵直攻溫大賀平日治軍有方皆樂爲用當下林鳳翔決意分軍令朱錫琨敵勝保李文祥敵桂良溫大賀敵默德自與諸將來戰僧王分撥以定溫大賀傳令軍士道置之死地而後生成敗在此一舉某願與諸軍士同生死斷不負諸兄弟也軍士聞之飲淚鼓噪而進皆一以當百默軍不能抵禦大賀一馬當先舉鎗轟去默德中鎗落馬清軍大敗而逃自此勝了一陣軍心稍定鳳翔就乘一點銳氣反攻僧王僧王不知鳳翔驟至頗受損害鳳翔便令大賀復取天津以爲駐地大賀與士卒同甘苦軍士感激聞得取天津之令皆踴躍而從時勝保正與朱錫琨相持不料天國兵再下故李開芳去後清人雖得回天津亦無守備溫軍喇叭夜走倍道直攻天津清兵不敢守拒卽棄城遁大賀

一鼓而下。差人報知鳳翔。鳳翔大喜。立回天津而去。時勝保已緊逼朱營。朱錫琨已知不敵。欲進戰。又恐無濟。適李文祥軍至。便令乘勢與勝保開仗。混戰之間。朱營軍無鬥志。大爲失利。勝保乘勢大進。錫琨被困垓心。不能得脫。乃歎道。吾爲漢臣。當爲漢鬼。遂拔短鎗。自擊。登時氣絕。勝保隨分五千人。會同僧王攻鳳翔。自領本軍分三路望高唐進發。軍迎李開芳。以阻天國救應。是時四面八方。皆是清兵。鳳翔不戰。進攻清兵。溫大賀出城對鳳翔道。今四面。皆是清兵。以敗殘飢餓之卒。孫吳復生。亦難爲力。不如冒險而進。或萬一得脫。重圍卽不然。亦當與清軍併個死。活不宜待斃也。林鳳翔歎道。兄弟所見。甚是惜某不早聽良言。以至於此。今日惟有決一死戰耳。說罷。忽李文祥到方知朱錫琨已死。軍中心胆俱喪。鳳翔便令望清軍殺來。更下令道。清將草管人命。逢者便殺。無准降者。望各兄弟死裏求生。軍士聽得。人人奮勇。清

提督成祿副都統托陵退後而走鳳翔更鼓勵三軍直進鎗聲齊發副都統托陵先死於亂軍之中天國人馬正自得手忽北路上喊聲大震鼓角亂鳴僧格林沁大隊已到把鳳翔困在垓心鳳翔左腿上已中一彈仍奮力督戰殺至靜海地面人困馬乏時清將桂良領軍沿三角池而下僧軍亦已追至鳳翔四面受敵便欲再戰王邦瑞哭道人雖不困馬亦乏矣鳳翔仰天長歎正在危急之際忽桂良一軍紛紛望東北而逃原來曾立昌會同黃隆才已由正定進兵直躡桂良之後桂良因此大敗鳳翔大喜正欲領軍改向西北而行誰想王邦瑞已先中彈而死成祿又復殺到僧軍已漫山遍野而來鳳翔歎道吾今死於此地矣何天之不祐漢也李文祥道三軍之勇怯繫於主帥願老將軍毋出此言鳳翔下馬略憩片時復謂李文祥道爲將者得死沙場固亦幸事所憂者以一時之悞致國家挫動銳氣耳說罷清兵喊聲漸近

鳳翔復整束上馬志在衝進敵軍殺一敵將而甘心大叫一聲衝進默德軍中萬鎗齊發默德已中鎗斃命鳳翔復奮進軍士皆以清將殘酷恐降亦被殺故欲死裏求生個個奮勇鳳翔殺了一陣斬首三千餘級這一戰實出意外不隄防僧格林沁軍到鳳翔數日苦戰只存五千餘人那裏敵得僧王因復大敗鳳翔逃至一个小山上見敵兵漸聚把小山團圍住料不能脫遂拔劍自刎而薨亡年六十五歲可憐天國一員勇將以一時好勝竟喪在這裏後之好勝者可不戒哉時天國太平六年八月十六日威王林鳳翔既殉國難僧格林沁見天國人宵死不降因此下令降的免死李文祥被困在軍中知鳳翔已死遂微服雜在亂軍中落荒而逃時曾立昌亦率敗殘人馬奔至鉅鹿故文祥逕奔鉅鹿而來僧王恨林鳳翔屢敗清軍前後殺清國大小將校百餘員兵士死傷數萬聞他自盡便令戮其尸温大賀在天津城內滿

望鳳翔殺出重圍與李開芳合因此死守忽見清兵蜂擁殺回大驚道噫威王敗死矣不多時清軍已耀武揚威將威王頭顱高豎以恐嚇天國軍心溫大賀見了大叫一聲便回府署修書一封勸僧格林沁勿亂殺百姓寫罷轉入後堂久不見出左右急入看時已見直挺挺的掛在樑上左右卽將屍身草草營葬舉白旗聽清兵進城把大賀遺書送到僧王帳裏僧王嘆道溫公忠義之士吾亦爲之感動矣卽傳令勿驚百姓僧王進城後便欲將天國投降將校奏獎以勉將來皆辭不受是時僧王旣勝了林鳳翔便率兵望西南而下要與勝保會攻李開芳當時李開芳退至高唐聽得林鳳翔被困乃歎道吾道林軍亦退矣今如此是不得不救也便領兵望北而來大軍旣抵平原聽得勝保二軍正從南皮而下大驚道勝保若來是鳳翔一軍已敗矣催軍前進兩軍會於吳橋開芳令三軍鼓噪前進勝保略戰一會率兵望東

北而逃。開芳正自追趕。忽吳橋上流大隊人馬殺到。乃僧軍也。開芳大驚。暗忖。鳳翔若在。僧王何敢便來。可知鳳翔已死矣。想到這裏。傳令退軍。勝保與僧王會合。共分五路趕來。開芳人困馬乏。正奔走間。忽前頭一條小河。隔絕開芳。正要下馬一顆流彈。飛中肩窩。翻身倒在地。下開芳欲自刎。怎奈傷勢既重。動彈不得。恰部將吳龍奔至。恐開芳被擒受辱。又料他不能逃遁。急發槍向開芳轟擊。無奈連擊不中。勝保前部已到。胡龍急自逃遁。可憐天國一員猛將。以傷重難脫。竟被搶去。勝保卽送開芳回營。令軍醫調理。然後檻送北京。是夜開芳竟以傷重而卒。天國北伐之軍全失。曾立昌黃隆才領敗殘人馬奔回河南。把失事情形飛報李秀成。秀成跌足歎道。鳳翔世之虎將。不聽吾言。致遭此敗。挫動銳氣不少。北伐之軍既敗。清兵銳氣正盛。進亦無益。不如退兵先固江南根本。徐圖進取可也。遂表告洪天王。傳令大軍陸續南

旋。天。王。接。得。奏。報。不。覺。大。哭。道。何。天。之。不。祐。皇。漢。也。右。右。急。扶。起。勸。以。籌。畫。大。計。不。料。天。王。哀。傷。未。罷。江。西。又。有。警。報。來。了。正。是。

纔。見。長。城。傾。河。北。又。驚。良。將。殞。江。西。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張總統計復浦口縣

向大臣兵退丹陽城

却。說。孫。寅。三。田。立。正。二。將。正。自。領。了。大。軍。圍。攻。廣。信。探。得。廣。信。府。沈。葆。楨。不。在。城。中。以。爲。必。能。得。手。不。意。葆。楨。夫。人。乃。是。林。文。忠。公。之。女。文。武。全。材。頗。有。韜。略。一。面。登。城。守。禦。一。面。想。到。張。玉。良。是。文。忠。舊。部。便。寫。了。一。封。懇。切。的。信。到。向。營。求。救。玉。良。果。飛。馳。來。救。出。其。不。意。寅。三。竟。被。玉。良。襲。殺。敗。殘。軍。士。奔。到。英。王。處。報。告。英。王。即。行。申。奏。天。主。愈。加。傷。感。暫。且。不。表。再。說。玉。良。殺。退。太。平。軍。後。統。軍。入。城。林。夫。人。出。來。相。見。說。不。盡。感。恩。銘。德。的。話。玉。良。因。心。中。掛。

念大營不敢多延。卽起身告辭。沈公回城。親手披紅簪花。雇了一部鼓吹。奏軍中得勝之樂。恭送大軍出城。直送至二十里。方珍重而回。玉良催動大軍。晝夜兼行。不消三日。回到江南大營。玉良下馬入帳。參見向公。先稟陳大破賊兵陣斬賊將孫寅三田立正。廣信郡城解圍等事。復伏地請遲回罪。向公並不責備。仍舊錄了玉良功勞。玉良又述林夫人深明大義。傾家勞軍。向公贊歎。這位誥命。真是巾幗丈夫。因笑道。傳聞沈太守有季常之懼。然如此賢內助。無怪其因愛生敬。因敬生畏了。諸將皆含笑稱是。卽共商議進取浦口之策。向公道。我已偵探明白。守浦口將名喚陳轉。是有名鼻悍之渠。此事須我走一遭方可。國樑道大人乃三軍司命。豈可輕離此地。末將不才。願代恩帥一行。如有疏虞。甘當軍令。不知恩帥肯委用否。向公喜道。得賢契去。吾無憂矣。便令分兵一萬五千。派應占魁江百勝隨軍聽調。受國樑節制。又派章

燦麒同往參贊兵機兼理文書公牘。原來章燦麒、朱幼文、蔡旭丹三人因天京張炳元私約向軍謀獻天京事泄恐遭累及在城外戚友家中躲避後來賄通長干橋守卡兵乘夜逸出投往官軍大營向公量材錄用命章朱二人幫辦文案蔡旭丹賞給百總功牌在帳前委用國樑自從去年陣斬鐵公雞後特旨陞授江南提督因與玉良一樣姓張營中不便稱呼因此各營尊國樑爲總統此時統率大軍浩浩蕩蕩望西進發途次國樑向燦麒道先生久居本地地理必然熟悉未知浦口形勢如何願求賜教燦麒道浦口西接江浦北臨大江東南二面都是平原城垣並不十分高峻若能兵至城下不難一鼓成功但晚生所見却是太平時的情形現既爲賊人所踞諒必增築卡壘當與向日不同總宜探看明白方可用兵國樑稱是當下擇地安營國樑更換衣服扮作小軍出去哨探四邊地勢隱隱望到西北角上風飄旗帶太

平軍壘密似貫珠。那浦口城籠罩在殺氣當中。正值傍晚。天氣壘上暮笳四起。角聲嗚嗚。邏騎往來絡繹。不絕。隨往弁兵。恐被敵兵知覺。都有凜凜之色。國樑手按佩刀。回詳審顧。傍若無人。復至營盤左右前後。細細探明出入徑路。一切了然於心。方始回營。卽請燦麒計議道。我看賊壘密而且堅。賊兵多而且悍。偷貿然進擊。必致徒勞無功。就使士卒用命。僥倖攻得。亦非計日可俟。我今擬得一縮營離救之法。未知可用否。燦麒道。何謂縮營離救。請道其詳。國樑道。俟與賊兵開仗之時。佯敗退兵。每日縮營二三里。一連四日。離壘約有十里多遠。我方纔探得一路。就在營後二三里路。此路一面靠四五丈闊的大河。一面都是民房。而且大半是草屋。賊人屢勝之下。其氣必驕。倘能將賊人引至彼處。或用火攻。或於兩頭伏兵截殺。必可大獲全勝。且賊兵全隊追我之時。壘中定然空虛。我埋伏一枝兵在左側。俟賊人離遠。突出猛攻。

使陣上之賊不能返兵保壘。壘中之賊無暇出兵接應。兩不相顧。是爲縮營離救法。昔諸葛武侯取安定等三城。亦用此計。國樑不才。妄思學步鄴鄆。先生高明之見。以爲何如。燦麒道。倘賊人據壘而出。奈何。國樑道。陳轉乃賊中悍酋。論其勇力。與陳大金孫寅三不相上下。但性急善怒。是個有勇無謀之輩。如彼堅守不出。只消軍士百般辱罵。必激怒出戰。燦麒道。萬一賊中有姜維其人。識破吾計。豈非反受其害。國樑沉吟道。攻壘之兵。且慢埋伏。如果賊人識得吾計。必不敢來追趕。若來追趕。自必不識吾計。俟誘至該處。斷住歸路。然後再發精兵攻擊。庶或萬無一矢。燦麒道。賊將性情脾氣。皆在總統妙算之中。雖古人用兵。不是過矣。佩服之至。國樑道。武夫一得之見。過蒙先生謬許。深恐畫虎不成。貽先生羞耳。卽喚應占魁上帳。令帶本部兵三千出營誘敵。占魁得令。結束停當。手執雙刀。吶喊搖旗。直至陣前討戰。太平軍慌忙

報知陳轉。陳轉勃然大怒道：「咱老子在此鎮守妖兵，竟敢前來作對，若不殺他，片甲不留，不見老子的本領。」吩咐帶過坐騎，飛身上馬，領了五千兵，壘門開處，馬步齊過吊橋。陳轉拍馬當先，厲聲喝道：「來的妖頭，快快通名受死。」應占魁曾在雨花台與陳轉會過，故此認得，怒道：「俺乃天朝大將，豈屑與汝逆賊通名？」把葵花踏蹬一踢，那匹慣戰馬，尾鬃直豎，四足飛騰。占魁趁勢舞動雙刀，用一個雙龍探海之勢，捲進兩脇。陳轉並不慌忙，起手，中長鎗，用了個殘風掃葉之勢，架過一邊，順手割過槍尖，對准占魁咽喉刺來，名爲潛蛟出洞。占魁將雙刀併攏，望上招開，名爲童子朝天。兩馬各打圈子，兜轉來重復照面。兵刃往還，約有六七回合。那陳轉乃天朝有名驍將，使開槍法，左插花，右插花，陰詐，陽詐，虛詐，實詐。但見銀光閃爍，耀目爭睛。占魁用的雙刀，是短家兵器，武藝亦不及敵將，漸漸支持不住，便偷空躍出圈子，撥馬奔逃。手下

兵丁早已得着號令。知是佯敗誘敵。一見主將回馬。都紛紛望後而退。陳轉奮勇來追。尚幸官兵早有預備。後隊多用勁弓硬弩。如雨點般射來。太平軍見有准備。不敢窮追。自行收兵回壘。陳轉下了坐騎。手下接過兵器。哈哈大笑。妖兵這等沒用。不消老子三五回合。殺得他抱頭鼠竄。而逃。令日天色已晚。且讓他多活一宵。明日不把妖兵營壘踏爲平地。誓不收兵。忽探子報稱方纔妖兵敗回。如今拔營退去。約有二里多路。不知何意。請令定奪。陳轉笑道。這有甚麼緣故。必是懼怕老子利害。故此喪膽而退。一旁閃出胡以昱。就是以晃的兄弟。進言道。今日妖兵雖然敗走。並未十分傷折。何至全營俱退。那張國樑必有詭計。不可造次去追。陳轉怒道。你爲何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此去都是一片平陽。並無樹林山嶺。何處可以埋伏。即使有些小伏兵。仗着老子渾身本領。只消單槍匹馬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

有何懼哉。你勿多言。看我拿住張妖頭。那時到天王面前。你却分不得功。以豈道分功。倒是小事。防守却是要緊。天侯可分一半兵迎敵。留一半兵守壘。方爲兩全。陳轉道。那斷不能。我手下的弟兄。都要同我出去建立功勞。你既這等膽怯。就着你在壘防守。我分兵三千給你。倘有疏忽。惟你是問。以豈不敢再說。唯唯而退。到了次日。官軍營內。江百勝出陣。陳兵依舊大勝。官兵又退三里。陳轉得意洋洋。毫不把官軍放在心上。第三日清晨。張國樑自統全軍。直扣壘前討戰。軍中置備雲梯軟架。似有攻擊之狀。陳轉聞報。怒叫道。好好好。咱老子正要拿你。你倒自來送死。今日定要殺盡妖兵。方泄我恨。便將壘中慣戰精兵。盡點出陣。只留數千新降之兵。隨同胡以豈居守。砲聲響亮。鼓角齊鳴。大隊擁到戰場。陳轉望見官軍陣中。一枝大纛隨風舒捲。中央一個盤金大張字。旂下一將立馬橫槍。威風凜凜。知是張國樑。驟馬高鳴。道你

是張妖頭麼。咱老子特來取你首級。國樑見他來勢勇猛不及答話。忙舉蛇矛架過關。到二十餘合。國樑氣力不加鎗法鬆亂。帶着官兵向西南落荒而走。太平軍鼓聲大震。吶喊緊追。官軍棄甲拋戈紛紛奔潰。旗幟刀槍丟棄滿地。走了一程。連那枝張字大纛都折倒在路側。陳轉見前面都是平地。料無伏兵。催兵儘力窮追。看看追進那條路口。離開清兵不過數十步遠。忽然路口一聲號砲。一枝清軍閃出。放過張國樑。攔住去路。陳轉剛想揮兵冲殺。忽右邊民房登時一齊發火。那條路祇有丈半開闊。烟燄漲滿軍兵。個個不能睜眼。有時遇着一陣大風。把火舌頭吹出丈餘。這些軍兵也有燒去衣服的。也有燎傷鬚髮的。一面又是大河無可逃避。只得向原路退回。豈知路口已被清軍用木石塞斷。不能逃出。燒得那些兵丁互相擁抱。爛額焦頭。號哭呼痛之聲。聞於數里。有些被火光逼得燥渴難禁。湧身入河。希冀免水逃命。豈

知這河雖不甚大。却貼近江流。水勢迅急。身子甫經入水。已被波浪捲得力。盡筋疲那裏。還想掙扎得起。可憐數萬太平軍。不是火中傷命。就是水內傾生。真成了水火既濟。陳轉見火勢逼近。四下無路。仗着自己幼時學過水性。卽丟棄馬匹器械。使一個寒鴉撲水之勢。躍入波心。向西逆流而上。想到江浦縣上岸。不料張總統派都司王超人王浚。各帶十號小筏。百名水手。分東西兩面截住。太平兵將有會泅水者。泅至該處。都爲小船水手用撓鉤套索搭起。陳轉亦爲王浚所獲。解往大營請功。再說張國樑見陳轉中計。卽令應占魁江百勝緊守路口。不准放一人一騎逃逸。自己統領全隊清兵。從西路抄出。馬不停蹄。直前撲攻營壘。守將胡以昱督率兵士。百方抵禦。未及一個時辰。望見西角上一派火光冲天而起。以昱情知陳轉有失。嘆道。不聽吾言。果墮詭計。却委我困守孤壘。如何能穀支持。衆兵知前軍敗沒。個個慌亂。無

心守禦。官軍早聞伏兵得勝之信。勇氣百倍。國標麾下親兵林祥。右手高擎二丈餘長的三軍司命大旂。左手執着刃薄背厚的短刀。飛身躍過深濠。兩足向雲梯上略爲借力。突然躍上壘牆。舉刀跳蕩。砍擊近身賊兵。無不辟易。林祥把大旂揮動向下高呼。主將已經登壘。諸君有勇者快來。隨我殺賊。軍士都要爭功。個個奮勇當先。緣梯直上。刀槍齊舉。胡以昱見不是頭。剛思尋路脫逃。却被林祥瞥見。見他頭垂長巾。身穿黃服。知是有名賊目。連忙趕步上前。抓住長髮。一刀割下首級。此時守壘的兵。已經擒斬殆盡。國標統全軍直入營門。傳令且慢駐足。俟取了城池。再行收隊。衆軍得令。趁着銳氣。逕趨浦口城下。城中兵將。正因得了壘卡失守之報。驚慌無主。忽聞大軍將次殺到。那個還敢迎敵。急急收拾行李。一溜烟向江浦縣遁去。比及清兵殺到。但見旌旗虛設。城空無人。前鋒打開城門。接應大軍進內。諸將分頭搜殺餘賊。

撫慰難民。得了許多錢糧子藥。隔不多時。應江等諸將陸續回來報功。林祥獻上胡以昱首級。國樑褒獎一番。錄了破壘頭功。賞給千總功牌。王浚解到陳轉。國樑吩咐暫行打入囚車。聽候太帥發落。其餘衆將各有斬獲。奪得器械無算。章燦麒一一上好功勞。部署略定。派人連夜赴江南大營報捷。向公得了捷報。卽令張玉良陳邦瑞等緊守營寨。帶了五百護衛親兵。親至浦口勞師。國樑接見入城。向公慰勞衆將。犒賞三軍畢。和國樑並馬出城。周蘭各處壘卡。備細詢問攻戰情形。國樑一一稟覆。向公不覺喜動顏色。撫國樑背。言曰。將軍智謀膽略。雖孫吳不能過也。國樑欠身道。此皆賴恩帥平日之教誨。士卒之用命。小將不過偶然僥倖。怎敢當恩帥過獎。向公把功簿閱視一遍。深贊諸將勤於王事。又賞給王浚白銀百兩。報其生擒陳轉之功。因陳轉膂力絕人。留之恐有他變。命立刻凌遲處死。將首級梟往大營示衆。又與國

樛計議規畫。何處應增築營壘。何處應添設寨柵。另分五千精兵。派應占魁在浦口鎮守。以壯西路聲援。諄囑小心把守。不可疎忽。占魁唯唯領命。大軍即日拔寨渡江。歸雨花臺大營。王良接着。稟稱皖南之賊。有竄入浙境之信。浙撫飛書告急。末將等不敢擅專。請大帥軍令定奪。向公道。浙江尙係完善之區。若被賊兵竄入。蘇滬亦將吃緊。大局所關。不得不統籌兼顧。將軍可速帶兵赴援。就辦防勦機宜。王良得令。辭別向公。星夜救浙江去了。接連得江西警報。又派陳邦瑞領兵去救。此時大營可靠將領。祇存張國樑、郝彪、江百勝、明安、太傅、松年等數人。兵丁祇存二萬七千名。忠王李秀成聞信。卽調齊蕪湖鎮江精兵。至雨花臺與官軍對壘。探得官軍被各路牽制。派軍四出救援。大營兵力單薄。心中大喜。差人到營來下戰書。向公拆閱。見書中多倨傲侮慢之詞。勃然大怒。批允次日決戰。將來人趕逐出營。向公把戰書反覆

看視忿氣填胸拍案大叫不覺衝動舊傷胸膈疼痛一聲咳嗽吐出幾口鮮血國樑上帳勸解道恩帥請息怒此是賊人知我派兵遠出營中空虛故意激我之怒欲求一逞若與見仗正中其機不如憑壘堅守勿與之戰待諸路軍馬回來再行相機殺賊何必與彼爭一日能哉向公道叵奈鼠輩欺吾太甚彼料我兵少不敢出戰我偏欲痛勦一陣使彼不敢小覷將軍毋庸過慮國樑道以恩帥虎威自不懼此小醜但貴體違和未可過於勞頓還求保重說畢伏地碰頭向公下帳扶起道賢契愛我洵屬出於至誠我非不知自愛惟念我以一行伍小卒蒙朝廷天地之恩洊升今職總握兵符雖粉骨碎身詎足圖報於萬一奈何以區區之微恙致貽誤軍情乎我意已決爾等休得多言國樑見向公決計不從暗暗着急卽忙周歷各營誥誡將弁兵丁明日須當努力上前以一敵十不可畏意退縮衆人唯唯答應又與郝彪等計議

道。明日之戰。衆寡懸絕。你我皆受元帥提拔之恩。必當出些死力。保護元帥之事。弟願任之。衝鋒陷陣之事。諸公任之。萬一軍勢失利。賊人蓄憤已久。必然乘銳捲來。營盤決難保守。只得權且退往丹陽。再圖後舉。郝彪等皆以爲然。各自準備一切。向公是夜心神恍惚。和衣伏几而睡。夢中似聞金鼓鏜鏘之聲。猛然驚覺。原來軍士將次埋鍋造飯。敲擊刁斗。故有此聲。靜數更籌。已報四下。不敢再寢。起身盥洗。整衣。衆將俱各上帳。參見請安。向公傳下號令。今日傾營出陣。只留二千老弱守營。務要甲仗鮮明。隊伍嚴整。將軍兵分作三隊。郝彪江百勝爲左翼。明安太傅松年爲右翼。張國樑和自己統領中軍。兩面接應。衆將紛紛噉應。各自裝束停妥。時已黎明。向公吩咐點砲。但聽三聲號砲。二萬五千官兵。齊隊出營。再說忠王李秀成。得下書人回復。約定明日決戰。卽聚衆將發令道。向妖被我激怒。明日必傾寨而來。那張國樑郝彪

等俱是萬夫莫當之將。部下士卒亦係節制之師。素稱勁旅。雖然將少兵微。却仍不可輕敵。初合之際。彼兵定然盡力致死。須當立定陣腳。避其銳氣。妖兵若幾番衝突不進。必有怠志。俟其懈散。思歸之時。突然攻擊。方可取勝。又令吳如孝帶領本部。立刻起程。從遠路抄至官軍營後。離開三里屯扎。約至明日辰刻。去劫官軍大營。彼既傾寨出戰。營中必無守備。攻得之後。可將柴草帳棚。放火燒燬。陣上望見火光。軍心定然慌亂。任你向妖。張妖有三頭六臂。亦斷支持不住。又料官軍敗後。別處無路可走。必須向丹陽一帶退去。便命鐵玉剛劉瑋林。在正南五里橋埋伏。如官兵敗至該處。迎頭截殺。不可放走。向張二人。秀成又慮向張武藝高強。或被突出重圍。想着高郵湖東面望平鎮。乃到丹陽必由之路。另派堂弟李世賢在該鎮埋伏。官兵經過數陣。縱能逃至彼處。亦必力盡筋疲。不難就縛。如能擒得向張二妖頭。其功不淺。諸

將一領計而去。到了次日，秀成剛要出兵討戰，忽聞官軍已經出隊，就同譚紹洸、卹永寬、汪大發、汪有爲等，率着五萬精兵，蜂擁出濠，擺成一陣。正面平平正正，其形方匾而長。那兵分三排站立：第一排都是籐牌手，二排都是洋槍手，三排都是長槍手。幾個將領分首尾押住陣脚，四圍別無門戶。此乃忠王自造，並無師承，取名曰銅牆鐵壁陣。那邊官軍陣上，向帥親自擊鼓進兵。鼓聲響處，郝彪、江百勝、傅松年、明安泰四將各帶精銳士卒，親冒矢石，直向賊陣殺來。無奈太平軍陣脚嚴整，無隙可乘，冲突數回，不能攻進。太平兵在籐牌隙處，施放洋鎗，反傷損許多官軍。四將見此情形，料難取勝，約齊衆軍徐徐退回本陣，忽然敵陣上喊聲大震，長鎗短劍一齊掩殺過來。官軍猝未及防，措手不及，已被敵兵殺至面前。前隊一亂，後隊立脚不住，都向後面倒退。自相踐踏，好似山崩岳倒一般。敵兵奮勇追來，向公慌與國樑、郝彪親

自斷後。一路且戰且走。未及半里路程。忽見本營中滾滾黑煙。直冲霄漢。遠聽得吶喊之聲。官軍知本營有失。愈加驚慌亂竄。號令禁止不住。只得率衆向正南飛逃。將近五里橋。忽左側一彪軍兵殺出。阻住去路。鐵玉剛劉瑄林二馬當先。厲聲喝道。向妖留下首級在此。免俺老子動手。郝彪明安太上。前敵住搏戰。皆後追兵遮天蓋地殺來。把向公等困在垓心。衆官軍到了此時。個個逃生要緊。那裏還有心迎敵紛紛奪路亂竄。國樑回顧郝彪道。事急矣。我和你保着元帥拚命殺出重圍。再作道理。郝彪應諾。兩匹馬兩條槍。直向圍兵薄處冲來。真是一夫拚死萬人莫當。何況張郝二將。都是有名上將。一時鎗尖。豎挑槍桿。橫擊打死敵兵無數。鐵玉剛飛騎攔阻。國樑瞋目大呼。連人和馬衝殺過來。玉剛見此神威。不覺退後數步。二將保着向公攬開一條血路。衆人都隨着馬尾逃出圍中。江百勝蔡旭丹皆死於亂軍之中。走了。

三里多路。離開追兵漸遠。檢點人馬。二萬五千精兵。祇存得五六千。還有一半身帶重傷。向公長歎道。我逞一時之忿。不聽良言。以致兵敗將亡。有何面目。復爲三軍上乎。在馬上仰天大慟。不覺昏暈過去。國樑等慌忙喚醒。再四寬解勸慰。迤邐行至高郵湖畔。將近申牌時候。離開丹陽城。不足四里之遙。猛聽得唿哨喊殺之聲。四面冲出無數敵兵。把望平鎮團團圍住。此時官兵已然走得人困馬乏。那裏還能迎敵。路旁有一土阜。國樑等保着向公。勒兵上土山暫紮。敵兵漸漸圍逼攏來。李世賢傳下號令。有人拿得向妖頭張妖頭者。官封王位。賞給黃金兩萬。四下喊聲震天搖地。郝彪明安太等衝殺多次。皆被亂箭射回。幸敵兵素憚國樑郝彪的聲威。不敢上山。遠遠用火箭向上射來。土山樹木大半燒着。向公見此情形。料不能脫。回顧左右道。我死於此矣。爾等各尋生路。切勿再來。顧我拔出腰間佩劍向頸上就勒。正是。

受困。元戎。方伏劍。解圍。飛將。又從戎。

要問向帥生死。請看下回分說。

第十四回

守長江糧臺設水路

破廬州英王用火攻

却說向公見軍勢危迫。意欲拔劍自刎。國樑一眼瞥見。慌把手中長鎗丟過。雙手抱住向公。傅松年奪去寶劍。向公着急道。汝等如此。並非愛我。倒是辱我了。快些讓我自裁。免致落於賊手。國樑那裏肯放。緊緊抱住。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候。忽然西南角上。喊聲大震。敵兵紛紛潰亂。一彪軍殺入重圍。傅松年定睛一看。認得是官軍的旗號。大喜道。救兵至矣。衆將趁勢殺下山來。向公等出得重圍。飛奔逃至丹陽。拽起吊橋。憑城把守。侍王空歡喜了一場。不曾成得大功。只得收兵回轉金陵。你道這枝救兵是那裏來的。別的小說。每到無可挽回之處。動輒神仙下凡。幾於千篇一致。在下却不敢蹈此故套。原

來。就是湖北提臺余青雲游擊鳳鳴岐二人自從武昌失陷之後帶了八百名兵丁暫隱洞庭湖內後來探得向軍駐營雨花臺便到江南投効只因路途阻梗繞道而來故此耽延時日這日行至太平府聞知向軍大營已于方纔被燬官兵一路望丹陽敗去就跟蹤望南追尋恰巧到望平鎮正遇向公被圍青雲鳴岐奮力衝入救出官軍入城相見之下向公和諸將相謝援救之功青雲連稱不敢又伏地請失守地方之罪並陳明情願効力贖罪向公道將軍若有志立功報國前愆不足道也余鳳同聲稱謝自此二將就在江南大營不料向公積勞過甚連日又急怒受驚舊疾舉發日重一日國樑晝夜伏侍衣不解帶無奈卜筮醫藥總不見效又因兵力單弱常恐賊人乘虛來襲十分驚惶隔了五日陳邦瑞從江西回來到向公臥榻前問安正在稟訴江西軍務忽忠王派李世賢譚紹洸來攻丹陽探子飛報進府國樑恐向

公聞得此信必然添病。慌忙出外搖手。囑付衆人不可聲張。被元帥知道。是夜二更以後。向公服了煎藥。朦朧睡去。國樑悄悄邀集衆將商議退敵之策。衆人都說元帥病體未痊。只宜堅守不出。國樑道非也。賊人料我新敗。士氣沮喪。所以乘虛來攻。我若不出。彼將盡銳攻城。必致震驚。元帥今幸逃去。士卒漸次歸集。陳軍門又從江西回來。軍威依然。振作我擬得一劫營之計。在此未識諸公肯努力向前否。衆將道願聽總統指揮。國樑大喜。一一授計而去。果然敵人并未防備。中計敗逃。官軍追殺數十里。直至雨花臺。老營舊址方纔收隊。國樑心中懷念向公。將安營築壘等事。囑郝彪邦瑞辦理。自己飛馬回至丹陽。稟述殺賊得勝。恢復老營基址情形。向公握手。國樑手道將軍能繼吾志。吾死無憾矣。一時喜不自勝。不禁呵呵大笑。覺得胸際頑痰湧上。咽喉兩眼一翻。一時昏暈過去。國樑哭喚移時方纔蘇醒。微微因閉。二目口

授遺疏。潛然淚下。口念杜工部詩。道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連念數聲。瞑目長逝。國樑感知遇之恩。搶地呼天。撫屍痛哭。卽日衣衾入殮。國樑麻衣執杖。行孝子之禮。遺表奏達朝廷。天子震悼。頒賻賜祭。予謚忠武。特旨簡派和春爲欽差大臣。馳赴江南督辦軍務。自此江南大營。有和欽使。何總督。桂清。張總統三人。與太平軍相持。屏蔽江蘇。淞滬等處。賴以無警。惟上游鄂贛等省。軍務糜爛不堪。所屬郡縣大半均陷於賊。湖南有曾侍郎。國藩創立湘軍。擇要堵禦。省城賴以粗安。時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奉旨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師次九江。通值天國水師由安慶上犯湖口。再陷忠源。連得探報。知翼王石達開率領數十萬衆。將犯江西省城。連夜星馳赴南昌。助守江撫陳啓邁。正因賊兵將至。急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忽接忠源軍到。喜從天降。連忙端整羊酒犒軍。忠源立刻登城。巡視雉堞。派部下驍將華祝封。東方

亮、江英、佟繼武等四人分守四門。樟樹鎮乃省西要害。另派蔣銘恭帶兵三千在彼扼紮。部署甫定。石軍先鋒隊數萬蜂擁而來。悉銳攻撲樟樹鎮。蔣參將督兵竭力抵禦。敵勢浩大。連石墳河。將藉以登。官兵漸難支。時正五月初旬。天氣忽然黑雲四合。大雨滂沱。敵兵子藥盡濕。方始退去。蔣軍趁空修築營壘。添補守具。石軍將南昌東南北三面團圍。困文孝廟、豫林堡、方村等處。環築高壘。晝夜猛攻。官軍輪班防守。應接不暇。忠源遣使赴湖南告急。曾公以南昌要地不可疏失。立派江忠淑從瀏陽赴援江西。朱孫貽羅澤南等由醴陵繼進。孫貽不願前赴江西。托疾請假。曾公謂庶吉士郭嵩燾道。孫貽託病不往。湘軍一時無人統領。而南昌又爲大局所關。不可不救。如之奈何。嵩燾道彼因月餉一事。意頗不懌。故有意作此波折。我以大義說之。當可就範。因詣孫貽營。細細解說一番。孫貽意始釋然。卽率本部兵起程。嵩燾因

亦隨行。星馳電掣。晝夜兼程。不消一月。湘軍抵南昌城外。忠源知救兵已到。軍心愈固。守備愈堅。石軍恐內外夾擊。不敢十分逼緊。澤南等督兵攻勦賊壘。將豫林堡方村等處各壘。一律掃平。惟文孝廟賊壘三座。濱水倚險。守禦得法。官軍連日猛攻。不能得手。反被槍子矢石。打死無算。忠源等心中悶悶。嵩燾帶了數十名邏騎。親往各處哨探。偶然行至江邊。瞥覩一人形色張皇。見了官兵。鑽入蘆叢中躲避。嵩燾大疑。喝令手下搜捕。軍士撥開蘆葦。把那人推至馬前。略加詰問。果然是賊人間諜。卽令帶回營中。細鞫據供。賊人大隊。皆居于舟。文孝廟賊壘環三面築牆。而虛其後。專以翼蔽賊舟而已。嵩燾細細思索一番。令將奸細暫行囚禁。卽詣忠源處。訴述賊謀所供情形。因獻議曰。東南各行省州縣大半阻水江湖。一日遇風。可數百里。賊舟瞬息可達。官軍率由陸路躡之一則疲於奔命。二則水行速。陸行遲。其勢常不及長江。

數千里之險。遂獨爲賊有。且賊蹤上犯。下竄。皆用舟楫。官軍以營壘禦之。我來彼往。求一與戰。而不可得。宜乎賊勢之日昌也。誠能創辦長江水師。得智能之將以統之。不特迎頭攔擊。可以肅清江面。賊船設有告急。亦可迅速赴援。東南大局。乃有轉機。忠源恍然大悟。道筠公卓論眞平賊之樞紐。當今之急務也。當奏明請旨。乃卽日具疏。請飭湖南湖北四川各省。仿照廣東拖罟船式。造戰艦數十艘。飭廣東製備砲位。以供長江水師之用。並交曾國藩管帶。部署。當奉諭旨。依議准行。忠源恭錄寄諭。傳知曾公。時曾公因與本省提督鮑起豹時相齟齬。營兵湘勇斷斷不和。致有械鬪之案。移駐衡州以避之。衡陽廩生彭玉麟。故有名聞公。至詣管謁。見面陳天下大勢。娓娓而談。深中機要。公偉其器。令與湘陰外委楊載福。並幫辦弟國葆。營務國葆同事。半月見二人治軍立法。井井有條。見公力薦。道玉麟載福皆係騏驥之才。實可獨

當一面。今屈爲幫辦。使無用武之地。殊爲可惜。何不使之獨任一軍。以盡其長。曾公道。我方欽奉諭旨。創治水師。正缺可靠之統領。既弟力薦二人。才堪獨任。當檄令各領水勇一營。卽繕就招募榜文。四處張貼。未及一月。十營五千名水勇。一律招足。以褚汝航爲總統。彭玉麟。楊載福。成名。標。龍獻琛。諸殿元。鄒漢璋等分領之。各按成法。日夕訓練。分咨沿江各省。請協解水師餉需。設立水路糧台於湖南。省城專司收支。齎解等事。派人赴廣東購買夷砲。廣砲千尊。籌設船廠於衡州。湘潭二處。命褚汝航成名。標。爲監督。仿拖罟快蟹長龍之式。增置槳座。旣成一軍。邀黃沙黃冕觀之。冕獻言。道吾出入兵間。十餘年。所見軍容之盛。無及此者。然長江千里。港汊紛歧。賊船易于藏匿。江南小戰。船名三板者。每營請添十號。以備搜捕。港汊之用。曾公道。徽南翁言。吾實計不及此。卽日改定營制。每營置快蟹一營。官領之。長龍十。日。正哨。三板。

十日副哨快蟹船上用槳工二十八人。當櫓八人。長龍船上置槳二十六人。當櫓四人。三板用槳工十人。每船另置砲手三人。槍長一人。頭工二人。舵工二人。副舵二人。又設立八所。曰文案所。曰內銀錢所。曰外銀錢所。曰軍械所。曰火器所。曰偵探所。曰發審所。曰採編所。皆委員司之。米煤油鹽及軍火器械。裝載民船百數十號。以行。合塔齊布等陸師五千人。員弁勇夫共一萬七千餘名。水師之制。于是大備。軍容之盛。似火似荼。此時江忠源羅澤南等。已將南昌城外文孝廟攻克。南昌解嚴。湘軍自回湖南。江忠源亦回軍漢陽。忠源體氣素弱。在江西時。適當六月盛暑。天氣力戰苦守三十餘日。積勞之餘。中受暑熱。忽患頭脹腹痛。下痢不止。因居漢陽延醫診視。一日接得軍報。知太平英王四眼狗陳玉成。從金陵渡江。竄入安省。連陷桐城舒城等地方。藩台呂賢基軍潰殉難。逆獫狁獮逼近廬州。朝廷特簡忠源爲安徽巡撫。並諭

楚皖一體斟酌緩急。相機進剿。因安慶已經失守。議建廬州爲省會。忠源以廬郡係南北要衝。倘有疏虞。有礙中原大局。受命之日。卽欲束裝成行。無奈病體未痊。足力疲軟。勉強扶上馬背。身子一晃。幾乎顛下地來。幸左右上前扶住。只得重復下馬。已覺氣湧痰升。咳嗽不止。部將程立雪勸道。軍務雖然緊要。但貴恙未愈。豈能堪此鞍馬之勞。況賊蹤已越桐舒咫尺。可抵廬郡。我軍隔省去援。未必能趕得到。卽使日夜兼程。能比賊人早到一日。而該郡守禦之具。一無可恃。安能當此悍寇。不如略緩起行。俟曾公大軍到日。水陸並進。諒亦不爲過遲。忠源慨然道。當此賊氛方盛之時。朝廷宵旰百姓流離。正我輩肝腦塗地之日。我蒙授爲安徽省巡撫。卽有地方責任。若因犬馬微恙。坐視不救。縱朝廷不遽加嚴譴。何面目對安徽士民乎。至於病死戰死。乃係分定。斷不敢臨難苟安。爲天下君子所笑。將軍但隨我努力向前可也。立雪再

四勸阻。忠源執意不聽。傳令十二營人馬。火速趨行。自己不能坐騎。用了甃竹軟輿。力疾北趨。比及到得廬州。探子飛報賊兵離城不過二十餘里。官兵急急進城。倉卒之間。授兵登陴。忠源命左右扶掖上了敵樓。望見正南烽火燭天。歎息道。可憐無辜良民。遭此大劫。我輩忝居高位。不能爲民捍患。尙敢愛惜軀命乎。須臾之間。大隊敵兵逼近城下。敵將劉瑯林王麻皮奮勇當先。指揮支搭浮橋。把洋鎗火砲。直向城上打來。那廬府城垣。本不甚堅。更兼年久不修。東坍西損。一經鎗子砲彈。連接攻打。有處擊毀堞堵。有處洞穿一穴。官兵手忙脚亂。把近城民房拆下。搬磚運瓦。填塞堵禦。幸忠源訓練有素。士卒頗知向義。雖然城郭不堅。地利失恃。却賴千衆一心。尙可勉強抵禦。江英修繼武在南門城上督守。見王麻皮帶着數十人手執藤牌。知刀如旋風。急雨湧身。奔上雲梯。繼武見來勢凶猛。恐兵丁不能抵敵。連忙挺立堞邊堵截。

正在全神照顧。梯上賊兵不防城下。一顆鎗子飛來。躲閃不及。正中左腦。要害大叫一聲痛極。仆地。王麻皮已登梯頂。將次踏上城頭。江英在別處攔殺。不能脫身。過來近邊守陣軍卒。見麻皮十分勇猛。个个辟易。劉瑄林在濠邊押陣。望見攻城得手。催督益急。陣上城聲喊聲好似天崩地裂。一般麻皮左手用藤牌擋住。矢右手用刀砍擊守兵。一足跨上城頭。身子已離雲梯。忽那修繼武屍首蹶然躍起。僵立堵邊。鬚髮開張。怒目直視。似欲直前撲攫之狀。王麻皮見此神情。頓吃一驚。忘却背後並無實地。連退幾步。不覺兩足踏空。翻身跌落城根。幸地上青草綿軟。厚如鋪茵。不曾磕傷身體。慌忙扒起身來。奔回本陣。兵士見主將有失。驚惶回顧。不敢上前猛撲。江英趁此機會。喝令軍士把灰餅石子等物。儘力拋擊。那些雲梯兵。跑得略慢。都打得頭破血流。大半死于城下。瑄林見轉勝爲敗。軍勢不利。傳令鳴金收隊。城上官軍趁

空修理城垣。添補守具。此時忠源肝火上炎。病覺略好。命把修繼武忠骸。從豐殯殮埋葬。卽日奏明死事情形。懇請逾格優卹。後來接奉諭旨。以守備修繼武守城盡忠。顯靈退賊。忠勇可嘉。著照副將例議卹。以示優異。自此以後。敵兵連日猛攻。明用槍砲轟擊。暗中開挖地道。忠源命各軍修內濠。內牆於城根。以防地道轟裂。城上豎立木柵。以避鎗子砲彈。千方百計。把城池守得鐵桶相似。毫無破綻可尋。隔不十日。英王陳玉成親督後隊。自桐城繼至。瑯林等接着。訴說近日攻打情形。英王怒道。廬州不過小小府城。守兵不滿一萬。你等攻打許多日子。尙不能破。損我天兵的威名。倘日後遇着堅城猛將。又當如何。劉等滿面慚羞。唯唯謝罪而退。玉成吩咐備馬。帶了吉應元。吉占元等。到南面山頂瞭望。見那廬州的東門。因山爲城。有數十丈雉堞。造在山。上。蜿蜒曲折。高下不齊。時正新秋。的時節。樹木尙未凋零。那些將落未落的。

乾。葉。深。綠。淺。黃。密。如。遮。幕。偶。然。樹。枝。隙。處。露。出。一。角。旗。樹。上。本。有。許。多。鳥。巢。因。用。兵。之。際。軍。聲。喧。鬧。驚。得。烏。鵲。都。不。歸。巢。擡。頭。一。望。樹。頂。上。似。露。東。門。城。樓。屋。角。瓦。上。堆。着。無。數。吹。來。的。敗。葉。天。已。近。暮。夕。陽。銜。山。返。照。的。影。子。紅。如。吐。焰。玉。成。看。到。此。際。猛。然。計。上。心。來。又。到。山。脚。下。窺。探。一。番。回。營。坐。定。喚。過。劉。瓊。林。計。議。道。此。城。守。禦。得。法。力。攻。恐。難。得。手。我。方。纔。見。那。東。門。城。樓。緊。靠。半。山。山。上。樹。木。叢。雜。當。此。正。交。秋。令。枝。葉。大。半。乾。枯。若。用。火。攻。此。城。必。破。只。消。半。日。東。風。大。事。成。矣。瓊。林。道。王。爺。高。見。末。將。等。萬。不。及。一。現。中。秋。時。候。東。風。是。常。有。的。玉。成。卽。命。吉。占。元。領。五。十。名。兵。丁。都。帶。硫。磺。火。藥。扮。作。樵。夫。悄悄。藏。匿。山。坳。明。日。黃。昏。時。分。但。聽。砲。響。爲。號。用。火。繩。懸。掛。各。樹。四。處。放。火。不。可。有。悞。占。元。領。令。去。了。又。命。吉。應。元。領。一。百。五。十。名。兵。丁。都。帶。鑼。鼓。響。器。分。頭。散。伏。但。等。砲。響。火。起。儘。力。敲。擊。以。驚。官。兵。應。元。亦。領。令。去。了。又。命。王。麻。

皮帶精兵五千。在西城靜候。但等東門火發。守兵驚慌奔救之時。取出梯架。奮勇攻城。若不能破。休來見我。麻皮諾諾連聲。自去安排一切。玉成和劉璿林督同全軍。到了次日晌午。揚威耀武。盡銳攻打南門。忠源督率東方亮程立雪華祝封等。相機堵禦。相持二個時辰。木柵上攢聚箭矢。密似蝟毛。前鋒已越過護河。將欲緣梯而登。官軍一聲口號。一帶木柵登時拔起。金汗噴筒。傾盆似的倒下。盪得敵兵皮焦肉爛。抱頭鼠竄。而逃。英王大怒。喝令用大砲對准城頭打去。白煙滾冒。碗口大的彈子。向上飛來。官軍一聲吶喊。又裝起一座鐵絲柵欄。須知砲子力量雖猛。不懼堅硬。阻擋但細。鐵絲極其柔軟。一經打着。卽被纏住。是謂柔能克剛。此攻彼守。已到上燈時候。陳軍並不收隊。陣前點起無數亮子。照耀如同白日。江忠源力疾督戰多時。覺得頭昏目眩。支持不住。剛要回進敵樓稍憩。忽聽得賊陣上連珠砲响。幾個流星號火直

上雲霄。衆將尙不在意。忠源久經戰陣。閱歷甚深。大驚道：不好了。此是賊人號火。必有他變。急命左右飛速傳令各門小心把守。這日東城守將乃是江英。尙未接着號令。猛見山上樹木四圍齊旺。初時尙還星星點點。後被風力一吹。轉瞬之間。已是紅光旋舞。赤焰飛騰。那經秋的枝葉。本來已是乾枯。更兼連日天晴。陽光晒逼。怎經得火繩延着。登時火勢蒸蒸日上。不可嚮邇。遠遠望去。真成了火樹銀花。是夜東風甚緊。紫焰隨風捲舞。東門城樓早經延着。又聽得城外山中。鼙鼓喊殺之聲。一齊大作。山鳴谷應。恍如千軍萬馬一般。江英見此情形。嚇得手足無措。忙令軍士汲水施救。只是倉猝之間。毫無預備。那裏能救。王麻皮領了五千人馬。在西城靜等。到得二更將近。遙見東面紅光透起。城上官兵都有慌亂回顧之狀。知已發作。卽催動衆軍。併力攻擊西門。麻皮奮勇當先。扒上梯頂。舉刀連斬數名守陣兵丁。紛紛退避。麻皮

躍上城頭。把木柵拔去數丈。恰值程立雪奉了忠源軍令。來巡西城。正與麻皮打個照面。立雪見賊已上城。心中大吃一驚。猝不及防。被麻皮猛喝一聲。一刀砍中左腿。翻身倒地。爲亂軍踐踏而死。此時守陣官兵。個個東潰西散。賊人乘勢登城。沿陣殺去。忠源正因終日督守。筋酥骨軟。在樓中少坐歇力。聞報東城火起。喊聲不絕於耳。情知有失。心下萬分着急。要緊起身向外。竟忘跨了門限。脚步虛弱。收煞不住。望外直跌出去。久病之人。那裏禁得。一跌立時氣堵。咽喉腹中痰飲上升。中了五臟。呼之不醒。華祝封緊隨在後。急忙俯視。已然氣絕身僵。接連軍士來報西門失守。賊兵沿陣殺來。江英東方亮亦逃至南城。那東門火焰已從敵樓延着民房。百姓呼爺覓子。號哭滿城。城下陳劉二將。又催兵進攻。江英東方亮見主帥已死。城池已破。後面是火。前面是賊。情知無法挽救。都拔刀自刎而死。華祝封見衆人殉節。垂淚說道。中

丞扶病守城。一番忠盡。事實不可湮沒。不彰我當留此微軀爲主將。宣播大節。卽招呼敗殘兵卒。開北門遁去。百姓少壯能行者。都隨着出城。只有老弱婦女。無力奔跑。盡被陳兵追上屠戮。英王因恨攻城之際。傷損許多兵丁。吩咐屠城。可憐廬州百姓。遭此塗毒。慘不忍言。足足焚殺三日。方始救熄餘火。城中居民。早已靡有子遺。又把江中丞及諸將屍首。在城根挖一大坑。草草埋葬。留下二萬人。到湖北調吉志元來。令與其弟應元占元一同踞守。自己率領大隊。向西窺取鄂省。時武昌已經收復。有巡撫青麟駐紮湖廣。總督吳文鎔駐營黃州。蔽屏武昌。與韋昌輝部下韋志浚。曾天養等相持。不料英王從間道抄出夾擊。文鎔中計戰歿。武昌省城戒嚴。朝廷降旨命曾侍郎統帶砲船兵勇。順流而下。直抵武昌。以扼賊吭。時曾公在衡州。已將水陸軍操練精熟。正要進兵。是日接奉諭旨。又知吳文鎔江忠源等相繼殉難。乃卽日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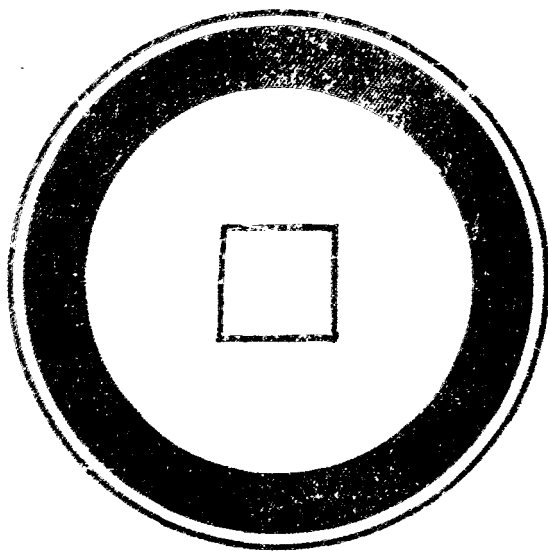
營東征。命副將塔齊布爲先鋒。周鳳山、諸攻躬、林源恩、鄒世琦、鄒壽璋、楊各聲、及弟國葆等分領之。另派精細探子數十名。四路偵探消息。時羅大綱自江西回擾兩湖。岳州府湘陰縣相繼降附。大隊乘舟入靖港。又取了甯鄉縣。湘撫駱秉章派王珏率精兵二千。駐營喬口。遏賊上犯。這日天方嚮晨。太平將曾永照逕來攻撲營盤。王珏指揮部衆奮力截擊。敵兵大敗。適曾公舟師次於長沙。亦派國葆儲攻躬趙煥聯等分途進勦。攻躬兵至甯鄉。正遇賊將區大原。攻躬更不打話。揮刀大呼。殺入賊陣。賊軍當者無不披靡。大原向南退走。攻躬趁勢揮兵掩殺。追不數里。左側山谷中紅旂飄颻。內出一枝敵軍。攻躬大驚。不知何處兵來。正是。

瓦缶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

要知是何處人馬。且俟下回分解。

7.48
9
2

洪楊演義



上海
中華圖書館印行



3 0528 0298 4

洪楊演義卷三

第十五回

靖港湘潭小頁大勝

武昌漢陽既得旋亡



却說儲致躬追趕區大原。忽山谷中突出一兵。為首大將。正是曾永照。原來永照在喬口為王珏所敗。領着殘卒。將取道宵鄉回靖港。這日從山僻小路抄出。正遇大原敗走。官軍在後緊追。永照催軍突出救應。致躬連忙分兵迎住。三路人馬互相攻殺。不料斜刺裏一顆鎗彈飛來。擊中致躬左腦。痛極仆地。部將廖楚良譚碧理十分憤怒。急忙搶回屍首。督兵併力冲殺。永照大原皆不能敵。率眾飛逃。廖譚二將追殺十餘里。方纔收隊回長沙。曾公聞知致躬逐北陣亡。不勝惋惜。即日發檄令塔齊布統率陸軍。取道崇陽通城。隨勤隨進。一路赴援武昌。親自統全隊水師戰船。順流而下。直抵岳州。行至中途。

洪楊演義 第十五回

一

85748
379
13

#07854

A212335

忽然大風陡作。波浪滔天。戰舟斷纜走錨。撞壞多隻。勉強行抵岳州。適值湘撫所派王珪之軍。在羊樓洞爲太平所敗。太平兵乘勝上岳。水陸十餘萬人。漫天蓋地。向岳州殺來。曾國葆楊名聲鄒壽璋等之營。皆係新招之勇。未經戰陣。一聞敵勢浩大。都紛紛潰退入城。太平將領曾天養韋志浚在黃州攻陷吳總督營盤。浮洞庭湖。至岳州。率衆圍住州城。盡銳猛撲。曾公謂水師統將褚汝航等道。城中雖有幾營兵勇。皆不足恃。且此股賊匪。極其凶悍。深恐守兵難支。公可督同彭楊諸營。上岸擊賊。拔出城中軍民。退保長沙。再作道理。汝航領令。卽同玉麟載福等。帶五千水兵登岸。大呼奮擊。無不以一當十。國葆等在城頭望見。連忙開門接應。殺開一條大路。帶了合城軍民。走入省城。分兵登陣守禦。時有貴州候補道胡林翼。因應前湖廣總督之調。帶練勇六百名。由黔赴鄂。行至金口。吳文鎔已經戰歿。爲太平水師阻隔。不能前進。

曾公聞報急調之回湘省。咨請駱中丞支給餉糈。更命林翼添募二千人。與練勇并合成軍。赴上塔市河坪等處追勦。至是長沙戒嚴。曾公以賊兵勢大。急檄調林翼與塔齊布領兵回省城助防。此時太平曾羅韋區諸將已下岳州。將水陸衆軍分爲兩路。曾天養韋志浚帶領陸路。由宵鄉趨湘潭。羅大綱曾永照區大原帶領水師。以靖港爲老營。千餘號大小戰船。當港紮住。阻斷官軍。曾公集諸將計議道。靖港爲交通要港。湘東十餘郡縣皆恃以爲轉運之區。今被賊船屯紮。使我水陸兩軍不能聯合。倚護深爲不便。我欲親督全軍與決一戰。諸君以爲可。否。玉麟載福同聲道。若論多寡之勢。賊舟何止千號。固屬大相懸殊。惟彼係烏合之衆。我乃節制之師。苟得風水順利。諒不至於失勢。況大人親自臨陣。勇氣自當百倍。門生輩無不努力。曾公大喜。立刻傳令。命龍獻琛成名標領二營當前敵。彭玉麟楊載福左右接應。曾公自座

拖罟大般。上面高掛一枝帥纛。各營得了號令。解纜開行。順風揚帆。逕向靖港進發。早有探子飛報。羅大綱等知道。比及師船進港。早已準備停當。區大原本。是粵東沿海人氏。捕魚爲業。水性精通。執着短刀。挺立船頭。背後隨着百餘號戰艦。艦上有二十餘枝短槳。每槳用二人催送。快捷如飛。官軍先鋒龍成二將。先至。將戰船一字排開。兩軍相距。約有十多丈水面。各用鳥槍銃砲。紛紛對擊。互有損傷。區大原用短刀一指衆船。催動櫓槳。如箭激一般。直向官軍陣裏衝來。那官軍水勇。雖然操練多時。究係初次出仗。閱歷未深。不禁風浪。見賊人不顧性命。將次近身。未免有些心慌意亂。要想轉枕退逃。隊伍登時大亂。百號戰船。橫冲直撞。自相磕碰。龍成二將。旗鼓號令。那裏招呼得到。太平水兵奮勇跳上船頭。亂砍亂擊。官兵大半赴水逃命。二十餘號杉板船。用撓鈎搭住。連人連舟。一齊奪去。玉麟載福督着後隊。忽見前軍敗潰。

火速催船接應。阻住追兵。獻琛等方能收住餘船。載福與大原迎頭相遇。隔船廝殺。玉麟吩咐各兵不許亂放鎗砲。必賊船在二十步之內。覷得較準。方可施放。衆軍如法開擊。十鎗中竟有八九命中。更兼彭楊二營水勇。其平日訓練之法。比衆不同。所以駕檣當舵。較他營尤爲純熟。雖是衆寡不敵。却仍不落。下風。區大原仗着船多。命把數十號巨艦併成一排。用大擋牌。遮住船首。以避子彈。張起三道滿篷。乘着順風。直向東北冲來。玉麟看見。卽把令旗揮動。官軍戰船兩下分開。中間讓出一條大路。只等敵舟冲入中央。便可四圍圍殺。大原見破了此計。慌令收住風篷。官軍正在得手之際。不料西南風一時大發。港中波濤洶湧。浪頭有五丈多高。翳蔽天日。那長龍杉板船身。都不甚大。篙檣不能爲力。東歪西側。兵勇站立不牢。一應旗幟篷帆。都被吹倒。賊船趁着風勢。鎗砲箭石似驟雨般打來。官兵淹死打傷者不計其數。載福

在舵尾斷後。忽然狂風捲過。被篷脚掃落水。中剛想扳舵上來。一連幾個急浪打去。有二里多遠。尙幸熟諳水性。得以掙扎登岸。曾公在拖罟大船督陣。望見彭楊二營水勇異常精幹。十分贊賞。倏見風急水利。爲賊所乘。歎道。我一番心血。創此水師。詎意天意難回。竟如此一敗塗地。道言未畢。霍的立起。奮身躍入波心。侍從諸人等均未防備。都嚇得手足無措。親兵倪松也顧不得生死。隨着就跳一把拉着衣裾。死命不放。船上從人早將篙楫搭救上去。幸爲時無多。水未入腹。上下衣服都已濕透。褚汝航勸諫道。勝負用兵常事。公何如此輕生。曾公道。我觀今日之敗。非戰之罪。如此西南風。是天不欲遠滅此賊也。國運至此。臣子何以生爲。汝航未及答言。玉麟已領着敗殘師船回來。見公衣冠盡濕。問知原故。大聲道。水戰遇風。乃常有之事。今雖敗。尙存堅船百號。銳卒數千。安在不可復振。公若率爾輕生。上辜天子洪恩。下負

封翁期望身死而忠孝皆失公何取焉曾公出座謝教忽接湘潭捷報稱水陸兩軍連日大獲全勝焚燬賊船無數踏平賊壘淨盡克復湘潭縣城原來曾天養韋志浚二人既下湘潭卽於湘水上遊拘民船五百多隻用鐵練連貫鎖住伐巨木數百株編成堅柵豎立船上以阻水師救兵陸路分屯湘水兩岸連築十座高壘以爲拒守之計塔齊布率領大軍星馳赴援行至陶冶墩正與太平兵相遇齊布不待敵兵列陣匹馬單刀直盪敵陣東馳西突如入無人之境敵衆刀槍劍戟蜂擁齊上齊布起大砍刀用一個五花蓋頂之勢盤旋飛舞近身敵兵殺死無算刀上帶起的鮮血斑斑點點洒滿身上馬上好似秦良玉蜀錦征袍桃花戰馬一般兩邊陣上觀者無不俯首咋舌詫爲神勇曾天養自恃勇力舉流金鎗飛馬來迎齊布瞋目大呼目眦欲裂放開喉嚨宛如青天起個霹靂曾天養見了也不覺連人和馬倒退數步霎時

間。兩。般。軍。器。攪。在。一。處。但。見。白。的。刀。光。黃。的。鎗。光。不。啻。兩。條。神。龍。在。半。空。中。矢。鏑。鬥。有。十。個。回。合。天。養。漸。漸。力。怯。抵。敵。不。住。志。浚。拍。動。坐。騎。上。前。助。戰。齊。布。正。在。酣。戰。之。際。聽。得。馬。蹄。響。處。瞥。見。一。將。前。來。夾。攻。忙。把。韁。繩。一。偏。那。匹。龍。駒。馬。望。左。邊。躡。去。齊。布。身。體。一。個。順。手。抓。住。一。個。賊。兵。對。准。志。浚。劈。面。攢。去。志。浚。猛。覩。一。大。團。飛。來。不。知。何。件。急。忙。望。側。閃。避。恰。巧。擊。中。坐。馬。頭。上。把。右。眼。打。瞎。腦。漿。鮮。血。濺。了。志。浚。一。身。那。馬。負。痛。狂。奔。把。志。浚。掀。下。背。來。齊。布。撇。了。天。養。來。斬。志。浚。志。浚。拚。命。扒。起。雜。在。小。軍。中。逃。生。此。時。太。平。軍。隊。伍。已。被。齊。布。攪。得。大。亂。周。鳳。山。林。源。恩。等。乘。勢。揮。兵。掩。擊。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會。韋。二。人。飛。逃。進。壘。閉。門。堅。守。齊。布。喝。令。衆。軍。且。慢。歇。力。俟。攻。破。賊。壘。再。行。收。隊。衆。兵。得。了。號。令。勇。氣。百。倍。搖。旗。擊。鼓。直。前。攻。撲。齊。布。跳。下。坐。騎。換。執。短。刀。把。箭。衣。下。裾。煞。在。腰。帶。裏。面。親。冒。矢。石。當。先。領。隊。麾。下。諸。將。見。主。帥。在。

前那裏還敢畏縮。個個奮不顧身。自午至未。尙未攻破。齊布怒道。你等都是酒囊飯袋。如何這般。沒用。口中責備。諸將却見他腰背一縮。雙足一拳。身子早已離地。真比飛燕還輕。那四丈多高的敵壘。湧身一躍。轉眼間已登壘頂。太平兵倉皇愕顧。驚爲自天而下。發一聲喊。各自奔逃。官軍諸將見主帥先登。怎敢怠慢。就在齊布躍上之處。佈好軟梯。陸續都上壘牆。韋曾二人不敢迎敵。喪膽而逃。未及天黑。湘水南岸五壘。一律掃平。方始鳴金收兵。齊布回進發帳。更換衣服。那外血內汗。已數層黏成一片。件件染作殷紅之色。從人無不歎服。此時官軍直逼湘潭城下。城中洵懼。乘夜縱火而遁。瞭望軍士見城中幾處火起。報進大營。齊布恐其有計。傳令各營不得妄動。俟至天明。再探虛實。到了次晨。探子稟稱。賊已宵遁。城內空虛無人。齊布卽令林源恩入城撫慰居民。又會合水師。將湘江中木城船隻。盡數燒毀。北岸五壘太平。

兵亦空壁遁去。湘潭縣境水陸肅清。卽命報馬先到省垣報捷。大軍隨後整旅凱還。時曾公水軍已回長沙。齊布進中軍相見。曾公撫勞道。賊人逞亂似來。從未受着深創。今將軍得此大勝。足使賊人破膽。嗣後不敢正視湖南將軍之功偉矣。齊布唯唯遜謝。自歸本營。曾公重整水陸各軍。將靖港損壞船隻入廠修治。晨夕加意操演。講求走陣駕駛之法。因謂諸將道。吾水陸萬人軍非不多。而遇賊卽潰。岳州之敗。水師拒敵者。楊載福一營。湘潭之戰。陸師塔齊布兩營。水師楊載福兩營。由此觀之。益見兵貴精而不貴多。吾將效諸葛武侯祁山之敗。減兵省食。勤求已過。以冀復振。彭玉麟道竊觀古人用兵。必先明功罪賞罰。今吾師辦事每每嚴於責己。寬於責人。雖屬聖賢忠恕之道。然以之用兵。得毋失之過厚。曾公道。君言固是。但我亦有不得已之苦衷。現今時事艱難。賢人君子大半潛伏。我以義聲倡導。鄉人同履危亡之地。諸

君從我之初。非以利動也。故於法亦有所難施。卽兩次所以致敗。亦未始不由於此。今將水陸兩軍。嚴汰另募。重整規模。一俟料理完竣。卽當星夜遣征。誓滅此賊。以雪挫敗之恥。以贖遲延之罪。師生二人正在談論軍務。適值鄂省探子回來。報稱湖北賊人。由宜昌枝江松滋等郡縣。入太平口。與西湖賊合。連陷澧州安鄉諸城。湖北巡撫青麟。因城中糧盡。率部下兵勇棄城走入湖南。一路踐踏田禾。搶劫食物。現在離長沙不過十餘里了。武昌省城因無人守把。刻已復爲賊踞。會公聽報。駭然道。有這等事。願玉麟道。封疆大吏。棄城遁走。竇乃未有之奇聞。這青撫台枉食厚祿。如此貪生怕死。真狗彘之不如。只可惜長江上游重地。復爲賊踞於軍務。大有關礙耳。道言未了。忽報駱大人遣丁相請。會公急詣撫轅。原來就爲青麟之事。請公商議。公勸駱中丞籌給萬金。撫遣帶來兵勇。免致沿途滋事。擾累百姓。駱公從其議。卽將鄂兵

遣散。不准青麟入長沙城。命在荊州安置。消息報到朝廷。天子震怒。發下硃批。青麟越境偷生。何辭以免。著官文沿途正法。以儆官邪。欽此。看官須知。人誰不死。死節爲忠義之尤。弃世有光。青麟以封圻大吏。棄城苟活。固屬罪不容誅。況乎欲求免死。而仍不免身。首異處反。落了千載惡名。以視守城盡節諸臣。固孰得而孰失。耶。死有泰山鴻毛之別者。正謂此耳。滿洲官吏。養尊處優。積弱至此。無怪清廷翩然變計。以官爵籠絡漢人。假以殺人之權。使演成同種相殘之慘劇也。閑話慢題。却說青麟既誅。武漢旋失。曾公整軍東下。水師分三起。先遣褚汝航率砲船四營當前敵。陸師亦分三起。以塔齊布爲中路。駐新牆。胡林翼等由西路趨常德。江忠淑林源恩等由東路趨崇通。三路軍馬風馳雨驟。直指岳州。太平兵聞官軍大至。棄常德澧州。併力守岳州。曾公檄羅澤南周鳳山率兵助攻。隨將州城克復。大軍直至城陵磯。圍大原率。

數百號戰船。當江截住。褚汝航指揮羣艦。於狂風巨浪中。排砲猛擊。區兵敗走。師船乘勝逐北。值南風陡作。人力難施。師船不能回營。爲區所乘。汝航及夏鑾諸殿元。何鎮邦等。前後戰歿。幸楊載福。鄒世琦。各帶數十小艇。從支港截出救應。方得收船回轉。三日之後。風平浪靜。天氣清明。塔齊布羅澤南督率陸軍。會同李孟羣。楊載福等水陸夾擊。將沿江兩岸敵壘。悉數燬平。窮追二百餘里。至嘉魚縣境。大原永照等率衆東竄。官軍乘勝而下。搜捕沿江。汶港敵船盡。曾公進駐金口。聚集諸將。商取武昌之澤。南袖圖進。道洪山。花園兩路。皆賊重兵所在。花園瀕江。環城尤爲賊勢所注。賊壘九座。每座約數千人。長壕巨障。袤延數里。我所部不滿三千。以當洪山之賊。有餘。以擊花園。不足。請與塔將軍分任之。洪山花園賊壘。破武昌無自固之勢。賊將自遁。無憂也。曾公喜道。羅君勝算。摩在我目中矣。花園賊壘。仍煩君一行。請加派兵二

于以助君。澤南欣然領諾。公卽遣林源恩、鄧輔綸率本部兵隨澤南東征。澤南部署停當。辭別曾公。卽日拔寨起程。曾公恐陸軍紮營未定。壘內乘機遽來攻撲。復令載福率水師二千戰船百號。一路互相倚護。行至河泊山。離花園僅三里多路。江邊太平守將秦自明領着數十只小漁划。見清兵戰艦重笨。仗着小划行走如飛。直前搏戰。忽見官軍陣後轉出一隊杉板船。進退周旋十分靈捷。管帶哨弁朱楚成、蔣連安、驍勇異常。船上鎗砲皆無虛發。太平兵中彈落江者。不計其數。慌忙撥船退走。水師運動篙槳。舟如矢激。直追至鸚鵡洲、漢陽、鮎魚套等處。奪獲數十號敵船。同時岸上陸軍亦與輔王、楊輔清接仗。正在不分勝負之際。太平軍瞥見清軍水師已出其下。恐爲鈔後來擊。立時驚慌。無心迎拒。澤南見敵陣散亂。趁勢揮軍掩殺。鄧輔綸飛馬掄刀直前衝突。幾獲輔清。太平兵不支棄營而去。澤南命將敵營燒去。統兵直逼

壘下。令軍士各持鳥槍。裝滿子藥。伏地而行。既近賊壘。乃起立施槍。太平兵亦在壘上開槍還擊。相持許久。兩有損傷。澤南在陣前督戰。思得一計。令分三人爲一隊。一人持牌遮護。以防壘上箭石。二人執槍施擊。軍士依計而行。果然打死許多敵兵。只是敵壘築牆三重。高可盈丈。外濠三層。引江水灌之。深可滅頂。濠中竹簽密佈。平時出入必用釣橋。此時不能飛越。比及清軍施搭浮橋。槍聲略歇。太平兵早又站滿牆邊。澤南見了。又命每隊後面另添四人。以二人背負雲梯。二人支搭竹橋。一面仍令前隊施槍轟擊。林源恩飛身下馬。至壕邊指點軍士。編成三座浮橋。衆軍渡過深壕。倚牆安設雲梯。壘上軍兵見清軍已逼牆外。心中漸懼。守禦不力。澤南擂鼓催督。益急源恩不避矢石。立梯旁監視。軍士有上而復下者。拔刀立斬。由是弁勇無敢少却前者。既殄後者。復登。自辰時攻至未時。九壘皆克。楊秦二將率殘兵退入省城。閉

門拒守。塔齊布另從他道。攻克洪山。水陸清兵。皆薄武昌城。環城諸壘悉破。秦自明對輔王道。此城所恃以爲守者。洪山花園兩路耳。今皆爲妖兵所破。險要盡失。決難守把。若待打破城池。束手待斃。悔之莫及。不如退往江西。投翼王石千歲。聞得彼處軍勢頗振。諒必相容。不知大王意下如何。輔清道。我亦知困守此城。終非善策。但羅妖頭的用兵。非比別人。倘若退出之時。被他率兵追趕。或於要路設伏。我軍勢敗。思歸各無鬪志。那時無人抵擋。豈非反爲所擒。所以躊躇未決。自明道。此固可慮。尙幸清軍僅圍西南二門。現值下絃之際。月色朦朧。若悄悄開東門出去。保無知覺。輔清道。此城與漢陽相爲犄角。我軍一走。漢陽孤立無援。又當如何呢。自明道。那也顧不得許多。幸得我們此去。必從漢陽經過。就招呼該處弟兄同行便了。輔清嘆口氣道。真是可惜。二處緊要城池。得而復失。卽傳令料理行裝。乘夜起程。留下數十名本

城降民。在城頭打更點砲。俾清軍不疑。免來追趕。到了二更過後。二人登西門探望。見清營毫無動靜。方放大膽子。開了東門。率衆向漢陽而去。一路上人不駐足。馬不停蹄。到了漢陽城外。那裏守將李世鑣。方纔接到武昌密信。約他同遁。早將城中儲蓄。裝載停當。此時兩兵合爲一起。退往江西。投石達開去了。再說湘軍營中規矩。起得極早。每日雞聲再鳴。將士一律起身。這日五更時分。澤南正在帳中盥洗。聽得城上刁斗之聲。鑼鑼不絕。間着還有砲聲。斷續就凝神側耳細聽。片時笑謂衆將道。賊已遁矣。諸將共問何以見得。澤南道。城上乃守賊屯聚之所。更點定然嚴肅。今鑼鑼亂擊。露出慌張之狀。其無號令可知。且礮聲不帶殺氣。我料必是空城。諸君不信。往觀便知虛實。卽令部將彭三元出營探視。須臾三元回報。稱城上虛插旌旗。祇有十幾個賊兵。在彼交頭接耳。望見我軍出隊。都驚竄下城。請令定奪。澤南道。賊旣宵

遁必向漢陽一帶而去。彼以武漢二處遙爲聲援。今武昌既失。漢賊勢難久踞。或者昨晚併隊同逃。亦未可知。該處有楊厚庵水師停泊。明晨定有好音到來。諸將聽了。疑信參半。闔營吃畢早飯。漸漸紅日東升。忽得漢陽捷報。知太平兵於四更時分棄城遁去。水師收復郡城。諸將無不服澤南有先見之明。澤南率大軍入城。那數十名殘卒。大開城門。香花跪道而迎。羣稱是本城百姓被賊人逼脅不得已而相從。求大人洪恩開釋。澤南逐名察審。果然都係本處土民。吩咐一一釋放。安民已畢。命鄧輔綸林源恩權時鎮守。俟新任巡撫到時再行交割。自己統本部兵向蘄州等處進剿。捷書到了北京。各加官晉秩。簡派陶恩培爲湖北巡撫。恩培得旨。卽日馳赴武昌。鄧將二將交割回軍。陶公接印視事。舉辦一切善後事宜。那武漢乃長江上游。爲兩軍必爭之地。旋得旋亡。屢經兵燹。所以垣墉損壞。民戶凋零。城外花園。洪山等處。

斷戈滿地。白骨成堆。燒殘的瓦礫。壘牆高低。斷續堆積數里。斜陽衰草無限。荒涼令人可感。陶公簡練軍實。儲蓄錢糧以防太平人馬再來侵犯。時兩湖總督楊霽駐軍黃州。到了次年正月。皖南之太平兵大舉又入湖北。楊霽屢蹶不振。退守德安。武漢大震。曾公急遣胡林翼。王國才。石清吉等。率精兵六千名。回援武漢。另派遣員李孟羣。以舟師四十號。援蘄黃。諸將領令分道馳入鄂省。水陸堵禦。皖軍不能得志。復回安徽。不料甫隔三月。江西翼王石達開。派手下羅大綱。紀秀明。曾永照等。由富池口渡江而南。連下興國。通山。崇陽。通城。咸甯等州縣。太平軍勢復盛。武昌戒嚴。陶巡撫飛書告急。曾帥檄促副將王國才。由武甯一路轉戰而西。無如敵勢浩大。清軍又繞道而行。不能速達。國才甫至半途。武漢已於二月十七日。又入太平軍之手。陶巡撫恩培自縊於大堂之上。太平軍進了省城。大綱領兵鎮守。紀曾二將帶了大隊。沂

漢而上。由岳家口仙桃鎮進窺荆襄。清廷詔授胡林翼爲湖北布政。署理巡撫。林翼同李孟羣彭玉麟水陸扼紮。紀曾二將連戰不利。乃改道西下。德安楊霽失機敗走。退入襄陽。湘南邊防緊急。駱巡撫遣人告急於曾公。時曾公因籌整內湖水師。駐紮江西。南昌聞得桑梓有警。卽命塔齊布回救湖南。正是。

上游鎖鑰嚴江漢。大將旌旗下洞庭。

未知齊布勝負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塔齊布暑天殞命 羅澤南霧裏受傷

却說曾公因桑梓有警。檄令塔齊布赴辰沅一帶勦賊。是時齊布正在播鼓台與太平天將曾天養相持。那播鼓台的形勢。左邊是城陵磯。右邊是大江。中央一片平原。兩軍分南北對壘。天養帶領四五萬精兵。背河列陣。見官兵

不過數千。心易其少。把流金鏡一擺。揮兵衝殺將來。疾如風雨。銳不可當。槍砲隆隆。震動山谷。濃煙白霧。滾滾直上。雲霄砲礮。氣聞至數里。清軍見敵兵勇猛。望後稍却。齊布身坐皮椅。一卒牽着戰馬。一卒捐着大刀。在要路口鎮住。身旁僅存數十人。毫無畏懼之色。哨弁楊名聲等見主將身臨危地。連忙喝住衆兵。不許退縮。翻身重復殺回。那太平兵素懼齊布神威。不敢十分逼近。但把洋槍亂箭。遠遠打來。齊布猛然離身。離座躍上馬背。怒聲雷動。倒提大砍刀。兩足把葵花蹬一踢。那匹龍駒馬領鬃直豎。一聲長嘶。四蹄騰蹕。逕向箭林煙網中衝來。背後百餘名親兵緊跟馬尾。衝到敵陣中堅。劈面撞見曾天養。天養見一隊清兵殺到。當先大將正是塔齊布。自思先下手爲強。忙起流金鑊當頭蓋下。齊布怒目切齒。舉大砍刀望上一迎。那刀上的環口恰恰。紋在金鑊節上。只因用力太猛。擊得火星亂迸。天養覺得軍器一鬆。好似

在手中奪去。一般那柄流金鎗飛去數十步。斜插青草地上。身不由主。隨着丟鎗的餘勢。上半個身子往前一合。連人和馬直躡過來。與齊布撞個滿懷。齊布正要收轉大刀。却因兩馬已經相並。刀桿太長。不能翻轉。就腰間抽出佩劍。順手砍去。好一個大頭。顛坪然落地。親兵趕上。揪住長髮。拾起首級。齊布也不插好寶劍。一手提刀。一手握劍。在陣中往來馳驟。楊名聲催動。後軍乘勢捲來。敵兵奔逃。但係背水爲陣。後面是條大河。雖有幾座浮橋。那裏容得許多人馬。一時自相排擠。落河而死者不計其數。清軍追殺數里。直追至塘橋。以北方始回營。齊布命將天養首級。傳示湘鄂各處。以示其威。軍士見其碩大無朋。用秤一權。竟有十五六斤之多。所以天養在日太平軍中。皆稱爲曾大頭。至今武昌一帶。猶無人不知。這日齊布接到曾侍郎飛檄。促令回湘防堵。卽命軍士拔寨起程。行近蒲圻縣地方。又得湘撫公文。知胡林翼

彭玉麟、王國才等水陸各軍屢獲勝仗。窺伺荆襄之賊回竄武昌。湖北防務解嚴。齊布聞此信息。乃不入湖南。率兵取道大冶縣直臨大江。一路沿江東下。連破敵兵於鄖穴鎮、田家鎮等處。乘勝抵富池口。齊布不待立營。督衆逕趨敵壘。半日之間踏破堅壘十二座。收復廣濟、黃梅二縣。遂與羅澤南之兵相會。二將合兵破敵於孔隴驛。復連捷於小池口。澤南自往攻湖口。齊布率師南渡。駐營九江南門。亢公灣城內守將林啓容十分堅忍。守禦得法。官軍百計環攻。未能遽克。相持至次年夏季。時正六月中旬。天氣極其溽暑。更兼久旱不雨。較往年更熱數倍。日間陽光逼鑠。火傘高張。那旂竿尖上錫頂都消鎔掛下。炎威之酷烈。可想而知。齊布身體雄壯。畏熱愈甚。每日陞帳理事。又不便露體赤身。只穿一件哆囉麻箭衣。尙覺汗流不止。紮營的地方。適又附近水草。每當晚間臨睡。若垂下羅幃。四圍密不通風。覺得鬱悶異常。若掛

起帳鉤蚊蟲又攢肌吮咬。奇癢難當。只得在營中隙地。設一竹榻。晚間納涼。假寐。輒至天明。那半夜的霜露。何等利害。當時雖覺涼爽。但陰冷之氣。早從毛孔中侵入骨髓。到了七月中間。已露宿三十餘天。是年適逢閏七月。故當中元時候。尙是夏令的節氣。末伏還未過盡。天時實在炎熱。這日又出營開仗。大敗敵兵於新壩。齊布當先。逐北在烈日中奔馳。十餘里。及至收隊歸營。身上幾層紗衣。都被汗水濕透。如在水中撈起一般。齊布生來性急。不等汗乾。卽脫去渾身衣服。吩咐從人用力揮扇。取過冰凍冷水。連飲四五大碗。方覺心清神爽。左右獻上酒肉麵包。又復飽餐一頓。覺得有些困倦。便往榻上酣寢。豈知連霄所受的寒氣。爲暑熱束住在內。無從宣洩。而脫衣揮扇時。又將陣上所受的暑氣。隨汗收進。兼之酒肉麵粉等物。被冷水凝結。不能消化。寒暑食三項交互臟腑之中。任你是銅人鐵漢。亦當侵蝕成疾。何況齊布。雖

屬強壯。究係骨肉之軀。焉能保得不病。更加所經過的地方。死屍載道。久未掩埋。一股腐爛臭穢之氣。釀成疫癘。齊布滿身。汗出正在毛骨開張之際。從鼻孔引入心經。諸疾一齊發作。睡到薄暮時分。自覺頭昏口渴。坐臥不甯。還認是鞍馬勞頓。毫不介意。不料隔了片刻。頓然胸中作泛。嘔心不止。接連着腹中絞痛非常。急命扶起登廁。立時上吐下瀉。筋脈拘攣。眼前金花亂轉。覺天旋地動。心旌搖搖。身子如在雲霧之中。諸將見此情形。知是霍亂之症。忙將臥龍丹行軍散等藥。或吹入鼻孔。或溫湯吞服。無奈諸藥雜投。毫無效驗。依然大吐大瀉。看齊布時。但見指甲唇皮。都成灰白之色。臂間腿際的實肉。竟至漸漸寬落。闔營惶急。派人四出。求請名醫。九江城外十餘個有名醫士。一齊請到。又有畫辰州符的王半仙。素稱專治時疫痧氣。亦肩輿至營。各各入內診畢脈息。議論不一。有說是火包寒的。宜用廣藿青蒿等藥。有說是寒

包火的宜用蒼朮白芷等藥。爭辯紛紛。莫衷一是。衆將看齊布時。吐瀉得四肢癱軟。一息慄慄。忽然大喝一聲。從枕上奮然躍起。跳下床來。把帳上挂的短刀。搶在手中。望外就走。嚇得左右不解其故。連忙上前扶持。齊布矚目。厲聲道。你等快些放手。我要帶十萬大兵。殺往金陵。斬去洪逆首級。騰雲到北。京金鑾殿上。獻給皇上。兩臂向左右一分。竟不知何處來的氣力。六七個人。個個東倒西歪。衆將知是發狂。過來死命抱住。齊布暴躁如雷。口口聲聲。要到金陵。斬洪逆看官。這些說話。雖然是病中譫語。却真是齊布生平之志。正與宗澤臨終時大呼過河者相同。後來予諡壯武。實實不愧此二字。且勿論其處境如何。但願中國的將領。皆有這一個志氣。那便武將四隻脚的徽號。不致被外人譏諛國勢也。早能轉弱爲強了。衆將將齊布扶置榻上。四周防護。那畫辰州符的王半仙。左手持了一碗清水。右手捏着一莖麥。柴心紮。

成活結好似小兒頑耍的雞雞掛對着榻上捻訣禹步口中喃喃誦咒向東南方吸氣三口高聲喝道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喝了滿嘴清水連噴數次衆將看齊布時竟不胡言亂語閉目靜睡都稱讚王半仙符咒之効豈知方纔是肝火上炎故此熱極發狂此時火氣略平自然神魂安定那裏是甚麼符咒之力大抵江湖術士愚人之術都是適逢其會僥倖見效不值識者一笑王半仙得意洋洋又裁了半張黃紙取過一枝淨筆飽蘸硃砂畫成一道符籙上面都是些雨字頭的字衆人皆不能識半仙取火燒爲灰未命用溫水冲服其時齊布已經人事不知牙關緊閉勉強撬開灌下衆醫生亦擬就兩張方子一張是主宣泄一張是主溫降衆將躊躇莫決不知服那一張的好正在六神無主忽報名醫李如白先生來到原來這李如白乃蘇州葉天士的弟子在天士案頭從遊二十餘年盡得其妙無論風癆臟隔疑

難諸症。一經如白醫治。無不手到春回。真有起死回生之術。只是性喜清淨。並不懸壺問世。因愛廬山水之勝。在匡廬峯頂結茅居住。足跡韜藏。不履城市。有時偶然高興。爲人診視。從不受分毫謝儀。這日從杭州回來。舟過九江。偶到藥肆中配製幾味藥料。恰遇塔營侍者。同在鋪中持方贖藥。如白看見脈案。知是危險痧症。因聞齊布乃一員長勝大將。治軍甚嚴。無清將縱兵虐民的惡習。便動了割股之心。飄然步行至營。自通姓名。願爲醫治。衆人聞報。久慕如白乃神醫。國手都大喜。道救星至矣。急令大開營門。迎接進內。不及套絨寒暄。略將起病緣由。大概述說幾句。卽請入房診脈。如白甫跨進門。一眼望見齊布。面如白紙。額肉盡消。心中暗暗吃驚。就在床沿坐定。把病人右手拉出。攔在幾本書上。按着寸關尺三部。凝神數息。細細揣摩。衆人都警歎無聲。屏氣而立。但見如白切着脈息。只是閉目搖頭。又換左手診了。片刻。

起身出外。衆將隨着來到客房。如白連聲嘆息道。病入膏肓。不可救藥。衆人慌忙問故。如白道。軍門之疾。名爲時行霍亂。乃係受寒太甚。深入太陽。陽明兩經。新近又受暑熱。致肝腎不和。水火相鬥。癘疫之氣乘虛而入。刻下元氣已傷。七竅盡塞。雖有扁盧。無能爲力矣。諸將懇求立方。如白堅稱不必。長歎告別而去。幾個見幾的醫生。見李如白。尙且不敢擬方。知難挽回。紛紛自去。還有幾個不知死活的。在那裏盲談瞎論。延至當晚三更。湖南提督塔公奄然歸天。齊布平日軍令雖嚴。而待下極有恩惠。與士卒同其甘苦。闔營得了凶信。頓時哭聲震地。鄒壽璋楊名聲等。遣人飛報南康。曾公聞訃。揮淚道。智亭隨我多年。深相倚重。一旦長逝。軍中失一威望。之將我亦損一右臂矣。卽日馳抵九江。諸將接着。訴說備細病情。曾公見了齊布屍首。撫床慟哭一場。因天氣尙熱。不能耽擱。次日置辦上號沙枋。從豐殯殮。其弟兀爾松隨軍在

營便令扶柩回旗所帶陸軍派周鳳山接統仍駐九江城外處置已畢曾公
卽回南康檄令李元度蕭捷三會合水師進攻湖口敵壘元度設伏誘敵連
破敵壘四座水師砲船乘勝駛出大江追至青山相近太平兵回船迎戰蕭
捷三立船頭督陣偶不經心失足墮水比及從人救起已經氣絕身亡所部
水師退泊青山營中失了主將軍士大譁曾公從南康馳至撫慰其衆軍心
方安隔了數日曾公親督全軍進擊湖口縣城城兵堅守屢攻不拔心下悶
悶不樂時羅澤南之軍連破敵於梁口乾坑鰲嶺雞鳴山等處斬馘數千級
又克復義寧州城軍威大振澤南遣人報捷乘便上書陳利病略謂東南大
勢尤在武昌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江西亦有所屏蔽株守江西如坐甕中
日與賊搏戰無益大局請率所部由義寧出崇陽進援武昌引軍東下以取
建瓶之勢而後內湖水師與外江聲息可通進攻九江始有把握此時但留

周鳳山一軍駐江西。以綴賊勢。必俟武昌克復。大軍全注九江。東南大局。乃有轉機。云云。曾公閱畢。將來書傳示左右。因謂郭嵩燾道。羅山以一書。生善於用兵。如此可愛。可敬。今觀此番議論。於全局成敗機關。洞若觀火。真乃切中時勢之言。嵩燾道。武昌天府之地。固用兵者所必爭。羅公之言。實係勝算。但函牘往來。曲折未能盡達。公既以爲可用。速宜召之來營。面商一切。曾公從之。卽備檄文。召澤南。至南康。澤南不敢延緩。立刻束裝。選了一匹快馬。不帶一個從人。單騎奔馳四十里。次日午牌時分。已抵大營。進中軍相見。畢。澤南先開言道。昨日所上條陳。蒙滌公不以芻蕘見棄。使來面受機宜。澤南連日偵探賊人消息。知崇陽通城等踞賊。皆不甚悍。潤芝中丞目下駐軍金口。扼紮要衝。惟羊樓司濠頭堡二處。賊人皆用重兵把守。倘能破得羊濠之賊。與潤公之兵會合。共搗武昌。必有幾分把握。曾公道。足下高論於賊人形勢。

虛實。朗若列眉。我安敢不從。但當此重任。非公不可。我當檄令寶勇三營。助公西行。以壯軍威。澤南應聲願往。時適劉蓉在座。謂曾帥道。公所賴以轉戰者。塔羅兩君。今塔公已亡。諸將可恃。獨羅公又資之遠行。脫有急難。誰堪使者。曾公道言。固是吾亦知之審矣。然計東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無益。苟仗朝廷威福。此軍幸克武昌。天下大勢。猶可爲吾。雖困猶榮也。澤南起身告別。因謂曾公道。我軍局勢未振。雖得湖口。無濟于事。且數攻亦勞兵力。公宜戒諸將。堅持勿動。公悉從之。目送澤南出營。劉蓉亦偕嵩燾送至柴桑村。三人並馬而行。一路談談講講。劉蓉道。江西三面距賊。諸營無一可恃。此軍去後。必不能支。計將安出。澤南道。曾公所治水師。幸能自立。但留曾公一人。均無足計。嵩燾道。曾公意求有益於天下大局。視此身如鴻毛。不自今日始也。澤南道。天苟未亡木朝。此老必不死。相與歎息而別。嵩燾自回南康。澤

南部署援鄂之師。自領中營。以李續賓領右營。劉蓉領左營。以彭三元承堯分領寶勇營。合爲五千人。由義寧逕趨通城。城內太平守將寶老七。本係湖北流民。手下都是烏合之衆。聞得大隊官軍殺到。嚇得屁滾尿流。那敢迎拒。穿城逃至崇陽。三元承堯率前鋒軍入城。澤南後軍繼至。歇力三日。進攻崇陽。崇陽自寶老七潰入之後。軍心慌亂。城池又屢經兵火。坍塌不堪。彭三元不顧矢石。奮勇先登。承堯督衆隨之。守兵亦開東門遁去。官軍不滿旬日。連克二城。功成意外。勇銳百倍。澤南心中甚喜。犒賞三軍。正要發兵進取。忽報湖南援鄂之師。潰於羊樓司。統將江忠濟陣亡。澤南急遣李續賓帶本部右營人馬。進勦羊樓司。彭三元李杏春帶寶勇一千名。進勦濠頭堡。那濠頭在蒲圻縣西北。爲入鄂一條僻道。山徑迂曲。樹木叢森。守堡主將就是曾永照。這日探知清軍將至。豫遣手下驍目潘全志龔仁等。分兩路埋伏。三元疊

獲大勝。逞着一股驕氣。那裏把敵兵放在心上。率領五百精卒。舞動板斧。著地捲來。正遇曾永照也不答話。舉斧直劈過去。永照急架忙迎。二騎相交。盤旋來往。正在大呼酣戰之際。忽然樹林中一聲號砲。一彪兵衝出。領頭的正。是龔仁。望官軍背後殺來。三元情知中計。不敢戀戰。虛砍一斧。撥馬望後隊殺去。龔仁當先攔阻。把手中大刀起了個枯樹盤根之勢。想砍三元馬足。三元隔過大刀。順手倒轉斧柄。橫掃過去。擊中龔仁右臂。負痛閃開。三元趁此機會。拍馬衝出重圍。招呼衆軍向西敗走。永照那裏肯捨。率衆奮力緊迫。李杏春督五百後軍。恰來接應。兩下接住廝殺。呼聲動天。不料潘全志等候已久。領兵從山徑截出。圍裏將來。此時清軍已人困馬乏。被這枝生力軍馬刀。砍劍擊。傷折無算。三元杏春左衝右突。不能殺出。竟被射死陣中。帶來一千名寶勇。僅存四百餘人。敗卒報至崇陽。澤南聞彭李殉難。不勝悲悼。所遺勇

丁。卽命歸普承堯獨統。是時李續賓之兵在羊樓司。屢攻未克。澤南親督大軍進擊羊樓。申明約束。激勵衆軍。將士人人感奮。願効死力。人馬如疾風。怒濤。太平兵駭愕。不及抵禦。棄壘狂奔。澤南催兵追襲。吩咐且慢駐足。出其不意。疾抵蒲圻。不待安營。直前攻撲。劉蓉之弟劉蕃首先攀堞登城。不防斜刺裏飛過一顆砲彈。洞脅而死。劉蓉悲忿交加。督攻益急。鄒世琦普承堯等先後上城。城上守軍已亂。守將石化順難以抵禦。率衆退回省城。蒲圻卽時攻下。李續賓另從他道攻取咸寧。遂乘勝至金口。與胡林翼會攻武昌。駐營洪山澤。南軍其南。林翼軍其北。遙遙相對。互爲聲援。將武昌城外敵壘鏟除。殆盡。續賓亦在花園連獲大勝。太平守將羅大綱聞官軍大至。率同區大原。紀秀明等出城接應。與清軍遇於褚家橋。兩軍拒河列陣。普承堯立馬橋心。厲聲喝道。爾等惡貫已盈。破城在即。尙敢抗拒。天兵可曉。得本將軍利害麼。太

平將紀秀明搖動三尖兩刃刀。縱馬上橋。二人就在橋頂交戰。兩邊陣上都用弓矢銃砲。隔水對擊。但這褚家橋雖係平頂。却不甚闊。轉折極形不便。承堯使的一路槍法。名爲醉八仙。搗動鋒尖。槍花大如碗口。一般指東擊西。銀光耀目。秀明偶露破綻。被承堯一槍從下三路刺進正中馬頸。那匹戰馬痛極一聲長嘶。往左邊躡去。豈知橋欄年久失修。木料朽壞。一馬撞去。木欄折斷。只聽得豁喇一聲。連人和馬跌入河中。那條小河水却不深。都是些淤泥沙石。秀明半身陷入泥內。要想掙扎逃命。岸上銃砲齊施。子彈交下。以至死於水中。承堯奮呼突陣。擊動天。涉河猛擊。羅大綱區大原二人奮力抵敵。忽然間陰雲四合。大雨滂沱。澤南方收兵回營。太平軍齊稱天佑。銳氣復振。那雨從這日申時下起。直至次晚三更方纔停點。大綱恐天晴之後。清軍欲來攻擊。吩咐乘夜修城。仰觀天際。尚有微雲。一輪淡月之中。隱隱有圓暈圍。

住。區大原在海邊久住。頗識天文。謂大綱道雨後。月暈來日黎明。必有大霧。現今妖兵已逼城下。嬰城以守。決非長計。明晨可多備火器。乘霧進攻。倘能成功。豈非大妙。大綱從其言。卽刻編成口號。傳令各營。俟至五更時分。悄悄調兵離城。比及東方初明。已抵清軍營濠之外。果然大霧彌漫。對面不見人。物。洪山和清軍營寨。都籠罩在白氣當中。但聞刁斗之聲。噹噹盈耳。太平軍知無準備。一聲口號。大刀闊斧。一齊砍入清營。澤雨剛纔用畢早飯。因帳中黑暗。秉燭危坐。與諸將講論軍機。忽聽得吶喊之聲。知有敵兵殺到。急令軍士休得驚慌。齊心迎敵。劉蓉普承堯慌忙搶了兵器。往外迎來。太平兵砍開數重木柵。東馳西突。將次殺入中軍。清軍毫未設備。如夢初覺。勉強點起火把。就在營中列隊拒戰。澤南亦手仗寶劍出來督陣。此時已經旭日東升。濕霧愈加濃厚。伸手難分五指。太平兵仗着口號。條條分。猶如生龍活虎。殺

得清軍彼此不能相顧。澤南見軍勢危急，親自進立前隊，足跟尙未站定，猛覺胸前疼痛，難禁牙關一緊，暈絕於地。劉蓉立在並肩，慌忙丟了兵器，救起澤南，抱至後營，命親兵小心防護。諄囑須要照顧前面，如或失利退敗，快些保護主將出營，自己重復趕到前營，尙幸澤南所帶湘軍平時訓練有方，士皆殊死，雖然傷亡相繼，却仍不至潰逃。相持至日上三竿，霧勢漸漸消散，忽聞營盤北面西面喊聲大作，鼓角淵闐，劉蓉忙登壘牆高處，左右瞭望，但見旂旛滾滾，兩枝軍馬殺到，原來北面那枝兵是胡中丞部將石清吉，西面那枝兵是花園統將李續賓。因聞探報羅營有急，故不約而同遣兵救應。此時太平兵將鏖戰許久，未能攻破營盤，已有怠志，又被石李兩枝精兵分頭夾擊。承堯世琦又趁勢從內殺出，羅大綱纔約軍退入省城，拽起吊橋，閉門嚴守。三路清軍追了一回，大營危而復安。清吉續賓收兵之後，聞得澤南受傷。

共到帳中探視。恰值軍醫在彼施治。左右解開胸前衣服。只見左乳下一个小穴。紫血淋漓。槍彈深入。肉醫生用刀。酖等物。想把鉛子取出。豈知延時太久。槍子爲熱血沖動。早已流入筋絡。無法採取。澤南痛得人事不知。昏暈數次。正是。

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

要知澤南傷勢如何。且俟下回續說。

第十七回 石達開兵下江西城 周鳳山力扼樟樹鎮

却說羅澤南傷勢甚重。絕而復醒。諸將人人下淚。李續賓身坐床沿。撫摩傷處。澤南微睜雙目。見續賓在旁握手。言道。我以微功。位儕方伯。却不曾爲國家出得大力。不幸要害受傷。勢難復活。惟未能殄此巨寇。身後不免尙留遺憾。我死之後。迪公必接統此軍。公之才力精神。勝我十倍。必能掃除此賊。爲

一軍光但願武漢速平直搗太平城則我雖死猶生恨滌公筠仙皆不在此未獲與之一訣幸公善爲我辭勿復記憶嗟乎迪蕃從此說至此陡覺熱氣上冲痛澈心髓大叫一聲放手伸足而逝時正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布政使銜甯紹台道羅澤南未竟生平之志願卒於洪山營次夫蘿山以設帳講學之身只爲斷章取義認定了尊王二字至以馬革裹屍而終可憐亦復可歎當下蘿山氣絕續賓及衆將放聲大哭遣人馳報林翼大營胡公以軍中不可一日無統帥卽下檄文命李續賓接統其軍清廷眷念舊勳賜卹優厚予諡忠節其靈柩由續賓派人護送載回湖南原籍續賓任事以後營中章程制度悉遵澤南舊例恩威並施闔營懾服催兵晝夜攻擊武昌翼王石達開屢次來援皆不能得志乃由義甯邊界回圖江西下新昌縣連取安福分宜萬載等縣於是贛水以西民團響應瑞臨袁吉同時震動曾公得了警報

卽令周鳳山率九江全軍回駐南昌。以爲救應西路之計。時瑞州郭外四十里。有一金錢莊。因民居大半係金錢二姓。故有此名。莊中有金三和者。小時打鐵爲生。兩臂却有百斤膂力。平時與同伴比較力量。或打沙袋。或盤弄仙人石擔。衆皆不及三和。就慫恿去過武場。竟中武舉。適當亂離之世。官府要緊籌餉。練兵無暇顧及民艱。百姓受苦不過都思發作三和。便乘時活動起來。就近號召手下數百名。黨羽都是本地的貧民。他們也不管什麼成王敗寇。只求飽食煖衣。便算目的。已達。聞得他處投順天朝的。或充旅長。或充軍帥。三和心中豔羨。因石兵遠在新昌。尙未入境。卽請人寫就降書。差心腹錢阿毛迎頭齎往。翼王拆閱來書。內稱聚集弟兄三百餘名。願爲前驅。擬預先散伏城中。俟王爺天兵到日。裏應外合。斬鎖開門等語。翼王喜不自勝。道：「我正要略取瑞州。不意有此機會。眞天助我成功也。」吩咐重賞來人。准了投降。

三和接得回信。就分派手下。散布城廂四處。各投戚友家。寄宿那瑞州府。蘇煥文。乃精明強幹之員。蒞任之後。以瑞地當楚粵要衝。料到賊人必來窺伺。防有奸細混入。每日派親信委員。各路嚴密稽查。但巡員所注意者。在異言異服之人。豈知這班奸細。却是本處土著。不特口音服色。毫無可疑。并且都有戚友住在城內。因此不用露尾藏頭。竟無一人盤詰。三和喜色欣欣。以爲指日可得富貴煖了。一壺美酒。在房中和妻子對酌。忽胞弟金四和走來。見過兄嫂。就在橫頭坐下。開言道。弟從城中回來。聽得街市上紛紛傳說。長毛將次殺到。我想母親年紀已高。不耐驚恐。故特來見哥哥。商議遷家避難之計。原來三和有個老母。年已七十九歲。二目失明。和次子四和。另外賃房居住。當下三和聽了。哈哈笑道。老弟放心。長毛不來便罷。若果來到。就是我們的造化了。你是同胞兄弟。告訴你也不妨。就將已往之事。從頭至尾。述說

一遍嚇得四和目瞪口呆。呆半晌不敢則聲。急忙起身告別。三和叮囑道：「方纔的話不可告訴別人。就是母親面前亦休提起。恐他龍鍾害怕。泄漏機關。四和是個拘謹不知變通的人。當下雖唯唯答應。飛跑歸家。細細稟明老母。因說道：「哥哥利欲薰心。天良喪失。此時縱然苦勸亦斷不肯依從。但叛逆重情。彌天極惡。即使幸而獲濟。那些反賊喜怒莫測。亦屬可危。萬一失敗。即係滅族之禍。孩兒願奉母親逃避他方。埋名隱姓。以圖苟延殘喘。事奉餘年。那老母應了。即喚妻子收拾些銀錢細軟。藏在身邊。作爲路費。四和背負金母。錢氏抱三歲小兒。立刻出門。望臨江一路而去。想起有個姨母住在吉安東門。就到贛江雇了船隻。自往吉安去了。按下慢題。再說石達開親率老萬營精兵。自新昌直趨瑞州。行抵金錢村。金三和扣營求謁。稟稱奉到王爺鈞諭。已派手下弟兄依計安排。天兵一到。當晚即可獻城。翼王命他隨軍聽用。候破

得城池。再行重賞。傳令大隊逼濠紮住。日間不必攻擊。且俟內應發動。然後一鼓破城。衆兵領命揚旂掌號而來。蘇太守同都司畢鑄守備趙炳聯督率團練勇丁。憑城守望。見敵人按兵不動。頓起疑心。謂畢鑄道。賊兵既臨城下。理宜盡銳來攻。今忽按兵不動。必有奸謀。畢鑄道。或者偷掘地道。欲圖轟裂。亦未可知。煥文搖首道。未必見得此地池深濠闊。若開挖地道。非一朝一夕之功。何必逼城列隊。且我細察前隊賊兵。都接耳交頭。對着城上。嘻笑。或有奸徒潛伏在內。意圖夜間舉發。因此賊兵在彼等候。畢鑄炳聯不待說完。同聲答道。太守高見極是。但當如何處置。煥文道。此事除嚴密防查之外。別無他法。煩畢都戎代弟一行。可命兵士多帶水筒皮管等物。分四路兜抄。凡僻街小巷。遇有草屋竹房之處。更宜格外留神。設或東路有警。歸東路軍士施救。西南北三路各守各汛。斷不可慌亂。妄動。畢鑄一聲答應。火速下城去了。

煥文又傳令四門。凡係障上軍士。只顧守城。遇有民間失火等事。已另派團丁施救。不必回顧城內。如有不遵軍令。返身奔避者。立時斬決。看官這蘇太守。真有應變之才。處置得井井有條。一絲不亂。其於守城之道。可謂算無遺策。爭奈天意難回。瑞州百姓。合遭刀兵之劫。後來雖然失陷煥文。實可告無罪於朝廷的。按下城上守備。再說達開從薄暮。望至黃昏。從黃昏望至二更。總不見城中消息。喚過三和怒問道。你說內應之事。早已安排妥貼。爲何此刻尙無影響。莫非你是妖兵。細作。特來欺哄孤家麼。三和伏地碰頭道。小的慕王爺威名。應天順人。實係真心歸順。獻門之計。本約定黃昏過後。舉火爲號。今此時尙未發作。想因妖兵防守嚴緊。故此無隙可乘。怎敢欺哄王爺。自取罪戾。達開怒猶未息。指着喝道。且再等一個更次。倘若仍舊無功。便立宰你的狗頭。以消我氣。三和面如土色。戰兢兢的扒起。等得望眼欲穿。轉眼

間軍中已打三更城內依然毫無動靜那全隊兵士露立半宵好似癡子望天對着城頭呆看達開忿火中燒怒不可遏吩咐左右把三和夫妻綁出凌遲碎副屍首拋棄荒郊可憐三和希圖受享榮華豈知反落得身遭慘死屍骨無存原來錢阿毛等一班匪徒雜居城內正想乘機放火不料畢都司派麾下四個百總各帶團丁百人分開地段挨戶搜查畢鑄在中央接應諸路非但不能放火就是咳一聲重嗽講幾句響話都要進來詰問衆人如何還敢動手所以達開等得心焦火冒斬了三和此時也不巴望內應心想儘數萬兵力安有不能攻破之理卽命擂起大鼓併力進攻一時長梯軟架佈滿城根炳聯等督率清軍竭力抵當或開槍俯擊或礮石下投也打得好些扒城精壯頭破血淋無如數萬之衆前隊甫退後隊又進城上矢石有限看看將次用盡煥文急令少壯百姓相助搬石運磚那瑞郡百姓都要圖眼前太

平號令甫下。個個踴躍從事。詎料錢阿毛等亦雜在百姓當中。往來搬運。偷空蹙至門邊。身邊拔出短刀。斬落拴鎖。開放城門。大聲呼道。天兵已經破城。有勇者快隨我來。此時畢鑄所帶四枝練勇。正在街巷巡行。萬不料到門邊有變。城上守陣兵丁。又因奉了號令。不准擅離。所以雖然聽得喊聲。不敢下城。兼顧比及煥文得知。飛派趙炳聯督軍堵截。石軍已如潮如浪。擁進甕城。阿毛率領在前。當先喊殺。衆百姓嚇得魂不附體。丟了竹箕羅擔。各自奔回顧家。畢鑄得了信息。從中路趕到。與炳聯合在一處。接住巷戰。無如敵兵愈進愈多。畢趙二將只帶着幾百名團勇。那裏能敵抵敵。不消半個時辰。或殺或逃。早盡數覆沒。畢都司死於亂軍之中。趙千總拚命衝突。幸虧那匹坐騎。是大宛良馬。一路奮迅騰躍。殺開一條血路。從城門缺處逃生。蘇太守在敵樓觀望。見大勢已去。料想不能挽救。已於巷戰之時。跳下護河。自盡。部下衆

兵大半從城頭躍下。逃往臨江。翼王身張黃蓋。躍馬入城。錢阿毛乞了許多。免死小旗分給戚友人家。插在戶上。石軍見了。卽不進內。其餘闔郡居民。自相擾亂。免不得多遭一劫。達開在瑞州住了二日。卽命秦自明爲先鋒。進取臨江。那臨江知府姓童名偉。爲人懦弱無能。性耽麴藥。終日昏昏沉沉。如在睡夢之中。民間詞訟等事。都由門丁胥吏把持。百姓怨聲載道。替他題個綽號。名爲醉彌陀。極言其酒醉糊塗。不理政事之意。瑞臨乃接壤之地。太平兵到了瑞州。他尙不知警備。及至敗兵來報失陷。方纔手忙脚亂。授甲歛須。兵知翼王所統的老萬營。乃是太平軍中的菁華。何等利害。那蘇煥文如此精明。尙且不能守住童偉這等鹵莽從事。安能當此大敵。太平兵殺到城下。秦自明鼓勇而登。童太守臨事既無軍法。平時又無恩德。及人這些兵丁。誰肯捨着性命。一聲發喊。各自逃生。只剩童偉和幾個貼身伏侍家丁。不及躲避。

縮在那裏發抖。被太平兵一擁齊上。綑縛而去。大抵被獲之後。其稍有烈性者。一定不屈而死。其不知羞恥者。自然忍辱偷生。童太守被擄以後。他便情極智生。竟借了一句當時新流行的說話。叩首乞降。保全性命。只可惜這句新名詞。被這班人借作了護符。那價值也就掃地以盡了。至於是句什麼話。兒明眼人。自能洞見不消多說的了。達開兵不血刃得了臨江。較諸得瑞州時。其難易奚啻天壤。這臨江府城對面。就是樟樹鎮。此鎮乃贛江南路要衝。距南昌省城。只有七十餘里。曾侍郎聞瑞臨相繼失陷。飛檄周鳳山率湘軍十四營。扼紮樟樹鎮。以保省垣。與敵營只隔一條江。面旌旂在望。更柝相聞。達開吩咐連夜搭成十座浮橋。次日辰刻。引兵渡河。在南岸排成陣勢。蜂屯蟻聚。望去何止五六萬人。馬嘶人喊之聲。聞於數里。鳳山出濠迎敵。望見石軍衆盛。軍士皆有驚懼之色。鳳山毫不慌忙。神色自若。吩咐軍士站齊隊伍。

不許聲張。號令一傳，登時軍聲寂靜，鼓角不鳴。原來鳳山接得曾公密信，知彭玉麟率水師來援，約計路程，日中必至，意欲水陸夾擊，故此靜息以待。又以敵人軍氣囂張，深慮多寡不敵，因想以靜制動，避其銳氣。太平軍見清軍這般模樣，不解其故。楊輔清、秦自明等幾番突陣，都被槍砲打回。將近午牌，石達開親自渡江督攻，見兩軍尙未合戰，卽命擊鼓催兵，傳令不必疑慮。只管殺上前去，只聽得鼓聲響處，翻翻滾滾殺來。鳳山見此情形，不能再守，只得與之接仗，亦命軍中起鼓，真如曹劌論戰所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此時官軍剛纔起鼓，石營已擊三通，雖然多寡懸殊，忽因一竭一盈，故此尙能相敵。當下殺得征塵蔽空，日色無光，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忽然贛水上流江聲大震，槍砲隆隆無數，戰船乘潮衝到，風吹旂號，正是彭營水師玉麟見岸上開仗，便令水勇將浮橋燒燬。太平兵回顧江邊火起，恐燒去浮橋，斷了

歸路各自抽身離陣。要想爭先渡河，但十座浮橋，三座已被拆毀，僅存七座完好的，數萬人馬擁擠上去，如何載受得起，豁喇一聲，又踏斷了二座，淹死兵馬無算。方纔上橋之時，只嫌兵少，此刻過橋之際，又嫌兵多了。鳳山見接應兵到，催督大軍乘勢上前掩殺。太平兵不及渡河者，都蹙入水爲水師所獲。達開同輔清自明諸將飛馬逃過浮橋，退入臨江城內。水陸官軍俱獲全勝。彭周二將收兵相見，鳳山深謝接應之勞。玉麟道：彼此都是公事，何足掛齒。但賊人經此大創，逆膽已寒。公若星夜修好浮橋，渡河攻勦臨江，必可得手。鳳山道：賊兵雖敗，城中尙存十萬餘人。我水陸兩軍全數相較，尙不及彼十分之一。況且石逆多謀而狡，秦楊諸酋勇悍善戰。今日無意失敗，銳氣尙未大挫。倘彼乘我半渡來攻，豈非反爲不美。曾公命我扼紮此地，以保省城，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如姑從緩圖爲妥。玉麟知鳳山是多疑少斷的人。

說也。無用。就拱手告別。自回船上。鳳山亦歸本營。當晚接到江西巡撫文俊派來二營兵馬。一名辰字營。一名常字營。共有八百餘人。官兵添此二營兵力稍厚時。上游六十里之新淦縣。新近入於太平。此縣乃江省入皖要路。北路米糧皆須從此經過。鳳山探得臨江並無動靜。卽留湘軍六營。并辰常二勇扼守樟鎮。自己統鳳新虎等八營。倍道進攻新淦。這日恰值咸豐七年的元旦。天國雖然不用陰歷。却因民間習慣。難改順從民意。亦趁此日設筵慶賀。剛剛設席。肆筵相將入座。萬不料清兵檢準了。元旦突然掩至。正如迅雷不及掩耳。衆人逃生要緊。那裏顧得酒席空備了許多。嘉肴美味仍舊枵腹。狂奔官軍進得城來。見縣衙堂上擺滿山珍海錯。都是堆滿春盤。未經動箸。衆軍見此現成。那裏還肯客氣。儘量受用一番也。算點綴元旦的景緻。到了次日。正要回軍。忽接到樟樹鎮敗信。據稱昨夜四更賊人過河劫寨。我軍人

少不敵。四散奔潰。賊兵攻陷營盤之後。立即上撲新淦。現在離此只三十里。了。鳳山驚道。樟鎮既失。南昌可危。尙幸賊兵不逼省城。却來撲我。急令飛速回兵迎去。半途行至瓦山。哨馬報稱賊軍前鋒已到。鳳山登高一望。但見長槍。矛子。密似列麻。百餘方大旗。飄搖蕩捲。那旗面都用綉緞做成。被風刮得拍拍的響。恍如江潮澎湃之聲。疾如驟雨捲地而來。鳳山命衆軍憑着山勢排開隊伍。派鄒壽璋從山左抄出。楊名聲從山右抄出。俟兩軍鏖戰正酣。猛然突至。又命龍獻琛率老弱兵卒於山凹樹林等處。插插旌旗。敲擊金鼓。以驚賊人。安排甫畢。兩陣對圓。鳳山一馬當先。飛至敵陣。手起刀落。先把第一面大旗砍倒。又斬了一名管旂裨將。敵軍一聲號令。忽然陣門開裂。中間讓出一條甬道。鳳山却不敢殺入。只在陣前東西馳突。輔清指揮軍衆層層圍逼。官軍兵少勢弱。漸漸沿山退讓。輔清登軾遙望半山深林之內。隱隱露些

旗影又聞得鼓角之聲。心中疑慮。趑趄不前。忽左翼下砲聲響亮。一彪清軍突出。把太平兵截爲二段。前後不能相顧。輔清慌令分頭迎住。右面喊聲又起。鄒壽璋率一枝精兵。從山背後沖擊而來。前面樹林之中。又覺得旗搖帶動。伐鼓淵淵。似有無數兵馬埋伏在內。將要殺出的一般。輔清莫辨虛實。領着數百護身親兵。且望東南而退。太平軍一時慌亂。不復能成隊伍。清軍追四十餘里。復奪樟樹鎮。適彭玉麟聞辰常二勇之敗。率戰船從湖口來援。正遇敵兵敗至。水師登岸攔截。又痛殺了一陣。輔清隨退入城。不敢復出。自此鳳山老營。仍繫樟樹舊址。玉麟亦不回湖口。暫泊大江南面。以防臨江敵人。水陸兩軍互相迴護。省城賴以粗安。達開見樟樹遽難打破。就改圖西路。遣堂弟石鳴祥攻取袁州。安天燕羅亞春攻取吉安。那袁州府城低濠淺。守兵不到千人。聞有敵兵將至。城中百姓早已遷徙一空。倪太守勉強授兵登陴。

太平前鋒方到七里橋。守兵望見烽火相率大譁。四潰。鳴祥率兵逕入取城。易於反掌。時江西按察使周玉衡帶省兵三營。次於安福縣。探知袁州已失。敵犯吉安。急從間道入城助守。知府陳景濂正慮兵單。得周廉訪兵至。十分欣喜。卽同玉衡規畫一切守禦之法。佈置週密。羅亞春兵逼城下。悉力猛攻。至三晝夜之久。未曾動得分毫。只得收隊紮營。那金四和從瑞州避難至此。住在五方圩。姨母家中。此時太平兵至。左右鄰里均已盡室偕行。四和因老母微恙。遷延未動。豈知略遲得一日。太平軍已經逼近。鼓聲動地。烽火燭天。四和只得攜了母親妻子。徒步逃奔。那金母少年時節。纏足未成。俗名半籃腳。更兼上了年紀。腿力疲軟。平時從容緩步。尙且需人扶持。當此倉皇遇警。性急心慌。如何還能走得快。錢氏更是三寸金蓮。又裝慣木底雞眼。滿跟更不消說了。所以世人爲兒女纏足。實乃有損無益。最爲可痛之事。不特離亂。

之時。行路。蹇澁。就在太平之世。富者。婢僕。滿前。有人。供給。使令。尚可。深坐。闔房。貧賤。人家。就有。許多。不便之處。況且。纏裹的。時節。用布。層層。縛緊。使週身。血脈。不能。運動。和暢。又要。骨斷。肉消。方成。瘦小。玲瓏。之樣。如此。矯揉。斷喪。安有。體質。不弱。之理。即使。後來。生兒。育女。坤道。先天。已經。不足。那子。嗣的。體質。亦因。而減。弱。其流。弊之。大。真正。難以。縷述。故欲。求民。種自。強。宜以。放足。爲第一。層工夫。願世。之爲。父母。者。破除。積習。無使。兒女。再受。無量。之苦。則。作者。書此。一段。或亦。不無。小補。閑話。休提。言歸。正傳。再說。金家。夫妻。母子。行至。吉永縣。境界。地名。三曲灘。金母。錢氏。已走得。氣喘。吁吁。汗流。浹背。路旁。有塊。大石。金母。就在。石上。權坐。謂四。和道。我實。不能再。走了。你。夫妻。二個。抱好。孫兒。快些。逃。生。去。罷。休得。再來。顧我。四和。錢氏。同聲。說道。母親。婆婆。說那。裏話。來。我們。一家。骨肉。就死。也死。在一。處。那裏。捨得。分開。金母。道。若論。太平的。時節。自

然是不忍分開。但此刻也說不得了。你們若遲延不去。倘被長毛追到。豈非都作刀頭之鬼。況你那不肖哥哥。諒來不得善終。金門血脈全靠着。你我活了七八十歲的人。雖死也不爲天。你們若不聽吾言。卽爲大大不孝。四和尙未答言。忽聽喊聲漸近。太平兵已從後面殺來。正是

骨肉餘生留虎口。孝慈天性動狼心。

要知金家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攻撫州李元度失計 戰景德畢金科陣亡

却說金母足力疲軟。不能行走。坐在路旁石上。命四和夫妻自去逃生。四和那裏肯依。哭着說道。母親。既然不去。孩兒也願死於此地。母子抱頭大哭。難捨難分。錢氏上前揮淚勸道。追兵已近。不可再遲。莫若待妾抱了孩兒。相公背負婆婆。只要避過難星。就不妨了。金母恐兒背負不起。尙不肯依。只見三

曲灘對面轉灣角上已露出紅黃旂幟。四和見事已急迫，也不管老母，依與不依，就把三歲小孩遞給妻子，自己墩下身子，把老母駝在背上，慌不擇路，只揀山僻小徑而行。走了一里多路，四和覺得力盡筋酥，實在支持不住。錢氏亦困坐路隅，後面有數十騎失隊馬兵，持刀喊殺趕來。旁邊又衝過一隊難民，把四和夫妻衝散。金母早被衝倒在地，四和要緊扶起，母親顧不得尋妻覓子，比及難民過完，一騎兵已到面前，見金家母子在彼擁抱啼哭，那個兵趕上幾步，大刀一舉，望金母就砍。慌得四和將身翼蔽，大哭求道：「求大人饒我母親小的情願替死，金母亦用盡平生之力，把四和推開，喊道：『求大人們超生我的兒子。』」老婦情甘代替，當下母子互相推讓，金母死命推開兒子，四和死命抱住母親。此時悽慘的景象，雖鐵石人見了，也要動心。何況太平軍的宗旨原爲驅除異族，救護國民，雖則定了金陵，以後上驕下縱，漸失初

志以致滅亡。然而慟隱之心。自然一樣。有的那騎兵。見了這孝子。慈母。安有不被感動之理。即便插刀入鞘。說道。你這一老一小。倒也。會哭。哭得咱老子手軟。饒你去罷。說畢。撥轉馬頭。追上大隊。自去。四和驚魂略定。連稱僥倖。過來安慰老母道。賊兵已去。母親休得驚慌。待孩兒背着到前面尋一人家。討些茶水。吃了再走。金母道。今朝幸得不死。想是我兒孝感所致。但我那媳婦。孫兒。往那裏去了。方纔不知嚇壞否。四和恐母親着急。慌念不敢直說。權辭答道。媳婦足弱。難行。孫兒又沿途啼哭。恐被賊知。在那邊空屋暫躲。諒來無恙。金母道。這也難得。真真感謝上帝的了。但願一家數口。禍去福來。復得完聚。如有一切災晦。總歸我一身承當。母子說說談談。沿灘行去。走到黃昏將近。望見樹林中。映出一點燈光。四和認是村莊人家。想去敲門借宿。進得樹林。忽聞木魚鐘磬之聲。却是一所清修尼院。母子大喜。就上前敲開山門。

裏邊老嫗出問來由。四和說是逃難百姓。因天黑莫辨路徑。欲求寶刹借宿一宵。明日卽行。老嫗道。此間乃吉安文府太夫人的家廟。庵主十分慈悲。極肯方便。剛纔有個年輕婦女。抱着三歲孩童。哭哭啼啼。要求住宿。庵主憐其孤苦。無依。留他同吃晚飯。給他收拾廂房安置床榻。此刻尙還未睡。正在經堂中講話。你等既是難民。諒來必肯容納。但係女庵。男子却不便進房。只好權在廊下歇宿。四和道。只要家母得了安身。我不拘那裏都可。相煩老婆婆通報一聲。老嫗答應。轉身入內。須臾出來說道。庵主有請。就順手關好山門。領了金氏母子。穿過大殿。灣七曲七。到了後進佛堂。四和在外間坐定。金母掀簾走入淨室。只見庵主身披茄色佛衣。同一個年輕婦人。笑吟吟起身迎接。金母擡頭一望。驀然吃驚。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自己錢氏媳婦。不覺悲從中來。也不顧和庵主相見。叙話握手。洒淚問道。你如何得在此間。莫非夢中。

相會。應錢氏道。啓婆婆得知。自從早晨失散之後。遍尋不見。無奈抱上孩兒。信步行去。到一條山澗旁邊。正遇幾個賊徒。媳婦料難活命。猶恐擄去受辱。和孩兒跳入山澗。自盡。豈知澗中並無潮水。樹葉青草。鋪得厚如茵褥。雖從四五丈高處墮落。母子均未損傷。仰視賊徒都已過盡。抱孩尋路。而出不料。走過板橋。就是此庵後。面蒙庵主殷勤款留。却幸與婆婆團聚。但不知婆婆受了驚嚇。身體安否。丈夫無恙否。金母聽到此際。喜不自勝。極口稱謝庵主。又告訴一番免死緣由。便問道。我的孫兒何在。錢氏道。孫兒因方纔困憊。啼哭索乳。已入夢鄉。現在床中酣睡。婆婆同到外間。見了四和。各自訴述苦情。未免彼此落淚。庵主在旁稱賀勸慰。金母也感念那個太平軍。說道。無論清兵賊兵。好人歹人。一例都是有的。今日若遇了。差不多的丘八太爺。只怕我母子性命都要活不成了。正自談講。老嫗擺上素齋飽餐已畢。次晨告別庵。

主自往別府投親去了。那吉安城外羅亞春竭力猛攻。用盡千方百計。城中
兵心堅固。迄未能破。石軍從臨江來到。親自督攻。周臬司陳太守堅守六十
餘日。糧草已完。外援不到。遂致失守。此時江西八府五十餘州縣均爲蓬闕。
所有所存者。僅南昌南康饒州廣信等數郡。曾侍郎困守省城。賴周彭之軍。
水陸力扼樟樹鎮。得以無恐。這日聞袁吉二郡相繼淪陷。因謂營中文案李
元度道。江西所以如此糜爛者。總由於湖口未克。而湖口之所以難克。由於
西路無勁兵爲援。現在撫州吉安等處久被賊踞。任其縱橫蹂躪。並無一兵
去勦。無怪敵焰之日張也。元度慨然道。門生蒙老師訓誨培植之恩。久居營
幕。頗有投筆從戎之想。願乞精兵三千。執旆前驅。爲國効命。未知老師肯委
用否。曾公暗想。若論元度文章筆墨。固然超越尋常。但用兵實非其所長。用
之惟恐僨事。欲待不用。又環顧營中別無獨當一面之材。且西路撫州賊勢。

披猖已極。斷無不討之理。若遷延時日。恐石逆得以優游佈置。得了民心。其勢愈難收拾。躊躇半晌。老魯道。賢契有志請纓。誠爲美事。惟用兵之道。運用全在一心。總之胆欲大而心欲細。乃不易之訣。如遇方張之寇。不可僥倖貪功。見可乘之機。不可畏葸。怕死隨機。應變臨事。好謀方能。師出有功。現有銘字勇六營。皆係平江人。與賢契同鄉。性情必然相合。調度可期。得力。我更命周梧崗畢印候二人相助。但願賢契從此雲程發軔。馬到功成。愚亦與有榮光矣。元度唯唯聽命。曾公卽發檄文。調畢金科隨軍助勦。又派弟國華到樟樹鎮。替回周鳳山。原來曾國華本在長沙讀書。因聞曾公困於南昌。遂間關走武昌。乞師拯江西。胡林翼分軍五千人。以國華爲總統。而吳坤修劉騰鶴等副之。從咸寧等縣轉戰至臨江。與公兄弟相會。此時奉了軍令。卽到樟樹鎮。替出鳳山。兵將已齊。元度卽日束裝成行。曾公又叮囑告誡一番。親送出

城方回。元度初得軍符。十分勤慎。信賞必罰。早起。寔眠。軍士操演。打靶。走陣。等事。皆親身下場指點。主將既然如此。部下焉敢怠慢。故而合營士卒。人人思奮。個個爭先。果然先聲足以奪人。兵到崇仁。一鼓而下。次日又克了宜黃縣。兵威所至。勢如破竹。三軍浩浩蕩蕩。直抵撫州。那撫州守將涂振興。乃天國著名的梟將。這日聞官軍大至。登城遙望。但見馬步大軍。漫山塞野而來。真是風吹鼙鼓。電閃旌旂。振興要探虛實。不待官軍紮營。帶領數千名精兵。城門開處。放落吊橋。率衆衝出濠邊。列成陣式。振興飛馬喝道。殺不盡的妖頭。敢來犯咱境界。莫非活得不耐煩了。清兵左隊。畢金科一聲長嘯。響若巨雷。一條滾銀鉤。鏢鎗毫光閃爍。直捲進來。和涂振興鬪在一處。正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殺到五十圍。糾合尙然不分勝敗。兩邊戰鼓之聲。敲得瑟瑟。不絕。周鳳山看得手癢。擺動長鎗。挑開坐騎。想從刺斜裏夾攻。振興戰鬪正酣。

忽聞鑾鈴響處。又見一員大將飛來。心內並不慌忙。但因有守城之責。恐清軍乘虛襲城。不敢戀戰。虛閃一刀。跳出圈子。撥馬望本陣退回。金科見敵將並未戰敗。忽然退去。疑有別計。更兼自己營盤未定。亦傳令鳴金收兵。涂度相度地勢。安營已畢。見畢周二將回來。便問賊兵強弱如何。金科訴說元振興勇猛異常。不宜輕敵。方纔雖然敗去。覺得力量未弱。小將恐有奸謀。未敢造次追去。元度道。初次開兵。只消挫他銳氣足矣。印翁見機收隊。足見細心。但不知城上守備如何。意欲煩二公同往窺探一番。再作計較。畢周齊稱願往。三人並馬出營。登近城高處。細細觀看。直至夕陽西墜。方始緩轡而歸。元度謂諸將道。我聞撫州城池低而且薄。今所見大異。所聞想是賊人踞後。新近添築的。我今擬得三路齊攻之法。上三路是用雲梯仰攻。中三路是用大炮平攻。周鳳山插口道。下三路莫非是埋地雷。元度道。非也。那埋地雷之

計已數見不鮮。且開掘地道。又須多延時日。萬一被賊知覺。從內掘出。不但枉費許多心力。且又徒傷士卒。即使幸而埋成一朝轟發。城中多百戰之賊。閱歷極深。安有不能搶築。我所說的下三路。却另有一法。我想平江的人。幼時都習泗水。此處護城河水勢極深。那水門的下半扇。沒入河內。莫若精選會水軍士。佩帶利器。鑿開水門。是爲下三路。俯攻金科道。水門之內。必有閘板擋住。如何能毀鑿斷。元度道。若無閘板。固易進內。若有閘板。可用皮包炸藥轟去。那守城之賊。見水門有失。亦驚惶錯愕。或能得手。亦未可知。諸將齊齊稱是。卽命各營將弁。依計安排。到了次日。大隊清軍進逼城濠。豎起數十座雲梯。向上奮擊。振興早已預備。用巨石鑿成空眼。穿好繩索。用力飛擲。把雲梯打壞。無算。有時打中兵勇頭上。激得腦髓直流。這上三路仰攻之法。竟不中用。官軍又排好炮架。隔準力點。彼時尙無後膛快炮。只有劈山炮。前

膛炮之類。把幾十斤炮彈裝好。點旺火繩。登時巨聲陡作。烟霧迷茫。豈知此城修築之時。早將石灰沙泥搗和塗上。約有四五尺厚。炮子都陷入泥內。城磚毫不傷損。反糜費了許多火藥鉛彈。這中三路平攻之法。又不濟事。元度便選了二百餘名會泅的軍士。身帶利刀鋼錐。從河底摸到水門。鑿斷下半扇鐵板。探頭一望。却幸裏面無開板。水軍進到甕池。又摸着十餘條鐵練。縱橫纏繞如橫江鐵索一般。仍想用錐鑿斷。豈知鐵練甫經拉動。上面已鈴聲震響。城內一聲口號。大小石子一齊打下。二百多名水勇大半磔死。池中只剩數十名在後面的逃回報信。這下三路俯攻之法。又未成功。一連苦攻三日。倒折了數百名精銳。依舊不能破城。鳳山右額爲流矢所中。傷勢頗重。營中不便調治。派兵護送回南昌就醫。又接到曾公檄文。因景德鎮軍情緊急。飛調畢金科到彼勦辦。另派林源恩鄧輔綸到撫州替換。隔不二日。林鄧二

將兵至。金科卽率本部回轉省垣。面受方略。馳赴景德鎮去了。這裏元度和輔綸等督率衆軍。明攻暗襲。用盡心機。幾次將要攻破都爲敵兵拚命堵住。涂振興嚴防苦守。日夜無眠。不覺光陰迅速。已相持了二月有餘。清軍見城內不敢出城。未免有些輕視之意。不料英王四眼狗與捻首苗沛霖相合。偵知撫州圍攻甚急。特調廬州守將吉志元。率兵赴援。志元得了軍令。卽將守城之事。交付其弟占元。自己統兵一萬。星夜馳救。江西行抵饒郡鶴鳴橋。離撫州只有五十里路。清兵尙未知覺。吉元派手下精細。改裝入城。約振興出兵夾攻。振興大喜。計算路程。三更時救兵必到。立卽傳下號令。只留數百老弱居守。其餘年輕精銳。皆令隨往。刦營。捱到二更將近。三聲炮響。城門大開。太平兵蜂擁出濠。摩拳擦掌。併力殺往大營。清軍正因日間辛苦。要想卸甲安寢。忽聽營外喊聲大起。敵兵殺來。急忙起身迎敵。源恩輔綸兩條鎗盤住。

振興。六對馬。蹄翻騰。上下。宛如走馬燈兒。一般。元度。憑高。擂鼓。以助軍威。戰
了一個更次。忽後面大路上。軍聲震動。人馬喧嘩。一枝兵。旋風似的。遠遠而
來。元度。心想。臨江之賊。有曾彭扼住。不能飛越。至此。若是自己兵馬。又不應
從那條路來。心中疑慮。正不知是何處的兵。須臾之間。火光中現出紅旂。正
是太平字號。元度吃一大驚。桴旒落地。鼓聲頓歇。陣上衆軍。亦倉皇回顧。陣
腳散亂。太平兵。蓄銳日久。勇物加倍。乘勢掩殺過來。林鄧二將。慌忙撒了振
興。保着元度。向東路敗退。吉志元。已當頭攔截。輔綸。瞋目大呼。殺開一條血
路。元度率衆軍。隨着冲出重圍。回顧林源恩。已被敵兵圍裹得重重壘壘。喊
殺連天。源恩左衝右突。不能得出。手下兵丁。漸漸稀少。卒至力盡矢窮。爲亂
軍所殺。涂吉二將。合兵一處。奮力追來。元度敗至宜黃。想入城暫歇。不料敵
兵隨後踵至。只得又退至崇仁。那崇仁和南昌接壤。相距不及百里。曾公道

不在城中。軍民聞知警信，人心大震。你道曾公往那裏去了？原來曾公送元度動身之後，以元度究有書生習氣，况又初次用兵，猶恐石軍分兵去援，元度支持不住，乃親往臨江督戰，牽制石軍，使無暇分兵遠出。因此不在城中。此時接得敗耗，知省城戒嚴，亟連夜回省助守，人心始定。那時涂吉二將陷了宜黃，却不進攻崇仁，返兵向景德鎮撲攻，畢金科營盤，金科在景德鎮與天國玗、王洪、仁玗相持，數戰皆捷，遣兵收復浮梁。正在得手之際，不防涂吉二兵分道來攻，振興從東北出梅家窰，志元從東南出老虎墜，玗王又在西南隅對壘，三路精兵將清軍圍在中央，西北却是洋塘大河，船隻都被拘去。近處又無竹木可伐，故此不但糧米子藥無從接濟，就是公文信件也圍得水泄不通。須知畢軍乃游擊之師，全賴輜重輕便，方能倏東倏西往來快捷。比不得駐紮的大營預備着許多糧草，所以受困不滿十日，營版已將告罄。

這軍糧。乃行兵最要之物。一日不發。全軍大譁。金科見事已燃眉。外援不至。當晚傳集四營八哨將弁兵丁。曉諭道。朝廷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今四面皆賊糧草。又將用完。困守在此。終無生路。明日當傾營出隊與賊兵決一死戰。爾等各宜努力向前。衆兵將齊聲答應。各自准備。到了次日早晨。金科吩咐殺牛宰馬。闔營士卒儘量飽餐一頓。所有鉛子火藥。盡數帶在袋中。剩下營帳。輜重。都命放火燒去。又大聲傳令道。今日之戰。有死無生。若能勝賊兵。不患無帳篷。可住米糧。可食。若不能勝。我當爲爾等先死。官軍聽了號令。人人感奮。都懷着必死之心。裝束停當。將所遺物件。付之一炬。衆軍齊聲吶喊。殺奔太平營來。再說洪仁玕。屢爲清軍所敗。論知金科利害。有些不敢接仗。忽聞涂吉二枝兵到。將畢營困在當中。不勝喜悅。便請振興志元到自己營中。商議道。畢妖頭十分饒勇。連勝我軍。今幸二位來助。不難轉敗爲勝。我前派

探子打聽，稱妖兵每隔七日必搬運糧草一次。今梅家窰老虎驢兩處都被我軍塞斷，水路亦無船隻可渡。妖兵運道已絕，大約這幾日尚有餘糧，不致缺少。再隔四五天必然不敷，發給我。因此事又喜又懼。喜者喜彼饑困之餘，可以乘機取勝；懼者懼他困獸猶鬥，定必致死於我。二位有何高見？振興道俗語云：一人拚命萬夫莫當。若逼蹙太緊，致使妖兵無路可走，激成死戰。反爲不美。依鄙見看來，目下我軍只宜輒困，不必與之開戰。俟妖兵饑餓求戰之時，陣前設立幾面降旗，彼軍正在求生，不得見了降旗，兵心定然渙散。則擒畢妖頭，不難矣。玕王道：妖頭智勇兼全，我甚愛之，最好能活擒了他，勸他投順。志元道：這也難以預定，且待臨時再看機會。議罷，各歸本營。小心巡邏。這日知官軍傾寨而來，洪涂吉三將一齊約同出隊，陣前豎起十餘面數丈闊的白旗，上面碗口大的黑字，寫着清國兵將如願投降，速速丟棄軍

械奔入旂下。決不傷害。云云。須知貪生怕死人之常情。那些清兵每月只有二三兩銀子餉項。誰肯拚生捨命。初時只道天國不准投降。橫着左右是死的念頭。一心向前。希圖殺出逃生。此刻有了這條活路。彷彿接到赦書。紛紛交頭接耳。一聲吶喊。都望着白旂奔來。三停人馬倒去了二停。只有金科麾下數百名護衛親兵。因平日相待如弟兄一般。恩義深重。依舊立着不動。玃王揚鞭出馬。大聲叫道。畢妖頭聽者。你手下兵丁大半已經投順。只剩數百個小妖。諒你縱有三頭六臂。亦難逃出網羅。不如歸順了太平天國。俺當保奏天王。封你大大的爵位。若再執迷不悟。悔之晚矣。金科大怒。顧親兵道。爾等既明大義。不願離心。可曉得軍勢至此。你我已斷無生理。與其束手待死。何勿衝上前去。我們今日多殺一個賊兵。將來即少一個賊兵。就死也值得些兒。衆親兵齊聲應道。我等受大帥教訓。頗知忠義。今日之戰。大帥爲國家。

盡忠我等爲大帥盡義斷不效那無恥之徒。昧良從賊的看官。畢營的兵士。如此有勇知方。可見金科平時教練有素。曾公從前。荐牘中贊畢。金科馭軍。有法實無愧。此四字。金科素嗜旱烟。每逢臨陣。必帶一枝斑竹煙袋。當下連吸幾管。把烟袋折爲兩段。嘆道。烟袋烟袋。隨我多時。從茲相別。永無會期。不覺潸然淚下。連忙極力忍住。重把英雄性子。提起。顧左右道。隨我來。雙足踢動。踏蹬那黃臚馬。如飛躡躍。金科一手提了鉤。鑷鎗。一手執了龍泉劍。馬足到處先砍倒數面招牌。白旂太平兵。重壘圍裏。攏來。金科大奮神威。舞動鉤。鑷鎗。也不顧遮攔。架隔。但見雪花片片。只向敵兵厚處飛來。近者槍挑。遠者劍剝。殺得血殷袍。鎧那匹黃臚馬。似通人性。一味口咬足。踢騰擲。啼嘶亦有奮不顧身之意。無奈太平兵越聚越多。殺了一層。又是一層。玕王手執令旗。登高指揮。金科投東。令旗東指。金科投西。令旗西指。圈子當中。馬蹄馳驟。踏

得塵沙滾滾。紅日無光。從辰牌直殺至申牌。那數百名親兵。傷亡殆盡。只有金科身無點傷。仍舊精神抖擻。瞥見涂振興在前押陣。心想出其不意。驟馬刺他不防。跑至中間。忽支搭一聲。馬足陷入泥淖之內。那黃臚馬。雖是良駒。但因奔跑了一日。足力已乏。竭力掙紮不起。玃王在高處望見。揮動令旂。四下兵士帶着撓鉤套索。蜂擁而來。正是。

心昧兩間辨。夷夏身留一劍答。君王。

欲問金科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丁父憂三詔奪情 復吉安九帥發軔

却說金科坐馬忽失前蹄。陷入深淖。竭力跳躍不能騰起。太平兵乘機擁上。金科萬分着急。見路邊有株合抱的大樹。一時情極智生。忙將雙足褪出。葵花蹬把手中長槍。在乾泥地上注。定使一個飛燕入林之勢。湧身躍去。從馬。

背直上樹枝。真是練就的本領。身子比猿猴還輕。轉瞬間已登樹杪。那枝鈎鏹。因借力太重。折爲兩段。太平兵見金科上樹。吶喊擁上。把大樹重重圍住。個個拈弓搭箭。要想向上射來。玕王一心要招金科投順。在高處望見。傳令且慢放箭。遣人到樹下大聲說道。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你已力窮計盡。死在臨頭。只消梆子一響。你身立成箭靶。何不棄暗投明。歸順天王。列土封王。易如反掌。而且去逆歸順。不失爲漢族男兒。我因愛你英雄豪傑。故此再三勸諭。若再不聽良言。恐後悔嫌遲矣。那些兵士都大聲附和。齊喊。畢妖頭快。快投降。快些投降。金科立志已堅。至死不悟。遙見玕王立在高阜。離樹不及一箭之路。心想用劍擲去。或能僥倖刺中。亦未可知。又轉念道。我身旁祇存此劍。若一時擲去。却將何物自裁呢。左顧右盼。忽見大樹背後三丈多遠。有一方潭。波影澄澄。深不見底。估量自己足力能毅。躍得到定了死所。就把

龍泉劍橫在掌中。覷準玓王面門，似打鏢般的射去。那玓王黃蓋高張兩旁，站着許多紅衣天將，正在指手劃腳，全神照顧。樹上忽眼前起一道光華，疾如掣電，直奔面門，映着夕陽的晚彩，更覺亮如匹練，奪目爭睛。玓王吃一大驚，想要低頭避讓，劍光已飛到面前，虧得右邊站的天將，早經瞥見，慌把玓王向左一推。這飛劍恰從耳旁擦過。玓王大怒，喝令衆兵放箭。登時號梆響處，箭如飛蝗，金科長歎道：「臣力竭矣，恐中箭墮地，爲敵所擒。」急用雙手抓住粗枝，兩足拳起，使一個雁落平沙之勢，望深潭躡去。因趁着從高墮落之力，直沈潭底。衆兵見金科投水，連忙趕至潭邊，想用長篙撓鉤搭起。豈知那潭水直通洋塘，下面水勢迅速，一連幾個隱浪，把金科捲出塘河，撈了半晌，毫無影跡。只得收兵。次日復奪浮梁縣。洪涂吉三將各自分路。玓王沿江東從皖南入金陵，涂吉往瑞州會合翼王去。後那軍營逸出敗兵，趕赴省城告敗。

曾公揮淚道。前年塔智亭之逝。失一威望之將。今畢印候死。又失一驍悍之將。人才難得而斲喪若此。良可悼歎。卽派戈什哈兩名。帶一哨兵勇。到洋塘一帶。撈尋金科屍首。却因當時已被漁船撈得。見身上服色。知是清軍將領。用船載送南昌。正與戈什哈相遇。同到省營。重賞漁人。將金科忠骸。從豐殯殮。曾公素衣送葬畢。又接到弟國荃來信。因久攻吉安不克。欲求方略。原來國荃乃曾公第九個兄弟。文才賅博。經濟素優。去年從廩生得中優貢。從前曾公當京官時。國荃亦隨任遊學。至曾公帶兵勦賊。乃回家侍父攻書。後來國華在瑞州帶兵。國潢國葆帶勇至寶慶。家中只剩國荃一人。越發不能外出。迨寶慶事竣。國潢國葆陸續回來。方將一切家務。仍交國潢經營。國荃自往長沙書院。胡林翼嘗與曾公縱論天下人才。極贊李續宜。李續賓兄弟。及楊載福。彭玉麟之賢。適國華李元度等在座。謂曾公道。沅浦之才。實勝三庵。

一琴特深藏而不露耳。苟令及鋒而試。當必有遠大之建立。曾公深韙其言。此時長沙黃冕新授吉安知府。而吉安府縣均陷於敵。冕知國荃有奇略。就商防勦之策。道弟奉命出守吉安。但所屬郡縣皆被賊踞。再四籌維。實屬無從措手。沅公幸有以教我。國荃道方吾兄。戰事無須於我。我亦從未至省看視。今坐困一隅。義當往赴。然苦無資財。公但能治餉。我當自立一軍。以赴天下之急。黃冕喜道。沅公慨然肯助一臂之力。國家之幸也。豈獨冕實受其賜。治餉之事。公勿爲憂。弟當謀之。紳耆竭力籌措。國荃即在長沙招募精壯三千名。其軍曰吉字營。以符始攻安吉之宗旨。適周鳳山傷病回湘時。已調治。就痊。卽以爲國荃之副部。軍健將。又有王鑫、劉騰、鴻文、翼、陳湜等諸人。操練成軍。擇日祭纛出師。向江西進發。途中國荃修書至南昌。問取吉安之策。曾公送葬回來。更去素衣。折閱來信。正在帳中。憑几繕寫復函。忽見家中兩

名長夫白衣號慟而來。慌忙問故。長夫稟稱。老大人於正月十九日無疾而逝。曾公不待聽完。已驚得擲筆大慟。哭着說道。從前先母之喪。國藩適典試是郡。未獲親視含殮。已屬抱恨終天。父親體氣素強。方期軍務稍平。告歸奉養。略伸烏哺之忱。不料天禍國藩。又棄不孝等而長逝。總因國藩罪孽深重。不自殞滅。以致禍及椿庭。言念及此。能不痛心。先大夫生不孝兄弟五人。今因逐譽趨名。大半從軍在外。身爲人子。而彌留之際。不得跪受遺辭。悠悠蒼天。曷其言極。言罷痛哭不止。諸將同聲勸道。老大人年高德邵。在天之靈。已無遺憾。公宜順變節哀。以國事爲重。不可過於悲傷。想老封翁福備哀榮。九原亦當含笑耳。曾公雪涕稱謝。立刻具疏奏報丁憂。所遺軍務。請旨派楊載福彭玉麟接辦。拜疏之後。星夜匍匐回藉。國華亦自瑞州奔喪。國荃因添招湘勇。已先期回湘。得以親視含殮。當下弟兄相見。又撫棺痛哭一場。哀動家

人無不下淚。哭泣略定。又詢問一番病中光景。入殮情形。國潢等細細訴說。因道開弔看地等重事。弟不敢專主。大哥既已回來。便可擇定日期。以便徧訃戚友。曾公當卽擇定終七領帖。屆期合省文武。均來弔奠。至親好友。自不容說。大門前素車白馬。紛至沓來。湖北巡撫胡林翼。亦備齊祭桌。親到湘鄉弔唁。上香奠酒已畢。更去素套。請至內書房相見。曾公弟兄麻衣執杖。迎門叩謝。胡公慌忙扶起。大家握手席地而坐。林翼先開言道。昨聞尊公噩耗。不勝震愕。滌公辦理軍務。正在起色之際。不料遭此變故。想賢昆季純孝性成。自必慘深風木。惟尊公齒尊德茂。福壽全歸。身後毫無遺憾。賢昆季尙宜稍節哀思。以襄大事。林翼謹具生芻一束。恭叩靈幃。道阻來遲。還祈恕罪。曾公揮涕答道。明公不遠千里。俯賜慰唁。實足榮及九泉。無任感激。激國藩等。待罪軍營。造孽深重。以致累及高堂。不孝之愆。百身莫贖。從此當閉門思過。略盡

孺慕之私。乞明公時賜教言。以匡不逮。辱承惠臨。謹泥首以謝。林翼還禮不迭。又道。滌公所帶水師。素聽指揮。辦賊已著成效。兩宮眷念東南。倚滌公似長城之重。今雖暫時回籍。想當不久。禮廬且林翼無我公指示。亦覺無所稟承。擬卽奏請起復。俾得有所依倚。林翼幸甚。軍民幸甚。曾公嗚咽答道。曩者先母之喪。國藩迫於朝命。墨經從戎。已足得罪於天下。何敢再蹈前轍。明公力爭。江漢砥柱。上游辦賊之事。望明公力任其難。上宣力於國家。下登民於衽席。卽不孝如國藩。亦受明公威力所併。曩得以苟安終制。則玉成之德。存沒均啣矣。賓主正在談論。適由東征局遞到寄奉上諭。略云。該侍郎現在江西督師。軍務正當吃緊。古人墨經從戎。原可奪情不令回籍。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除。授以官職。具摺力辭。今丁父憂。若不令其奔喪回籍。非所以遂其孝思。曾國藩著賞假三個月。回籍治喪。並賞給銀四百兩。由湖

南藩庫給發俾經理喪事。俟假期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以示體卹。欽此。會胡二公恭讀一遍，林翼道觀此諭旨，可見聖意眷重我公，必欲出而治軍。可知公宜仰體聖心，移忠作孝，爲是言畢，起身告別。會公弟兄送至書房門首，仍退入內。由公叔高軒封翁恭送出門，登輿而去。隔了數日，清廷又下上諭，略謂會國藩奏丁憂回籍，請派員督辦軍務一摺，業經降旨賞假三個月。回籍治喪，所有該侍郎前帶水師著派提督銜鄖陽鎮總兵楊載福就近統帶。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協全調度，所需軍餉並着官文、胡林翼、文俊等源源接濟。毋使缺乏。該侍郎假滿後，着仍遵前旨，尅期回江西軍營，以資統攝。欽此。會公得了諭旨，卽日草疏陳情，懇請終制。一面打發摺差起身。一面請家中西席馮樹堂入山覓地，恰值清明天氣，細雨紛紛，陰多晴少，山路泥濘，難走。到了晴明的日子，樹堂攜了向盤，背後幾個從人都拿着六尺竿石灰。

包之類。騎馬入山。嘗泥望氣。細心考究。尋了旬日。就在本處大界里東首。得着一塊吉壤。那來龍遠接湘水。山勢四周環抱。中間一片平陽。真是藏風得氣的好所在。曾公弟兄同高軒公親往覆看。果然地高土潤。水蟻無憂。便用重價。向那地主買了。約計需兩個月工程。就擇定五月下旬安葬。曾公弟兄五人輪班至墳所監工。事無鉅細。皆必親自指撥。一日本省撫臺駱大人來拜。又遞到清廷寄諭。略云。曾國藩奏瀝情懇請終制一摺。據稱假期將滿。葬事未畢。請在籍終制。曾國藩本以母喪在籍守制。奉諭幫辦團練。當賊氛肆擾。皖鄂。卽能統帶船勇。墨經從戎。數戰以來。戰功卓著。忠誠耿耿。朝野皆知。伊父曾麟書。因聞水師偶挫。又令次子曾國華等帶勇遠來援應。尤屬一門忠義。朕心實深嘉尚。今該侍郎以假期將滿。陳情終制。並援上年賈植奏請終制蒙允之例。覽其情詞懇切。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惟現在江西軍務

未竣。該侍郎所帶楚軍。素聽指揮。當茲勦賊吃緊。亟應假滿回營。力圖掃蕩。曾國藩身膺督兵重任。更非賈積可比。着仍遵前旨。假滿卽赴江西軍營督辦軍務。並署理兵部侍郎以資統率。俟九江克復。江西肅清。朕必賞假。令其回籍營葬。俾得忠孝兩全。毫無遺憾。該侍郎殫心事主。卽以善承伊父教忠報國之忱。當爲天下後世所共諒也。欽此。曾公焚香捧誦一過。卽對駱大人道。聖恩高厚。無以復加。國藩實銘肌髓。但此時方寸已亂。卽使出而臨軍。亦無濟於大事。徒貽不孝之罪耳。偷服闋之後。尙有犬馬餘年。自當力圖報效。駱公懇切慰勸一番。告別自去。曾公送客之後。與諸弟商定出處。卽日具疏。請開兵部侍郎署缺。仍瀝請終制。清廷鑒其孝思純篤。特旨允准。因降上諭云。曾國藩以督兵大員。正當江西吃緊之時。原不應遽請息肩。惟據一再陳請。情詞懇摯。朕素知該侍郎並非畏難苟安之人。着照所請。准其暫開兵部

侍郎之缺。暫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緩急。卽行前赴軍營。以資統率。此外各路軍營。如有需才之處。經朕特旨派出。該侍郎不得再有瀆請。致辜委任。欽此。曾公接了此旨。安心辦理葬事。不多幾日。墳工告竣。到了登穴日期。四方親友紛紛會葬。封門行禮已畢。賓客散去。曾公弟兄就在墳屋伴宿。閉門讀禮。此時江西軍務漸有起色。祇贍九江撫建吉安幾處。尙未克復。國荃所統吉字營。由文翼陳湜統帶。退守安福縣東南之黃沙屯。因王鑫劉騰鴻相繼淪喪。湘軍連失健將。士氣沮喪。江西撫臺耆齡奏請起復國荃。治軍吉安。清廷又降旨敦促。國荃亦以服猶未闋。不願出山。曾公念國事方艱。勉弟速行。國荃遵了兄命。整頓行裝。叩辭靈座。星夜遄赴本營。文翼等接着。各訴別後事情。互相慰勞一番。國荃卽申明約束。簡練三軍。傳令明日進攻安福。衆將得令。整備停當。次日大隊直逼縣城。文翼攻其北。陳湜攻其南。國荃親在東

門督攻雲梯密佈槍砲隆隆清兵陣裏親兵郭松林把手中短刀插入腰間就地拔起一面丈八大旂湧身跳過護城河奔上雲梯城上守兵將亂石紛紛擲下松林緊握大旂盤頭捲舞護住頂門奮勇直上梯頂只因旂重力猛竟將近墜守兵帶倒十餘名城頭露出丈餘一片空地松林隻手攀堞而登把大旂插在泥鬆之處腰間拔出短刀奮呼跳蕩左右揮擊背後一衆官兵都隨着松林登城那守兵之中有些新降胆小者不敢抵敵四下尋路而逃惟有那些久練精兵齊心協力在那裏擋住苦鬪陳湜正在南門督攻聽得東角上鼓聲動地殺氣盈天抬頭仰望城上但見塵沙滾滾直入雲霄守陣敵兵似有慌張愕顧之狀情知東門得手忙催衆兵併力猛攻陳湜親冒矢石挺立濠邊吩咐大胆向前有進無退一時鳥槍火炮拾山劈山佛郎機等類兵兵直向城上打來確礮觸鼻烟霧迷睛那南門守兵知清軍已破

東城無心迎拒。略一退避。早被清軍前隊乘勢齊登。文翼亦從北門攻進。三路清兵將城內的兵隔爲數段。盡情砍殺。自早晨攻至午牌。乃將縣城克復。國荃收兵整隊入城。安排午餐畢。衆將陸續報功。當由書記一一登簿。便傳郭松林至前。從優獎勵。拔升百總。賞給銀鑄功牌一方。命令衆軍歇息。一宵明日進取府城。松林自請前鋒効力。國荃道。前鋒陷陣。與守護中軍。總是一樣爲國家出力。你既願當先破敵。我亦不來阻你銳氣。就給你副先鋒職。帶領精兵三百。隨同正先鋒陳湜。一同起程。松林領了號令。當晚無話。次日大軍一齊拔寨。直薄吉安府城。行至三曲灘。忽得探報。天國翼王石達開率領數十萬悍賊。自饒撫疾趨吉安。離此只有十餘里路了。國荃聞報。便命軍士就灘前列成陣勢。准備迎戰。不多一刻。遠遠望見樹林背面塵土冲天而起。殺聲震動。恍如江潮瀕洞之聲。霎時間敵兵漫山遍野而來。旂號重重。互延。

數里望去。何止四五十萬人。馬官軍不滿五千。兵勇都有懼色。郭松林立馬陣前。圓睜虎目。看了片時。霍的將身上馬掛脫去。挽高袍袖。用手巾刀柄把坐騎後胯一拍。那匹馬尾鬃直豎。逕向對陣冲來。松林舞動大砍刀。如赴壑之蛇。翻風之隼。左馳右突。勇不可當。把前隊敵兵殺死無數。太平軍遠道而來。尙未列成陣式。不防被松林一人一騎殺入攪亂隊伍。達開在後督隊聽得前面有將冲入。忙帶手下衆兵將趕來迎戰。已被松林潰圍而出。馳回本陣。國荃登樓車瞭望。見敵兵陣後塵頭翻滾。滾滾知石軍大隊到來。傳令前軍併力接戰。另派饒將蕭孚泗帶三百步兵在三曲灘左側山中埋伏。鳴金擊鼓。放砲搖旂。虛張聲勢。使敵人疑有埋伏。孚泗領令去了。又命彭毓橘帶兵三百。銜枚息靜。多備火繩火箭。往右邊樹林中燒烟放火。以驚敵人。彭弁亦得令而去。國荃親執桴鼓。催軍進戰。兩軍酣鬪。呼聲動天。自午至申。未

分勝負。國荃望敵旂無際。督戰愈急。陣前烟霧迷茫。昏翳天日。文翼陳。濕松林等。冒烟直入。達開正鼓。勵精神與敵軍。竭力相持。忽見右側林內。火光突起。烟漲通天。急令左右探視。回報。但見火光烟氣。並無人聲。石軍不辨虛實。十分驚疑。接連左邊山谷中。砲聲響亮。鼓角齊鳴。且見峯迴路曲之處。隱隱有旂帶飄動。那些兵士見兩下皆有埋伏。心中未免慌亂。陣腳一動。那裏屯紮得住。數十萬人馬。一齊倒退。好如山崩岳塌一般。號令如何禁止得住。前隊聽得後陣移動。都回頭駭顧。須知戰陣之際。間不容髮。心神一散。官兵早槍力齊上。殺至面前。太平軍大敗奔逃。自相踐踏。死者無算。清兵追奔逐北。斬首五千餘級。奪獲器械無數。國荃探知達開已經去遠。卽令回兵進薄吉安府城。守將羅亞春。早知清兵將到。已預先儲蓄糧草。添補守具。後聞翼王救兵將至。十分喜悅。當三曲灘合戰之時。亞春早經得信。因恐清軍趁虛來

襲不敢出城接應。此時見清兵大隊回攻。情知救兵失敗。軍心未免懼怯。尙恃糧草足備。可支數月。略覺放心。吩咐謹慎守把。親自四門點視。晝夜無眠。再說國荃兵至城下。安營已畢。乘馬往各處閱看一週。見此城倚山背水。高峻異常。回營升帳。謂諸將道。吉安雖小小府城。但形勢可憑。難攻易守。城中守賊羅亞春。乃梟悍之渠。賊中頗有名譽。我軍雖銳。未必能一鼓而下。此地南通兩粵。西接三湘。地當孔道。處處可通。若不嚴密巡邏。斷難絕其接濟。且竄道不絕。卽幸而破城。亦必貽害鄰郡。爲他處士紳所唾罵。我欲於西南二處設立汛地。諸君誰願擔任守汛之責。閃出郭松林及哨弁李臣典。同聲道。末弁等願往。國荃道。守汛之事。只要精細的人。就可勝任。不比斬關奪隘。爾等在我帳前。自有用你的地方。郭李唯唯而退。國荃另派毛有銘劉連捷分兵去守。叮囑多派邏騎。嚴密梭巡。不可放一人一騎過去。卽有百姓經過。亦

須細細搜查。有無夾帶。方可放行。但不准藉端搶劫。擾累良民。如有疏虞。違犯定按軍法。二人領令去後。國荃分兵緊困各門。輪班攻打。或一日數攻。或間日一攻。城兵應接不暇。刻無宵晷。個個精神困倦。力盡筋疲。羅亞春屢次修書遣人縋城告急。從未見一人回報。心中萬分焦急。國荃度其糧食將盡。且見守陣兵士。都有困倦之色。卽時傳下號令。準備明日破城。衆官兵磨拳擦掌。到了次日。大隊人馬。楊威耀武。直逼濠邊。郭松林手執藤牌。奮勇當先。緣梯而上。亞春督衆支持。無奈兵士飢疲已極。清兵又蓄銳日久。勇氣百倍。不滿一個時辰。早被攻上城頭。松林陳湜盤住亞春。轉輾苦鬪。文翼催軍陸續齊登。把守兵誅戮殆盡。亦來幫助松林。亞春心中慌亂。軍器略慢。早被松林一刀砍中右肩。痛極倒地。松林趕上一步。割取首級。所有手下精兵。並無一人投降。殺戮殆盡。登時將吉安府城克復。正是。

奪情孝子方廬墓
投筆書生又闢疆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胡林翼再收武漢 張玉良力復杭州

却說曾國荃克復吉安。整隊入城。派兵分段搜殺。三曲灘對面之敵。亦空壁宵遁。與石軍合爲一處。達開因瑞州臨江等城均被官軍收復。無地可歸。旁皇路岐。手下心腹楊七麻子密告道。我兵雖敗。尙擁衆十餘萬。安在不可振作。若回轉故鄉。弟兄們必散歸耕種。再欲東來。誰肯相從。現在武昌被困。羅大綱正在危急之時。我兵若間道去援。彼必感我。只要保得武漢。進退自如。何往不可。達開大悟。點頭稱是。卽日拔隊東向。行抵蒲圻縣地方。忽接探子報稱。武昌漢陽均爲清軍攻破。羅大綱曾永照等一齊被捉。刻下水陸清軍正在攻打九江。達開聽了一嚇。對楊七麻子道。武漢已失。欲進不可。只得退

回廣西再圖別計。楊七沉思半晌，答道：「王爺既決計回鄉，某亦不敢再阻。但須將兵分爲前後兩隊，方可彼此呼應。未知王爺鈞意如何？」達開依言分兵一半給他，作爲後隊。自己統七八萬兵，從新甯城步等處山僻小路直趨桂林。清巡撫曹澍鍾督率文武登陣守禦。一面遣人赴兩湖告急。達開想等後隊到了，一同攻城。豈知七麻子不願回粵，沿長江東下蘇省去了。現皆按下慢表。再說武漢如何克復。待在下細細講來。原來湖北軍事自羅澤南死後，老湘營歸李續賓接統。仍紮花園等處。胡林翼督同成大吉石清吉王國才諸將，在洪山駐營。東西兩軍旂鼓相望，互爲援應。將武昌城外敵壘掃除，將盡。僅存北門、棋子嶺、三壘、西門、方家村、三壘而已。羅大綱在城中嚴防密堵，用盡心機。又派國宗石化順分兵去保漢陽。自己同曾永照區大原等小心巡察。日夜無眠。永照謂大綱道：「北城所恃以爲固者，洪山花園耳。今兩處皆

爲敵軍所得。險要盡失。安能久守。我等若不早作良圖。恐一朝城破。玉石不分。如之奈何。大綱道。我自從粵中起事以來。頻年道路受盡風霜。今實厭於奔走。現聞翼王大兵將來。此解圍偷徼天之幸。勝得敵軍不難。轉危爲安。萬一有失。誓當與此城同碎耳。永照道。大哥天生筋骨。練成十八般武藝。就此湮沒。豈不可惜。依愚見看來。今且棄此孤城。投往九江。再圖後舉。想林指揮必肯相容。豈不勝於困坐待死麼。大綱低頭半晌。不覺嘆口氣道。我久踞湖北。今死於此地。亦屬天理循環。爾等如願他往。各從其便。永照道。大哥既然不去。小弟安敢獨往。自然同生同死的了。區大原在旁默然不語。正談論間。忽報西門方家村營壘被敵兵攻打甚急。將次失陷。請令定奪。大綱急忙起身。帶了數百名心腹。逕出西城。水照在後相從。區大原在城把守。衆人行抵方家村。但見大隊敵軍。逼臨牆外。洋槍火炮。密麻似的向壘上打去。仰觀旂

號却是胡營人馬。成大吉石清吉。手執令旂。在左右翼督陣。雖壘上矢石如雨。敵兵却奮勇直前。第一道壘牆已被炮子打破。敵兵乘勢吶喊而登。恰值羅曾二人趕到。拚命接住。爭奈清軍聲勢浩大。長槍短劍如烏雲捲地而來。太平兵屢敗之餘。其氣已餒。發一聲喊。四散奔逃。任你三頭六臂。但軍人獨力。如何能彀支持。只得棄了營壘。和曾永照退入城中。閉門堅守。尋區大原時。衆人多說不知去向。原來區賊見大勢已去。趁羅曾二人出戰之時。收拾些金銀珠寶。帶了擄來得寵的女子。悄悄逃出東門。到僻靜處。換去衣服。剃短長髮。由水路回轉廣東去了。羅大綱不見大原。情知他去。便對曾永照道。大原與我相處多年。不料患難之間。竟至舍我而去。可見人心難測。但許多小弟兄當中。亦難保無變心的。偷生內變。如何是好。賢弟可爲我加意梭巡。以防不測。永照領命。自去準備一切。慢表。再說成大吉等大獲全勝。將方家

村三壘一律掃平。胡公分兵二千。命石清吉在彼駐札。以絕城西竄路。又發令箭。命李續賓帶本部精兵。剋日去攻棋子嶺敵壘。續賓得了檄文。心想花園係濱江要地。不可無兵扼守。卽留下二營。命劉蓉仍札原處。自統四千五百人馬。從洪山背後抄去。直抵北門。豈知壘中兵將。見左右各壘均爲敵軍所破。自己孤立無依。十分胆怯。及至敵兵來攻。那個還敢迎敵。多紛紛奪路而逃。清兵未折半矢。竟將棋子嶺三壘一鼓而平。此時大軍三面薄城。兵民涵懼。羅曾二人拚死抵拒。灰瓶矢石。擺滿城頭。城中百姓凡十五以上。六十以下。皆願授兵登陣。撫署四週堆積柴草。預備城陷之後。縱火自焚。大綱永照分頭巡視各門。日夜不息。防備極其周密。但號令雖嚴。而手下衆兵心中已經懼怯。不過爲威力所驅。勉強相從而已。所以守到第三日。清軍併力攻打西門。雲梯軟架佈滿城根。又在洪山頂上安設大砲對準城頭。施放黑烟。

滾冒彈子橫飛把守兵打死無數。城上血肉紛激腥氣觸人。然太平兵旋死旋集。終不肯退。羅曾二人見軍勢危急。都到西城督戰。正在相持不下之際。猛聽得東北角上一片喊聲。火光大起。大綱見了大驚道。不好了。急命永照在此拒持。自己抽身北趕去。將近北門劈頭遇見成大吉。殺來一聲大喊。長槍直刺咽喉。大綱不及招架。忙把身子一偏。躍下城頭。奔入撫署。吩咐放火。霎時間火勢薰天。連屋連人化爲灰燼。此時曾永照在西門城上望見撫署火起。便知大綱已死。但心中疑惑。不知何故。忽然下城自盡。略一沉吟。未及照顧。下面忽被一枝弩箭橫射過來。竟從左頰穿透右頰。大叫一聲。雙手捧住面頰。鮮血直流。衆兵見主將受傷。更加大亂。料想守也無益。大半各顧性命。越城逃生。只有那些助守的百姓。最是可憐。紛紛跪在城頭高叫。我們是本城百姓。因被賊人逼脅不得已。而相從。求爺們刀下超生。官兵那裏相

信依舊亂砍亂擊。直至續賓到來。聽得多是武昌口氣。吩咐且慢開刀。帶過一邊。俟審明後發落。衆百姓方得免死。後來胡公派委員鞠審。凡係本城百姓。一概釋放。當下清軍整隊入城。救滅餘火。衆將陸續報功。石清吉獻上永照稱。在城上拿獲胡公看時。見永照面帶重傷。鮮血模糊。不能言語。無供可錄。就命推出凌遲處死。將首級傳示被擾地方。以快人心。又命查羅大綱下落。自有降兵稟明已在撫署焚死。又將城中藏匿餘賊。搜殺淨盡。盤查倉庫。出榜安民。鳩集工匠。重將撫署房屋修蓋。胡公在武昌督兵鎮守。傳令歇馬三日。派李續賓石清吉進略漢陽。石化順得敗兵報信。已知武昌失守。料知清軍不日將到。便和左右商議道。武昌兵多將廣。城峻池深。尙且不能拒敵。此地小小府城。糧草又少。倘被他四面圍困。外無援兵。焉能保得無恙。我思鸚鵡洲乃水陸要衝。從武昌而東。必經此地。不如此結成營寨。倚漢水爲

城如能守住。固佳。卽有不利。亦可沿江東退。爾等以爲何如。衆人皆稱妙計。石化順就將漢陽之兵。悉數調至鸚鵡洲。只留數百老弱守城。在漢水之旁。扎起三個大寨。豎立木城。阻路清軍。續賓等軍抵鮎魚套。探子報稱賊兵不守郡城。在鸚鵡洲扎營阻路。續賓便令離洲五里安營。同石清吉並馬出觀。見對面一帶木城。高有數丈。裏面三座營盤。結成品字之式。旌旗飄蕩。戈戟光明。續賓凝望移時。眉頭一縷。計上心來。與清吉說明。如此如此。清吉連聲稱善。二人緩轡而回。當晚無話。次日續賓命一百名軍士。每人帶火藥一包。冲至木城近處。丟棄奔回。另派五百名軍士。多帶火弓火箭。待火藥兵回陣之後。覷准藥包射去。登時巨聲陡作。恍如爆竹一般。濃霧飛騰。木城盡著。更兼藥力猛烈。把合抱的巨木。拔出地上。彈得東倒西歪。柵內守兵。竭力汲水施救。比及火熄。木城已燬去大半。清軍陣上一聲砲響。五千名精卒掩殺過。

來前隊都用長竿挑去殘木大刀闊斧直砍營濠化順不能抵敵吩咐緊閉營門登壘拒守清軍把東面敵營圍之三匝續賓令軍士皆手槍伏地行近濠邊始起立施槍前者既殲後者復登自辰至未三營皆克化順率衆狂奔要想東出金口但望見沿江一帶帆影迷離旂光掩映疑有官兵埋伏不敢過去仍向漢陽而逃行至城下正欲叫門忽然號砲響處鼓角齊鳴無數清軍佈滿雉堞中間立著一員大將手持畫戟紅頂花翎指着城下大喝道逆賊聽者此城已爲我所得爾等休想入城若知順逆之理速速倒戈投降尙可免死若再甘心爲賊可知死在目前一面說話一面挽起雕弓搭箭向化順射來化順望左急閃那枝箭從額旁飛過打了一個寒噤手下敗殘兵士見前後無路齊齊跪在城下口稱願降化順見不是頭忙帶數十名隨身騎兵回馬飛逃豈知續賓正從後面追到揮兵圍殺將化順等盡數生擒清吉

下城收了降衆。與續賓相見。遂將漢陽府城克復。原來當續賓開仗之時。清吉從遠路繞至漢陽城中。只有些老弱守兵。那敢拒敵。故而成了大功。此時二將合兵一處。高唱凱歌。遄回武昌省城。胡公得了捷報。心中大喜。慰勞將士。犒賞三軍。檄令荆宜施道李續宜分兵暫駐漢陽。以資鎮懾。命將逆酋石化順正法示衆。即日具奏告捷。與湖廣總督官文交籌。東征以都興阿統馬隊。李續賓統步軍。楊載福統水師。而李孟羣王國才石清吉等。隸都興阿部下。連克武昌縣黃州府興國大冶蘄州蘄水廣濟黃梅各城。兵至九江城外。消息傳至金陵。天王大驚。急召李秀成李侍賢胡以晃等商議。因以晃從前養病在家。不與兵事。此時病已全愈。故亦在座中。當下朝見就坐畢。天王先開言道。湖北全省均爲妖兵所復。長江樞紐已失。翼王一去久無音信。萬一九江安慶再有疎虞。妖軍朝發夕至。天京亦屬可慮。況和張二妖頭扼扎江

濱。眈眈虎視。若長此受圍。終非善局。諸卿有何妙策。可解此圍。秀成道。林啓容。智勇足備。棄芸來謀。力兼優儘。妖兵一時之力。未必能破。此二城上游之事。暫且丟開。倒是和張之兵。近在咫尺。真乃心腹大患。必須設法對付。方妙。以晃點頭道。兄言固是。但張國樑。張玉良等。勇冠三軍。非力戰所能勝。總宜分其兵力。使彼疲於奔命。方可圖之。秀成道。蘇浙爲膏腴之地。清軍糧餉。皆出於此。諒和張不能不統籌兼顧。目下常州一路。雖屬不能前進。若另出奇兵。取道皖南入浙。不過數日路程。可抵杭州省城。昨據浙江探子來報。杭州城中一無警備。我兵倍道疾趨。定能得手。和妖若不分兵去救。卽可由浙入蘇。若爲我而至。存營兵力必單。我軍却棄杭州不守。返兵回撲。老營使他措手不及。何如。侍賢以晃均各稱善。天王謂秀成道。此行非卿不可。卿其爲我一。行。秀成領諾。二人辭了天王。各回府第。次日秀成選了五萬輕騎。星夜渡

江。從太平宵國襲入浙江。連下嚴州、分水、富陽等郡縣。離杭城只有一百二十里。省中尙未知覺。浙撫羅遵殿本派候補道員張炳元督辦團練。這日得了難民警報。炳元登武林門瞭望。但見烽火燭天。還只道是土匪。及至望見旂號。方知是大隊敵兵。疾忙閉城守禦。擾攘之間。已有數十名細作混進城中。須臾間。喊聲震地。敵兵已逼城河。在良山門外支板爲梁。施放鎗砲。那些團練守兵。多是招的游手好閒之輩。平日酗酒賭博。欺壓良民。是他拿手。本領如何。能臨大敵。見了太平軍容。早嚇得屎尿直流。一心只想逃命。勉強守到晚間。忽城中幾處火起。百姓大亂。遍地哭聲。城外敵兵趁勢鳴金擊鼓。奮勇猛攻。守兵知有內應。無心拒守。各自奔逃。被伏兵殺上城頭。斬關落鎖。招呼大隊入內。張炳元率衆巷戰。力竭陣亡。羅巡撫及學政張錫庚等文武百官紛紛殉難。駐防將軍瑞昌勒兵堅守滿城。李秀成修書縛置箭上。射入城。

內旂丁拾得。獻上瑞公。瑞公拆書視之。其略云。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致書於瑞將軍足下。竊維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我天國大兵百萬。勇將千員。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軍守此孤城。地不滿十里。兵不過數千。內無糧草。外乏救兵。安能抗拒天兵。古云。識時務者。呼爲俊傑。將軍若束身歸命。上不失封王之位。下可全無數生靈。孰得孰失。惟將軍思之。諒之書不盡言。專待來命。瑞公閱竟。勃然大怒。要將來書扯碎。喝令開城。決一死戰。副都統來升止之。道且慢。現在外城已失。兵膽方寒。與之決戰。斷無勝理。我料江南大營必有探子在。浙諒已知此地。失陷之信。和雨亭豈能坐視。不出五日。救兵必至。此時且用緩兵之計。緩過幾天。再作道理。瑞公道。只恐賊人不信。奈何。來升道。只消如此說法。斷無不允之理。瑞公依議。卽修書回覆。秀成稱一時衆心未洽。尙容勸導。請稍緩五日。自當捲甲來降。秀成閱畢。回書。

微笑道。此是緩兵之計。須臾。我不過。但我的本意。並非欲得杭州。今若急攻滿城。恐傷兵力。不如將計就計。假作不知待他救兵到來。我卽還撲江南老營。便了。算計已定。遂傳令把滿城軟困。不必攻打。瑞公密派心腹。改裝出城。赴江南大營告急。行至半途。遇張玉良大軍。來到原來和。大臣得知敵襲杭州。卽與張國樑商議。令玉良帶領一萬精兵。星馳赴浙。倘或杭城已失。卽力圖恢復。玉良得了軍令。趕緊起程。甫及浙境。已知省城失守。玉良催趨軍士。馬不停蹄。行了一晝夜。已到武林門外。遣從九徐殿臣。裝作太平軍模樣。預先混進城。約會瑞將軍出兵相應。此時李秀成探知官軍將到。早於昨日起身。從別路返趨江南。留下主將汪大發。在杭踞守。囑咐明白。如官軍攻打不力。卽可久守。如果勢不能敵。不妨棄城回南。故此城門雖閉。並不十分嚴禁盤查。徐殿臣得以出入自如。瑞公得報。卽統率副都統來升。佐領傑純。

出隊殺賊。城中砲聲震動。喊殺連天。玉良在城外聽得。知是滿兵開仗。卽吩咐併力攻城。一聲令下。大小三軍。支竹爲橋。越過護城河。適良宮山緊靠城根。率兵依山設梯。奮呼直上。汪大發正與滿兵接戰。不能分身。城上只有幾個小頭目。在彼督守。後參將鳳岐。躡身躍登。舉刀亂砍。衆軍隨著。一擁上城。那些守兵。本聽秀成口氣。不必定要苦守。誰肯拚性捨命。一聲口號。多望城下而逃。玉良督衆進城。到南校場。接應滿兵。汪大發正和傑純殺得難解難分。忽見官軍破城而入。吃一大驚。急忙虛閃一刀。抽身逃走。傑純那裏肯捨。緊緊追來。瑞公亦揮動令旂。滿兵乘機掩殺。呼聲動地。屋瓦皆飛。玉石不分。殺得死尸載道。血滿街衢。大發幾爲傑純擒住。雜在亂軍中。一路出清波門。而逃。瑞張二公不去追趕。收兵相見。各訴一番近日軍情。玉良卽欲告辭回營。瑞公挽留道。蒙公拯救水火。銘感不忘。但杭城殘破之餘。恐大兵去後。

賊人復生。窺伺乞公暫留數天。俟新任巡撫到時。然後榮行。玉良應允。隔未旬日。新簡浙撫王有齡。自河南到杭。接印視事。適衢州屬常山等處土匪竊發。勢頗蔓延。王撫卽奏請玉良移師勤辦。玉良知浙事難以速竣。遣人回復和公。豈知就在這幾日中。江南大營潰散。和春張國樑敗亡。江督何桂清退走常州。江蘇戒嚴。正是

西湖纔喋千軍血。南國重生一線機。

欲知詳細情形。且俟下回慢慢擘來。

第二十一回

和大臣驕縱失丹常

李忠王偏師下蘇浙

却說向忠武死後。欽差大臣和春接辦江南軍務。與金陵之兵大小數十戰。勝多敗少。未免有驕縱輕視之心。以爲金陵指日可克。不把敵人放在心上。將有驕心。兵皆暮氣。任令合營早眠宴起。雜亂喧譁。軍士酗酒賭博。無所不

爲不復遵依規矩。從前向公所定營規。廢弛殆盡。麾下有兩個總兵。一名王浚。一名劉天雄。皆貪鄙讒諛之輩。一味窺和春意。脅肩諂笑。曲意逢迎。和公十分信任。凡事皆與商議。王浚知和春素有圍棋之癖。特往常州。邀請著名國手陳某至營。與和春終朝對弈。不理軍事。一切往來公牘。都由王劉二人代拆代行。一旦小人得志。就竊權弄柄。擅作威福。勞者不賞。逸者無罰。并縱令各處守汛軍士。攔劫過路難民的財物。劫得之後。暗地分肥。百姓怨聲載道。時常有人來營控告。無奈進來稟帖。必先經過二人之手。不是延擱不理。就是批斥不准。因此那些無賴軍士。一日膽大一日。越發肆無忌憚。張國樑見營規日壞。敵勢愈張。心下悶悶不悅。屢次在和春面前婉言諷勸。說明劉王二人乃奸佞之徒。不可過於重用。語極懇切。豈知和春非但不聽。反嫌國樑多事。後來說得多了。耳根聽慣。以爲口頭常語。轉覺得絮聒可厭。國樑

無可如何。惟有長吁短歎而已。此時隆冬天氣寒冷難禁。彼此皆不開兵營。中得以安然無事。到了正月中旬。侍王李世賢進窺江浦。軍勢甚盛。守將應占魁飛書告急。適和春終夜手談。尙高臥未起。王浚將文書捺住。不發救兵。國樑在後營點視糧艸未完。不知此事。應占魁苦守三晝夜。力竭捐軀。侍王得了江浦。又連取浦口。大營尙茫然不覺。直至敗兵奔回報信。方纔得知。國樑頓足歎道。可惜向公從前一番心血付之流水。從此西路又添一重荆棘矣。就追問敗兵。何以不先來報信。回稱三日之前。曾有文書到來。因救兵不至。以致失陷。國樑命營中文案檢查案卷。豈知遍尋不獲。情知又爲二奸所誤。請和春追究此事。和春並不深查。含糊了事。王浚等愈加放胆。倒與國樑結成嫌隙。每每吹毛求疵。尋摘短處。在和春面前獻譏道。國樑自恃功高。大有蔑視元師之意。背地裏自己誇口。謂營中一切事務全仗着他。元師不過

坐享其成。我豈甘受他約束等語。和春聽了。心中雖然不悅。但亦素知國樑忠勇無他。因說道。若說國樑呢。一營倚以爲重。原是實話。惟背後談論。自屬不合。你等出去。我知道了。從此和春與國樑。不免心存芥蒂。同事之間。總有些參差。不合。國樑不解其故。只得由他。嘗私謂玉良道。將師不和。最非吉兆。去歲烏集。蠱上哀鳴。不去前日大風吹折旂杆。營牆之外。夜間輒聞犬哭。這都是上天警戒。預示敗徵。若不齊心。悛改禍將踵至。今元帥如此。驕縱是速其敗也。我曹其爲虜乎。玉良道和公本非統師之才。又濟以劉王二人之奸營事。日非殊堪。浩嘆。近與足下似有齟齬。未識因何緣起。國樑道。我亦不知。玉良接口道。莫非又是三畫之故。國樑點首道。也未可知。但我與二人並無深仇宿怨。何意忽生陷害之心。玉良道。此輩小人心胸難測。況和公耳根極軟。輕於信讒。足下宜留神。一二國樑。慨然道。我總自盡職。分聽命於天。至於

禍福榮辱。且自由他罷了的。與歎息不置。看官須知。君子小人。原有不能兩立之勢。然小人可廁君子之列。君子不能入小人之羣。從前有個比方。說君子如水。小人如油。不論何物入水而清。染油而污。是不消說了。譬如煎了一鍋沸油。攪入一滴清水。就必剝剝務爆盡而後已。所以小人隊中。雜一君子。必傾軋而不相容。又使燒了一鍋滾水。任你攪入多少清油。總是安安靜靜。不動聲色。然却油自油。水自水。毫不混淆。所以君子隊中。雜一小人。仍涵容而不相染。就是這個道理。那張國樑。係正直君子。而王浚。劉天雄。乃朋比小人。自然兩不相合。和春則可善。可惡在君子。小人之間。與善人居。卽爲善人。與惡人處。卽爲惡人。惜乎爲劉王二人所蔽。以致身死名裂。可勝浩歎。閑話休題。言歸正傳。當浙江告急之時。王浚謂天雄道。國樑屢次和我們作對。將我們隱事說破。甚爲可惡。現趁浙江告警。我與你攬撥元帥。令他帶兵前

去落得眼前清淨一時。你道如何。天雄稱善。二人就慫慫和春。派國樑赴援。浙江和春允之。卽與國樑商議。國樑暗道。此時二人厭我在此。故欲借端遣我耳。我想敵人此行計頗不測。蓋欲分我兵力。乘虛求逞。我若一去。偷敵人大隊壓營。士無鬥心。必然潰散。和帥自取其咎。固無足惜。但東南數十州縣。賴以屏蔽。一旦有失。賊人長驅而東。蘇常皆將不保。知之者謂罪不在我。不知者謂我畏難先避。豈不喪我一世英名。乃抗聲答道。浙江之急。固不可以不救。但賊人之意。未必在浙。或欲乘我兵分。備軍之時。四面圍逼。以解金陵之圍。今江浦浦口相繼被陷。西路緊急。士氣方寒。國樑守護中軍。豈宜遠出。卽幸賊人並無此意。而大營根本之地。亦不可不厚集兵力。以爲之防。還請大帥斟酌和春道。然則派何人前去方可。國樑欠身道。以鄙見看來。玉良軍門勇冠三軍。爲賊人所畏憚。且久任遊戎。道路熟悉。應可獨任一軍。委之

前往。必不辱命。幸大帥裁酌施行。和春想了一想。遍觀左右將官。別無他人。可使。卽拔令箭一枝。派張玉良帶兵一萬。趕赴浙江。此時江南大營。除玉良帶去人馬之外。存兵不滿三萬。郝彪、陳邦瑞皆因傷疾。舉發臥病在床。可靠將領。祇有張國樑、余青雲二人。而敵國侍王李世賢。方從江浦渡江。至雨花臺。與清軍對壘。每日出兵挑戰。互有死亡。旬日之外。忠王李秀成率領大隊。從杭州截回。又約會鎮江守將吳如孝、鐵玉剛。率兵攻官軍之背。三路夾攻。將大營團團圍住。數十萬悍兵。晝夜攻撲。以西洋落地開花大砲。前後轟擊。聲動天地。清軍憑濠堵禦。負土塞牆。無奈壘牆久未修築。泥土甚鬆。被太平兵暗開地道。乘夜轟裂。一聲巨響。走石飛沙。烟塵蔽空。血肉如雨。把清軍壘牆。轟去二十餘丈。譚紹洸、陳坤書、邵雲官等衆驍將。率領兵衆。奮勇衝營。余青雲手執長鎗。獨當缺口。連挑敵兵數名。奈因寡不敵衆。身受重傷。被譚紹

洗一槍刺中左脅。死於非命。太平兵愈進愈多。殺至中軍大帳。張國樑見大勢已去。無心迎敵。慌忙保著和春。當先殺出重圍。郝彪、陳邦瑞亦扶病同奔。只把那棋國手陳某嚇得魂不附體。要緊逃命。還捨不得棋子。雙手捧了二個棋筒。踉踉跄跄。拔步而奔。怎奈心中越急。脚下越慢。險些兒被賊兵追上。幸王浚一眼瞥見。急忙抱置馬上。只因用力太猛。陳某覺得疼痛。二手一鬆。棋筒落地。黑子白子散滿路中。陳某連聲可惜。扒在馬背上發抖。王浚拾得一根草繩。把陳某緊緊繫在案轡之上。加了三鞭。隨著衆軍飛逃。李秀成催動大兵。遮天蓋地而來。國樑命陳郝二將保護和春等一衆文官。及棋國手陳某在前先走。自己同王浚、劉天雄斷後。一路且戰且退。太平軍前隊排列數千枝西洋毛瑟快鎗。并用強弓硬弩。如雨點般打來。清軍中箭著鎗。不計其數。劉天雄亦中彈墮地。軍士逃命要緊。不及搶救。死於馬足之下。王浚正

拍馬狂奔，忽刺斜裏飛到一個彈子正中，坐騎右眼。那匹馬本是大宛良產，性極馴良，但此時受疼已極，不服羈勒，一頓奮迅騰擲。王浚控御不住，只得乘其亂跑，不防從大樹底下經過，橫著一株極大丫枝閃避不及，竟將髮辮纏住雙足。又套在葵蹬之內，急切不能褪出。兩下用力牽扯，幾乎把王浚身子扯爲二段。及至肚帶迸斷，鞍韉脫落，那王浚的頭頸已扯得一尺餘長，竟掛於樹上而絕。這匹馬落荒而奔，不知去向。看官劉王二人這等死法，實爲可慘。然大臣之驕縱，二人實阿諛成之一死，不足以蔽其辜。當時雖然落了殉難之名，而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仍不能免於清議。怎比得國樑一樣，爲滿清盡忠。至今猶赫赫英名，令人景仰。人亦何苦而爲奸佞哉。閒說不題。當下官軍敗至丹陽。陳某自回常州去訖。和太人等率領殘衆，疾忙進城。江督何桂清本來駐紮丹陽，忽聞大營潰散，驚得面如土色，冷汗直淋，拍案頓足。

道。怎。好。怎。好。三。脚。兩。步。趕。到。外。面。恰。遇。和。春。氣。喘。吁。吁。狼。狼。入。內。也。無。暇。告。訴。細。情。一。同。上。城。觀。看。但。見。國。樑。率。領。殘。軍。已。逃。至。城。下。後。面。塵。頭。大。起。敵。兵。蜂。擁。而。來。國。樑。見。勢。已。危。迫。不。及。進。城。就。命。軍。士。在。丹。陽。湖。邊。立。隊。迎。敵。此。時。手。下。人。馬。不。滿。萬。名。更。兼。大。半。受。傷。精。神。不。振。太。平。兵。乘。著。銳。氣。鼓。噪。直。前。勢。如。山。倒。鐵。玉。剛。挺。起。鬼。頭。刀。當。先。領。隊。陳。坤。書。郤。雲。官。等。亦。各。執。軍。器。恐。後。爭。前。直。向。清。軍。陣。裏。捲。來。國。樑。單。人。匹。馬。手。橫。丈。八。蛇。矛。瞋。目。大。呼。接。住。敵。軍。廝。殺。敵。衆。鎗。刀。齊。上。圍。之。數。重。國。樑。奮。起。神。威。左。冲。右。突。須。知。一。人。拚。命。萬。夫。莫。當。何。況。國。樑。神。力。天。生。又。懷。了。必。死。之。念。真。個。是。弄。風。猛。虎。醉。酒。斑。彪。只。見。鎗。光。明。處。血。雨。紛。霏。挑。死。敵。兵。無。數。究。因。寡。不。敵。衆。身。上。亦。受。數。創。血。滿。征。袍。李。秀。成。在。高。處。望。見。傳。下。號。令。如。能。擒。得。張。妖。頭。者。官。封。侯。爵。賞。給。千。金。衆。人。多。想。爭。功。個。個。出。力。死。鬥。戰。至。日。晡。時。分。國。樑。肩。際。又。

爲流矢所中。痛不可忍。且四面望去。敵兵重重疊疊。漫無際涯。自知力量已竭。料不能免。恐失手被擒。爲敵所辱。急忙立定主意。帶轉編韁。往東北隅沖去。舞動手中長矛。使一個玉帶圍腰之勢。護住全身。拚命殺出重圍。敵衆素憚國樑聲威。不敢十分攔阻。略一退讓。早被國樑縱出圈外。是處與丹陽湖僅隔兩箭之遙。正值新月初上。照得萬頃湖光。清明如鏡。滔滔波浪。寒氣侵入國樑立馬湖堤。定一定神。見三面皆是敵兵。無路可出。身上傷勢頗重。創口迸裂。覺得轉側不便。知難復戰。仰天長歎一聲。拔出佩劍。正向頸上勒去。忽那匹馬咆哮跳躍起來。國樑道。馬阿。你隨我多年。相依爲命。立下多少血汗。功勞今我計盡力窮。不得不與你死別。你可自投新主去罷。那匹龍駒青馬。竟通人性。聽了國樑說話。悲鳴不已。猛然間旋轉馬頭。對湖中長嘯一聲。前蹄一起。後蹄一縱。竟駝了國樑。湧身躍入波心。力勢沉重。登時連馬連人。

直沉水底。太平兵點了無數燈球。亮子趕到湖邊。不見一個人影。祇見碧波蕩漾。之中有幾個水花亂轉。不知國樑已投湖自盡。抑或鳧水而逃。疑惑不定。回復了秀成。秀成道。不必管他死活。即使逃去。諒他一人一馬也濟不得甚事。便催督大兵。盡銳攻城。此時丹陽城中。並無一個大將。郝彪。陳邦瑞。又抱病未痊。豈能當此悍敵。和大臣何總督。慌忙開了東門。棄城逃遁。太平兵進得丹陽。已有四更時候。秀成命不准駐足。連夜穿城追趕。侍王李世賢道。半夜已過。弟兄們辛苦了一日。何不歇至天明再趕。未遲。秀成道。非也。兵貴神速。使敵人出其不意。方易成功。今和妖等此去。必投常州。我兵若疾趨壓城。彼必不敢拒守。若遲至明日。使彼得以豫備。轉恐多費力氣。侍賢拜服道。大哥高見。小弟等萬不及一。於是馬不停蹄。一面沿路造飯飽餐。一面星飛追趕。和春等到得常州。喘息未停。聞報敵兵大隊踵至。急得屁滾尿流。陳郝

二將尙想斂兵固守。何桂清恐被長圍所困。忙稱不必倒帶了。常州地方官員一同退向蘇州。路過無錫。高橋鎮恰遇張玉良在彼紮營。原來玉良在浙討平衢屬土匪。剛要邁返江南。忽得大營失守之信。逆料敵人必窺犯蘇。常急間道馳赴無錫。駐紮高橋。以扼敵衝。方纔立定營盤。已見和春等逃至。略述情由。卽辭了玉良。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奔至滄墅關。叩門求入。蘇撫徐有壬堅拒不納。和春等徘徊關下。追退維谷。歷想所以致敗之由。自怨自艾。情知縱能免難。朝廷亦必加罪。左右是死。就取過一枝六門手鎗。撫膺大慟。道我雖深負國恩。但王浚劉天雄二人實誤我不淺。我死之後。有何面目見國樑乎。倒轉洋鎗。意圖自擊。何桂清正欲解勸。和春已扳動火機。鎗子透入太陽穴內。大叫一聲仆地而死。郝彪陳邦瑞亦自縊於後。營中督痛哭一場。收殮了衆人的尸首。營中無可商議。只得對心腹左右說道。自

戕。一。事。我。實。擔。手。不。起。現。在。進。前。不。可。退。後。不。能。爾。等。有。何。善。策。一。個。戈。什。哈。上。前。稟。道。這。也。不。難。大。人。且。退。往。上。海。暫。避。凶。鋒。彼。處。有。洋。兵。協。助。諒。必。賊。人。不。敢。前。往。就。可。保。無。虞。了。何。督。道。只。恐。朝。廷。知。之。奈。何。戈。什。哈。湊。前。一。步。輕。輕。說。道。只。消。將。敗。軍。之。事。盡。推。在。和。張。二。人。身。上。干。係。就。輕。了。何。公。微。笑。點。頭。竟。依。了。戈。什。哈。的。言。語。逕。抵。松。江。後。來。清。廷。查。明。實。在。情。形。立。刻。傳。下。嚴。旨。命。將。何。桂。清。沿。途。正。法。以。肅。官。方。此。是。後。話。再。說。張。玉。良。放。過。和。春。等。衆。人。不。多。一。刻。但。聞。鑼。鼓。喧。天。旌。旂。塞。野。太。平。兵。已。到。面。前。玉。良。命。軍。士。列。成。隊。伍。只。等。中。軍。一。聲。鼓。響。大。戟。長。鎗。直。冲。敵。陣。玉。良。提。矛。飛。馬。逕。尋。敵。將。交。鋒。那。太。平。軍。走。了。一。日。一。夜。人。馬。都。有。些。困。倦。被。生。力。軍。橫。衝。直。撞。一。陣。亂。砍。殺。得。大。敗。而。退。清。軍。追。殺。數。里。方。始。收。兵。秀。成。在。蘇。家。渡。安。營。與。清。軍。營。盤。相。隔。六。里。次。日。李。世。賢。從。水。路。抄。襲。壓。高。橋。之。背。清。軍。大。潰。玉。良。率。

敗卒入蘇州。一時城中大亂。號哭震天。時省城守兵不滿四千。且脆弱無能。不堪大敵。徐巡撫激勵。循勉強授兵登陣。命玉良以本部扼滄墅關。三戰皆捷。危城少安。不料太平兵乘夜縱火焚關。官軍又潰。玉良知蘇州難保。去而之浙。太平軍三面薄城。將城外民房一齊燒去。連築四座高壘。用開花大砲對准城頭轟擊。把胥門城垣轟開數丈。譚沼洗郜雲官率領前鋒向倒口衝來。守兵不復搶堵。都紛紛下城而逃。郜雲官殺奔撫署。徐有壬投署後。荷池自盡。妻梁氏。妾施氏。子候。補郎中。徐震翼皆從死。震翼年方十五。天性純孝。英偉過人。預先數日。徐巡撫見賊鋒將近。遣之他適。震翼堅執不肯。慨然道。父死。忠子死。孝古今定理。孩兒安忍獨生。徐巡撫點頭道。汝能如此。是吾子也。因以手量震翼身寸。謂其下道將來。昭忠祠中使之。旁侍亦好。其父子忠孝如此。當下署中人衆。皆已避匿無蹤。太平軍尋至後園。見荷池中羣尸。

浮起衣冠。齊楚面目。如生憐其忠。蓋就在池旁掘土藁葬。訖方始安民。卽將
晉門缺口封築完固。忠王令譚紹洸。邵雲官。汪大發。汪有爲等分兵在城守
禦。又派護王。陳坤書。烈王。費天將。去守常州。自己同李世賢等。水陸並進。連
下嘉興。石門。桐鄉等府縣。軍鋒逼近餘杭。該處清紳林大吉。督辦團練。以爲
自保之計。又因賞罰不公。衆心離怨。一聞敵至。相率譁潰。縣城遂以不守。敵
兵風馳雨驟。勢如破竹。徑襲省城。時玉良已回至杭州。奉旨暫署欽差大臣。
與將軍瑞昌。巡撫王有齡。商籌防禦。各分職司。瑞王二公在城居守。玉良勒
兵出武林門紮營。探子報稱賊至稻芒山。離城祇有七里。玉良命軍士在艮
宮山脚排開陣勢。登山遙望。只見烽火連天。狼煙匝地。無數逃難百姓扶
老挈幼。號哭而來。後面滾滾喊聲。敵兵似旋風般殺至。玉良讓過難民。擋住
去路。那太平先鋒名喚董樑。並不答話。舉槍直刺。玉良不去招架。身子一偏。

喝聲去罷。長矛已中前心。董樑翻身落馬。李世賢在門旂影裏。見董樑陣亡。心中忿怒。一聲大喊。飛馬衝來。和玉良戰在一處。不上十合。世賢撥馬拖刀。落荒而走。玉良喝道。逆賊往那裏去。飛馬緊緊追來。不防秀成命一隊洋槍兵。潛藏山麓。及至玉良追到一齊放槍。玉良慌忙回馬左轂。已爲鉛子所傷。疼痛難禁。幾乎墮下馬來。勉強咬緊牙關。忍痛奔回本陣。甫到旂門。已然滾下雕鞍。血流滿地。手下偏將親兵。急忙過來扶起。傳令鳴金收兵。掖進帳中。卽請軍醫療治。不料鉛子已深入筋絡。無法取出。玉良痛得人事不知。昏而復醒者數次。延至四更。奄然長逝。軍中失了主將。登時喧亂。一半兵將把玉良尸首抬進省城。一半投降敵人。秀成聞玉良已死。喜道。城中失了張妖頭。軍心必怯。乘此去攻。必然瓦解。就令衆將不待天明。吶喊搖旂。直奔城下。王巡撫等正在悲傷。聞得賊攻甚急。立卽登陴督守。瑞將軍盡調旂丁。在外城。

協助自五月圍起。直至新秋。善守了六十餘天。外援仍不見。至城中糧草告罄。軍士皆掘草宰馬以食。王巡撫知難挽回。手繕遺表。想命人縋城齎往。奈十門皆圍。無隙可走。乃喚公子楚賓。吩咐道。我有守土之職。死乃其分。城破之後。汝若幸而不死。可求鄰省大吏。將此遺表。代達朝廷。以明吾志。汝立身之道。我無多囑。不外忠孝而已。楚賓哭拜受命。至七月十四夜間。守兵勞餓。兼乘神思困倦。秀成本坐圍以待。其斃。此時知城中兵力已竭。卽率兵攻上城頭。王巡撫朝服朝冠。縊於大堂之上。副都統來升。佐領傑純。皆巷戰而死。將軍瑞昌。在滿城縱火自焚。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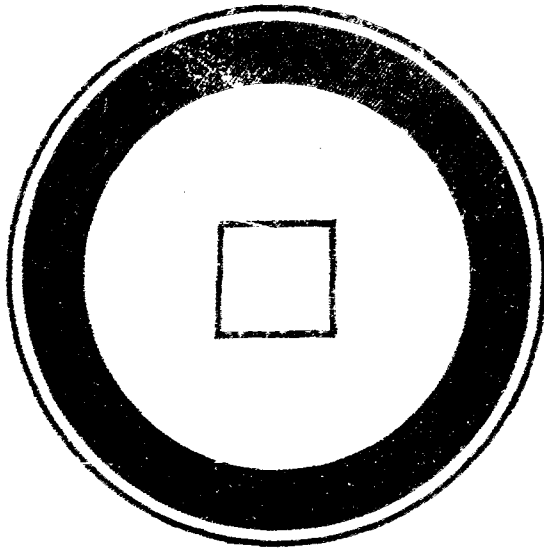
人生自古誰無死。須辨鴻毛與泰山。

要知東南軍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洪楊演義卷三

7.48
9
3

洪楊演義



上海

中華圖書館印行



洪楊演義卷四

第二十二回

墮九江林啓榮盡節 進三河李續賓輕生

却說杭城文武官員紛紛殉節。瑞將軍亦縱火自焚。旂營五千餘人。幾同一燼。秀成進城之後。因敬王巡撫之才。先自趕到撫衙。意欲勸其勿死。適遇王公子逃出。爲秀成所得。始知王公已死。即將王楚賓公子帶至衙內。放聲大哭。左右皆爲感動。李秀成謂左右道。吾今生不能與王公爲友。當相期於來世。復飭王公子家眷運柩回籍。一切儀文。皆如清國巡撫之禮。并發銀五千兩。恤其家小。於運柩起程時。更選其舊日親兵五百名護送。回里通告各地。飭爲沿途保護。是時杭州殉難各官。自王撫外。如將軍瑞昌及都統等俱已自縊。若提督饒廷選。總兵文瑞。副將繼興。鹽運使莊煥文。道員錫庚。皆已死。

A 212339

07854



85748
379
14

於亂軍之中。秀成一備棺殮葬其各家眷。欲運柩回籍者。皆助費。又城中軍民人等。餓死戰歿不下二萬人。都發給薄板棺木。俱爲營葬。共費棺木銀三萬餘元。左右皆以爲費巨。李秀成道。城戰與野戰不同。苟不殮葬。安當易生癘疫。吾不忍惜小費。以禍民生也。復命由嘉興運米萬餘石。以賑撫貧民。又集清國尙存的人馬。宣佈已意。如願從軍者。請留營中。不願者可報名給賞。使之回里。時軍人多感秀成義氣。亦多肯從軍。是時清國官員尙在城中者。爲藩司林福祥。臬司米與朝。及未接信之藩司麟趾。李秀成一款款留令軍士不得騷擾。新任藩司麟趾乘間逃走。秀成令軍士不得追趕。並笑道。彼殆以小人之心視我也。秀成每於燈下與林福祥。米與朝談論世情。林福祥道。久聞忠王大名。今觀之果爲人傑。然吾惜公不遇明君也。秀成聽罷默然。徐道君或爲流言所誤。吾主固文武兼資。勵精圖治者也。林福祥自知。

失言。乃不復語。米輿朝道。杭州人甚愛明公。每欲獻城。故明公未進內城。前
一天兵。交鬪。損傷三十餘人。軍士不願降者。爲念王巡撫之恩。人民願降
者。爲愛明公之德。此則明公所未知也。數日前。將軍瑞昌請於王巡撫。僞爲
獻城。誘明公以伏兵。劫之王巡撫。謂終不能保全杭州。城徒損人。命惟將軍
不從。欲使百姓僞降。以堅明公之信。惟百姓不從耳。由今觀之。則明公與王
巡撫。殆如羊祜與陸抗。互爲人傑矣。秀成道若以百姓僞降。吾或中計。若以
軍士僞降。吾必不信。以軍士樂爲王巡撫所用。斷不願降。吾應知其僞也。然
獻城與破城大異。卽以僞降。賺吾。吾豈造次入城耶。次日尋得林福祥家。小
并米輿朝之馬。俱送還二人。二人大爲感激。米輿朝乃以其馬送與秀成。部
將汪安均。以留紀念。數日後。杭事平定。秀成准備船隻。送林米二人至上海。
各贈用資一千兩。米林二人乃辭別而去。自此杭州既定。秀成佈置防守之

後。卽日班師。再說王楚賓公子離杭之後。卽先至江西。將父親遺表。請耆巡撫代奏。清廷得奏。大爲哀震。一面將王有齡從優議卹。一面召集軍機。議將會國藩起復。節制兩江。曾國藩照例懇請終制。三奏不准。只得應命。馳往江西河口。與張運蘭周天培等商議軍務。僉謂欲平東南。須先收復九江。以爲各路聯絡機關。方有下手之處。惟九江守將林啓榮文武兼備。深得人心。八九年來。往攻兵將。不知被傷多少。近來提督搭齊布。又因往攻九江。中彼流彈。傷發而死。故九江不下。實在難圖。恢復欲下九江。實非便易之事。國藩思了數日。定下五路會攻之計。乃請官胡等來營商議。胡林翼道。自楊霽塔齊布先後沒於林啓榮之手。弟心未嘗一日忘却九江也。弟今思得一計。非合數路之衆。必不能對付林啓榮一人。今當知照德興阿。都興阿。及勝保。使會兵合攻金陵。想洪秀全一聞金陵有警。必調李秀成回南京。我又令勝保等。

故延時日以牽制之。秀成不暇救九江。吾等乃得以全力制林啓榮。死命也。曾國藩官文聽畢。皆鼓掌稱善。曾國藩道詠芝此計。弟極贊成。但李秀成那人終不可輕視。今欲伐九江。須揚言伐武昌。安慶。使秀成不做准備。更爲得計。當下三人議妥。便會銜通告德興阿。都興阿。與勝保。使會攻。時勝保方在湖南。攻伐捻黨。至是乃以僧格林沁代勝保攻捻。而改以侍郎呂賢基。前任桂撫周天爵。及欽差大臣袁甲三。爲助。替出勝保。使再復南下。同時德興阿。駐淮南。都興阿在皖北。都會同取齊。共攻金陵。國藩亦傳令各部。揚言先取安慶。以多隆阿。鮑超。單攻陳玉成。求戰。以左宗棠。李續賓等。擾皖南。贛浙一帶。然後曾國藩官胡三人。部署人馬。計分五路。第一路是鄂督官文。以將軍福興。都統舒保屬之。由金湖而進。第二路是鄂撫胡林翼。以藩司李孟羣。總兵李續燾。江忠濟。及知府曾國葆等屬之。由歸濟而進。第三路是巡撫李續

宜以總兵江忠義、臬司劉長佑、知府劉坤一等屬之。由黃梅下駛第四路。是水師以提督楊載福、臬司彭玉麟、總兵黃翼升統之。沿長江會進。江督曾國藩自爲第五路。與道員李元度、提督周鳳山、總兵周天培、普承堯、知府張運蘭、同知吳坤修、劉崇佑等。由江西直攻九江。五路大兵合計十餘萬人馬。大小將校數百員。水陸並進。以攻九江府城。早有消息報入李秀成軍中。時李秀成正撫定皖南各郡縣。接得文報。謂左右道以多鮑二人牽制陳玉成。料玉成必不能回顧安慶。若不派兵往援。恐安慶危矣。說罷。沉吟少頃。卽拍案叫道。非也會胡。二子不遽攻安慶。不過聲東擊西之小計耳。部將汪安均急問其故。秀成道。此易明耳。安慶雖爲要地。唯咽喉命脈。不如九江之勢。所必爭也。況數月之間。總督楊霽、提督塔齊布皆死於林。啓榮之手。楊霽猶不打緊。惟塔齊布爲敵軍健將。與多隆阿、鮑超齊名。曾國藩倚爲左臂。旣歿於九

江戰事國藩焉能罷手。吾固決其必爭九江也。石貞祥道然則何以禦之。李秀成道敵軍數年以來爲爭取九江之故損兵數萬失去大小將校不下數百員。彼恨林啓榮深矣。以九江重地又深恨林啓榮。此次敵軍必盡傾精銳以爭之。然以林啓榮英勇機警敵人縱欲制之亦非易事。我亦惟相機以定行止可也。於是回復陳德才等以安其心。一面又飛函陳玉成勸以慎防鮑超。又函告李世賢不必遠離。當在贛浙之間以打聽九江聲息。隨即報告金陵。忽又接金陵告急軍報。知道清國欽差勝保會同德興阿都興阿三路取攻金陵。秀全恐金陵有失。特催李秀成回去。秀成道德興阿都興阿二人久不敢動。勝保又在河南。今忽然來攻金陵。必非主力。想不過欲移動我軍作何狡計耳。我軍若急回金陵。必中其計。乃令大將陳芒其先領本部一萬人馬。回應金陵。復令鬆王陳得風領萬人扼雨花臺。以備不虞。又飛令地官副

丞相周勝坤及周勝富往守六合。以比王伍文貴。及天將汪有爲助守江浦。并爲金陵犄角。再令陳坤書洪容海駐軍於粟水鎮江之間。又以天將蘇招生陸順德領水師游弋常州金壇丹徒一帶。以壯聲援。又傳令羅大剛駐兵揚州。以爲聲援。自經種種佈置之。後知道金陵萬無一失。秀全亦把召回之。議暫作罷論。不想十餘日後。勝保及德興阿都與阿已會合人馬。號稱十餘萬。分東西北三路齊進。天京得了消息。大爲震動。不意東路又飛保急事。清廷以前任江蘇巡撫薛煥駐上海辦理交涉。購借新式洋槍。以應轉運。而以前任江蘇巡撫李鴻章會合各路進攻蘇常。今常州一帶特來告急。洪秀全聽得又吃了一驚。那洪仁達更以爲金陵危險。非調秀成回京不可。洪秀全立即降諭。飛召李秀成回軍。秀成仍不欲遽回。再陳金陵險固。萬無一失。洪秀全那裏肯從。一連數日。連發幾道敕詔。催李秀成回軍。末後一詔。更爲嚴

厲謂秀成擁據重兵，坐視天京不救。秀成乃無可奈何，一面佈置皖南各路，復囑林啓榮慎守九江一地，并令侍王李世賢駐兵九江附近，以爲聲援。始傳令班師，直回南京而去。且說曾國藩會合五路大兵，爲攻取九江之計。至是，乃探得李秀成全軍已回金陵，乃與各路水陸並進，仍讓鄂督官文爲主將，沿長江而下。國藩先以本部人馬，由建昌起行，先奪了南康府。侍王本欲往救，却爲左宗棠牽制，移動不得。國藩遂定了南康，復以知府沈葆楨駐守。乃規畫將攻九江。時正三月，將盡天氣晴和，正合用兵。適接官文來書，欲以四路分攻四城，而以水師爲助。曾國藩以爲不然，以林啓榮精悍得人，語云：困獸猶鬥，況勇如林啓榮乎？遂改令只攻三面，留東路讓林啓榮逃走。於是官文攻西路，國藩攻北路，胡林翼、李續賓攻南路，以水師爲會攻。計畫既定，準備出發。九江太平守將真天侯林啓榮聽得消息，謂左右道：清兵此來不

晉以全國大兵與吾決生死矣。不特五路之衆爲爭九江。卽用以牽制各路者亦皆爲九江而設。彼以全國之衆以爭吾一九江。吾此次若能破之。彼再不敢正視九江矣。諸君立功盡在今日。各宜勉之。諸君不負吾。吾亦不負諸君也。左右聽得皆爲感動。啓榮知此次戰事必然利害。乃先行表告金陵。卽商議應敵。正在籌議間。已報各路齊至。啓榮卽率兵登陣守禦。傳令以洋槍從遠擊之。休令敵兵近城。部將李興隆問道。昔者九江屢次戰事。將軍皆調兵於外。內外夾攻。今獨主內守。何也。啓榮道。兵法不能執一。此次敵兵太衆。卽調兵於外亦不能制之。故不如以全力守之耳。李興隆又問道。前破塔齊布乃故縱之近城。今必從遠擊之。不令敵逼城下。又何也。啓榮道。塔齊布兵少。且志在暗襲。吾故將計就計。因其意而用之。今官胡等以十餘萬衆若一經近城。彼將開地道埋地雷矣。是以從遠擊之。此時勢不同故也。正說話間。

已報敵兵大至。曾國藩從南官文從西胡林翼。李續宜從北路攻來。并會同水師水陸並進。聲勢甚大。已將至城外矣。啓榮聽了。令九江水師固守濠道。不宜遠攻。所編划艇俱阨城下。水道以防掩襲。卽令陸軍以火器拒戰。每六十人爲一隊。以二十人持火器。以二十人施放排槍。以二十人司放巨炮。時啓榮已從上海購得槍炮。故所用槍炮亦多新式。啓榮復衣不解帶。手不離旂。指揮抵禦。守至三月二十九日。天有微雨。清欽差官文與諸將齊出。且攻且進。以逼府城。啓榮下令遠者炮擊。近卽放槍。再近者卽拒以火器。自辰至午。清兵傷死八千餘人。絕不能攻得九江要害。官文乃傳令暫退。另籌別計。李續宜道。我衆而彼寡。我攻而彼守。自宜分兵輪班不住攻擊。使彼應接不暇。此李秀成攻六合法也。官文以爲然。於是分兵爲兩班。次日改以巨砲爲前驅。鼓噪而進。不料啓榮亦知非一二日戰事可了。自不應疲其兵力。故亦

分兵爲兩輪流拒守。另招鄉兵爲工程隊。以備城垣損壞。隨時修輯。次日清兵復至。只從遠發炮攻城。啓榮却又準備在先。預將城垣增高五尺。厚八尺。以軟灰雜以碎石。築城堅固。并植以野草。使日益堅實。外垣鋪以棉花。外罩鐵網。以禦砲彈。復掘深闊長濠。所有外攻的砲彈。自然不着要害。瀉於濠中。時清將官文曾國藩等。憤前日之敗。折去八千餘人。及次日進勢愈猛。官文并檄告諸將道。是役無論生死。務要拔九江險要。則長江敵壘可復。一勞永逸。是所望於諸君。官文更會同各路奮進。直薄城下。城上遠者炮攻。近者槍擊。清兵死傷盈道。仍不退却。冒死直撲城下。啓榮更令以火器擲下。清兵又死去七千餘人。官文見徒進無益。只得傳令退軍。時清兵兩次敗挫。死傷萬餘。各營無不震恐。各有退心。曾國藩乃作慰勞書。以示諸將。由此人心稍定。會議再攻九江之計。李續宜道。九江四面而我軍只攻其三。欲留一路以待。

啓榮之逃。或可省兵力耳。早知啓榮精悍好鬥。必不輕棄九江。徒留一生路。以便其轉運。實非長策也。今唯有四面圍定。使其運道不通。然後假時日。以困之。庶乎可矣。各人皆以爲是。以胡林翼。李續宜。分攻東北四路。並進。而水師則沿河且攻且進。啓榮欲先破其水師。乃令水軍部將魏超成。僞通款於楊載福。約以西門濠道相獻。載福信以爲真。超成又約以白旂爲號。二更時分。載福在前。玉麟在後。領水師船偷進西濠。果見濠口白旂當風招展。正欲猛進。忽然迎頭炮聲震動。槍彈如雨。兩邊火器紛紛擲下。彭楊二將正待退時。各船早已着火。城上又叫喊助威。載福乃改乘小艇而逃。還得彭玉麟在後接應。始得逃出。是時官文等正輪班攻擊。城內亦輪班抵禦。兩軍各有死傷。忽見西門外火起。又見城上林軍耀武揚威。料知是己軍有失。正躊躇間。已報到水軍中計大敗。楊彭二將雖然逃出。惟兵士已死數百。清將聞得不

免心驚。因此攻力已緩。啓榮却令船隻載運陸軍二千人。由西濠出城登岸。直劫官文大營。官文不料城內有兵。殺出絕無准備。啓榮所遣二千人。由驍將李興隆領着直衝官文大營。一頭放槍。一頭縱火。官文措手不及。死傷五千餘人。提督李曙堂都統舒保俱受重傷。其餘軍校死傷亦數十名。敗走三十餘里。比及胡林翼遣軍來救。時林軍已自回城去了。自官文大敗。各路亦死傷不少。於九江城池。仍毫無動靜。曾國藩官文惟有傳令暫退。夜裏國藩微服巡視。見諸將皆有怨聲。以爲徒恃兵力。攻人並無妙計。在先以至屢敗。今頓兵城下。徒自取死而已。國藩聽得。更爲憂慮。急與官文計議。時官文亦因損兵折將。心甚焦躁。聞諸將已無鬥志。卽問國藩計將安出。國藩道。吾等以五路之衆。十萬大兵。若不能敵一林啓榮。誠爲天下後世笑矣。說罷不勝嘆息。適胡林翼到來。曾國藩具述其故。胡林翼道。諸將若有退心。大事去矣。

正惟九江難攻。則九江益爲重要。吾等甯死於此地。亦斷不能退也。此次以全國兵力爭九江。若不能克。自後更無人敢窺九江。是九江永爲洪秀全所得。東南各省亦無恢復之日也。今當一面慰告諸將。以激起其雄心。一面將九江圍困。斷彼交通之路。料城內絕糧之日。因而破之。易如反掌耳。曾官二人從其計。依次而行。不意林啓榮最得人心。自鎮守九江以來。初則與地方縉紳款洽。以次及於居民。於貧民尤時有賑恤。在九江數年。設立義學。以教貧家子弟。設保嬰局。以撫養無靠之孩童。又立義倉。積穀防飢。隨時賑濟。并立善堂。以贈醫施藥。居民無不歌功頌德。又設宣講所。勸民以大義。人民多受感化。五六年來。無有搆訟者。每月四次。在四城親自演說。民皆呼爲林侯爺。啓榮又敬老愛幼。每屆冬至。必款宴鄉老。又設恤孀局。凡婦人夫死無依。按名賜給。以故九江軍民無不悅服。啓榮又善於將將。既不愛惜金錢。

又好歸功部曲將校多樂爲用且能與士卒同甘苦慰問死傷待如子弟因此每有戰事莫不甘爲効死又知九江爲重要之地敵人在所必爭於太平天國六年增鑿四門河道引水入城以防斷絕水道又關壑荒地以裕糧艸務使常有二三年的餉項復開鍊鐵局製造器械遂使九江一城無物不備種種計畫久爲清將所知曾國藩亦常稱啓榮爲林先生景仰極切此次斷絕九江交通以望糧械斷絕不料啓榮籌備在先故雖被圍日久九江全無損害官文一發納悶又與諸將計議李續宜道攻之不克困之不能惟有挑選死士自爲一軍以與林啓榮決個生死耳官曾胡三人至是亦無別法急下令軍中募死士二千人分爲四隊俱欲冒死至城垣焚之其願充此役者死後恤銀二百傷者恤銀五十若不死不傷者每人獎銀十兩以資鼓勵此令一下約三日後已募得二千人准備行事而以大軍爲後繼那林啓榮見

清兵三日不出。料其必有異謀。急令軍士小心防備。時九江居民見九江被困。多願出營助力。林啓榮大喜。乃令鄉民備任工役。將一切兵士盡作防戰。增攜火器。以爲對付。到次日果見清兵前隊人數不多。分四路而來。大軍則隨後擁護。繼進。林啓榮見之謂左右道。彼前驅小隊。殆將冒險誓死以來矣。卽下令軍中。休令敵兵前隊近城。凡見火器可及。卽擲火焚之。軍士得令。果見清兵前隊。每約五百人。并無長槍。各攜短火。另負小包而來。至是已知清兵志在焚城。惟林啓榮已令軍士先擲火器。從遠焚之。還虧林啓榮平日訓練軍士。却另有兩法。一是令軍士由高跳下。或由下躍高。初則由二三尺。或四五尺。漸至丈餘。皆可跳躍。一是令軍士拋擲物件。使能及遠。視所擲之物重量若干。看擲得最遠者。卽受上賞。軍中練習有素。故那時拋擲火器。皆能及遠。當清兵前隊。猶未至城下。已多被林軍火器所焚。唯是時清兵前隊亦

能冒險。皆把縱火之物。上下相擲。只一場算是火戰。兩軍煙火薰天。喊聲動地。清兵前隊各五百人。多已爲林軍燒斃。啓榮令軍士一面擲火。一面發槍發砲。清兵死傷極衆。胡林翼見勢不佳。急下令退軍。計是役清兵死傷萬餘。巡撫李續宜亦被槍彈擊傷左腿。啓榮軍中亦死傷二千餘人。自辰至申。歷戰八句鐘。方始收軍。啓榮知清軍損傷更衆。惟念清兵在外。卽死傷衆多。亦易催救。自己在城內。死一個卽少一個。乃飛報各道。催取救兵。奈金陵被勝保等所擾。洪秀全不放李秀成離去。金陵陳玉成。李世賢又各被牽制。秀成乃飛令李世賢力當各路。使抽出黃文金往救九江。官文等敗後。大集諸將計議。胡林翼道。門智門力。林啓榮皆足以拒吾。今惟有開地道埋地雷以炸之耳。今當令三軍步步爲營。節節而進。一面攻城。一面掘地道以炸之。可也。諸將皆以爲然。乃每日引兵攻城。先固前陣。虛作進勢。林啓榮在城樓上觀。

望不覺面爲變色。暗謂部將元戒道。觀其後營塵頭大起。往來擁擠。是龜事於地道無疑。此次若無外援。九江危矣。說罷。欲就近催李世賢來救。怎奈四城被圍得鐵桶相似。不能殺出。啓榮悶極。猛思一計。忽令三軍亦從城內開掘地道。直透城外。長壕在地中。排以鐵板。并壘以巨石。以阻清兵。地道之策。畢竟清兵人馬衆多。自屢敗後。又復增兵數十萬。從事地道。啓榮又不知其着力何處。四城遼闊。防不勝防。惟日日鼓勵三軍。以圖死戰。那一日。大集諸將。誥道。今清兵以數十萬衆來撼九江。若外援不至。必有難守之日。林某受國重寄。當與城存亡。如諸君見事機難挽。請各自圖生。另立功名可也。諸將聽得。無不垂淚。道某等斷不忍離將軍而去。若九江失守。則將軍死。忠吾等死。義可也。說罷。大哭。忽報敵兵已各率大隊。猛撲四門。乃復率兵登城抗守。并無分毫畏懼。城內居民亦出而相助。或從事工役。或爲軍人。砍爨不辭勞。

苦啓榮慨然下淚道有兵如此有民如此若吾不與此城共存亡非人也當時城外清兵槍砲交攻林軍亦率兵還擊兩軍喊殺連天林軍憑高視下死傷清兵極衆奈清兵雖死傷枕席陸續加增并不退後甫進一程卽紮營停止不再攻擊是時城內守兵已逐漸稀少因死傷人數雖僅在清兵死傷十分之一但一來城內守兵只二萬人二來城已被圍凡死傷之人其尸首只埋諸城內地道尸首久停遂成癘疫從前林啓榮所設贈醫局皆應接不暇從前只准備糧食那有准備藥材因是居民大爲惶恐啓榮意殊不忍欲圖自盡任軍民獻城惟一切軍民皆不願見啓榮自盡於是病者多諱言疾病各賈餘勇以待救兵是時李世賢亦得李秀成文報着以援應九江乃力當各路令黃文金馳救九江以擊李續宜曾國藩之後清兵乃決議李續宜一軍抽出江忠義曾國藩一軍抽出周鳳山胡林翼一軍抽出江忠濟三路合

當黃文金其餘諸軍仍悉力攻城時啓榮盼得援兵已到惟仍不能通進九江心中已覺無望又見子彈漸少兵民皆有倦色不覺雙目垂淚惟見一日守一日耳時清兵地道仍從事開掘不已凡未經林啓榮所破之地道尙有西北兩處皆藏了炸藥至六月初七日官會胡李引兵齊進併力環攻四門林軍在城上一齊抵禦清兵死在城下者又如山積兩軍方猛戰間忽然轟天響震西北城垣陷了百餘丈磚石與血內騰飛空中官文胡林翼率兵踐尸而進四出放火乘勢衝殺太平兵猶抵死巷戰城內人民亦皆在街巷相拒此時烟焰蔽天不見人影但聞喊殺之聲積尸流血壅塞街衢太平守將眞天候林啓榮先已自盡其部將李興隆元戒張輝杜應時陳官義等二十餘人皆奮力抵殺力盡而歿至是九江遂陷按林啓榮本翼王石達開部將所向無敵自奉令再守九江之後數年間斬敵將不計其數清兵以攻九江

致斃者不下七八萬人。德澤及於閭閻，聲名聞於敵國。至今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皆稱爲林先生，不呼其名。國藩曾與左宗棠討論圍攻九江，左宗棠道：吾敢以孤軍與百萬之衆戰於沙場，不敢以本部與林啓榮決勝負於九江之外。其令敵人敬畏如此，至是乃歿於九江之役。聞者莫不惜之。清軍得了九江，檄令劉坤一暫時駐守蕭啓江，應四川將軍之調，帶本部四千入蜀，防堵餘軍各回原地，再行相機進取。李續賓會國華督兵入皖，兵至桐城，一鼓下之。又連克太湖縣城，進至潛山。適遇太平驍將涂振興扎營阻路，原來振興自到瑞州之後，與達開意見不合，不願從之西行，自率部下東投皖省。剛至潛山，恰與清軍相遇。續賓見有兵阻路，傳令安下營盤，派精細探子去打聽。探子進營回稟，續賓謂國華道：涂振興乃著名驍悍，聞得身子短小，行若猿猴，跳躍如飛，善於步戰。我想不必與之角力，只消如此如此諒可擒。

住這廝了。國華稱是就依計安排畢。次日清晨。播鼓出陣。兩軍對圓。振興身穿黃色緞衣。上面繡龍鳳。下身紅綳褲子。頭扎號巾。飄垂兩面。手執兩把厚背鋼刀。目露凶光。騰騰殺氣。鼓聲響處。飛步當先。高聲喝道。妖兵可選。勇的來會俺官軍隊裏。千總宣勝銀槍白馬。衝到垓心。兩個刀槍並舉。登時戰在一處。那振興用雙刀短器。故忽前忽後。跳縱自如。宣勝馬上工夫。轉側反形不便。一個破綻。馬足上險些着刀。幸早奉軍令。教他詐敗。佯輪就虛閃一槍。大叫道。本將軍殺你不過。逆賊休來趕我。兩足把馬腹一夾。望左側如飛而去。振興那裏肯捨。仗着自己腳力。追到一條小河旁邊。宣勝把馬加上兩鞭。躍過對岸。振興把身子一伏。亦隨着縱過河來。腳根尙未着地。忽兩邊蘆葦中伸出無數撓鉤。搭住衣服。宣勝回頭望見。連忙跳下馬背。過來擒住。振興因拚命掙扎。右足已爲撓鉤搭斷。及解營中。僅存奄奄一息。續賓命推出。

斬首梟示營門。此時振興手下的兵，早被清軍殺得七零八落，半逃半降。清軍乘勝進克潛山。當者無不披靡。續賓威名大震。行抵止善村地方。離三河鎮百五十餘里。該處拔貢生柏可全叩營求見。續賓請入帳中。獻過香茗。開言道：先生此來必有見教。乞示其詳。柏貢生欠身道：晚生久仰大帥英名。如雷貫耳。今幸寶纛遙臨。威揚全皖。合省士民同叨蔭庇。然晚生竊有請者。蓋以懸軍深入。兵家所忌。今賊人雖屢經懲創。而悍酋陳玉成、吉志元、劉瑜林等皆全軍在此。可以早發。夕至。前去百有餘里。地名三河鎮。四面皆通。易於受敵。大軍一至。該處倘敵人醫聚來攻。彼處離邊界漸遠。與沿江諸軍聲勢隔絕。呼應不靈。未免有鞭長莫及之慮。尙望大帥俯採芻蕘。三思後行。爲幸。續賓掀髯微笑道：先生良言。當銘肺腑。但本帥麾下猛將如雲。精兵似雨。諒此么麼小醜。安能螳臂當車。縱令狗賊親來。我何懼哉。先生勿庸過慮。柏貢

生又道以大帥虎威本不慮此但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亦聖賢行軍所不廢
今自江南大營潰後東路無一勁兵若深入腹地萬一有急誰堪援應何不
稍緩幾時俟曾大臣打動徽州甯國軍勢遙相聯絡然後進兵直搗廬州自
可收南北夾攻之效難進易退軍之善法惟大帥察之續賓聽了心中不以
爲然勉強答應道先生高明之見本帥受教多矣自當斟酌後行以副盛意
柏貢生起身告辭續賓也不款留送至營門而別回到帳中坐定曾國華道
這柏貢生的議論頗有可采小弟爲此亦竊嘗憂慮未知迪翁大才以爲善
否續賓道此腐儒膽怯之論何必聽他你我帶兵之人若處處瞻前顧後安
能成功國華道話雖如此但以孤軍而入重地亦殊非萬全之道不若分兵
爲前後二隊步步爲營互相照顧庶或較妥續賓大聲道溫甫亦作兒女子
之態乎你我身爲大將不死帶傷事之常有我軍銳氣甚盛若出其不意直

搗。廬。州。皖。賊。可。期。殄。滅。若。照。書。生。之。見。畏。縮。遷。延。何。日。可。得。機。會。至。於。分。兵。之。說。亦。不。可。一。概。而。論。大。約。兵。多。者。宜。分。如。苻。堅。以。百。萬。之。衆。敗。於。謝。元。吳。芝。導。以。五。十。萬。之。衆。敗。於。周。亞。夫。是。也。兵。少。者。宜。合。如。韓。蕘。王。以。八。千。人。破。兀。朮。於。黃。天。蕩。岳。武。穆。以。五。百。人。破。措。離。喝。於。朱。仙。鎮。是。也。今。我。軍。不。過。六。千。分。隊。之。後。兵。力。單。弱。如。何。能。當。大。敵。溫。公。勿。憂。着。我。破。之。卽。傳。令。三。軍。從。止。善。村。直。抵。三。河。鎮。這。三。河。鎮。北。距。廬。州。南。臨。池。郡。西。接。巢。湖。東。瀕。潁。水。四。通。八。達。無。險。可。依。此。時。英。王。陳。玉。成。正。在。圍。攻。甯。國。聞。得。桐。舒。盡。失。清。兵。將。逼。皖。南。急。撤。甯。國。不。攻。倍。道。西。趨。並。調。廬。州。守。將。吉。志。元。集。賢。關。守。將。劉。瑜。林。同。援。內。地。英。王。到。了。蕪。湖。探。得。清。軍。扎。在。三。河。就。飛。催。各。路。援。軍。剋。期。會。集。把。三。河。鎮。團。團。圍。住。所。有。四。邊。房。屋。樹。木。卽。行。燒。燬。一。空。只。剩。清。軍。營。寨。孤。懸。在。內。諸。軍。在。東。南。北。三。面。連。築。十。五。座。大。壘。英。王。大。營。在。鎮。西。要。衝。扎。

住旌旂相望。刀戟連。駮夜間燈火之光。密如星宿。更鑼。刁斗響徹數里之外。休說人馬難以殺出。就是鴉雀等閒也不能飛過。續賓初時仗着兵強將勇。尙還不在心上。後來見長圍嚴密。無隙可乘。未免有些愁悶起來。謂國華道。悔不聽足下之言。致有今日。但賊人如此重圍。如何能殺出。萬一有失。豈非我累衆人呢。國華道成敗之數。總歸天命。原不繫我公一人。惟目前之計。除奮勇殺出之外。別無生理。但不知諸路賊兵究竟孰強孰弱。必探聽明。悉方有着手之處。續賓道。此刻兩軍相離極近。探子不能得力。但想陳玉成和吉志元兩個。皆係有名凶悍。其部下諒亦不弱。惟有劉瑄林這路。却未曾與他會過。不知手段如何。國華道。既是如此。就從東路衝殺出去。看是如何。續賓依話。卽吩咐推牛宰馬大享。三軍傳集。各哨將弁兵丁。剴切曉諭。申明利害。令宣勝督先鋒二千。當先衝陣。續賓國華在樓車上。擊鼓催兵。宣勝提刀。

拍馬直衝東路敵營。劉瑄林手下一名部將名喚苗仁，率兵擋住去路。宣勝趁著馬勢，連人和刀橫劈過去。苗仁倒提畫戟，想要隔開大刀。豈知力沉勢猛，竟將苗仁連戟連人一齊砍爲兩段。官軍趁勢掩殺上前。劉瑄林指揮大隊從左右翼包抄，把宣勝等二千人馬困在中央。清軍雖屬精強，但太平兵有數萬，相去何止十倍。續賓等後軍來救，不防吉志元又從左側殺來。將後軍截爲兩段。戰至下午申牌，宣勝等二千人馬均已全軍覆沒。陳玉成亦從清軍背後沖擊而來。續賓等困在垓心，竭力衝突，不能透出重圍。手下四千精兵，大半中槍着砲，續賓見勢已垂危，丟下鼓槌，將身上主帥衣服脫去，謂國華道：我死於沙場，本無所恨，但輕敵致敗，以致累及全軍，未免抱慙地下耳。國華未及答言，續賓已向路旁石上奮力撞去，頭破漿流，登時氣絕。國華長歎數聲，亦拔出腰刀，自刎而亡。所有官軍，經續賓平時教訓，個個向義，知

方情願力竭被殺並無大批投降。太平兵大獲全勝。鳴金收兵。英王陳玉成命到戰場上找尋主帥尸首。要想割取首級。兵士在亂尸堆中見一個晶頂花翎身穿袍褂認是主將。就把國華頭顱割去。續賓因穿着便服得免此慘。可見續賓臨死尚有餘智。正是。

喪元上將心如鐵。衛足元戎智勝葵。

欲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再說。

第二十三回

曾國藩祁門受圍

左宗棠樂平連捷

却說湖北官軍大敗於三河鎮。李續賓曾國華皆戰歿。僅存哨弁楊鎮南楊淦等及數十名帶傷軍士。因伏在亂尸堆中。未爲賊兵看見。得免於死。幸出隊之時。預備要行長路。身畔帶足乾糧。聊可充飢。惟到渴極之時。却無水可飲。只得在戰場上掬些血水。以解渴。見有敵人邏騎走過。休說不敢轉側。

就是喘息都要留心。伏了三晝夜。太平軍拔營遠去。只剩數百名老弱守汛。鎮南等方敢乘夜偷出。至僻靜處脫去血衣。苦於身無盤纏。只得一路行乞。回到大營。見了曾公哭陳敗事情。由國藩聞國華續賓皆死。登時心如刀割。痛哭不停。想起當年手足之情。何等親密。相別未幾。不料竟遭此慘禍。又念續賓總角之交。以至親而兼好友。況少年英勇。正可討賊立功。詎意中道夭殂。失此臂助。愈覺悲從中來。淚如泉湧。衆將譬解多時。方纔止哭。就命楊鎮南、楊淦到三河鎮找尋二人尸首。諄囑務須尋獲。雖費千金。亦所不惜。二楊連聲答應。帶了幾個從人。當下起身。到得戰場上。但見白骨如山。斷戈遍野。地上芊芊的青草。染滿猩紅鮮血。斑斑點點。好似挑花楓葉一般。正時

化餘衰叔血。

鬪倒謝公鬚。

合了前人春草碧色的詩句。二楊想着同袍之誼。感喟不已。走到一塊大石

旁邊地上橫着一個尸首。身上並無號衣。穿一件黑綢短襖。鎮南知非尋常軍士。俯身檢看。見脚上那雙薄底絨靴。是續賓平日所穿之物。惟面目模糊。不堪辨認。未敢信以爲真。躊躇半晌。忽想起續賓因胞叔新死。穿着期服。髮辮上用的是藍色辮線。卽攔轉尸身細驗。果然殷黑之中。泛出微微的青色。知確是續賓的忠骸。便命從人抬好。又過東幾步。見一個無首尸。骸身穿青布箭衣。黑呢對胸馬褂。認得是國華的服色。謂楊淦道。看此模樣。必是曾六大人的尸首。但失去首級。如何回營檄令。你可有甚計較麼。楊淦道。賊人割去的首級。號令過了。想無用處。何不尋一守汛敵兵。許以重賂。拚費去數百金。諒無不得之理。鎮南依話。就找了一個老汛兵。約至靜處。說明原委。請其設法。那汛兵搖頭道。若是別人的首級。當可從命。惟這個姓曾的王爺。說他是有名上將。要帶到各處。號令以警他人。故而不在此地。無從設法。二楊聽

了。無計可施。只得將尸骸裝裹。又尋獲了宣勝、劉隱霞及幾個營官的尸首。一同載在車上。過返大營。適李續賓聞知。乃弟凶耗。從漢陽趕至江南。恰好扶柩回籍。清廷念續賓舊日功勞。飾終之典。至隆極渥。曾公見了無頭尸首。放聲大哭。忙備上等棺木。權且成殮。這幾日中。曾公哭弟。念友。目不交睫。枕上作了許多輓聯詩文。輓續賓的聯云。

八月妖星半壁東南摧上將。九重溫詔再生申甫佐中興。

蓋是秋適有慧星。人以爲續賓應之。故云。輓劉隱霞聯云。

五載共兵戈。地下知心王壯武。萬年歆俎豆。沙場歸骨馬文淵。

隱霞幫辦營務多年。極得士心。老湘軍聞其戰歿。無不哀痛。釀資重託鎮南。購尋尸首。當下棺殮已畢。在左近廟中暫寄。其輓國華的詩文。篇幅繁長。茲不備錄。過了數日。國荃自景德鎮來會。相見之下。弟兄執手痛哭。題起國華。

喪元事。因謂國荃道溫弟少時性情高傲。未就溫。和故吾以溫甫字之。及去年至瑞州相會。喜其相愛相親。大異從前性格。至家中因小事齟齬。實吾度量不宏。辭氣不平。有以致之。實有愧於爲長兄之道。千愧萬悔。夫復何言。迪菴一軍所向。無前立於不敗之地。人人皆以爲然。溫弟與之共事。方謂相依得人。必得名位俱進。不料甫及一年。遭禍。竟如是之慘。今歸骨而不歸元。可勝浩歎。人誰不死。死節爲忠義之尤。奕世有光。本屬毫無所恨。但遺骨未全。不免抱慙終古。余上無以對父。叔下無以對溫弟。婦及紀壽。惟有多作詩文以贖。余譽賢弟。其爲我寫之。國荃應諾。時公子紀澤適隨侍在營。卽命扶載國華忠親回里。臨行訓之曰。溫叔英氣未洩。齎志而歿。深堪悼痛。六孀母治家最賢。而賦命最苦。汝可諄囑家人。此後更宜格外厚視。以慰溫叔在天之靈。紀壽眉清目秀。當有出息。汝於諸弟中亦宜另眼視之。紀澤唯唯受訓。叩

別父親國荃亦一路同行。送至京口將近。方分路自回江西。曾公即日具摺清廷。奏明胞弟死事情形。旋奉恩旨。追贈道員。從優議卹。并賞給嗣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曾紀壽俟及歲時。着帶領引見。後來國荃等克復安慶。清廷又格外加恩。予溢愍烈。後話休題。當下曾公辦畢喪務。卽部署援皖之師。命左宗棠取道廣信。從東路進兵。約定至祁門會合。另派李元度守徽州。周天受守甯國。自己統鮑超張運蘭朱品隆等各軍進駐祁門。元度接辦徽州防務。任事甫及七日。天國驍將顏華率四五萬之衆突來撲攻。元度忙督衆軍登陣拒守。不知敵兵從何處得來。炸藥打成許多小包。縛在火箭頭上。紛紛向城上射來。這炸藥性極猛烈。受不得一些兒激力。不論射中身上。或石上。磚上。一經激動。登時四處爆裂。清軍何能抵擋。一時軍心慌亂。守禦無法。被顏華奮勇而登。元度督諸軍巷戰。隔不移時。各門皆破。太平兵四路齊進。圍

裏權來。清軍各望後奔逃。元度幸有手下挾之出城。方免於難。同時宵國府城亦爲天國保王洪容海攻陷。周天受陣亡。洪王二將得了徽霄。派其部下守之。二路合爲一處。從績溪等處遙撲祁門。侍王李世賢亦從浙贛交界攻入皖南。曾軍到了祁門安營畢。國藩乘馬遍觀各處地勢。見東面大洪大赤二領遙相對峙。東北盧村之外有羊棧嶺。高插雲霄。宛如屏障。因天氣已晚。不及上山。擬明日再行細看。到了次日黎明。又帶手下人衆。攜了遠鏡。坐了竹轎。逕至大洪嶺。原來這大洪大赤羊棧三嶺。是進祁門的要道。時常有人往來行走。故望去雖然陡峻。到得山坡之下。却有階級可尋。衆人陸續齊登。不料是日山中忽發大霧。在下面尙不覺得。越到頂上。霧勢越厚。竟至伸手難分五指。對面不復見人。嶺上樹木本來極其叢雜。此時毫無所覩。好似鋪了一重白網。把大洪嶺罩在雲霧之中。國藩目無所見。只得取道回營。歇了

數日。又想登大赤嶺探視。這大赤嶺離營較遠。約有二十餘里。剛到半途。天上已彤雲密布。朔風侵飢。衆人甫至山坡。已落下團團瑞雪。猶如飛花滾絮。一般在平地之上。隨聚隨消。一時尙未積起。山高地高。氣冷不消。片刻之間。竟積雪一尺有餘。徑路皆經凍斷。人馬難行。只得中道折回。豈知洪容海顏華兩個驍將督率精兵。並不畏大雪。大霧墮指裂膚。翻山越嶺。卽從大洪大赤二嶺而入。曾公聞報。歎道：我兩次登山。皆爲雪霧所阻。今失事恰在此二嶺。豈非天乎。急令張運蘭、江長貴各率五千精兵。飛速前去迎敵。二將得令。立刻拔隊起程。鏖戰半月。運蘭敗敵於大赤嶺。長貴敗敵於大洪嶺。洪王二將才退出嶺外。曾公派兵一千分守二嶺。而侍王又分兵攻入羊棧嶺。距祁門大營不及十里。鮑超、張運蘭合擊於盧村。又破之。公營暫安。時洪王諸將尙擁衆駐守嶺外。不遽遠去。英王、陳玉成又率兵繼至。將清軍餉道四週隔。

絕。曾。公。度。糧。路。已。斷。惟。急。復。徽。州。可。通。浙。江。之。米。乃。親。至。休。寧。督。攻。往。來。矢。石。似。雨。之。中。三。日。不。克。仍。回。祁。門。而。敵。更。環。攻。不。已。張。運。蘭。朱。品。隆。皆。受。傷。抱。病。祇。有。鮑。超。長。貴。與。敵。竭。力。支。持。曾。公。見。勢。已。垂。危。誓。以。身。殉。草。遺。囑。二。千。餘。言。略。云。余。至。祁。門。爲。賊。所。圍。旦。夕。將。死。余。嘗。默。數。生。平。除。學。問。未。成。尙。留。遺。憾。外。其。餘。差。可。免。於。大。戾。我。死。之。後。爾。等。家。中。子。姪。須。知。立。身。以。忠。孝。爲。先。處。世。以。謙。勤。爲。本。如。能。行。此。四。字。余。死。瞑。目。矣。寫。畢。自。己。讀。了。一。遍。遣。長。夫。偷。出。重。圍。送。至。湘。鄉。去。訖。曾。公。生。平。艱。苦。之。境。以。靖。港。鄱。湖。祁。門。三。處。爲。最。此。時。左。宗。棠。之。兵。行。抵。樂。平。正。與。李。世。賢。相。遇。兩。軍。在。洋。塘。西。面。遙。相。對。壘。太。平。軍。營。其。北。清。軍。營。其。南。下。了。戰。書。約。定。明。日。會。陣。左。公。喚。部。將。王。開。化。聽。令。道。你。帶。一。千。精。兵。可。如。此。如。此。又。喚。張。景。渠。聽。令。道。此。去。正。西。三。里。有。一。座。小。山。名。喚。馬。鞍。山。你。可。帶。五。百。精。兵。多。用。後。膛。大。砲。於。今。夜。五。鼓。

起身抄至該處。預將砲位排好。俟賊人逃至山坡。卽行放砲轟擊。不得有誤。二將領令。自去依計而行。翌日清晨。點起三聲大砲。清軍齊隊出營。侍王亦帶了手下驍將吳人杰。梁柏和等。出濠迎戰。左公在中央。寶纛之下。紅纓藍頂。手握令旗。左首蔣益澧。白馬銀槍。好似瓊裝玉琢。右邊周茂先。金刀紅馬。宛如火舉霞標。指揮軍士。背洋塘列陣。人馬如疾風怒濤。鼓聲響處。一擁上前。益澧接住梁柏和。茂先接住吳人杰。四人捉對兒廝殺。但見八條臂膊。十六個馬蹄。在那裏翻騰。上下鬪到一個時辰。梁柏和鎗中肩頭。吳人杰刃傷馬足。各拖器械而逃。清軍陣上金鼓喧天。雷轟電掣。般般追來。益澧聲若巨雷。拍動座下寶駒。追入敵軍隊中。逕欲來捉侍王。嚇得侍王慌忙退後。剛從馬鞍山邊經過。忽山上一聲號砲。白光亮處。砲子如雹落星。飛拚命抹過山腰。猛然間前面喊聲又起。一枝清兵攔住去路。陣前一員大將凜凜威風。正是。

王開化把部下，一千精兵排成一字勢。若長蛇。太平兵慌亂之餘，抱頭鼠竄。侍王也顧不得衆人，當先奪路。柏和人杰隨着突出圍中，連夜退至十餘里外。方才駐紮。左公亦督率大軍，乘勝進逼。蔣益澧獻計道：末將一路探着地勢，見此地東首有一條山谷小路，並無別徑可通。若能將賊兵引入其中，只消兩頭截住，便可一網生擒。捉得之後，却如此如此。或者能破賊營，亦未可知。左公大悅道：將軍此計妙不可言。卽喚過張景渠，吩咐依計安排。到次日申牌時分，令王開化帶五百小隊精兵，出營挑戰。探子報進營中，侍王聽了，派吳人杰率兵抵敵。戰到十個回合，王開化氣力不加，撥馬東逃去。五百軍士隨後同奔。人杰高聲大喝，揮兵緊緊追來。趕了數里，前面現出一座小山。官軍轉過山灣，忽然不見人杰。親自登高瞭望，見山後一條小徑，敵兵正在那裏飛逃。又見徑路盡處，一片平陽，并無樹木。料想沒有伏兵，便催動軍。

馬追入谷內。不料清軍甫出谷口。那平陽地上。爬起無數精兵。都用亂石滾木。塞斷出路。人杰情知墮入計中。急忙回身尋路。豈知到得谷口。亦被敵軍用木石塞住。兩邊山上。排列着洋槍銃砲。多向下面打來。兵士見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大半長跪乞降。人杰本來是獵戶出身。越嶺扒山。是他平時慣技。此時見兩頭無路。就把長衣脫去。覷官軍較稀之處。攀籐附葛。尋路逃生。又見山頂之上。官軍邏騎往來不絕。人杰恐爲所見。不敢出頭。在石洞中藏身。直待敵兵拔營遠去。人杰方敢出山。雖然經此艱難。而匹夫之志。竟不可奪。後來抄尋舊主。仍舊投在侍王麾下。此時谷中太平軍。打死大半。其餘號哭求降。景渠令軍士搬開木石。將一應降賊。解入大營。左公頓生一計。命暫時監禁後營。所有頭巾號衣。一齊脫下。卽選了二千名精壯軍士。扮作敵軍模樣。令蔣益澧率着。從別路兜抄過來。將近三更。已到侍王營濠之外。侍王正

因日間大敗人杰不知去向。部衆無一回來。心下悶悶不已。與梁柏和二人。在中軍帳取酒對酌。忽聞有救兵到來。便令出營詢問。是何處人馬。益禮學着粵西口氣。回答道。咱門是英王爺的部下。現從安徽而來。探子進營回報。侍王正在盼望救兵。聞聽此報。心中大喜。就命叫他進來。梁柏和慌忙搖手道。且慢。且慢。我想英王遠在安徽。豈知我們敗信。況與王爺素不十分莫逆。不比忠王是手足弟兄。患難相顧。今無緣無故。忽然來此一枝兵馬。安可信以爲真。侍逆道。此固可慮。但恐果是英王之兵。我不收留。必然嗔怪。奈何。梁柏和道。據愚見看來。定然不實。否則何以先無文報。到來。況夜色已深。一時難以辨認。放他進營。斷乎不可。王爺若慮其將來見怪。不若令其暫扎濠外。俟明日天明。再請入營相見。到了白日之間。是真是僞。不難一望而知。了侍王猶疑未定。忽聽得外面一片喊聲。多說道。我們好意遠來相助。爲何不。

進營。難道當我們是好細麼？就和守營兵士爭論起來。侍王、同梁、柏和放下酒杯，仗劍來看。又聽得那枝人馬齊聲喊道：「不好了！妖兵已從後面殺來了！」一聲口號，都取出軍器擁進營壕，把守門兵亂砍亂擊。登時營中沸亂，人馬噤騰。侍王等剛到營門，聞了變報，疾忙回入中軍，翻身上馬，傳令衆軍士休得驚慌，齊心迎敵。怎奈黑夜之間，望去多是一色號衣，分不出那家人馬。清軍自己却有暗記，可認二千名精壯在營中呼哨衝突。遇着輜重帳棚之處，便放起火來，燒得紅光冲霄。左軍望見敵營火起，登時大隊人馬掩殺將來。原來左公自益灃起身之後，卽陞帳發令以周茂先當其左，王開化當其右，自統中軍兩邊策應。士皆執械，馬盡上鞍，按兵凝望。只待敵營消息。四更過後，但見正北一派紅光冲天而起，卽令打動號鼓，點齊燈球火把三路大軍揚風呼哨而來，衝近敵壕。見營中已殺得人仰馬翻，烟塵抖亂。左公指揮

軍士從東西兩面抄去。想把敵營包圍。侍王初時見益灃等人數不多。尙想拒戰。此際見後隊清兵。又來接應。情知保不住營盤。且恐爲長圍所困。不易脫身。忙同梁柏和殺出後營。幸周王二枝兵馬尙未抄至。後面無兵阻截。乘機逃出重圍。盡棄輜重糧草。輕騎飛奔。清軍踏毀賊營。奪獲刀鎗馬匹無算。左公在半路接得探報。知曾大臣被困。祁門勢甚危急。運糧道路皆爲太平兵隔絕。乃謂蔣益灃等道。曾公一身爲天下安危所繫。今困於祁門。萬一有失。如東南大局。何益灃道。鮑春霖。張凱章等皆智勇之士。祁門三面皆山險阻。可守諒賊兵雖衆。未必就能攻破。惟運道被斷。只恐糧米不敷。軍生內變。倒是可慮。左公道。我與曾帥總角之交。義同生死。今聞有急。安可不赴。此去建昌撫州。皆係祁門東路。苟能破得侍逆。便可解祁門之圍。諸君宜上顧公益。下念私情。爲我努力向前。益灃及諸將同聲應道。末將等敢不竭犬馬之

力左公立刻傳下號令。捲旗疾趨。行至樂平東北地名周家堡。恰遇侍王在是處屯札。忽聞敵軍追到。急忙吹號聚兵。欲爲拒守之計。豈知清兵並不安營。略歇了片刻。便大刀闊斧。奮勇殺入堡來。李梁二人督衆抵禦。那些手下軍兵。屢爲左軍所敗。十分胆怯。王開化匹馬單刀。冲入陣中。縱橫盪決。連砍十幾名頭。隊軍兵。茂先景渠。皆逼敵營。益澧胸中槍子。亦裹創冒烟。而前太平軍又大亂。棄營而奔。自相踐踏。死傷無數。開化見黃蓋知是大將所在。拍馬舞刀。從人叢中捲殺進來。去侍王馬尾不滿二丈。長嘯一聲。舉起大刀劈去。幸傍邊一個家將。將短刀用力架過。侍王回頭看見。吃一大驚。連忙拚命加鞭。向前逃去。若非有心腹擋過一刀。必爲開化所傷。當下開化見相離漸遠。刀砍不着。卽拈弓搭箭。颯的射去。時因亂軍之中。人聲嘈雜。侍王並不聽得弓弦聲音。直至箭到頸邊。方覺得一陣冷風。已經躲閃不及。正中頸上。

登時血流不止。疼痛非常。要緊用手去掩傷口。馬鞭已然墮地。虧得梁柏和從那邊瞥見。亟過來敵住。開化方得趁空跳下馬來。此一回大戰。殺得太平兵尸橫遍野。血流成河。侍王之危險狼狽。竟與曾國藩之在祁門相彷彿。此在浙之太平軍。聽見了左宗棠的名字。先自有些胆怯。大局才日漸壞了。當下侍王一路收集殘兵。逃至建昌。適吳人杰亦在該處來投。訴稱自得命之後。沿途求乞而來。屢次幾爲汛地守兵識認。探得王爺大兵在此。特來相見。從此仍在侍王營中。此時侍王雖敗。手下尙有三萬殘軍。就和衆人商議。趁官軍尙未追到。卽日圍攻建昌。另派梁吳二將分兵一萬去撫州。無如二處府城皆有地方紳士招集團練鄉兵。保護地方。聞得太平兵來犯。皆齊心登陣協守。侍王等猛攻三日。毫不動搖。探子報稱左公大軍隨後將至。乃撒攻城之兵。進襲吉安府。適城中無備。遂卽取之。左公以吉安被踞。祁門之路仍

不能通。乃命益灃茂先督精兵二千。前去攻復郡城。二將兵至吉安。侍王與之相拒半月。又因城中糧盡。只得退出。清軍即將府城克復。侍王等西至瑞州。益灃尙欲跟蹤追勦。左公止之。道兵法云。歸師勿掩。窮寇莫追。侍逆率殘衆西奔。若逼迫太甚。使他無路可逃。必致激成死戰。况曾帥受困多時。望援迫切。且去見過曾公。再圖別計。衆將稱是。即將吉安善後事宜。交新任知府接辦。左公全軍進至祁門。扎營已畢。同麾下諸將來見曾公。曾公得了捷報。心中喜悅。起身接進帳中。衆人依次坐定。左公陳明解圍情形。曾公極口稱贊。道。季翁自帶兵以來。迭破巨寇。勳績甚偉。足伸天討。而快人心。今以五千餘衆。破侍逆十萬之兵。雖淮陰拔幟。臨淮揮旗。不是過也。國藩被困一隅。滿擬捐軀報國。今得重見天日。皆季翁拯救之功。國藩無任感激。左公遜謝未遑。連稱不敢。當晚備酒賀功。盡歡而散。曾公即日具奏。稱三品京堂左宗棠。

屢創賊兵。勳勞卓著。請御賜珍物。以示旌異。又請將左宗棠改爲幫辦軍務。俾事權漸屬。儲爲大用。清廷准如所請。賞給左公白玉翎管一枝。小刀火鏢各一把。江紬袍料二件。左公領受謝恩。奉了將令。赴廣信一帶追擊敵兵。會公亦進駐東流。莫王陳玉成與洪容海顏華等聞得侍王失敗。情知不克成功。亦解圍而去。鮑超張運蘭率兵星夜追趕。運蘭追至徽州。顏華不敢入城。從涇縣等處逸去。清軍卽時克復徽州。鮑超率師來會。正要進攻甯國。忽報忠王李秀成攻打南昌。正是

長圍皖北方平燭。報警江西又舉烽。

要知江西軍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來外侮英法構兵 幸熱河清君出走

却說天國忠王李秀成從蕪湖攻入江西。連下大通建德等處。烽火逼近南

昌。而是時江西省城並無勁兵扼守。耆巡撫星飛告急。會公以南昌係沿江要地。且尙稱完全之區。卽發檄文。撤回鮑超霄國之兵。令其帶本部人馬。問道馳援江西。鮑超接奉羽檄。卽辭別張運蘭。督帶霆字六營。並部將黃慶伍、承瀚等。取道東流。入鄱陽湖。時曾公正駐東流。鮑超卽往稟見。面受方略。曾公戒之曰。李秀成素有善兵之名。汝與接戰。不可輕敵。但求保得省城。便是大功。若幸而得勝。可從豐城一路追擊。我當另派勁兵接應。鮑超得令。卽日拔營起程。過了湖口。備齊數百號艨艟巨艦。渡過大湖。剛剛上得岸時。忠王大隊已從青山殺到。鮑軍就在鄱陽湖邊背水列隊。鮑超遍諭軍士道。今日之戰。勝則俱生。敗則不死於賊。卽死於水。爾等各宜努力。我爲大將。當爲爾等先驅。衆軍齊聲噉應。須臾間。太平軍紅旗黃傘。風湧而來。前隊數百枝。後膛快鎗。當先突陣。忠王身騎良馬。手執絲鞭。昂昂然在旂門之下。往來督陣。

但聽鎗聲響亮。烟氣迷茫。颼颼的鉛子。從空際亂落下來。鮑超拉動絲韁。向敵兵厚處。匹馬衝來。黃慶伍承瀚亦隨着。鮑公馬尾殺入中堅。敵軍用洋鎗亂格。被鮑公橫過刀桿。奮力掃去。近身十餘個敵兵。都四散跌倒。鮑公又收轉大刀。聲如虎吼。從陣東殺至陣西。砍倒大旗無數。在數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王慶等督率衆軍。分頭衝擊。個個如生龍活虎一般。敵軍隊伍已亂。紛紛倒退。忠王見前軍已失。卽約後軍退下。一路望南而去。經過南昌。見城上嚴兵守禦。甲仗鮮明。忠王不敢停留。直奔豐城。適會公派江長貴朱品隆率兵自撫州來援。會於豐城。兩路夾攻。太平軍又連敗於許灣文墅等處。忠王乃退入瑞州。與侍王合兵一處。且自休息。以圖再舉。霆軍大獲全勝。立解南昌之圍。奏凱回東流。會公疏稱鮑超盛暑鑿兵。所至克捷。請頒珍物以示優獎。清廷悉准。奏依議。摺差自京師回來。路過天津。恰值英法二國合兵來犯。

原來清廷自道光二十二年與歐西各國曾訂立通商條約。開闢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等五口岸。各爲商埠。自是以後。洋商之航海來游者。日衆一日。多雇我國人爲之執役。有嘉應州人名楊堅者。在本鄉負債纍纍。無可容身。乃避匿至廣州。在英商華而司行中。爲貼身伏侍的西崽。華而司極其寵愛。言聽計從。楊堅倚仗洋人之勢。強賒硬買。無所不爲。這洋行左近。有一酒店。楊堅當閒暇之時。每日在彼沽飲。因係熟識。不用現錢。一年分三節結算。是年端午。欠至二十餘千。屢向催索。非但分文不付。并且口出惡言。當下兩不相讓。竟至用武。楊堅順手在櫃檯上。舉起盛菜大盆。當頭劈去。正擊中店主眉心。登時鮮血迸流。痛絕於地。楊堅見闖了大禍。急忙拔步奔回。在華而司面前巧言掩飾。稱店主欠他銀錢。向索不理。互相扭結。不料失手碰翻菜碗。以致打破頭顱等語。華而司信以爲真。便將楊堅藏在家中。此時酒店中

人報知官長。知縣親來驗勘。見店主已因傷身死。卽命填了尸格。出簽拘拿凶手。豈知差役到得洋行。華而司一味袒護。執不交人。後來追拿緊急。華面司竟將凶犯送至英國兵船。縣官無法可施。只得稟明上憲。時廣東督撫大員不習外交。並未照會領事。卽命所屬官吏。逕至英船收捕。且拔去船上國旗。而西國之法。以辱及國旂爲大恥。且以我國違背公法。擅行上船收捕。遂與我國開釁。糾法人合犯廣東。船堅炮利。遂陷省城。卽率鐵甲魚雷等十餘艘。沿海北犯清廷。因太平革命已經手足失措。何暇再開邊釁。不得已與之議和。暫定草約。到了明年。英法兩國使臣。以交換條約之事。率兵艦直入大河。大沽炮臺守兵怒其不先知照發砲擊之。英法兵艦鼓輪回駛。卽調集印度洋艦隊。重至大沽。將口岸砲臺擊毀。逕進白河。在庫安營登岸。是處距北京僅二百餘里。清廷大震。咸豐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帶馬隊八百步率

三千前往迎敵。以都統勝保將旗兵八營扼紮蘆溝橋。以衛北京。僧王兵至砲子臺。正遇洋兵大隊到來。但見砲隊步隊輜重隊工程隊行伍分明。亘延數里。英法兩國徽章紅白相間。隨風蕩漾。軍中鑼鼓之聲搖撼山岳。僧王見來勢凶猛。卽派麾下兩名佐領一名全壽一名各明阿各帶本部兵八百在左右山坳埋伏。吩咐俟洋兵過盡方可殺出截住。二將領令將大旗長旛一概撒去。悄悄分途去訖。僧王卽傳下號令。命二千餘名馬步軍士分作五十隊。望去疎疎落落。好似毫無陣法。一般其名爲漁翁撒網陣。卽使被敵人大砲打着。亦所傷無幾。這五十名軍士之中。以三十名執鎗施放。以二十名用短家軍器慢慢從遠至近步步圍去。洋將南密司見我軍分作許多小隊。便命大砲暫時退後。將千名洋槍軍士排成一字長蛇之式。吩咐不准亂放。必敵軍在百步以內。槍子力點能及之處。方准施放。西洋名這陣曰銅牆鐵壁。

陣當下兩軍各依陣法。互相攻擊。兩有死傷。戰鼓個半時辰。僧王在高處望見敵軍。略有怠情之意。就把令旂揮動陣前。一片鑼聲。那五十起小隊官兵。忽然合在一處。南密司見我軍變了陣法。只道要攻殺上來。忙令砲隊飛速向前。砲陣得令。把車輛推到陣前。排開十餘門後膛快砲。正要扳機轟擊。豈知官軍並不向前。反望後面齊齊退去。英將南密司督率中佐畢內門。少佐白約。並同法國陸軍大將。開臨催動洋兵。搖旂擂鼓。奮勇追來。官軍退過幾個山頭。忽然住足回身。依舊列成隊伍。前面軍士都放下洋槍。換執短刀。伏地而行。洋兵正要開砲施槍。忽聽得背後鼓聲大起。兩邊山谷中冲出無數步軍。並無旗幟。都是一式短柄苗刀。疾如風雨。向洋兵後陣沖來。那些後隊洋兵。身子甫經旋轉。官軍已殺到面前。須知快槍快砲。雖能打得遠處。但近身廝殺。却利用短刀。此時洋兵手中都執長鎗。被苗刀軍殺入陣中。上砍人

身下掠馬足。僧王大軍又從前面抄擊。洋兵大敗。丟棄砲車輜重。奪路而逃。中佐畢內門。足踝中刀。受傷仆地。爲全壽所擒。英法兩軍傷拆三百餘名。失去大砲八門。快槍數十枝。南密司開臨等。督率殘兵。奔至庫安營。登艦即發電報到印度。錫蘭地方。添集陸軍。以圖後舉。僧王收得勝之兵。回至大營。全壽解上畢內門。衆將亦各有俘獲。紛紛獻功。僧王與全壽等商議道。西洋國勢。方張器械。精利且兩國合兵。志在必逞。今雖偶然勝仗。未可深恃。目下內亂未平。若又開外釁。深恐財力不繼。故雖暫時失和。終究必歸和局。如傷害擒來兵將。以後定多枝節。爾等可把畢內門等。軟禁後營。好生看待。但不可放他逸去。爲要。衆將答應。就收拾一間空房。把畢內門及幾個洋兵。監在其中。每日酒飯牛羊。派人遞送。畢內門等名爲監禁。其實倒享了數天的清福。那印度總督。濮丁查。接了南密司電報。便添派二千精兵。用輪船裝載。從黃

海巡抵白河。與前軍合爲一處。法國亦於南洋艦隊之中。抽出一千名水卒。同時到白河聚會。南密司開臨等。重整軍容。棄舟登岸。直撲砲子臺。大營。僧主聞敵軍又至。知己添了勁兵。卽傳令合營道。此番交戰。不比從前洋人添了後軍。定必倍加利害。爾等務宜格外小心。衆兵將一聲得令。三軍齊隊出濠。在平陽曠野之處。列成陣勢。清軍仍舊分爲數十小隊。以防大砲。這番南密司等。俱有戒心。軍勢十分嚴整。中央仍用銅牆鐵壁陣式。砲隊兵列於兩角。步步圍逼過來。要知歐洲規矩。男子到十五以上。皆須入兵隊。學堂所以不論大小軍士。都從學校出身。一切放砲開鎗。皆用測量算法。算好準頭。故而或遠或近。並無虛發。更兼所用軍械。必選精良之物。稍有朽蝕。卽棄而不用。我中國習尚。恰恰與之相反。上等之人。皆以當兵爲恥。俗語有云。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豈知種之強強。以兵國之興興。以兵人人爲國之人民。卽

人人有衛國之責。人人有衛國之責。即人人有當兵之分。滿漢人皆不明此義。以故無論綠旗各營所招的兵勇。皆係游蕩無業之人。耳未聞衛民之說。目未覩愛國之文。休說算學測量。茫無門徑。就使問他自己所用的鎗。能打多少。遠近也。恐目瞠舌。不能回答。更兼一應槍械。都從外國購來。經手之人。分肥作弊。出了十兩。念兩的重價。只買二三兩的低貨。大半倒落了私囊。試思。以此種兵丁。用這般軍器和強國強兵對敵。要想得勝。雖使孫吳復生。亦恐無能爲力。前次所以偶勝之故。蓋因洋兵過於輕視華人。故而偶然僥倖。此次一經大敵。不滿兩個時辰。僧軍中砲着鎗者。不計其數。雖用漁翁撒網陣。却也毫不濟事。南密司開臨這兩個洋將。身騎高頭駿馬。手擎指揮鋼刀。驅策全隊洋兵。漫山遍野而來。僧軍陣裏。佐領各明阿。已中彈落馬。僧王不敢戀戰。約軍徐徐而退。洋兵不捨。隨後狂追。走了一日一夜。直到蘆溝橋。

勝保出兵接應。南密司等方纔收隊。僧王之兵。就在勝保營中暫紮。連夜修好本章。遣人赴北京告急。這蘆溝橋距北京不及百里。人心大恐。一夕數驚。清君命軍機大臣會議和戰之策。朝中各王大臣奉了諭旨。當下領班軍機恭親王。滿漢大學士。倭仁朱鳳標。尙書崇綸。譚廷襄等。聚集於軍機房。倭仁首先開言道。今日之事。不外和戰兩道。我國與英法自鴉片交涉之後。國際頗稱和睦。此次捕凶。英艦辱及國旂。換約使船。遽遭砲擊。肇釁之初。我國亦有不是之處。方今盜弄潢池。粵匪肆毒於江南。搶寇跳梁於淮北。兵事連年。民窮財盡。若再與外洋諸國結禍。連兵殊恐非大局之福。聖意要我們會籌和戰之計。鄙意自以議和爲上。諸公不妨各抒高見。以便覆奏施行。尙書譚廷襄道。和戎之誤。古今同慨。英法以區區小事。遽啓兵戎。亦因我國方有內亂。逆料不敢與戰耳。如能整攝六師。大彰撻伐。不特可張國威。且使西洋諸

國無蔑視中國之心。可保數十年太平之福。今若卽與講和。彼必多方要挾。或求割地。或求償銀。或求闢通商口岸。自此中原天府。必爲胡騎蹂躪之場矣。倭仁道國家交涉。當視時勢爲轉移。南宋有李宗韓。岳足以破金。故議和爲失計。今我國將才武備。遠遜外洋。若不講和。將何以戰。譚廷襄道。炮子臺之役。僧親王大獲全勝。可見我軍兵力。未必遽讓歐西安。在一振不能。再振乎。倭仁道。炮子臺之役。不過勝彼偏師耳。前日之敗。仍然得不償失。今夷氣逼近京畿。畿萬一勝。保之師又失。敵兵長驅而入。其如宗廟震驚。何。二人爭論不已。恭親王道。二公所言。皆是總之戰。則難保必勝。和則可期。暫安。且待我進宮覆旨。看聖意如何。再定大計便了。衆大臣散歸府第。恭王入奏會議情由。請旨定奪。清君志平。內亂懷柔。遠人不要窮兵黷武。卽命恭親王爲使。前赴天津與英法將議和。不料恭王尙未出京。僧王勝保二軍已大敗於蘆溝。

橋。洋。兵。直。薄。京。城。原。來。清。軍。洋。兵。隔。蘆。溝。河。爲。營。僧。王。等。畏。其。鎗。炮。利。害。憑。河。拒。守。豈。知。南。密。司。令。衆。軍。搭。起。高。架。排。列。十。餘。尊。開。花。大。砲。測。準。力。點。隔。水。打。來。清。軍。營。棚。之。上。砲。子。紛。紛。滾。下。這。落。地。開。花。最。稱。行。軍。利。器。彈。子。都。用。炸。藥。鍊。成。一。經。着。地。卽。四。散。崩。裂。清。軍。未。曾。防。備。死。傷。甚。衆。勝。保。知。營。盤。難。守。急。令。棄。營。而。退。一。面。在。空。闊。處。列。隊。迎。戰。一。面。遣。人。飛。馬。進。京。請。城。中。嚴。兵。登。陣。此。時。那。條。蘆。溝。橋。早。被。官。軍。拆。去。南。密。司。見。我。軍。棄。營。而。退。亟。令。工。程。隊。向。前。支。搭。浮。橋。不。消。片。刻。工。夫。配。成。兩。座。連。環。大。橋。原。來。一。切。應。用。材。料。工。程。隊。早。經。預。備。臨。時。一。聞。號。令。只。要。配。搭。筍。頭。所。以。這。等。容。易。橋。成。之。後。紅。旗。招。動。兩。國。洋。兵。渡。河。殺。來。僧。王。謂。勝。都。統。道。此。地。去。京。僅。四。十。里。城。中。一。無。警。備。雖。已。有。人。去。報。而。倉。猝。之。間。深。恐。措。手。不。及。我。們。今。日。無。論。勝。賢。總。須。拚。命。抵。擋。一。時。俾。朝。中。得。早。爲。之。計。勝。公。道。王。爺。之。言。是。也。兩。軍。

卽分爲東西兩翼。僧王當其左。勝保當其右。在蘆溝河北面談雲灣。開仗。僧勝二帥當先督陣。親往來於子彈若雨之中。無奈槍力所及。相去甚遠。敵兵的槍子可打二十餘丈。清軍的槍子祇打十多丈。所以清軍傷亡甚多。洋兵却死者無幾。又被一個落地開花。擊中陣前大纛。把那面三軍司令的大旗打得不知去向。砲子轟然落地。旂下數十個護衛親兵大半已作了砲灰。幸得僧王立馬之處。離開尙遠。未爲所傷。然箭衣裾上已濺滿污泥。目中亦爲塵沙刺入。眯不能張。那些軍士雖奉嚴令向前。但當此死生頃刻之際。誰人不要性命。吶喊一聲。望後倒退。陣前槍聲頓歇。勝帥等彈壓不住。只得一同回馬而奔。南密司開臨等乘勢催動洋兵。追奔逐北。直逼崇文門。快礮聲喧。闔城震動。再說恭王自從奉了諭旨。卽帶同副使董恂。以領班章京吳同春爲譯員。剋日請訓出京。將赴天津議和。豈知就在那夜三更。接着僧王的警

報。恭王見軍情緊急。不敢停留。卽會同各大軍機。立刻叩宮面奏。時已將近四更。宮中聞知此信。宮嬪慌亂。時清君尙未安睡。亟宣各大臣進內。跪安已畢。俯伏墊上。清君問道。諸卿有何緊急軍情。連夜入宮見朕。恭王奏道。三更時分。接得僧格林沁勝保來文。據稱洋兵勢盛。連敗我軍。蘆溝橋大營。勢將不守。特請京中早爲警備。臣等得此消息。不勝惶恐。未敢擅專。特求聖意定奪。清君失驚道。前據僧格林沁奏報。稱洋兵尙在白河礮子臺等處。今未及旬日。其來何如是之速。卿等可速傳朕旨。着九門提督。火速授甲。登城嚴密守禦。恭王口稱領旨。又碰頭奏道。臣等尙有管見。奏達天聽。竊以成敗利鈍。兵家之常。雖在大邦。未可逆觀。僧格林沁勝保部下。素稱勁旅。一戰再戰。尙不能支。今敵鋒甚銳。京城衛卒不滿五千萬。一守兵不戒。豈堪設想。我朝祖宗舊例。每屆三年。必幸熱河等處。打圍一次。以蒐士卒。皇上體念物力。久未

舉行。臣等敢恭奉鑾輿北狩。熱河既可省。太祖太宗陵寢又可暫避。凶鋒伏乞聖意裁奪。清君道。國君死社稷。古之定理。朕以涼德藐躬。上干天咎。內憂外侮。踵接而至。不能迅速掃逆。氛彰明。天討已愧。對列祖在天之靈。萬一都城有失。朕當殉宗廟而死。安能含垢蒙塵。爲徽欽二帝之續乎。卿等可往見彼國公使。如能停戰議和。最爲上策。玉帛珍寶。朕不敢愛。彼若不許。惟有背城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說。恭王及各軍機大臣叩頭碰地奏道。我朝二百餘年。深仁厚澤。皇天眷顧。國祚方長。列祖之靈在天。默佑區區。強胡醜虜。自不能爲巨患。然太王畏犬戎之偪。東邑岐陽。明皇避安史之鋒。西巡隴蜀。出狩之舉。亦古帝王權衡之道。乞皇上重宗廟。付託之身。以安社稷。臣等不勝懇切待命之至。清君聽了。重宗廟。付託之身。以安社稷。這二句話。不得不爲勉強。允從。此時天已黎明。探信人飛奔來報。稱僧王之軍大敗於淡雲灣。洋兵

將犯崇文門。清君就傳下聖旨。命議和正使恭親王爲監國。卽日巡幸熱河宮中。人等收拾物件。忙碌不絕。當下一衆親王貝子。並六部九卿。皆隨扈車。駕並奉慈安慈禧兩宮皇后。以及妃嬪宦寺等人。陸續出後宰門。黃纛翠華。一路向北方而去。僧王等敗至京城。聞得鑾輿已經出幸。一時問心慌意亂。無暇入城。卽率部下殘軍。問道馳赴行在。扈駕同行。九門提督送駕之後。疾忙回到南城。但聞遠遠地胡笳吹動。砲響連天。無數洋兵。都是一般黑色號衣。好似烏雲一片。隨風捲舞而來。右首一軍。都是一色紅旗。上面繡着張翅。餓鷹。却是英吉利的國徽。左首一軍。都是雜色大旂。上面紅白藍相間。成文。却是法蘭西的國徽。第一隊是砲兵。第二隊是馬軍。第三隊是步兵。後面輜重隊。工程隊。絡繹不絕。最後是軍醫隊。高張紅十字大旂。英大將南密司。少佐白約。法大將開臨。騎馬持刀。在兩邊押陣。翻翻滾滾。一齊殺奔城下。到了。

護城河邊。排開隊伍。開礮攻擊。提督率同守軍。亦在城上。還砲相攻。恭王卽往見英使。請其照會南密司等。暫行停攻。共商和局。英使柯爾恆應允。當卽約定。以三日爲率。南開二將得了照會。亦將洋兵約退十里。聽候議和消息。這三日之中。恭王、董尙書、吳繙譯等。晝夜在英國使署磋商。柯爾恆及公使凱別生。要求三事。一、開九江、漢口、牛莊、烟臺四處爲通商埠。二、償兵費五百萬元。三、擔任保護基督教徒。恭王答道。貴國宣教師。旅居敝國。誼同賓客。保護治安。乃主國應盡之義務。至信教華人。皆係國家赤子。朝廷一視同仁。本無岐視之意。何不可擔任之。有此一節。自可遵命。賠款一說。公法原有此例。敝國非不願從。但目下敝國內地。正當用兵之際。連年糜餉。物力空虛。安能籌此鉅款。望貴國俯念邦交。鑒原一二爲感。至於開關商埠。事關重大。使臣實無此權限。安敢擅專。不妨先將別項議妥。訂立草約。俟奏聞。敝國大皇

帝再定。可否如何。英使柯爾恆尙未答言。法使凱別生冷笑道。賠償兵費。乃萬國公法。普通之條例。非敢獨欺貴國。貴國地大物博。區區五百萬緡。何難咄嗟立辦。今我聯盟大軍。臨於都會。倘破城而入。恐所失當更不止此。貴國差不可因小失大。致生後悔。至於開關商埠。無非爲利益均沾起見。於貴國亦自有益。無損。諒貴國大皇帝。宜無不允之理。況貴邸既爲欽差大臣。當必授有全權。幸勿藉詞推諉。屈指三日限期。將滿。貴大臣愼毋自誤。若僅應保護教徒一款。天下寧有此便宜之事乎。恭王抗聲答道。用兵之事。勝負無常。我國大皇帝。念數十年輯睦邦交。不欲因一朝小忿。遽致連兵。故寧屈意求和耳。方今江淮全師雲屯。湘鄂苟聞都城有急。當必返旆勤王。貴國又安能長保必勝乎。董恂在旁見兩造爭論起來。恐和局決裂。忙插言道。此等大事。原非片言所能遽決。今日且暫告別。俟商酌停妥。轉來覆命便了。恭王卽起。

身拱手而出。次日又派吳縉譯前往英署。磋商多時。兩使堅執不從。毫無退讓之意。轉瞬之間。已過了限期。南密司候了三日。見毫無動靜。卽於第四日清晨。重復統兵殺來。正是

兩敵入都。烽火急。六龍出走。國家羞。

要知後來和局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迷路途石達開被獲

規安慶程學啓投降

却說南開二將。重復統全軍攻城。鎗砲之聲。震搖宮禁。城內民房街巷。大小炮子亂滾下來。百姓驚慌。齊向內城亂竄。九門提督督兵苦守。奮不顧身。親執火繩。燃砲攻擊。不料胸膛肚腹。連受幾個鎗子。傷重捐軀。洋兵破崇文門而入。將內城圍之數重。法國聯軍小隊。闖入圓明園。放火燒燬。可惜金碧丹青。頃刻間。變作一堆瓦礫。其中奇珍異寶。價值連城。都付之一炬。真堪浩歎。

俄國公使韋氏出場調停。將償金減至二百萬元。開闢商埠之後。除治外法權外。其餘一切主權。毫不得有所侵犯。恭王不得已。乃謂俄使道。貴公使顧全大局。篤念邦交。俾兩國之兵釋干戈。而敦玉帛。豈惟敵國實受其賜。尊諭所云。敢不從命。但城下之盟。春秋所恥。英法如能退兵三十里。敢不惟命是聽。彼若不惠顧。前好無厭。誅求則使。臣身爲留守。惟有與此城俱碎耳。俄使勸慰道。貴國人民之衆。甲於全球。兵力何遽不如英法。不過遠在江淮。鞭長莫及耳。但交際之道。以和爲貴。總之所失不多。較諸兩國用兵。尙覺彼善於此。辱承不棄。俯賜曲從。容當道達尊意。再來報命。說畢。卽起身告別。當由韋氏往來其間。調停妥協。就按照逐條款項。訂立草約。恭親王、董大臣、吳繡譯及英使柯爾恆、法使凱別生、居間人俄使韋氏等。均各簽字已畢。和局告成。南密司開臨等約兵退出京城。暫駐天津。僧王所擒之中佐畢內門及洋兵。

等均釋還本國。工部修理城垣宮殿。清君擇吉回京。當洋兵破京之時。曾公得摺差報信。立刻馳告胡公。交疏請帶兵入衛。日夜籌商北援之策。迨和議既成。當奉清廷諭云。皖南北均當吃緊之時。該大臣等一經北上。難保逆匪不乘虛思竄。擾及完善之區。江西湖北均爲可慮。曾國藩胡林翼均著無庸來京。該大臣甫接皖南防務。卽連失兩郡。雖屬餉絀兵單。究屬畫策未密。著振作軍心。再接再厲。萬勿以一挫之後。卽擯軍威。李元度謀勇兼優。此次失軀。殊屬可惜。人材難得。著卽迅速查明下落。欽此。原來元度自徽州失守。被敗兵拔出北門。到旌德縣境界。方纔各散。祇剩元度獨自一人。形單影隻。踽踽涼涼。兼之身畔並無盤纏。不能他適。時已天將昏暮。在荒郊之外。四顧躊躇。抬頭望去。但見都是些白楊松樹之屬。覺得陰氣森寒。豎人毛髮。又聽得衰草地裏蟲聲唧唧。燐火微茫。照著糶糊的星月。那一種淒涼慘淡。就是硬

活人到此也要觸景傷心。何況元度正當失意之際。前路茫茫。不知歸宿。何處到此地位。能不悲從中來。仰天長歎。道天阿天阿。我李元度。苦志攻書。時疏文章。自信尙堪傳世。且襄辦營務多年。並不敢存一毫私見。問心尙無大疚。何以命運竟如是之蹇。初次用兵。撫州事在垂成功。虧一篑。蒙會帥骨肉之愛。曲意保全。不料今又一敗至此。豈非天乎。豈非天乎。忽背後有人拍肩大笑。道大丈夫不能吐氣揚眉。乃嗚嗚作兒女子態乎。元度猛然吃了一驚。回頭細看。却是同學好友巫心遇。本是旌德縣人。已相別二十餘年。此時不期而遇。彼此大悅。心遇因問爲何一人在此。仰天歎息。元度將已往情由。述說一遍。心遇慰之道。遇合有時。何必如此鬱抑。以吾兄大才。宵落落久居人下。哉。寒舍離此不遠。卽請草榻一宵。再定行止。何如。元度稱謝。二人挽手同行。不及百餘步。已到心遇家中。殺雞爲黍。殷勤款留。次日取出幾兩銀子。贍

與元度作爲路費。元度謝別起程。一路回至東流大營。曾公聞元度未死。不勝喜悅。相見之下。如獲珍寶。安慰了一番。就奏明元度未死原由。忽接新陞四川總督駱秉章來文。內稱僞翼王石達開從宜昌等處上竄。窺犯夔州。敵省兵力不厚。恐難當此悍寇。請速派兵救援等語。曾公謂諸將道蕭浚川所帶四千人。正在夔州駐紮。足可當得石逆。我再派霆字一軍。前往相助。諒來可保無虞了。卽發檄文。命鮑超督帶本部六營人馬。馳赴蜀省防勦。鮑公奉令。便催督齊了軍需。剋日拔隊起行。沿江上溯。大軍行了十餘日。已過宜昌。到一處地方。名喚望江灘。正是夔州境界。離府城尙有九十六里。石軍和蕭啓江正在那裏遙相對壘。鮑公就在望江灘東面依山傍水。安下大營。原來石達開久有入蜀之意。只因聞得該處水流迅疾。山路崎嶇。故尙未敢輕進。後來攻桂林不克。分股略取湖南。又全軍覆沒贛鄂二省。邊防嚴密。無隙可

乘只得在湘蜀交界永綏廳鳳凰廳等處逗遛觀望。要想伺隙而投，怎奈住了半載，有餘糧米將完，無可得食，顧不得山水危險。從永綏渡過大江，抄山僻小路，直撲夔州。蕭啓江得了探子報信，不待石兵臨城，率軍一路迎頭截去。行至望江灘，恰巧遇個正著，兩邊各自安營，連日交鋒，互有小勝小負。那蜀地古稱天險，有三十六個峯頭，七十二個急瀨，最著名的，是瞿塘灘、瀨二灘。這望江灘雖非有名險地，然左右皆是高山，十分陡峻，水勢自高而下，疾若奔雷，船隻過此者，咸有戒心。岸上亂峯怪石，觸處皆是，並無一片數丈的平陽。休說車戰馬兵沒有用武之地，就是客商經過，也似登天之難。所以唐人李白詩云：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是一些不差的那石軍初次到川，道路未熟，見了嗟呀的形勢，已然觸目驚心。幸而蕭啓江手下人數不多，尙可勉強抵敵。此時鮑公大軍，又從後面殺至，石兵見前後皆有清軍，兩旁又是高

山不能飛越。衆心大亂。夜間時起哭聲。鮑公遣精壯勇丁。身裹毛毡。把巨繩懸在樹上。攀援而登。越過高山。到蕭啓江營中。通信約日出兵夾攻。啓江就定了日期。仍遣原人過山回報。鮑公喚部將伍承瀚聽令道。你可帶二百精兵。都帶顏色旂章。到望江灘東面山徑。豎立路邊。就在該處山中。砍伐樹枝。堆積僻靜之處。俟望見賊人逃奔。卽放火燒烟。以驚其心。使他不敢從這條路走。便是你的功勞。伍承瀚領了軍令。自去安排。又喚黃慶吩咐道。望江灘東北有一小河。水流甚慢。易於行舟。你帶三百軍士。到那裏如此如此。不得有誤。王慶亦領令而去。看官鮑公乃四川人。夔州是他生長的地方。故某水某山。皆童時熟遊之地。無論一邱一壑。靡不了然於心。故能毫不費力。將天國英雄。石達開及數萬老萬營精兵。一鼓蕩平。如在平陽作戰。恐亦萬不能如此。易易也。閒說休題。言歸正傳。到了約定這日。蕭啓江之軍。從西面攻

打老萬營之前。鮑公之軍。從東面攻打老萬營之後。須知石軍的營盤。一半扎在山腰。一半扎在平地。本不易攻。但啓江手下人馬。自去年入川。住席一載。有餘。山路已經跑慣。至於霆軍六營。小半是湖南人。大半是夔州本地人。愈加不必說了。所以越嶺扒山。捷於猿鳥。多用洋鎗抬鎗。悉力攻擊。達開營。李全軍。憑牆堵禦。中鎗砲者。紛紛墮落。營濠。須臾之間。尸將平岸。活軍藉之以登。蕭軍亦用大砲轟開西面壘門。清軍兩路入營。把石軍殺斃無數。達開知不能守。急帶數百名心腹。冒圍而出。鮑公命軍士讓開一條大路。任其逃。生石軍見了空隙。渾如鳥出樊籠。一溜烟冲出圈子。將到東山路口。飯承翰在高峯望見。忙令軍士燒起樹枝。霎時山坳中黑煙滾。赤霧熊。熊達開見了。疑有伏兵。亟叫從人探看。報稱深谷中果然旌旗招颭。人語喧嘩。達開心下遲疑。趨趕不前。旁邊一個心腹指道。那首有一條小路。諒通別處。何不走。

到那裏再作計較。達開聽了，就帶一衆殘軍，向東北方奔去。豈知剛出路口，前面見一條丈餘闊的小河，阻住去路。兩旁並無橋梁，後面金鼓喧闐，喊聲漸近。追兵已將次殺到。石逆見前無去路，後有追軍，歎道：「天亡我也！」正在危急之際，忽聽得款乃之聲，上流頭搖來一個小小漁舟，船頭上一個舟子，手持竹篙，船尾二人搖櫓。其中一人高聲唱歌道：「大江東去，有長流滾滾悠悠。我有一扁舟，可容得星辰日月，載沉載浮，莫要憂，莫要愁，可曉得從今名利一時休。」達開看見船隻，急招手道：「漁船來，漁船來，你快些渡我過河。」停歇多把金銀謝你。那舟子笑逐顏開，說道：「我們水面營生的人，專行方便，從不受人分毫謝儀。如要過渡，儘可効勞。惟船小難以重載，祇可容得二三人。你們這一羣，共有四五百個，如何載得許多呢？」達開道：「只要你肯方便，却也不難。好在河面不長，往來極易，只消分作幾次，就可皆登彼岸了。」那舟子微笑。

點頭道。正是就請下船罷。一頭說話。一頭將竹篙輕輕一點。當櫓的搖了。兩搖小舟登時傍岸達開。卽命三個從人先渡過去。以觀動靜。在倉惶逃遁之時。尚有這閒細心思。也算得周密之極了。當下三個從人上得漁舟。見艙門口都是漁網簑笠等物。不能進內。只得立在船頭。渡過對河。三人離舟登岸。舟子重復撐過船來。達開才親自跳下舟子。卽移船離岸。稍公搖動櫓槳。却不撐到對岸。逕向下流頭。搖來達開。正要動問。忽魚網底下鑽出四五个彪軀大漢。手執麻繩。不問情由。把三人一齊網上。達開一聲長嘯。卽便瞑目。無言岸上數百個從人。眼巴巴望著。無計可施。須臾清軍追到河邊。那些人悉數戰沒。不曾遺留一個。原來那執篙的舟子。正是黃慶。鮑公逆料達開不走東山。定從這路逃去。故派黃慶扮作漁人。在彼等候。這就是熟悉地理的好處。黃慶覓成了大功。欣喜無限。迨回大營獻功。此時雲蕭二軍已將老

萬營。踢毀殘兵。或殺或降。不復贅說。伍承翰亦捲旂回來。繳令鮑超。即將達開解至東流。國藩大喜。使用極慘酷的形罰。將達開凌遲處死。然此皆官書所載之言。若照信實可證的私家紀載。則達開的收場。與以上所述殊異。達開係天朝文武兼全的英雄行軍。皆有法度。其入蜀也。欲由川南夔成都。探得宵遠府萬山中。有一小路。千百年未經人行。由此北行。出徑即成都之南門。因即開闢。草萊輕騎。趨之迷路。絕糧。致爲土司所獲。故達開臨刑有此非石某之失機。實天國氣運使然之語。又有一說。則謂土司所獲者。實係達開恩撫女四郡主之婿馬某。四郡主受達開深恩。拜爲義父。隨營辦理文案。頗爲得力。及達開被讒。離系決意入川之時。四郡主再四勸諫。無奈達開不從。四郡主已隱料其必敗。故擇一貌似達開者。委身事之。迨禍及之時。乃逼其婿代替達開而已。先撞石而死。以堅其心。故達開得脫身。隱去祝髮爲僧。至

川路風潮劇烈之時。猶有一川中憲。慕遇之於瞿塘峽下。彼曾略露端倪。因達開係天朝重要人物。故以見聞所及。附記於此。以俟着官之辨別。至於此外種種同異之處。小說家雖不免附會。然誤於官書之粉飾者。亦復不少。闕者又不可不辨也。惟達開敗亡之後。始義之五王已盡。天朝除忠英二王之外。大半係少年。純綺奸佞。諂媚之徒。君臣之自處。愈尊。軍士之暮氣。日甚。而忠英二王。又爲朝奸。掣肘不能自行。其志劣敗之甚。已甚。牢固不必。天京合圍。已知其國將不國矣。後來英王敗沒。軍心愈搖。擁衆雖多。奈無鬪志。而被人掣肘之忠王。實亦無可奈何。湘軍淮軍。遂得摧枯拉朽。因之成名矣。如今再說國藩殺了達開。奏聞清廷。卽檄召弟國荃、左宗棠、李續宜等。迅到大營。會商東進之計。國荃袖圖說道。長江之險。武昌爲頭。金陵爲尾。安慶鼎峙中流。實乃一江之鍵。振故欲圖金陵。必以安慶爲基礎。若安慶未得。遽想攻克。

金陵是猶擒人者。未挾其身而遽持其足。宜乎反爲所乘。此和張大軍所以有閏三月之失也。大哥及諸公以爲然否。曾公領首是之。續宜宗棠亦同聲道。沉公之言是也。就議定。國荃以曾公所部六千人。并新募湘勇四營。攻圍安慶。多隆阿攻桐城。李續宜駐軍青草壩。以爲援。又談論了一回各處軍情。始告辭而出。左公自回已營。國荃續宜整頓人馬。分道邁征。續宜之軍。自到青草。隔駐扎。國荃率本部驍將郭松林、陳湜、李臣典、蕭孚泗、彭毓橘、劉連捷、毛有銘等。剋期祭纛興師。舊將文翼積勞過甚。傷疾大作。早經辭差回鄉。時曾國葆正以湘軍二營扼扎浮梁。曾公發檄調回。令其隨同國荃往攻安慶。弟兄統率大軍直抵集賢關。守關天將名喚宋金剛。是葉芸來手下一員悍將。生得身軀長大。膂力絕人。這日聞清軍殺至。亟督兵士登關防堵。安排好灰包金汁石子噴筒等類。國荃到得關下。出營相度地勢。見前面正是菱湖。

方圓三十餘里。波清似鏡。東接大江。西瀕城下。乃進城。必由之路。左首有一高嶺。名爲赤崗嶺。瞰江俯城。甚爲扼要。其上已有敵兵立營。國荃看了一回。便將大營扎在菱湖之北。另命弟國葆以本部四營分扎菱湖之南。安營已定。歇力一宵。次日激勵士卒。併力攻關。宋金剛督兵拒守。連攻了七日。兩下互有傷亡。四眼狗陳玉成在皖北得信。親率劉瑄、林吉、志元等趨東來。援清軍。敗之於青草。隔又敗之於桐城。手下悍將古太平爲多隆阿擒。斬太平軍。傷亡甚多。玉成見屢援不利。乃由英山、霍山等處上趨湖北。連下黃州、德安各郡縣。派兵守之。以牽制鄂軍。而自率精兵三萬回撲安慶。扎營菱湖中段。隔斷國荃國葆之軍。另派吉志元率衆萬人。取道桐城而進。晝夜攻撲清軍大營。國荃同諸將悉力固守。遣人告急於東流。時彭玉麟、楊載福以水師全軍正扎黃石磯。曾公得了警信。亟檄令載福助守營壕。而另調多隆阿邀擊。

於桐城之練譚。以分敵勢。多公大獲勝仗。斬馘數千。吉志元退回菱湖。英王
明攻暗襲。猛撲二十餘日。清軍憑濠堵禦。百計莫施。英王乃亦退至桐城。鮑
超方從東流大營。馳往助勤。鄂撫胡公亦派成大吉。收復黃州德安。與曾鮑
之師會於安慶。國荃見大軍雲集。卽偕同鮑超成大吉。往攻菱湖。赤岡嶺。太
平軍憑高拒守。未能遽克。乃命築起長圍。將敵壘十九座。包於長圍之內。困
至七日。敵兵火藥用盡。鎗砲無聲。清軍乘勢齊登將壘。中不分首。從誅戮無
遺。國荃卽以得勝之衆。盡銳攻集賢關。郭松林手握鋼刀。在矢石似雨之中。
飛身跳上。把宋金剛一刀砍死。所有守關兵將。盡爲官軍所殲。國荃督率大
兵進關。逼城葉芸來。率程學啓等登陴。繕守。原來學啓自在安慶。出山葉芸
來。愛其材勇。寵任有加。倚爲心腹。學啓却心中不願。但恐母親被害。只得曲
意附從。是年春間。程母得病歸天。遺囑學啓天國內象。愈紛作迷。相機擇木。

以圖富貴。切不可膠執。已見身敗名裂。爲世俗所笑。學啓泣血悲傷。跪受遺訓。百日之後。就在本城尋地安葬。當下喪事已畢。學啓自思。道從此乾淨。一身可以無牽無掛。任我所爲了。屢次要想偷逃出城。投奔曾公大營。効力贖罪。無奈各處汛卡。詰問盤查。極其嚴緊。非有公文令箭。不能出入自由。只得權時忍耐。葉芸來也。知學啓之心。故於信任之中。密寓防閉之意。無非厚加恩禮。以結其歡。豈知學啓心硬似鐵。任你隆情厚意。終不能改變其本心。此時聞國荃大軍正在攻打集賢關。便到芸來面前討差道。集賢關爲此城屏障。不可稍有疎虞。宋金剛雖然勇猛。但妖兵勢大。深恐獨力難支。小將情願前往助守。以保此關。芸來沉思半晌。回答道。城中防守之事。亦少不得你。你可在我身旁。不宜遠去。如慮前關有失。待我另派他人便了。學啓再欲有言。轉念一想。猶恐芸來動疑。只得唯唯而退。芸來正要派人。忽聞英王率兵來。

救已到菱湖。便以爲指日可以解圍。把派兵助守之事。丟過一邊。到了這日。忽報清軍攻破集賢關。宋金剛身死。現在大隊清軍直抵百花洲。離城只有六里了。芸來大驚。急忙傳令各門加意嚴防。學啓得此信息。喜道。吾事成矣。便約了幾個同志弟兄。到家中商議道。明日巡視南門。恰巧輪應我去。爾等可緊緊跟隨。我就將巡城令箭。賺開南門便了。衆人齊聲應諾。豈知內中有一人名喚蕭成。是個詭詐小人。從前與學啓對門而居。蕭成忤逆不孝。詈罵其母。學啓大抱不平。當面將他責數。是以蕭成懷恨在心。時思報復。迨城破之後。蕭成投入軍中。在葉芸來手下爲心腹伏侍。明裏假和學啓親熱。暗中却尋摘短處。意圖報仇。學啓乃正直君子。只當真是同志。並不疑心。凡歸命投誠之事。毫不瞞他。蕭成幾次要想告訴芸來。但想學啓乃芸來心愛之人。且毫無真憑實據。恐其未必肯信。故暫且隱忍不題。是日從學啓家中出來。

就到芸來面前訴說道。啓上王爺得知。那程學啓久有變妖之心。今糾合某人某人等。約於明晚將巡城令箭。賺出城門。小人親往他家聽得。特來稟知。乞王爺作主。芸來半信半疑。仔細盤詰。蕭成把方纔商議的說話。一一和盤托出。芸來恍然大悟。不住點頭。卽拔令箭一枝。差個心腹。去傳學啓到來。學啓接了令箭。頓然吃驚。暗想。此刻無緣無故。爲何忽然傳我。便問來人道。你可知王爺傳我。有何事故。來人笑道。這却不知。王爺只吩咐請你速到府中。學啓何等機警。見此情形。心下早有幾分料透。想道。莫非機關泄漏。故來傳我。麼事不宜遲。莫若就將此令箭。賺出城門。罷便對來人道。你去回覆王爺。說我換了衣服。卽刻就來了。來人答應自去。學啓也顧不得衆人。身藏令箭。腰插利刀。默默祝告道。孩兒此去投誠乞母親陰靈默佑。一路向南門而去。正是。

鰲魚脫却金鈎去。擺尾搖頭再不來。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說。

第二十六回

多隆阿大勝桐城縣

苗沛霖計誘陳玉成

却說學啓手持令箭。急急忽忽。闖到南門。高聲叫道。王爺有令。命我出城公幹。現有令箭在此。你等可作速開城。守門的驗過令箭。卽把城門開了。放下吊橋。學啓喜不自勝。大踏步往南而去。那守門的剛剛關好城門。忽見那壁廂一騎馬。如飛而來。大叫不可開門。守軍忙問何故。那人道。程學啓騙去令箭。私自變妖。王爺令沿途緝拿。不得放走。守軍慄然若失道。你來遲了一步。已被他賺出城門去了。我因驗得令箭是真。故此不敢攔阻。便同來人回去。稟覆芸來。芸來無可如何。只得吩咐各門更加嚴緊。那幾個同志的人。便都擒來。正法。學啓一口氣跑了三里。已到官軍大營。守濠軍士見是太平服色的。

人便欲放箭。學啓連忙搖手止住。說明原委。請其進營稟報。軍士教他在壕邊暫等。便到中軍跪稟道。啓上大帥。營外有一名賊將。從城中而來。自稱程學啓。特來投誠。欲求進見。乞帥爺軍令定奪。國荃命傳他進來見我。學啓遵令入營。到帳前俯伏道。小民程學啓。罪該萬死。今特悔改投誠。求帥爺開恩。收錄國荃。恐其中有詐。反覆詰問。學啓稟稱。從前因老母在堂。不得已而從賊。今春母親病歿。方能自拔來歸。本欲斬賊酋首級來獻。以爲進見之功。無如防護甚嚴。無從下手。是以覩顏赤手而來。乞帥爺恕罪。國荃道。你旣明順逆之理。自拔來歸。本帥决不咎你旣往。只要從此洗心革面。爲國宣勞。雖厚爵高官。當亦不難立致。耳。學啓叩頭稱謝。卽到後面。換過衣服。剃去長髮。重到中軍帳前。以軍禮參見。元帥國荃十分喜愛。就賞給百總職銜。學啓謝了。踮過一旁。並和同營諸將見禮。問過姓名。各各同聲道賀。是晚無話。隔了數

日英王陳玉成率輔王章王千王等衆十餘萬以少半駐桐城牽制多隆阿一軍以多半趨安慶拊官軍之背悉銳攻撲大營放砲開槍鳴金擊鼓聲勢極其浩大學啓上帳請道小將自歸元帥以來毫無寸箭之功願乞一千人馬斬將奪旂以報元帥知遇之德國荃道英逆糾衆合犯意求一逞其兵初集銳氣方盛未可與之輕敵俟彼志怠思歸之時方可乘機掩擊如今且以堅守爲上便令諸將分頭督守將軍士分作日夜二班輪流歇息相持至六晝夜敵焰少熄果然槍砲漸稀國荃登壘牆瞭望見敵軍大有情歸之狀乃集諸將發令道現在賊志漸懈有機可乘諸君能出濠一戰否衆將齊稱願往松林學啓二人尤爲踴躍即時號聲吹動壁門大開清軍齊隊出濠學啓選了一匹黃膘快馬高執大砍刀虎嘯一聲飛馳陷陣郭松林李臣典等亦分左右二翼奮勇衝來英王正在營中早膳聞報官軍出仗急同衆王馳至

陣前率兵迎敵。正遇學啓殺進陣來。學啓久在太平軍中。認得這幾個是有名人物。便把大刀舞動。拍馬奔向旂門。輔王楊輔清揮槍來迎。甫經照面。只聽豁喇一聲。輔王手中的槍已拆爲二段。衆王見來將凶猛。都各吃驚。適前隊之兵亦爲郭松林等殺敗。四五萬人馬一齊倒退。國荃親執桴鼓。聲響亮。清軍併力窮追。直至十里之外。方始鳴金收兵。犒勞已畢。學啓獻策道。此城依山濱江。形勢險要。且積米甚多。足支數載。葉芸來規畫守禦。亦頗有軍事智識。若使負固據嶠。殊非硬攻所能破。惟兩面緊靠百花洲。城濠極狹。不過丈餘。若從此處暗開地道。只消數日工程。便可轟裂此城。了國荃從其計。卽命學啓監督開挖事宜。旬日之外。報稱地道造成。一切藥線竹筒俱已安置妥協。國荃傳令大小三軍。准備破城。就將藥線點着。登時巨聲大作。塵土冲天。將安慶北門城垣轟開數丈。學啓乃熟門熟路。首先直衝倒口而入。松

林等率衆隨之。大軍一齊入城。葉芸來督衆巷戰。恰遇學啓沖將過來。即便呼名大罵。道你這附腥慕羶的勢利小人。虧你還有面目。淮城見我。你如尙有一線天良不忘我。往日待你之情切莫傷害本城百姓。我便將首級送你成全。你做富貴奴隸去罷。說罷便自一劍將首級割下。猶能擲到學啓面前。學啓也不覺羞慚。滿面滴下淚來。捧了芸來首級。即便傳令封刀。算將安慶省城克復時。滿清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也。國荃馳驛報捷。曾公大喜。叙述衆將功績。具摺奏聞。忽接清政府贊襄政務王大臣咨文。咸豐已於七月十六薨逝。廷臣已擁其子載淳爲主。國號同治。於國藩弟兄皆有恩賞。以安其心。曾公接奉恩旨。率諸弟望闕謝恩。卽從東流移節。駐安慶省城。居中調遣各路。派鮑超以本部霆軍追擊英王。此時英王自安慶退回桐城。在掛車河地方收集殘兵。立成營寨。劉瑄、林吉、志元二人。本在該處與多軍相持。多

公麾下。有馬卒兩營。步兵六千。並佐領福興。總兵雷正綰等。屢與敵人開仗。斬獲甚多。是日探知英王親來。便與諸將商議道。四眼狗素稱驍悍。目下正當勢敗之時。若不趁此打落水之狗。恐其將來餘燼復熾。我今思得一計。在此爾等可這般如此依計而行。衆將得令。分頭自去。多公即率馬步全軍。擂鼓出營。吶喊搖旂。似有進攻之狀。那邊探報進營。英王命且勿出戰。吩咐衆將依牆而守。劉瑄林進道。今日之勢。戰固難。保守亦不佳。我料會妖既得安慶。必派兵跟蹤追來。若與多妖之軍前後包裹。豈非爲長圍所困麼。況當屢敗之餘。銳氣已墮。一經困迫。必無固心。彼時戰守無人。旣不能潰圍而出。又不能憑壘久持。豈不坐以待斃呢。玉成道。然則如何。而可。瑄林道。不若乘追兵尙未來到。與多妖決一死戰。幸而獲濟。卽可以得勝之師。返攻安慶。不幸而敗。亦可北走廬州。豈非較爲得計嗎。玉成依言。卽令大小三軍。一齊出隊。

把營帳輜重之類。裝在車上。預備走路。勝則東回安慶。敗則北退廬州。大衆得了號令。一聲大炮。吶喊踰壕。吉志元領前鋒。當先衝陣。劉瑋林領後隊。返顧追軍。英王在中軍。以爲兩頭策應。在掛車河西面。列成陣勢。清軍隊裏。佐領福興。手提金裝雙劍。拍馬飛出旗門。厲聲叫道。反賊草寇。死字臨頭。尙不自縛來降。更待何時。吉志元更不答話。挺槍驟馬。直取福興。福興舉黃金鑊。劈面相還。兩騎盤旋。鏘鎗並舉。但見毫光閃爍。一個似雙龍。拿攫半空中。亂掣金蛇。一個如獨蟒。盤旋圈子裏。遍霏銀霧。真是棋逢敵手。琴遇知音。直殺至五十餘合。尙未分高下。參將馬揚鏢。看得技癢。拍動棗騮。駒使開方天戟。刺入金光影裏。大呼酣戰。福興見揚鏢來到。便把雙劍一收。撥騎退歸本陣。看馬參將和吉志元廝鬥。沙場上一條長鎗。一條畫戟。戰個不住。兩邊陣上金鼓寥寥。各自催軍前進。這掛車河南首。有一帶樹林。忽然樹林背後。飛起

幾個火砲。登時塵頭大起。沖出一隊騎馬清軍。却是五馬一排。都用連環鐵搭鉤。成一片馬兵。身上穿的是牛皮厚甲。用桐油浸透。多時以故。刀鎗箭矢俱不能入。頭上戴着牛皮大帽。亦用柏油浸成。渾如箬笠一般。馬頭前面都裝着鋒利鋼錐。揚聲呼哨。逕向敵軍陣裏沖來。這個名爲拐子馬。從前金兀朮屢敗宋人。就是用此陣法。後來順昌之役。爲宋將劉錡所破。這是滿洲蒙古人的長技。卽水滸傳奇上載呼延灼用連環甲馬。大敗梁山於曹州。後爲徐賓鈞鑷鎗法所破。此雖稗官野史。不足深憑。然以彼例。此總是一般的閉話。休多。當下太平隊伍。被拐子馬衝得七零八落。那些馬兵。都執着長柄利刀。自己身上有厚甲保護。不必用心遮隔。只顧向前後左右亂斬亂刺。馬前又列著無數利錐。敵軍逢著便倒。撞著便亡。個個丟旂棄械。望掛車河中。涉水而逃。幸得秋漲已過。河中水勢不深。足短者沒至腰間。足長者僅及腹際。

此時三隊大軍。被清兵隔成兩段。中軍前軍。已爲馬步圍住。劉瓊林落在後面。幾次要想衝圍接應。都被官軍殺退。吉志元爲馬參將。纏住不能脫身。英王身旁。僅存十餘個偏裨。多隆阿瞥見。忙把指揮令旂。交與傍邊一員副將。自己飛馬。擎刀向敵軍大纛。旂下沖來。若論英王的武藝。軍中亦數一數二。實不弱於多公。但自封王位以來。養尊處優。兼之好酒貪淫。雙斧齊下。豈有不斷喪精神。所以英雄之氣。較往年大不相同。見多公匹馬衝近身旁。不覺心膽俱塞。撥馬飛逃。吉志元亦賣個破綻。把馬揚鑣。畫戟架開。偷空跳出圈子。保着英王。在陣雲中攙出。重圍回顧。手下只剩四五千名。所有旂纛。洋鎗。米糧。子藥。失去不計其數。路上不敢停留。迤邐向廬州而去。劉林瓊在高處探望。見英王已潰圍而逃。連忙驅策後軍。亦想跟隨同去。忽聞後面喊殺之聲。一彪官軍。刀矛雪亮。似旋風般殺至。飄飄旂號。正是霆軍。右側樹林之內。

又起一個號砲。多公部將唐桂生率步兵從林中轉出。雷正綰破了英王。亦驅馬隊回身掩殺。瑄林三面受圍。那裏支持得住。手下兵士見進退無路。紛紛赴多鮑軍前乞降。瑄林智謀雖好。武藝却甚平常。與鮑超交馬不滿十合。被鮑公架過銀鎗。輕舒猿臂。揪住腰間絲絛。喝聲來罷。看他毫不費力。輕輕提過馬來。近身親兵。亟卽上前網起。其餘殘兵。見主將已經被捉。料不能逃。齊齊棄械求降。清軍收了降衆。將掛車河兩邊敵壘。放火延燒。多鮑二公收軍相見。命將連環搭馬解開。重賞雷正綰及一衆馬兵。鮑公辭別。自帶本部。霆營押解劉瑄林赴安慶。按瑄林才學頗優。在皖省多年。官軍屢受其害。曾公深愛其材。嘗於諸弟信函中稱之爲瑄翁。及瑄林先生曾遣人勸其歸誠。奈瑄林認清種界限。不爲所動。以迄今日。至以身殉而不悔。抑亦可爲天國之人傑矣。曾公除此巨害。心中甚喜。卽命推出斬首。號令江邊。並發檄促。

多隆、阿追、擊英、主進、規廬州。多公接了檄文，卽率馬步全師，星夜望北追勦。沿途連克舒城、宿松、黃梅等縣，與張運蘭、朱品隆之軍會於旌德、祁門，行抵三河鎮。見李續賓舊時營址，殘壁猶存。此時白骨俱消，只賸得萋萋衰草。淡斜陽照著一堆堆的斷磚零石，多公無限感慨，謂雷正綰道：「昔唐人隴西行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正與這個景象彷彿。」正綰亦嘆息不置。時已炊烟四起，宿鳥歸巢。多軍就在鎮上設立棚帳，暫宿一宵。是夜月色大明，多公飲了幾杯美酒，獨自出營步月，仰觀天上一清如水，並無片雲間着星斗之光明。於白晝多公略識天文，見東南那顆橈鎗星，光彩略減，比從前小了許多。惟西北角上新出一顆慧星，尾如筭篲，竟有三丈餘長。其光熊熊隱約，間似有聲息。多公點音嘆道：「觀此星象，西北其又生兵禍乎？天意茫茫，正不知何時厭亂我輩帶兵之人，實難預卜死所。但食君之祿，忠君之

事也。慮不得許多。閒步了一回。聽得刁斗之聲。已敲三鼓。就回營解衣安寢。次年陝西回子果然作亂。多公奉旨援秦。一挫於商南。再挫於渭北。鬱鬱以終。卽此就是預兆。次日清軍拔隊起程。逕逼廬州。陳玉成、吉志元及其弟應元、占元等。在城南築起十餘座高壘。聯絡守禦。多公督率衆軍。將火蛋、火球、盤空、飛擲、太平軍支持不住。四散奔逃。雷正綰、福興等率兵蟻附爭登守。兵不能抵敵。棄壘而逃。吉應元、正和、唐桂生交戰。忽飛來一個火球。把黃衣燒着。應元要緊。用手去扯。被桂生一刀砍死。清兵破了一壘。又攻一壘。將附城大小敵壘一律掃平。城兵瀕懼紛紛縋城私逃。吉志元素有能名。所部皆粵西舊部。一日同弟占元開門出戰。想爲困獸之鬪。清軍中飛出福興。手挺黃金鎗力敵。二吉毫無懼怯。須臾間金光亮處。占元已中鎗墮馬。志元想爲兄弟報仇。大吼一聲。抵死盤旋苦戰。論到福興的力量儘敵得過志元。但戰

了。幾個時辰。馬力已乏。偶然踏在泥淖之中。一個躡蹤。那匹棗驢馬。忽失前蹄。把福興掀下馬來。志元大喜。連忙拈鎗來刺。忽聽得弓弦響處。一枝弩箭飛來。正中志元右臂。疼痛非常。長鎗落地。急卸策馬回奔。福興已從地上躍起。把絲韁一拎。提起馬蹄。重復飛身跨上舞鏢。緊追志元。逃進城門。不敢復出。原來多公正在旂門督陣。見福興力戰多時。敵將又十分了得。恐有失閃。令雷正綰暗助一箭。正綰剛正拈弓。忽見福興猛然落馬。急忙搭箭上弦。開弓射去。也是福興命不該絕。恰巧射個正着。福興回至陣中。問起原由。亟向多公正綰稱謝救命之恩。清軍攻了二十餘日。那南門垣牆受砲過多。將次坍倒。清軍就從那裏攀磔而登。吉志元爲亂軍所殺。英王趁巷戰之時。帶了幾個隨身護衛。逃出北門。多公整隊入城。搜殺殘兵。賞犒三軍。報捷未幾。即奉清廷特旨。命他入秦。平回平回之事。與此書宗旨無涉。後不復題。却說英

王陳玉成。逃出城關。從者僅存數十名。一路想各處皆有妖兵阻隔。無可容身。忽然想起壽州苗沛霖。近日與他頗有來往。就率衆逕投壽州。原來苗沛霖乃壽郡的老貢生。文才頗優。屢試不第。心怨試官無眼。焚棄筆硯。束閣詩書。因家中極有資財。廣給英雄好漢。只要稍有勇力者。不分賢愚。一概相交。遠近無賴之徒。趨之若鶩。家中食客。共有七八百人。沛霖分之爲三等。凡性情活潑。小有智謀者。爲上客。供給甚優。粗通拳棒。能使刀鎗者。爲中客。供給稍次。一技無能。尙須訓練者。爲下客。供給又次之。沛霖久蓄異志。命其下稱呼多用老先生三字。該郡有一童生。名喚蕭有才。與沛霖相交極密。拜爲老師。沛霖見其善於料事。諸凡與之商酌。從前天國勢盛。全皖陷落之時。沛霖亦佔據壽州。稱爲苗練。和陳玉成兩相勾結。互爲聲援。迨英王勢敗。皖北肅清。沛霖心中驚懼。坐臥不安。又聞朝廷復命勝保爲欽差大臣。視師直豫。此

時已駐紮陳留。離壽州不及百里。恐其移兵來討。就和蕭有才商議。獻了壽州。請派官前往接辦州務。勝公令其繳出軍器。沛霖不從。託言軍務未平。藉作自防之用。勝公知其尙未洗心。但因一波未平。只得姑且寬假。故沛霖雖然歸命而手下練衆依然未散。這日聞玉成從廬州逃來。乃謂蕭有才道。英王與我頗有舊情。今窮困來歸。豈可閉門不納。但恐官軍知之。必責我不應收留敵將。却將如何處置呢。蕭有才道。陳玉成兵敗將亡。無地可歸。故來投奔於我。老先生雖獻州城。但軍械未交。清軍必生疑忌。如今李續宜、蔣凝學等兵駐正陽關。虎視眈眈。伺機而動。若知玉成遁在我處。必來向我索人。我若庇護不交。轉恐爲其所累。據門生愚見。看來收留玉成。實覺有損無益。未知老先生意下如何。沛霖躊躇道。恐彼將來再行得志。懷仇結恨。奈何。蕭有才道。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將他賺進城來。用酒灌醉。縛獻勝保軍前。到是一

件。大。的。功。勞。沛。霖。笑。道。倒。也。使。得。不。過。太。狠。毒。些。但。要。絕。後。患。也。顧。不。得。許。多。了。便。命。從。人。請。玉。成。進。府。相。見。已。畢。玉。成。訴。說。一。番。困。難。情。由。沛。霖。笑。道。勝。敗。乃。兵。家。常。事。何。足。介。懷。王。爺。且。自。寬。心。在。敵。處。盤。桓。幾。時。再。圖。振。作。便。了。玉。成。稱。謝。道。小。弟。窮。困。無。歸。蒙。老。先。生。雅。意。收。留。沒。齒。不。敢。忘。德。惟。在。此。吵。擾。心。切。不。安。耳。沛。霖。道。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們。都。是。自。己。弟。兄。王。爺。何。必。太。謙。只。要。不。嫌。簡。慢。爲。幸。多。矣。二。人。談。談。說。說。不。多。一。刻。家。人。排。上。酒。筵。海。錯。山。珍。十。分。豐。盛。又。請。了。蕭。有。才。出。來。相。陪。彼。此。遜。讓。入。席。玉。成。帶。來。的。從。人。另。有。中。席。排。在。外。廂。蕭。有。才。在。裏。面。的。時。節。已。將。蒙。汗。藥。散。入。酒。中。用。一。把。鴛。鴦。銀。壺。盛。好。內。藏。枯。樺。機。心。只。要。望。左。一。旋。就。流。出。無。藥。的。酒。來。望。右。一。旋。就。流。出。有。藥。的。酒。來。命。伏。侍。的。從。賊。緊。記。清。楚。立。在。旁。邊。斟。酒。玉。成。稱。謝。一。聲。舉。杯。到。口。未。及。三。杯。覺。得。天。旋。地。轉。椅。上。安。坐。不。牢。連。忙。伏。桌。

而睡沛霖低聲道藥性發矣。就可將他網縛起來。有才道。略慢片刻。待他酣睡。沉熟再動。未遲。卽命手下。端整一條繩索。看玉成時。早已鼾聲大起。鼻息如雷。搖之。不覺撼之。不醒。渾同死了一般。衆人就動起手來。登時網縛停當。裝入竹轎之中。用四個壯夫扛起。立卽解出壽州。正是

英雄蓋世今安在。不識賢愚應殺身。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扼要害夜守湖口縣

拔難民偷下南陵城

却說練首苗沛霖。用蒙汗藥酒迷倒了陳玉成。命蕭有才押解就近送往勝帥大營。所有玉成帶來的從人。只得投降。苗練蕭有才到得營門。遞進手本。勝公問悉來由。吩咐領來人進見。有才儒巾角帶。進入中軍。行禮參見已畢。就稟稱英酋陳玉成。率衆來投。苗沛霖不敢容留。謹特縛獻麾下。請大帥軍

令施行。勝公道。苗貢生此舉。其功非小。本帥當奏達朝廷。從優獎賞。爾等靜候綸音可也。有才打拱退出。自回壽州。勝公命把逆賊推來。旂牌得令。到轅門外。抓了玉成。攢入帳前。大眾舉目看時。見他繩穿索綁。好如一隻肉裹餛飩。神智雖清。却是只不開口。勝公冷笑。道：「你這逆賊。當時何等猖狂。可曉得惡貫滿盈。也有今日。實屬可恨。可憐。便和參謀等商議。援翼王石達開之例。吩咐推出。凌遲處死。刀斧手簇擁往外。玉成仍是一言不發。引頸就戮。須臾轅門外。催魂砲響。陳玉成已成肉泥。即將首級傳示各處。以定全皖人心。勝公具疏奏明。清廷降旨。苗沛霖着赦免前罪。賞給五品職銜。無奈這些毫無志向之人。朝秦暮楚。安有定見。所以隔不多時。依然背叛。滿清投入。搶黨卒爲李鴻章所殺。捷報到了安慶。曾公以手加額。道：「四眼狗於諸酋之中。尤爲凶悍。今幸除此巨患。皖省從此安枕矣。正自設賀筵歡飲。忽得流星探馬飛

報。天。國。忠。王。李。秀。成。率。數。十。萬。蘇。杭。悍。賊。不。日。將。竄。江。西。原。來。忠。王。去。年。兵。下。南。昌。爲。鮑。超。所。敗。退。往。瑞。州。與。侍。王。李。世。賢。併。合。後。聞。贛。皖。諸。城。半。多。不。守。恐。歸。路。爲。清。軍。所。斷。卽。日。回。轉。金。陵。當。國。荃。急。攻。安。慶。之。時。忠。侍。兩。王。計。議。道。安。慶。爲。長。江。鎖。鑰。若。再。爲。妖。兵。所。克。大。勢。去。矣。今。曾。左。多。鮑。諸。妖。頭。皆。集。東。流。建。德。一。帶。爲。英。王。大。兵。所。牽。制。江。西。必。然。空。虛。我。若。出。其。不。意。疾。趨。入。鄱。陽。湖。皖。妖。必。震。彼。若。不。救。則。我。必。得。江。西。彼。若。來。救。可。分。安。慶。之。勢。矣。衆。人。皆。以。爲。然。乃。議。定。以。侍。王。留。踞。江。南。往。來。蘇。浙。等。處。忠。王。自。率。大。兵。帶。了。數。千。號。大。船。出。江。入。鄱。陽。湖。另。派。聽。王。陳。炳。文。以。數。萬。兵。圍。攻。九。江。府。以。爲。湖。東。之。師。這。鄱。陽。湖。乃。五。湖。之。一。方。圓。七。百。餘。里。出。口。之。處。水。勢。極。闊。東。爲。九。江。西。卽。湖。口。兩。城。遙。遙。對。峙。堵。堞。相。望。時。九。江。克。復。已。久。清。軍。所。必。爭。者。莫。如。湖。口。一。縣。惟。縣。城。中。祇。有。團。防。勇。丁。八。百。餘。人。且。因。屢。遭。兵。火。雉。堞。

損壞不堪。幸鄂撫胡公早得警報。派吳坤修以團練兵千人。就近來城助守。曾公亦派江長貴帶本部四營。星馳來援。兩軍同日入城。但見牆磚剝落。草蔓長。無可憑恃。亟令軍士趕緊修築。一面授兵登陴。佈置粗完。忽報賊兵已到。馬影橋離城僅十五里。旂章無際。煙竈連綿。望去何止四五十萬人。馬清軍聞敵兵衆盛。皆相顧失色。坤修等正慮兵單。俄聽得人聲嘈雜。城西沖過一隊敗兵。却是清軍。旂幟號衣散亂。器械皆無。忙令守兵下城詰問。却是普承堯所統的寶勇營。因爲湖北敵軍所敗。潰逃至此。坤修乃選精壯。可用的截留五百名。一同給械登城。至下午時分。彭玉麟部將黃翼升率水師千人來到。兵力略厚。天將近暮。玉麟親統水師全軍。自黃石磯來援。衆皆大喜。迎接入城。原來玉麟派翼升動身之後。一路差探子打聽。報稱賊兵將次逼城。而城中水陸守兵。統計不滿五千。玉麟想道。湖口雖一縣城。但江湖血脈。

藉以貫通萬一有失攸關江西大局我雖未奉曾公軍令但利害所關不得不便宜從事即刻傳令全營啓旋入湖故與翼升後先踵至只隔半天當有精細探子來報稱偵知賊將乘夜來攻玉麟督率衆軍分門守望時正十二月中旬天氣寒雨連日天黑如磐夜間陰風怒號燈影慘淡江濤湖水遠遠聞瀕洞之聲望到敵軍扎營之處但見萬盞標燈憑高掩映西風過處一陣陣馬嘶人喊之聲嘈齊盈耳玉麟躬巡雉堞戒勉慰勞遇有偷懶的軍士曉之道你等可知養軍千日用在一朝方今賊至濠邊兵臨城下若守備不嚴必爲賊人所破我水師自青山靖港以來有勝無敗若一個小小縣城尙不能守豈不把從前百戰英名一時喪盡況城破之後自己性命亦難保全何苦貪此半晌之安以誤國誤身哉我此次苦口告誡若第二次巡城再見有打盹晏臥等情立即處斬爾等慎勿以身試令兵勇聽了感畏交并個個雨

立城頭。一無懈色。過了三更。雨益傾注。城頭上水深沒踝。軍士棉衣盡透。寒冷難當。玉麟、坤修等亦不張傘。蓋繞堞巡行。見多半守兵在那裏咬牙打戰。玉麟命取數十斤燒酒。用沸湯溫暖。遍給衆軍。大衆飲了幾杯。頓覺遍體生和。齊聲歡躍。稱謝玉麟。又諭道：爲將當兵。原是最苦之事。我們在內地行兵。尚不過。偶然遇此。殊不知關塞之外。積雪終年。萬里茫茫。並無故舊。那些戌卒。往往有青年出塞。皓首難歸。較諸我們。今日其苦何止百倍。只要以彼例此。自然不覺其勞了。卽取幾件行軍的故事。約略述了一番。又將曾公所著的。不殺歌。令衆守兵同聲唱和。看官這個法子。真是行路守城的要訣。大抵人當勞頓之時。心下必生煩厭。然心下一煩。就要無情無緒。懶於作事。一經高聲唱歌。將那些厭煩之氣。都從口中宣洩。自然行長路不嫌其遠。守圍城不覺其孤了。所以管夷吾囚魯歸齊。恐施伯說魯君來追。就編成歌調。口

授解役。使之沿途唱和。涉水登山。如履平地。不消一晝夜。已出魯境。公子羣追之不及。遂免於難。卽鄉里農夫。當盛暑踏車之際。江湖舟子。當逆風拉篷之時。每多信口作歌。亦是這個道理。曾公所作的十不殺歌。老湘軍人人會唱。既可解脅。從畏懼之心。又可免軍士厭煩之病。真是行營的善法。足以流傳後世的。昔古人善將兵者。莫若韓信。嘗傳其下井陘。時創造象棋。又傳其擊龍。且時造成紙鳶。使軍士憑高放之。上有童子坐而吹簫。其事雖見於佚說。而其理要可通也。閑話休題。言歸正傳。當下不多一刻天色微明。雨亦稍住。偵知馬影橋之敵。已於五更遁去。你道太平兵何以不攻遽退。却因是晚半夜。接著金陵急報。以洪天王忽得暴疾。勢極沉重。恐不測之後。或有爭立之事故。召忠王星夜回京。忠王得了此信。不敢停留。且探知湖口城內清軍已經水陸雲集。料不能遲。便連夜冒雨入湖去了一個極險的浪頭。登時平。

靜。連水泡兒也不見一些。雖作者有此矯揉造作。然亦當時實有之事。玉麟見敵兵無故自退。恐有詭計。卽親率騎馬親兵。出城哨探。直至十餘里外。見敵兵果然遠去。方敢率同黃翼升等水師全軍。遄返大江。吳坤修江長貴亦率兵分道而回。玉麟至黃石磯。泊船已定。適楊載福克了池州。率師來會。玉麟卽到載福座船。見艙中坐著一個書生。儀容俊偉。吐屬從容。正在那裏與載福娓娓清談。看見玉麟進艙。都起身迎接。相見入座。玉麟問書生的姓名。原來此人姓包名信。乃南陵巨家。世代簪纓。資財鉅萬。父名包振雲。是文進士出身。出宰陝西同官縣。極有政聲。叔名包振霄。是武進士出身。曾爲湖南參將。載福在其麾下。爲外委。振霄愛其才。收爲門生。故與包信是世交弟兄。包信少時卽有神童之稱。十二歲已入邑庠。天性孝友。尙有重慶在堂。祖母某氏。年已九十四歲。當天國定鼎金陵。沿江諸郡縣。皆爲所有。惟南陵孤懸。

未附時常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城中居民紛紛挾資攜眷到他鄉客地去逃。生惟包家良田萬頃。廣廈千間。真是生成的土著。不易輕去。其鄉更兼祖母。母親均各年高多病。亦不願遠出。而振雲振霄服官在外。久未回鄉。以故家中男子惟包信子一人。此時南陵四周已都是太平地界。城內未去的百姓。尙有十餘萬人。初時還有米麥可食。到得圍困久了。無可得糧。便各處剝些樹皮。掘些青草。聊以充飢。遺處太平汛地也。開著許多米鋪。但價頗昂貴。每石需銀十餘千文。有力者尙能購置。無力者只得望鍋而嗟。迨樹皮草根等物一概用盡。不得已彼此易子而食。析骸以炊。一日包信探親回家。路經一條小巷。聽得一家屋內哭聲甚慘。側耳細聽。但聞男子勸導聲。婦人抱怨聲。小兒哀求聲。悽慘非凡。不堪入耳。包信心腸素軟。也要流下淚來。不禁推門進內。詰問緣由。却是因有八十餘歲的老母已經餓了。三日僅存奄奄一

息。故。欲。烹。宰。小。兒。以。救。母。命。其。妻。不。忍。致。兒。於。死。地。故。在。那。裏。悲。傷。啼。哭。包。信。聽。了。不。勝。惻。然。自。思。道。當。此。兵。燹。之。時。今。日。不。知。明。日。倘。有。兵。殺。入。城。來。縱。有。萬。貫。金。錢。亦。難。贖。命。不。若。稟。明。祖。母。母。親。趁。此。機。會。行。些。善。事。將。家。中。所。積。金。銀。盡。數。散。給。難。民。以。濟。一。時。之。急。倒。可。救。得。許。多。性。命。豈。不。是。好。主意。想。定。便。對。那。人。道。老。兄。休。得。啼。哭。大。嫂。亦。不。必。傷。心。母。親。專。然。要。緊。但。親。生。兒。子。亦。不。可。忍。心。殺。害。自。絕。香。烟。如。今。郊。外。汛。地。皆。有。米。店。開。張。只。消。有。了。銀。錢。便。可。購。得。米。麥。你。且。隨。到。我。家。待。我。給。你。幾。兩。銀。錢。度。過。一。時。便。了。那。一。家。三。口。聽。了。此。話。齊。齊。跪。在。地。上。如。搗。蒜。般。叩。頭。都。道。大。恩。人。救。我。一。家。性。命。功。德。無。量。包。信。連。忙。扶。起。道。爾。等。休。得。如。此。快。些。隨。我。來。罷。那。人。就。命。妻。子。看。好。門。戶。自。己。笑。嘻。嘻。跟。着。包。信。一。逕。走。到。包。家。包。信。叫。他。在。前。廳。略。坐。自。己。進。入。後。堂。見。過。祖。母。母。親。稟。道。孩。兒。方。纔。回。來。經。過。一。家。門。首。聽。

得裏面哭聲甚慘。孩兒推門細問。却因全家已三日不食。欲將五歲的小兒烹宰充飢。孩兒心中不忍。就勸解了一番。教那人跟到家中。孩兒想來。當此亂離之世。我家廣積金銀。也無用處。不如將來散給難民。留些陰德。乞兩大人作主施行。那包家乃積善之門。兩位太夫人極其仁厚。聽得難民這般困難。早動了惻隱之心。不待說完。便道。既然如此。吾兒快些給他幾兩銀子。叫他切不可殺害小兒。包信遵命。即取了二錠紋銀。送與那人。那人歡天喜地。跳躍而去。包信回進書房。將出入賬目核算。見家中尚存十餘萬現錢。吩咐家人到庫中一齊取出。每日親到大街小巷。散給窮黎。藉以全活者。不知凡幾。後來湖北江西等郡縣。相繼克復。清軍沿江東下。將到池州。凡太平所守的地方。一律嚴兵把守。船隻不通。糧米無從接濟。南陵城外的許多米店。一概關門。莫說無錢者不能得食。就使有了銀錢。亦無處可購貨物。城中十餘

萬飢民。傲傲待斃。包家倉中。本來積蓄數千擔糧米。此時亦將近用完。包信告堂上道。事急矣。若再等一個月。不特我家要作餓殍。而合城巨萬生靈。皆將填於溝壑。孩兒愚見。想悄悄偷出重圍。赴曾帥大營求救。但能援兵早到。擊退賊人。便可共慶更生。了祖母道。兒阿家中別無男子。只有你一人。在此。吾兒去後。倘有些風吹草動。却叫誰人作主呢。母親亦道。現在一路皆是賊兵。吾兒單人遠去。教爲母的怎能放心呢。旁邊一個老家人道。方纔老奴在外邊聽得街坊上紛紛傳說。都道官軍已克池州。那帶兵的將官名喚楊載福。就是二老爺在湖南所收的門生。此去到池州府。不過四十餘里路程。若遇順風。只消兩個時辰。便能趕到大相公和他。是世交弟兄。當面去求。諒無不允之理。待老奴伏侍同往。太夫人但請放心便了。包母無奈。只得收拾行李。打發包信起程。臨行之時。千叮萬囑。一直送至前廳。方始揮淚而別。包信

帶了老人家。出得南陵路上。吊膽提心。好容易行抵江邊。雇好船隻。恰遇東南風大發。梢公扯起滿篷。不多一刻。已到池州。豈知載福克復府城之後。因欲與玉麟商議軍情。卽率水師戰船。回駐黃石磯老營。包信吩咐舟子揚帆速追。直至二十餘里。方纔趕上。老人家遞過名帖。載福最重世交。見是老師的姪兒。慌忙走到船頭。迎進艙內。二人攜手入艙。相讓坐定。叙了幾句寒暄。尙未談到請救事情。正值玉麟到來。彼此通過姓名。包信便說明來意。又將難民凍餒情形。口講指畫。述了一番。因道。晚生奉家祖母之命。特來麾下。伏求早發大兵。救焚拯溺。不勝馨香禱祝之至。載福道。世兄急公好義。不辭遠道而來。重以太師母之慈命。弟敢不唯命自從。況殺賊救民。乃弟分中之事。乞世兄寬留數日。卽當料理軍需。一同啓旋前往。便了。包信躬身稱謝。又道。城中糧食已完。百姓皆析骸以炊。易子而食。盼望大兵。猶如雲霓之切。還求

早。日。興。師。以。慰。民。望。爲。感。載。福。玉。麟。同。聲。道。救。兵。如。救。火。安。敢。多。延。時。日。待。飛。稟。曾。帥。大。營。請。了。軍。令。准。於。後。日。發。兵。可。也。包。信。就。在。載。福。座。船。艙。攔。當。下。楊。彭。二。人。又。談。論。了。一。回。軍。務。玉。麟。自。回。已。舟。是。日。晚。間。載。福。備。酒。與。包。信。接。風。二。人。傳。杯。對。飲。見。包。信。愁。眉。不。展。食。不。下。咽。載。福。慰。之。道。世。兄。勿。庸。過。憂。想。南。陵。一。城。孤。立。賊。中。已。久。當。年。尙。且。未。曾。攔。入。目。下。城。中。富。戶。都。已。遷。徙。一。空。諒。賊。人。覬。覦。之。心。必。然。稍。懈。這。幾。日。中。應。無。妨。礙。世。兄。且。請。暢。飲。幾。杯。以。解。愁。煩。包。信。泣。然。道。晚。生。在。此。飲。酒。不。知。家。中。祖。母。母。親。此。刻。如。何。思。念。呢。載。福。再。三。勸。解。席。散。歸。寢。次。日。接。到。曾。公。檄。文。准。其。往。解。南。陵。之。圍。載。福。卽。率。四。百。號。戰。船。五。千。名。精。銳。水。兵。翌。日。順。流。東。駛。於。路。謂。包。信。道。現。在。繁。昌。荻。港。魯。港。等。處。均。有。賊。人。重。兵。駐。守。弟。所。部。不。過。五。千。卽。能。攻。得。南。陵。亦。無。餘。力。可。守。爲。今。之。計。只。有。將。賊。兵。暫。時。擊。退。城。中。難。民。悉。數。拔。出。重。

圍送往他處。結廬棲息。再謀籌款。賑濟世兄。高明之見。以爲然否。包信道。晚
生識見凡庸。安敢妄參末議。悉聽大帥尊裁。施行載福道。但恐人數過多。一
時未能預備。敢煩世兄。仍乘小舟。先入城中。遍諭各家百姓。教他們把隨身
細軟。收拾收拾。但等大兵一到。立刻動身。方可無誤。事機包信領命。卽帶了
老人家。坐了一隻快船。從小河抄到南陵城內。亟亟先到家中。見祖母。母親。
無恙。方始放心。便仔細訴說救兵已經請到。乞大人作速料理行裝。只恐明
日就要走路的。包母大喜。忙道。孩兒辛苦了。快到書房歇息去罷。行李等事。
自有我們料理。不用孩兒耽心。包信告退向外。卽吩咐幾名家人。速往東西
南北各街。遍諭居民。闔城難民。聞得此信。登時歡聲雷動。齊念救苦救難。不
置。大衆忙忙碌碌。一夜無眠。只盼望救兵來到。真是眼望旌旗捷。耳聽好消息。
此時楊載福統水師戰船。駛抵南陵縣江邊。見沿岸十餘座賊壘。縱橫列

時隔斷城中出路。乃喚偏將富有航吩道：你可持令箭一枝，往上流各處。小河支巷，雇喚民船，不拘大小，都可。總須有三四百號，方穀數用。有航得令，自駕舳板去訖，便令衆軍離舟登岸，列隊江邊，以五百名爲一小隊，或隔半里，或隔一里，在賊壘要路排開，旂旛相望，直至縣城南門，另派一員偏將，騎馬馳往城中，通知百姓，命他們立即出城，但見城門裏面無數難民，扶老挈幼，肩擔手筐，一隊隊絡繹而來，都是鳩形鵠面，菜色堪憐，包信亦奉了兩位太夫人，家人抬着肩輿，同出城關路上，哭啼啼拖拖曳曳，直走了兩三個時辰，方纔過完。恰值富有航催船已到，載福便命左右高聲傳令道：凡年在六十以上十五以下之老幼及抱疾懷孕者，均從水路上，船其餘少壯男婦，在江岸隨同行走，衆百姓聽見有了船隻，恐人多難容，個個爭先恐後，擁擠不堪，有幾個足力不濟的，一經擠軋，翻身墮入江中，當人聲嘈雜之時，各人

要。想。逃。命。休。說。無。人。施。救。連。曉。都。沒。有。人。曉。得。載。福。見。此。情。形。亟。令。富。有。航。督。一。小。隊。在。江。邊。彈。壓。吩。咐。次。第。登。舟。不。得。倚。強。凌。弱。難。民。見。有。官。軍。監。押。方。稍。平。靜。當。下。水。陸。兼。程。行。至。蒼。縣。三。山。夾。等。處。結。葦。而。居。一。種。悽。涼。慘。淡。形。景。不。堪。目。擊。包。信。一。家。自。往。江。西。親。戚。處。暫。住。不。題。載。福。見。難。民。過。盡。正。要。收。隊。登。船。忽。聽。壘。中。金。鼓。齊。鳴。砲。聲。響。亮。數。千。名。敵。兵。開。壁。門。大。呼。殺。來。原。來。壘。中。守。兵。見。清。軍。戰。船。停。泊。亟。飛。報。西。梁。山。郭。品。隆。他。也。是。粵。西。首。義。之。人。天。王。派。他。駐。守。東。西。梁。山。兼。轄。南。陵。繁。昌。各。城。是。日。得。壘。軍。報。信。便。令。該。處。各。壘。出。兵。邀。截。所。以。壁。門。開。處。大。平。兵。冲。擊。而。來。正。是。

羣黎幸作開籠鳥 守將豈容蹊田牛

要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重事權節制四省

奪險要克復諸城

却說楊載福以水師至南陵。拔出難民十餘萬人。正要登舟上駛。忽兩邊壘兵殺出。載福謂左右道。我兵來意原爲救拔難民。今幸如願以償。衆百姓均已去遠。賊若閉門不出。我亦不去掩他。彼既自來討死。難道我們懼他不成。卽令軍士分爲兩隊。列陣交鋒。那載福部下水師。自湘中創立以來。未曾遇過敗仗。兼之新克池州。軍士們銳氣百倍。一聞號令。無不以一當十。奮勇直前。殺得太平兵大敗奔逃。入壘雌伏。清軍掌得勝鼓。緩緩下船。卽時解纜開行。一路溯流上駛。至安慶江邊停泊。載福入城謁見曾公。稟明南陵勝仗情形。並說起沿江一帶。賊人守備甚疏。兵力亦不見強。交手未久。卽時潰敗。似乎有機會可乘。時適國荃國葆俱在座中。卽起身說道。自安慶爲我軍克復長江。上流賊人已無要隘。弟竊聞古人用兵於大江者。自東而西。則勢艱。而功半。自西而東。則事易。而功倍。如吳師道。葉適。輩類曾言之。今我軍士氣百

倍已成破竹之勢。弟等願率本部各軍順流建瓶而下。以期直搗金陵。乞大哥軍令定奪。載福在旁亦極力贊成其說。曾公壯其志。因戒之道。現今賊勢雖衰。但此等悍寇不比尋常匪徒。語云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不宜略存輕視之意。汝等既有直搗金陵之志。宜分爲南北兩軍。沿岸東進。務使聲息相通。緩急可爲援應。方爲妥善。我再調雪琴厚公之軍相輔並進。庶水陸有所倚。凡事總須斟酌。後行不可造次。國荃國葆皆唯唯答應。卽議定國荃率李臣典、蕭孚泗、陳湜、易良虎等從北岸進兵。國葆率劉連捷、彭毓橘、毛有銘、易開俊等從南岸進兵。是時郭松林、程學啓二人已爲新簡江蘇巡撫李鴻章調去。故而不在此。國荃麾下事在後回。茲且慢表。當下計議已定。載福告別回船。國荃等各回已營。料簡軍需預備進征。卽於是夜三更。接到武昌來文。驚悉湖北巡撫胡林翼卒於省城軍次。先是胡公得氣喘之症。屢醫無效。曾公

嘗勸其勿輕服藥。而胡公性情極喜服滋補之劑。參苓茸朮之類。不絕於藥。籠果因膩滯太過。陰不掩陽。竟於八月二十六日薨。逝。曾公得了噩耗。嘆道。水陸數萬人仗胡公以生。以成。今一旦失所依恃。關係殊非淺鮮。又想到同事多年。交情莫逆。不料大功未成。竟先長逝。悲傷不已。事聞清廷。奉旨追贈總督。賜祭葬。予諡文忠。以李續宜補授湖北巡撫。次日國荃等復至曾公營內。提起胡公之喪。曾公因道。爾等與愍烈公皆受潤公提拔之恩。今祇隔一江。理應親往叩奠。略盡微忱。我因軍務在身。不克輕離此地。倘見胡家公子。可爲我道達歉衷。二人領命。就備齊祭筵聯幛。掉舟逕往武昌。吊畢回來。卽辭別曾公。與國葆督率大軍。分南北岸東下。連克廬江縣。泥汊口。神塘河。連漕鎮。東關等隘。軍威所至。勢若摧枯。但地段遼闊。尙須添招兵勇。乃將兩軍駐扎無爲州。國荃回湘募勇。旋奉清廷諭旨。賞給頭品頂戴。曾公亦奉諭旨。

着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並着速飭太常寺卿左宗棠督兵入浙勦賊浙江提鎮以下均歸左宗棠調遣曾公以節制四省責任重大乃上疏力辭且薦左宗棠前在湖南贊助軍謀兼顧數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請明降諭旨令其督辦浙江全省軍務清廷又諭云曾國藩奏謂遙制浙軍不若以左宗棠專辦浙事請收回成命等語具見惻忱真摯有古大臣之風深堪嘉尚惟左宗棠業已降旨令其督辦浙江軍務並准其自行奏事江浙軍情本屬一氣相關該大臣思慮所至諒無不協力同心相資辦理節制一事可以無得固辭旋以左宗棠補授浙江巡撫彭玉麟補安徽巡撫玉麟兩疏力辭巡撫之命公疏稱玉麟素統水師舍舟登陸用違其長且江面太長照料匪易請另簡皖撫俾得仍領水師於南北大局兩有裨益乃以李續宜調撫安徽而以嚴樹森補續宜之

缺。玉麟則改授兵部右侍郎。次年正月初一日詔授曾公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曾公具摺謝恩。且因浙江失守。自請嚴議。並與左宗棠通籌全局。以圖補救。疏入。清廷諭云。曾國藩左宗棠各奏浙陷徽圍。通籌全局。以圖補救。並請調各路兵餉各摺片。當卽降旨均照所請矣。曾國藩自請嚴議之處。前因浙省失陷。已將該督交部議處。毋庸更議。當茲時勢。危該大臣受國重任。惟當與左宗棠同心戮力。以挽東南全局。方爲不負委任。不在區區小節。引咎自責也。浙蘇兩省膏腴。盡爲賊有。全浙所存。尙有湖郡海甯州兩城。又孤懸賊中。獨衢州一府尙可圖存。左宗棠當如該大臣所議。擇要衝徽廣信三府之間。相機調度。以固江西皖南邊防。一俟徽圍得解。調齊各軍。分路進取。浙江按察使曾國荃回籍募勇。卽可到營。該員久歷戎行。與該大臣講求親切。庶足與左宗棠指臂相聯。以期有濟。左宗棠雖經簡放浙撫。一切進兵。

機宜。仍著與曾國藩通籌大局。不可因身任地方。爲職守牽制。稍涉拘泥。曾國藩節制四省。昨又簡授協辦大學士。其敷乃腹心。弼予。郅治。實有厚望。等語。曾公奉諭。卽日修就家書。遣長夫齎往湘鄉。催弟國荃迅速招齊新勇。帶赴江南。國荃卽令原人帶函回覆。稱湖北賊酋馬融和分股竄入辰州沅州。故所招新兵。尙須留湘助守。俟邊防解嚴。卽當遣返。無爲營次。是時衆論紛歧。多以圖浙圖蘇。期效旦夕。曾公力主持。重扼上游。以固根本。不敢爲輕易進兵之謀。亦不敢以未來之事。率爾入奏。清廷以大營久無軍報。乃又降諭云。曾國藩左宗棠李續宜均負時望。卓著戰功。疊經先後簡任督撫。畀以重任。原冀合力通籌。挽回東南大局。前經曾國藩等奏稱克復漕鎮。無爲方冀東征之師。可以直下江南。乃自去冬以來。該督撫等奏報甚稀。幾於月僅一次。而浙省府縣。疊次報陷。蘇省松滬。警報頻來。皖北則苗練與髮逆交乘。圍

穎甚急。朕於該大臣等所陳規畫言聽計從。而該大臣章奏寥寥。南服懽懷殊深。塵念現在。曾國荃是否到營。鮑超進規寧國。是否得手。多隆阿克復桐廬之後。是否進攻壽州。楊載福何時回黃石磯。與彭玉麟並圖東下。著分別速奏。曾公不勝悚惶。卽分條復奏。一曾國荃新募湘勇。因辰沅有賊。留湘防守。已催令二月回營。一進攻金陵。必俟脚跟已穩。而後可圖。進取一穎州被圍。李續宜已派兵赴援。一謀浙宜從衢嚴之間下手。現在左宗棠備齊軍火。剋日進兵。一松滬告急。擬借洋兵防守。並陳奏報甚少。蓋亦有故。一則不輕奏。謠傳之言。一則不輕奏。未定之事。一則不輕奏。預計之說。嗣後擬十日奏事一次。有急則加班具奏。當奉覆旨云。前因該大臣奏報稀至。寄諭垂詢。茲據歷陳所以奏報較稀之故。不欲以未定之事。預計之說。及謠傳等詞。遽行入告。係屬敬慎將事。各路軍營。往往以游移無據之詞。輕率馳奏。本屬近來

軍營陋習。曾國藩自前次寄詢之後。業已兩次奏到軍情。已屬不少。此次擬十日一奏。轉覺近於拘滯。况軍營報奏。原無定期。其疏數之處。本應視軍情之緩急。該大臣仍當毋失常度。力求實濟。正不必變更前轍也。曾公讀過。謂李元度道。主上格外隆恩。曲諒下情。不加譴責。但節制四省。任大責重。國藩以駑鈍之才。安敢謬膺艱鉅。深恐貽譏隕越。爲國家羞。公可爲我擬一奏稿。總當懇切力辭。元度領命。不假思索。一揮而就。曾公閱畢。拱手稱勞道。此疏真誠懇摯。具見大才。但願准如所請。開去此缺於心。方安耳。疏入之後。清廷諭之云。前因江浙軍務。統帥需人。令曾國藩節制四省。以重事權。旋據該大臣奏陳。自受任兩江總督。於皖則無功。可叙於蘇。則負疚良深。并稱用兵之道。貴得人和。而勿尙權勢。貴求實濟。而勿爭虛名。懇請收回成命。當諭令仍遵前旨。節制四省。以收實效。茲據該大臣奏稱。現在諸道出師。將帥聯翩。權

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仍。懇。收。回。成。命。各。等。語。在。會。國。藩。遠。避。極。勢。自。應。如。此。存。心。方。不。至。啓。驕。矜。之。漸。而。國。家。優。待。重。臣。假。以。事。權。從。前。本。有。成。例。會。國。藩。曉。暢。戎。機。公。忠。體。國。中。外。咸。知。當。此。江。浙。軍。務。吃。緊。民。生。塗。炭。我。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憂。若。非。會。國。藩。之。惻。忱。真。摯。亦。豈。能。輕。假。事。權。該。大。臣。務。當。力。圖。攻。勦。拯。生。民。於。水。火。之。中。毋。許。再。行。固。辭。適。值。三。載。考。績。清。廷。舉。行。黜。陟。鉅。典。因。又。下。諭。云。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會。國。藩。督。軍。勦。賊。勤。勞。罔。懈。于。江。皖。地。方。疊。復。名。城。戰。功。卓。著。甄。拔。所。部。將。士。賢。能。稱。職。前。經。簡。授。協。辦。大。學。士。仍。着。交。部。從。優。議。叙。同。時。疆。臣。膺。上。考。者。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四川。總。督。駱。秉。章。二。人。而。已。會。公。見。不。准。固。辭。自。思。道。我。因。力。小。任。重。恐。貽。竭。蹶。之。憂。辭。疏。凡。三。上。矣。若。再。多。瀆。請。人。必。疑。我。矯。情。且。亦。非。臣。子。將。順。之。道。惟。有。從。茲。益。加。奮。勉。

正思想間。忽報國荃自湖南帶新募勇丁。已到安慶。曾公便命請入營中。相見之下。先說了些湘省近日軍情。又將長沙城招勇。東征局籌餉等事。細細述說一遍。曾公亦將屢次恩旨。給國荃細讀。彼此又講些感恩圖報的話。因軍情緊急。國荃在兄營住了一宿。次晨即返。無爲大營。國葆接着。未免把家事營務。兩相訴說。即將新招五營。編爲新湘軍。屬國荃部下。弟兄二人。仍從南北兩岸。分道進兵。國葆軍至荻港。正遇石埭敵將古隆賢。率衆阻路。原來忠王李秀成。探知老湘營全軍駐紮無爲。知有東下之意。便發令沿江各隘。加意嚴防。又派聽王陳炳文。撤回九江城外之兵。與古隆賢各率數萬人。在南北兩岸游弋。如遇清軍。即可阻截。此時古軍恰在荻港白家柵地方。與清兵相遇。國葆取出精細地圖。喚鄉導官詢問的確。乃喚劉連捷吩咐道。白家柵之東。有一林。名爲夾道林。因兩邊極大樹林。夾着中間往來大道。故有此

名。汝可帶步兵一千。多備種火之物。在林中分左右埋伏。預將藥包藥線。鋪排停當。我軍拔營退過之後。賊若追逼。必從此路進兵。俟其過半之後。即將樹林燒着。不必殺出。只在林木深處。放聲吶喊。以亂賊人。便是汝功。連捷率兵。自往夾道林去了。又喚毛有銘傳令道。夾道林正北二里。有一山。名爲幹功山。背後有所平陽。可藏伏兵千名。汝可率本部在彼埋伏。派人登高瞭望。如見夾道林火起。賊兵前隊。必將次經過山坡。汝可突出截殺。也不必困住去路。只要搶旗奪幟。便是汝功。有銘亦往山中去訖。國葆卽令出隊開仗。古隆賢亦率兵出隊。在白家柵空闊之處。兩陣對員。古軍中驍將龍懷珠。高握筆。當先出馬。厲聲叫道。妖衆可識得天兵大將龍指揮否。鼓毓橘大怒喝道。那個認得你這無名小醜。正要拍馬冲出旂門。國葆忙叫道。且慢。且慢。毓橘連忙勒住絲韁。問大帥有何號令。國葆道。將軍出戰。許敗不許勝。我自有的。

計破之。毓橘一聲得令，雙足夾動，坐騎已如飛而出。但見一道銀光挺槍直取懷珠咽喉。懷珠起筆搥架，住問道：「來妖通名殺了，你也好報功。」毓橘通過姓名，抽過銀鎗，又向龍前胸刺來。懷珠也起筆搥，劈面交還。毓橘暗想：「雖然軍令命我詐敗，但三五回合之中，若能刺殺這賊，諒來也不算違令。便把銀槍一緊，雪花燦燦，只望敵將左右兩脅飛來。無如龍懷珠的本領也不甚低。那枝五指開鋒的筆搥，飛舞盤旋，上護其身，則蘇秦背劍下護其馬，則老樹盤根架隔，遮攔力量儘足相敵。戰到八九個回合，清軍陣裏雖不鳴金鼓聲，却敲得甚緩。毓橘不敢再延，便虛按一鎗，大叫道：「本將軍今日身子有些不快，且讓你多活一天。明日再來取你狗命。」一頭說話，一面撥馬加鞭，逕向本陣奔回。龍懷珠立馬，核心哈哈大笑道：「你們這些妖頭，都是不中用的膿包。不消俺老子幾個回合，殺得大敗而逃。快些選有本領的來會俺，若再遲。」

片刻俺老子就要殺進陣來了。國葆命百總李成謀再去詐敗一陣。成謀得令縱馬提刀沖出陣來。和龍懷珠戰上四個回合。成謀氣力不加。拖刀敗走。國葆見成謀回馬。就把令旂望後一指。登時全軍一齊倒退。古隆賢見官軍連輸兩陣。料是真敗。卽擂起大鼓。催督大兵隨後追來。將至夾道林。見官軍正在前面迤邐而行。轉瞬之間。已抹過樹林去了。隆賢吩咐併力速追。走至夾道林當中。忽兩邊林中飛起幾個號砲。樹木一時盡着烟霧。薰蒸大衆。都不能張目。焦木枯枝紛紛飛舞。把兵士燒得焦頭爛額。須臾間。夾道林中。路已被煙火塞斷。太平兵前後分開。不能照顧。又聽得樹林裏面大起喊殺之聲。正不知有多少敵兵埋伏。個個心驚膽碎。奪路而逃。龍懷珠率着前隊。沖出夾道林。行至幹山脚下。前面一隊官兵排開隊伍。阻住要途。懷珠當先突出重圍。毛有銘吩咐衆軍放開一條生路。只顧在兩邊吶喊趕殺。却也斬

獲甚多。古龍二人不復能合兵一處。只得分道各行。國葆收兵回營。連捷有銘都來報功。次日乘勝進克舊縣。又連破敵於三山夾。所有沿江敵壘。盡數毀平。是處有南陵難民數萬餘人。在江邊結葦而棲。析骸以食。光景十分淒慘。國葆見了。心下惻然。特地駐營旬日。派人回安慶稟明曾公。籌集鉅款以賑濟。飢民事畢之後。即日拔隊進兵。又見前面垣墉在望。敵旂高張。却是繁昌縣城。清兵直逼城濠。那小縣的護城河闊不盈丈。水又不深。雖然拽起吊橋。不難褰裳涉水而過。清兵到得城根。取出雲梯軟架。竭力上攻。繁昌雉堞甚低。不消片刻。大軍已四面齊登。城兵開東門而遁。國葆既復縣城。分兵駐守。自統大軍一路進追。直至魯港。與江左英遇於小紅橋。兩軍瀕河列陣。鏖戰數小時。清軍連勝之餘。其鋒銳甚。彭毓橘手執腰刀。隔河躍過。起一個弩箭。離絃之勢。縱至江左英面前。那左英的坐馬新近。選換未曾。臨過戰陣。見

面前飛過一人一個眼。生竟驚惶。駭躍起來。左英控勒不住。倒翻下馬。恰巧毓橋縱身趕到。順手揪住長髮一刀。割下頭顱。攬在手中。重復跳過對岸。把首級交與親兵。揮兵從小紅橋掩殺過來。太平兵軍中無主。都丟鎗去劍而逃。國葆亦催後隊渡河趕殺數里。盡平魯港敵壘。軍至南陵。敵人已聞風先遁。兵不血刃收復縣城。因國荃之軍尚在攻擊西梁山。故國葆駐南陵以待之。再說國荃自分兵後。循北岸直至望城崗。大破敵兵於銅城。甯雍家鎮等處。連克巢縣。含山二縣。聽王陳炳文率衆來爭。兩軍遇於石頭墩。李臣典、蕭孚泗從左右小徑抄至敵軍後面。冒烟突霧。殺入中堅。國荃督陳湜、易良虎從正面夾攻。太平兵潰。聽王身受鎗傷。幾爲陳湜所擒。清軍乘勝進克和州。並不停留。遂撲裕溪口。太平營壘悉破之。前面高峯峻拔。已到西梁山。國荃見形勢險固。知一時難以猝拔。傳令安下營盤。那梁山守將郭品隆聞報清

軍來到大笑道。此處山高水急。形勝巍然。所謂一人守關。萬夫莫當者也。妖兵妄思。自下仰攻。豈非癡想。遂不把軍事放在心上。依舊如無其事。祇吩咐略備弓箭。矢石自己仍和幾個心腹。縱酒尋歡。國荃偵知消息。心中大喜。謂左右道。梁山古稱天險。易守難攻。洪秀全在是處。設立重兵。恃以爲金陵門戶。今幸守賊十分懈怠。防禦不嚴。此天假我成功也。卽令諸將腰挾利刃。身穿着短衣。到四更時分。悄悄爬上半山。直至清軍跳上壘牆守兵方纔驚覺。急忙開鎗堵禦。倉猝之間。如何顧得。周到早被清軍一擁齊登郭品隆。因是夜飲酒過醉。酣臥帳中。前關上已喊聲鼎沸。火勢燭天。伏侍從人慌忙入帳。叫喚。豈知品隆面對裏牀。鼾聲大作。任你高聲呼喚。總然充耳無聞。說時遲。那時快。不多片刻。清兵已殺至後營。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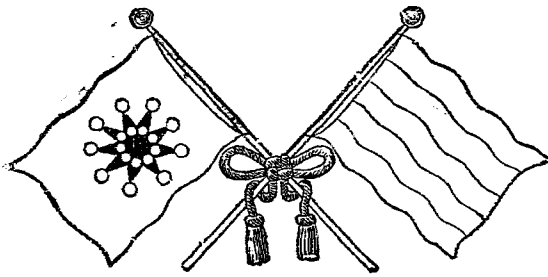
梁山自古稱天險。鎮守非人亦枉然。

欲知郭品隆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洪楊演義第二十八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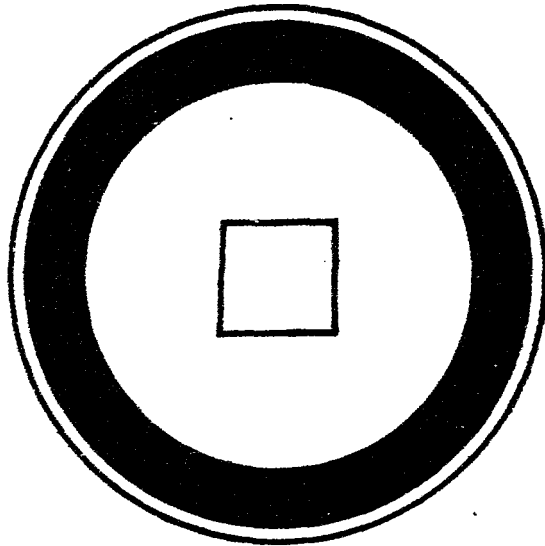
三三

洪楊演義卷四



7.48
9
4

洪楊演義



上海

中華圖書館印行



3 0528 0290 1

洪楊演義卷五

第二十九回

破敵壘結寨雨花崗

驅降衆克復甯國府

却說國荃督率將士乘夜攻上西梁山。半山隘壘已破。守將郭品隆尙醉臥後營。呼之不應。從人聞喊聲漸近。要緊自己性命。不顧而逃。李臣典首先搶入帳中。品隆才從夢中驚醒。倦眼模糊。急忙起問何事。那事字尙未出口。頸上已着鋼刀。登時頭顱落地。血似噴筒。臣典拾起首級。命將營房放火延燒。所有山上兵衆半殺半逃。一個極險要的所在。只消半夜一鼓成功。計浹旬之內。國荃國葆兩枝大軍連克沿江名城十餘處。聲威大振。彭玉麟亦率水師進攻。金柱關國荃率師南渡。與國葆陸軍玉麟水師會於太平府城北。水師力攻金柱關。國荃等率軍疾抵太平。時府城之外尙有太平軍壘二十餘

85748
379
15

#07854

A212340



座壘上都用開花大炮。密如列麻。國荃傳令軍士。以百人爲一隊。半執毛瑟。快鎗。半執堅籐干櫓。皆伏地。獠行。近壘則起立。施鎗。那壘上的開花大炮。只能打得遠處。此刻官軍已逼近濠邊。砲子不能打着。只得將亂石洋鎗。紛紛俯擊。那五十名執籐盾官兵。在前保護。後面這五十名軍士。從籐牌隙處施鎗。李臣典。蕭孚泗。各率本部精兵。支搭浮橋。佈設梯架。踰濠奮勇而登。自早晨攻至下午。北門諸壘皆克。而金柱關之敵。又爲水師牽制不克。來援陸軍。乘間直抵府城北門。城中閉關不及。易良虎率衆當先。擁過吊橋。格殺甕城守兵三百餘名。守將楊祿飛速下城。拚命督兵巷戰。俄見國葆之兵繞城而南。勢將合圍。楊祿不敢戀戰。急向南門逃出。清軍遂克復府城。國荃吩咐軍士不准停留。一路追擊殘賊。繞出三汊河。玉麟在樓船望見。卽將水師分爲三隊。以二隊守險。以一隊攻關。軍士取江邊蘆葦。澆滿菜油。札成巨束。堆積

關。下。縱。火。焚。燒。是。日。適。西。風。大。起。煙。焰。漲。天。都。向。關。門。撲。入。戰。船。上。排。齊。大。砲。乘。勢。猛。攻。立。將。金。柱。關。克。復。並。將。三。汶。上。駟。渡。數。十。壘。一。律。毀。平。玉。麟。另。派。部。將。黃。翼。升。以。戰。船。百。號。水。勇。二。千。分。攻。東。梁。山。這。東。梁。山。的。形。勢。本。不。及。西。梁。山。險。峻。其。上。守。將。名。喚。郭。平。就。是。郭。品。隆。的。姪。兒。平。時。一。應。號。令。全。倚。品。隆。作。主。此。時。品。隆。已。死。西。梁。山。亦。失。人。地。皆。無。可。倚。仗。郭。平。年。紀。尚。輕。胆。量。極。小。聞。得。隔。江。敗。信。早。已。嚇。得。坐。立。不。寧。翼。升。兵。至。江。邊。環。山。仰。擊。洋。鎗。巨。砲。紛。紛。飛。上。半。山。郭。平。魂。魄。俱。消。自。己。將。營。盤。燒。去。率。衆。逃。入。蕪。湖。翼。升。以。水。師。登。岸。追。至。烈。山。適。曾。國。葆。亦。率。馬。步。四。營。從。太。平。進。次。蕪。湖。大。軍。水。陸。會。攻。將。東。西。北。三。面。卡。汎。盡。行。毀。去。易。開。俊。戴。板。執。刀。高。握。中。軍。大。旗。不。避。矢。石。一。躍。登。城。楊。祿。亦。逃。在。此。城。見。開。俊。來。勢。勇。猛。不。敢。近。身。抵。敵。乃。拾。了。一。方。大。石。覷。準。面。門。礮。去。開。俊。忙。亂。之。時。並。不。知。有。人。暗。算。瞥。見。刺。斜。

裏黑光飛至。亟把大旗捲舞。擋去石頭。楊祿見擊之不中。取過梨花鎗。從開俊背後刺來。恰值毛有銘從雲梯奔上。大喊一聲。舉刀就劈楊祿。要想回鎗。招架勢已不及。忙把身子一偏。豈知雙足絆着死尸。一個筋斗滾落城根。城下亂石磷磷。登時跌成齏粉。官軍三路齊登。太平軍又大潰。棄城向南門而逃。郭平失去鞍轡。不能騎馬。落在後面。爲劉連捷所斬。看官若論騎射嫻熟之人。雖光背之馬。亦能行走如飛。但郭平乃紈袴子弟。不過仗着叔父郭品隆。得爲守山主將。教他走狗放鷹。倒是平時慣技。要他騎馬臨陣。自然性命莫保。故郭平一人。雖不足惜。而天國之大局。則從而大可哀矣。閑論休題。當下清軍克復蕪湖。遂進克烈山石壘二座。會師於秣陵關。這秣陵關乃金陵之雄鎮。周圍有二十餘里。中有萬家之市。商賈雲駢。閭閻櫛比。天國於環鎮設壘五座。設卡十二。西南臨江之處。建築砲臺二座。高可四五丈。排列落地。

開花十餘尊。左爲大勝。開旌旗。遙對刁斗。相聞兩處。又皆設重兵。互爲犄角。國荃率國葆等馬步十七營。以陳湜易良虎爲前鋒。疾抵關前。頭隊軍士。都用火弓火箭。攢射入卡內。一時板屋盡燔。濃煙直冒卡中。亟以噴筒汲水。施救。陳湜命砲隊向前。燃砲對卡內轟擊。太平兵驚亂。清軍乘機掩殺。過去立將頭卡攻克。其餘各卡無敢迎拒。相率望風而逃。大軍直逼壘濠。蕭孚泗劉連捷分兵四營。攻江邊砲台。台上亦還砲相攻。孚泗選了一百個精壯死士。許以重賞。命各背負火藥二十斤。從砲路隙處踰濠而前。另派三百個持槍軍士。隨同保護。砲臺守兵見許多清兵。負包冲來。用槍砲劈面打去。豈知那敢死軍士毫無懼怯。直跑至壁壘下邊。丟過藥包。點旺藥線。發一聲喊。各自捷足奔回。百名死士之中。僅彈死了十餘個。可見出兵打仗。全在膽大。越是戰兢兢的怕死。越要受彈中槍。却是一定不易之理。霎時間。兵火爆裂。把兩

座炮臺打得東塌兩歪。臺上存積的許多子彈火藥一經受着激力亦登時炸裂。其聲轟然把炮兵打死無算。清軍見炮台已壞。鼓聲大震。齊向左右殺奔而前。太平兵望前無路。只得逃至江邊。一個個跳下水去。清軍奪獲巨炮十尊。快槍百餘枝。掌得勝鼓回營。國荃見破了炮台。賊人犄角勢失。便命各軍併力攻壘。自辰至申。秣陵關前四壘皆克。此時環要隘盡爲清軍所得。孤關無險可憑。守將陸得喜舉關以降。國荃統軍入關。往各處巡閱一周。見此鎮背戴烈山。面瞰大江。右屏蕪湖縣。左輔大勝關。真乃石城雄鎮。卽令軍士在鎮上駐扎一宵。天甫黎明。各營早餐已畢。立時拔隊繞出三汊河。進偪大勝關。編木作橋。以濟軍士。國荃派李臣典彭毓橘各率五百精卒。捲旂疾行。先伏橋邊。而另派蕭孚泗易開俊等率隊六營。吶喊揚威。搖旂疾進。太平軍懼爲長圍所困。乘夜縱火棄關而遁。行至橋邊。兩下伏兵突出。臣典執刃

當先手斬衝鋒十餘名。毓橋亦從橋左殺入。孚泗開俊等又在後面追擊。太平軍本已心怯棄關而逃。何況又遇伏兵。自然更加狂奔紛紛從橋邊躍入河中。晁水逃命清軍排列兩岸放出打水狗的手段。羣以洋鎗亂石向水中擊擲。死者大半。次日浮尸滿河。波紅數里。立時攻奪大勝關。又分軍乘勝窮追。直至三汊河。是處舊有二壘。近又增築二座。每壘皆以數千兵守之。長濠巨障。互延數里。國荃將十七營馬步分爲四大枝。每四營爲一隊。以一營守護中軍。約定數刻一齊逼濠而陣。易良虎易開俊攻東北第一壘。用大炮打去轟開壘牆數丈。守兵以泥包土袋搶堵口門。良虎率前鋒銳卒冲過長濠。借坍塌牆磚石填脚。蜂擁上登。守兵開槍不及。將火藥傾盆倒下。良虎毫無懼色。依然奮勇而前。忽箭衣角上延着火星。勢將上燔。良虎亟拔出佩刀。把衣裾割斷。左手五指已爲薰灼所傷。忍着疼痛。插刀歸鞘。仍雙手緊握大刀。

奮身躍登壘頂。縱橫盪決。砍倒數十個守兵。守兵望後退讓。開俊催督後軍。乘虛佈梯齊上。守將必志剛揮衆復前接戰。良虎開俊雙戰至剛。盤旋到三四個。照面志剛才架過良虎的刀。而開俊的槍已從側邊刺進志剛措手不及。正中脇肋。死於非命。大衆見主將喪命。一齊棄壘而奔。卽將東北第一壘攻克。良虎督率軍士。毀牆而進。攻第二壘之左。接應劉連捷。毛有銘之軍。這些守兵正在前面竭力支持。忽聞頭壘已失。清兵又從左側殺來。一時軍心慌亂。被毛有銘等攀壁而登。守將蘇強爲把總。武明良所斬。第二壘又克。國荃命連捷等四將率馬步八營。繞壘而南。包圍西北兩壘。守兵見孤立無援。勢將爲長圍所困。乃皆開後壁門。遁入雨花臺去了。當下三汊河四壘亦一律爲清軍所有。大軍就在壘中暫歇。一宵設筵賀功。軍士皆有賞賜。國荃謂諸將道。金陵一城。面面據有重險。爲洪逆堅不可拔之基。今我軍自東下以。

來。勢。同。拉。朽。屈。指。未。及。半。年。已。恢。復。許。多。要。隘。如。金。柱。關。蕪。湖。烈。山。等。處。皆。可。爲。陸。軍。根。據。之。地。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比。諸。攻。安。慶。時。孤。駐。菱。湖。其。難。易。正。自。有。別。諸。君。皆。當。今。豪。傑。蓋。世。英。雄。務。宜。努。力。向。前。擒。渠。掃。穴。俾。得。大。功。速。竟。國。荃。與。有。榮。焉。自。今。歡。聚。之。後。當。與。諸。君。直。搗。金。陵。在。僞。天。王。府。中。痛。飲。耳。諸。將。同。聲。道。末。將。等。得。進。寸。尺。皆。仰。賴。大。帥。虎。威。衆。人。何。力。之。有。蒙。大。帥。諄。諄。訓。誨。敢。不。惟。命。是。聽。談。論。一。番。盡。歡。而。散。次。日。大。軍。進。逼。頭。關。卽。濠。列。陣。時。彭。玉。麟。駐。軍。金。柱。關。聞。國。荃。懸。軍。深。入。恐。爲。敵。乘。急。命。黃。翼。升。分。兵。駐。守。自。率。戰。船。五。百。水。卒。八。千。由。烈。山。駛。近。頭。關。適。國。荃。亦。於。是。日。昧。爽。整。旅。而。來。永。師。於。狂。風。巨。浪。之。中。排。砲。仰。擊。無。少。休。息。子。彈。如。雨。點。般。打。上。關。頭。太。平。守。兵。亦。發。礮。還。攻。但。戰。船。在。波。浪。之。中。往。來。莫。定。礮。子。大。半。落。在。水。中。陸。軍。亦。佈。起。軟。梯。緣。級。而。上。劉。連。捷。持。刀。躍。入。城。牆。把。燃。砲。兵。砍。倒。砲。聲。

頓絕。李臣典等率衆蟻附。爭登立拔頭關。玉麟指揮水師砲艦進攻江心洲。洲有石壘。雙峙屹若堅城。水師飛砲入壘。壘中亦穴牆還擊。戰至日晡。時分水師各挾火具登岸。蛇行蘆葦中。偪壘縱焚。火光燭天。水師乘勝鼓柁飛行。立奪蒲包洲。遂泊金陵之護城河口。國荃由陸路倚護之。驅軍直入雨花臺。安下大營。國荃率諸將乘馬出營。遍觀地勢。卽命國葆率本部六營駐扎三汊河江東橋一帶。傍水築壘。以保西路糧道。是爲規取金陵之始。捷報到了安慶大營。曾公雖然喜歡。但因銳氣過盛。其進太速。深慮爲敵所圍。又蹈三河覆轍。卽與幕友馮樹堂李元度等商議道。去年九弟在安慶時。以孤軍頓於堅城。屢爲敵乘。幸而免敗。我至今思之。猶爲心悸。且百里長濠。大衆公守最易。誤事所謂一蟻潰隄。全河皆決者也。沅弟用兵。往往喜築長圍。自謂得力於堅忍二字。然而此等悍寇。倏興倏衰。其成敗殊難逆料。二公有何高見。

以思患預防。否樹堂道。九帥堅忍之力。實非尋常所能及。但頓兵堅城。兵家所忌。固不得不預爲之計。以鄙見論之。金柱關已得。則陸軍有退步之區。蒲包洲已得。則水師有泊船之所。進退有憑。應可無礙。元度道老帥若猶有遠慮。何不派兵從宵國進攻。以爲遙相援應之計。苟能破得郡城。則西北兩隅皆無阻隔。當可萬無一失了。曾公從其議。卽檄令鮑超張運蘭各率本部大軍。取道徽州旌德等處。進規宵郡。二將得了軍令。剋日起兵。鮑超從東流馳往。與運蘭會師於徽州。合兵一處。直奔宵國府城。宵國守將保王洪容海駐守多年。頗得民心。容海見洪秀全等所作所爲。知不能成大事。便隱有投誠滿清之心。但爲廣德州守將閔天義馬桂功所阻。不敢妄動。此時聞清軍殺到。便與心腹密議道。我欲投清久矣。奈爲馬所制。無隙可乘。現聞清軍已至。抱龍關統將乃鮑超張運蘭二人。皆係智勇之將。不如趁此機會。自詣軍前。

投誠爾等可與我同志否。心腹道：王爺之命小人們無不依從。但赤手而去，不特自己無顏，抑亦被他們所輕視。不若將馬桂功誘引到此，斬其首級，以獻官軍，就可作進見之禮了。容海從其言，一面遣人赴靈營乞降，一面遣人到廣德州去請桂功。豈知桂功適抱病在牀，回書辭却。容海正要率衆獻城，忽報輔王楊七麻子聞得太平軍戰敗，已失抱龍關，恐寧國有失，親率七八萬人飛馳來救，繞城結壘，延亙三十餘里。鮑超得容海乞降之信，即令從人齎書至安慶，稟明曾公，應否准其自贖。尙未接著覆文，俄見探子飛報進營，稱悍酋楊輔清率賊來援，將郡城隔斷。鮑公聞報，即與運蘭計議，分兵爲前後兩隊。運蘭扼扎寒亭，以防南路之敵。鮑超引兵進扎烏沙鋪，相度形勢，先令總兵婁雲慶等設伏於望城岡，仍令總兵宋國永等誘敵守壘之敵軍。果然輕其兵寡，直壓山岡而下。鮑超復令總兵黃慶等張兩翼抄來，伏軍突起。

騰蹕而前。冲敵兵爲數段。參將章志俊等。截斷其後。宋國永揮軍進擊。遇者皆敗。逸出之兵。又爲副都統明興騎隊追及。斃七八千人。遂破望城岡。並將抱龍關一帶。十數座敵壘。悉數毀平。楊七麻子復列隊城根。築壘堅拒。鮑公乃統率大軍。逼壘下寨。輔王遣王超出兵挑戰。清軍營裏宋國永飛馬出迎。更不答話。舉青龍刀直取王超。王超舞戟相還。戰至十餘合。國永把葵花蹬一踢。撥馬望北而逃。王超逞勇追來。不上半里。國永將韁繩略按。那坐馬略緩一步。與王超之馬已將首尾相接。國永大吼一聲。將刀尖倒刺過來。正中胸前。王超翻身落馬。親兵上前。割取首級。國永不轉馬頭。用鞭梢一指。清軍大隊。吶喊殺來。太平兵死傷無數。逃入壘中。嗣後連日交戰。各有勝敗。輔王乃命洪容海。率衆數萬。繞道望城岡。抄襲清軍之後。豈知容海陽爲奉命出城之後。自在孫家埠扎營。按兵不進。七麻子屢敗之餘。亟思一逞。這日分派

各將出大隊於南北兩門。以翼夾攻。鮑公督飭將弁。向各門分進。以婁雲慶當其西。宋國永當其北。自率馬步全軍。在南城迎敵。三路大戰。鼓聲驚天。鮑公揮刀策馬。逕冲敵陣中央。搏門移時。太平旂幟漸亂。返身奔上浮橋。要想入城。被清軍放火焚橋。踰濠截殺。南門既敗。北路西路亦遁。附城諸壘。一概爲清兵盪平。各軍會集於小東門。再圖攻打。王亦收合餘燼。以圖再戰。鮑公率大軍驟進。勢如風雨。銳不可當。太平軍又披靡。一路敗至洪林橋。輔王激勵軍心。忽又搖旂回撲。鮑公令作圓陣。四面包圍。環加勦洗。恰值張運蘭之軍。自寒亭來應。清軍兵力益厚。圍之數重。鎗挑劍剝。太平兵幾無孑遺。七麻子單騎潰圍。匆匆脫去。城內見主將不返。議守議降。紛紛未定。清軍已從洪林橋直入東門。斬薙靡遺。立將甯國府城克復。鮑公又派宋國永追擊敗匪。遂連克甯國縣城。洪容海聞清軍大勝。輔王遠颺。卽率本部賊衆。竟至廣德。

州聲稱鮑軍將次來攻。特地來城助守。城中飛報桂功。時桂功病尙未痊。正慮無人督守。忽聞保王兵到。心中大喜。從前雖與容海有讎。但此時用人之際。前隙盡忘。吩咐快些開門迎接容海。進得城來。一聲號令。手下立時發作齊齊。拔出短刀。奮呼喊殺守城兵。猝不及防。手中皆無軍器。如何能敵。擋只得齊聲口稱願降。容海命立在一邊。不准亂動。自率心腹從人。搶入闕天義府中。桂功聽得喊聲。遣左右出來探問。剛至大門。恰遇容海自外殺入。手起刀落。將探信人斬在門邊。大踏步闖進臥房。把桂功拖下牀來。剝去衣裳。用粗繩網縛。停當數其前罪。手刃之。卽刻傳下號令。命大衆一齊薙髮。城頭豎起降旂。派人請鮑公親來受降。此時鮑公已得會帥回文。內稱保會如果係真心。准其立功自贖。如或意存狡展。卽著移師痛勦。云云。鮑公乃率諸將逕抵州城。衆皆衷甲設弓。以防反覆。到得城下。叩濠安營。容海大開南門。手

執降旂。率衆出城迎接。鮑公命相請入營。洪容海進至中軍。倒身伏地。口稱
洪容海。自拔來遲。死罪死罪。求大帥恩開一面。准予自新。德同再造。鮑公親
自下帳。雙手扶起。說道。足下深知天命。率衆歸誠。况又殺賊取城。立功非小。
超當代求會帥。轉達朝廷。決不追求。已往但請放心。容海連聲稱謝。又獻上
花名冊簿。共有六萬餘人。並呈繳大小太平印三百餘顆。并照九百餘張。及
闕天義馬桂功的首級。請鮑公軍令發落。鮑公命將桂功首級。號令轅門。印
照等物。一律銷毀。其降衆六萬名。挑選精壯可用者。酌留四千。分爲八營。就
命容海統帶。其餘被脅良民。及不願當兵者。令宋國永按名給發護照。川資。
分道遣散。隔不數日。奉到清廷批回。略云。僞保王洪容海。自拔來歸。計取堅
城。著賞給遊擊銜。以示鼓勵。此外如有獻城自贖。殺賊立功者。該督撫及統
兵大臣。卽不准過事苛求。一經奏聞。無不。以自新恩施。立沛也。看官這洪

容海驍勇善戰。本隸石達開部下。後來改隸忠王李秀成麾下。馳驅江皖。屢創官軍。若使至死不變。終必與其餘諸王同殉革命主義。乃容海心一活動。歸命清朝。居然藍頂花翎。官居遊擊。爲清朝堂上將較之。爲囚爲虜。身首分離。豈不大相懸絕。麼然而爲一時一身之計。則果得矣。不知於百年論定之時。其優劣果何如也。閑話休題。當下曾公以寧廣兩郡爲太平必爭之區。不可無重兵鎮守。乃命張運蘭以本部四千入城防守。另命鮑超率軍遊弋。以爲北路活兵。又修書切誡國荃。謹防內外夾攻。斷絕糧道。國荃接了兄函。捧讀數四。緊記在心。忽報忠王李秀成糾集勤王大軍。自蘇州來援。兩軍各用火器對轟。互有損傷。金陵城內亦開太平門。冲出四五萬人。分撲各營。希圖夾擊。清軍憑濠施槍力。能抵止候。補道劉連捷見黃衣騎馬敵將指揮督陣。猛鷲無匹。乃令軍士穴牆潛燃巨砲。對淮該將打去一發。中的。卽乘敵兵

靡亂之際。併力掩擊。立解營圍。正是

金柱關頭方拔幟。石頭城下又鑿兵。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領事報太平確情 何大將破英法中立

却說劉連捷等。殺敗金陵。襲軍李臣典。彭毓橘。亦率兵拔卡而出。馳斬紅衣敵將數名。與連捷之軍追殺敵軍。近二千人。而甯國天將張興。陳壽等。復與城中約會。襲營。易良虎令各勇穴牆施砲。伺敵稍懈。突出擊之。敵兵驚亂。返奔。張興馬失前蹄。爲李成謀所擒。陳壽率敗殘之衆。從東路飛逃。行至江東橋邊。適遇易開俊。點視糧草。回來立馬橫槍當頭阻住。陳壽膽戰心驚。汗流浹背。忙把坐騎加上兩鞭。沒命的跑過去了。豈知那匹馬跑得性起。控勒不住。竟連人和馬跌入江東橋河中。仍不免於一死。倒不如張興之力盡被執。

猶不失爲沙場効命之英雄。後之爲將者亦知以陳壽之死於非命借爲龜鑒矣乎。當下清軍大勝回營。國荃備文赴安慶告捷。曾公據情出奏。金陵大營諸將清廷各論功獎賞。但郭松林程學啓二人乃國荃部下著名之將。如今久未題及。不特作者耿耿在心。諒讀者亦必同生紀念。且滿清中興人物之中。尚有一個偉大漢人未曾出現。殊屬缺陷。總因作者筆墨粗疏。以致顧此失彼。如今且慢慢寫來。當蘇州既入太平版圖之後。忠王便率譚紹洸部雲官陳炳文等。悉力東趨。連下崑山太倉青浦嘉定川沙等處。復派一軍趨入浙東。以期與杭州之軍連絡。而江蘇方面尚爲滿清領土者。僅僅一租與外人之上海及其周圍附近百里之地而已。原來上海地方自從劉麗川等驅逐滿官。欲與太平聯絡之後。各國僑寓之商民教士以及兵官人等。皆知我國之人心思漢。眼前之太平戰事不能與尋常匪亂並視。且見上海附近。

出產繁盛之江浙兩省亦皆在太平掌握不但欺詐敷衍之北京政府已顯見無平亂之能力已若與太平反對且恐第一目的之商務亦生極大阻礙於是各領事會商之後各電本國政府請示方針英政府乃首命上海領事一面宣布中立於上海一面派教士官商各至太平境內游歷考察其宗教風俗如果有自立之精神便向之邀求通商傳教太平政府因宗教之關係與各國民人皆極竭誠接洽商務一項單以出口之絲而論每年有七八十萬包之多而且納稅簡便交易自由各國商民非常滿意至於傳教之士因太平區域內七千萬人已具有信教之根自然更易進行所以各國政府得人民滿意之報告者不一而足茲於英國葭皮書中得一上海領事葉陀之報告即可見其真相特照譯之以供諸君一閱此書發於西歷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在英法已破壞中立與太平開釁之後然而其所言猶如是則太

平之事業。雖完全爲英法砲火所摧殘。而英法之此次戰事。爲功爲過。當自有後人批判之矣。某陀之報告云。

英國在外國之利益。以與支那通商爲最重要。商業之發達。以生命財產之安全爲最重要。而生命財產之安全。恃有強固之政府。此人人知之。滿清之政府。內憂外患。紛至迭乘。一挫於英。再敗於英法聯隊。已無維持秩序。保護生命財產之安全之能力。吾人惟有於此國內。求一能維持秩序之勢力。而扶助之。卽不能扶助。亦不當行自殺之政策。而阻遏之也。此種勢力。吾於太平軍得之。於南京政府得之。人有謂太平無正式之政府。故不能爲政治之勢力者。余不信。十年前太平方起事時。卽佈告爲清政府之敵。其目的在建設一東亞之強國。不但彼布告中主張之。卽清政府官文書中亦承認之。反對太平爲政治勢力之理由甚多。可分爲二類。(一)

根據歐洲政治社會之情形。而不知歐洲與支那相異之點。(一)詆毀太平政事軍事之行動。而不知太平與歐洲相同之點。如評論太平之軍事訓練戰術戰略行政等。均屬第一類。英國革命戰爭時。軍事之行動。與太平軍何異。其攻取各城。何嘗永守。然不聞有祇克林威爾者。十年前意大利棄密蘭城。其行動與太平軍何異。然不聞有謂意非政治勢力者。歐人反對太平。敵重要之一理由。爲太平軍攻城時。蹂躪附近之橫暴。然數月前太平軍至上海時。英法軍之蹂躪。甚於太平也。又一理由。爲太平屠戮之慘酷。不但殺戮滿人。且殘害漢族。然試問法國革命時。恐怖期間中。法人之被殘殺者幾何。歷史家謂法國革命派非政治勢力否。太平軍入南京時。殺旂民甚慘。然此非事實。外人故張大其詞耳。傳聞失實。不足爲奇。如一八五三年。三點會(卽劉麗川等)佔上海時。余在乍浦。聞會匪恣意

屠戮。正與外人劇戰。余至上海一問。則並無與外人有戰事。且僅殺戮一人。乍浦離上海僅六十英里。而謠傳失實已如此。太平戰事報告之不確。從可知矣。所有慘劇。往往起於人民自擾。太平軍猶未到。而老幼男女。已紛紛投河入井。飲鴆伏劍。彼欲自命爲忠義節烈。不惜生命。宵能歸罪於太平。河中往往發現未受傷之尸。此其明證也。謂太平革命之殺人。多於英法之革命。其誰信之。太平所佔之土地。其生命財產。實較清政府領土內爲安全。一八五三年。行強迫兵役制。引起人民之極大恐慌。此制因即廢止。太平軍到處勸人安居樂業。足見其維持秩序之苦心。其軍官皆敢戰之士。雖未必有歐洲之戰術。然其服從命令。不屈不撓之精神。則不讓外人。清軍官長。大半皆畏死胆怯。任用東南之盜賊爲兵。搶劫平民。最爲殘暴。最近教士約翰君。自上海至蘇州南京。留七月。約翰君考察人民所

以離太平佔領各城之原因。謂太平恐敵人混充工商潛入城內。故居民之遷出者。不許復入。然居留於城內者。保護極周密也。約翰君自青浦至南京。旅行一百二十英里之太平領土。未嘗受阻礙。親見人民之安居不擾。至蘇州時。且見紳士有歸附太平者。清政府境內則不然。盜賊橫行。貪官暴斂。余於十月中駛入大江九十英里。目擊官軍擾亂之情狀。太平於支那本部。已佔有面積若干。不能確知。而其軍事之行動。北至山東。南至兩廣。西至四川。東除上海一隅。爲外兵佔據外。皆爲所有。已足證太平爲政治勢力也。其宗教不必論。然於孔教佛教之根據地。忽發生一崇拜基督之太平軍。不可謂非人類史中一至有趣味之現象。此事非外人所得深知。亦非外人所得干預。吾人如爲太平宗教而扶助之。是我人以兵刃傳佈福音也。吾人如爲彼宗教而摧殘之。是我人以武力干涉信教自由。

也。最有關係一事。爲太平對於我人之態度。吾人對於此事。十分滿意。外國戰艦。曾數次馳入太平防禦要地。雖可以行使自衛之權利。然關係中立國船隻。卽任憑自由行動。太平軍對於白旂。常有誤會。然此歐洲休戰之符號。太平軍何能盡知。自不免或有誤會。且清軍往往懸白旂。或英國旂。突入要地攻擊。則雖非誤會。其咎亦在任人冒用旂號之吾國軍官也。一八五三年。余初至南京。自始至最近。上海商人之往蘇州游歷。從無一人受太平之苛待者。平日反對太平之人。一旦身歷其境。受彼優渥之禮遇。而變爲良友者。往往有之。六月前。太平軍攻上海。僅向清軍射擊。遇英軍在清軍之前。卽停止砲火不放。故彼死亡甚衆。而英兵無一受傷者。是役之後。外人至彼境內者。仍受和平優待。不尋報復也。太平對於我人。實有商業交通之願望。或謂其詐而非誠。使得機會。彼卽轉而攻我。此可以

爲俄人法人等言。不能以之詆太平也。英人所受太平之優待。豈僅手段耶。如英國於數年之前。欲助清政府平定內亂。祇須陸軍一小隊。海軍艦數艘已足。今則非有極大之艦隊。二萬人之衆。布置於沿江二千英里之地不濟矣。因太平現勢之所及。南北八九百英里。東西亦千餘英里。英國如與彼開戰。兵費必非常浩大。而沿江一帶。爲絲茶出產之區域。且於商業上之損失亦必鉅。再者英國輸入品之消耗家。大半在彼境內。戰端一開。其消耗力必銳減也。領事某陀致魯塞爾（英外相）伯爵。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即咸豐十一年）天國太平十一年。自上海發。

此某陀之報告書。破除英人反對太平之意見。可謂淋漓盡致。更加英國外交官又連有中立之宣告。然則其海軍大將何伯何。竟不待政府之命令。不向太平宣戰。貿然附和清軍所僱之歐美人華爾白齊文等。率向太平開戰。

的呢。其中原因。說來却甚話長。要而言之。不外乎以下之數端。第一、英法去年攻入北京。所得條約上之賠款。原以關稅爲擔保。祇恐長江流域圈入太平勢力。清政府所得之稅銳減。賠款或受影響。第二、太平境內。禁吸鴉片最嚴。如太平革命成功。則他們毒藥運輸的商人。必受鉅大之損失。第三、外國資本家。可乘機賤購上海租界非租界之地。起造房室。租與避難之華人。若上海一爲太平所有。不但難民知有安居樂業之保護。逐漸還鄉。房租不能居奇獲利。且恐太平之外交家。不如清政府之易與。租界以外。不復能任意掠買。第四、則各國商人。平日爲獨得厚利計。散布謠言。極言太平之野蠻殘暴。如上海一歸太平。將失其謠言之價值。第五、則英國商人至上海貿易。多數以三年爲期。獲利歸國。戰禍延長。恐其不能如願。有此種種原因。遂使僑寓上海之英人。不顧信義。不惜名譽。慫恿何伯。玩弄公使卜魯斯。蒙蔽外相。

魯塞爾。反抗派姆斯頓內閣。及維多利亞皇后之中立訓令。由恭親王竭力運動。便借太平攻近上海租界上之糧食。必致缺乏。商業必受損失。爲詞公然以保護租界向太平攻戰了。因太平絕不回擊之勝利。皇然以乘勝之師加入華爾所練常勝軍之中。長驅直入。至距離租界數十或數百英里。進攻太平。要塞了。當時英法在華之官場宗旨。已定一切詆毀太平之杜撰報告。亦是記不勝記。祇將一八六二年二月上海領事美德斯脫致何伯一書記之於下。便可知其梗概了。美德斯脫者。萊陀之後任也。萊陀因與何伯等宗旨不合。自具前載報告書後。不及數月。卽被調任爲牛莊領事。而以美德斯脫繼之。美氏承何伯之意。故與之報告書云。

嚴守中立。雖爲正當辦法。然此時有不可不注意者二端。其一戰禍逼近。租界之糧食。必致缺乏。其二。如太平軍擾及租界糧食之供給。似自有干

涉之必要。

以此書爲開戰之張本。理由充足。與否。我亦不敢判斷。惟英人果欲保租界之安全者。何不真正嚴守中立。勿與清政府作鬼崇之接洽。則太平無侵犯租界之必要。租界之安全保矣。奈何文明人。竟思不及此。而出此不顧信義。不惜名譽之下策。耶。現在原因既已表明。吾亦不忍於此多費筆墨。仍要回叙那個偉人了。究竟那偉人是誰。作何偉業。正是

生平只爲功名誤。忍倩胡兒殺漢兒。

欲知偉人歷史。請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圍松江太平窺上海

借洋兵李撫破忠王

却說那位偉人。姓李。名鴻章。字漸甫。號少荃。安徽合肥人氏。父名進文。母沈氏。兄弟四人。長兄瀚章。官至兩廣總督。第二便是鴻章。二十五歲成進士。入

翰林在館三年請假回籍贊撫軍福濟及呂賢基軍事福巡撫欲復廬州鴻章乃獻計道廬州本不難取只因援軍太便以致一再不能收復今中丞如志在必得必須先取含山巢縣絕敵救援之路乃能穩取廬州矣福濟聞言大喜卽命之往取二縣不日便皆克復廬州亦隨手攻得於是鴻章始有知兵之名而取功名於亂世之念彼亦竊竊然自期自負矣後來呂死福去安徽日益糜爛鴻章乃歎息回家與三弟鶴章季弟昭慶等細談別緒且話牢騷鶴章安慰了一番乃又進言曰二哥旣立功於當世何不往投滌帥偷彼念師生之誼與一出身之路不獨二哥得志弟等亦可連袂而起了鴻章被他提醒不覺恍然大悟坐待天明卽便獨自渡江逕往江西大營謁見曾帥曾帥見了名刺便笑道少荃至此時纔來我有接肩之人矣只是他的才具雖好可惜火候未到我須有以折之因延滯至半日之久方才命人相請

鴻章等得意。懶心灰。才盼到個請字。只得整衣入內。行近廳堂。略略抬頭一看。只見有許多衣服華麗的人。在彼指指點點。竊竊笑談。他走入堂中。却不見滌師。何在那些。他也不與他招呼。仍向他指點談笑。倒弄得他局促起來。正是左顧右盼。忽聽會帥喚道。少荃爲何你不嫌路遠。敢於此盜賊橫行叢中。跑到這裏來見我。想你沒有不得已處。必不敢如此冒險。阿鴻章整整衣冠。隨聲轉身。意欲上前拜見。不料向西北隅一看。不禁趑趄不前。又把老師的話一辨。不覺大怒起來。你道爲何原來。會帥並無見客的樣子。短衣箕坐。低了頭。却在那裏洗脚。口中還在那裏說些什麼。鴻章也無暇聽了。即便立定身子。抗聲答道。老師既以門生來遲。爲責。又何勞代以冒險。爲慮。早知老師吐哺。握髮之不暇。門生又何敢遠道來干。今日既入函丈。本欲恭叩道安。以盡微忱。奈何脚盆旁邊。祇足爲無知少年拜見。丈母之地。門生何敢。以此

瀆尊幸而自賈餘勇既已冒險而來尙能冒險而去請從此辭十年後再相見也說畢略退一步也不與堂上諸人理會竟掉頭下堂而行忽聞曾帥大笑道少荃好盛氣哉每日洗脚在京時吾屢語汝汝何以此見責耶堂上諸人又皆拍手笑和一舟少荃負氣之聲逼得他愈不能不走怒冲冲抬頭而行正欲出門不料一個醉漢向內直撞而來正與他撞個滿懷他正沒有好氣便舉手把醉漢揪住想給他一頓老拳出出胸中之氣不料尙未動手那醉漢先大聲喝道少荃何如此野蠻豈是欺爲師酒醉撞了爲師的尙欲將爲師毆辱麼鴻章聽了大驚急忙一看方知揪住的是蘿山先生只得忙陪不是在大門口叩安羅澤南將他挽起一同出門至一小酒樓坐定方問他從何而來又向何處而去鴻章訴來意便把方才之事告訴澤南澤南哈哈大笑道少荃何尙未悟耶滌公愛汝才識而嫌汝氣盛故特設此局以磨

勵汝耳。彼正久盼。一如汝之人。可將肩頭重任分卸與之也。鴻章聽了半疑不信。正待發言。忽樓梯上跑上一人向他長揖道。少荃兄。教我好抄會帥。以方才開罪故命元度追來相請。回去陪罪。且細商軍務也。鴻章只得還禮。正欲請教姓名。澤南在旁介紹道。這位是江南李次青先生。做小題八股文。可稱一時獨步。現隨滌公辦理營務。甚相倚重。今次青兄來不啻滌公親來矣。吾們快些去罷。鴻章聽了才同二人下樓。重入大營。只見會帥已盛服在彼延候。從此相見之下。鴻章便在會營參贊軍務。忽忽數年。會屢建功勞。且又將滌師之學識才略。一一親炙領會。惟終以未得獨當一面爲憾。會帥亦知其才可用。每欲相機位置。使之得展抱負。至是而機會至矣。當下江蘇郡縣既已全入太平。惟餘松江上海寶山等處亦甚吃緊。乃有紳士泮馥錢鼎銘等商議備銀十八萬兩。雇一軍艘。公舉錢鼎銘爲代表。掛了外國商旂。衝過

太平砲台。逕赴安慶。曾帥大營乞師。不消三日。已到安慶省城。鼎銘與顧逸馬金濤二人。同往謁見曾公。呈上書函。曾公拆閱之後。放過一邊。吩咐左右看坐。三人躬身告罪。入座獻茶。時適桐城掛車河一帶。正與敵兵開仗。砲聲振地。鼓響連天。顧逸馬金濤嚇得面如土色。坐立不安。鼎銘則談笑自如。神安氣泰。曾公笑說道。軍聲險惡。不慣住營者。無怪入耳。驚心。顧馬二公。既然膽怯。不妨先請回舟。留調翁在此談談。如何。二人聽了。巴不得回船自便。亟卽出座告辭。自往船中去。訖。曾公與鼎銘。重複換茶細談。極贊江蘇各官紳。明於大義。慷慨急公。但獨當一面之才。此時實難其選。且俟具疏奏明。請旨簡派。便了。鼎銘離座打拱道。敝省軍民望大公。祖如慈父母。現在賊焰已逼金山。勢將窺伺。松滬若無兵去救。上海數十萬生靈。又將塗炭矣。總求大公祖造福。三吳迅派勁兵。賢將。盡赴松江。則時雨所臨。豈惟敝省實受其賜。大

局亦與有裨焉。曾公允准，又談了一回會防局的事情。鼎銘亦告辭而別。旋奉清廷上諭，逆賊李秀成悉衆東趨，垂涎松滬。上海兵力不厚，豈能當此大敵。著曾國藩飛催曾國荃將所募湘勇留防安慶，尅日督帶老營八千救援上海。倘曾國荃尙無實在消息，卽著該大臣另派勁兵前往救援。曾公得了廷旨，卽以圖蘇之事商諸國荃。國荃謂金陵爲賊之根本，急攻金陵，賊必以全力援護。而後蘇杭可圖。曾公壯其謀，因以圍攻金陵屬之國荃以浙事屬左宗棠，而以蘇事屬李鴻章。鴻章久欲一試，自然欣然領諾。三才之陣佈而東南肅清之局定矣。是時有總兵李元華者，六安州人，招募兩淮壯士，編成六營，名爲淮軍。其部下名將有劉銘傳、潘鼎新等，馳驅江淮左右，累著戰功。曾公以鴻章才足辦賊，而且淮南風氣剛勁，欲另立一軍，以爲中興滿清之用。乃卽日具疏薦李鴻章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堪膺封疆重寄，擬酌撥數千。

人馳赴下游。以資援勦。俟該員到鎮江後。請明降諭旨。令其署理江蘇巡撫。清廷自然允許。適江蘇紳士厲學潮。又附輪至安慶。催請援師。曾公乃命鴻章。率湘淮軍十五營。乘輪開赴上海。鴻章乞程學啓郭松林爲之部。曾公面詢二將。願往與否。學啓松林同聲道。末將等爲九帥舊部。皆受九帥扶持。提拔之恩。許往與否。須聽九帥號令。末將等不敢自專。時國荃尙在湘鄉。曾公即發家書詢問。國荃覆書云。彼此同爲朝廷辦事。但使有利於大局。雖摩頂捐踵。亦所不惜。違論此二員。上將哉。謹當遵命。曾公閱畢。回書微笑點頭。即以傳示鴻章。李公感激萬分。便將湘淮各軍。挑選一番。凡老弱無能者。一概汰去。共得精壯六千人。編成十二營。麾下大將除程郭二人外。又有潘鼎新。劉銘傳。張樹聲。張樹珊。周盛波。周盛傳等諸人。尅日祭纛出師。順江下駛。是時太平兵已從青浦進取南匯。離上海僅五十里。而浙境平湖乍浦之軍亦

從海塘進攻金山衛。清提標副將黃金友督民團迎戰。連勝於廣陳太平橋地方。太平軍乃仍入浙境。烽火略宵。豈知蘇州慕王譚紹洸率精兵數萬人。從南匯周浦等處。突陷浦東廳。上海縣知縣劉郁膏率民團四百守兵一營。渡浦往援。衆寡懸殊。郁膏被太平兵大隊圍裹上來。手下團兵先潰。遂至敗退。太平兵乘勝跟追。黃旗紅幟。耀於浦東。滬城大震。一日數驚。有力者紛紛雇船遷避。各官紳集議。設立會防局。請英法諸國助防。諭以同仇敵愾之義。在籍刑部郎中潘曾瑋航海入都。面謁議政王軍機大臣。議准此事。而英法自天津訂約之後。與清廷仍敦和好。且其國商民之貿易上海者。挾資甚鉅。亦恐爲久戢所擾。害軍機。領袖恭親王利用此機會。乃向英公使施種種運動。遂有英法干涉太平之事。說者謂清廷之外交史。自始至終。惟此役可稱成功。亦清政府特別之光榮哉。除英法軍願爲效死外。又有美國人華爾白。

齊文感慕華風。願更服色爲中國人民。薛巡撫奏明清廷。賞給四品頂戴。卽命招集廣東宵波人之能操英語者。厚以餉項。計得三千名。逐日教以洋操。訓練成軍。命華爾爲總統。白齊文副之。因其軍多用洋鎗。故名之爲洋鎗隊。又稱之爲常勝軍。會防局既成。曉示遠近。至明年正月初旬。太平軍自奉賢南匯直撲吳淞口。值西風陡發。水師乘潮入歇江。帆檣迷雲。旌旄蔽日。逕趨東西二擺渡。法國水師提督卜羅德、英國水師提督何伯各以巡洋戰艦。停泊於浦南董家渡。登天橋瞭望。見敵船將次近岸。卽發大砲擊之。太平兵船一經受著砲彈。登時破裂。下沉浮尸。遍浦潮水皆紅。太平軍乃在浦東登岸。連築十餘壘於楊家渡爛泥渡等地方。華爾、白齊文約會何伯、卜羅德各帶中外鎗械隊伍砲船。排列浦濱。華爾、白齊文以常勝軍攻撲。鎗砲齊施。子彈如雨。立將太平兵壘掃盪。而慕王譚紹洸尙擁衆數萬人。出沒於廣福林。英

將何伯率戰艦沿浦江西駛泊於門富浜口將開花大砲用轆轤盤上桅尖以測量之法格好準頭對准太平軍施放砲聲響處一個開花大彈從慕王中軍帳上滾下地來擊毀數重營帳彈死幾十個小兵慕王命不該絕是時適在帳後得免於死當下問知緣故吃一大驚想道洋人的鎗砲不料竟有這般利害此地距浦江約有三四十里乃能測算無差不偏不倚這倒是防不勝防之事還是回蘇州去罷便率衆軍回蘇上海防務略鬆時適李鴻章統帶湘淮全軍乘輪駛抵申江旋奉清旨署理江蘇巡撫即傳齊諸將發號施令派郭松林程學啓劉銘傳潘鼎新韓正國等率精兵四千人進南匯縣周浦鎮爲北路之師華爾白齊文率常勝軍三千及英法洋兵自松江進金山衛爲南路之師兩軍相距百數十里聲勢聯絡旂鼓相通中間以二百人爲小隊往來哨探軍情互通消息洋兵行抵嘉定即會參將李恆嵩之軍攻

克嘉定縣。城焚毀。敵糧無算。得戰勝品四五十萬。殺太平兵民二萬餘人。俘獲亦有萬餘。城中兵火數日不息。旋又進規青浦。英法將士環攻南西二門。華爾攻東門。李恆嵩等督飭各隊。并青浦知縣廖秩璋。帶縣中團練。會攻北門。其小西門水道亦經已革提督曾秉忠。派游擊曾毓行等。統帶砲船四十餘艘。在城河堵截。城中悉力拒守。洋兵施放炸彈火砲。攻塌西門城牆十餘丈。衆軍攀堞齊登。華爾左手執指揮鋼刀。右手高擎常勝大旗。當先冲入西城。白齊文率兵繼進。太平軍抵禦力盡。四散奪門而出。投水死者不計其數。陣斬千餘名。生擒三千餘名。俘獲焚燒略與嘉定相似。以後也不必多叙。立將青浦縣城克復。李巡撫得了捷報。正要傳令進兵。忽忠王李秀成率慕王納王等衆二十萬人。自蘇州逕取太倉。該處紳士李慶琛率民團迎戰。大敗於城北吐絲橋。太平兵乘勝進復嘉定青浦等處。洋兵亦潰。忠王見空城無

須佔守。吩咐不得稍停。直奔上海殺來。李撫聞得警報。卽發飛檄。撤回北路之兵。令學啓松林以本部兵扼扎虹橋。營盤甫定。敵兵已蜂擁而來。但見疊疊旂旛。重重劍戟。一片呼聲。喊殺恍如海潮澎湃一般。學啓松林分左右兩翼迎戰。命軍士排成方陣。步步進攻。學啓倒提點鋼刀。拍動銀鬃馬。中軍一聲鼓響。逕向賊陣冲來。左邊納王郅雲官大喊道。大膽妖頭。敢來冲我左陣。難道不怕死麼。學啓更不回言。橫刀砍來。納王起槍架過。覺大刀沉重非常。虎口有些震痛。知非敵手。急忙回馬而逃。學啓刀光捲舞。追入陣中。從左翼攙進中央。適松林亦從右翼冲擊而來。會於敵陣中堅。兩匹馬兩口刀。揮霍縱橫。如入無人之境。官兵亦漸圍逼上來。敵陣既亂。衆王各發馬返奔。學啓等趕殺十餘里。直至北新涇。方始收隊回營。忠王自虹橋敗後。手下仍有十餘萬人。卽由鬪富浜。進攻松江。另分兵一萬名西圍青浦。李撫以松江扼峙。

滬西爲浦江東西要衝。不可或有疎失。乃卽日馳赴新橋。令程學啓等出兵拒敵。屬華爾撤回寧波防軍。與知府賈益謙及李恆嵩等嚴令固守。伺隙出擊。太平兵連築堅壘於府城西門。妙嚴寺土山等處。高排巨炮。晝夜攻城。華爾率領洋槍兵千人。奮呼猛急。進克大張涇敵壘。以通上海往來之路。忠王仍增築炮壘。環合四門。清軍盡括城中大砲數十尊。洋槍千餘枝。環列城堞。對擊兩晝夜。砲不絕聲。太平兵稍稍退遠府城。次日常勝軍三百人。自甯波奉調而歸。與敵戰於鬪富浜。毀其砲臺。城上清軍望見常勝軍旗幟。卽開東門殺出。乘勢夾攻。李恆嵩縱馬提槍。當先督陣。太平兵正在酣戰之際。忽背後有兵殺來。大潰而奔。被清軍擒斬無數。恆嵩會同常勝軍。掌得勝鼓。回城俄接青浦告急文書。華爾意欲親往探看。卽帶左右數人。騎快馬出城。行至青浦。見圍裹數重。勢難拒守。乃回至松江。與賈益謙商議。暫棄青浦縣城。益

謙等皆以爲善。卽於當夜分簡常勝軍之精銳者。銜枚。摘鈴。出其不意。猝破天馬山。由砲路突入青浦城中。盡焚米糧輜重等物。率衆軍竭力死戰。冲出重圍。併力守松江府城。忠王見屢攻不拔。乃派部下據壘。緊圍以牽制。華爾之兵自率譚紹洸。邵雲官。陳炳文等分屯廣福林塘橋。而厚集於泗涇。以攻學啓新橋之營。這新橋離上海縣城只有二十九里。太平兵料清軍難以猝進。增築長濠。欲爲久守之計。李撫親督各軍。深夜疾行。毀其數營。復以劈山砲斃敵數百。忠王命雲官炳文諸將分兵爲十二大支。直撲清軍新橋營盤。蔓及徐家匯九里橋。包過營後。直逼滬城。雲官督攻學啓之營。填濠拔樁。縱火周麾。而呼洋鎗大砲併力死撲。學啓督兵抵敵。初以鎗砲禦之。不及。則擲之以磚石。太平兵尸與濠平。隨斃。隨上勢將藉登。學啓手燃巨砲。乘勢開門。舞動點鋼刀。搶步出營。大呼跳盪。太平兵並不稍却。自辰至申。冲突凡八九

次炳文督攻韓正國之營。亦經正國擊斃數百名。太平兵去而復返。冲突凡四五次。忠王自率大隊踰新橋十餘里。勢且逼城。李撫自統七營往援。分爲三路。參將張遇春等遇敵於徐家匯之九里橋。分路併攻。遇春坐馬中鎗。翻身落地。忽瞥見一個黃衣敵將。騎着高頭駿馬來往陣前。遇春徒步躡去。一刀將敵將砍死。搶過絲韁。一手推落賊尸。左足踏上葵花鎧。奮身一躍而登。重復舞刀拍馬。冲入陣中。都司張志邦將斬取敵將首級。擲入敵陣。太平軍。闐然而退。清軍追至營邊。太平兵散而復合。抵死鏖戰。學啓正國等遠遠望見旌旂。大呼殺出。兩路夾攻。殺敵三千餘名。落水淹斃及解散各數千名。生擒四百餘名。奪獲鎗砲馬匹旂幟數千件。納王郅雲官聽王陳炳文皆受鎗傷。裹創而遁。忠王亦不敢停留。率殘衆西奔蘇郡。次日清軍乘勝進攻泗涇。當將敵壘數十座盡行攻陷。並焚燒營棚三十餘座。其附近廣福林等處敵

軍皆退。松江圍解。滬城防務亦一律解嚴。李巡撫回駐大營。衆將紛紛獻捷報功。英法各國領事亦來道賀。李公置備茶點款待而去。當湘淮軍初至上海之時。洋人見衣冠樸陋。輒譏笑之。李公謂部下道。兵貴能戰。豈在華美。如但求甲鎧鮮明。旂旛輝耀。而臨陣卽走轉爲敵資。亦安用此華美爲哉。待我一試。看彼再笑也不笑。及是役大獲全勝。洋人始服李撫之英偉。翕然聽命。李撫卽日具疏告捷。並附片陳明防助洋兵之難恃。舍滬赴鎮之非便。蓋當時清廷議論以鎮江爲南北樞紐。擬以圖蘇之軍。扼扎金焦地方。從江陰福山以規蘇常。尙未成行。適蘇紳雇輪來迎。李撫乃逕抵上海。此時量度時勢。以赴鎮爲非計。覆旨允之。遂不復議移師鎮江矣。李撫正與弟鶴章在營議論軍情。忽接周浦守將劉銘傳。潘鼎新稟報。稱南匯踞賊吳建瀛。劉玉林屢次遣人乞降。願獻縣城爲贄。請令定奪。李撫卽令鶴章前往察看虛實。原來

侍王有一養子名喚李彤。本是屠犬者之子。世賢愛其容貌。以五十緡買之。此兒年方三歲。卽雇乳媪哺養。十分鍾愛。及忠王率兵東趨。此兒亦隨帶在營。是年己十五歲。羣稱之爲小侍王。時率精兵三萬。踞守金山衛。建瀛。玉林。每受欺凌。畏其勢不敢與爭。陰有投清之意。適銘傳等督大軍。從杭頭新場。進逼南匯縣城。建瀛等乃修懇切降書。遣心腹齎赴清軍大營。銘傳不敢自專。立刻具帖稟明李公。李公派鶴章馳赴周浦。派鼎新等分帶兵團。直抵城下。見城頭已高懸降旗。賊衆萬餘。盡行薙髮。吳劉二人率衆大開南門。焚香跪道而迎。並呈繳符印兵器數千百件。大軍整隊入城。重復出榜安民。李彤方在金山。聞南匯投誠。令部下悍將吉慶元。率兵萬餘來爭。以手書縛箭竿上。射上城頭。建瀛等隨同署縣鄧賢芳。卽率降衆出濠迎敵。降衆蓄憤已久。不待太平兵列陣。步馳馬驟。一齊望敵陣冲來。劉玉林拍馬當先。正遇吉慶

元慶元大喝道。忠王待你不薄。你爲何甘心變妖。快些下馬。自縛。尙可將從前之功。免你死罪。若再執迷不悟。抗拒天兵。可曉得被擒之後。點天燈的利害。麼。玉林怒喝道。你這忘八羔子。休得口出大言。你那小侍賊。恃著伯父老子的勢。屢次欺侮俺們。你這狗頭。亦助紂爲虐。今日仇人相見。分外眼睜。狗頭。休想逃命。把手中大刀。一起劈面砍來。慶元舉雙刀。急架忙迎。建瀛亦從後面飛馳。趕到起手中。三股鋼叉。橫腰攔截。過來三馬交盤。刀叉互擊。究竟雙拳難敵四手。被玉林架過雙刀。一個蘇秦背劍之勢。當頭砍下。慶元急望右邊躲閃。那隻左臂已被大刀砍下。建瀛加上一叉。已被分爲兩段。鄧大令見前軍得勝。敲動鼓聲。清軍乘勢掩殺上來。太平兵又大敗。都拋戈棄械而逃。清兵追殺三里。方始回城。敗兵竄回金山衛。報知李彤。小侍王大怒。拍案叫道。氣死俺也。俺與吳劉二妖誓不兩立。卽親率傾壘之軍出隊。直撲縣城。

並。函。約。川。沙。守。兵。分。道。並。進。正。是。

降。敵。却。因。私。憤。起。復。仇。又。合。大。軍。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趙景賢竭力守孤城 熊得勝計窮降敵國

却說小侍王統領大隊。並糾合川沙守兵。分攻南匯縣城。衆軍盛怒而來。勢如驟雨。劉銘傳見殺了吉慶元。早料小侍王必來報復。與潘鼎新商議。如此。如此。鼎新稱善。引兵自往北蔡去了。此時見敵兵殺到城下。劉銘傳督建瀛。玉林等登陴固守。太平兵幾次撲城。皆爲守兵用洋槍擊退。攻至日晡時分。忽南路喊聲大起。旂號飄揚一枝。清兵從背後殺來。一員督陣大將銀袍白馬。手捧令旂。正是潘鼎新。銘傳在城頭望見。傳令放開南門。帶三千精卒。殺過吊橋。太平軍圍攻半日。其氣已懈。被清軍前後夾攻。登時大潰。小侍王身。

中槍子策馬飛逃。銘傳鼎新合兵一處。乘勝窮追。直抵川沙廳。卽時收復。柘林。小侍王回至蘇州。見了秀成。哭訴身傷兵敗情由。欲求添兵泄恨。忠王道。目下蘇妖統帥。不比從前。李妖頭詭計多端。兼有洋兵相助。我軍屢爲所敗。實堪痛恨。姪兒且往後營將息。待伯父與你報仇便了。小侍王收淚叩謝而退。秀成正欲發兵。忽接到浙江堵王黃文金來文。稱湖州防守甚嚴。久攻不克。現聞左妖頭新放浙撫。將次興兵。恐久頓堅城之下。反爲所乘。請速派兵來浙協攻等語。秀成便命譚紹洸率本部粵西老軍四萬五千名。從宜興入太湖。與文金合。原來忠侍兩王。自去歲攻下杭州。自己反略江南。分派諸王分取浙東西郡縣。凡浙屬十一府州。已下其九。祇存衢州湖州兩府。而衢州交界江西皖贛之兵。得以互相兼顧。惟湖州孤懸無援。圍攻已久。此城全賴西北依叢山。東南多水道。形勢險固。可守。兼有清記名道趙公景賢。搆拄城。

中。因。此。尙。未。陷。落。侍。王。命。堵。王。黃。文。金。率。衆。十。萬。自。嘉。興。平。望。來。助。築。壘。各。門。力。攻。甚。急。趙。公。督。率。都。司。李。桂。材。同。知。蔣。羅。堃。廩。生。李。調。元。等。登。城。堵。禦。晝。夜。無。眠。城。中。守。禦。之。方。命。衆。將。各。司。其。職。以。李。調。元。主。文。牘。李。桂。材。掌。軍。械。命。千。總。熊。得。勝。司。糧。餉。井。井。有。條。一。絲。不。紊。趙。公。將。家。中。所。有。金。銀。器。物。一。概。充。費。犒。軍。另。派。鄉。望。素。孚。之。紳。士。往。雙。林。南。潯。各。巨。鎮。遍。勸。殷。富。之。家。捐。輸。餉。項。時。太。平。兵。尙。在。長。興。離。府。城。約。有。一。百。餘。里。趙。公。分。遣。諸。將。扼。扎。城。外。要。害。地。方。隔。了。三。日。太。平。兵。大。隊。連。撲。同。心。橋。適。清。道。員。蕭。翰。慶。率。楚。軍。在。浙。連。克。石。門。桐。鄉。兩。縣。聞。湖。州。緊。急。率。兵。倍。道。來。援。行。至。同。心。橋。正。遇。太。平。前。鋒。豫。天。福。容。海。飛。馳。殺。到。翰。慶。就。命。軍。士。在。橋。南。列。成。隊。伍。抵。拒。敵。兵。翰。慶。橫。鎗。立。馬。獨。當。橋。心。但。見。旂。纛。連。綿。漫。無。涯。際。太。平。兵。漫。山。遍。野。而。來。容。海。高。舉。三。尖。兩。刃。刀。坐。騎。背。後。撐。着。一。方。大。旆。紅。綢。金。字。繡。著。先。鋒。豫。

天。福。字。樣。須。臾。冲。至。橋。邊。見。清。軍。拒。住。對。河。亦。在。北。岸。排。開。隊。伍。咨。海。當。先。拍。馬。奔。上。橋。來。登。時。長。鎗。大。刀。戰。在。一。處。都。司。李。斌。彪。千。總。王。楚。才。吩。咐。衆。軍。隔。水。施。放。鎗。砲。敵。衆。亦。憑。河。還。擊。鏖。戰。逾。時。未。分。勝。負。堵。王。黃。文。金。率。後。隊。繼。至。揮。兵。從。橋。西。水。淺。處。渡。河。抄。至。清。軍。背。後。殺。來。將。翰。慶。等。困。在。垓。心。翰。慶。馬。腹。受。傷。急。飛。身。躍。下。棄。鎗。拔。劍。徒。步。格。鬥。但。見。劍。光。明。處。紅。雨。橫。飛。太。平。帥。蕭。全。頭。已。落。地。無。如。苦。鬥。過。久。劍。鋒。缺。折。不。堪。使。用。翰。慶。手。刃。敵。兵。十。餘。名。力。竭。而。死。李。斌。彪。亦。同。時。被。殺。王。楚。材。率。兵。力。戰。冲。出。重。圍。至。湖。州。城。下。收。集。殘。卒。三。千。餘。人。奮。勉。殺。敵。毀。其。三。營。趙。公。派。兵。接。應。入。城。堵。王。並。不。圍。攻。率。衆。退。駐。平。望。築。壘。二。十。餘。座。這。平。望。鎮。爲。浙。屬。之。嘉。興。湖。州。蘇。屬。之。吳。江。縣。三。路。總。匯。之。區。堵。王。於。沿。河。六。里。橋。梅。堰。等。處。徧。築。堅。壘。密。釘。排。椿。並。用。巨。索。鐵。練。橫。貫。驚。脰。河。中。扼。險。以。阻。江。浙。之。路。趙。公。謂。知。府。吳。庸。

道平望雖係小鎮。却關兩省來往之途。今被賊人所踞。不特信息難通。且糧運亦甚形不便。必須驅之出鎮。湖防方可稍鬆。未知老公祖有何良策。賜教須知。該知府既名吳庸。自然是無用的庸材。那裏能畫策。便答道。兄弟自有生以來。軍旅之事實未之或聞。況驚恐之餘。方寸已亂。安能妄參末議。總求老先生大裁。號令施行。兄弟仰聽驅策便了。趙公知吳太守乃膽怯之人。說也無用。便起身告辭出署。回至公館中。傳齊諸將及民團練長鈕家福等。吩咐修造砲艦槍船。剋期進戰。連破太平兵於亭橋馮家橋等地方。毀其沿河兵壘。容海率精兵萬名。從北路來援。趙公捲高袍袖。親執桴柁。正在鑿鑿擊鼓之時。忽然飛來一個砲子。打中頭上。大旗其聲隆隆。左右親兵無不面容失色。四散避逃。趙公神色自如。依舊鼓聲不絕。見李桂材與容海戰至二十餘合。仍然高下未分。乃派廩生李調元練長鈕家福帶五百民團。都用鳴

金爲號。從左側小路兜抄。直至敵軍陣後。衝擊而來。容海正在酣戰之際。猛聽得本陣上一片鑼聲。只道是鳴金收隊。回頭一望。被桂材架過三尖兩刃。刀一槍直刺咽喉。容海剛剛回過頭來。見眼前一道銀光槍尖已到那阿呀的呀字。尙未出口。已從馬上挑下地來。清軍陣上鼓聲大震。槍砲矢石紛紛劈面打來。李調元等亦率一衆民團橫貫敵軍。而出敵衆死傷無算。靡亂狂奔。次日趙公更統諸軍分途進戰。命李桂材蔣羅堃率兵二千。從北路出鴛脰湖。李調元鈕家福率營兵八百名。練勇一千名。從南路出六里橋。另派王楚材統砲船百號。駛入湖中。都用利錐鐵鑿。將巨索鐵練。悉數鑿沉。堵王聞清軍幾路進攻。乃調兵二萬餘名。兩路出迎。水陸清軍槍砲齊轟。十分奮勇。太平兵不能支。紛紛潰敗。羅堃陣斬敵將三名。各軍俘獲亦近三千餘名。王楚材亦以戰船水勇。冲入沿湖敵營。用火繩火蛋。延燒帳棚。湖邊地闊風狂。

兩旁又多蘆葦之屬。火勢猛烈。紅光迷天。連毀二座水營。太平兵見火焰逼灼。無路可逃。都紛紛撲入湖中。幾乎無一脫逃。趙公復添調楚軍之在近界者。會攻平望。其湖屬之南潯、雙林、晟舍等鎮。所有練勇鄉團。亦各合衆助力。悉受調度。趙公乃密爲布置。令由鶯脰湖畫眉橋進兵。派李桂材從東路攻敵卡。李調元從西路撲敵濠。銜枚疾走。以必破爲期。桂材兵至卡邊。卡兵竭力堅拒。從木柵縫中。施放快槍轟擊。清兵中彈者無數。衆皆辟易。不敢上前。桂材肩昇開花大砲。手挽架車。從槍子如雨之中。直抵卡前。離卡不及半里。將巨砲置於架上。從容不迫。格好準頭。立時扳動火機。一聲猛響。把敵卡木柵轟去半邊。桂材拔出短刀。招呼部衆奮力向卡內冲來。守兵見柵門已破。知不能當。齊向老營退去。東路遂先報捷音。調元亦率衆踰濠。距躍而登。守兵以矢石灰瓶紛紛俯擲。調元毫不懼怯。揮刃而前。敵兵棄壘而奔。趙公率

各路團軍揚旂繼進。直追至堵王老營。軍士又搬石填濠。拔去幾重鹿角。大刀闊斧。搶入營中。堵王見險要盡失。料難踞守。卽開壁後營門。向嘉興一路而去。清軍將平望鎮克復。大軍會師於米市湖。各鎮鄉團自由練長帶回本鄉防守。趙公督軍高唱凱歌。整隊回湖州府城。是時甯國廣德之太平兵。聞黃文金屢爲湖郡防勇所敗。乃糾合大股。從安吉孝豐等處。攻入浙境。圍攻郡城。趙公適從平望回來。見太平兵由杭坊港來撲。並分股犯青銅門橋。另有騎馬兵隊。攻入楊家莊。更由奚家莊西。分撲清營後路。並用砲船直犯西門。趙公分派諸軍。按途迎敵。各軍大勝之餘。士氣百倍。各路又皆奏捷。太平兵受傷落水者。不計其數。次日清軍追至龍山。復獲大捷。斃敵千餘名。蔣羅堃經過半山。見山坡下有一黃衣敵將。騎馬狂奔。羅堃在山頭大喝一聲。好似半空中起一個霹靂。那敵將吃了一大驚。抬頭仰望。羅堃乘勢跳下山坡。把

他長髮揪住。拖下馬來。兩旁敵兵見羅堃單身一人。要想上前搶救。羅堃拔刀不及。就把那人的身子當爲兵器。舉起雙足橫掃過來。恰巧把他的頭顱撞在敵衆刀槍之上。登時鮮血腦漿濺得敵兵滿頭滿面。羅堃左手擎人。抵敵右手。掣出腰刀。比及那死尸削折。殆盡腰刀已經出鞘。李桂材鈕家福率兵亦從徑路抄來。殺退敵兵。救出羅堃。合兵連破屯扎後山敵衆。其別股由仁廣山來攻者。亦爲李調元王楚材所敗。遂焚毀各路石壘。力解城圍。太平兵仍退回廣德州。時全浙地方僅餘湖州一城。久攻不下。故堵王備文赴蘇州。乞秀成添兵協助。秀成派譚紹洸率兵十萬名。至浙江相助。紹洸領命。星夜馳赴嘉興。堵王接着。心中大喜。重復整飭軍容。星馳電掣。直奔湖郡。殺來約計新舊兵將。共有二十萬。連營四十餘里。將府城圍裏一重。公文糧餉一概不通。趙公激勵諸軍。伺隙出擊。每戰輒捷。殺敵多名。敵兵畏憚。聲威不敢。

近城逼攻。惟遠遠扎營。緊困。自新春困至嚴冬。幾及一年。城中米糧將盡。總司糧餉員熊得勝。特來稟知趙公。稱倉中祇存七日之糧。目下四路皆兵。無可採買。不如收括民家之米。充作軍糧。以救一時之急。大人以爲如何。趙公連忙搖手道。不可。不可。守城之道。全仗民心。民心一變。事將不可爲矣。況百姓亦同此受困。多時家中安有積存之米。若加收括。徒擾閭閻。糧米仍不可得。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事斷不可行。得勝道。然則七日之後。計將安出。趙公慨然道。守城之義。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幸而大數未絕。彼時自有機緣。果而糧盡。援絕。計無復之。亦惟有一死以報國恩耳。我家自去年至今。積有租米三百餘石。今當悉數充公。也可度過幾日。再寫榜文。告諭居民。如有積穀之家。願充兵餉者。俟將來解圍之日。給償優價。諒來無不樂從。卽命家人把歷存倉穀。盡數運至軍營。只留十餘石爲全家日食之需。召集男婦老幼。諭

之道。現在圍城之中。生死尙不可知。若軍士一日無糧。就要登時譁潰。我家爲郡中巨族。世受國恩。理應毀家紓難。今留下白米十石。如若照常造飯。勢必不敷。爾等可每日啜粥三餐。只求不致餓死。便是大幸了。家人唯唯答應。趙公自己亦與衆人同甘共苦。所以士皆効死樂爲之用。城外攻擊雖猛。城上守禦亦嚴。一日晚間。太平兵在青銅門外。用竹木支成高架。俯窺城中虛實。並以落地開花。更番轟擊。把南門城垣打毀三丈有餘。旅帥周接。四率衆踰垣而上。練長鈕家福。正守南城。亟督團丁。拚死搶堵。以小火藥包。燃線亂擲。燒死敵兵百餘名。趙公聞信。率李調元。蔣羅莖。從東門馳至。揮衆負泥搬石。填塞缺門。相持至三個時辰。接四負創退去。趙公吩咐軍士。修築堅完。小心守望。自己下城回公館。日夜籌商解圍之策。熊得勝。屢次聒公。搜括民家米糧。趙公堅執不允。得勝見不用其言。心中怏怏。頗有怨望之意。私率幾十

個無賴勇丁。沿途搶奪米麥之屬。重價售於富家。得利之後。按股均分。并以收米爲由。率衆攔入民家。恣行勒索。有不遂其欲者。則叱弁兵非刑吊打。民不堪命。訴諸紳士嚴嘯巖。嘯巖據情告知吳太守。吳庸非但自己不敢究辦。並不。敢。告。訴。趙。公。且。囑。嚴。紳。隱。秘。其。事。不。覺。光。陰。荏。苒。早。已。冬。去。春。來。所。有。城。中。積。米。一。概。將。完。守。兵。每。日。僅。以。饘。粥。三。餐。餬。口。而。外。援。仍。隔。絕。不。至。趙。公。但。以。忠。義。勉。勵。其。下。軍。士。皆。感。激。流。涕。誓。以。死。守。仍。募。敢。死。壯。士。夜。縋。砍。營。斃。敵。極。多。至。正。月。將。盡。熊。得。勝。見。民。間。脂。膏。已。完。無。可。搜。索。乃。陰。生。變。志。糾。約。心。腹。數。十。人。暗。修。降。書。從。西。門。城。隅。射。入。敵。營。約。於。初。三。晚。間。獻。門。小。兵。拾。得。呈。進。帳。中。慕。堵。兩。王。一。同。拆。閱。大。喜。道。趙。妖。頭。守。禦。之。堅。實。爲。他。城。之。冠。若。無。內。應。斷。難。破。得。此。城。今。何。幸。有。此。機。會。真。俺。太。平。天。國。之。福。也。便。傳。下。號。令。准。備。攻。城。到。了。初。三。黃。昏。時。分。熊。逆。弁。托。名。巡。門。帶。一。衆。心。腹。將。

西門開放。太平兵已在外等待多時。見城門開處。發一聲喊。一擁進來。李調元正在城頭督守。聽得下面喊聲。情知有失。飛速抽身下城。見敵衆已擁進千餘名。周接四頭裹紅巾。手提利斧。當先領隊。調元急從黃沙街轉出。攔頭巷戰。與接四殺在一處。須知調元乃文墨之輩。雖然身材健壯。有些膂力。究竟武藝有限。無非仗著一股忠憤之氣。轉輾苦鬥。那裏敵得這些能征慣戰之人。被周接四攔腰一斧。早已送他歸天。熊逆奔久在湖城。路途極熟。率衆往各條街巷。放火焚燒民房。紅光四起。號哭盈天。此時趙公早得消息。要想督兵巷戰。回頭見各路火光。知難挽救。長歎一聲。忙解下腰間絲絛。在敵樓自縊。蔣羅堃、王楚材、鈕家福、李桂材等。均死於亂軍之中。知府吳庸。聞得城陷。吐出一口清痰。嚇破膽衣而死。太平兵因苦攻一載有餘。傷折甚多。蓄着憤恨已久。破城之後。殺戮甚慘。譚紹洸、黃文金統後隊入城。卽忙下令封刀。

潮州百姓已吃苦不淺了。熊逆弁得勝，持香跪接，口稱小人。熊得勝迎接二位王爺。天駕願王爺千歲，千歲。譚王厲聲道：「你這該死狗頭，俺們天兵到此已過一年，你何以不早來投順？如今見勢窮力竭，早晚破城，故求獻門免死麼？況從前開仗之時，害我弟兄不少，并聞你這狗頭在此城中無惡不作。我們太平天國豈容得你這害民之賊左右過來快些與我綁出砍了！急得熊逆弁叩頭流血，大聲哀叫道：「王爺請息雷霆之怒，待小人稟訴情由。堵王道：「你尚有何說？快快講來。」熊逆弁碰頭道：「自天兵來攻此城，小的早有投誠之意，無奈趙景賢這廝巡查嚴密，無機可乘，所以遲誤至今。且小的專管糧餉之事，從不會出兵臨陣，何從損害天兵？乞王爺開天地之恩，饒了小人狗命。罷。」慕王怒猶未息，曠日直視，嚇得熊逆弁低頭縮頸，抖做一堆。文金謂紹洸道：「此人勢窮方降，固然罪不容誅，姑念尚有獻城之功，可以暫寬一死。」

附耳說道。此時若殺了他。恐阻他人來歸之路。不如留他性命。命他密往各處偵探軍情。信息。即使被妖兵識破。擒去。誅戮。正如假手殺之。否則我軍多一探事之人。亦自有益。無損。倘再有害民之事。仍可把他正法。不知大哥以爲然否。紹洸頓悟。點首道。賢弟之言是也。即赦了熊得勝。並賞他一個點檢之職。熊逆奔忙。扒在地上磕了千百個響頭。方纔立起身來。看官這熊得勝壞了良心。開門迎敵。以爲是一樁天大的功勞。立刻可以封王拜爵。豈知二王嚴明嫉惡。幾幾乎身首異處。現雖把幾百個響頭。幾十聲王爺。從刀頭上換下性命。然亦只封得一名點檢。與千總不相上下。倒落了萬世臭名。作者替他想起。來何苦如此的爲非作歹。後來他跟隨慕王。回至蘇州。又潛至上海。偵探軍情。借寓在三洋涇橋。和豐客棧。適蘇撫李鴻章。麾下有一員旂牌官。與他素來認識。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恰巧相遇於大東門。是日天值。

陰。雨。旂。牌。官。眼。尖。遠。遠。瞥。見。他。從。那。邊。走。來。就。把。雨。傘。橫。轉。遮。住。自。己。面。孔。
待。他。走。過。身。旁。就。悄。悄。跟。在。後。面。一。路。直。至。寓。所。認。明。招。牌。就。回。營。稟。知。李。
公。李。公。聞。報。立。刻。派。都。司。周。盛。波。帶。二。百。名。小。隊。照。會。領。事。及。捕。房。往。北。兜。
拿。並。命。旗。牌。官。同。去。作。爲。眼。線。盛。波。率。衆。至。小。東。門。吩。咐。軍。士。暫。在。洋。行。街。
屯。扎。囑。咐。旂。牌。先。到。和。豐。棧。左。右。探。聽。其。回。店。與。否。至。二。更。過。後。回。報。熊。逆。
剛。纔。進。寓。盛。波。即。率。衆。軍。疾。抵。三。洋。涇。橋。把。和。豐。棧。團。團。圍。住。逕。至。熊。逆。臥。
房。正。似。囊。中。捉。鼈。毫。不。費。力。軍。士。揭。起。帳。門。從。被。窩。中。拖。出。網。縛。停。當。推。回。
徽。州。會。館。大。營。李。公。早。知。熊。逆。罪。狀。見。他。推。上。帳。來。不。覺。勃。然。大。怒。略。略。詰。
問。幾。句。口。供。即。令。綁。出。轅。門。凌。遲。處。死。將。首。級。懸。竿。示。衆。凡。知。其。事。者。見。了。
熊。逆。頭。顱。無。不。人。人。痛。快。此。是。後。話。表。過。不。題。當。下。慕。堵。二。王。走。上。東。門。敵。
樓。見。趙。公。景。賢。朝。服。朝。冠。縊。於。正。樑。之。上。便。命。左。右。解。開。繩。結。放。下。地。來。探。

摸心頭。尚有微微溫氣。乃用薑湯滾水。灌下喉嚨。須臾間。氣轉丹田。身子慢慢轉側。但聽得長歎一聲。張目看時。見周圍皆是敵兵。便閉目不復再視。慕王大聲說道。你乃在籍鄉紳。本無地方之責。今力戰苦守。幾及二年。亦可告無罪於桑梓矣。從前之事。各爲其主。俺們亦不計較於你。你若肯真心歸順。俺們當保奏天王。封你大大的爵位。你意下如何。趙公聽了。這許多言語。心中無名火。高了三丈。意欲奮身大罵一場。以盡臣節。但因身子初醒。精神疲倦。乃掩了兩耳。只作不聞。總是閉目無語。堵王又說道。凡人不可拘小節。而昧大義。你抱如此才具。若歸順天王。當不失封王之位。將來俺們太平天國。驅盡滿奴。你即可爲開國功臣了。趙公聽到此際。怒不可遏。勉強掙札。說道。我官居二品。世受國恩。豈敢貪生怕死之輩乎。我頭可斷。我身決不可辱。若要我降。除非滄海桑田。太陽西出。你們勿再多言。快些賜我一死。倒見盛情。

紹洗等見趙公志不可屈。吩咐暫禁後營。囑從人好生看待。不可凌辱。便商議停妥。堵王率十萬兵。鎮守湖郡。慕王自率帶來蘇軍。返鎮蘇州。把趙公囚至蘇州。禁在慕王府中。後來嘉興爲程學啓克復。敗軍奔回蘇垣。揚言趙公暗通官軍。將獻蘇州土地。紹洗召至內堂。語之道。汝通官兵耶。趙公道。我本帶兵官。何得謂通紹洗。又道。汝獻蘇州耶。趙公道。蘇州本大清土地。何得謂獻紹洗。道。汝今死期至矣。趙公大笑。道。此求之一年而不得者。遂肆口謾罵紹洗。舉洋鎗一發。中胸而殞。正是

丹心一點歸何處。清史千秋仰大名。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李世賢敗走衢州

蔣益澧進師東浙

却說湖州在籍紳士清授布政司銜福建糧儲道趙公景賢被擄至蘇州不

屈而死。浙撫左宗棠飛章入告。清廷軫惜甚深。命照巡撫例賜卹。予諡忠節。在原籍地方建立專祠。春秋致祭。趙公爲前刑部侍郎。趙炳言第三子。由舉人議叙知府。幼有奇氣。以千古自命。嘗讀史。至忠烈之事。如文文山。史閣部。諸傳。輒慷慨悲歌。泣數行下。每謂人道大丈夫。生天地間。不爲忠臣孝子。何得謂完全之人格乎。及太平軍入浙。趙公以在籍紳士。爲本城父老所推舉。總司湖郡團防。善撫循。將士與士卒同其甘苦。而號令嚴肅。信賞必罰。人皆懷其德而畏其威。無不樂爲之用。每戰輒捷。勞績甚多。與六合知縣溫紹原及天國九江守將眞天候。林啓榮同稱爲善守孤城之英雄。杭州再陷。敵衆以全力困之。戰守年餘。糧援交絕。清廷重惜景賢之才。令其棄城赴任。趙公顧冲圍可出。乃以桑梓情深。不忍舍去。遂及於難。表過不題。再說堵王黃文金鎮守湖州。派兵四出略地。附近雙林南潯。晟舍。菱湖等各鎮。均爲收服。百

姓遭塗毒之餘，慘不忍言。以致盜賊蜂起。雙林之東有一小村，名曰驥村。有居民一千餘家。都係鳳林嚴氏。有嚴秉如、貫如、春波、福洲者，乃同胞弟兄。膽略甚優。爲族中所信服。當太平圍取湖州，各鄉鎮皆舉行團練，以保身家。福洲等亦集族人商議道：「府城雖有趙公揸拄，但敵人勢焰方張，殊恐難以持久。若幸而保全趙公軍威所及，自足庇我鄉村。萬一府城不保，則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輩亦宜早爲之計。」老幼族人同聲道：「但求福相主裁。」我等無不願遵約束。福洲乃將合族壯年子弟編冊列名，計得精壯之士一千四百七十四名。喜道：「卽此足矣。」但能訓練成軍，足可當得一枝大敵。便派人稟明省憲，准給軍械，卽捐成巨款，派嚴春波至上海購買洋鎗數百枝、快炮四尊，及火藥鉛彈之屬，雇船裝回驥村。一面量能授事，分派族人之諳武藝者爲之統帶，朝夕勤加操練。三月之後，衆人動作進退皆已如法，居然成了一枝勁

旅製造數十方。大旂白底紅緣。上繡一個烏絨的大嚴字。名其兵曰鳳林團。成軍之後。福州立定章程。間日一小操。七日一大操。每逢朔望之期。福州春波等弟兄四人輪流演說。將尊君親上之道。守望相助之義。及取古時立功盡忠之故事。剴切講論。因戒之道。宗族以恩。軍營以義。我既蒙族人推爲練長。不得不秉公辦理。謹告諸位尊長伯叔子姪弟兄。須知在家爲長幼。在營爲將卒。軍令維嚴。各宜遵守。衆人闕然。噉應。登時旌旂不動。人語無譁。儼然大將登壇的模樣。又派幾名精細的人。赴湖州各路打探消息。隔不幾時。忽報府城已於初三失守。現在太平兵分路殺來。福州得報。卽令吹角聚軍。斂兵授甲。把大砲四尊。安置村西塘橋之上。四面要衝之處。建築高堡。外面護以兩道厚牆。以防槍砲。村前一帶水路。遍立木椿。椿上密置鐵釘。以爲攔阻敵船之計。安排甫畢。果然太平兵守了雙林。卽從四擺渡謝村漾等處。直指

驢村嚴秉如奉派扼守塘橋。見太平兵殺到。忙令團兵開砲。太平軍人以爲小小村莊。諒必無不服從。所以并不十分准備。被鳳林團槍砲齊施。一頓轟擊。竟打死了五百餘名。春波貫如亦各帶二百團丁。從塘橋北面殺來。抄在背後團圍。截住三路。夾攻擊斃太平兵無數。主將周接四拚命突圍而出。被練兵哨長嚴蘋洲從刺斜裏縱步飛來。順手拉住馬韁。一刀砍去。接四忙迫之際。想用斧頭來架。已來不及。早被蘋洲割下頭顱。趁勢推落尸身。躍登馬背。插好自己的短刀。就把大斧拿起。亂砍敵兵。這一場大戰。那派來的四五千兵。竟被鳳林團出其不意。或殺或擒。所逃無幾。村中鳴金收隊。衆人齊唱凱歌。福洲命將周接四的首級。號令塘橋。以爲示威。使敵人不敢小覷。其陣亡死難之人。按名註冊。俟亂平後。向清廷請旌。又謂衆人道。賊人經此一跌。自必盛怒而來。宜早有以處之。便派秉如貫如蘋洲等吩咐如此。如此衆各

分頭去訖。果然雙林守將馬英得了敗兵報信。十分大怒。叫道：好好好！你一個小小村莊。竟敢抗拒天兵。俺若不與衆軍報仇。不爲好漢。立刻起身。帶二萬餘兵。傾壘殺來。又糾合菱湖晟舍之兵。三四萬名。向驢村兩路夾攻。馬英自領前鋒。派旅帥浦鴻。率戰船三百號。從謝村漾直進塘橋。水陸兵先後來到驢村。見村前四五个高堡。虛插旌旂。靜蕩蕩不見一人。馬英原是鹵莽之輩。不管虛實。當先提刀拍馬。冲入堡來。背後四五千軍兵。跟箠一擁而進。不到半里之遙。忽然村中起一聲號炮。四周樹木民房。一齊火發。但聞喊聲大起。乘如從左邊殺來。春波蘋洲亦從堡中轉出。截住堡門。馬英等四下無路。被烟火燒死大半。馬英棄了坐騎。冒烟突火。步行冲至堡門。被團丁用絆馬索。絆住亂刀砍成肉泥。凡已進堡牆之人。無一得脫。後隊萬餘名。正要上前接應。猛聽得一聲鼓響。堡門大開。春波等合兵一處。乘銳向堡外殺來。衆軍

見馬英一去不回。情知有失。個個無心迎敵。曳兵棄甲而奔。浦鴻駕船剛至塘橋。望見村中火光冲天。不敢前行。令人登岸探望。回報馬大王不知去向。但見妖兵大勝。正在那裏狂追。浦鴻聞知此信。急揮船回轉。雙林自保。汎地去了。當下福洲派秉如貫如在村。把守統春波蘋洲等九百團兵。一路望西追殺。行至五里橋。見敵衆已經遠去。正要返旆回軍。忽望見村中一派火光。直冲霄漢。鎗砲之聲。不絕於耳。吃驚道。我們出隊之時。已將餘火澆熄。今何以忽有紅光。且殺氣冲天。喊聲甚厲。諒來村中必有變端。卽令衆團丁在五里橋暫札。派蘋洲同哨騎三名。飛速向前偵探。不多一刻。蘋洲等氣急汗流。面容失色。回報道。不好了。菱湖晟舍之賊。從村南破堡而入。已將全村房屋放火焚燒。秉哥貫哥寡不敵衆。竟至全軍覆沒。現在大隊賊兵至塘橋。離此不及三里了。福洲頓足歎道。大勢去矣。尙幸族中子弟大半從軍。在此不致。

同遭一燼。只可憐各家老幼。必然難逃。慘禍此時根本已失。斷不能攬其凶鋒。惟有各逃性命了。春波道。聞得慶總督。左中丞。皆在衢州駐紮。我們何不前去投營。既可討賊立功。又可請兵泄恨。豈非一舉兩得麼。福州搖頭道。這話雖是正理。然却有許多難處。此時附近城池。皆有賊兵把守。若見我們經過。必來攔截。我們區區之衆。不滿一千。突出重圍。豈不枉送性命。依我想來。還是丟棄旂幟。刀鎗。各帶盤川分途而走。將來約在上海聚會。至於不測太平。只得悉聽天命的了。如此辦法。似乎較爲妥當。未知諸位伯叔兄弟。以爲善否。衆人素來信服。福州以爲料事如神。從無差謬。見他這般說法。無不樂從。就把大旂洋槍等物。綑成幾束。丟在路旁空屋之中。又將身上團練號衣。盡行脫去。各帶些銀子乾糧。珍重洒淚而別。可憐如荼如火的鳳林團。頃刻間。竟變作東鶯西燕。那魚鱗櫛比的驥村。亦變作一方焦土。此皆是團練

兵不知自量。輕舉妄動。惹禍招災。後之辦鄉團者。正可引以爲鑒。也是時。全浙皆歸太平。除衢屬玉山縣之外。無一片滿清土地。警報到安慶大營。會公不勝歎息。急發檄文。促令左宗棠、鮑超、蔣益澧、李元度等。各帶本部精兵。飛速馳赴浙江。左公接了文書。卽與蔣益澧、張景渠等商議道。浙江全省皆失。賊勢鴟張。從前張軍門玉良、王中丞有齡。所部素稱勁旅。然所克諸城。皆有復失之患者。總由未得其法之故。大抵用兵之道。如櫛亂髮。必先尋其緒。然後逐節疏通。方可迎刃而解。鄙意以衢州一府。爲入浙進兵之區。諸君如有高見。不妨各自發表。益澧等同答道。大帥之論。切中機宜。卑職等敢不拜服。左公卽時傳下號令。以張景渠及知縣劉典。率精兵二千爲前鋒。以王開化將右軍。周茂先將左軍。蔣益澧在中軍保護。參贊機謀。大軍浩浩蕩蕩。取道廣信仙霞嶺。直搗衢州。時衢州府城已爲總督慶端派施效忠新近收復。

侍王李世賢率領大隊。自常山來爭。將府城團團圍住。於東西北三門。連築壘二十餘座。排成飛燕之式。中間五大壘爲燕身。每壘以五千人守之。上築高臺。豎起一面鵝黃大纛。侍王親自居中駐紮。左右分十小壘爲燕翼。每壘以二千人守之。旗幟紛繁。紅黃相間。慶總督統施効忠。及總兵李定泰等。與太平兵隔水而軍。連開十餘仗。互有勝負。未曾破得一壘。左公大軍逕抵木金山。見前面敵壘阻路。便令安下大營。同諸將登樓車遙望。見二十餘座壘。壘密似貫珠。將府城隔斷在中。壘牆之上。密排洋鎗快砲。無數將弁軍兵。往來如織。左公看了一回。步下樓車。至中軍帳坐定。謂益濃道。我觀前面賊壘。排成飛鳥之形。擊其左。則右翼來應。擊其右。則左翼來應。擊其中。則左右來應。其法與長蛇陣相仿。頗不易攻。必須將軍兵分爲三路。使他不能兼顧。方可以全力圖之。益濃道據末將愚見看來。左右賊壘固屬廻環相應。不可偏

攻。惟。中。間。大。壘。自。係。賊。首。所。居。諒。必。有。重。兵。把。守。若。未。克。左。右。而。遽。攻。其。中。則。兩。翼。之。鎗。砲。皆。能。兼。顧。得。着。我。軍。傷。損。必。多。不。如。緩。圖。其。中。悉。銳。先。攻。左。右。兩。翼。左。右。翼。破。中。央。無。自。固。之。勢。賊。將。自。遁。無。憂。也。左。公。然。其。計。卽。命。益。禮。督。開。化。景。渠。攻。其。右。自。率。茂。先。劉。典。攻。其。左。但。聽。得。一。聲。號。砲。清。軍。耀。武。揚。威。分。兩。路。向。敵。壘。殺。來。在。濠。邊。排。開。隊。伍。都。用。洋。鎗。快。砲。向。壘。上。打。來。守。兵。亦。還。砲。相。攻。戰。至。兩。個。時。辰。清。軍。已。傷。折。了。數。百。名。敵。壘。却。分。毫。未。動。周。茂。先。忿。怒。填。胸。飛。身。躍。下。坐。馬。在。軍。士。手。中。奪。過。一。塊。藤。牌。那。壘。濠。有。三。丈。餘。闊。濠。邊。都。插。極。粗。毛。竹。上。嵌。利。刀。茂。先。奮。不。顧。身。把。大。刀。向。岸。邊。注。定。湧。身。一。躍。飛。上。壘。牆。左。手。高。執。藤。牌。以。擋。矢。石。右。手。舞。動。大。刀。砍。近。身。的。守。兵。不。防。倒。下。一。面。大。旂。正。打。在。茂。先。身。上。藤。牌。落。地。右。邊。飛。過。一。個。鎗。子。擊。中。前。胸。茂。先。口。吐。鮮。血。自。知。身。受。重。傷。急。飛。身。跳。下。地。來。縱。過。壘。濠。到。得。本。陣。

旂門邊大叫一聲仆地而絕。劉典等憤甚。揮衆兵砍木爲橋。一擁過濠。在牆邊佈滿雲梯。從鎗砲如雨之中。拔援而上。守兵被茂先殺過一陣。也知清軍利害。見劉典又執旂當先。已登壘頂。便無人敢來迎敵。四散奔逃。清軍陸續隨登。殺斃長髮守兵一千餘名。師帥葉見名亦爲都司高連升所斬。劉典開壘門納師。左公督率大軍進了此壘。計得槍砲旂章等百餘件。卽派劉典率得勝兵三千。往助蔣益澧。時益澧正攻右翼之壘。景渠開化分東西環擊。皆已過濠。逼壘牆而陣。益澧吩咐軍士。用木板搭成高架。踰立其上。施放洋槍。景渠等在牆邊倚設長梯。趁守兵與官軍對擊之時。全神照顧架上。便緣梯直上牆頭。橫槍亂掃。打翻了十餘個守兵。王開化亦從東路攻破壘門。清軍分頭齊進。副丞相周必達率衆抵死來迎。與開化戰在一處。景渠在壘上看見。亦飛速下來助戰。必達用兩條軟鞭。上下盤旋。十分了得。二將力戰多時。

尙然未分勝負。益灃統後隊精兵。殺進壘門。正要上前相助。適劉典之軍飛馳來到。見張王二將和周賊殺得難解難分。連忙捲動銀鎗。殺入鞭光影裏。那周必達力戰二人。本已有些力怯。忽見又到一員上將。鎗光閃爍。奪日爭晴。知非尋常本領。心中又添了幾分怕懼。手中雙鞭略慢得一慢。早被開化揪住黃衣。拖下馬來。旁邊親兵見了。亟過來接住。網縛停當。端整回營請功。此時壘中殘兵。擒斬殆盡。天已昏暮。清軍就在壘中安歇。益灃命劉典帶原來三千人馬。仍回左寨。囑其稟明左公。約於明日清晨。出隊進攻第二壘。當晚無話。次日黎明。兩路同時整隊出營。直奔第二壘邊。排列快槍利砲。悉力攻擊。守兵因頭壘已失。無所蔽屏。個個有些心怯。清軍乘勝而來。人人奮勇。個個向前。從辰牌攻至下午。左翼第二壘已克。右軍次第報捷。左公見爲時尙早。遂傳令大軍乘銳進攻。又遣旗牌官乘坐快馬。飛催益灃進兵。未及二

更。左。右。十。六。壘。均。已。一。律。掃。平。方。才。鳴。金。收。隊。就。在。中。央。五。大。壘。之。前。立。成。大。寨。左。右。兩。軍。仍。舊。合。爲。一。處。王。開。化。解。上。周。必。達。請。左。公。發。落。必。達。跪。地。哭。求。道。小。的。本。是。販。鹽。良。民。誤。被。賊。人。逼。脅。不。得。已。而。相。從。家。中。尚。有。九。十。餘。歲。的。老。母。倚。著。小。人。爲。活。小。的。若。然。死。了。母。親。無。人。瞻。養。必。要。餓。死。求。大。人。恩。典。超。生。小。的。從。此。當。改。過。自。新。誓。不。從。賊。的。了。左。公。冷。笑。一。聲。尚。未。開。口。帳。前。閃。出。開。化。景。渠。同。稟。道。這。賊。使。用。雙。鞭。武。藝。十。分。了。得。末。將。等。雙。戰。多。時。尚。難。斬。却。幸。劉。太。守。前。來。相。助。方。得。成。擒。大。抵。這。賊。從。逆。多。年。必。係。著。名。的。悍。目。所。供。之。言。未。可。深。信。家。中。有。老。母。之。說。諒。來。也。是。子。虛。留。之。恐。爲。後。患。乞。大。帥。軍。令。施。行。左。公。笑。道。不。消。將。軍。說。得。看。這。賊。面。露。凶。光。顯。非。善。良。之。輩。也。不。知。害。過。多。少。好。人。如。今。一。派。胡。言。要。想。倖。逃。法。網。哈。哈。未。免。太。遲。了。卽。命。刀。斧。手。推。出。轅。門。斬。首。號。令。記。了。衆。將。的。功。勞。賞。犒。三。軍。畢。派。人。

將周茂先的旅。就近載至安慶。再由安慶雇船。送回湖南原籍。不題。侍王聞左右二十堅壘。兩日之中。皆爲官軍攻破。從座上直立起來。顧左右道。這左妖頭如此利害。如何與他相敵呢。黃文英道。王爺勿憂。現在兩翼雖失。而中央五壘之內。尙有精壯二萬餘名。安在不可一戰。明日可傾營出隊。以與左妖頭決一雌雄。若能得勝。自然不必說了。卽有不利。拚著棄此五壘。從常山一路退回嚴州。彼時再調齊各路天兵。重來報復。未爲晚也。侍王忽心亂如麻。也想不出甚麼別計。就依了文英之言。次日早辰。點齊壘中一應賊兵。將壁門開處。踰濠喊殺而來。清軍探子飛報進營。左公督益澧等諸將出隊迎戰。因謂益澧道。我正要進攻中壘。彼倒先來撩我。真是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了。今日必須殺他個片甲不留。方可解衝城之困。諸君各爲我努力向前。衆將齊聲得令。三通鼓罷。大軍列陣戰場。天將朱錦南已揚鞭橫槊。立

馬核心大叫妖頭快來納命。張景渠一馬飛出旂門，喝道逆賊休得逞強。俺張將軍來也。登時刀槊相交，馬蹄雜沓，兩軍陣上鼓角齊鳴，戰場裏烟塵抖亂，吶喊連天。鬥到三十餘合，錦南氣力不加，槊光散漫，被景渠刀尖刺進咽喉。錦南慌忙低頭閃避，恰巧刀尖劃過面門，把鼻子帶去了半個。鮮血直流，痛不可忍。急把左手掩住面門，右手拖了軍器撥馬向本陣逃回。侍王見他滿頭是血，亟問何處著傷。錦南艱了鼻子，急切說不清楚。侍王性急連聲問道：你倒底是何處受傷？爲何說不清楚？莫非被他敲去了牙齒麼？錦南痛得不能開口，只得把左手放開，指著半個殘鼻咬牙說道：你看你看。侍王見此形狀，又是好笑，又是可憐，便命從人把他扶到後軍，臥在糧車之上。一面又命黃文英出戰，清軍隊裏換了王開化，躍馬提槍直取文英。文英舉鐵棍劈面交還，鬥至十餘回合，文英漸漸有些力怯，恐照朱錦南的榜樣，自想道：

這員敵將用的是長鎗。更不比得刀尖。若被他刺中一下。休說鼻子難保。只怕還有性命之憂。不如趁早見機而作罷。就把鐵棍架過長鎗。賣個破綻。回馬飛奔。清軍連勝二陣。兵威大振。左公在中軍望見。便把令旂揮動。益禮劉典催動全軍。如潮浪般湧來。侍王見來軍勢大。不敢抵敵。棄了五個大壘。率衆向常山一帶而奔。剛至七里橋。又遇慶總督所派之軍。被李定泰施效忠等大殺一陣。侍王突圍而出。身旁僅存數百殘兵。朱錦南亦爲亂軍所殺。左公解了衢州之圍。留兵一千鎮守府城。自統大軍跟蹤追勦。卽連克常山縣城。因常山乃浙邊至要之區。故左公親自扎營扼守。派蔣益禮率景渠等諸將進兵恢復各城。益禮奉了將令。卽分一半精兵。尅日拔營前進。軍至台州。該郡紳士民團練長梅寬叩營來見。益禮約其會攻府城。當下計議已定。官兵民團合爲一隊。逕攻田市敵卡。殺敵四百餘名。遂逼仙居縣城。悉力攻打。

復殺敵數百名。太平兵敗退入城。梅寬分派民團設伏於左右山中。誘敵出城。太平兵果中計來追。將近山坡。兩下伏兵齊出。四面兜圍。斬首千餘。級並生擒。延天義李元徠。即時梟首示衆。立將仙居縣城克復。益禮命軍士歇力一宵。復統民團進攻台州。士皆奮勇立拔府城。殺敵甚衆。並擒斬太平王爵李洪、漢李遇茂二名。各兵團乘勝直撲黃巖。分路截殺。又陣斬主將李尙楊佐將鄧積士。又克復黃巖縣城。其太平、宵海二縣亦經地方官獎率團民攻殺克復。至分守縉雲、樂清二縣之太平兵。疊經夾擊。亦爲本處民團所驅。計一月之中。台州一府六縣均已復爲清有。且又藉民團之力者居多。士氣爲之一振。益禮重獎梅寬。及一衆民團。次日即進師宵郡。派張景渠招集廣艇。聯合英國洋兵。疊克宵波府、鎮海縣城。英國提督何伯請江蘇李巡撫分常勝軍前往助守。時尙有大宗太平兵駐守在青田縣。益禮派王開化、劉典。

各帶精兵一千。會同慶總督部將總兵秦如虎。以長龍砲船往勦。環攻三晝夜。開化率勇由東門架梯直上。手刃執旂守將二名。兵勇一擁而登。守兵不能抵禦。遁出西門。由山北一路退去。遂復青田縣城。正是

鴻運尙隆冀北虜。大軍連克浙東城。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忠侍合兵圍大寨

葆荃立戰守營濠

却說左宗棠督兵入浙。駐營常山。派蔣益澧進師東浙。連克台州郡縣。及青田縣城。太平着着失敗。向山北一路退去。黃開化劉典收得勝兵回營。在青田屯扎一宵。翌日進攻處州。高連升以銳卒五百人。連破北門石疊三座。太平兵退走入城。悉力固拒。益澧揮兵分四門攻擊。仍令連升在西北城隅。擇護河較狹之處。暗開地道。埋好炸藥。至半夜時分。轟裂城垣。五丈有奇。清兵

齊從缺口登城。立將處州克復。城兵越河而遁。駐守縉雲縣。連升率兵跟蹤追殺。此時太平軍心已寒。聞風先走。遂即收復縣城。料理已畢。清軍直抵嚴州。新任知府魏喻義。帶團兵二營。扎北門十里楊村。聞益澧軍至。即來大營謁見。稟稱方纔得着諜報。賊兵欲傾巢出犯。蔣益澧即命開化隨同魏太守設伏於鍾家嶺。是晚二更。太平軍果乘夜出城。將襲分水縣。前隊行至鍾家嶺。忽左右山谷中。伏兵齊起。四面圍殺。可憐太平精兵五百餘人。無一脫者。後隊驚怯。返退入城。魏喻義王開化得勝之後。至夜半時分。催督諸軍。捲旂疾抵郡城。於西北門。豎立雲梯。攀墉而上。立克嚴州。殺戮萬餘。焚溺無數。燒船二百餘隻。獲印數十顆。馬匹旂械無算。所有府城善後事宜。自有魏知府料理。開化率兵回營。益澧錄了功勞。即統全軍進規紹興。一路攻克浦江。諸暨二城。天將何文濤。率衆由紹興退撲餘姚。連升等率衆迎抵。太平軍又敗。

遁。而東陽永康等處。敗兵復紛紛逃至。清軍合隊縱擊。殺戮甚多。劉典乘勢率軍從獅子嶺。逕走府城。益禮另派張景渠。會合宵波諸軍。從象山進薄紹興。南北交攻。卽將府城恢復。太平敗兵萬餘。與桐廬守兵沿江築石疊數座。謀再抵抗清軍。劉典等水陸合攻。以火球盤空飛入。恰遇順風。團團烈焰齊向壘內撲來。紅衣盡著。黑霧迷睛。都棄械撲入水中。又爲戰船擒殺。石壘既破。桐廬遂克。而蕭山守兵亦渡江退入杭州。浙東由是不見太平旗幟。蓋當時江南援浙之軍。亦曾克復諸城。而頭痛救頭痛。脚痛救脚。此往彼來。兵力徒傷。仍無補於大局。自左公扼扎常山。益禮從衢州入手。逐漸東趨。如理亂絲。然頭緒旣得。則路路清疏。所克諸城。遂無復失之患矣。惟是勢如破竹。快利無比。數十萬太平兵。何無一人足稍與抗。而如是敗之速也。噫。此非人之才不才。實兩軍暮氣朝氣之分耳。憶昔太平初興。軍鋒所至。清兵皆望風而逃。

惟向榮稍稍耐戰而亦不能成尺寸之功。今則天國之精銳已盡而湘軍之銳氣正盛。所以不待交鋒而勝敗之勢已先定矣。蓋優勝劣敗之公理。雖不僅限於軍界而於軍界尤爲彰明較著也。兵氣旣易於是。湘淮之軍遂克成滿漢中興之業矣。嗚呼。再說侍王李世賢自衢州敗後。遁至杭州。正欲渡錢塘江再取東浙。忽接忠王李秀成來信。約其至蘇州大會。共商金陵解圍之策。侍王接了公文。卽日取道湖州。由太湖入蘇。原來忠王見雨花臺之圍歷久不解。金柱關大勝關諸要隘。又均爲清軍所得。國勢日益窮蹙。心中憂懼萬分。計惟聯合大軍。先解天京之圍。以固根本。乃遍發檄文。約侍王李世賢。納王郜雲官。比王伍貴文。康王汪安鈞。甯王周文嘉。潮王黃子澄。孝王胡昇文。會王蔡元濼。烈王費天將。護王陳坤書。佐王黃和錦。翰王項大英。列王方成宗。直王林得英。端王藍成春。威王陳榮。譽王李瑞生。祥王黃隆。芸。導王陳

仕榮、東王賴桂芳、歸王鄧光明、偕王譚體元等二十二勳王、尅日在蘇州取齊。隔不數旬。諸王陸續到來。侍王亦後先繼至。均集於慕王府中。當下府堂之上。大排筵席。羅列珍羞。衆王相將入座。忠侍兩王。雖然同一稱王。而功業尤爲諸王之冠。故坐了首次兩座。其餘諸王各依爵位坐定。酒至數巡。秀成擎杯開言道。今日諸位弟兄皆在。我有一件大事相商。望衆弟兄各抒高見。諸王同聲說道。大哥有何吩咐。小弟等洗耳恭聽。秀成道。曾九妖頭自安慶東下以來。連克我名城要隘。現在於雨花臺一帶。遍作巨壘。長濠。大有持久之意。雖我天京中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妖兵自不能爲巨患。但長此受圍。終非善策。且我等水陸往來。被他阻隔在中。亦覺十分不便。衆弟兄有何良策。可解此圍。各王聽了。你我面面相覷。不發一言。都以目視。李世賢侍王卽答道。從前和張兩妖之軍。稱爲天下第一勁旅。然而我天兵一到。立刻一敗塗

地現在我們散開各處。要緊攻略蘇杭。致被曾妖如此猖獗。大哥既以爲憂。何不調齊各路天兵。直下雨花臺。諒曾妖手下。不過區區二三萬人馬。安能擋我天兵。大哥及衆弟兄以爲何如。各王見秀成不言。那個肯置可否。都張開幾張大口。望著首座。秀成沉思半晌。說道。我亦同有是心。但此舉非同小可。必須布置周密。方保萬全。否則打蛇不死。反受其害。據我的意思。擬與賢弟分兩路起程。我從蘇州取道鎮江。攻其江東橋一路。若能破得數營。更可斷其運道。糧餉一斷。曾妖數萬之軍。不難傳呼而潰矣。萬一攻之不拔。亦可扎營該處。以待賢弟之軍。賢弟可回浙江。添調精兵。從徽甯一路繼進。以圖左右夾攻。慕王譚紹洸道。甯國等處。有鮑張兩妖之兵。在彼盤踞。若見我軍經過。必從後路掩攻。這倒不可不防。秀成道。所慮甚是我當檄令輔王楊賢弟。急攻廣德州城。以牽制張鮑之軍。便可不妨事了。護王陳坤書道。彭楊二

妖的水軍現泊天京護城河口。離雨花臺祇有里半之路。若見我軍攻營。彼必前來接應。亦須將他牽制方好。秀成點頭道。賢弟所見不差。就煩賢弟帶本部天兵往攻金柱關。不但可牽綴彭楊二妖。亦可橫格宵國妖兵之聲勢。倒是一舉兩得。最緊要的事。護王唯唯答應。秀成又道。宵國鮑張及彭楊水師這兩枝妖兵。雖已安排妥協。然而還有一事。亦當今必不可少之著。前聞李妖頭鴻章有駐營鎮江之說。現雖尙未移兵。然却不得不防。恐彼乘我動身之後。或來襲攻蘇郡。或來援救。曾妖均屬意中之事。不如先發制人。使李妖不得遠離上海。衆王聽了。同聲稱是。秀成卽命譚紹洸部雲官率蘇嘉精兵自崑山太倉東進。以牽制李妖之軍。二王亦唯唯答應。當下計議已定。又各暢飲一番。談論些別處軍情。說到天京朝政。秀成繻眉道。衆弟兄若不說起。我亦不復提及。今天王久不臨朝。一應政事皆由發王達王執掌。二王乃

食粟。貪貨之材。安能當軍國重務。朝政日非。殊堪浩歎。若胡以晃在時。尚可協同調度。且二王亦有所顧忌。不至任意胡行。不幸以晃得病而死。此外更無一人可屬大事。二王愈覺肆無忌憚。天王又不辨賢奸。一味袒護。倒生疑忌。我輩之心。當此妖逼天京。而內政如此。吾恐天國之憂。不在妖兵。而在蕭牆之內也。秀成說到此際。不覺滴下淚來。侍王亦喟然歎息。其餘衆人聽了。秀成所說。個個無可答言。看官這衆王之中。惟秀成。世賢二人是讀書人出身。至其餘各王的出身。不是燒煤炭。便是販私鹽。大半係屠狗椎牛之輩。教他放火殺人。是他本分。如今與之講軍國重情。正是對牛彈琴。無怪其不能回答。了須臾席散。便按照機謀分頭進行。世賢自回浙江。坤書自回常州。紹洸。雲官等收拾軍需。端整出兵。東下秀成。自率潮王。孝王。會王。佐王。翰王。列王。直王。端王。咸王。譽王。祥王。導王。東王等一十三王。盡起蘇杭之衆。及各處

精銳。號稱六十萬人。尅期出蘇州。由江陰福山一路直返金陵。又發公文。知會輔王楊七麻子。攻打廣德州。其餘歸王偕王宵主康王等諸王。各回所守之城去訖。早有探子得此消息。飛報安慶省城。及金陵雨花台大營。曾公聞報。卽修書諄囑國荃。令其多派間諜。探聽敵情。嚴飭營中諸將。勤加訓練。一切壘濠壘牆。迅速修築完固。以防內外夾攻。又囑國葆謹守糧道。在江東橋左右。添築砲臺。將營後河水淺深。繪成圖樣。寄回安慶營中。以便察閱情形。函示方略。並飛調浙軍。蔣益澧。蘇軍。程學啓。帶兵回援金陵。而是時適在七月初旬。秋暑非常。疫癘大作。金陵徽衢甯國之軍。死亡相繼。又得大股敵兵。將撲金陵大營之信。心中警惕。寢饋難安。自以時會艱難。以一身而當此重任。既爲造物所忌。又恐貽隕越之憂。因疏陳大江以南。疾疫盛行。請簡派在京親信大臣。馳赴江南。會辦軍務。當奉清廷上諭云。大江南岸。疾疫盛行。前

據該大臣奏到。卽深軫念。曾經寄諭。進攻金陵。不必急求速效。惟求有以自立。傷亡戰士。並須加意拊循。茲據疏稱。近日秋氣已深。而疫病未息。甯國、金陵、徽、衢、上海、蕪湖、各軍。皆以疫腐死亡相繼。猛將如黃慶、伍承瀚等。先後物故。鮑超、張運蘭、楊載福等。均各抱病。軍中甚至炊爨寥寥。此時戰守均無把握。自屬實在情形。惟懇請由京簡派親信大臣。前往會辦。以分責任之重大。挽氣數之艱難。諒該大臣亦爲憂勞焦灼所迫。朝廷信用楚軍。以曾國藩忠勇發於至誠。推心置腹。倚以挽救東南全局。自諸軍進逼金陵。逆匪老巢。已成阱檻。惟以時會艱難。城不易得。疊經寄諭。總以毋徒求效。且夕。惟當立足不敗之地。以俟可乘之機。矧茲疾疫繁興。各軍將士。疲病之餘。詎忍重加督責。該大臣惟宜愈矢忠誠。拊循加意。使軍心益固。沴氣潛除。各營疾疫將士。其各傳旨優加存問。本應明降諭旨慰勞。誠以事關軍務。或恐人心疑懼。且

致奸宄從而生心。賊人益張凶焰。我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當此艱危時。勢又益以疾疫流行。將士摧拆。深虞隳土氣而張寇氛。此無可如何之事。非該大臣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事多闕。足以上干天和。惟當齋心默禱。以祈上蒼眷佑。疹戾全消。我君臣當痛自刻責。實力實心。勉圖禳救之方。爲民請命。以冀天心轉移。事機就順。至天災流行。必無偏及各營將士。既當其厄。賊中亦豈能毫無傳染。想該大臣鬱憤之餘。未遑探詢。刻下在京。因無可簡派之人。環顧中外。才力氣量如曾國藩者。一時實難其選。該大臣素嘗學問。時勢艱難。尤當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少懈。云云。曾公接了清旨。感激涕零。謂馮樹堂道。天恩如此高厚。國藩雖駑鈍。敢不益加奮勵。竭盡其愚。以仰報殊恩於萬一哉。是時士卒死亡大半。而忠王李秀成。率領十三王。號稱六十萬人。水陸並進。自蘇州直撲金陵。齎聚雨花臺附近。東自方山。西至

板橋鎮旗幟林立。戈戟層層連扎。一百餘里。於清軍營濠之外。縱橫堅疊。密若天星。嗚嗚畫角之聲。東聞於蕪湖。南聞於鎮江。炊飯之烟。高冲霄漢。數十里外。皆能望見。江東橋河中。萬千船隻。不能停泊。只得拖置岸上。堆積至數十重。馬匹所食之草料。近處不敷。應用派千餘老弱之兵。赴金焦常州等處刈割。用車輛運至金陵。於閏八月中旬。直逼清軍營壘。尤趨重於東西兩隅。以西洋落地開花大砲。前後轟擊。聲動天地。將國葆江東橋大營。包圍十餘匝。編粗竹爲浮橋。踰濠直進。國葆督率衆軍。憑牆堵禦。以毛瑟快槍。擊死冲濠之兵千餘名。而忠王在後。持刀督陣。前隊不敢望後。只得拚命向前。人數過多。不堪擁擠。忽然豁喇一聲。浮橋壓斷。人衆紛紛滾下。登時尸與河平。潮王黃子澄。指揮前鋒。悍賊藉尸以登。國葆卽督諸將。大開壁門。奮呼殺出。李成謀執刃當先。縱步如飛。一躍至潮王馬前。怒喝一聲。舉大刀當頭砍去。潮

王。急。忙。低。頭。一。閃。被。成。謀。抓。住。頭。巾。潮。王。竭。方。掙。脫。那。頸。邊。長。髮。已。扯。去。四。五。十。根。頭。皮。帶。破。鮮。血。淋。漓。急。忙。回。馬。飛。逃。成。謀。舉。起。紅。巾。隨。手。望。敵。陣。中。擲。去。身。子。隨。著。滾。進。陣。中。太。平。兵。見。一。道。紅。光。忽。然。飛。到。不。知。是。何。物。件。正。在。仰。面。諦。觀。成。謀。已。趕。到。陣。前。連。砍。執。旗。兵。將。數。名。太。平。兵。駭。而。却。走。國。葆。乘。機。擊。鼓。催。動。三。軍。追。至。小。河。邊。斬。級。十。餘。個。焚。燒。岸。上。船。四。五。百。號。方。才。收。隊。回。營。次。日。秀。成。又。約。會。城。中。章。王。順。王。等。四。五。萬。衆。突。出。太。平。門。援。兵。亦。分。道。並。進。勢。如。風。雨。銳。不。可。當。直。撲。國。荃。湘。中。字。老。營。國。荃。督。飭。李。臣。典。蕭。孚。泗。等。以。大。砲。數。百。門。密。排。壘。牆。之。上。裝。好。子。藥。手。按。火。機。忍。而。不。發。伺。敵。逼。近。濠。邊。支。搭。浮。橋。勢。將。踰。河。而。進。國。荃。把。令。旂。揮。動。砲。兵。卽。燃。砲。攻。擊。打。斃。冲。鋒。悍。敵。數。百。名。太。平。兵。踰。伏。在。地。不。敢。上。前。然。仍。不。退。後。壘。上。砲。聲。略。歇。濠。邊。殺。聲。又。起。歷。四。晝。夜。不。息。清。軍。百。方。堵。禦。太。平。亦。更。休。迭。進。國。荃。

吩咐軍士取短繩數百條。一端縛以巨石。一端縛以藥包。燃旺引線。遠遠拋擲。又將踰伏之敵。燒死數千。而城內章王等。又同時圍攻湘中營之後。其兵皆用藤牌。縛於頭頂。以擋砲彈。手中各執快槍。蜂擁而前。并以大砲置場車上。拖至濠邊。轟擊營後壁門。陳湜、易良虎、登牆督守。見敵兵不懼槍砲。便命軍士放下洋槍。取過火弓、火箭。以小火藥包。扎在箭尖之上。紛紛射去。須知藤牌都係桐油浸透之物。刀槍矢石。俱不能入。惟有一利。必有一害。遇火却極易燃燒。登時烈烈烘烘。藤牌盡著。敵人恐延著頭髮。衣服忙把藤牌解去。壘上清軍望見。急忙用快槍快砲打來。斃敵約近五千。敵猶抵死不退。略隔片時。章王軍中鼓聲又起。復揚聲喊殺而來。攻撲愈猛。時清軍壘外之濠。已爲亂石亂屍填滿。不消用得浮橋。便可逕至壘下。清兵惟憑牆抵禦。目不敢瞬。又歷六晝夜。忠王見仍不能破。乃派大股勁旅。分東西兩路進攻。另分

兵直趨白下洲。抄出前湘營。左湘營、猛字營等之後。勢將包圍。劉連捷、彭毓橘率銳卒千名。猛然拔卡而出。飛斬其領隊天將三名。並冲入陣雲之中。砍倒其大旂二面。敵衆少却。清軍乘夜於洲前築石壘十餘座。派兵扼守。以接各營之氣。而敵之圍逼西路者。百計環攻。已歷七晝夜。各營料其疲乏。突開壘門。分幾路出擊。鏖戰數小時。破其四壘。陣斬會王蔡元濬、忠王兒。不能得志於西路。乃悉銳攻老湘營之東。諸道並出。銳不可當。直逼營濠。而陣洋鎗洋砲。密若飛蝗。潛通地道。百計環攻。國荃親督各營將士。負牆露立。日夜不眠。老弱埋鏑。造飯饋餉。諸軍士皆在牆邊立。而窺敵。見敵兵相離。尙遠。不動聲色。按砲不燃。及冲至濠邊。乃以大砲火球盤空。飛擊。喪敵一萬有奇。太平兵氣少衰。白晝不敢猛攻。夜間仍接班環攻。又歷十一晝夜。迄未休息。一日。太平軍又負板蛇行而進。蜂燧蔽天。槍子如雨。冲至濠前。將所負之板支成。

橋形吶喊踰濠而上清軍見其已近不及開鎗急以長矛格刺敵衆紛紛墮下尸滿牆邊而拽尸復進抵死不退國荃見勢已瀕危傳令開門殺出衆將一聲答應金鼓齊鳴營門頓啓國荃一馬當先執旂督陣忽一個槍子飛來正中左頰血流交頤諸將慌忙上前動問齊道大帥暫可回營將息待末將等上前殺賊便了國荃奮然道不死帶傷爲將之所常有今不過區區微傷何庸介意本帥受國厚恩常抱馬革裹尸之志但使一息尙存終當奮圖報效諸君如愛我爲我努力向前可也卽拔出佩刀割下一方旂角裹住創口仍復揮動令旂躍馬向前諸將見元帥尙且如此使個個奮不顧身直冲敵陣中堅刀劍齊施人馬凌蹕擊斃前鋒數千敵乃略退數里至九月初旬待王李世賢率五王十天將等衆數十萬人自浙江繼至與忠玉合復進逼湘軍各營結壘於清軍長濠之外相距僅二十丈攻撲愈猛另分股圍攻吉字

營砲台國荃親率精兵馳救蕭孚泗陣斬黃衣天將一名割其首級擲入敵軍敵乃大潰立解吉字營砲臺之圍後此數日之中敵來愈衆用箱匱實土排砌濠間暗開地道清軍先以火箭攢射後出銳卒擊之國荃又派易良虎李臣典毛有銘等三將挑選死士五千分隊各率三路進攻毀西路敵壘十二座而東路之敵環逼不懈又歷六晝夜是日太平軍埋地道二穴同時轟發土石上飛太平兵踰牆而進前者既殲後者復登擁入蹋口之兵已各有千餘劉連捷彭毓橘等疾督各軍拋擲火球間以槍砲矢石搶險三時堵塞缺口並於烟開土落之中分頭冲出忍死決戰將蹋口以內之敵誅戮無遺濠外敵兵復舉旗喊殺而前國荃飛令各營同出精兵抄殺將敵之驍悍者摧折無算其同時迸裂者有副湘營亦經官軍負土塞牆兜抄擊退而同被敵圍者又有新湘等七營復經內外夾擊敵亦潰奔計三晝夜之間太平兵

陣亡逾萬。忠侍兩王雖受大創而尙圖再逞。於東路別開地道於西路。決長江之水灌江東橋。國葆之營以冀斷官軍糧道。國葆在高埂增修小營。令水師駐泊雙牖以護饋運之路。國荃與諸將共議制賊之策。莫若審賊所向。隨而迎之。部衆皆以爲然。仍命各軍迅修內濠。內牆分兵連破其七壘。四穴掘穿。地道五處殺其掘子軍無一生者。國荃遂催督諸軍乘敵懼伏之時進拔十餘卡。復於夜間分道齊出。破東路四壘。西南諸壘亦望風驚潰。次日共追敵至南路牛道山一帶掃平。堅壘數十座。追殺至方山之西。雨花臺守兵勾結城內天兵欲絕湘軍歸路。各營左右盪決。又破敵壘數十座。斬賊二萬有餘。敵悉奔潰。忠侍兩王方才計窮遁去。金陵大營之圍始解。計各軍力戰苦守者又歷十二晝夜。共凡四十九晝夜矣。正是

勸君莫話封侯易。

頂上朱紅血染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曾國葆身故雨花台

李鴻章兵勝四江口

却說國荃國葆力解金陵大營之圍。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賢兩人血戰四十九晝夜。地勢既失。子彈又絕。方才計窮而去。清軍傷折亦幾及萬名。是役也。忠侍兩王悉銳合撲。志在必逞。而鮑軍之在甯國者。爲楊輔清黃文金所圍。不能赴援。水師之扼紮金柱關者。爲陳坤書費天將所圍。亦無暇馳救。曾公所調浙軍之蔣益澧蘇軍之程學啓。皆以有故。不得至。藩司曾國荃堅守四十九日。同知國葆力戰。以通餉道。前後破敵壘數十。斬馘數萬。燒敵船二千。三千號營中火藥用盡。乃告貸於湖北江西將士。擲目髻。面皮肉。幾盡。國荃露宿過多。遍發濕毒。左頰又爲洋鎗所傷。軍興以來。未有如此苦戰也。解圍之後。國荃卽馳報安慶大營。曾公喜不自勝。正在繕寫回書。忽接甯國來文。

稱霆軍爲楊七麻子所敗。傷折二百餘名。又接九洑洲公牘。稱賊股渡江來犯。請速派兵救援。曾公卽發檄文。調張運蘭、朱品隆、各率本部五營。馳解甯國之圍。另調江北馮子材、詹啓綸之軍。助李世忠防守。並具摺奏聞。雨花臺大營戰守情形。當奉清廷上諭云。此次逆目李秀成等。乘我軍疾疫之時。糾衆來犯。情形危險。該大臣調度合宜。曾國荃等水陸各軍。均能裹創血戰。轉危爲安。深堪嘉尙。第回思從前危迫之際。我君臣尤當同深儆懼。以迓天庥。甯國雖偶爾小挫。鮑超謀勇兼優。諒能支持。金陵援賊。經曾國荃等斬賊數萬。逆膽已寒。該藩司兵力本不甚厚。頓兵堅城之下。進退兩難。恐逆黨日久復生詭計。非鮑超之軍由東壩馳往會剿。則成相持之勢。故甯防甚關緊要。非獨逆賊南犯南陵。掣動大局爲可慮也。又諭云。蘇浙諸賊。曾因官軍逼攻金陵老巢。大舉來援。號稱數十萬衆。明攻暗襲。意圖吞噬各營。合犯上游。賊

計甚爲狡惡。經曾國藩飭令曾國荃督率各營將士以羸病之餘。當窮凶之寇。苦戰力守四十餘日。以寡敵衆。出死入生。竟能力挽危機。保全大局。僞忠侍兩逆渠。計索鼠竄而去。金陵大營危而復安。詳覽摺中所叙戰狀。各營將士堅忍奮力。謀勇兼施。深堪嘉尚。金陵大營立脚已定。仍應嚴密防守。徐圖進攻之策。蘇州等處援賊。經此懲創。自不復敢正視。惟僞忠逆回蘇之後。尙有羽黨留踞金陵。並分股力攻九洲洲。李世忠未知能否堵禦。甯國旌德同時吃緊。鮑超張運蘭朱品隆諸軍。尙屬羸病之餘。著曾國藩照所擬各策。分兵往援云云。並賞給國荃江綢黃馬褂料一件。小卷江綢袍料一件。白玉喜字翎管一枝。白玉柄小刀一把。國葆免選本班。以知府遇缺卽補。曾公奉旨之後。卽將清諭及物。遣人齎赴金陵。時國葆已染傷寒之症。身熱大作。吐瀉兼乘。聞得聖旨到來。勉強扶病下狀。跪聽宣讀。迨請過聖旨。撤去香案。國葆

已在拜墊上喘做一堆不能起立。國荃忙命從人扶掖進房。自此日重一日。竟至不省人事。有時喃喃嚙語。面向裏床左右側耳聽之。說的都是些殺賊解圍心事。營中幾個軍醫開方施治。無奈百藥雜投。總不見效。勢轉加劇。國荃憂心如焚。著急萬分。一面修書飛報曾公。乞在安慶求訪名醫。一面遣人齎重金。聘孟河醫家費某。這孟河鎮離金陵不過數十里路。不消一日已到費某家中。豈知費某尙嫌聘金太薄。不肯立刻動身。教從人傳言道。我們先生輕易不出遠門。今既大營來請。情分難却。未便固辭。但出症規例。必須三百兩白銀。今聘金太少。務要如數補足。方可成行。來人道。現在曾十大人病勢沉重。不能耽誤。求先生一同到營。自當補找。便了。費某執意不從。定要如數補足。方肯起程。來人無奈。只得回轉大營。據情稟告國荃。國荃要緊。弟病便兌齊三百紋銀。仍遣原人星飛趕去。如此一來一往。早已延擱三天了。

看官醫所以救人古來良醫與良相同稱品格不謂不尊但目下醫家毫無真實本領讀了幾句湯頭歌訣念了幾頁驗方新編便詡詡然自以爲緩和再世動輒索人醫金幾元號金幾百就使如數給他尙要安輿暖轎捱到半夜三更方纔來到及至臨診開方休說不能立起沉疴但求陰陽虛實分得清楚不致顛倒殺人就是病家大幸了這費某之子後來懸壺上海必要大洋二十四元方肯出診若使醫生個個如此那貧苦的病人只好束手待死了曾國葆乃大營人員江南倚以爲重遠近無不知名使明於大義之人就是不去請他也應飄然來就如李如白看塔壯武一般若將費某與如白相較其存心之厚薄正有天淵之隔了當下來人找足醫金費某乘船逕至大營國荃命請入中軍寒暄已畢卽將得病緣由述說一番同到臥房診脈費某側坐牀沿手按脈息但見國葆面如金紙瘦骨支離氣喘吁吁咳嗽不止

費某凝神數息診了片時。便起身來到外邊。國荃問道：「先生看舍弟之病，可能無礙否？」費某大聲道：「令弟大人之病，乃因暑天督戰，積勞過甚所致。晚生按得左關脈滯而滑，肺爲氣之家，肺滯則氣喘，氣喘則咳嗽作矣。脾爲食之府，脾滑則食凝，食凝則吐瀉至矣。右脈弦而亢，肝本屬火，必藉腎水以潤之。弦則腎不養肝，所以有面紅嚙語之徵。腎本屬水，必賴肝火以溫之。亢則肝不制腎，所以有足軟夢遺之象。病在少陽，陽明二經乃陰陽交虧之象。治之之法，宜溫補以養陽，滋導以助陰。晚生盲瞽之見，未知當否。望大帥高明裁政。」國荃道：「先生大才，諒無差謬。費心立方便了。」費某磨墨揮毫，不假思索，立了一張方子。無非是些蠶血拌柴胡、黃連炒茺萸之類。飲過香茶，起身告辭而出。自回孟河去了。國荃送客回來，卽命左右按方撮藥，熾炭煎湯。自己到房中看視，見國葆雙目緊閉，仰面而臥，依然迷迷糊糊。所答都非所問，須臾

從人煎好湯藥。端至牀前。國荃命左右輕輕扶起。親自喂入口中。服過之後。便取兩條大被。緊蓋全身。放下帳鉤。任其安睡。以冀汗出病鬆。國荃在床邊坐了片時。聽病者已經呼聲大作。知已睡熟。便把銀燈剔亮。自往中軍料理軍務。至三更時分。又到臥房探視。國葆方纔覺醒。正坐在被窩中洗面。國荃問道。賢弟此刻覺得心中好些否。連問數聲。不聞回答。急定睛看時。見國葆左手執著手巾。右手捏住拳頭。高高擎起。瞪目直視。不發一言。國荃忙問。何故。國葆忽把棉被撩開。奮身躍起。要想跳下床來。國荃正當牀而立。急把雙手攔住。帳門豈知病人力大無窮。當胸一推。把國荃撩開數尺。幾何掀跌。一交左右連忙上前攔腰抱住。國葆把手巾亂打衆人口中大叫道。我有十萬大兵。要到外邊去殺賊。你們爲何阻我。衆人皆道。賊兵已被我們殺盡。無一留存。請放心安睡。罷適譙樓正打三更鼓聲。瑟瑟柳聲。托托國葆指著外邊。

說道你們聽戰鼓之聲。可不是賊兵殺來了麼。我這營盤全軍糧路所關。你們若不放我出去。倘被賊人截斷。要區豈不都要餓死麼。國荃過來分解道。此刻委實無甚賊兵。那擊鼓之聲。乃是譙樓更點。賢弟不信。但看我亦在此。如若果有賊兵殺來。自然約會賢弟一同出去迎敵的。國葆掙扎了一回。精神已倦。不似先前的勇猛了。便由著衆人仍舊扶到牀中安歇。國荃見此光景。心同刀割。意亂如麻。大衆一夜無眠。眼巴巴直至天明。忽曾公從安慶聘來一位醫生。名喚秦仰和。是當時數一數二的名家。國荃接著款接進營。切脈立方已畢。便說道。令弟太守的貴恙。乃係中暑受寒。又加以憂思勞苦。內外交乘。致成此症。又服了膩補之劑。將外邪包入心經。濁痰迷漫。故現發狂之象。其名爲走頭傷寒。現今病勢已深。晚生學淺。見疎殊恐無能爲力。本不敢妄擬湯藥。重違令兄中堂大人之囑。勉爲立方。亦無非盡些人事而已。說

畢拱手告辭。國荃酬以金帛分毫，不受。飄然自去。國荃即將奏仰和的方藥，立時煎服。雖覺略爲安靜些兒，然謔語胡言，仍喃喃不絕。次日又連服一劑，亦毫無效驗。延至第三日下午，國葆奄然歸天。時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也。國荃撫床大慟，衆將人人落淚。合營士卒念平日拊循之恩，悲聲滿壘。卽於當日備齊棺槨衣衾，從豐入殮。曾公接著噩耗，大哭一場，立命公子紀澤乘輪赴金陵迎接國葆靈柩。國荃白衣持香步行送至江邊，叔姪洒淚而別。直至望不見帆影，聽不着輪聲，方無情無緒的回轉營中。每日懷愴不已，也有些慟慟成病。起來便延醫服藥調理，茲且慢題。再說國葆靈柩到安慶，曾公親自登舟，撫棺大慟。卽迎接入城，在公館中受吊。合城文武官員及水陸將士均前來祭奠，輓聯幛軸，佳者甚多。有唐姓一聯，尤爲出色。句云：

秀才肩半壁東南方，期一戰成功挽回劫運。

當世號滿門忠義。豈料三河洒淚。又隕台星。

曾公把成功二字。改了功成洒淚兩字。改了痛定更覺得十分妥洽了。開吊已完。遂命紀澤盤樞回湘鄉。又具疏清廷。奏明弟死情由。聲稱不敢仰邀卹典。清君篤念功臣。仍降恩諭。略云。前因知府曾國葆擊退援賊。降旨詢問該知府扎營何處。茲據曾國藩覆奏。該知府自五月馳赴江南大營。秋間遘疾。適值援賊大至。力疾督戰。解圍後。積勞病故等語。曾國葆自赴江南軍營。屢著戰功。朝廷早欲擢用。因曾國藩再三懇辭。擬俟江寧克復後。從優獎勵。茲以力疾督戰。積勞身故。悼惜殊深。雖未經曾國藩奏請給卹。而曾國葆係效力疆場。戰功卓著之員。著卽追贈按察使。照按察使軍營立功後病故議卹。以示優異。嗣由李鴻章臚陳生前戰績。懇請逾格優卹。清廷又降旨云。已故知府曾國葆。隨同伊兄曾國藩從事戎行。治軍有紀律。善拊循戰士。履危蹈

險堅固不搖。咸豐十年克復太湖縣城。十一年克復安慶省城。本年肅清江北各城。進攻金陵。曾國葆立功甚多。八九月間。援賊數十萬人。圍撲雨花臺。屢爭官軍餉道。該故員力戰苦守。四十餘日。使賊卒不能逞。被創遁去。乃因勞苦憂思。遂致一病不起。可嘉可憫。曾國葆著照二品例議卹。並准其予諡。於本籍及死事地方。建立專祠。仍宣付史館立傳。以示旌褒崇忠盡。有加無已之至意。當由禮部議得。靖毅二字。曾公卽具摺謝恩。不表。當太平軍圍攻雨花台大營之時。護王陳坤書率烈王費天將及常州精兵五六萬人。西攻金柱關。以圖隔絕甯國金陵之清軍。且牽制烈山之水勇。彭玉麟督兵拒敵於花津。派黃翼升率精卒三千。從烈山西路抄去。以襲太平兵之後。自統副將周萬倬都司何長慶等。在空關處列成陣勢。兩軍對圓。太平先鋒費天將。搖鎗縱馬。冲出旂門。大叫妖兵快快投降。免俺老子動手。清軍隊裏惱了。何

長慶雙鎚一起飛到垓心。費天將舉鎗橫刺過來。被長慶雙鎚一夾。那桿長鎗丟去。有半箭之遙。天將覺得虎口一痛。好似從手中奪去一般。知道利害。非凡急忙帶轉馬頭。赤手奔回本陣。坤書見他敗回。親自提刀出馬。長慶正在趕殺敵兵。真是一鎚一個。兩鎚一雙。心中十分得意。在馬背上哈哈大笑。忽見一員敵將到來。頭上紅巾垂下一尺餘長。知非尋常人物。便棄了小兵。回身來迎。陳坤書周萬倬已殺出陣前。接住交戰。長慶拍馬舞鎚飛馳助鬪。坤書雖勇。怎能敵得二將。不到三合。大敗而逃。玉麟揮動全軍乘勢掩殺。太平兵奔至烈山脚下。前面忽軍聲大震。旂鼓喧闐。黃翼升亦統軍殺至。太平兵棄甲拋戈。驚惶四竄。清軍窮追五里。斬級四千。次日復戰。清兵又大捷于花津之北。護王退守薛鎮。以戰船數百艘。從東壩大河上流拖壩而出。間諜探知信息。飛報清軍大營。玉麟卽把長衣脫去。跳過座船。親駕飛划。迎擊楊

載。福。扼。扎。南。陵。一。聞。警。信。立。率。巨。艦。來。援。先。在。姚。老。圩。毀。敵。浮。橋。列。隊。兩。岸。敵。乃。不。敢。渡。河。護。王。另。糾。他。股。結。筏。偷。渡。屢。逼。金。柱。關。各。營。奮。力。馳。擊。盡。焚。隔。河。之。壘。坤。書。等。遂。退。至。魚。壩。玉。麟。載。福。分。率。水。陸。大。軍。兜。抄。截。擊。又。遇。於。百。花。山。周。萬。倬。一。騎。當。先。所。向。辟。易。各。將。士。橫。戈。躍。馬。奮。勇。而。前。敵。兵。大。潰。遁。至。上。駟。坡。水。師。已。將。彼。處。浮。橋。砍。斷。太。平。兵。無。路。可。奔。抵。死。回。戈。轉。門。衆。軍。合。力。圍。殺。萬。倬。擊。其。東。長。慶。擊。其。西。玉。麟。擊。鼓。催。兵。從。坡。南。追。逼。水。師。又。在。河。中。排。鎗。上。擊。殺。得。死。尸。山。積。河。水。不。流。其。壘。頭。等。處。之。敵。兵。尙。延。袤。百。餘。里。清。軍。又。合。隊。環。攻。盡。焚。其。壘。花。津。清。山。象。山。采。石。磯。各。處。之。壘。亦。於。數。日。之。中。悉。數。焚。毀。奪。獲。戰。船。無。數。陳。坤。書。費。天。將。兩。人。各。受。重。傷。彼。此。退。回。汎。地。自。是。蕪。湖。金。柱。關。六。十。里。之。間。又。無。太。平。軍。之。蹤。跡。矣。餘。如。忠。王。與。諸。王。在。蘇。州。大。會。之。時。所。派。之。輔。王。楊。七。麻。子。爲。鮑。超。運。蘭。等。先。敗。後。勝。護。王。

陳坤書亦敗退。而同時慕王譚紹洸、聽王陳炳文、復糾蘇杭嘉興兵十餘萬，分道自崑山、太倉、東趨北，由蟠龍鎮至四江口，欲取黃渡，以當青浦之軍。南由安亭至方泰鎮，圖入南翔。兩路軍兵營棚綿亙，旂幟連雲，烽火之光徹天。鑼鼓之聲撼地。河中帆檣蔽日，槳楫迎潮，直逼南翔鎮。李巡撫鴻章得探子報信，立傳號令，遣弟鶴章禦賊於陸家行，郭松林等禦賊於方泰鎮。鄭國魁、劉士奇等禦賊於三江口、四江口等處。另派程學啟、劉銘傳率銳卒六營，間道馳赴黃渡，扼守要衝。鶴章兵抵三里橋，正遇康王汪安均率二萬人蜂擁而來。列陣於橋南空地。鴻章派部將滕嗣武以五百精兵抄過小河，擊陸家行之北。又派韓正國率精兵五百踰三里橋，截陸家行之西。自率周盛波、周盛傳等奮呼殺賊。汪康王紅旂白馬，挺戟冲上橋來。周盛波提矛迎住。就在河邊兩相廝殺。但見塵頭滾滾，喊殺連連。一枝方天畫戟左右穿花，宛若大

蛇吐舌一條。點鋼長矛。高低掃葉。正如巨蟒翻身。鬥到四五十回合。橋北一派喊聲。滕嗣武引兵冲擊而來。太平天將郁錫培。慌忙分兵迎拒。兩軍尙未交戰。西路槍聲又起。韓正國提刀躍馬。統着小隊清兵。當先殺到。太平兵見埋伏衆多。不知清軍有多少人馬。紛紛奪路而奔。汪安均正在酣鬥。聽得背後陣脚移動。不敢戀戰。把方天戟起一個玉帶圍腰之勢。護住全身。撥馬往橋西敗走。郁天將亦爲滕嗣武所敗。先已奔逃。鶴章擂鼓催兵。過橋掩擊。殺死敵兵無算。陸家行東柵至西柵。都爲死尸塞斷。適郭松林之軍。亦敗敵于方泰鎮。乃合軍一處。會同鄭國魁劉士奇等。要戰於三江口。四江口諸處。水師以數百小划。滿載乾柴。澆以桐柏等油。順風揚帆。直冲敵艦。之中每划有兵十人。以五人持槍擊敵。五人取乾柴拋入敵船。並用火箭火球。隨風射去。登時敵船盡著。赤焰迷河。那布帆蘆篷之屬。都係引火之物。更兼風狂水急。

勢益炎。熊長髮黃衣一齊延着紛紛撲入水中。希圖逃命。鶴章督大軍以數百號。艤巨艦乘勢沖來。那些未燔的敵舟亦撞得斷索走錨四分五落。斃敵三千餘名。松林生擒太平丞相蔣庶。卽於船上斬之。梟示標竿。順流追殺十餘里。方始收兵。而紹洗炳文仍擁十餘萬衆。連營四十餘里。大河支港。俱設浮橋。直逼黃渡。鶴章會合守將程學啓出兵分道擊之。另派國魁士奇以水師四營扼紮四江口。以防敵衆夾攻。不料紹洗分兵萬名。在安亭河東設浮橋潛渡。水師皆爲所困。而青浦西北之洋新涇。趙屯橋。白鶴江。皆爲太平軍所得。前鋒且及重固鎮。距青浦十餘里。而是時淮揚總兵黃翼升適以水師停泊青浦。聞謀報敵烽逼近。亟率部衆自縣城出。沖敵舟八九里而過。豈知太平兵連築五大堅壘於白鶴江口。扼住要衝。翼升不能前進。只得在西柵紮營。另籌進攻之策。而黃渡之太平軍見清軍分途出擊。勢不可當。乃築

卡以阻之。松林學啓分兵爲左右兩翼。狙伏河邊。值敵兵半渡。突起擊之。天將郁錫培當前鋒領隊。學啓趕步直前。舉刀猛砍。賊馬迅疾。一擊不中。學啓瞥見岸旁有十餘斤一方大石。就順手拾起。覷準郁後心。磔去。恰巧不偏不倚。正中膏肓。只聽得阿呀一聲。口噴鮮血。在馬背上騎坐不牢。滾鞍落地。學啓搶步過來。一刀砍死。身子尙未旋轉。忽覺背後一陣冷風。原來汪安鈞見郁受傷。墮馬飛速上前救應。豈知略遲一步。首級已在學啓手中。安鈞想要報仇。挺戟直刺學啓。見戟已近身。不及起刀招架。亟起一個殘風掃葉之勢。飛身閃過。一旁安鈞撥轉馬頭。重復搖戟刺來。學啓一手舞刀招架。一手把郁錫培首級劈面擲來。把安鈞額上激起一個烏青大塊。血淋滿頭。覺得腥臭異常。自料非學啓敵手。連忙策騎回奔松林。亦統後隊殺來。追奔逐北。直至安亭河口。時劉鄭二將之水師被圍於四江口。李巡撫親督大軍。自上海

至黃渡。見譚紹洸屯吳淞江北。炳文對駐南岸。李公乃傳令三軍飽餐戰飯。務要旂幟嚴整。甲仗鮮明。立即出隊殺敵。正是

樸陋已成前日事。寒酸發跡便威風。

欲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常昭解圍崑新奪獲

齊文反覆華爾忠貞

却說李巡撫親督大軍。馳援黃渡。與太平兵沿河對陣。令劉銘傳當其中。松林當其左。學啓當其右。自辰至未。愈戰愈烈。李公憑高瞭望。見敵旂漫無涯。埃籤柵重重。親執桴。炮督戰。愈急。松林銘傳皆逼敵營。拔籤逾濠。探伏而前。斃黃衣將領數人。陣脚漸鬆。乃冒烟直入。學啓胸前爲炮子所傷。裏創疾。前太平軍由南岸潰而北。清軍三路掩殺。士奇國魁亦率本部水師揚風呼哨。而出四江口之圍。遂解。慕王聽王率殘衆西行。炳文奔蘇州。紹洸往擾常熟。

守將駱國忠飛書告急。李公與諸將商議道：「福山背水扼城，爲蘇州以西之要害。今兵單賊衆不可無援，乃急發檄文調常勝軍飛馳赴救。統將李恆嵩得令，卽率洋槍隊千名乘船至常熟，因移營進逼敵壘。慕王率衆來援，將恆嵩所部兩營三路圍困。適劉銘傳以精兵五千駐紮城北之放牛村，聞警來應，敗敵於常熟之南郊。而太平兵之攻縣城者，地道雲梯百方環擊，守兵據堞施槍斃敵極多。紹洸督催悍衆屢拒，屢進城中，火藥將完，勢頗危急。恆嵩見手下兵單不敢遽撓敵鋒，遣人告急於李公。李公與鶴章商解圍之策。鶴章道：「福山居常熟之東，形高勢峻，俯瞰縣城，若爲賊兵所踞，常熟愈不能支，不如堅扼福山舊城，居高臨下以解城圍。」二哥以爲可，否。李公然之，卽命美國人戈登帶常勝軍二千添派淮勇二營亦命戈登兼統之，乘輪迅赴福山。戈登領令立時拔隊登舟，不消一日已抵福山。常勝軍舍舟登陸，逕攻敵

壘而命李恆嵩等各軍分擊。太平援軍戈登督派洋槍隊設西洋大小砲於福山舊城上以利轟擊。各隊清軍伏於舊城下連放開花炸彈擊倒港東敵壘。由牆闕擁進將守兵悉數殲。蘆蒲港西之敵營亦即時攻克。時謝家橋等處之太平兵同時來救。劉銘傳分路搏戰皆爲披靡。遂復福山石城。是日晚間銘傳密約戈登恆嵩捲旂摘鈴潛襲謝家橋大義橋敵壘。是夕濛濛細雨。星月無光。太平軍衆毫不知覺。直到清軍逼近濠邊。方始倉皇守禦。戈登握刃當先拔開幾重鹿角大呼殺進。恆嵩率常勝軍隨之。銘傳繞至敵壘後濠。手燃巨炮擊毀壁門。壘牆十餘丈同時倒塌。銘傳逾濠直前。手刃搶險守兵十餘名。餘衆駭而却走。清軍乘勢冲入後營。常勝軍亦已攻破前營。守將孝天義朱衣點率衆突出重圍。大軍沿途追殺斃兵數千。朱衣點四馬脫去。奔向常熟城外。豈知攻城之兵因聞福山舊城緊急。傾寨來援。止留數千人。

守營朱衣點逃至寨中。喘息未定。忽守將駱國忠等派兵由西門殺出。沖過吊橋。闊斧大刀。齊向營中擁進。此時別無他將。朱衣點只得不顧疲乏。統兵出戰。兩軍就在城下排開陣勢。清軍隊裏千總俞周。縱騎橫刀。首先陷陣。朱衣點舞鞭來迎。兩下交鋒。刀鞭齊舉。國忠在城頭遙望。吩咐守兵。呐喊助威。見俞周和賊將鬥到二十餘合。雖然不落。下風。却尙未能得勝。便命左右備馬。親兵一聲得令。牽過一匹赤炭良駒。擡過一桿點銀花鎗。國忠飛身躍上。把軍器執在手中。下了城頭。傳令開放城門。但聞嗚嗚掌號之聲。一彪人馬擁過護城河。國忠殺入垓心。大叫道。逆賊休得逞強。俺駱將軍來取你狗命了。朱衣點力戰多時。本已有些力怯。猛聽得霹靂似的一聲大喝。急忙擡頭一看。見城中沖來一將。紅臉黃髮。銀鎗赤馬。好似天神。下降一般。不覺吃一大驚。手中鋼鞭略慢。早被俞周一刀砍中馬足。刀重力猛。竟把兩個前蹄一

齊砍斷那匹馬望前直磕把衣點掀下地來。俞周舉起大刀當頭劈去衣點。軀幹瘦小身體伶便。甫從馬背落地。瞥見刀光已到面前。急向旁邊一滾。飛身躍開數步。恰值駱國忠一馬沖來。見賊將已掀翻在地。滾到自己馬前。忙起長槍刺去。朱衣點正從地上跳起身來。仰面對著國忠。巧被鎗尖刺入口中。恐被傷了咽喉。死命咬緊牙關。把鎗尖咬住。國忠手中使勁。把花鎗在他口中亂絞。竟將滿口黃牙盡行敲脫。腮脣迸裂。鮮血淋漓。疼痛已極。仆在草地之中。清軍一擁上前。將他擒住。驅軍亂殺敗兵。那二三千兵丁。見主將已失。齊棄械投降。常熟之圍遂解。蓋常昭一城孤懸敵中。與松滬各軍聲勢阻隔。凡血戰苦守七十餘日。是時卒解重圍。皆先扼福山之力也。當下駱國忠收隊回城。親兵解上朱衣點。國忠厲聲說道。你這狗頭。從逆已久。必知賊中虛實。可將蘇州常州常州情事。快些從實供來。或可免你凌遲之苦。若有半句

便言立斬你的賊頭。副你爲肉泥骨醬。可憐朱衣。點牙齒。已經敲落。嘴唇漏風。不知他是求是罵。只會得哼哄。說不清楚。國忠乃心直性急之人。見他這個怪模惡樣。禁不住心中大怒。不再詰問。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號令城頭尸身丟在城根。銘傳戈登恆嵩等成了大功。領兵回營報捷。鴻章大喜。錄了衆人功勞。卽聚衆議取崑山之策。部將郭松林程學啓獻計道。崑山環城皆水。上有陽澄巴城兩湖。下有清陽江河面。旣闊水勢尤深。皆阻絕不能飛渡。由陸路至蘇州。必道經眞義鎮。舊有四賊營。蘇州援賊屯焉。我軍奪而據之。斷其援而絕其竄路。賊膽必墮。破之易矣。李公從其謀。卽派學啓松林及洋將戈登等分途進攻。時太平天將夏天義等率兵數萬。久守崑山。新陽縣城聞得官軍大至。遣人赴蘇州請援。一面調齊兵將。置備矢石。灰瓶。嚴密堵拒。並於西門清陽江畔築砲台四座。每壘守兵二千。上排巨砲。又於東

門陽澄湖邊連築十餘堅卡。每卡守以精兵五百名。佈置方定。大隊清軍已揚旗殺到。尙未交戰。忽慕王譚紹洸由蘇城合大股來援。學啓松林各率戰船五百號。一從南出巴城湖。一從北出陽澄河。約定舉火爲號。互相應援。學啓先遇敵於陽澄河。揮船直前。施鎗挑擊。另命哨弁四人各帶二十小划。分青紅黑白四旂。在小河支港之中穿梭出入。以迷敵人眼目。譚慕王高坐船頭。身旁站立數十名。心腹中央一桿大紅旗。臨風蕩漾。正在督戰之際。俄見清軍陣後號火冲天。兩邊蘆葦之中無數小划往來。如織旗號。紅紅綠綠。蕩蕩飄飄。不知有多少戰船在彼埋伏。正中疑惑不定。猛聽得上流潮聲大作。砲響搖波。回頭一望。但見幾百號長龍快船盤風而至。大船上一枝帥纛。上面繡金郭字。映日光明。船頭上立著一員大將。穿的是紫箭衣。天青短褂。左手揀著衣裾。右手高執令旂。左側一個哨弁手捧偃月點鋼刀。威風凜凜。

凜。正。是。提。督。郭。松。林。兩。船。相。近。搏。戰。移。時。太。平。兵。見。兩。面。皆。是。清。兵。小。港。中。又。有。飛。划。埋。伏。恐。爲。所。圍。都。紛。亂。撥。船。而。退。譚。王。號。令。禁。止。不。住。跳。起。身。來。手。刃。數。人。怎。奈。人。衆。船。多。那。裏。顧。得。周。到。學。啓。等。見。敵。陣。已。亂。趁。勢。催。船。掩。殺。斬。馘。數。千。奪。獲。戰。船。鎗。砲。不。計。其。數。紹。洸。急。掉。小。舟。冲。圍。逸。去。登。岸。之。後。收。集。殘。兵。復。於。北。門。一。帶。紮。營。環。逼。松。林。等。督。兵。奮。擊。戈。登。放。炸。砲。助。之。連。破。太。平。營。二。十。四。座。殺。戮。逾。萬。學。啓。察。看。地。勢。以。眞。義。鎮。北。路。跨。塘。橋。地。方。爲。蘇。城。援。崑。必。由。之。路。因。與。戈。登。駕。坐。火。輪。繞。赴。跨。塘。橋。率。同。郭。松。林。等。分。頭。攻。擊。破。其。石。壘。兩。座。守。兵。見。歸。路。已。斷。出。悍。黨。三。四。萬。人。奪。路。狂。奔。學。啓。預。派。精。卒。三。千。伏。於。鎮。西。要。路。敵。兵。奔。入。伏。中。清。軍。齊。起。鎗。砲。並。施。水。師。砲。船。亦。在。河。邊。連。環。轟。擊。太。平。軍。不。能。支。紛紛。退。回。清。軍。分。路。直。抵。崑。山。學。啓。攻。東。門。兵。卡。松。林。攻。西。門。石。壘。戈。登。率。常。勝。軍。兩。頭。接。應。松。林。軍。至。濠。邊。守。

兵恃砲臺爲固。燃砲相攻。松林令軍士支竹爲架。用棉被數十條。冒於架上。以二十人爲一小隊。分作兩排。前排的十名。各執長竿。以撐竹架。後排的十名。各執快鎗。擊敵。名曰。架牌軍。衆軍安排已畢。聽中軍一聲鼓響。飛步逾濠。而前壘上的鎗子砲牌。一經打著。架牌都被棉花裹住。轉眼之間。已被清軍冲至壘下。都施鎗仰擊。把牆邊守兵打死許多。松林督率後隊。各負雲梯。倚砲台佈設。松林脫去箭衣。束緊腰帶。親自當先領隊。壘兵被架牌軍打得膽戰心驚。竟無一敢來迎拒。大軍緣梯擁上壘牆。奮呼殺敵。立將第一座砲台攻克。松林乘勝進兵。仍用架牌軍在前。第二壘之兵。識得利害。早經棄壘而逃。自日出之時。攻至夕陽西墜。四座砲台一齊平毀。其東門十餘卡。亦經學啓縱火焚燒。常勝軍又燃砲助攻。太平軍互相驚潰。頭卡既克。其餘諸卡俱已望風先逃。一路勢如破竹。直逼城根。各駕梯蟻附而上。夏天義正在

西城力禦松林。忽聞清軍已從東門登城。一時急急心慌。刀法散亂。被松林砍中左肩。倒斃垣邊。爲亂軍踐踏而死。大軍兩路齊登。守兵大半從南門鎚城。欲圖逃往蘇州。又爲戈登常勝軍截殺無遺。遂克崑山縣城。計自眞義鎮至縣城。前後生擒七千餘人。轟斃二、三萬人。落水死者無算。看官那常勝軍。本係華爾白齊文統帶。今忽換了戈登李恆。豈讀者定然不解。但其中有許多情節。待在下仔細寫來。當金山衛未克之前。奉賢縣復爲太平所復。潘鼎新、劉銘傳令降將吳建瀛、劉玉林攻復之。玉林率所部由柘林進攻漕涇鎮敵營。又破之。時太平兵退守金山衛城。而此城交界江浙。爲浦東門戶。李公議規取之。檄鼎新等屯軍漕涇。由海塘進。東北另調華爾以常勝軍出張堰。進西南會攻之。衆將得了號令。不敢遲延。卽日拔營前進。次晨官軍至南沙安下大營。鼎新遣軍功潘鼎琛把總徐道榮攻瓊海塘敵壘。直薄城前。守兵

見清軍驟至。突於南門出悍黨二千人。奮勇逾濠。抵死搏戰。銘傳手燃洋槍。擊斃其督陣師帥。敵兵驚而潰。走退入城中。閉門不敢復出。次日李公派參將覃聯陞。率淮勇四營。星飛馳至。而華爾及李恆嵩亦以常勝軍繼到。進紮城根。屢挫敵鋒。城中米藥均完。槍子亦罄。乃於夜間放火焚城。突從北門一路沿海塘遁去。清軍遂克復衛城。救火安民。增修城郭。派徐道榮統兵五百駐守之。浦東一律肅清。李公檄令各軍乘勝進圖青浦。派程學啓等進屯北簞山。劉士標郭松林屯塘橋。遣弟鶴章率親兵二營往督其軍。華爾李恆嵩亦自金山衛來會。分圍各門。守兵於當晚三更大隊出東北二門口。盡銜枚。希圖襲營。學啓扼守是處。以營盤初定。不敢解甲安睡。並派精細弁兵輪流在營樓守望。忽聞敵人前來劫寨。亟從睡夢中躍身而起。搶過大刀吩咐中軍。擂鼓一聲。令下。號鼓齊鳴。登時合寨兵丁齊知有警。都執械奔赴營門。學

啓飛步當先出濠擊敵。那敵衆悄悄而來。以爲清軍必無防備。豈知甫出城門。已爲營樓守兵望見。及至到得濠邊。清軍已火把齊明。一齊殺出。學啓提刀大吼。怒喝道。逆賊鼠輩。敢來襲俺老子的營盤。莫非活得不耐煩了。便縱步當先直冲敵隊。縱橫跳盪。奮勇無前。殺得敵兵大敗。而奔踏斷吊橋。落水死者無算。仍入城中堅守。清兵追殺一程。亦自鳴金收隊。圍攻至十餘日。鶴章約會各軍。以大砲轟裂城垣十餘丈。諸軍鼓勇畢登城中。無心迎拒。奪路逃奔。鶴章令滕嗣武等設伏於西北門。敵至伏發。截殺甚多。窮追至白鶴江黃渡。遂將青浦縣城克復。李公派學啓扼守青浦江。黃翼升亦以水師來會。共保縣城。華爾統常勝軍乘輪赴浙。會浙江道員張景渠軍。攻克餘姚縣城。華爾正欲回軍。忽得甯郡告急之信。蓋因杭州守兵分軍窺伺甯波。適廣艇與法國兵構襲。攻陷慈溪縣。寧波鎮海餘姚皆警。海防亦戒嚴。華爾在餘姚。

得報自思道。我自歸中國以來。屢蒙清恩。官居二品。若宵郡有失關係。海邊大局。如得軍令到來。往返必需時日。猶恐不及救援。我不得不便宜從事。以解此圍。乃率常勝越境軍攻之。華爾自上年正月在滬。呈請願隸中國版圖。屢以戰功。由四品翎頂。洊升副將。聞宵波告警。卽於秋間率本部軍直抵慈溪。守將承天安杜老虎。在城頭豎立木城。中間偏開小穴。實以鎗砲。以防攻城之兵。華爾督率洋鎗隊。逾河逼城。以開花彈。飛擲城頭。又用小包火藥。放上引線。以細長麻繩縛好。執其一端。燃點之後。盤空飛擲。須臾間。木城盡著。城中施救不及。急以巨斧砍斷木城。推落城下。常勝軍爲其所擊。亦傷折數名。華爾左腿中鎗血流盈袴。仍奮身不顧。忍痛直前。揮軍在木城斷處。排設雲梯。華爾本來不着長衣。一手執刀。一刀持旂。首先緣梯而上。衆軍隨著。一擁登城。杜老虎拚命前來迎戰。和華爾就在敵樓旁邊。交相廝鬥。不防杜之。

心腹。刁。四。躲。在。敵。樓。之。上。見。華。爾。刀。光。揮。霍。力。量。縱。橫。杜。老。虎。漸。漸。有。些。力。怯。便。取。一。桿。六。門。手。鎗。裝。齊。銅。帽。鉛。彈。在。樓。窗。縫。中。觀。準。華。爾。打。去。正。是。明。鎗。易。躲。暗。箭。難。防。華。爾。一。心。只。在。敵。將。身。上。忽。聽。得。一。聲。鎗。響。子。彈。已。從。前。胸。穿。透。後。心。華。爾。覺。得。眼。前。一。黑。痛。不。可。當。翻。身。滾。倒。城。頭。一。手。把。鋼。刀。擲。去。恰。巧。杜。老。虎。見。華。爾。受。傷。仆。地。以。爲。得。了。便。宜。趕。卽。舉。刀。來。斬。也。是。前。生。冤。愆。那。鋼。刀。正。中。左。眼。竟。把。眼。珠。激。出。好。似。挖。去。的。一。般。要。緊。用。手。掩。面。那。裏。還。能。殼。來。傷。華。爾。李。恆。嵩。剛。從。雲。梯。奔。上。瞥。見。華。爾。跌。在。塵。埃。急。忙。過。來。相。救。見。杜。老。虎。舉。起。大。刀。趕。來。要。殺。華。爾。自。己。又。相。離。尙。遠。不。及。遮。攔。心。中。萬。分。著。急。不。禁。失。聲。道。不。好。了。不。好。了。那。第。二。句。尙。未。說。完。忽。覩。敵。將。滿。臉。血。流。雙。手。捧。頭。而。退。正。不。解。是。何。緣。故。便。不。問。情。由。趕。來。順。手。一。槍。刺。中。杜。老。虎。心。坎。登。時。嗚。呼。哀。哉。伏。惟。尙。饜。了。恆。嵩。看。華。爾。時。已。是。不。知。人。事。一。息。

奄奄便命親兵扶起用繩絡下城頭自己揮軍趕殺敵兵羣開北門遁去立將慈溪縣城攻拔刁四正欲脫逃見敵樓四周皆是清兵不敢出頭就在樓中藏躲後來被清兵搜獲解到軍中當由華爾的親兵知他暗放冷槍華爾爲其所害便稟報恆嵩恆嵩命將刁四挖心瀝血以祭華爾忠魂時華爾尙未絕氣用安車載回宵波卽於晚間殞命與杜老虎刁四同赴陰間料結公案去了李公奏聞清廷得旨照總兵例從優議卹以黃金彩緞遺其家並準於甯波松江兩府建立專祠其所帶之常勝軍由白齊文接統豈知齊文貌爲忠誠心存詭詐只因爲華爾所制不敢十分放肆此時接管常勝軍作了總統就擅作威福肆無忌憚起來這常勝軍的餉額本較各營爲優齊文聳其部衆要求加餉閉松江城以挾之李公不允其所請遂率衆至上海大譁縱兵攔入民家搶劫箱籠雜物其手段之殘忍竟比數年前之清兵更加一

等李公亟傳令閉城。派劉銘傳潘鼎新奪其軍。並命逮捕齊文。欲以軍法治之。齊文得此消息。卽脫去外衣。扮作漁人模樣。雇一小舟。逃入金陵城中。是時天國正新按人馬。操練洋式軍隊。遂把他留在軍中。因他是西洋人。諒必有些本領。就封他爲主將之職。命他廣置炸藥。以備轟擊清軍。後來曾九攻破金陵。齊文先期逃出。潛往廈門。郭松林率兵援閩。獲之於大夫江。將解赴上海。訊治。行至浙境。大覆風。舟溺於水中。而斃。須知華爾白齊文同藉美洲。同入我國版籍。同帶常勝軍。而一則忠心無二。一則反覆無常。真所謂一樹之果。有甘苦之分。一巢之鳥。有劣馴之別。想齊文到九泉之下。見了華爾白。不知何以爲情。卽美國人至今題及華爾。莫不讚之謂真英雄。真豪傑。而曾不屑齒及齊文。嗚呼。若白齊文者。誠兩國之罪人也。正是

一。誤已。成千古恨。豈容再誤裂身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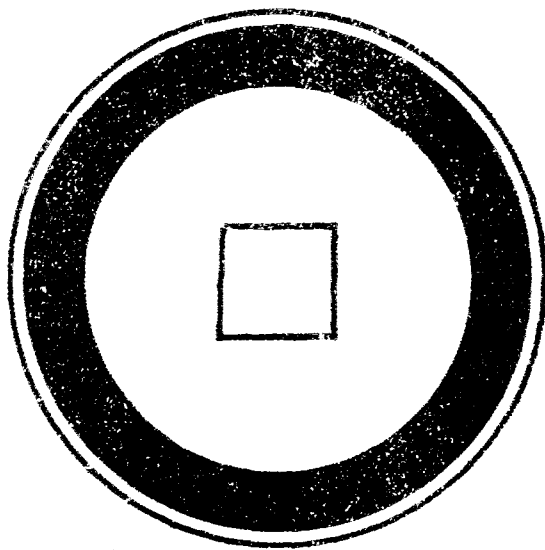
洪楊演義 卷五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三四

7.48
9
5

洪楊演義



上海
中華圖書館印行



3 0528 0286 9

洪楊演義卷六

第三十七回

戰無錫清軍大勝

失江陰小賊獻城

却說洋將白齊文閉松江城索餉。遂至上海大譁。李巡撫奪其兵，捕治之。後因領事之諷勸，乃任令白齊文逸去。李公卽裁常勝軍爲三千人，以美人戈登及李恆嵩同領之。所以常昭崑新等役，常勝爲戈登所統帶，表過不題。此時蘇軍旣克崑山，鶴章卽進兵鹿苑，派劉銘傳率淮軍五營往攻楊舍汛敵壘。汎左右樹木，立清軍乘風縱火，黑烟滾滾，直撲壘中。太平軍涕淚交頤，一時目不能視。銘傳督軍鼓噪而登，立破三座大壘，餘兵遁入江陰。李公檄促鶴章疾督諸營進扎常熟十五里之王莊，會同黃翼升所帶水師力禦。敗兵大軍安營甫定，忽探子飛風來報，稱天國章王、護王、普王、潮王、侍王等五

王率蘇常軍五六萬人來援江陰。且分股窺犯常熟。鶴章得報，即督各軍深夜疾行。黎明至顧山，見敵兵旂籠連綿自江陰界至顧山，直至無錫城外橫亘四十餘里。營壘密若天星。鶴章探望一番，回營坐定，謂諸將道：「賊衆蜂屯蟻聚，望去何止十餘萬人。但兵貴精而不貴多。縱使投鞭斷流，亦屬無救。於敗我兵雖少，而精銳者多，當足以制此賊。江陰爲七郡咽喉，若能破得此城，則取蘇州不難矣。諸君務宜努力，共建大功。」正談論間，探子又報：「分股悍賊數千名，又返攻楊舍汛。鶴章即派劉銘傳問道馳援，敗之於仙人河，斬馘千餘級，得勝回營。隔不三日，又聞忠王李秀成復渡江來援，將合五王之衆，分路內犯。李公得報，親率親兵兩營自上海至常熟，與黃翼升等定議，拔營前進。以銘傳七營之衆進北溇，攻其左郭松林。吳建瀛副將黃中元等所部各營進南溇，攻其右膝嗣武。張樹珊、周盛波等所部八營進麥市橋，爲中路另

857.48
379
:6

於各營之外。每路增精兵一千五百。以厚兵力。翼升以水師分助之。又令湯鶴章率馬隊列陣。顧山以督諸軍進戰。別遣驍將周壽昌、黃金志進張。備無錫來援。諸路大軍分遣。既定敵軍前鋒。已至。各軍分途進擊。互有斬獲。次日銘傳密約嗣武各帶步卒一千備齊。松脂白蠟之屬。以火箭兵五百輔之。埋伏於麥市橋兩邊。以攻水路。嗣武率老弱軍誘敵船上。敵兵見清軍旌旗不整。行伍紛如。逞勇鼓槳而進。嗣武略一迎戰。即率衆返奔太平。水師追至橋邊。銘傳等伏兵齊起。火箭宛若飛蝗。太平兵情知中計。無心抵拒。都棄舟登岸而逃。清軍將白蠟松脂拋入敵船。以火箭射之。登時篷帆盡著。火勢炎天。共焚大小舟船四百三十餘號。殺斃敵兵千餘名。銘傳等整隊還回。錄功已畢。時太平雖屢受創。而外強中乾。氣燄仍張。無錫守將黃子澄率黨萬餘人。由張涇出嚴家橋。圖犯周壽昌之營。鶴章在顧山高處望見敵兵。

A 212341



大隊蜂擁而來。恐壽昌兵力較單。或致疏失。急遣馬隊飛馳援之。壽昌等正在出兵接仗。見敵兵勢盛。頗有戒心。兩軍交鋒未幾。忽馬隊數百名從左側馳驟而來。橫貫敵陣中。堅左冲右突。敵隊漸亂。壽昌乘勢揮兵掩殺。太平兵又大奔。清軍一路追擊。直至嚴家橋。蹙偏入水者數以千計。黃子澄逃至城下。收集殘兵。退屯於城南之長涇。鶴章因令中右兩軍分隊伏於河岸兩邊。僞作潛渡之狀。以誘敵兵。而水師急進。南溷焚其停泊之船。松林乘間越南溷。逕趨長涇。太平兵見諸道並行。勢將夾擊。乃大駭愕。清軍鼓聲大震。吶喊殺來。松林載板揮刀直盪敵陣。血染征衣。袍鞍盡赤。敵兵見此神威。紛紛四潰。清軍追至祝塘。而北溷突出生力軍萬名來援。長涇翼斷。各軍歸路。鶴章派吳建瀛率二千人從東路出。麥市橋。黃中元率二千人從西路出。嚴家橋。各以吹角爲號。以擊斷路之敵。中元先遇敵於橋南。匹馬直前舞刀陷陣。馬

足。到。處。先。砍。折。大。旆。二。方。護。王。陳。坤。書。飛。騎。來。迎。正。要。交。鋒。建。瀛。之。軍。已。從。
麥。市。橋。抄。至。見。護。王。與。中。元。殺。在。一。處。連。忙。拍。馬。橫。叉。上。前。助。戰。當。下。兩。人。
盤。一。個。諒。護。王。一。柄。長。鎗。怎。能。敵。得。兩。般。軍。器。不。上。四。合。殺。得。兩。臂。酥。麻。汗。
流。浹。背。急。拖。鎗。回。馬。而。逃。清。兵。追。殺。數。里。直。至。北。塘。以。天。方。酷。暑。火。傘。當。空。
將。士。馳。驅。烈。日。之。中。難。勝。飢。渴。方。始。整。隊。回。營。到。了。晚。間。鶴。章。以。天。氣。清。涼。
月。明。如。晝。正。堪。出。隊。殺。敵。乃。傳。令。諸。將。趁。著。月。光。銜。枚。疾。走。潛。刦。敵。營。並。令。
大。隊。伏。於。要。隘。更。約。銘。傳。攜。板。曳。柴。潛。設。浮。橋。於。小。河。口。以。濟。諸。軍。至。四。更。
時。分。清。軍。行。抵。太。平。寨。邊。見。營。中。燈。光。黯。淡。刁。斗。無。聲。知。敵。人。均。已。睡。熟。一。
聲。口。號。填。壕。拔。角。砍。進。營。門。各。路。火。器。齊。發。鎗。砲。如。雨。太。平。兵。在。夢。中。驚。醒。
疾。忙。聚。兵。迎。戰。但。倉。猝。之。間。無。心。遇。著。有。心。那。裏。能。敵。抵。敵。不。多。一。刻。清。軍。
已。四。面。進。營。帳。棚。盡。著。煙。焰。撲。空。護。王。率。諸。將。士。冒。烟。突。火。捨。死。衝。出。重。圍。

普王朱樹鑿已爲銘傳所斬。水陸大軍鼓噪窮追，乘勝掃平一帶敵壘。計銘傳攻破北涵營二十七座，嗣武攻破麥市橋營二十三座，松林等攻破南涵營三十五座，擒斬六七千名。戰至天明，江陰無錫援軍由跨塘橋長涇等處又分路來援，與敗兵合隊抗拒。清兵以小隊廻環衝擊，而以大隊圍裹之。鶴章亦令銘傳、松林、嗣武等督飭各哨弁以一百人爲一隊分頭截殺敵衆，多半係驚弓之鳥，不耐久戰，交手未四五合，卽敗而返。奔鶴章登顧山吹角，促各軍追至八字尖、竹塘等處，沿途殺斃粵西老太平軍八九千名，蹋毀營卡一百餘座。計二日一夜之中，生擒宗王朝將主將及天義、天安、天福、天燕、天豫、天等之太平將士百餘名，轟殺陣亡者萬餘名，溺死者無算。塘水爲之不流，焚燒戰船三千餘隻，獲馬五百餘匹，印二百餘顆，鎗械千件。自顧山以西至無錫城南之長涇，縱橫七八十里，皆爲清有。李公得了捷報，喜不自禁，慰

勞諸將大犒三軍。卽派銘傳仍駐楊舍。翼升以水師駐大河。自率各軍進圖蘇州。豈知忠王雖然受創。心仍不死。遣悍將明天福、陳賓、率悍黨二萬餘人。力撲楊舍。另遣別軍擾長涇。以綴大河。援楊舍之軍。銘傳早得探子來報。派部將潘鼎琛、徐道榮各帶精卒一千分左右。要路埋伏。又派把總趙勝帶精兵三百在汎西挖下陷坑。上覆蘆席。舖以沙泥。兩旁貫以粗繩。上縛銅鑼。裝好機括。自同衆軍大開營門。偃旗息鼓。吩咐軍士如遇賊兵來到。不准慌張。安排妥洽。專等賊兵。那明天福、陳賓帶了悍衆揚旂。吶喊而來。頭陳賓乃秀成部下。最爲驍悍之輩。生得面如黑漆。目若銅鈴。領下一部黑鬚。硬如線鋼。身上不喜穿紅黃衣裳。故穿的是元色綢。緊身小襖。烏龍緞。滾脚小褲。足登黑絨快靴。手提兩柄烏金板斧。坐下一匹烏騾快馬。滿身一片烏光。只有這上長巾。却是猩猩紅色。遠遠望去。好似印度國黑炭一般。他逞著自己本領。

帶了數百隨身精兵拍馬當先將近清軍大營望見營門不閉壘上並無旂
旂只有十餘個老弱兵丁在牆邊向陽捫虱他乃一勇之夫曉得甚麼奸計
見了這個模樣以爲妖兵毫無防備便把雙斧搖動招呼衆人殺上前壘未
及一箭之遙忽聽得一聲響亮陳賓已連人連馬跌入坑中幾個前鋒驍悍
亦隨著紛紛滾下長繩激動銅鑼亂鳴清營裏一個流星號砲飛上半天忽
然金鼓齊鳴旂旂騰現銘傳統精兵殺出營濠手中都拿著撓鈎套索把坑
中之人一個個拖了起來細縛停當那後隊的見主將落坑被擒正要上前
來救猛然間又是一聲號砲徐道榮從左邊殺來潘鼎琛從右邊殺來趙勝
亦抄至背後冲入陣中清軍幾路夾攻殺得太平兵七零八落逃走無路都
只得號哭求降銘傳傳令凡棄械脫巾者免衆兵有了生路齊齊脫下頭巾
丟棄軍械戰場上紅綢刀劍推成一座小山計除殺死之外共收降衆一萬

有奇清軍。掌得勝鼓。奏凱回營。將明天福陳賓立時斬首號令。遣人報捷於李公。李公命旗牌官齎送銀牌羊酒犒賞銘傳之軍。乃與鶴章商議道。忠逆屢爲我軍所敗。賊膽已寒。我欲乘此破竹之勢。進圖蘇州。宜從何道進兵。三弟可有成見否。鶴章道。吳江震澤二縣同城。當江浙之衝。爲嘉湖援賊必由之路。我軍欲進取蘇州。必以此城爲起點。方可斷援賊之路。二哥以爲然否。李公點頭道。賢弟之言是也。卽發檄至青浦。調程學啓以馬步十三營。及戈登李恆嵩之常勝軍。速赴吳江進剿。學啓得令。卽日拔隊起程。先去見過李公。稟承方略。乃與恆嵩分常勝軍之半。乘船入九里湖。距花涇港同里鎮均十餘里。留三營扼湖口。以防敵人隔斷歸路。李公自督各軍。會戈登直趨花涇港。太平軍又憑湖築壘。以拒清軍。戈登命軍士以巨木爲架。高約十餘丈。用轆轤盤置大砲於架顛。戈登親自緣梯而上。以千里鏡格準。力點燃砲。俯

擊。壘。中。並。以。炸。彈。轟。倒。壘。牆。清。軍。一。擁。而。進。守。兵。不。能。拒。入。湖。掉。舟。而。逃。遂。破。花。涇。港。之。營。李。公。分。兵。駐。守。之。次。日。學。啓。督。副。將。歐。陽。利。見。又。敗。太。平。軍。於。夾。浦。破。其。石。壘。卽。乘。勝。水。陸。並。進。張。光。太。等。奮。勇。直。前。水。師。又。鼓。棹。飛。行。排。槍。助。擊。立。將。九。里。湖。北。岸。之。壘。悉。數。毀。平。生。擒。五。百。餘。名。餘。兵。覓。水。而。逃。清。軍。以。強。弓。亂。射。箭。若。蝗。飛。射。死。者。無。數。蘇。州。慕。王。譚。紹。洸。突。率。敢。死。軍。二。三。萬。人。砲。船。一。百。餘。艘。由。伊。山。橋。直。撲。花。涇。港。圍。攻。清。軍。駐。防。之。營。學。啓。聞。警。親。率。馬。步。全。軍。往。援。慕。王。見。救。兵。來。到。撤。圍。迎。戰。清。軍。背。湖。列。陣。人。馬。如。怒。浪。驚。濤。縱。橫。盪。決。學。啓。高。執。大。旗。親。自。首。先。陷。陣。太。平。軍。復。驚。懼。却。走。而。副。將。劉。士。奇。之。軍。亦。從。鷹。豆。湖。排。隊。而。來。花。涇。港。守。將。張。遇。春。亦。開。壁。門。大。呼。殺。出。蘇。州。兵。三。面。受。敵。大。敗。奔。逃。紹。洸。馬。失。前。蹄。幾。爲。學。啓。擒。獲。清。軍。乘。勢。攻。克。同。里。石。壘。李。恆。嵩。駐。軍。吳。江。城。北。相。距。十。五。里。之。官。塘。聞。學。啓。正。在。

圍攻同里。知吳江必不爲備。卽於當夜五更引兵疾抵北門。敵卡守兵果望風驚潰。清軍直抵城下。天尙未明。卽於黑暗中設梯於西北隅。恆嵩首先登城。燃槍轟城守。城兵方纔驚覺。適學啓亦自同里回軍進逼城根。城首見兩路皆是清兵。情知不敵。開門出降。吳江震澤縣城卽於辰刻收復。學啓以此城係江浙水陸要區。敵所必爭之地。乃親督四營在城籌備。守禦果然。未及下午。嘉興援兵數萬至南門。學啓早得探報。預派伏兵以待。卽擊敗之。乃分路設防。以備嘉興蘇州援兵。自回大營報功。李公因謀取江陰嘉善。以分敵勢。學啓慨然請行。李公准之。卽率本部精兵星夜馳赴九里湖。與太湖水師會於夾浦口。共督師船數百號。鎗隊數千。水陸相輔而前。盡下沿湖敵卡。湖濱有大關口。太平兵恃以爲險。憑湖設立一卡兩營。堅守死拒。爲蘇嘉兩路之津渡。學啓察看形勢。見營卡分爲三面。以犄角爲應。援非分兵不足以制。

之乃自率親兵炮隊。當中路。派太湖水師四營分攻其東西。另派歐陽利見率本部二千捲旂息鼓以截敵後。衆將領令分頭進兵。先敗敵於東山。學啓又以敵營如鳥翼。當先攻其北岸。遣敢死士五百各執利斧。身穿油衣。越水夜襲之。鎗炮環擊。轟死敵兵無數。部將左有才等督軍奮勇先登。歐陽利見截扼飛虹橋口。並斬斷浮橋。太平軍不得渡。悉數陣亡。陣斬領兵指揮徐尙友一名。北岸既克。南岸敵營亦望風驚潰。清軍乘勢追殺。將洞庭東山館子中人全行誅戮。計斃二千餘人。學啓等遂督軍圍逼蘇州。進屯外跨塘。鳳凰頸。唐家濱。水師泊金雞湖。獨池湖。大牛橋。陽城後。與婁門葑門相距數里。而太湖水師亦泊南舍鎮。遙相呼應。時劉銘傳將攻江陰。統領李鶴章先遣二營至楊舍助之。遂合兵一處。連擊敗敵於黃山。及東門外。斬首數百級。生擒百餘名。獲安福等數名。太平兵於城外四門分營踞守。銘傳疾統各軍會攻。

東門將石營三座。次第攻克。並將太平兵歸路截斷。四面兜殺。生擒天將及燕侯等十餘名。大軍乘勝滾營進紮。逼城而陳。正要傳令攻城。忽護王陳坤書及潮王等五大股。有衆十萬餘人。由常州等處分道來援。綿亙數十里。銘傳見敵勢浩大。遣人告急於常熟。鶴章聞警。正在午膳之際。投箸而起。立統親兵三營飛馳至江陰。並檄調常勝軍速來助戰。兩軍相遇於十里橋。鶴章執刀督陣。凡軍士退後者立斬。以狗士卒拚命向前。直奔敵陣。兩軍合戰。未幾。猛聽得西北角上鼓角聲喧。快鎗連續。戈登。統常勝軍電掣而來。直冲敵軍之左。洋鎗子彈亂落如雨。太平兵又大創。坤書率諸軍敗退。鶴章催動三軍如潮水般殺來。死尸遍地。青草皆紅。追擊至五里外。方始收兵。護王亦率殘兵結壘。鶴章以雖獲全勝。而敵衆我寡。久恐難支。乃調副將張樹珊等。由常熟福山馳往救援。並調郭松林等各營抄攻敵後。又破祝塘橫塘營壘。乃

出周莊與樹珊會。且戰且進。沿途擒斬四五千人。直逼城邊。鶴章約同銘傳。乘馬登高阜。周覽縣城四圍敵勢。見敵營西自江邊。東至山口。沿途紮木城十餘座。其中石營土壘木卡大小百餘座。守禦極嚴。刀槍密佈。因謂銘傳道賊營如此堅厚。非合全軍兵力。斷不足以破之。銘傳稱是。當下並轡回營。即合水陸各營。分路進攻。豫爲部署。至五鼓時分。郭松林督樹珊等七營馬隊埋伏山後。銘傳由中路進。周盛波周盛傳循城出其右。先擊東南大隊。援兵又以四營繞至城西。以綴無錫。援軍而黃翼升水師列隊江干。誘之出敵。自辰至巳。敵衆隊伍如林。層層抵拒。松林忽自山後翻上太平兵。仍拚命血戰。松林大呼。殺入盤刀。怒馬直入陣中。橫衝直突。太平軍尾隊撒動。頭隊遂亂。銘傳樹珊揮軍直擣中堅。太平兵始大潰。各軍追殺人馬。更自相踐踏死者。山積。其附城踞守各營。見援軍敗走。都惶惑不定。清軍乘勢促之。將沿河木

城石營土壘木卡百餘座。一律掃平。添調洋槍隊。並帶炸砲。乘勝轟擊。先將石營一座轟蹋。各勇越濠踰牆。奮呼擊殺。守兵不能抵敵。棄營而奔。黃翼升望見旗帳。知陸軍已出隊殺敵。亦率水師將西山邊敵營攻破。於是城外各路均爲水陸清軍殺戮淨盡。鶴章飭令各營將該城四面圍困。以大砲盤升架上。四圍攻擊。彈力所及。烟火橫飛。將城梁望樓轟毀大半。城中守將廣王李愷順。乃守馮官屯。李愷芳之弟。素名驍悍。部下皆粵西老軍。至是猶堅忍拒守。不料旅帥瞿麻皮有貳心。以降書縛強弩射入清軍營中。小軍拾得。呈與鶴章。鶴章拆視之內。稱於今晚三更。城角插白旗爲號。當率衆獻門。云。鶴章乃派銘傳嗣武各率精兵潛伏城根。至夜半時果然。西門角上一片金聲。四五面小白旗隨風飄蕩。銘傳揮衆緣梯而登。隊伍相繼呼聲搖城。廣王李愷順正在南門點視。忽聞西城有失。清軍已斬落關門。急率親兵下城巷。

戰。清軍鎗炮同施。密如雨集。守兵披靡四奔。廣王退至穿城河邊。見清軍圍逼上來。所有河上石橋。已爲逃衆踏斷。真是兵盡矢窮。智竭能索一聲。長嘯撲身投水而死。間有小路沖出之兵。又爲常勝軍回兵撲殺。無得脫者。當將江陰縣城克復。鶴章大隊入城。撫輯居民。盤查府庫。賞給瞿麻皮百總職銜。派在劉銘傳麾下聽用。麻皮在營住了兩月。不願爲官。辭職還鄉去了。不題。再說程學啓進規蘇州。紮營於外跨塘。距婁門僅及七里。以對面十餘座敵壘。相隔尙遠。鎗砲力不能及。乃進兵永安橋。時忠王李秀成自金陵回鎮蘇城。見清軍逼近。派精兵萬餘名。分出婁葑齊三門。分頭夾擊。學啓聞報。敵兵大至。傳令且慢安營。派歐陽利見率湘勇二千當婁門之敵。爲右軍。鄭國魁率淮勇二千當齊門之敵。爲左軍。自率馬步五營。驟進中路。以當葑門。敵兵又命哨弁乘快馬飛馳約太湖水師速來。寶帶橋夾攻。部署甫定。太平兵已

殺到面前。天將汪有爲挺戟當先。在旂門邊提鞭大斗道。大膽妖兵。敢來犯俺蘇州的疆界。快來領俺的傢伙。學啓把腰帶一緊。向親兵手中接過大砍刀。一道寶光。連人和馬滾至陣前。手起刀落。正是

沙場一對爭鋒將。同是太平貳逆臣。

欲知汪有爲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克蘇垣降人齊授首 復無錫敗寇盡成擒

却說學啓單人匹馬。冲到垓心。但見一道光華。舉刀直取。有爲正在厲聲叫罵。不防大刀已到頂門。險些兒被學啓劈着。急忙起手中畫戟。竭力架開。兩馬相交。戰到二十餘合。汪有爲恐有失閃。忙帶轉韁繩。飛馬奔回本陣。學啓乘機揮動大軍。上前掩殺。太平兵奔至永安橋。正遇黃翼升水師殺到。在戰船上排炮轟擊。又打死敗兵數千。汪有爲甲裂盔歪。狼狽逃回城內。而

出婁門之兵亦爲歐陽利見所敗。鄭國魁亦擊走齊門之兵。三路同報捷。音清軍遂進駐永安橋。時東南之寶帶橋扼峙要衝。爲太湖往來之鎖鑰。太平於該處築石營一。土營三。駐以重兵。悉力扼守。學啓以寶帶橋之壘不克不能制蘇州之死命。乃與戈登謀先取之。但清軍雖然屢捷。而太平軍營壘堅固。猝難攻克。因先期令陳東友成俞卿統砲船下黃天蕩。繞李朝斌水師入寶帶橋。與陸師會。忽探子報忠王慕王率大隊敵兵從城中突出。欲圖解圍。原來忠王見外圍日亟。坐困孤城。必至與城同盡。乃泣商於慕王。命與納王之全軍在城固守而已。率精兵出城游擊。以滅敵兵圍城之勢。以爲納王雖非粵人而從已十年。向以恩情結納。必能與慕王同心守禦。而不料蘇城卽斷送其手也。當下學啓聞警。立派宋有勝張行科襲其右。陳忠德朱定元襲其左。李朝斌督水師入伊山橋爲中路。洋將戈登龐發乘輪船繼之。學

啓分派諸軍。緊扼水陸要道。屬戈登龐發駐守寶帶橋。使忠王之兵不能四突。李巡撫又檄張遇春等四營駐之。寶帶橋既克。而橋西五里。尙有五龍橋。二橋交。互環抱。宛如雨後長虹。盤空夭矯。忠王亦以重兵守之。以通浙省之路。秀成見官軍克復寶帶橋。恐五龍橋孤立無援。乃率兵數萬來攻寶帶防營。學啓戈登水陸合禦。力戰數日。太平兵又潰奔清軍。並不追趕。自行收隊。而譚紹洸遣城兵數千。分出闔齊葑等門出擊。直趨大橋角。七星橋。諸營清軍竭力禦之。戈登與學啓商議道。五龍橋爲太湖之衝。彼處賊壘。勿克斷難絕。城中之接濟。必先設法破之。方可絕盤門出太湖之路。學啓道。公言極是。我當與公分任之。卽日定議。學啓率水陸七營。出寶帶橋。戈登乘輪船。與周正林所部水師。會於鮎魚口。爲左右路。朝斌水師進澹臺湖。爲中路。清軍偃旗疾走。出敵不意。先後破其六營。又連敗盤門援兵。城中兵漸不能出擊。衆

將正欲收兵。忽諜報浙東堵王黃文金糾合嘉湖悍賊。逕犯平望鎮。欲襲大軍之後。學啓屬戈登守五龍橋。自率水師立刻拔營進敵。途中營下。見清軍大隊馳至。大半無人敢迎。學啓吩咐軍士將木柵板屋等物積薪而聚焚之。遂會軍於八圻陣。擒貴王陳得勝。斃兵約三千人。毀太平營三十餘座。獲兵船數百號。追擊至平望。斷其浮橋。橋邊有小舟百數十號。太平兵各欲逃命。爭先下船。後隊之兵拔舷欲上。輒爲船中拔刀亂砍舟中之指。可掬覆溺者。不計其數。蘇州來援之兵亦聞風退去。自是蘇州外援斷絕。勢日窮蹙。忠王乃另召無錫栗陽宜興之兵八九萬。船千餘隻。泊運河口。而自率親兵駐金匱縣之后宅。圖解蘇州之圍。兩路聯絡數十里。旗鼓相聞。連營互進。鶴章謂賊方倚運糧河爲固。步步爲營。我軍不宜浪戰。亦當結營以制之。乃卽日自督精兵。逕趨后宅。而令滕嗣武張樹珊率本部二千人。赴大橋角立四營。連

日出戰。疊敗坊前梅邨安鎮鴻山之敵。李巡撫既得捷報。又接鶴章呈來地圖。察閱之下。謂賊之大股全集西路。志在保無錫。以援蘇州。檄鶴章等堅立營壘。以固後路。並多派偵探。審其虛實。乘間翻營。擊敵。另檄學啓。戈登。由蘇州橫出敵後。學啓得了號令。正欲發兵。忽報蘇紳在籍。郎中潘曾瑋叩營求見。學啓卽親至轅門。迎接進中軍帳。坐定寒暄畢。學啓開言道。老先生惠然肯來。未識有何見教。乞示其詳。潘郎中道。兄弟探得蠡口黃埭之賊。守備不堅。有機可乘。以將軍虎威臨之。宜無不克之理。彼處賊營。旣破。蘇楊二城之路。自斷矣。乞軍門裁奪施行。學啓喜道。老先生高明。見教真破賊之機會。至矣。學啓安敢不從。潘紳卽飲茶辭出。學啓送客回來。立時發令。會同戈登等。乘夜督帶輪船。洋槍隊。進攻蘇州齊門外之蠡口敵營。戈登連開炸砲。傷敵甚多。學啓督水陸各軍。環攻兩日之久。敵勢不支。清軍砲隊分路踰牆。襲入。

立將蠡口敵營攻毀。斃敵數千餘名。城內之守軍復糾衆來援。亦經常勝軍擊敗。學啓令軍士歇力一宵。次日卽拔隊進攻黃埭。守將萬國鎮見清軍勢盛。率衆突圍。學啓指揮士卒放開花砲環擊。子亂落似雪飄。敵兵略避。卽乘勢越濠直入。黃翼升復令水師登岸夾擊。當將黃埭等處四壘攻毀。擒斬二千餘名。生擒天將萬國鎮一名。其蘇州無錫交界及無錫西北惠山一帶復有忠王李秀成分兵據守。鶴章督率各營分布夾擊。連日相持。互有斬擒。忠王見東路備嚴。乃西擊大橋角。黃中元帶隊擊却。跟蹤追殺。擒斬五六百人。踢毀后宅南塘等處卡營十一座。忠王意圖拚一死戰。乃於次日悉出其黨。列隊挑戰。李鶴章復約諸軍滾營前進。分攻坊前梅邨茅塘橋敵壘。太平兵扼興隆橋拒守。周盛波督率部軍蛇行橋下。以炸藥轟毀石橋。磚土上飛。將北岸敵兵擊傷無數。橋下清軍亦傷拆數十名。盛波揮兵掩殺過河。太平軍

又。悉。衆。奔。潰。而。分。路。逆。撲。安。鎮。猴。嶺。等。處。郭。松。林。等。分。途。抄。擊。敗。兵。才。退。往。嵩。山。清。軍。乘。勝。進。攻。梅。村。西。倉。守。兵。出。濠。迎。拒。排。開。陣。勢。擂。鼓。三。通。松。林。匹。馬。單。刀。大。呼。陷。陣。盛。波。指。揮。後。隊。用。洋。鎗。連。環。排。擊。太。平。兵。難。當。砲。火。而。奔。遂。將。梅。村。十。餘。壘。一。律。踢。平。燒。毀。兵。船。多。隻。松。林。陣。擒。太。平。護。國。軍。師。李。生。香。擊。斃。航。王。唐。政。才。李。生。香。者。卽。天。王。初。至。金。陵。時。勸。其。建。都。長。江。勿。犯。中。原。之。人。也。其。茅。塘。橋。西。倉。之。太。平。兵。是。時。亦。聞。風。驚。竄。忠。王。見。兵。無。鬥。志。勢。已。難。爲。始。分。道。遁。還。蘇。城。清。軍。連。獲。大。勝。卽。日。進。兵。滸。墅。關。太。平。兵。仍。於。關。前。連。營。數。十。座。堅。守。抵。禦。清。軍。不。待。紮。營。卽。奮。勇。直。撲。鏖。戰。三。時。戈。登。帶。洋。槍。隊。千。名。趁。敵。軍。苦。戰。之。時。從。小。路。抄。至。王。瓜。涇。破。其。營。六。座。學。啓。亦。將。觀。音。廟。敵。營。四。座。攻。克。各。軍。直。抵。關。口。施。放。快。槍。火。箭。殺。其。前。鋒。數。千。後。隊。不。敢。抵。拒。乃。將。滸。墅。關。五。座。大。營。全。行。攻。克。學。啓。復。會。同。乍。浦。副。都。統。克。根。木。

帶輪船進逼十里亭。先破其左營。餘營四座。亦即敗遁。虎邱守壘兵。亦相繼潰走。清軍直追至閶門街。沿途死尸枕藉。東風過處。臭穢難聞。其由五龍橋進攻盤門之軍。亦將該處卡營踢毀。進逼省城。秀成乃派諸王。於胥葑婁等門。憑城河築壘數十座。悉精銳以守之。婁門外之石壘。尤爲堅固。十月十七十八兩日。戈登從外跨塘出發。至婁門。見城上寂無聲息。疑守兵已遁。乃將猛砲攻城。不意一聲號炮。城中立即回攻。血戰兩晝夜。婁門之石壘。雖被擊毀。而常勝軍亦受極大損失。二隊隊長威里。四隊隊長克斯顛。二隊隊官慕爾。一隊隊官堅恩。砲隊隊官穹師。五隊隊官威連。四隊隊官阿克。皆陣亡。而中西合組之兵士。死傷至八百餘人。垂斃之。太平兵不意猶能如此。血戰於是。戈登有敬畏之心。而招降之機動矣。學啓軍至河東。知壘堅難以遽拔。傳令安下大營。遣人赴上海稟報李公。李公聞城外要隘皆克。便親至學啓營。

中周覽敵情。益催督諸將乘銳進攻。立刻出隊攻婁門石壘。學啓緣南岸。戈登緣北岸而進。李公親張大纛乘馬督之。清軍皆奮力直前。以炸炮排轟傾其壘牆十餘處。戈登冒刃直進。缺門後隊喊殺隨之。守兵披靡。勢將散潰。秀成紹洸率兵萬人突出。婁門拒敵。學啓謂戈登道。公可率兵攻壘。我當分隊應之。乃揮本部湘軍併力冲擊。太平兵辟易。常勝軍肉薄以登。戈登當先直上手。斬守將數名。立將石壘攻破。秀成等救援無術。只得仍退入城。而陳東友水師復由黃天蕩進擊。會攻婁葑門外石壘廿餘座。悉被毀平。同時黃翼升祝文榜破齊門石壘。楊鼎勳李朝斌張遇春破盤門石壘。於是清軍三面薄城。城中軍心亂而陰邪小人送死之期至矣。譚紹洸最爲堅忍。所部亦皆以死自誓。並無二心。至是猶忍死堅守。而納王郜雲官以與譚有隙之故。至此漸有貳心。擬約汪有爲伍貴文汪安鈞周文佳范啓發張大洲汪壞武七

人獻門投降。但未知衆人同心與否。不敢貿然開口。乃以商議軍情爲名。密約衆人至其家。是晚黃昏。伍貴文等次第到來。先說了些別的事情。雲官忽然長歎道。時勢至此。城破即在旦夕之間。我輩真死無葬身之地。了一面說話。一面目視衆人。衆人皆垂頭歎息。不發一言。雲官又道。我們自到江蘇。滿擬享些富貴。豈知連日戰爭。不曾安逸過半日。如今倒要身首異處。仔細想來。殊覺不值。諸位大哥心下。以爲何如。汪有爲道。弟等並無成見。大哥如有指示。得能轉禍爲福。敢不樂從。諸人亦同聲道。汪大哥所言甚是。雲官便請衆人到密室之中。說道。從前保王洪容海獻城降清。不特赦免前罪。且賞給三品花翎。清諭中又云。此外如有獻城自續者。不准過事。苛求成例。具在我等。何不效之。有爲等皆以爲然。乃商議停當。密遣心腹從人。通款於副將鄭國魁。乞降。國魁據情告知學啓。學啓沉思道。去年常熟僞降李三先生。幾受

其害郜雲官等皆賊中梟悍之渠志不可測此事關係重大我當親往察之便喚來人至帳前說道你家主將果有真心可於明晚二更至城外陽澄湖密待我當自來面商一切來人領命而去到了次晚學啓特往約了戈登一同赴約戈登亦因前日之敗知蘇城尙難力取所以聽學啓說了心中非常歡喜二人卽駕了單舸只帶四五名親兵逕往陽澄湖舟子開船槳櫓如飛直至陽澄湖南岸雲官等衆人已先在蘆葦中等候相見之下先叩問守城之事備得其要領命斬秀成紹洸以獻諸人不忍於秀成同答道忠王與我等有恩無讎負義陰圖心實有所不忍乞軍門大人原諒至譚紹洸首級自當遵命惟大帥面前總求軍門代言轉懇格外施恩爲感學啓應諾請戈登在旁保證商妥投降條件郜雲官等果能將紹洸殺死獻城投降除前罪不計外首領八人准可得提鎮各官以爲交易商議既定學啓又將自己投降

後得意之事。向雲官等安慰了幾句。方回營告稟李公。雲官等亦悄悄回城。密商圖紹洸之策。須知秀成何等機警。見雲官等形景早已識透了。幾分顧已事無可爲。且先逃自己性命要緊。乃涕泣握紹洸手爲別。囑其萬事留意。紹洸亦泣以殉城。自矢送至城外。而別。忠王率其黨萬人乘舟出胥門。由靈岩水瀆水道以去。李公自得學啓稟報。催督諸軍攻城愈急。學啓朝斌翼升等親督水陸各軍。由各門分路進攻。日夜不休。愈逼愈緊。紹洸因籌商守禦。遣召雲官。雲官暗喜道。這賊死期至矣。便攜比王、康王、宵王及天將汪有爲等同往。即取案上小洋槍。就座擊殺之。雲官等既誅紹洸。並殺其心腹千餘人。部兵萬餘。夜開齊門迎降。學啓令鄭國魁以二營入城。天明時。獻慕王譚紹洸首級請驗。學啓入城撫視時。降將之列名者八人。精壯猶逾十萬。衆將方歃血誓生死。乞學啓請於李公。要求總兵提鎮等官。署其衆爲二十營。仍

許屯閫胥盤齊四門雲官等且未雍髮學啓密白李公恐不可制必誅之以定衆李公道誅戮降衆恐干天地好生之仁奈何學啓道不然殺數人而免數萬人是所死者寡而所生者衆也豈可行小惠而貽巨患乎李公然其言乃伏刀斧於帳中翌日向午納王郤雲官比王伍貴文康王汪安鈞寧王周文佳天將范啓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並出城請李公受調李公埋伏已定相見之後登時一聲號令兩旁刀斧手齊出把諸降將剝衣綑縛吩咐推出轅門雲官等大叫無罪學啓立帳前數說道洪逆命守蘇州而汝等獻之是不忠也爲譚紹洗部將而汝等殺之是不義也且旣降而不雍髮其意何居汝等尙有何說衆人俯首無詞須臾間炮聲響處血淋淋幾個首級已獻上中軍學啓統軍入胥門彈壓令各軍搜戮得長髮者數萬不分兵民皆殺之於雙塔寺前李朝斌等復由盤門等處截殺死人無算立將蘇州省城克

復時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也。惟戈登得了殺降之信，因與己信用攸關，不覺大怒，立即帶了手槍欲覓李程二人，併命鴻章學啓皆避不敢面。使人疏通數日後，戈登怒解乃已。李公乃整隊入城，規畫一切善後事宜。又派人赴安慶告捷，一面向清廷奏聞。當奉清諭略係：李鴻章奏克復蘇州省垣一摺，覽奏欣慰。本日已明降諭旨，將會國藩交部優叙。李鴻章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穿黃馬褂矣。逆匪盤踞蘇城，與金陵杭州互爲犄角。此次蘇城得手，他處自不難迎刃而解。惟忠逆率部萬人出胥門，由光福靈岩一帶小路搭船而去。此路係前次該逆由滄關潛入蘇城之路，恐復自立一幟。擁衆據我要隘，或竄出重圍，紛擾他處。著李鴻章迅即查明忠逆下落具奏。該逆不得志於蘇，必將肆毒於浙江。左宗棠務飭蔣益澧嚴行防勦。蘇垣既克，杭城賊勢漸孤，著即奮力攻克，以成破竹之勢。金陵至蘇之路已斷，恐該逆仍思鉅

走。曾國荃須加意慎防。乘隙圖取石城。曾國藩總統諸軍。尤當督飭各處帶兵大員。慎益加慎。以城全功。同膺懋賞云云。同時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亦從優給獎。權授江蘇省總兵。戈登賞給頭等功牌。並銀一萬兩。以示嘉獎。戈登自得此旨。乃將辭職之意。消滅。李程又力與交驩。遂爲和好如初。當大軍急攻蘇州之時。李鶴章方督軍進取無錫。蘇兵分路來援。鶴章力督諸軍。滾營搏戰。凡十晝夜。太平援軍始退。清軍乘勝進克三里街、萬壽橋等處敵壘。時無錫之太平兵。北聚於高橋。南聚於望亭。鶴章率本部精兵。假太平旂幟。乘夜奔入其營。守兵不察。開壘門納師。清軍就在營中拔刀亂砍。沖開營帳。數重。燃火藥包。焚其輜重。紅光冲天。營中大亂。遂攻克高橋鎮。又連克新安望亭等處。卽分路進取無錫。四面合圍。潮王黃子澄父子。率黨六七萬人。同心死守。鶴章令軍士分作日夜二班。輪流攻撲。並分兵堵截。宜興常州援兵。

又命郭松林周盛波等燒燬敵船百餘隻。攻破惠山石卡二道。擒斬二千餘名。是夜鶴章令丁日昌手燃三眼開花炮。焚燒房屋數處。乘敵慌亂之際。督率張樹珊等各營。揚威直進。攻破亭子橋口頭營一座。殺敵數百名。次日清晨。清軍仍出大隊。連破東南北三門營卡十餘座。奪獲兵船甚多。又破其西南兩營。鶴章登高瞭望。見城上旌旂靡亂。隊伍漸移。大有慌張之狀。乃謂諸將道。觀此賊情。今日此城必破。便喚周盛波聽令道。你可率本部二千往北門村中埋伏。偷見賊兵敗走。務宜合力截殺。不可使潮逆父子走脫一人。盛波口稱得令。帶兵自去。又喚周壽昌吩咐道。你亦率精兵二千。在城西三里橋埋伏。萬一盛波不能擒住逆首。你可迎頭攔截。諒來前後夾攻。必能生擒黃逆的了。壽昌亦領令而去。鶴章自率郭松林、吳建瀛、黃翼升、分飭水陸各軍奮勇齊進。但聞殺聲鼎沸。戰鼓如雷。大軍一擁登城。潮王黃子澄見勢已

不支。疾率悍衆下城。巷戰。被官軍箭石交施。槍刀亂剝。太平軍因城門已破。先自膽怯心驚。那裏還能迎敵。都紛紛躲進民房。黃子澄率隨身心腹五六千名。拚命突出北門。剛至方家村。忽前面一聲砲響。無數清兵出村截住。去路中央。一面帥旂現出一個繡金周字。正是盛波的伏兵。師帥劉阿喜提棍來迎。與盛波戰在一處。子澄趁此機會。招呼心腹逃出圍中。回顧身旁。祇剩數百名殘衆。死命跟着他們。便沿城向西門而走。比及盛波劈死劉阿喜。急催軍悉力緊追。子澄奔至三里橋。見追兵漸遠。心中喜道。雖然失了城池。却幸得父子兩人未傷性命。真天父看顧小子的宏恩也。話未說完。猛見橋邊鼓聲大起。旂號分明。一彪清軍迎頭阻住。爲首一員大將身騎黃驃馬。手執赤銅刀。正是周壽昌。黃逆嚇得幾乎跌下馬來。子澄與一衆敗軍走得已是人仰馬翻。安能冲殺壽昌看了大喜。正要上前擒拿。又見塵頭起處。盛波率

兵喊殺追來西門城裏吊橋放落松林。又引兵突出城濠。諒那幾百個敗兵如何。經得三路大兵不消半個時辰。一齊殺個罄盡。潮王黃子澄被壽昌縱馬生擒。其子黃德懋要緊逃出重圍。恰巧松林一馬冲到大喝一聲。正是勝則爲王。敗則寇。生榮死臭在須臾。

欲知小黃被擒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程學啓嘉興殞命

陳坤書常郡被擒

却說黃德懋策馬逃生。正遇郭松林冲。到兩馬相並。松林大喝一聲。揪住黃衣。輕輕提過馬來。攢在地上。喝令左右親兵。細縛當下敵首。既擒。即將無錫金匱。縣城克復。共計生擒大小兵將五百餘人。擒斬溺斃二萬餘人。難民三萬餘人。鶴章統諸軍整隊入城。安民已畢。便將潮王父子綁赴市曹。凌遲處決。遣人報捷於蘇州。李公即日馳赴無錫。慰勞諸將。並具疏奏聞清廷。旋得

訓云。李鴻章奏忠逆李秀成。自十年春間。壘陷蘇杭各處。盡得東南財賦之區。日益強悍。至去歲賊勢屢挫。各城反正。精銳散亡。洪逆驚惶失措。猶賴忠逆回援金陵。主持守局。該逆以蘇州爲分地。事急仍須反顧。其部衆逆酋。尤以譚紹洸。邵雲官。陳炳文。鄧光明。黃子澄等。爲尤衆且悍。此次蘇錫兩城之克。勦除逆酋殆盡。解散逆黨。數逾億萬。李秀成之巢穴既失。黨羽亦孤。該撫據獲賊供。稱該逆跟踫西走。隨行僅止二萬餘人。將赴金陵解圍。計不得施。則挾洪逆並其母妻眷屬。由浙皖交界。竄走江閩。以尋回粵之路。李鴻章自入蘇城。徧察賊中規畫。守禦頗饒賊智。深以此酋逸出江閩。仍恐蔓延爲患。其常州護逆陳坤書。不甚耐戰。杭州之陳炳文。鄧光明。聞忠逆勢敗。思歸多不願從。惟溧陽侍逆李世賢。戰守俱悍。且與忠逆同惡相結。而陳鄧兩逆。以嘉湖蓄積甚多。必須死守。幸而官軍各路。布局皆穩。金陵杭州。再有一處得

手賊更瓦解。該撫擬即日馳赴錫城。籌布進取。令程學啓等軍由平望太湖兜勦。冀與左宗棠蔣益澧之軍前後夾擊。李鶴章劉銘傳等軍進圖常州。宜興。兜勦蘇城之賊。冀與曾國荃鮑超之軍前後夾擊。所籌均極周至。卽著曾國藩飭令曾國荃及左宗棠聯絡進取。與李鴻章相爲策應。該督撫等須隨時函商。層層進逼。萬不可稍涉遲延。云云。曾公卽將寄諭抄錄數通。傳知金陵浙江各處。再說李公旣克蘇州。連復無錫。便與諸將籌布進取之策。以浙江嘉善縣與婁縣接壤。爲蘇浙之要區。而城東張涇。匯尤當其衝。乃派劉秉璋。潘鼎新。率淮勇七營。越境前往會勦。各軍乘著銳氣。將張涇。匯敵壘一鼓平之。以爲圖浙根本。而平湖守將某知李程受訓於戈。登不敢再殺降將。乃首先通信乞降。請爲內應。鼎新等分道進兵。而別屯兵於鍾埭。以拒嘉興援兵。次日水師直逼城下。內應者反戈自攻。登時隊伍大亂。開門迎師。陣斬洗

天、安、等、數、人、而、同、時、乍、浦、等、處、亦、乞、降、鼎、新、即、督、師、疾、至、乍、浦、攻、克、東、門、外、牛、橋、石、壘、遂、於、當、夜、收、復、乍、浦、汛、城、連、復、海、鹽、縣、城、大、軍、乘、勝、進、攻、敵、人、迎、塵、奔、潰、疊、克、澈、浦、鎮、孟、河、汛、二、城、分、兵、駐、守、李、公、接、得、捷、音、因、其、地、去、蘇、州、太、遠、旂、鼓、不、及、招、呼、且、敵、衆、仍、麇、聚、於、江、浙、之、郊、平、望、等、處、乃、令、鼎、新、等、自、爲、應、援、而、檄、程、學、啓、速、攻、平、望、以、制、嘉、興、之、敵、學、啓、得、了、號、令、即、同、李、朝、斌、督、率、諸、軍、進、攻、分、其、軍、爲、三、道、自、當、中、路、歐、陽、利、見、當、右、路、劉、士、奇、當、左、路、每、道、有、步、兵、二、千、馬、隊、五、百、朝、斌、率、戰、船、四、百、號、由、汾、湖、兜、勦、而、別、遣、軍、三、營、屯、扎、梅、堰、橋、以、防、湖、州、之、援、時、鷹、脰、湖、南、北、兩、岸、有、石、城、土、壘、二、道、清、軍、方、悉、力、猛、攻、城、中、突、出、二、三、千、人、抗、拒、清、軍、分、首、中、尾、三、枝、併、力、抄、擊、士、奇、怒、馬、入、陣、斬、其、指、揮、一、名、復、策、馬、潰、圍、而、出、太、平、兵、退、入、壘、中、清、軍、於、次、日、復、分、路、進、攻、忽、嘉、興、突、來、救、兵、萬、餘、黃、衣、紅、旗、彌、漫、湖、岸、直、冲、畫、眉、橋、朝、斌

等分兵進禦。併力夾擊。水師駕船乘風揚帆。子彈亂落如雹。也是事有湊巧。一個砲子從空中落下。恰恰打中黃衣軍帥太平。兵驚爲神奇。都棄旂。丟械而奔。水師鼓棹飛追。直至五里外。方始收隊。學啓見已擊退援兵。催兵逼壘。猛攻四圍。狂施炸砲。斃天將多名。立刻破其左壘。朝斌督率所部。亦自湖南附堞而登。副將龔生揚等。由湖北蛇行而前。各破石壘二座。總兵王文勝等。率勇填濠。拔樁擁進壘門。復將後面二營。相繼毀平。其敗兵之竄逸者。悉爲鎗炮截殺。尸積盈湖。水紅數里。是役也。蘇嘉之精銳陣亡殆盡。燒燬兵船五百餘隻。奪獲大砲六十餘尊。火藥五千餘觔。砲船民船百餘隻。旂幟器械無算。而忠王於江浙方面。數年經營之精華盡矣。追殺至數十里外。乘勝進規黎里。守兵亦不敢迎拒。先期竄奔。復燒其空營三座。平望一律肅清。嘉善之兵。聞平望已失。無所憑依。懼而遣人乞命。李公檄令學啓便道圖之。清軍

到得城下。但見四門大啓。城兵齊持香跪道而迎。學啓收了降衆。遂復嘉善縣城。李公更命學啓進取嘉興。冀與左蔣之軍兩相夾擊。學啓得了檄文。卽時開旂拔隊。三軍浩浩蕩蕩。殺奔嘉興府城。一路收復石門、桐鄉等縣。軍抵北門。安下營寨。連日與敵軍接仗。勝多敗少。另派部將潘鼎新、劉秉璋率淮勇六千分紮朝陽橋等處。時東北門敵壘尤多。學啓議分兵五路進攻。派歐陽利見、鄭國魁、劉士奇、劉玉林四將爲東西左右四翼。各帶壯士一千相離里半爲一隊。各軍鳴金擊鼓直撲敵營。太平天將劉得福、慕天義、賈慕仁突出西城拒戰。學啓自率親兵由小西門繞護城河以截敵之後隊。遣快馬飛令四將併隊兜圍。賈慕仁仗著勇力挺刃當先與利見廝殺。交馬未及五合。被利見手起一刀。見銀光落處。紅雨紛飛。天義頭已落地。利見帶回馬頭見敵將劉得福、和士奇等三人殺在一處。正要上前助戰。豈知馬足未到垓。

心。劉己爲國魁所斬。殘兵奪路回城。不敢復出。而鼎新等派兵分攻旁路。亦連克秋涇橋。吳涇橋。合歡橋等處石壘。東北門之敵軍。殲除淨盡。時湖州守將堵王黃文金。遣其黨數萬人。分趨南木檀坵回亭子新塍。思攻盛澤平望。以援嘉興。經淮揚太湖水師中途截擊。敗之於王江涇。學啓乃督各軍直逼城下。傍護城河興築炮臺。卽督飭諸軍。燃砲猛攻。彈裂城垣十餘丈。清軍奮勇齊登。守兵以小火藥包。燃線下擊。並以毛瑟快鎗拚死抵拒。總兵何安西。執刃當先。挺立缺城之下。一個槍子。從頂上飛來。擊破頭顱。腦漿迸裂而死。冲入缺口之軍。亦爲炸藥燒傷數百。城中已搬運箱籠磚石。搶塞口門。學啓見前鋒神銳。傷折過多。便令鳴金暫退。方纔回營坐定。又接探子來報。稱湖州之賊敗去後。仍糾衆竄犯盛澤。圍王江涇後路營盤。學啓聞警。立派劉士奇。歐陽利見。各帶精卒二千。分左右救往馳應。太平天將康麻子。正攻清軍。

後壘。呼噪填濠。將次擁上。恰遇救兵到來。士奇舞刀衝陣。衆軍吶喊跟隨。大斧長槍。一齊殺來。康麻子忙令撤圍迎敵。戰未數合。營中守將鄭國魁。開壁門殺出。前後攻擊。殺聲動天。太平兵奪路而逃。康麻子匹馬冲出重圍。忽忽向西逃去。殘兵陸續奔來。行至馬家橋。手下僅有兵四五百名。忽橋左大旗招颺。清軍一字排開。歐陽利見躍馬挺槍擋住去路。敗兵見前有埋伏。後有追兵。早已拋棄軍械。跪地求降。只剩康麻子一人一騎。在那裏拚命冲突。利見因他十分了得。令軍士圍成圓陣。齊放強弓弩箭。登時一聲梆響。箭若飛蝗。把康天將射成刺蝟一般。那麻皮巨孔之中。恰好受許多亂箭。遠遠望去。渾如雞啄東瓜。利見等掌得勝鼓。歸營。學啓以湖州援軍既敗。已免後顧之憂。乃激勵衆軍。先登者重賞。盡力攻城。無如城中守備甚堅。一連猛攻數日。未能得手。清軍爲矢石所傷者千餘名。適春雨連朝。滄泥難走。軍士冒雨攻。

城。火藥盡濕。槍砲難燃。只得撒隊而歸。是時沿江敗兵連攻蘇州之東西福山。四江口等警報時聞。學啓思亟復嘉興。抽兵西援。乃下令諸將道此城爲江浙咽喉。欲圖兩省肅清。必以此地爲進兵之路。方今蘇錫等處賊窺甚急。李公早夕盼望我軍。若舍此西援。是連日辛苦之功。仍歸無用。我欲亟克此城。以便返兵。接應諸君。勿辭勞苦。爲我併力猛攻。衆將闕然答應。立即繕修攻具。添築砲臺。以爲克城之計。次日清晨。三軍齊隊出營。進逼城河。分門攻擊。城中仍拚死抵拒。乃督勇丁縛草膝行。增築月牆。以護砲臺。攻打不息。至下午時分。學啓親至城邊。指揮士卒。以洋人地雷巨炮。轟蹋城垣十餘丈。毀其護堞砲臺二十餘座。守兵猶爭相負土。以填城缺。學啓手揮旂幟。詭欲登城。俟兵聚益衆。乃燃大砲擊之。每發砲一門。輒斃城兵數百名。連夜督親兵成浮橋二道。以濟師將近黎明。大風陡起。雨益傾盆。清軍只得暫退。至正午

時雨止天晴。學啓周察地形。以南湖洲貼近東門城垣。高岡危峙。虹帶虬蟠。其下可潛。開地道。便精選勇壯千人。築牆爲蔽。內則穴岡洞城。而外張旂幟。木梯僞陳。攻具以疑。城兵隔不三日。城根地道告成。卽時燃點引線。但聞霹靂一聲。轟裂東門城垣十餘丈。又坍其南門堵堞。守兵復以火器力禦。先登將士大半死傷。抗拒逾時。仍未攻拔。李公聞此消息。乃爲書以勞苦之意。謂良將者。國家資爲股肱也。精兵者。良將資爲爪牙也。股肱之力。可勞而不可竭。爪牙之用。宜惜而不宜傷。今逆勢雖衰。堅城尙多。未克諸君子。以激於義。憤輕蹈危。機嗣後宜蓄養鋒銳。勿輕嘗試。云云。學啓命左右赴各營。徧慰之。將弁兵勇。聞溫卹語。感泣思奮。自忘其苦。學啓見士氣可用。卽會同李朝斌等。督水陸各軍。環城攻擊。城頭矢石如雨。子彈亂飛。學啓奮不顧身。在槍砲叢中。佈設雲梯。親率勇士大呼殺上。衆隊繼之而登。城邊死尸枕藉。宛如階

級城上猶有二三千人。排槍抗拒。學啓手握短刀。瞋目大呼。首先肉薄。以致胸受槍子。從城頭跌落。城根昏絕於地。左右親兵急忙扶歸本陣。部將劉士奇等見主將受傷。各捨命。率隊上城。兵勇亦痛兩次死亡之慘。皆歔歔飲泣。踴躍先登。呼聲動天地。衝鋒掩殺。約兩時之久。斃敵一萬六七千名。太平守將歸王鄧光明巷戰力竭。死於亂軍之中。清軍乃蜂湧入城。慘加屠戮。以爲學啓復仇。學啓傷重歸營。卽於是晚黃昏。溘逝合營。將士無不痛哭。便備齊棺槨衣衾。就在營中成殮。程學啓者。安徽懷甯縣人。亦太平之降將也。曾國荃圍皖時。自拔來歸。疊著偉績。曾公派隨李巡撫至上海。所向有功。惟蘇州殺降一事。或謂渠實主謀。若然。則比有慙德之李。撫更遺恕己責人之誚矣。及其卒也。李巡撫得了噩耗。哭之甚慟。因謂諸將道。我寸尺之功。大半皆賴學啓之力。方期迅掃逆氣。同享太平之福。何竟不克。令終乎。衆將亦潸然。

出涕。曾公及國荃聞之。亦痛惜。不置。卽具疏奏聞。奉旨照提督陣亡例優恤。予諡忠烈。原籍及死事地方。建立專祠。著地方有司。春秋致祭。不題。當學啓圍攻嘉興之時。李公令郭松林率師徇宜興。洋將戈登欣然請從。亦帶常勝軍三千繼進。鶴章另派張鼎勳以本部四營。前往合擊。各軍既抵城下。戈登派洋將美叙羅殿至宜興北門。察看地勢。松林等帶隊直前。揮兵痛勦。將近城各營卡。先行燒燬。宜興突出二三千人。開城抗拒。清軍分路合圍。苦戰多時。太平兵雖大創。而松林被鎗子擊穿右肘。嗣武右髀亦傷。弁勇亦頗有傷亡。次日常勝軍進河東。松林等陸軍進河西。水師溯流而上。各軍陸續齊到。屯紮在三里橋。常勝軍攻東門。郭松林等裹創再戰。又敗敵於上湖橋。止得手間。太平代王黃精忠由張渚達西泖。率衆來援。拚死相撲。清軍屹立不動。但以洋鎗排擊。黃軍雖死傷相繼。而尙無退志。吳勝清等三路包抄。使之周

圍受敵。勢漸不支。清軍勇氣倍增。嗣武揮大砍刀。猛呼橫擊。馳驟陣中。殺戮不計其數。黃軍始奪路狂奔。追殺至四十餘里。沿途奪兵船千餘只。獲旗幟器械無算。援兵既敗。城中之勢愈孤。戈登督飭砲臺攻其東門。松林嗣武等分攻北西南三門。鎗砲環施。愈迫愈緊。水師入東西城河。截殺城中逸出之兵。守兵乃開西門而逃。戈登與松林等併力追殺。幾無脫者。遂收復宜興。荆溪縣城。李公卽發檄文。令諸將以得勝之兵。進圖溧陽縣。松林等奉令。卽於次日拔隊起程。行至中途。沙棠港之太平兵二千來降。松林受之。遂使降兵敗敵於建渚。攻毀張渚之營。時侍王李世賢守溧陽久。其下吳人杰、梁柏和等早有貳心。苦未得間。及是世賢由張堵敗歸。人杰等誓衆閉門不納。世賢乃遁往湖州泗安。人杰遂率衆出降。松林整伍而入。收復縣城。署降衆爲七營。賞給人杰柏和七品功牌。命在帳前聽用。乘勢拔隊進攻金壇。將城外壘

卡一律平毀。敗兵奔報常州。護王陳坤書驚懼萬分。乃約會丹陽句容守兵十餘萬。繞出常州城北。築營數十座。日出精兵。分路撲攻清軍。劉銘傳遣軍堵禦。屢擊退之。先是鶴章督諸軍進圍常州。李秀成李世賢陳坤書三人由金壇溧水等處。聚兵數萬人。期進逼牛鎮。以解常州城圍。鶴章分撥將弁三路並進。統赴李士橋。與銘傳之軍會合。並約銘傳督董鳳高洋將畢乃爾等。以小炸砲轟陷李士橋頭營。吳建瀛由上游攻其東南。黃中元由下游攻其西南。兩路精兵犄角而進。又派飛騎密飭奔牛守營之唐殿魁等。冲出夾攻。太平兵倉皇迎拒。清軍鼓勇猛冲。槍砲齊發。先破東南大營。西面之營亦自相驚亂。中元等乘機冲擊。亂箭齊施。太平兵奮門退奔。清軍由後路追擊。砍斃無數。有忠王所雇之洋人名喚飛而復。乃白齊文之好友。以輪船載炸砲。轟擊兩岸清軍。亦經中元建瀛等。飭令軍士束草投河。船輪爲亂草所裹。不

能進退自由。乃用大砲火箭。燃燒其船。飛而復覺。水遁去。衆兵各散。向丹陽一帶而逃。大軍追擊十餘里。連破敵壘三十餘座。奔牛之圍立解。秀成世賢分途各竄。坤書遁回常州城中。見鶴章楊鼎勳周盛波。由南門移營城西。坤書率萬餘人來爭。鼎勳列隊迎戰。士皆効死。一往無前。力戰竟日。太平兵始受創而奔。坤書因覘圍城之師。無間可乘。乃圖繞竄腹地。值陰雨旬日。氣象愁昏。坤書乃分一軍捲旂薙髮。冒雨奔馳。至江陰之南。闌襲攻常熟。福山於是江常福三城皆警。蘇州以西。太平之勢又大盛。鴻章急檄令郭松林。滕嗣武。撤金壇。勿攻倍道。歸援常州。諸軍堅壁勿戰。令弟鶴章守。無錫以待。援師更令楊鼎勳張樹珊橫截江陰之焦店青場。以阻其歸。而調嘉興無錫蘇州各軍。赴常熟助守。時太平軍方併集江陰。無錫常熟間。而圍攻常熟尤急。北自楊舍。福山。南自顧山。王莊。旌旂蔽野。數十里之間。皆是清軍分門守禦。

太平軍又出張涇橋東亭。直趨無錫。鶴章登陣督守。灰瓶金汁。同時並施。將冲濠悍敵。紛紛打落城河。太平驍將烈王費天將。握旂立吊橋之上。揮衆負梯擁登。隨死隨進。城根尸積如邱。攻者將藉此以登。勢甚危險。忽東北角上。旂帶飄揚。鼓聲響亮。一彪清軍。星馳電掣而來。漸漸看清旂號。正是郭松林之軍。太平兵見救兵來到。解圍迎敵。兩軍遇於堰橋。松林拍馬當先。大呼殺賊。衆軍萬聲和之。勢若雷霆。聲揚數里。敵爲氣奪。戰鬥半日。太平軍相率潰。奔而分攻江陰者。亦爲清軍擊敗。遂復併趨常熟。松林等率軍由虞山而下。並出東北門擊敵。銘傳援軍適由嚴家橋至。出於不意。太平兵驚怖譁亂。乃大敗於橋南。被毀堅營三座。松林方過王莊。遇太平滕王利王之衆三萬屯焉。松林督軍突出。先鋒黃式壽冒刃直前。手斬執旂敵將三名。不防鎗子飛來。適中左脅。登時殞命。松林忿怒填胸。揮軍竭力冲突。敵旋敗走。追殺二十

餘里。遂解常熟之圍。護烈二王仍回常州。李公親督諸軍。一路追逼。直抵郡城。時城西壘營。猶連二十里。夾運河左右環列。李公令劉銘傳攻西北六營。盡破之。郭松林楊鼎勳攻陳波橋。又破之。太平餘營皆潰。於是常州之西道皆絕。惟小南門西門附城有十餘營。不數日間。清軍復擊破之。坤書恐。清軍躡敗兵入城。閉門拒而不納。敗兵盡死。城下清軍乃四面合圍。旋以地雷轟壞城垣十餘丈。遣死士樹梯而登。坤書率悍賊悉力堵塞。缺口火藥雜磚石俱下。兩軍之屍皆枕藉。會雷雨烈。風清。軍乃暫退。次日旌旂飄蕩。鼓角淵揚。各軍仍復殺奔城下。正是

風吹鼙鼓山河動
電閃旌旂日月高

欲知常州能克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左宗棠夜復杭州城

曾國荃解圍石澗埠

却說清軍初攻常州。遇雨未克。李公益繕攻具。築長牆於城河南岸。內伏奇兵。伺隙出擊。顧久雨勿霽。至同治三年四月初六日。天方向午。雨止雲開。反東南風。烟燄直撲城頭。水師各軍砲聲大發。如雷。舊時壞城受砲過多。復傾倒二十餘丈。守兵以人塞缺。遇著炸炮。則手足旗幟磚石紛紛激起。天際然旋死。旋集。終不肯退。李公親擊桴鼓。揮軍登城。郭松林王永勝劉士奇接刃趣隊。攜籐牌噴筒薄城上。狂傾火藥。並以長矛格刺。軍士十墮六七。然皆奮身不顧。卒擁而登。接刃戰城頭。久之守兵始紛潰。坤書率烈王費天將巷戰。清軍齊破各門而入。將民房牆壁打通。四圍環擊。松林生擒。坤書周盛波生擒。費天將主將既擒。清軍豎起白旂。松林銘傳傳令於城。棄械者免。於是跪而降者萬人。拔出難民十餘萬人。清軍亦亡數千人。遂將府城克復。常州於咸豐十年四月初六日由太平忠王走馬而得。越四年而爲護王所失。月

日時皆不爽亦奇矣。然論者猶歸咎於護王失蘇常人心所致。不知軍心已怯。卽忠王亦難爲力。又何咎於護王哉。蘇常旣次第爲清軍恢復。護王烈王等亦皆不降就戮。而浙江左宗棠蔣益澧之軍。是時亦連獲大勝。壘克名城。如今且慢慢講來。蓋自浙東平定之後。左公督率諸將尅日進兵。軍至當陽。命益澧督師圍攻。益澧領命。卽派游擊徐文秀攻雞籠山敵壘。副將楊政漢等攻倚城敵壘。自率親兵居中督戰。守兵見清軍大至。各路出營。併力猛鬪。徐文秀等督兵奮擊。攻破第一層營。守兵猶抵死回拒。槍礮如雲。清軍鼓噪大進。游擊余朝貴率後隊精兵。吶喊隨之。搶入第二層營。太平兵二營齊失勢。乃不支。朝貴等復環攻。冲殺殺斃敵兵萬餘名。將富陽南門城外大小壘卡悉數攻破。新橋守將出黨千餘來援。亦經徐文秀等設伏兵於半途相擊。領隊之黃衣天將。被千總王得勝所斬。復躍砍冲鋒之兵五六名。餘衆大駭。

發一聲喊。四散奔逃。清軍收隊回營。益禮令文秀等。因敵舊時結壘之處。背水列營。其原泊江口之拖罟廣艇。及對岸大小炮船。悉數開赴護城河。以炸炮排列船頭。向城轟擊。登時巨聲大作。恍如嶽塌山崩。城中大震。男女百姓。互相喊哭。楊政漢等。會同洋鎗隊。攻倚城大壘。城兵欲保犄角。突出悍隊來迎。益禮令副將劉清望等助戰。兩路夾攻。徹夜轟打。富陽江中之水師。亦在戰船上。搭起高架。燃炮助攻。城壘兩軍之中傷者。不計其數。是夜黎明。益禮親督參將李榮運等。馳往助勦。清軍見主帥親臨。倍加奮迅。首先攻破敵壘二座。敵兵靡亂。不敢入城。向新橋一帶逃去。總兵王月亮等。率所部中途截殺。又斃敵數百名。徐文秀等。由雞籠山繞出新橋。併力追殺。遂將富陽縣城克復。其新橋各營守將。經高連升等督率各營。亦於是日分路進攻。太平營中。各出迎敵。清軍奮力攻戰。立破敵壘六座。殺戮數千名。劉清亮等亦攻破

敵壘五座。徐文秀等督兵長驅大進。破壘三十餘座。沿途殺戮極多。內有著名之太平將十餘名。長髮。宛然。面目依稀。可認。拿獲旂幟千餘面。皆係紅底黃緣。上有統軍字樣。輜重器械馬匹符印無算。富陽一城。爲杭城鎖鑰。太平久居其中。竭力堅守。與新橋相爲犄角。此次各軍晝夜環攻。壘營全爲攻破。而浙西之太平軍亦因之而不振矣。清將各收隊伍。紛紛回大營報功。左公再三慰勞。記錄已畢。卽統軍向餘杭進發。時太平駐守餘杭之兵。於長橋女兒橋等處。堅結營壘。以圖抵抗清軍。其杭城守將。曾乘黎明大霧之時。選鋒來撲。水陸各軍分投迎擊。鏖戰兩時。太平兵始退去。左公自克富陽。卽飭益禮督諸軍進攻。守將聽王陳炳文率兵數萬人。於南門外列成大隊。等候清軍。總兵王開化領銳卒當前鋒。先遇敵於長橋。兩軍各拒岸邊。隔河用鎗炮轟擊。炳文自恃勇力。一馬冲上橋頭。大罵挑戰。清軍隊裏大將王開化舞動

丈。八。蛇。矛。飛。馳。上。橋。接。住。廝。殺。戰。有。四。十。餘。合。依。然。勝。負。未。分。兩。邊。陣。上。戰。鼓。如。雷。槍。聲。不。絕。高。連。升。率。第。二。隊。大。軍。又。到。立。馬。橋。邊。觀。看。二。人。交。戰。見。太。平。將。驍。勇。非。凡。刀。光。閃。亮。開。化。雖。能。敵。得。却。無。餘。力。可。勝。正。想。拍。馬。上。前。忽。轉。念。道。橋。面。祇。有。三。四。丈。闊。兩。馬。相。交。已。覺。盤。旋。不。便。若。再。添。上。一。人。如。何。施。展。兵。器。呢。因。重。把。韁。繩。一。按。收。住。馬。蹄。看。橋。上。二。人。又。戰。到。二。十。餘。合。猛。然。瞥。見。岸。邊。一。面。紅。旗。被。礮。子。打。折。飄。飄。然。跌。下。湖。中。頓。覺。眉。頭。一。縐。計。上。心。來。喚。過。哨。弁。王。金。吩。咐。你。可。如。此。如。此。不。得。有。誤。王。金。得。令。卽。取。了。一。枝。六。門。快。槍。繞。至。西。南。陣。角。脫。去。脚。上。快。靴。悄悄。爬。入。湖。灘。一。路。狙。伏。而。行。直。至。長。橋。下。面。從。欄。干。罅。隙。之。中。觀。準。敵。將。扳。運。火。機。那。聽。王。正。在。戰。得。高。興。看。官。須。知。打。仗。和。著。棋。一。樣。譬。如。國。手。遇。著。臭。棋。一。將。便。死。一。圍。便。殺。彼。此。毫。無。趣。味。倘。然。遇。著。對。手。兩。不。相。讓。自。然。越。著。越。高。興。了。此。時。開。化。和。炳。

文。正。是。黑。白。分。先。之。時。所。以。刀。來。矛。架。矛。去。刀。迎。直。至。六。七。十。合。尙。無。高。下。
炳。文。正。起。一。個。飛。燕。出。林。之。勢。想。刺。開。化。前。胸。不。防。拍。的。一。聲。一。個。槍。子。飛。
至。面。前。正。擊。中。左。太。陽。穴。說。時。遲。那。時。快。開。化。正。架。過。大。刀。使。一。個。潛。蛟。出。
洞。之。勢。槍。花。抖。攪。直。奔。炳。文。面。門。炳。文。阿。呀。一。聲。眉。心。間。已。開。了。一。個。大。大。
窟。窿。當。下。聽。王。陳。炳。文。先。中。彈。傷。又。受。矛。傷。翻。身。滾。下。馬。來。親。兵。上。前。割。去。
首。級。開。化。長。矛。一。擺。當。先。縱。馬。下。橋。直。入。敵。陣。之。中。大。呼。奮。擊。連。升。亦。催。動。
後。軍。擁。過。對。河。太。平。兵。見。主。將。已。死。無。敢。迎。拒。回。頭。奪。路。而。逃。清。軍。隨。後。緊。
追。沿。途。陣。斬。黃。衣。將。士。五。十。餘。名。轟。斃。三。千。餘。名。敗。軍。逃。到。杭。州。報。了。信。息。
杭。城。亦。即。戒。嚴。益。澧。得。了。探。報。情。知。有。機。可。乘。派。令。連。升。及。洋。將。德。克。碑。等。
會。同。水。陸。各。營。進。攻。鳳。山。門。破。城。外。石。壘。九。座。直。抵。城。隍。山。脚。左。公。聞。前。隊。
諸。軍。屢。獲。大。勝。親。統。大。兵。直。臨。城。下。指。揮。軍。士。分。路。圍。攻。另。派。德。克。碑。帶。礮。

隊千餘名。登城隍山頂。施放落地開花大礮。更分隊登饅頭山。以炸礮轟蹋鳳山門城堞三丈餘。清軍一擁而登。守城主將王錫明督率兵衆。以鎗礮拚命搶堵。矢石交下。子彈亂飛。清軍雖然猛勇。但缺口甚小。不消片刻之間。已被堵塞完固。適天已昏黑。月色無光。乃暫令鳴金收隊。次日清晨。益澧親督水陸各軍。排隊競進。乘勝奮攻。慶春艮山等門。晝夜不息。城中見外圍日緊。糧草又將告竭。且聞得蘇錫兩處。皆已失守。嘉興嘉善等城。亦相繼叛去。知道外援已絕。無可盼望。兵心因之益寒。是夜五更。王錫明吩咐守城之衆。收拾行裝。開武陵門向德清一帶竄走。益澧督隊四面梯攻入城。殺未逃之人數萬名。卽於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卯刻。因太平軍先已退讓。卽將杭州省城克復。餘杭之敵。同日由東門逃竄。左公統領大隊。正屯紮在縣城之外。是日見城中火起。情知敵已棄城。便令各營跟蹤追殺。餘兵敗竄瓶窰鎮。當

將餘杭縣城克復。左公一面撫慰居民。一面具摺至北京。當奉清廷上諭云。左宗棠攻克杭州並餘杭兩城一摺。覽奏曷勝欣慰。本日已將左宗棠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穿黃馬褂矣。杭州敗匪竄向德清。餘杭敗匪亦竄踞瓶窰鎮。左宗棠既須勦瓶窰之賊。又須赴杭城布置。兼須進勦湖郡。用兵處所甚多。且距浙省邊界漸遠。所有浙江及江西交界邊防。著會國藩左宗棠會商兼顧。嚴斷賊匪竄越之路。斷不可爲其所乘。致掣全局云云。蔣益澧及張景渠高連升等諸將各得清廷褒獎。會左二公亦遵旨辦理一切。是時浙江十一府數十州縣皆復。惟湖州吉安尙爲太平。所有江蘇八府數十州縣皆復。惟金陵句容仍爲太平根據之地。只因作者要緊叙蘇浙之事。久未題及雨花臺之軍。豈知在這二年之中。國荃等亦奪回許多要隘。且待在下從頭說起。當同治二年正月。曾公自安慶東下視師。是月二十九日抵池州府。二月

初一日聞蕪湖金柱關軍情吃緊。初三日馳至蕪湖。次日周歷城壘。赴裕溪口。侍郎彭玉麟來會。由東西梁山馳赴金柱關。初五日抵烏江水營。與提督楊岳斌同至金陵之大勝關。初六日入雨花台營。初七日與國荃周察營壘。十五日由大勝關赴九洲。十六日回舟西上。十八日入金柱關小河。查閱龍山橋、三汊河、查家灣等處。十九至二十二等日。由東西梁山入裕溪口小河。查閱雍家鎮、運漕鎮、石澗埠、無爲州等處。二十三日由神塘河出江。二十七日次大通。二十八日回至安慶。因疏陳巡閱諸軍。詳觀賊勢情形。清廷諭之云。曾國藩奏由金陵回皖。沿途查閱近日軍情。及密陳可懼可喜數端。各摺片。逆賊續由江浦縣新河口營壘。迤邐西竄。巢含全椒之間。九洲洲逆壘。尙未攻克。賊蹤分竄江北。時切憂思。南岸則金柱關、徽州、休甯紛紛告警。該大臣已令鮑超等軍分道馳援。著卽與左宗棠所派劉典之軍合力攻勦。保

全徽境。其劉連捷、毛有銘等營分紮地面甚寬。務與西梁、運漕鎮及無爲州、廬州竭力固守。俟李續宜、江忠義到皖。兵力較厚。再行相機進取。至池州兩岸及西梁山、大勝關等處。難民編羣而棲。析骸以食。死亡灰燼之餘。不堪目擊等情。閱之殊深憫惻。如有可爲倡率捐賑之處。著該大臣酌量辦理云云。此諭到後。清廷又授曾國荃爲浙江巡撫。左宗棠爲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並諭閩浙兩省軍務均歸左宗棠節制。耆齡所部廣勇著左宗棠揀員統帶。曾國荃即著仍統前敵之軍。駐紮雨花臺。一意相機進取。以圖金陵。毋以浙事爲念。東南軍務惟在該督撫等戮力同心。共圖挽救。國家異數酬庸。諒能兼矢公忠。以副委任云云。曾公與國荃交疏懇辭略云。功名之際。終之始。難消長之際。盈則必缺。臣與臣弟函商兩次。欲固辭則頗涉矯情。思立異於當世。欲受事則不自量力。懼貽譏於將來。不如稍安愚拙之分。徐圖尺寸之

功懇乞天恩。收回成命。俯準以開缺藩司。効力行間。曾公之此等奏摺。大半非出本意。蓋彼等雖忠於滿族。而知滿人之忌之者。實衆誠恐成功之後。終有烹狗之日。故不得不慎之。又慎時時作此等奏草也。疏入清廷。又諭云。曾國藩奏爲伊弟國荃懇辭巡撫恩命。並會國荃奏懇收回成命各摺。曾國荃自統師南下以來。迭復沿江名城要隘。駐軍雨花台。連破逆壘。與彭玉麟鮑超等水陸諸軍。爲規取金陵之計。朝廷以曾國荃勳績卓著。擢授浙江巡撫。並令仍統前敵之軍。一意進取。論功行賞。國家自有權衡。茲覽該大臣及該撫所奏。深以金陵未復。頓兵堅城。而該大臣兄弟。異數頻邀。旣榮授以封圻。復令駐軍江南。遙領疆寄。深虞隕越。弗克負荷。在該大臣受寵若驚。固辭恩命。洵屬至誠。而朝廷懋賞懋官。權衡悉當。現在軍務方亟。時局孔艱。凡在臣工。正宜黽勉効忠。共期宏濟。該大臣惟當督率曾國荃忠誠報國。以副委任。

正不必瀆辭朝命也。國荃接了諭旨，又修函赴安慶，與曾公商酌，擬欲再疏懇辭，或請改武職，或請改京卿，以明惴慄恐懼之意。曾公躊躇再四，卽函覆國荃，意謂辭謝之說，余亦熟思之，謂才不勝任，則現在並不履浙江，任謂請改武職，則廩生優貢出身，豈有改武之理？且過謙則近於僞，過讓則近於矯，謂請改京卿，則以巡撫而兼頭品頂戴，必改爲侍郎，斷無改二品京卿之理。三者均難著筆，只得於謝摺之中，極自明其惴慄之意，其改武一層，弟以後不宜形諸筆墨，恐人疑爲矯僞不情也。國荃遵依兄命，遂不復固辭，一意進圖金陵，以圖報効。督諸軍日夜猛攻雨花台石壘，太平天京內外之軍，百計欲圖解圍，分路由徽甯窺伺江西，由和含一帶圖攻湖北，而由湖北下趨之，捻黨自蘄水分爲兩路，一路回趨黃州，一路趨攻宿松，越潛太以撲廬桐，太平卽與捻黨聯成一片，曾公搜得往來之文，有由舒六而趨英霍，分道接鄂。

之語。因疏陳逆謀甚狡。而規畫甚大。情形清廷卽降旨謂此時曾國荃雨花台之軍。自不能輒自移動。墮賊詭計。湖北爲數省樞紐。誠不可稍有疏失。嚴樹森出駐團風。當不至任賊竄入。羣醜蓄謀紛竄。曾國藩所部各軍。幾於應接不暇。該大臣素能鎮定。惟當毅力精心。以圖萬全。其浙滬兩軍。事機尙順。左宗棠以杭城不難卽克。而難在杜賊分竄。是以不急旦夕之効。固屬老謀。此時賊衆旣紛紛竄北岸。及長江上遊。浙滬兩軍。如能一克富陽以取杭州。一克崑山以取蘇郡。則金陵之賊。腹背受敵。或可卽收擣穴擒渠之効。該大臣等。必能因時審勢。以赴事機也。旋又寄諭云。曾國藩現駐皖省。爲中權扼要。其北自巢含舒桐。以至英霍。賊氛密布。髮捻交乘。又值苗沛霖復叛。穎壽六安。逆練紛紛撲擾。凶醜頓張。金陵逆黨。自九洲洲北渡。聲言就食。不卽擾及裏下河等處。而直上和合。且與捻苗各匪。均相勾結。殊恐賊之蓄謀。故爲此

包抄大舉。勢將圍攻安慶。以解金陵之圍。曾國荃之軍。逼城爲陣。不能遽撤。曾國藩所部桐舒守將。僅能自固。鮑超一枝勁旅。往來策應。兵力已不甚厚。恐賊乘兵分備單之時。麇聚羣醜。四面圍逼。該大臣駐紮江滸。實爲東南大局安危所繫。南顧彌增塵念。刻下皖事孔亟。惟浙軍尙屬切近。左宗棠務與曾國藩聲息相通。緩急可爲援應。方爲妥善。曾公見朝廷如此眷念。感激不勝。卽發檄促各路統帥。迅速進攻。時適忠王李秀成。進攻石澗埠。近逼官軍後營。守將毛有銘。劉連捷等。密飭士卒。穩守營寨。以觀其變。忠王飭衆數萬。奮呼喊殺。撲近濠邊。清軍鎗礮環施。傷其前鋒悍將。而太平兵仍晝夜猛攻。相持不退。三日之後。毛有銘見敵心漸怠。潛出銳卒千人。抄至敵兵營後。焚其積草。火光冲天。連捷乘敵兵慌亂之時。派隊毀其攻具。忠王率領部衆。復於清軍營前。增壘盈百層。層合圍。將石澗埠困在中央。國荃聞警。卽派彭毓

橘率兵間道來援。彭玉麟亦派人渡江而至。遂與提督蕭慶衍之軍會於黃
維河。遣死士約期會戰。是夜各軍分途齊進。毓橘攻黃圖寺。慶衍攻迎珠塔。
號礮一發。有銘等知援軍開戰。亦大呼冲出重圍。內外夾攻。盡洗羣壘。忠王
向小嶺開城橋而遁。招集殘兵。復攻六安州。前鋒至十里鋪。六合大震。侯補
道曾廣翼署知州。何家驄與副將王臨祚、袁秀林力籌守禦。次日太平兵又
有大隊繼至。自東南迤北而西。面面結壘。分三路來攻。越過護城河。直逼城
下。清軍登陣力堵。惟該處城垣久爲風雨所損。猝傾六七丈。太平兵乘勢大
呼擁入。王臨祚麾兵攢刺。擲尸城下。廣翼秀林亦飛騎馳至。悉戮進口之兵。
搶築木城二道。夜募死士縋城馳擊。次日又縋兵出襲敵糧。斬富天、豫、張、承
德等。支持數日。曾公又派鮑超來救。將至舒城。太平兵遂解圍遁去。鮑超催
軍追擊。從柘皋進兵。以攻巢縣之北。連捷慶衍等從迎珠塔進兵。以攻巢縣。

之東。玉麟謂欲圖巢縣。必先力取東關銅城牐。毀其門戶。乃令慶衍等專攻銅城牐。派水師會合連捷等。專攻東關。連捷得令。便令師船由蟹子口潛渡。陸師緣隄而進。設伏九峯山下。遣勇士數十人。從東關近處。悄悄渡河。毀柵越濠。肉薄齊登。並以大小火球。焚燒木柵。後隊望見火光。揚聲繼進。太平兵突遭襲擊。惶懼而奔。逃至九峯山坡。又聞信砲一聲。伏兵齊起。只得奪路奔逃。石壘立破。遂於五更克復東關。至黎明時。七陳邨等處之太平兵來援。清軍併隊搏鬪。盡焚卡館而還。其攻銅城牐之蕭慶衍各軍。亦於同時進八角廟下寨。奮攻至一日夜。太平兵伏匿不出。乃留軍扼守八角廟。率師移勦百旺市五顯集一帶。先清銅城牐之後。酣戰數時。將兩處營卡一齊平毀。振旅而歸。水師乘勢猛攻。陸軍亦萬槍齊發。聲若春雷。踢毀南街土壘。遂攻破銅城牐一隘。駢尸塞道。無一得脫。忠王見險要盡失。率衆東去。聲言回救蘇州。

李鴻章函商國荃力攻上游以分其勢國荃度忠王不回援蘇郡即犯揚州。裏下河欲爲圍魏救趙之計莫若急爭金陵攻其所必救使城中之賊不暇。遠趨蘇郡而北岸之賊亦不敢專注揚州乃即日激厲各軍先登者賞退後。者誅漏卮二下大軍齊隊出濠六路併進逕奔敵壘殺來正是。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龍旗進石頭。

欲知雨花台石壘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服鳩毒洪秀全殉位 拔天京曾國荃成功

却說國荃分派大軍進攻雨花臺及聚寶門外石壘二更時分清軍六路併。進每路以一營爲前鋒兩營爲策應令李臣典趙三元武交清等專攻雨花。台何玉貴攻東卡石壘又令陳湜率精兵二千出中路應之蕭孚泗率本部。四營出右路應之易良虎率湘勇五十哨出左路應之前鋒各營於三更時。

匍伏蛇行。偷近石城。石壘束草。負土填塞。營濠架梯。欲上守兵。遽從夢中。驚覺。連忙燃礮。外擊清軍。中礮而踣者。百人。衆皆辟易。退却不前。李臣典拔出。腰刀立斬二卒。奪中軍大旗。奮勇直前。軍中無敢少後者。羣以火箭火球。盤空飛擲。悉入石壘。天漸霽。明趙三元。率中軍親兵。從礮台下。蟻附而升。李臣典。武交清。率所部。從中右兩路。環薄齊登。維時敵樓火發。衆方爭相奔救。不料烟霾中人。聲鼎沸。鎗彈雨下。清軍已奪石城一座矣。諸將乘勝猛攻。東西南各卡九座。皆克。羣皆潰奔。蕭孚泗。易良。虎。陳。混。追擊於長干橋。蹙逼入水者無數。水爲不流。國荃以雨花台地段。遼闊。近接城圍。爲敵衆所必爭。乃抽四營駐守石城。修築六座新壘。掘濬長濠。以接各營之氣。未幾太平兵果然大出。潛匿附郭屋舍。以誘敵。清軍畜銳不發。太平兵不得逞。遂繞雨花台。乘清兵新營未定。悉銳猛攻。抵死不退。清軍四面搏擊。死者大半。餘才負創入。

城是役也。清軍俘獲二百餘名。殺斃六千餘人。皆太平之精銳者。又奪獲礮械無算。天京之勢如此。益形衰滅。國荃既克石壘。又約會楊載福水師入浦口。以復江浦縣。鮑超劉連捷等。率陸軍沿江會之。水陸互相環擊。伏尸數萬。江北全歸清。有捷報至北京。清廷寄諭云。金陵逆匪聚集悍黨。堅守老巢。時復伺隙出戰。並有白齊文投入賊中。廣置炸砲。分解金陵。曾國藩務飭各營預爲布置。以防轟撲。並着李鴻章於滬上。及沿江隘口。嚴密搜查。毋令洋人賣給粵匪槍砲。以斷該逆接濟。又以逆首畢萃金陵蘇常。爲步步進逼之計。諭謂金陵賊勢窮蹙。官軍攻勦吃緊之際。該逆困獸猶鬪。勢必拚死抵拒。曾國荃所奏旬日間戰守各情。諸軍將士皆能奮勇倍加。喋血苦戰。曾國荃現在調集江浦浦口之蕭慶衍七營。過江駐紮七甕橋河邊。扼守秣陵關小河。進城之路。並以金陵城大。尙須添募萬人。以冀合圍。尅期掃蕩。惟江浦浦口

等處防兵亦不可過於單弱。著曾國藩與曾國荃妥籌相機辦理。仍須謀出萬全。以期必勝等因。曾公即將諭旨傳知李鴻章。令其派兵紮吳淞口。如遇外洋輪船駛進長江。必須嚴查軍火。一面仍催國荃進兵。是時金陵城東尙有數隘未下。近城者曰中和橋。曰雙門橋。曰七甕橋。稍遠者曰方山。土山曰上方門。高橋門。迤南則爲秣陵關。以至於博望鎮。亦金陵之外輔也。國荃以東路未平。不能制賊之死命。遂令蕭慶符、彭毓橘、蕭孚泗等擇小河紆曲之處架橋結筏。欲謀東渡。立營。豈知到得河邊。見對岸旌旂林立。太平兵已先據河東。築起五座大壘。以拒清軍。慶符督飭部軍迭用巨礮隔河迎擊。太平兵潛伏壘中。不與抗拒。國荃另派朱吉玉、李祥和在西岸修築三營。以爲進兵之計。太平兵見清軍將至。列洋槍數千枝於堤埂。與清軍對擊。相持不下。者兩晝夜。次晚五鼓時分。李祥和率隊從下游渡河。蕭孚泗等率隊從上游。

渡河破其土壘五座擊斃數千人俄而城中救兵又蜂擁來爭蕭慶衍一面
搶築營壘一面麾軍環進挫敵前鋒逾時敵退而東岸之營壘已成翌日敵
又諸道並出銳不可當陳湜彭毓橘蕭孚泗派兵扼駐其中使雙橋門以東
不能通天京之氣慶衍率所部進取中路戰入垓心太平兵捨命上前清軍
少却將士憤怒已甚相排競進敵乃靡然慶衍以騎隊邀斷歸路遂克上方
門高橋門諸石壘而右路方山土山之敵經登武等分道馳勦亦各棄壘而
奔于是七甕橋已成孤立蕭孚泗彭毓橘扼定東岸之左李臣典等遮擊西
岸之前正謀前後合圍忽城中大軍抵死來援兩軍相搏互有死傷孚泗等
冒刃當先督各軍擊退援兵仍復逼壘環攻俟至黃昏令死士直斫敵營前
往縱火守兵方燃槍抗拒霎時間已紅光滿天只得冒煙突出遂被將七甕
橋攻克由方山而南爲秭陵關關以南爲博望鎮太平環鎮設卡者二築壘

者。七。上。可。以。應。水。陽。旁。可。以。控。金。柱。關。清。軍。守。關。者。爲。朱。南。桂。亦。國。荃。麾。下。之。驍。將。也。南。桂。接。得。霆。營。公。牘。知。鮑。超。將。有。事。于。水。陽。南。桂。約。會。朱。洪。章。武。明。良。等。進。攻。小。丹。陽。謀。襲。博。望。鎮。使。不。能。爲。水。陽。之。援。夜。漏。四。下。南。桂。銜。枚。摘。鈴。督。軍。士。悄。悄。疾。進。以。武。明。良。爲。右。翼。朱。洪。章。爲。左。翼。至。昧。爽。時。分。各。軍。齊。抵。博。望。卡。卡。兵。負。固。死。守。鎗。砲。橫。飛。猝。不。得。進。朱。洪。章。俟。其。少。懈。昇。巨。砲。至。左。卡。壹。發。而。殲。敵。數。百。武。明。良。吩。咐。軍。士。用。火。箭。攢。射。燔。及。右。卡。守。兵。見。火。勢。薰。蒸。十。分。駭。懼。撲。火。爭。竄。清。軍。乃。乘。勝。殺。入。毀。其。堅。卡。而。壘。內。又。傾。巢。驟。至。朱。南。桂。往。來。猛。撲。未。能。略。挫。其。鋒。武。明。良。暗。率。哨。勇。繞。出。頭。壘。踰。牆。而。登。守。軍。聞。後。路。人。聲。若。沸。返。顧。羣。壘。已。易。清。軍。旗。幟。錯。愕。不。知。所。爲。只。得。敗。退。朱。南。桂。等。縱。火。夾。勦。追。至。長。流。嘴。地。方。敗。兵。墮。河。而。溺。者。強。半。乃。引。軍。回。駐。博。望。奪。獲。糧。米。二。千。石。國。荃。接。著。捷。音。極。其。欣。喜。以。博。望。旣。得。則。秣。陵。關。

之勢孤。七襄橋既得。則中和橋之勢孤。乃派趙三元。伍維壽。共帶馬步九營。南略秣陵。關又派陳湜。黃潤。昌出七襄橋之西。與熊登武等會師于中和橋。諸路大軍捲旂並進。如疾風驟雨一般。熊登武怒馬馳於敵陣之中。橫冲直撞。陳湜等揮軍從兩翼包抄。喊殺之聲。渾同山倒。太平兵棄壘而逃。遂將中和橋之營掃蕩。而秣陵關之太平兵見清軍馬步馳至。立時奔潰。各營追至河干。深不可涉。斬落後敗兵二百餘人。而還。自是紫金山西南無一敵蹤矣。息軍三日。國荃親督蕭慶衍。蕭孚泗。李臣典。傍城抄入壘戰。方酣。見有一天將指揮督陣。國荃知爲巨目。乃匿洋槍隊於山麓。伺其近而擊之。該將中槍墮馬。敵隊散亂。有敗往城中者。有不及回城。轉向淳化鎮大路而逸者。蕭慶衍。陳湜等率騎兵追至三十里外。俘獲百數十人。章王順王仍退入城。不敢復出。曾公疏稱金陵一城。面面布置。據有重險。爲洪逆堅不可拔之基。自

克九洲。洲江東橋數隘。而西南一面已爲我有。茲克七甕橋。秣陵關等隘。而東南一面又爲我有。現今蕭慶衍進扎孝陵衛。經營城北。漸成合圍之局。得旨嘉獎。國荃等愈加奮勵。力督衆軍。攻克天保新城。分兵扼太平神策二門。金陵城圍遂合。國荃正欲進攻地保新城。忽接霆營捷報。知鮑超之軍克復句容縣城。擒太平漢王項大英。列王方成宗等衆。忠王李秀成單騎逃脫。已經走入天京。蓋金陵城中自入春以來。常放婦孺出城。以爲節食之計。清軍兩次穿掘地道。又用雲梯猛攻。均未得手。自句容克復。金陵之兵已成檻獸。不能復振矣。至四月初旬。太平大勢日蹙。孤城四困。外無救援。城中兵民日食一餐。雜惡草具。尚不果腹。天王洪秀全于宮中尋掘百草。搓揉作團。付諸王云。天生甘露宮中食此已久。令每一家呈送十擔。將入倉中。其愚陋之人。依言呈送。稍有智識者付之一笑而已。忠王自句容竄回。鳴鐘擊鼓。請天王。

升殿先事籌備非常秀全侈然登座云我奉上帝聖旨天父天兄命我下凡作九洲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去留任爾我之鐵桶江山爾不扶助有人扶助我之天兵百萬十萬妖兵豈能飛入耶秀成見天王如此夢夢無可再言涕泣而出至五月中旬清軍攻擊愈猛天王知破城卽在旦夕卽于二十七日私取鴆毒攪和酒中持杯大叫道此非天父誤我乃我負天父也連叫數聲把鴆酒一飲而盡三更時毒發而薨按天王奮興雖暴而覆亡則不可謂速假使定鼎之後無依賴天父之迷信勵精圖治遠佞親賢利用思漢之人心則驅異族而大一統實可操券以待惜乎其背道而馳卒至今日亦可憐不足惜哉神道設教之不宜於我國者正爲國人之倚賴恨性太重而無益於道德觀念耳仰溯勉往俯察來茲設教者不負我而我負設教者之人不知其恆河沙數也如天王之臨死而悟抑亦晚矣媚神權者盡假天王而

一自鑑之。當下京中大員聞知此信。奔入王宮。遵尙教規。不用棺木。將黃龍繡緞包裹埋于宮內。卽擁立其子洪福爲幼主。秘不發喪。而內外喧傳已徧。兵民愈加驚懼。羣相繞城而呼云。救兵已到安徽。將到天京解圍等語。清兵聽得。進營稟報國荃。國荃笑道。此正是無聊之語。休去睬他。只顧竭力攻城。是時清廷恐金陵遲克。勞師糜餉。或生他變。乃飛諭蘇撫李鴻章。著卽分調勁旅數千。及得力砲兵。前赴金陵會合曾國荃。相機進取。曾公復疏清廷。稱蘇常克復之後。臣本擬咨請李鴻章親來會剿。特以該撫係封疆將帥之臣。又值苦戰積勞之際。非臣所敢奏調。函詢臣弟國荃。亦以師久無功。不敢更求助於人。近於畏難卸責。今臣已恭錄諭旨。加函催請李鴻章親來金陵。使僅派將前來。其知者以爲憐該撫之過勞。信蘇將之可恃。不知者以爲臣弟貪獨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尤非臣兄弟平日報國區區之意。旋又奉清

旨。催李鴻章助攻金陵。曾公疏稱李鴻章平日任事最勇。此次稍涉遲滯。蓋絕無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讓功之心。臣亦未便再三瀆催矣。又函致國荃道。吾與昌歧久談。少荃于我兄弟處。實有相親相衛之意。吾現在一面覆奏。一面函咨少荃。請其迅速西來。如蘇軍齊到。成功則弟受其勞。少荃享其名。既可以同膺懋賞。又可以暗培厚福。蓋獨享大名爲折福之道。則與人分名。卽受福之道。如蘇軍雖到而城賊仍堅持不下。則謗可稍分而責亦稍輕矣。但觀少荃屢次奏咨信函。似始終不欲來攻金陵。若深知弟軍之千辛萬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誠能如此存心。則過人遠矣。清廷旋又降旨。據曾國藩奏稱。曾國荃積勞致疾。聞之深爲廬念。現在大暑炎蒸。該大臣卽傳知該撫善爲調攝。金陵城大而堅。賊悍且衆。困獸之鬥。不可不防。該撫務當拊循士卒。嚴防竄突。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云云。自此國荃激勉軍士。日夜

猛攻。以西洋炸砲轟克龍臍子山石壘。卽太平所築地保城也。清軍自得天保城。後城中防守益密。地保城扼在要害。百計環攻不下。李祥和朱吉玉等奉了嚴令。奮不顧身。督軍各攜藤牌身子。隨著炮彈滾進壘中。遂克此城。乃築砲台於山頂。日發大砲攻擊。居高臨下。城中形勢皆在掌握中矣。國荃得報。卽統親兵馳至前敵。催軍自六月朔日起。輪流苦攻。迄未休息。國荃度城內賊糧足支數月。我軍地道三十餘穴。俱未奏功。將士疲敝。恐生他變。益誓師督戰。飭李臣典、吳宗國等從敵砲極密之處。重開地道。蕭孚泗、黃潤昌、熊登武、王遠和等距城十餘丈。築砲台數十座。令諸軍積溼蒿。復以沙土肉薄相逼。死亡枕藉。十五日。國荃率李臣典親詣地道洞口。指揮士卒埋藥。忠王李秀成突出死黨數百人。由太平門傍城根直撲地道大壘。國荃幾爲所乘。又別從朝陽門出數百人。裝清軍號衣。持火蛋延燒各砲壘。及附近溼蘆。

蒿草。清軍久勞之餘。幾受大創。伍維壽、彭毓橘忙率本部精兵分左右環擊。方免於難。國荃望空祈禱。乞上帝速降雨澤。以遏賊謀。是日果得大雨。一次而數里外皆晴。明十六日。嚮明國荃飭各營穩站牆濠。嚴防冲突。而另派勁卒八營力攻太平門。龍膊子一帶。至午刻。李臣典報地道封築口門。安放藥線。值時方正午。酷熱愈增。國荃如前默禱。俄有陰雲一片。自鍾山覆冒而來。細雨紛紛。涼風習習。擁獲大軍。登城衆兵喜稱天佑。益加踴躍。爭先國荃懸不次之賞。嚴退後之誅。各將士誓死報國。登時火發。但聞霹靂一聲。轟開城垣二十餘丈。烟塵蔽空。磚石如雨。李臣典等率官軍蟻附。爭登直冲倒口。而入太平守軍。猶以火藥傾盆焚燒。士卒情軍大隊稍却。彭毓橘、蕭孚泗等手刃數人。由是弁勇無一退者。太平兵守城不住。只得退下平地。各自抵死巷戰。官軍分路齊進。王遠和、王仕益、朱洪章、羅雨春、沈鴻賓、黃潤昌、熊上珍等。

進擊中路攻天王府之北。劉連捷、張詩日、譚國泰、崔文田等進擊右路。由臺城趨神策門一帶。適朱南桂、朱惟堂、梁美才等亦從神策門地道之旁梯攻而入。兵力益厚。直鑿戰至獅子山。奪取儀鳳門。其中左路則彭毓橘、武明良等由城南舊址直擊至通濟門。左路則蕭孚泗、熊登武、蕭慶衍、蕭開印等分途奪取朝陽洪武二門。守陴之兵誅戮殆盡。仍無降意。而羅逢元等從聚寶門西舊地道缺口仰攻而入。李金洲等從通濟門月城緣梯而登。陳湜、易良虎等奪取水西旱西兩門。由是全城各門皆破。日已暝矣。而太平兵猶退守王城。齊心抵禦清軍。屢堅白旗而降者竟無一人。愍不畏死。耶義不受辱。耶非在下。所能知書之。於此請閱者評判之可也。朱洪章與敵搏戰。沈鴻賓等從左路捲旂疾趨。繞王城東迤邐而南。三更時分。天王府與各王府同時舉火。突出悍兵千餘人。手執洋鎗向街巷而走。其時王城中火已燎原。不可嚮。

邇其僞宮女等縊于前苑內者不下數百人。死于城河者不下二千人。清軍俟天明火勢稍息。方才敢入。奪獲玉璽二。金印二方。幼主洪福率死黨二千餘人。乘兩軍夜戰之時。由缺口遁出。忠王在後護從。不料行走匆促。幼主坐騎忽失前蹄。秀成急忙飛身下馬。將自己所乘的一匹大宛良馬讓與洪福。致忠王反不能出城。當下國荃傳令閉城。派諸將分段搜殺。凡三日三夜火光不絕。殺斃十餘萬人。計王及主將與軍師旅師等約三千餘名。死於亂軍之中者居其半。死於水火者亦半。十九日。蕭孚泗搜獲天王兄洪仁達。忠王李秀成等。於是各營救火掩埋死屍。拔出難民數萬人。而此三日中之死亡者。則不可以數計矣。國荃派八百里加緊紅旂馳驛報捷。立奉清廷上諭。楊載福、彭玉麟、曾國荃馳奏克復金陵大概情形一摺。逆首洪秀全等以數十萬逆衆久踞金陵。負隅死守。曾國荃等督兵圍攻。所部不滿五萬。兩載以來。

悉數掃蕩。茲於炎風烈日之中。傷亡枕藉之餘。併力猛攻。克拔堅城。非曾國藩調度有方。曾國荃及各將士踴躍用命。不能建此奇勳。披覽之餘。曷勝欣慰。此次立功諸臣。將僞城攻破。巨寇就擒。卽行渥沛恩施。同膺懋賞。其洪秀全及著名巨酋。必須悉數擒獲。毋使兔脫。此外被脅難民。仍著設法安插。以示寬大之仁。金陵巢穴已覆。各路餘匪。自必聞風傷膽。着左宗棠李鴻章乘此聲威。迅克湖郡。楊載福計已行抵南昌。卽著悉將江右逆氛掃蕩。俾東南數省。咸就肅清。登吾民於衽席。有厚望焉。正是

生靈百萬塗肝腦。博得煌煌優獎詔。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幼主就擒太平消滅

功臣受賞清室中興

却說王師攻拔金陵。天國幼主洪福。遁走忠王李秀成。王兄洪仁達。仁發等。

就擒。曾公以大功不易居。乃讓湖廣總督官文。居首。連銜入告。略云。臣等伏查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據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內。神人共憤。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屢次削平大難。焜耀史編。然如嘉慶川楚之役。蹂躪僅及四省。淪陷不過十餘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躪尙止十二省。淪陷亦第三百餘城。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黨。如李開方。守馮官屯。林啓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然卒能次第蕩平。勦除元惡。臣等深維其故。蓋由我文宗顯皇帝盛德宏謨。早裕戡亂之本。宮禁雖極。儉嗇而不惜。巨餉以募戰士。名器雖極。慎重而不惜。破格以獎有功。廟算雖極。精密而不惜。屈己以從將帥之謀。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由舊章。而益加之去邪。彌果求賢。彌殷。遂能誅除僭僞。蔚成。

中興之業。臣等忝竊兵符。遭逢際會。既慟我文宗。不及目覩。獻馘告成之日。又念生民塗炭。爲時過久。惟當始終愼勉。掃蕩餘匪。以蘇子黎之困。而分宵旰之憂。疏入清廷。卽降上諭。官文會國藩由八百里加緊紅旂奏捷。克復江甯省城。一摺。覽奏之餘。實與天下人民同深嘉悅。(中略)本年六月十六日。國荃率諸將克復江寧外城。殺賊數萬。逆首仍踞內城。抵死抗拒。三更時。僞天府及各僞王府同時火起。洪逆冲出僞殿。往南門竄至民房。四更後。賊股千餘人。假裝官軍號衣。向太平門缺口冲出。經會國荃親訊李秀全。供稱城破後。僞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軍馬隊追及。將各頭目盡行殺斃。又據城內各賊供稱。首逆洪秀全實於本年五月服毒而死。瘞於僞宮院內。僞幼主洪福。重襲僞號。李秀成一犯。城破受傷。匿於山內民房。經蕭孚泗親自搜出。並搜擒僞王次兄洪仁達。其餘兩廣

兩湖等處多年悍賊。經各將士於十七八日搜殺淨盡。三日之內。斃賊十餘萬人。僞王、僞主將、僞天將及大小頭目三千餘名。無一得脫者。此次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載。竊踞金陵亦十有二年。蹂躪十數省。淪陷百餘城。卒能次第蕩平。殄除元惡。該領兵大臣等櫛風沐雨。艱苦備嘗。允宜特沛殊恩。用酬勞勩。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著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候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曾國荃。著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記名提督李臣典。從倒口首先衝入。著加恩錫封一等子爵。並賞穿黃馬褂。賞戴雙眼花翎。蕭孚泗督辦砲台。首先奪門而入。並搜獲李秀成、洪仁達巨逆。加恩錫封一等男爵。並賞戴雙眼花翎。其餘文官一百二十餘員。各論功進秩有差。又另奉請諭。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加賞一貝勒。欽差大臣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錫封一等

伯爵世襲罔替。並將本支內務府旂籍。抬入正白旂滿洲。賞戴雙眼花翎。江蘇巡撫李鴻章。錫封一等伯爵。賞戴雙眼花翎。陝西提督楊載福。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太子少保銜。兵部右侍郎彭玉麟。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太子少保銜。四川總督駱秉章。賞給一等輕軍都尉世職。並賞戴雙眼花翎。浙江提督鮑超。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西安將軍都興阿。江甯將軍富明阿。廣西提督馮子材。均賞給騎都尉世職。署京口副都統魁玉。賞給雲騎尉世職。漕運總督吳棠。賞給頭品頂戴。惟閩浙總督左宗棠。及杭州將軍國瑞。江西巡撫沈葆楨。奉優旨褒獎。俟浙江江西肅清。再行加恩。又發銀牌四百面。着曾國藩曾國荃等。擇其功績最著者。先行頒給。以勵戎行。各路賊匪。皆視金陵爲趨向。此時巢穴既復。其餘竄逸之匪。自必聞風喪膽。逆首李秀成。洪仁達等。均係內地亂民。不必獻俘。第該逆等。罪惡貫盈。自應檻送京師。審明後盡法

懲治以洩神人之憤。洪逆竄陷江甯省城。竊據者十有餘年。百姓遭其荼毒。或被逼裹脅。而鋒刃頻耀。或轉徙他鄉。而溝壑難免。蚩蚩何辜。罹此殘酷。着曾國藩李鴻章查明江甯地方。應徵錢漕。分別應蠲。應緩。候旨施恩。曾公接了諭旨。卽日由安慶乘輪東行。至孝陵慰勞將士。巡視城垣。並親訊天王宮婢黃氏。始於宮中掘出洪秀全屍首。徧體皆用繡龍黃緞包裹。頭禿無髮。鬚已間白。遵尙邪教。不用棺木。因戮屍而焚之。辦理才畢。七月初二日。一等子李臣典。因過於勞萃。於軍中。曾公及國荃痛惜之。次日親訊李秀成。洪仁達。洪仁發等。秀成書親供七萬餘字。歷述太平興敗始末。曾公俟其供畢。卽駢戮之。疏陳清廷。略云。臣抵金陵。周歷各營。接見諸將。均有憔悴可憐之色。蓋自五月三十日。攻破地保僞城之後。連攻十五晝夜。但出行隊。未支棚帳。晝則日炙。宵則露處。又出入地洞之中。面目黧黑。雖與臣最習之將。初見幾

不相識。其論功最首之李臣典。冒受暑傷。一病不起。諸將弁亦傷病山積。死亡相屬。臣弟國全。前病業已痊愈。近因隨衆露處過久。又復徧發溼毒。臣帶兵多年。克城數十。罕見如此之勞苦者。臣宣導皇仁。多方撫慰。既獎其可憫。可敬之功。復勛以忘死忘勞之義。至太平天王洪秀全屍。直至六月二十七日。始從天王宮內掘出。二十八日扛至營次。與臣弟國荃驗看。臣所帶委員中有曾任刑部秋審處之勒方鏞。龐際雲。孫尙等。暨各文武公同相驗。驗畢。戮屍。舉烈火而焚之。有僞婢者。係道州黃姓女。卽手埋逆屍者也。臣親加訊問。據供洪秀全經年不見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官軍攻急。服毒自死。祕不發喪。十餘日始行宣布等語。僞幼主洪福繞室積薪。爲城破自焚之計。衆供皆合。連日復在僞宮灰燼之中。反覆搜尋。茫無實據。觀其金玉二印。皆在巷戰時所奪。又似業已逃出僞宮者。李秀成之供。則稱曾經挾之出城。始行分散。

然此次逃奔之賊。僅十六夜從地道缺口。逸出數百人。當經騎兵追至湖熟。圍殺淨盡。自十七日後。曾國荃將缺口封砌。關閉各城。搜殺三日。洪福以十六齡童。縱未斃于烈火。亦必死於亂軍。當無疑義。所有僞玉璽二方。金印二方。臣當專差齎送軍機處。俾修方略者有所考焉。李秀成之被擒也。各營之降卒。附近之居民。人人皆識。觀者如堵。臣甫至金陵。親訊一次。旋派委員。翰訊累日。令寫親供。多至數萬字。叙髮逆之始末。忠西之戰事。甚爲詳悉。復詢以江西李世賢。湖北馬融和。湖州黃文金。各股賊情。李秀成供湖州廣德之賊。即可不攻自遁。馬融和一股。本由陝西調援金陵。因長江阻隔。久無來信。李世賢係李秀成堂弟。與之約定。八月以前。則擄江西之糧。以救侍逆之飢。八月以後。全數回竄。圖解長圍。則擄甯國之糧。以救金陵之飢。等語。又力勸官兵。不宜專殺兩廣之人。恐粵匪愈孤。逆黨愈固。軍事仍無了日。其言頗

有可采。日來在事文武。皆請將李秀成檻送京師。卽洋人戈登雅妥瑪等來賀者。亦以忠逆解京爲快。臣竊以爲聖朝天威。滅此小醜。除僭號之洪秀全外。其餘皆可不必獻俘。陳玉成石達開既有成例可援。且自來元惡解京。必須誘以甘言。許以不死。李秀成自知萬無可追。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竄奪而逃。翻恐漏顯戮而貽巨患。臣與臣弟國荃熟商良久。意見相同。又李逆權術要結。頗得民心。城破後竄匿民間。鄉民憐而匿之。蕭孚泗生擒李逆之後。鄉民竟將親兵王三清捉而殺之。投諸水中。若代李逆發私忿者。李秀成旣入囚籠。次日又擒僞松王陳德風到營。一見李逆。卽長跪請安。聞此二端。惡其民心之未去。黨羽之尙堅。卽決計就地正法。以絕後患。遂於初六日行刑。其洪仁達一犯。係洪秀全之胞兄。與其長兄洪仁發皆暴虐恣橫。多行不義。爲李秀成所深恨。且如醉如癡。口稱天父不絕。無供可錄。因其抱病甚重。已于

初四日先行處死矣。奉旨所辦甚是。著卽將洪李二逆首級傳示被擾地方。以快人心而儆凶頑。曾公奉諭卽將忠王等三個頭顱懸掛長竿。派人鳴鑼傳示各處。並與國荃商議以餉項所出皆係民脂。民膏多一勇卽多一勇之費。乃扎撤湘勇二萬五千人。留萬人防守金陵。留萬五千人爲皖南北游擊之師。並咨催左宗棠李鴻章迅掃浙省餘匪。蓋是時浙城之未克者尙有湖州一府。安吉一縣。湖州西南倚叢山。東北多水道。險固可守。故堵王黃文金猶擁衆十萬踞之。浙師旣克孝豐。遂進安吉。左公方注意安吉。圖截賊竄。並令總兵高連升王月亮降將蔡元吉鄧子明等進湖州東南。五月初攻克菱湖東林山。進營妙喜鎮。李公以蘇湖接壤。命郭松林楊鼎勳屯長興。吳毓芬屯夾浦口。爲湖西之師。松林分軍會潘鼎新屯平望。吳燾南潯。爲湖東之師。蔡元吉方軍長超山。被亡國兵圍攻甚急。統領浙軍布政使蔣益澧函屬鼎

新攻晟舍。鼎新以炸砲隔水擊壞其營。以小火輪船駛入。盡拔其營樁。浙軍張景渠亦出師次第毀其石壘。乃大破之。而湖州之西。尹隆橋。大德橋。皆達四安廣德之地。松林乃由長興南進跨塘橋。自至呂山察看敵勢。因於次日帶隊進攻。先拔山腹之營。山嶺守兵亦卽驚潰。遁至尹隆橋。是日下午時分。劉士奇。王永勝。楊鼎勳。皆陸續率師來到。軍威愈振。各軍進扼尹隆橋。大德橋。與敵隔水而軍。翌日清晨。大兵齊隊出濠。松林。士奇。鼎勳。分三路兜抄。皆獲勝仗。李公察知敵勢困窘。必將西趨。益促松林等進軍。亡國兵先於尹隆橋立十數營。臨橋築石卡。圍以月牆。外濠二重。引河水灌之。深可滅頂。於是松林等亦築長牆。置炸砲轟毀其月牆。湖州守將堵王黃文金來援。松林等令壯士潛拔其濠外之木。揮兵鼓勇而登。松林親執令旗。在後督陣。已殺進敵寨內濠。忽松林左腿中鎗。血流不止。適天又大雨傾盆。火藥盡濕。鎗砲難

燃不得已收軍暫退。次日天方大明。諜報敵軍全隊到來。自尹隆橋至白龍洞。袤延二十餘里。蜂擁來犯。松林令易用剛率本部精兵三千前去迎敵。自督李長樂等。水卒七營。斷其後路。更派士奇永勝由呂山夾擊。三路清兵奮呼殺敵。亡國兵大潰狂奔。是晚三更時分。松林等令軍士捲旂銜枚。疾趨大德橋。渡河圍劫敵營。敵兵未及防備。大駭而逃。棄營不守。清軍乃放火盡燬其營。並破沿山卡壘十餘座。士奇率所部移屯。而廣德四安之道遽絕。黃文金聞出路已絕。傾城出爭。松林密約各軍。間道襲取府城。分伏六營於尹隆橋。八字橋。河干伺之。文金挾數萬人至。勢如風雨。松林率水陸軍迎其左。永勝由山徑迎其右。文金袒而銜刀。狂奔數回。清軍大受夷傷。乃以鎗砲密格之。使不得前。衆軍益奮呼斫擊。文金乃反奔。退至橫橋渡。尹隆橋伏兵齊起。松林亦從後面繼至。該處之太平營亦潰。鼎新遂會浙軍。奪取府城。文金敗。

奔安。吉松林追至梅溪。鎮逼之。山谷間。殲斃無算。文金猶率衆逸去。松林鼎新等。帶原來兵勇。自回江蘇。左公統浙軍進攻安吉。守兵聞風先遁。立克縣城。全浙一律肅清。而蘇境之廣德州。亦爲劉銘傳收復。太平昭王黃文英。方奉幼主洪福。駐廣德。聞銘傳軍至。挾幼主出走江西。其鎮江守將吳如孝。亦於克城時。擒斬鐵玉剛。不知去向。惟侍王李世賢。已率部下至漳州。干王輔王。則遁至海外。傳佈革命種子。初慕王則逃至香港。後爲清政府非法引渡。而就戮。國舅賴文光。與東捻橫行於山陝間者數年。後力竭被擒而死。餘外隨侍王在漳州。失敗不知所終者。尤不知凡幾。清政府亦無意深求矣。所有天國著名人物三千餘人。一概誅夷。惟幼主洪福一犯。因以已死奏聞。最爲注意。經左宗棠探明蹤跡。飭令跟蹤兜拿。追及於廣昌石城地方。尙未就擒。九月二十五日。游擊周家良。于石城荒谷中。將洪幼主拿獲。旋奉清廷諭著

在江西省城。凌遲處死。然後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亦皆一律肅清。江西巡撫沈葆楨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職。頭品頂戴。浙江提督鮑超封一等子爵。記名按察使席寶田賞雲騎尉世職。賞穿黃馬褂。閩浙總督左宗棠錫封一等伯爵。浙江布政使蔣益澧賞雲騎尉世職。至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兵又克嘉應州。太平軍始消滅淨盡。東南底平。溯自道光三十年起至此凡十有五年。蹤跡所及。幾徧天下。兩造兵將及無辜百姓之死亡流血者計共一千二百餘萬。流離失所者尚不在其內。自嘉應克復之後。始稱全數蕩平。於是滿洲之中興將帥錫封侯伯。錫以美名。曾公曰毅勇侯。國荃曰威毅伯。官文曰果威伯。左宗棠曰恪靖伯。李鴻章曰肅毅伯。曾公自安慶移駐金陵。又撤湘勇一萬。曾國荃困憊殊甚。徹夜不寐。有似怔忡。據稱心血過虧。欲請回籍調理。親率遣撤之勇部勒南歸。於是勇則遣回原籍。兵則另募土著。

各返本而復始。以爲經久之道。又因善後事宜。曾公分條覆奏。其一江寧省城。賊踞最久。居民流亡殆盡。此次官兵克復。羣酋縱火焚燒。昔年巨室富家。改造僞府。微有存者。此外房屋極少。街市尙未復業。惟貢院號舍一萬六千餘間。尙完好。擬於十一月舉行鄉試。庶冀士子雲集。商民亦可漸次來歸。其一駐防旗營。亟宜修理。擬俟貢院工竣。次修江寧旂營。次修京口旂營。金陵旂營三萬餘人。現存不過八百餘人。宜挑閒散京旂。以實江寧兵額。其一御史陳廷經條陳疆域略爲變通。臣以爲疆吏苟賢。則雖跨江跨淮而無損於軍事。吏事之興疆吏苟不賢。則雖畫疆分治而無補於軍事。吏事之廢此等大政。似不必輕改。成憲清廷皆如議。十一月二十二日。會考拔貢優貢。十二月十五日。鄉試揭曉。取士二百七十三名。至同治四年。捻匪勢張。僧親王戰歿於曹州。清廷命曾公攜帶欵差大臣關防。赴山東督兵勦賊。以李鴻章暫

署兩江總會。曾公抵徐州。病假不前。清廷改以李鴻章爲欽差大臣。前赴河南督師。命公仍回兩江總督本任。於同治五年三月。抵金陵。入城之時。居民焚香跪道以迎。旋授爲體仁閣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之任。七年四月。曾公自金陵啓行。至揚州。查運庫。並抵蘇州省垣。授武英殿大學士。五月。至上海。駐鐵廠。查閱輪船洋砲工程。事畢。乘輪船回金陵。七月。調補直隸總督。以馬新貽調補兩江。於是曾公之中興滿清。於以給束。而作者之太平革命記。亦可就此告終。惟是滿清於咸同之間。崛起草茅。欲以匹夫之力。推翻異族政府者。太平之外。尙有回捻二役。此時尙未平復。須俟左李二公次第將漢族亂民征平。方可謂滿清中興之功。完全告成。惟回捻之事。皆與太平革命無關。故在下不復贅入。如有閒暇。當再將捻回之事。另行編演。以供閱者。而此太平革命記。卽借曾公之去兩江。以爲終給。雖是後數年。尙有種種關係本

書之事亦只得隨其國運一概付諸淘汰之列了正是
聊將一掬酸辛淚流與後人仔細看

華圖書館廣告

明朝宮闈秘史

前明宮闈之事最為珍秘名貴當時因多忌諱不便輕易傳世迨滿清入主後偶有故老秘記又不敢揭露故二百數十年來迄無傳本茲者禁網已弛本館以重資覓得此稿其內容皆從清初私家秘載中輯出從洪武時代至三王偏安末為止凡宮闈中之奇聞秘事未經他書道及者無不詳載他如建文朝之靖難英宗之復辟正德之南巡天啓朝之客魏亂宮以及崇禎殉國時種種真烈奇駭可泣可歌之事不勝枚舉全書二十餘萬言誠說部中之珍品也每部四厚冊 定價洋一元 附贈錦匣一只 外埠函購郵票九五代銀另加寄費一成

俠情香草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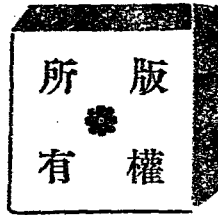
是編為小蝶所撰以翩翩顧影之名少年運其纏綿香艷之妙筆而形容彼兒女情腸中之心事寧有不入情入理語語中肯者乎絕妙好詞四字惟此作可以當之故自出版後早蒙社會歡迎茲又再版出書愛讀言情小說者幸勿失諸交臂焉每部一冊定價洋四角

俠情五千磅

是編為東莖所譯之筆精悍爽利明白曉暢無從前譯本小說格格不吐之病所叙為二落魄之紳士困苦已極一念悔悟同入南洋探珠場中為傭工二人服務勤奮義若兄弟均為場主女郎所賞識其一竟與女郎由主奴之地位進而為情交進而為伉儷至後復為人忌演出慘劇其一遂至為友而死情節幻化層出不窮尤妙在文筆中時時以滑稽之語使人讀之心神爽朗每部二冊定價洋七角

上海棋盤街五十六號電話二四九

民國九年三月付印
民國十三年八月四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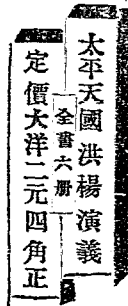
著者 陳也梅

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印刷者 中華圖書館
上海新開路
電話中央一三三三

發行所 中華圖書館
上海棋盤街
電話中央二四五九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



1
7.48
00